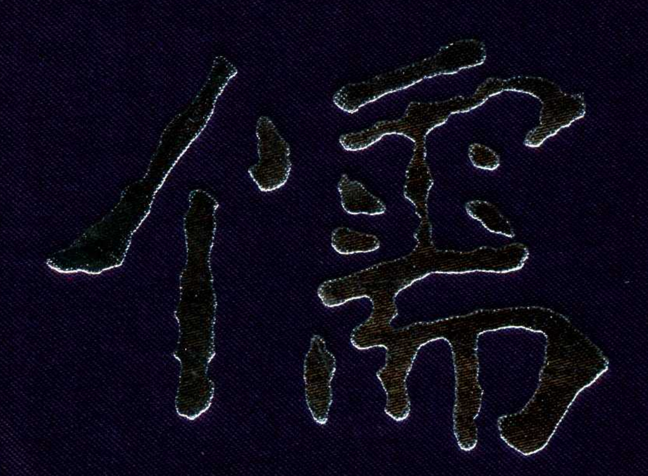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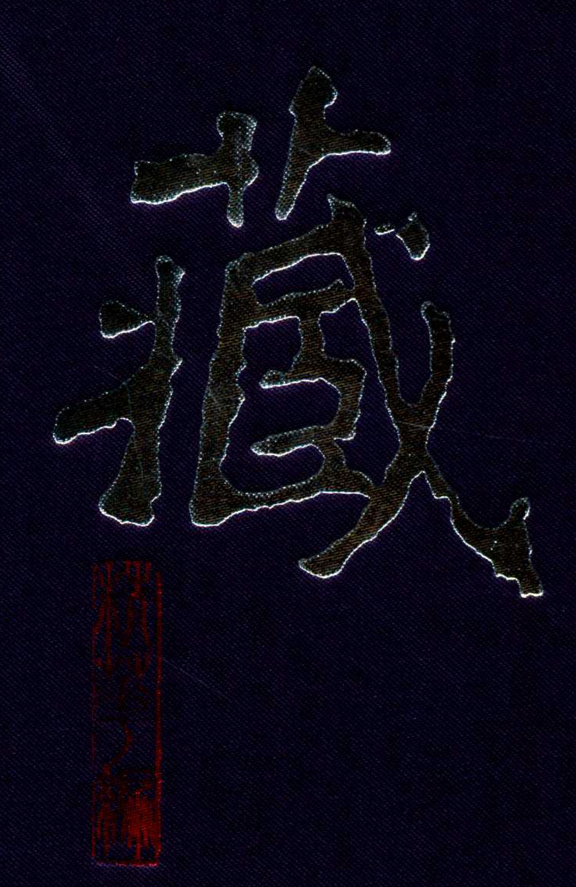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一五九册
史部傳記類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五九/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301-11877-1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160406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五九）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應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77-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74.25印張　696千字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九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張希清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九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九峯學案表

蔡沈 西山季子、晦翁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二程、涑水四傳。
- 子模
- 子杭
- 子權
- 陳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 劉欽 —— 子涇
- 何雲源 —— 劉漢傳

劉實翁 —— 子震
　　　　 —— 王充耘

黃鎮成

陳師凱 並九峯續傳。

黃千能 九峯同調。

宋元學案卷六十七　九峯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梓材案：蔡氏自西山先生晦翁稱爲老友，子若孫入學案者八人。九峯二兄並見《西山蔡氏學案》。謝山以九峯《皇極》自爲一家，故别爲《九峯學案》。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季子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爲九峯先生。先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説，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雲濠案：陳直齋《書録解題》載朱子《書古

經》四卷、《序》一卷。《宋志》所著録者稱有六卷。慶元初，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舂陵，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粤窮僻處，❶山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悦，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西山不幸歿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文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初，追謚文正。

書經集傳序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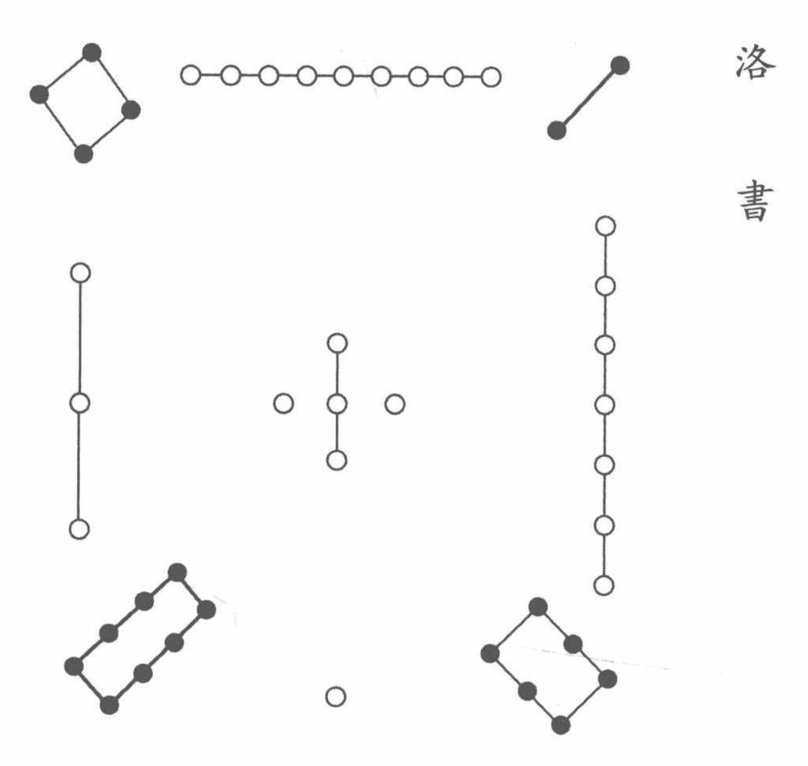
❶「最」，當作「道」，參見《宋史·蔡沈傳》。

洪範皇極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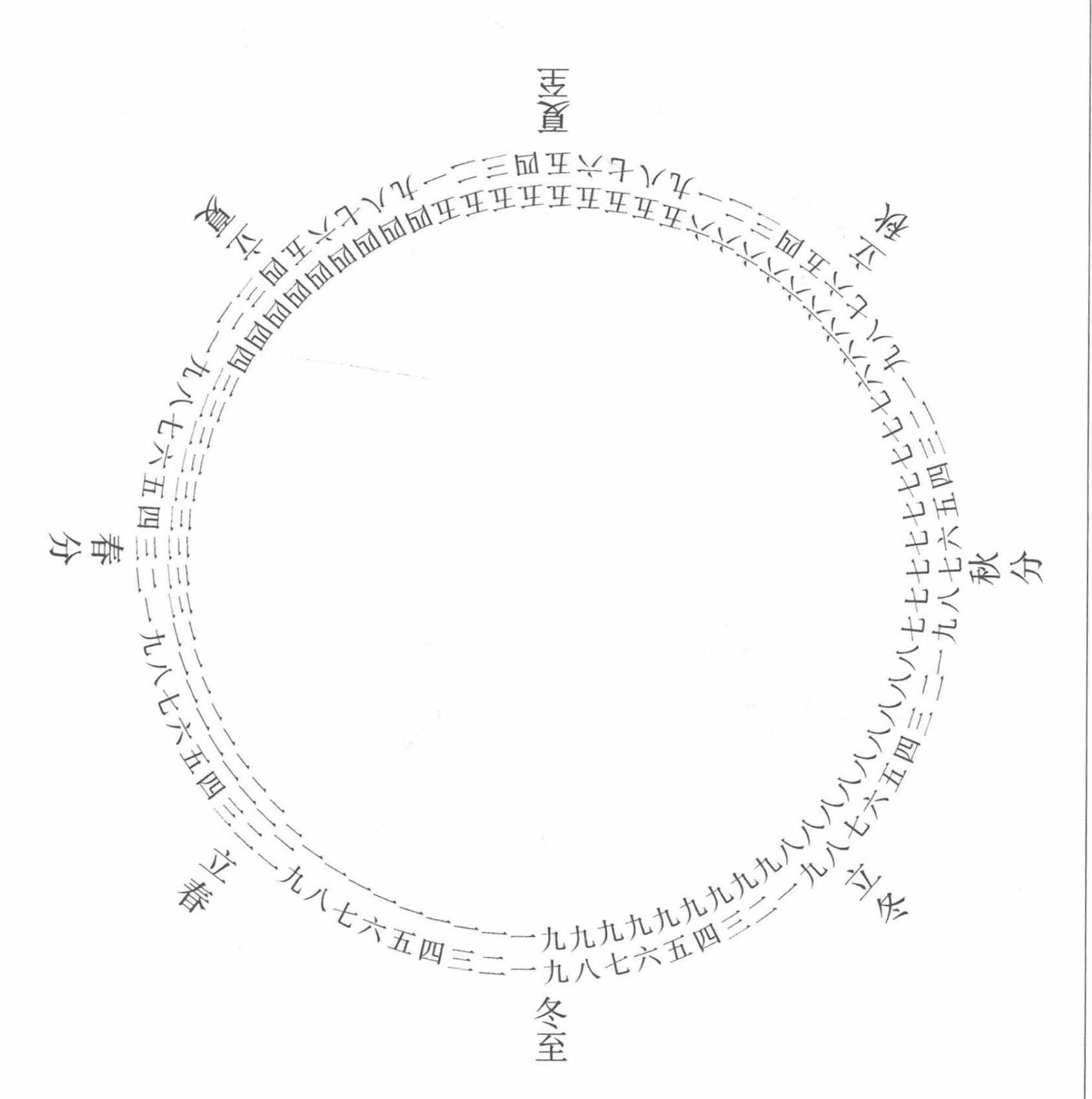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敘秩，真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于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洪範皇極圖

洛書



九九圓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九	九八	九七	九六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九一
八九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七九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六九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五九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三九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九九行數圖

一一冬至　一二　一三　一四小寒　一五　一六　一七大寒　一八　一九　二一　二二立春　二三　二四

四一穀雨　四二　四三　四四立夏　四五　四六　四七小滿　四八　四九　五一　五二芒種　五三　五四

七一處暑　七二　七三　七四白露　七五　七六　七七秋分　七八　七九　八一　八二寒露　八三　八四

二五雨水
二六
二七
二八驚蟄
二九
三一
三二
三三春分
三四
三五
三六清明
三七
三八
三九

五五夏至
五六
五七
五八小暑
五九
六一
六二
六三大暑
六四
六五
六六立秋
六七
六八
六九

八五霜降
八六
八七
八八立冬
八九
九一
九二
九三小雪
九四
九五
九六大雪
九七
九八
九九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十八	二十七	三十六	四十五	五十四	六十三	七十二	八十一
八十一	百六十二	二百四十三	三百二十四	四百有五	四百八十六	五百六十七	六百四十八	七百二十九
七百二十九	一千四百五十八	二千一百八十七	二千九百一十六	三千六百四十五	四千三百七十四	五千一百有三	五千八百三十二	六千五百六十一

洪範皇極内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伸而已。天者，明而伸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伸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伸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伸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沖漠無眹，萬象具矣。動静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嘖。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虚，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静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

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室而明虛。萬物生于虛明，而死于暗窒也。萬事善于虛明，而惡于暗窒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爲首尾者邪？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邪？長者盛而消者衰邪？進者利而退者鈍邪？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得失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静言，則動陽而静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言，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音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横曲直。

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伸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歟？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歟？

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無，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行，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

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强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静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静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沖漠無眹，而動静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静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静也。静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静，静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動思者，形器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于無形，非體非用，非静非動。動實其機，用因以隨。動極而静，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且神，是曰聖人。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器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耦，行者奇而止者耦，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數者，彝倫之敘也。無敘則彝倫斁矣。其如禮樂何哉！

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于敬，進學莫善于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歟？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歟？思之思之，或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爲，而妙于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邪？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

和平。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説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爲、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静，動直静凝。静已而動，動已而静，一静一動，爲屈爲伸，爲鬼爲神。人心至妙，萬化之穽，動静之徼。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之毁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乎火。水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于無。五運迭至，理藏于智。或爲之先，大本其原。或爲之後，復往之閒。大本太始，復往而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爲闢爲翕，何千萬年無終極焉？上卷。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

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于造化者，孰能識之！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象以耦爲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

數者，動而之乎静者也。象者，静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静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爲體，體復爲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化生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數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克終始。

言天下之静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爲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爲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爲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爲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爲土而脾，其德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

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内，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也。五五，陰之萌也。三三，陽之中也。七七，陰之中也。二二者，陽之長。四四者，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者，陰之長。八八者，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于冬至也。蓋冬至二而餘則一也。

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盡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者，變而耦者也。變之耦者，不能以及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該乎物。奇耦相參，多寡相函，其惟九數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于三，究于九，成于八十一，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人之因革，莫不于是著焉。是故一九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二九十八，十八而百六十二，百六十二而一千四百五十八。三九二十七，二十七而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而二千一百八十七。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而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四而二千九百一十六。五九四十五，四十五而四百有五，四百有五而三千六百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五十四而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六而四千三百七十四。七九六十三，六十三而

五百六十七，五百六十七而五千一百有三。八九七十二，七十二而六百四十八，六百四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爲宫。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酬酢無常，與時偕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于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爲經緯也。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其用藏也。是故雨以潤之，暘以熯之，寒以斂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爲奇，故能爲耦。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爲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而爲十

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爲干，十二爲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剛也。十干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政，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静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閒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于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囿于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上焉者，安于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曆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

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虚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亦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于天其陽乎？道于地其陰乎？道于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爲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

變也。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爲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天交于地而雨、暘爲質，地交于天而水、火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緼雜糅，開闔動盪。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

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木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曰伐焉，土著其中，因時致王，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于氣，氣梏于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于此，何有于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沖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室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閉也。❶戎者，智之刓也。中者，信之完也。

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也。

❶「閉」，當作「閑」，參見《洪範皇極内篇》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數曰：「原，誠之源也。幾，繼而善也。君子見幾有終慶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静吉。」數曰：「潛，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静吉，正而静所以吉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静者所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粲然于天地之閒矣。中卷。

溟漠之閒，兆眹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繫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兹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别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

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陳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瀍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禀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昔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爲黄鍾之宫。制十二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黄鍾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其重，百黍爲一銖，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

爲鈞，四鈞爲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黄鍾爲萬事根本也。」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爲五行，六爲六氣，陽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

木之質也，曰楊柳，曰梅李，曰松柏，曰竹葦，曰禾麥，曰蕈。火之質也，曰木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水火，曰蟲火，曰燐。土之質也，曰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金，曰銅，曰鐵，曰鉛。水之質也，曰澗水，曰井水，曰雨水，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

木之物也，曰鯪鯉，曰蛇，曰龍，曰鯉魴，曰小魚，曰鰍。火之物也，曰雞，曰雉，曰鳳，曰鷹隼，曰燕雀，曰蟣蠓。土之物也，曰蟾蜍，曰蠶，曰人，曰蜘蛛，曰蚓，曰鰻。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獺，曰毛蟲。水之物也，曰蠏，曰鼈，曰黿，曰鰕，曰蚌，曰蠣。

木之器也，曰疏器門窗，曰琴瑟，曰規，曰算節，曰耒耜，曰網罟。火之器也，曰登器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臺卓，曰履榻。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筥，曰圭璧，曰量，曰舟車，曰盤盂，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方器斧鉞，曰印節，曰矩，曰弓矢，曰簡册，曰械校。水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輪磨，曰準，曰鏡匳，曰研椎，曰廁圂。

逆順者，事之幾也。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爲徵召，爲科名，爲赦恩，爲婚姻，爲産孕，爲財帛。火爲燕集，爲朝覲，爲

文書，爲言語，爲歌舞，爲燈燭。土爲工役，爲尋常，爲盟約，爲田宅，爲福壽，爲墳墓。金爲予賜，爲按察，爲更革，爲軍旅，爲錢貨，爲刑法。水爲交易，爲遷移，爲征行，爲酒食，爲田獵，爲祭祀。逆而凶者：木爲杌桯，爲驚憂，爲醜惡，爲壓墜，爲夭折，爲産死。火爲公訟，爲顛狂，爲口舌，爲炙灸，爲災焚，爲震燬。土爲反覆，爲欺詐，爲離散，爲貧窮，爲疾病，爲死亡。金爲征役，爲罷免，爲責降，爲争鬭，爲損傷，爲殺戮。水爲盜賊，爲囚獄，爲徒流，爲淫亂，爲咒咀，爲浸溺。下卷。

筮法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蓍五十虚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于扐，兩奇爲一，兩耦爲二，奇耦爲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函三，以虚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校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神之所爲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時。」

十二木棋，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縱二横四，縱者九也，横者一十百千也。餘四不用者，不足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于數，天地不

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侵，厥或是攖，雜而不純。承平之事，❶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摯。

一吉《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凡一皆吉，與九凶對。元吉吉又逢吉，故曰元吉。

二咎咎，過也。凡二皆咎，與八休對。

三祥祥，福也。凡三皆祥，與七災對。

四吝吝，心有羞惡也。凡四皆吝，與六悔對。

五平皇極，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凡五皆平。

六悔悔，心悟其失也。凡六皆悔，與四吝對。

七災災，禍也。凡七皆災，與三祥對。

八休休，美也。凡八皆休，與二咎對。

九凶《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故凡九皆凶，與一吉對。大凶凶又逢凶，故曰大凶。

皇極內篇數總名

𝍠𝍠原左一右一曰原，始也，與終相對。

𝍠𝍡潛左一右二曰潛，藏也，與墜相對。❷

𝍠𝍢守左一右三曰守，定也，與移相對。

𝍠𝍣信左一右四曰信，實也，與固相對。

𝍠𝍤直左一右五曰直，正也，與仁相對。❸

𝍠𝍥蒙左一右六曰蒙，昧也，與囚相對。

𝍠𝍦閑左一右七曰閑，暇也，與勝相對。

𝍠𝍧須左一右八曰須，待也，與遇相對。

𝍠𝍨厲左一右九曰厲，危也，與養相對。

一九

𝍡𝍠成左二右一曰成，就也，與結相對。

❶「事」，當作「世」，參見《洪範皇極内篇》卷二。

❷「墜」，當作「墮」，參見《皇極内篇數總名》（《洪範皇極内篇》卷三）。

❸「仁」，當作「壬」，參見《皇極内篇數總名》。

沖左二右二曰沖，和也，與戎相對。

振左二右三曰振，動也，與止相對。❶

祈左二右四曰祈，禱也，與報相對。

常左二右五曰常，久也，與革相對。

柔左二右六曰柔，弱也，與堅相對。

易左二右七曰易，平也，與危相對。

親左二右八曰親，主也，與賓相對。

華左二右九曰華，花也，與實相對。二九

見左三右一曰見，現也，與收相對。

獲左三右二曰獲，得也，與訟相對。

從左三右三曰從，隨也，與分相對。

交左三右四曰交，合也，與競相對。

育左三右五曰育，養也，與疾相對。

壯左三右六曰壯，强也，與弱相對。

興左三右七曰興，起也，與除相對。

欣左三右八曰欣，喜也，與懼相對。

舒左三右九曰舒，緩也，與迅相對。三九

比左四右一曰比，近也，與遠相對。

開左四右二曰開，闢也，與翕相對。

晉左四右三曰晉，進也，與卻相對。

公左四右四曰公，正也，與用相對。

益左四右五曰益，增也，與損相對。

章左四右六曰章，明也，與昧相對。

盈左四右七曰盈，滿也，與虛相對。

錫左四右八曰錫，賚也，與戾相對。

靡左四右九曰靡，多也，與飾相對。四九

庶左五右一曰庶，似也，與寡相對。

決左五右二曰決，斷也，與疑相對。

豫左五右三曰豫，樂也，與過相對。

❶「止」，原誤作「正」，據下文「止左八右七曰止，靜也，與振相對」改。

升左五右四曰升，上也，與伏相對。

中左五右五曰中，皇極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尊無對。

伏左五右六曰伏，還也，與升相對。

過左五右七曰過，咎也，與豫相對。

疑左五右八曰疑，惑也，與決相對。

寡左五右九曰寡，少也，與庶相對。　五九

飾左六右一曰飾，賁也，與靡相對。

戾左六右二曰戾，違也，與錫相對。

虛左六右三曰虛，空也，與盈相對。

昧左六右四曰昧，昏也，與章相對。

損左六右五曰損，減也，與益相對。

用左六右六曰用，口也，與公相對。

卻左六右七曰卻，退也，與晉相對。

翕左六右八曰翕，合也，與開相對。

遠左六右九曰遠，疏也，與比相對。　六九

迅左七右一曰迅，速也，與舒相對。

懼左七右二曰懼，憂也，與欣相對。

除左七右三曰除，去也，與興相對。

弱左七右四曰弱，柔也，與壯相對。

疾左七右五曰疾，病也，與育相對。

競左七右六曰競，争也，與交相對。

分左七右七曰分，判也，與從相對。

訟左七右八曰訟，争也，與獲相對。

收左七右九曰收，斂也，與見相對。　七九

實左八右一曰實，果也，與華相對。

賓左八右二曰賓，客也，與親相對。

危左八右三曰危，險也，與易相對。

堅左八右四曰堅，剛也，與柔相對。

革左八右五曰革，變也，與常相對。

𝍧𝍥報左八右六曰報，答也，與祈相對。

𝍧𝍦止左八右七曰止，静也，與振相對。

𝍧𝍧戎左八右八曰戎，兵也，與沖相對。

𝍧𝍨結左八右九曰結，束也，與成相對。八九

𝍨𝍠養左九右一曰養，安也，與厲相對。

𝍨𝍡遇左九右二曰遇，會也，與須相對。

𝍨𝍢勝左九右三曰勝，克也，與鬩相對。

𝍨𝍣囚左九右四曰囚，困也，與蒙相對。

𝍨𝍤壬左九右五曰壬，佞也，與直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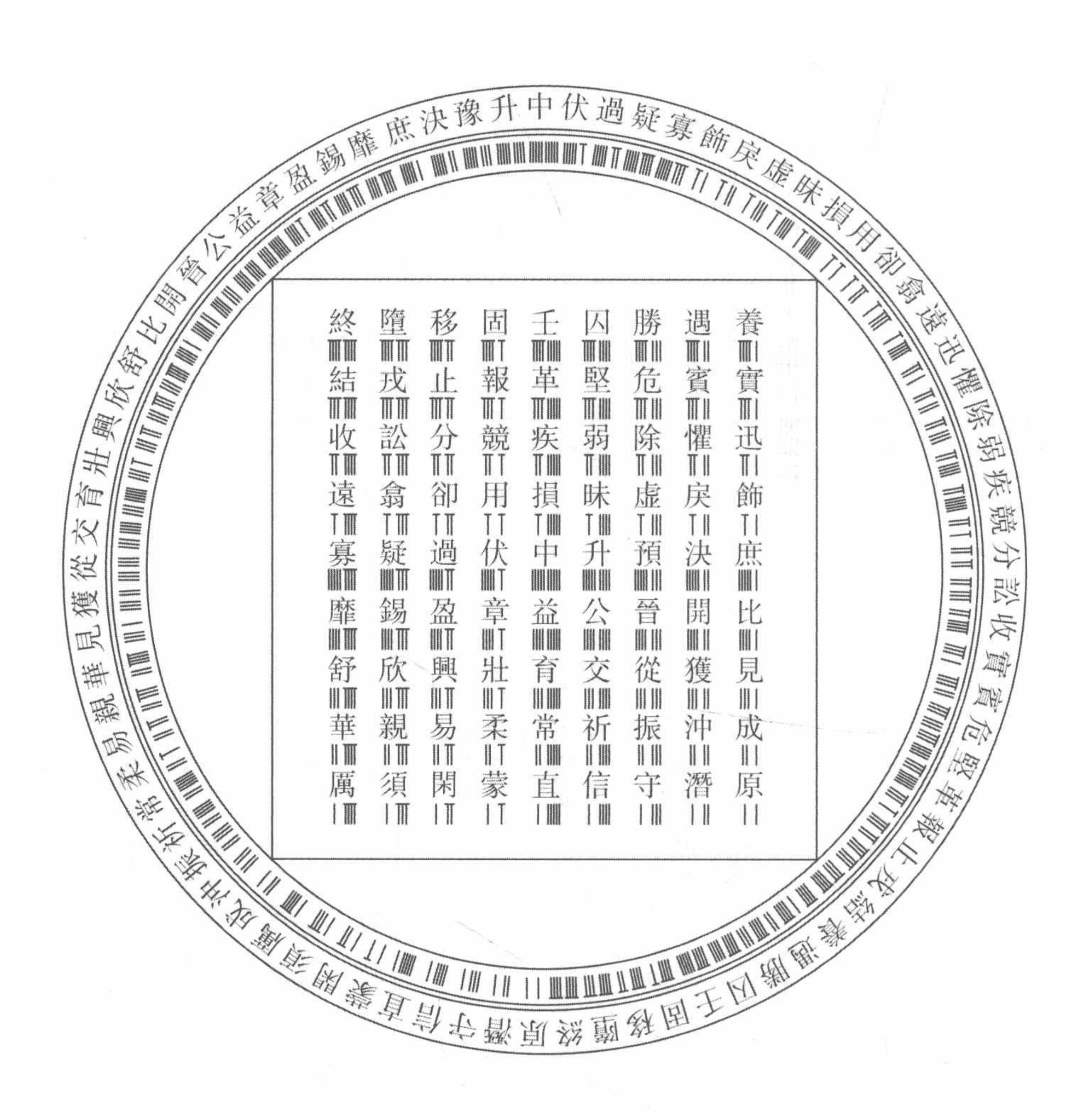
𝍨𝍥固左九右六曰固，執也，與信相對。

𝍨𝍦移左九右七曰移，遷也，與守相對。

𝍨𝍧墮左九右八曰墮，墜也，與潛相對。

𝍨𝍨終左九右九曰終，盡也，與原相對。九九

範數之圖



範數八十一章

𝍠𝍠原 一之一，冬至，蚯蚓結。

原，元吉幾，君子有慶。

𝍠吉𝍠元 𝍡咎𝍠吉 𝍢祥𝍠吉 𝍣吝𝍠吉 𝍤平𝍠吉 𝍥悔𝍠吉 𝍦災𝍠吉 𝍧休𝍠吉 𝍨凶𝍠吉

𝍠吉𝍡咎 𝍡咎𝍡咎 𝍢祥𝍡咎 𝍣吝𝍡咎 𝍤平𝍡咎 𝍥悔𝍡咎 𝍦災𝍡咎 𝍧休𝍡咎 𝍨凶𝍡咎

𝍠吉𝍢祥 𝍡咎𝍢祥 𝍢祥𝍢祥 𝍣吝𝍢祥 𝍤平𝍢祥 𝍥悔𝍢祥 𝍦災𝍢祥 𝍧休𝍢祥 𝍨凶𝍢祥

𝍠吉𝍣吝 𝍡咎𝍣吝 𝍢祥𝍣吝 𝍣吝𝍣吝 𝍤平𝍣吝 𝍥悔𝍣吝 𝍦災𝍣吝 𝍧休𝍣吝 𝍨凶𝍣吝

𝍠吉𝍤平 𝍡咎𝍤平 𝍢祥𝍤平 𝍣吝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悔𝍤平 𝍦災𝍤平 𝍧休𝍤平 𝍨凶𝍤平

𝍠吉𝍥悔 𝍡咎𝍥悔 𝍢祥𝍥悔 𝍣吝𝍥悔 𝍤平𝍥悔 𝍥悔𝍥悔 𝍦災𝍥悔 𝍧休𝍥悔 𝍨凶𝍥悔

𝍠吉𝍦災 𝍡咎𝍦災 𝍢祥𝍦災 𝍣吝𝍦災 𝍤平𝍦災 𝍥悔𝍦災 𝍦災𝍦災 𝍧休𝍦災 𝍨凶𝍦災

𝍠吉𝍧休 𝍡咎𝍧休 𝍢祥𝍧休 𝍣吝𝍧休 𝍤平𝍧休 𝍥悔𝍧休 𝍦災𝍧休 𝍧休𝍧休 𝍨凶𝍧休

𝍠吉𝍨凶 𝍡咎𝍨凶 𝍢祥𝍨凶 𝍣吝𝍨凶 𝍤平𝍨凶 𝍥悔𝍨凶 𝍦災𝍨凶 𝍧休𝍨凶 𝍨凶𝍨大

𝍠𝍡潛 一之二，麋角解。

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

𝍠吝𝍠吉 𝍡吉𝍠元 𝍢咎𝍠吉 𝍣災𝍠吉 𝍤平𝍠吉 𝍥祥𝍠吉 𝍦休𝍠吉 𝍧凶𝍠吉 𝍨悔𝍠吉

𝍠吝𝍡咎 𝍡吉𝍡咎 𝍢咎𝍡咎 𝍣災𝍡咎 𝍤平𝍡咎 𝍥祥𝍡咎 𝍦休𝍡咎 𝍧凶𝍡咎 𝍨悔𝍡咎

𝍠吝𝍢祥 𝍡吉𝍢祥 𝍢咎𝍢祥 𝍣災𝍢祥 𝍤平𝍢祥 𝍥祥𝍢祥 𝍦休𝍢祥 𝍧凶𝍢祥 𝍨悔𝍢祥

𝍠吝𝍣吝 𝍡吉𝍣吝 𝍢咎𝍣吝 𝍣災𝍣吝 𝍤平𝍣吝 𝍥祥𝍣吝 𝍦休𝍣吝 𝍧凶𝍣吝 𝍨悔𝍣吝

𝍠吝𝍤平 𝍡吉𝍤平 𝍢咎𝍤平 𝍣災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祥𝍤平 𝍦休𝍤平 𝍧凶𝍤平 𝍨悔𝍤平

𝍠吝𝍥悔 𝍡吉𝍥悔 𝍢咎𝍥悔 𝍣災𝍥悔 𝍤平𝍥悔 𝍥祥𝍥悔 𝍦休𝍥悔 𝍧凶𝍥悔 𝍨悔𝍥悔

𝍠吝𝍦災 𝍡吉𝍦災 𝍢咎𝍦災 𝍣災𝍦災 𝍤平𝍦災 𝍥祥𝍦災 𝍦休𝍦災 𝍧凶𝍦災 𝍨悔𝍦災

𝍠吝𝍧休 𝍡吉𝍧休 𝍢咎𝍧休 𝍣災𝍧休 𝍤平𝍧休 𝍥祥𝍧休 𝍦休𝍧休 𝍧凶𝍧休 𝍨悔𝍧休

𝍠吝𝍨凶 𝍡吉𝍨凶 𝍢咎𝍨凶 𝍣災𝍨凶 𝍤平𝍨凶 𝍥祥𝍨凶 𝍦休𝍨凶 𝍧凶𝍨大 𝍨悔𝍨凶

𝍠𝍢守 一之三，水泉動。

守，居正吉，不利有攸往。

𝍠災 𝍠吉	𝍠災 𝍡咎	𝍠災 𝍢祥	𝍠災 𝍣吝	𝍠災 𝍤平	𝍠災 𝍥悔	𝍠災 𝍦災	𝍠災 𝍧休	𝍠災 𝍨凶
𝍡吝 𝍠吉	𝍡吝 𝍡咎	𝍡吝 𝍢祥	𝍡吝 𝍣吝	𝍡吝 𝍤平	𝍡吝 𝍥悔	𝍡吝 𝍦災	𝍡吝 𝍧休	𝍡吝 𝍨凶
𝍢吉 𝍠元	𝍢吉 𝍡咎	𝍢吉 𝍢祥	𝍢吉 𝍣吝	𝍢吉 𝍤平	𝍢吉 𝍥悔	𝍢吉 𝍦災	𝍢吉 𝍧休	𝍢吉 𝍨凶
𝍣休 𝍠吉	𝍣休 𝍡咎	𝍣休 𝍢祥	𝍣休 𝍣吝	𝍣休 𝍤平	𝍣休 𝍥悔	𝍣休 𝍦災	𝍣休 𝍧休	𝍣休 𝍨凶
𝍤平 𝍠吉	𝍤平 𝍡咎	𝍤平 𝍢祥	𝍤平 𝍣吝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悔	𝍤平 𝍦災	𝍤平 𝍧休	𝍤平 𝍨凶
𝍥咎 𝍠吉	𝍥咎 𝍡咎	𝍥咎 𝍢祥	𝍥咎 𝍣吝	𝍥咎 𝍤平	𝍥咎 𝍥悔	𝍥咎 𝍦災	𝍥咎 𝍧休	𝍥咎 𝍨凶
𝍦凶 𝍠吉	𝍦凶 𝍡咎	𝍦凶 𝍢祥	𝍦凶 𝍣吝	𝍦凶 𝍤平	𝍦凶 𝍥悔	𝍦凶 𝍦災	𝍦凶 𝍧休	𝍦凶 𝍨大
𝍧悔 𝍠吉	𝍧悔 𝍡咎	𝍧悔 𝍢祥	𝍧悔 𝍣吝	𝍧悔 𝍤平	𝍧悔 𝍥悔	𝍧悔 𝍦災	𝍧悔 𝍧休	𝍧悔 𝍨凶
𝍨祥 𝍠吉	𝍨祥 𝍡咎	𝍨祥 𝍢祥	𝍨祥 𝍣吝	𝍨祥 𝍤平	𝍨祥 𝍥悔	𝍨祥 𝍦災	𝍨祥 𝍧休	𝍨祥 𝍨凶

𝍠𝍣信 一之四，小寒，鴈北鄉。

信，中實有孚，利祭祀。

𝍠咎 𝍠吉	𝍠咎 𝍡咎	𝍠咎 𝍢祥	𝍠咎 𝍣吝	𝍠咎 𝍤平	𝍠咎 𝍥悔	𝍠咎 𝍦災	𝍠咎 𝍧休	𝍠咎 𝍨凶
𝍡祥 𝍠吉	𝍡祥 𝍡咎	𝍡祥 𝍢祥	𝍡祥 𝍣吝	𝍡祥 𝍤平	𝍡祥 𝍥悔	𝍡祥 𝍦災	𝍡祥 𝍧休	𝍡祥 𝍨凶
𝍢悔 𝍠吉	𝍢悔 𝍡咎	𝍢悔 𝍢祥	𝍢悔 𝍣吝	𝍢悔 𝍤平	𝍢悔 𝍥悔	𝍢悔 𝍦災	𝍢悔 𝍧休	𝍢悔 𝍨凶
𝍣吉 𝍠元	𝍣吉 𝍡咎	𝍣吉 𝍢祥	𝍣吉 𝍣吝	𝍣吉 𝍤平	𝍣吉 𝍥悔	𝍣吉 𝍦災	𝍣吉 𝍧休	𝍣吉 𝍨凶
𝍤平 𝍠吉	𝍤平 𝍡咎	𝍤平 𝍢祥	𝍤平 𝍣吝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悔	𝍤平 𝍦災	𝍤平 𝍧休	𝍤平 𝍨凶
𝍥凶 𝍠吉	𝍥凶 𝍡咎	𝍥凶 𝍢祥	𝍥凶 𝍣吝	𝍥凶 𝍤平	𝍥凶 𝍥悔	𝍥凶 𝍦災	𝍥凶 𝍧休	𝍥凶 𝍨大
𝍦吝 𝍠吉	𝍦吝 𝍡咎	𝍦吝 𝍢祥	𝍦吝 𝍣吝	𝍦吝 𝍤平	𝍦吝 𝍥悔	𝍦吝 𝍦災	𝍦吝 𝍧休	𝍦吝 𝍨凶
𝍧災 𝍠吉	𝍧災 𝍡咎	𝍧災 𝍢祥	𝍧災 𝍣吝	𝍧災 𝍤平	𝍧災 𝍥悔	𝍧災 𝍦災	𝍧災 𝍧休	𝍧災 𝍨凶
𝍨休 𝍠吉	𝍨休 𝍡咎	𝍨休 𝍢祥	𝍨休 𝍣吝	𝍨休 𝍤平	𝍨休 𝍥悔	𝍨休 𝍦災	𝍨休 𝍧休	𝍨休 𝍨凶

𝍤𝍠直一之五，鵲始巢。

直，有事勿事，敬之吉，貞凶，利見大人。

𝍠平𝍠吉　𝍡平𝍠吉　𝍢平𝍠吉　𝍣平𝍠吉　𝍤吉𝍠元　𝍥平𝍠吉　𝍦平𝍠吉　𝍧平𝍠吉　𝍨平𝍠吉

𝍠平𝍡咎　𝍡平𝍡咎　𝍢平𝍡咎　𝍣平𝍡咎　𝍤吉𝍡咎　𝍥平𝍡咎　𝍦平𝍡咎　𝍧平𝍡咎　𝍨平𝍡咎

𝍠平𝍢祥　𝍡平𝍢祥　𝍢平𝍢祥　𝍣平𝍢祥　𝍤吉𝍢祥　𝍥平𝍢祥　𝍦平𝍢祥　𝍧平𝍢祥　𝍨平𝍢祥

𝍠平𝍣吝　𝍡平𝍣吝　𝍢平𝍣吝　𝍣平𝍣吝　𝍤吉𝍣吝　𝍥平𝍣吝　𝍦平𝍣吝　𝍧平𝍣吝　𝍨平𝍣吝

𝍠平𝍤平　𝍡平𝍤平　𝍢平𝍤平　𝍣平𝍤平　𝍤吉𝍤平　𝍥平𝍤平　𝍦平𝍤平　𝍧平𝍤平　𝍨平𝍤平

𝍠平𝍥悔　𝍡平𝍥悔　𝍢平𝍥悔　𝍣平𝍥悔　𝍤吉𝍥悔　𝍥平𝍥悔　𝍦平𝍥悔　𝍧平𝍥悔　𝍨平𝍥悔

𝍠平𝍦災　𝍡平𝍦災　𝍢平𝍦災　𝍣平𝍦災　𝍤吉𝍦災　𝍥平𝍦災　𝍦平𝍦災　𝍧平𝍦災　𝍨平𝍦災

𝍠平𝍧休　𝍡平𝍧休　𝍢平𝍧休　𝍣平𝍧休　𝍤吉𝍧休　𝍥平𝍧休　𝍦平𝍧休　𝍧平𝍧休　𝍨平𝍧休

𝍠平𝍨凶　𝍡平𝍨凶　𝍢平𝍨凶　𝍣平𝍨凶　𝍤吉𝍨大　𝍥平𝍨凶　𝍦平𝍨凶　𝍧平𝍨凶　𝍨平𝍨凶

𝍥𝍠蒙一之六，雉始鳴。

蒙，小事吉，内明外蒙，迫則凶，利敎學。

𝍠休𝍠吉　𝍡災𝍠吉　𝍢吝𝍠吉　𝍣凶𝍠吉　𝍤平𝍠吉　𝍥吉𝍠元　𝍦悔𝍠吉　𝍧祥𝍠吉　𝍨咎𝍠吉

𝍠休𝍡咎　𝍡災𝍡咎　𝍢吝𝍡咎　𝍣凶𝍡咎　𝍤平𝍡咎　𝍥吉𝍡咎　𝍦悔𝍡咎　𝍧祥𝍡咎　𝍨咎𝍡咎

𝍠休𝍢祥　𝍡災𝍢祥　𝍢吝𝍢祥　𝍣凶𝍢祥　𝍤平𝍢祥　𝍥吉𝍢祥　𝍦悔𝍢祥　𝍧祥𝍢祥　𝍨咎𝍢祥

𝍠休𝍣吝　𝍡災𝍣吝　𝍢吝𝍣吝　𝍣凶𝍣吝　𝍤平𝍣吝　𝍥吉𝍣吝　𝍦悔𝍣吝　𝍧祥𝍣吝　𝍨咎𝍣吝

𝍠休𝍤平　𝍡災𝍤平　𝍢吝𝍤平　𝍣凶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吉𝍤平　𝍦悔𝍤平　𝍧祥𝍤平　𝍨咎𝍤平

𝍠休𝍥悔　𝍡災𝍥悔　𝍢吝𝍥悔　𝍣凶𝍥悔　𝍤平𝍥悔　𝍥吉𝍥悔　𝍦悔𝍥悔　𝍧祥𝍥悔　𝍨咎𝍥悔

𝍠休𝍦災　𝍡災𝍦災　𝍢吝𝍦災　𝍣凶𝍦災　𝍤平𝍦災　𝍥吉𝍦災　𝍦悔𝍦災　𝍧祥𝍦災　𝍨咎𝍦災

𝍠休𝍧休　𝍡災𝍧休　𝍢吝𝍧休　𝍣凶𝍧休　𝍤平𝍧休　𝍥吉𝍧休　𝍦悔𝍧休　𝍧祥𝍧休　𝍨咎𝍧休

𝍠休𝍨凶　𝍡災𝍨凶　𝍢吝𝍨凶　𝍣凶𝍨大　𝍤平𝍨凶　𝍥吉𝍨凶　𝍦悔𝍨凶　𝍧祥𝍨凶　𝍨咎𝍨凶

𝍦𝍠閑　一之七，大寒，雞始乳。

閑，厲，利禦寇，勿越勿逐。

𝍠祥𝍠吉	𝍡悔𝍠吉	𝍢凶𝍠吉	𝍣咎𝍠吉	𝍤平𝍠吉	𝍥休𝍠吉	𝍦吉𝍠元	𝍧吝𝍠吉	𝍨災𝍠吉
𝍠祥𝍡咎	𝍡悔𝍡咎	𝍢凶𝍡咎	𝍣咎𝍡咎	𝍤平𝍡咎	𝍥休𝍡咎	𝍦吉𝍡咎	𝍧吝𝍡咎	𝍨災𝍡咎
𝍠祥𝍢祥	𝍡悔𝍢祥	𝍢凶𝍢祥	𝍣咎𝍢祥	𝍤平𝍢祥	𝍥休𝍢祥	𝍦吉𝍢祥	𝍧吝𝍢祥	𝍨災𝍢祥
𝍠祥𝍣吝	𝍡悔𝍣吝	𝍢凶𝍣吝	𝍣咎𝍣吝	𝍤平𝍣吝	𝍥休𝍣吝	𝍦吉𝍣吝	𝍧吝𝍣吝	𝍨災𝍣吝
𝍠祥𝍤平	𝍡悔𝍤平	𝍢凶𝍤平	𝍣咎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休𝍤平	𝍦吉𝍤平	𝍧吝𝍤平	𝍨災𝍤平
𝍠祥𝍥悔	𝍡悔𝍥悔	𝍢凶𝍥悔	𝍣咎𝍥悔	𝍤平𝍥悔	𝍥休𝍥悔	𝍦吉𝍥悔	𝍧吝𝍥悔	𝍨災𝍥悔
𝍠祥𝍦災	𝍡悔𝍦災	𝍢凶𝍦災	𝍣咎𝍦災	𝍤平𝍦災	𝍥休𝍦災	𝍦吉𝍦災	𝍧吝𝍦災	𝍨災𝍦災
𝍠祥𝍧休	𝍡悔𝍧休	𝍢凶𝍧休	𝍣咎𝍧休	𝍤平𝍧休	𝍥休𝍧休	𝍦吉𝍧休	𝍧吝𝍧休	𝍨災𝍧休
𝍠祥𝍨凶	𝍡悔𝍨凶	𝍢凶𝍨大	𝍣咎𝍨凶	𝍤平𝍨凶	𝍥休𝍨凶	𝍦吉𝍨凶	𝍧吝𝍨凶	𝍨災𝍨凶

𝍧𝍠須　一之八，征鳥厲疾。

須，有孚未明，不利攸行，中正有慶。

𝍠悔𝍠吉	𝍡凶𝍠吉	𝍢休𝍠吉	𝍣祥𝍠吉	𝍤平𝍠吉	𝍥災𝍠吉	𝍦咎𝍠吉	𝍧吉𝍠元	𝍨吝𝍠吉
𝍠悔𝍡咎	𝍡凶𝍡咎	𝍢休𝍡咎	𝍣祥𝍡咎	𝍤平𝍡咎	𝍥災𝍡咎	𝍦咎𝍡咎	𝍧吉𝍡咎	𝍨吝𝍡咎
𝍠悔𝍢祥	𝍡凶𝍢祥	𝍢休𝍢祥	𝍣祥𝍢祥	𝍤平𝍢祥	𝍥災𝍢祥	𝍦咎𝍢祥	𝍧吉𝍢祥	𝍨吝𝍢祥
𝍠悔𝍣吝	𝍡凶𝍣吝	𝍢休𝍣吝	𝍣祥𝍣吝	𝍤平𝍣吝	𝍥災𝍣吝	𝍦咎𝍣吝	𝍧吉𝍣吝	𝍨吝𝍣吝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悔	𝍡凶𝍥悔	𝍢休𝍥悔	𝍣祥𝍥悔	𝍤平𝍥悔	𝍥災𝍥悔	𝍦咎𝍥悔	𝍧吉𝍥悔	𝍨吝𝍥悔
𝍠悔𝍦災	𝍡凶𝍦災	𝍢休𝍦災	𝍣祥𝍦災	𝍤平𝍦災	𝍥災𝍦災	𝍦咎𝍦災	𝍧吉𝍦災	𝍨吝𝍦災
𝍠悔𝍧休	𝍡凶𝍧休	𝍢休𝍧休	𝍣祥𝍧休	𝍤平𝍧休	𝍥災𝍧休	𝍦咎𝍧休	𝍧吉𝍧休	𝍨吝𝍧休
𝍠悔𝍨凶	𝍡凶𝍨大	𝍢休𝍨凶	𝍣祥𝍨凶	𝍤平𝍨凶	𝍥災𝍨凶	𝍦咎𝍨凶	𝍧吉𝍨凶	𝍨吝𝍨凶

𝍠𝍨厲一之九。

厲，征鳥厲疾，無初有終，吉。

𝍠凶𝍠吉 𝍡休𝍠吉 𝍢災𝍠吉 𝍣悔𝍠吉 𝍤平𝍠吉 𝍥吝𝍠吉 𝍦祥𝍠吉 𝍧咎𝍠吉 𝍨吉𝍠元

𝍠凶𝍡咎 𝍡休𝍡咎 𝍢災𝍡咎 𝍣悔𝍡咎 𝍤平𝍡咎 𝍥吝𝍡咎 𝍦祥𝍡咎 𝍧咎𝍡咎 𝍨吉𝍡咎

𝍠凶𝍢祥 𝍡休𝍢祥 𝍢災𝍢祥 𝍣悔𝍢祥 𝍤平𝍢祥 𝍥吝𝍢祥 𝍦祥𝍢祥 𝍧咎𝍢祥 𝍨吉𝍢祥

𝍠凶𝍣吝 𝍡休𝍣吝 𝍢災𝍣吝 𝍣悔𝍣吝 𝍤平𝍣吝 𝍥吝𝍣吝 𝍦祥𝍣吝 𝍧咎𝍣吝 𝍨吉𝍣吝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悔 𝍡休𝍥悔 𝍢災𝍥悔 𝍣悔𝍥悔 𝍤平𝍥悔 𝍥吝𝍥悔 𝍦祥𝍥悔 𝍧咎𝍥悔 𝍨吉𝍥悔

𝍠凶𝍦災 𝍡休𝍦災 𝍢災𝍦災 𝍣悔𝍦災 𝍤平𝍦災 𝍥吝𝍦災 𝍦祥𝍦災 𝍧咎𝍦災 𝍨吉𝍦災

𝍠凶𝍧休 𝍡休𝍧休 𝍢災𝍧休 𝍣悔𝍧休 𝍤平𝍧休 𝍥吝𝍧休 𝍦祥𝍧休 𝍧咎𝍧休 𝍨吉𝍧休

𝍠凶𝍨大 𝍡休𝍨凶 𝍢災𝍨凶 𝍣悔𝍨凶 𝍤平𝍨凶 𝍥吝𝍨凶 𝍦祥𝍨凶 𝍧咎𝍨凶 𝍨吉𝍨凶

𝍡𝍠成二之一，水澤腹堅。

成，正惠有終吉，不利有攸往，勿首事，毀成，凶。

𝍠吉𝍠吝 𝍡咎𝍠吝 𝍢祥𝍠吝 𝍣吝𝍠吝 𝍤平𝍠吝 𝍥悔𝍠吝 𝍦災𝍠吝 𝍧休𝍠吝 𝍨凶𝍠吝

𝍠吉𝍡元 𝍡咎𝍡吉 𝍢祥𝍡吉 𝍣吝𝍡吉 𝍤平𝍡吉 𝍥悔𝍡吉 𝍦災𝍡吉 𝍧休𝍡吉 𝍨凶𝍡吉

𝍠吉𝍢咎 𝍡咎𝍢咎 𝍢祥𝍢咎 𝍣吝𝍢咎 𝍤平𝍢咎 𝍥悔𝍢咎 𝍦災𝍢咎 𝍧休𝍢咎 𝍨凶𝍢咎

𝍠吉𝍣災 𝍡咎𝍣災 𝍢祥𝍣災 𝍣吝𝍣災 𝍤平𝍣災 𝍥悔𝍣災 𝍦災𝍣災 𝍧休𝍣災 𝍨凶𝍣災

𝍠吉𝍤平 𝍡咎𝍤平 𝍢祥𝍤平 𝍣吝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悔𝍤平 𝍦災𝍤平 𝍧休𝍤平 𝍨凶𝍤平

𝍠吉𝍥祥 𝍡咎𝍥祥 𝍢祥𝍥祥 𝍣吝𝍥祥 𝍤平𝍥祥 𝍥悔𝍥祥 𝍦災𝍥祥 𝍧休𝍥祥 𝍨凶𝍥祥

𝍠吉𝍦休 𝍡咎𝍦休 𝍢祥𝍦休 𝍣吝𝍦休 𝍤平𝍦休 𝍥悔𝍦休 𝍦災𝍦休 𝍧休𝍦休 𝍨凶𝍦休

𝍠吉𝍧凶 𝍡咎𝍧凶 𝍢祥𝍧凶 𝍣吝𝍧凶 𝍤平𝍧凶 𝍥悔𝍧凶 𝍦災𝍧凶 𝍧休𝍧凶 𝍨凶𝍧大

𝍠吉𝍨悔 𝍡咎𝍨悔 𝍢祥𝍨悔 𝍣吝𝍨悔 𝍤平𝍨悔 𝍥悔𝍨悔 𝍦災𝍨悔 𝍧休𝍨悔 𝍨凶𝍨悔

𝍡𝍡沖　二之二，立春，東風解凍。

沖，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國以寧，無不利。

𝍠吝𝍠吝　𝍡吉𝍠吝　𝍢咎𝍠吝　𝍣災𝍠吝　𝍤平𝍠吝　𝍥祥𝍠吝　𝍦休𝍠吝　𝍧凶𝍠吝　𝍨悔𝍠吝

𝍠吝𝍡吉　𝍡吉𝍡元　𝍢咎𝍡吉　𝍣災𝍡吉　𝍤平𝍡吉　𝍥祥𝍡吉　𝍦休𝍡吉　𝍧凶𝍡吉　𝍨悔𝍡吉

𝍠吝𝍢咎　𝍡吉𝍢咎　𝍢咎𝍢咎　𝍣災𝍢咎　𝍤平𝍢咎　𝍥祥𝍢咎　𝍦休𝍢咎　𝍧凶𝍢咎　𝍨悔𝍢咎

𝍠吝𝍣災　𝍡吉𝍣災　𝍢咎𝍣災　𝍣災𝍣災　𝍤平𝍣災　𝍥祥𝍣災　𝍦休𝍣災　𝍧凶𝍣災　𝍨悔𝍣災

𝍠吝𝍤平　𝍡吉𝍤平　𝍢咎𝍤平　𝍣災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祥𝍤平　𝍦休𝍤平　𝍧凶𝍤平　𝍨悔𝍤平

𝍠吝𝍥祥　𝍡吉𝍥祥　𝍢咎𝍥祥　𝍣災𝍥祥　𝍤平𝍥祥　𝍥祥𝍥祥　𝍦休𝍥祥　𝍧凶𝍥祥　𝍨悔𝍥祥

𝍠吝𝍦休　𝍡吉𝍦休　𝍢咎𝍦休　𝍣災𝍦休　𝍤平𝍦休　𝍥祥𝍦休　𝍦休𝍦休　𝍧凶𝍦休　𝍨悔𝍦休

𝍠吝𝍧凶　𝍡吉𝍧凶　𝍢咎𝍧凶　𝍣災𝍧凶　𝍤平𝍧凶　𝍥祥𝍧凶　𝍦休𝍧凶　𝍧凶𝍧大　𝍨悔𝍧凶

𝍠吝𝍨悔　𝍡吉𝍨悔　𝍢咎𝍨悔　𝍣災𝍨悔　𝍤平𝍨悔　𝍥祥𝍨悔　𝍦休𝍨悔　𝍧凶𝍨悔　𝍨悔𝍨悔

𝍡𝍢振　二之三，蟄蟲始振。

振，宣布文德，率作怠慢不恭，凶。

𝍠災𝍠吝　𝍡吝𝍠吝　𝍢吉𝍠吝　𝍣休𝍠吝　𝍤平𝍠吝　𝍥咎𝍠吝　𝍦凶𝍠吝　𝍧悔𝍠吝　𝍨祥𝍠吝

𝍠災𝍡吉　𝍡吝𝍡吉　𝍢吉𝍡元　𝍣休𝍡吉　𝍤平𝍡吉　𝍥咎𝍡吉　𝍦凶𝍡吉　𝍧悔𝍡吉　𝍨祥𝍡吉

𝍠災𝍢咎　𝍡吝𝍢咎　𝍢吉𝍢咎　𝍣休𝍢咎　𝍤平𝍢咎　𝍥咎𝍢咎　𝍦凶𝍢咎　𝍧悔𝍢咎　𝍨祥𝍢咎

𝍠災𝍣災　𝍡吝𝍣災　𝍢吉𝍣災　𝍣休𝍣災　𝍤平𝍣災　𝍥咎𝍣災　𝍦凶𝍣災　𝍧悔𝍣災　𝍨祥𝍣災

𝍠災𝍤平　𝍡吝𝍤平　𝍢吉𝍤平　𝍣休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咎𝍤平　𝍦凶𝍤平　𝍧悔𝍤平　𝍨祥𝍤平

𝍠災𝍥祥　𝍡吝𝍥祥　𝍢吉𝍥祥　𝍣休𝍥祥　𝍤平𝍥祥　𝍥咎𝍥祥　𝍦凶𝍥祥　𝍧悔𝍥祥　𝍨祥𝍥祥

𝍠災𝍦休　𝍡吝𝍦休　𝍢吉𝍦休　𝍣休𝍦休　𝍤平𝍦休　𝍥咎𝍦休　𝍦凶𝍦休　𝍧悔𝍦休　𝍨祥𝍦休

𝍠災𝍧凶　𝍡吝𝍧凶　𝍢吉𝍧凶　𝍣休𝍧凶　𝍤平𝍧凶　𝍥咎𝍧凶　𝍦凶𝍧大　𝍧悔𝍧凶　𝍨祥𝍧凶

𝍠災𝍨悔　𝍡吝𝍨悔　𝍢吉𝍨悔　𝍣休𝍨悔　𝍤平𝍨悔　𝍥咎𝍨悔　𝍦凶𝍨悔　𝍧悔𝍨悔　𝍨祥𝍨悔

𝍣𝍡祈 二之四，魚上冰。

祈，求而往，無不利，祭祀吉。

𝍠咎 𝍠吝	𝍠咎 𝍡吉	𝍠咎 𝍢咎	𝍠咎 𝍣災	𝍠咎 𝍤平	𝍠咎 𝍥祥	𝍠咎 𝍦休	𝍠咎 𝍧凶	𝍠咎 𝍨悔
𝍡祥 𝍠吝	𝍡祥 𝍡吉	𝍡祥 𝍢咎	𝍡祥 𝍣災	𝍡祥 𝍤平	𝍡祥 𝍥祥	𝍡祥 𝍦休	𝍡祥 𝍧凶	𝍡祥 𝍨悔
𝍢悔 𝍠吝	𝍢悔 𝍡吉	𝍢悔 𝍢咎	𝍢悔 𝍣災	𝍢悔 𝍤平	𝍢悔 𝍥平	𝍢悔 𝍦休	𝍢悔 𝍧凶	𝍢悔 𝍨悔
𝍣吉 𝍠吝	𝍣吉 𝍡元	𝍣吉 𝍢咎	𝍣吉 𝍣災	𝍣吉 𝍤平	𝍣吉 𝍥祥	𝍣吉 𝍦休	𝍣吉 𝍧凶	𝍣吉 𝍨悔
𝍤平 𝍠吝	𝍤平 𝍡吉	𝍤平 𝍢咎	𝍤平 𝍣災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祥	𝍤平 𝍦休	𝍤平 𝍧凶	𝍤平 𝍨悔
𝍥凶 𝍠吝	𝍥凶 𝍡吉	𝍥凶 𝍢咎	𝍥凶 𝍣災	𝍥凶 𝍤平	𝍥凶 𝍥祥	𝍥凶 𝍦休	𝍥凶 𝍧大	𝍥凶 𝍨悔
𝍦吝 𝍠吝	𝍦吝 𝍡吉	𝍦吝 𝍢咎	𝍦吝 𝍣災	𝍦吝 𝍤平	𝍦吝 𝍥祥	𝍦吝 𝍦休	𝍦吝 𝍧凶	𝍦吝 𝍨悔
𝍧災 𝍠吝	𝍧災 𝍡吉	𝍧災 𝍢咎	𝍧災 𝍣災	𝍧災 𝍤平	𝍧災 𝍥祥	𝍧災 𝍦休	𝍧災 𝍧凶	𝍧災 𝍨悔
𝍨休 𝍠吝	𝍨休 𝍡吉	𝍨休 𝍢咎	𝍨休 𝍣災	𝍨休 𝍤平	𝍨休 𝍥祥	𝍨休 𝍦休	𝍨休 𝍧凶	𝍨休 𝍨悔

𝍤𝍡常 二之五，雨水，獺祭魚。

常，元亨，利不息之貞。

𝍠平 𝍠吝	𝍠平 𝍡吉	𝍠平 𝍢咎	𝍠平 𝍣災	𝍠平 𝍤平	𝍠平 𝍥祥	𝍠平 𝍦休	𝍠平 𝍧凶	𝍠平 𝍨悔
𝍡平 𝍠吝	𝍡平 𝍡吉	𝍡平 𝍢咎	𝍡平 𝍣災	𝍡平 𝍤平	𝍡平 𝍥祥	𝍡平 𝍦休	𝍡平 𝍧凶	𝍡平 𝍨悔
𝍢平 𝍠吝	𝍢平 𝍡吉	𝍢平 𝍢咎	𝍢平 𝍣災	𝍢平 𝍤平	𝍢平 𝍥祥	𝍢平 𝍦休	𝍢平 𝍧凶	𝍢平 𝍨悔
𝍣平 𝍠吝	𝍣平 𝍡吉	𝍣平 𝍢咎	𝍣平 𝍣災	𝍣平 𝍤平	𝍣平 𝍥祥	𝍣平 𝍦休	𝍣平 𝍧凶	𝍣平 𝍨悔
𝍤吉 𝍠吝	𝍤吉 𝍡元	𝍤吉 𝍢咎	𝍤吉 𝍣災	𝍤吉 𝍤平	𝍤吉 𝍥祥	𝍤吉 𝍦休	𝍤吉 𝍧大	𝍤吉 𝍨悔
𝍥平 𝍠吝	𝍥平 𝍡吉	𝍥平 𝍢咎	𝍥平 𝍣災	𝍥平 𝍤平	𝍥平 𝍥祥	𝍥平 𝍦休	𝍥平 𝍧凶	𝍥平 𝍨悔
𝍦平 𝍠吝	𝍦平 𝍡吉	𝍦平 𝍢咎	𝍦平 𝍣災	𝍦平 𝍤平	𝍦平 𝍥祥	𝍦平 𝍦休	𝍦平 𝍧凶	𝍦平 𝍨悔
𝍧平 𝍠吝	𝍧平 𝍡吉	𝍧平 𝍢咎	𝍧平 𝍣災	𝍧平 𝍤平	𝍧平 𝍥祥	𝍧平 𝍦休	𝍧平 𝍧凶	𝍧平 𝍨悔
𝍨平 𝍠吝	𝍨平 𝍡吉	𝍨平 𝍢咎	𝍨平 𝍣災	𝍨平 𝍤平	𝍨平 𝍥祥	𝍨平 𝍦休	𝍨平 𝍧凶	𝍨平 𝍨悔

𝍡𝍥柔二之六，候鴈北。

柔，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

𝍠休𝍠吝 𝍡災𝍠吝 𝍢吝𝍠吝 𝍣凶𝍠吝 𝍤平𝍠吝 𝍥吉𝍠吝 𝍦悔𝍠吝 𝍧祥𝍠吝 𝍨咎𝍠吝

𝍠休𝍡吉 𝍡災𝍡吉 𝍢吝𝍡吉 𝍣凶𝍡吉 𝍤平𝍡吉 𝍥吉𝍡元 𝍦悔𝍡吉 𝍧祥𝍡吉 𝍨咎𝍡吉

𝍠休𝍢咎 𝍡災𝍢咎 𝍢吝𝍢咎 𝍣凶𝍢咎 𝍤平𝍢咎 𝍥吉𝍢咎 𝍦悔𝍢咎 𝍧祥𝍢咎 𝍨咎𝍢咎

𝍠休𝍣災 𝍡災𝍣災 𝍢吝𝍣災 𝍣凶𝍣災 𝍤平𝍣災 𝍥吉𝍣災 𝍦悔𝍣災 𝍧祥𝍣災 𝍨咎𝍣災

𝍠休𝍤平 𝍡災𝍤平 𝍢吝𝍤平 𝍣凶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吉𝍤平 𝍦悔𝍤平 𝍧祥𝍤平 𝍨咎𝍤平

𝍠休𝍥祥 𝍡災𝍥祥 𝍢吝𝍥祥 𝍣凶𝍥祥 𝍤平𝍥祥 𝍥吉𝍥祥 𝍦悔𝍥祥 𝍧祥𝍥祥 𝍨咎𝍥祥

𝍠休𝍦休 𝍡災𝍦休 𝍢吝𝍦休 𝍣凶𝍦休 𝍤平𝍦休 𝍥吉𝍦休 𝍦悔𝍦休 𝍧祥𝍦休 𝍨咎𝍦休

𝍠休𝍧凶 𝍡災𝍧凶 𝍢吝𝍧凶 𝍣凶𝍧大 𝍤平𝍧凶 𝍥吉𝍧凶 𝍦悔𝍧凶 𝍧祥𝍧凶 𝍨咎𝍧凶

𝍠休𝍨悔 𝍡災𝍨悔 𝍢吝𝍨悔 𝍣凶𝍨悔 𝍤平𝍨悔 𝍥吉𝍨悔 𝍦悔𝍨悔 𝍧祥𝍨悔 𝍨咎𝍨悔

𝍡𝍦易二之七，草木萌動。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川。

𝍠祥𝍠吝 𝍡悔𝍠吝 𝍢凶𝍠吝 𝍣咎𝍠吝 𝍤平𝍠吝 𝍥休𝍠吝 𝍦吉𝍠吝 𝍧吝𝍠吝 𝍨災𝍠吝

𝍠祥𝍡吉 𝍡悔𝍡吉 𝍢凶𝍡吉 𝍣咎𝍡吉 𝍤平𝍡吉 𝍥休𝍡吉 𝍦吉𝍡元 𝍧吝𝍡吉 𝍨災𝍡吉

𝍠祥𝍢咎 𝍡悔𝍢咎 𝍢凶𝍢咎 𝍣咎𝍢咎 𝍤平𝍢咎 𝍥休𝍢咎 𝍦吉𝍢咎 𝍧吝𝍢咎 𝍨災𝍢咎

𝍠祥𝍣災 𝍡悔𝍣災 𝍢凶𝍣災 𝍣咎𝍣災 𝍤平𝍣災 𝍥休𝍣災 𝍦吉𝍣災 𝍧吝𝍣災 𝍨災𝍣災

𝍠祥𝍤平 𝍡悔𝍤平 𝍢凶𝍤平 𝍣咎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休𝍤平 𝍦吉𝍤平 𝍧吝𝍤平 𝍨災𝍤平

𝍠祥𝍥祥 𝍡悔𝍥祥 𝍢凶𝍥祥 𝍣咎𝍥祥 𝍤平𝍥祥 𝍥休𝍥祥 𝍦吉𝍥祥 𝍧吝𝍥祥 𝍨災𝍥祥

𝍠祥𝍦休 𝍡悔𝍦休 𝍢凶𝍦休 𝍣咎𝍦休 𝍤平𝍦休 𝍥休𝍦休 𝍦吉𝍦休 𝍧吝𝍦休 𝍨災𝍦休

𝍠祥𝍧凶 𝍡悔𝍧凶 𝍢凶𝍧大 𝍣咎𝍧凶 𝍤平𝍧凶 𝍥休𝍧凶 𝍦吉𝍧凶 𝍧吝𝍧凶 𝍨災𝍧凶

𝍠祥𝍨悔 𝍡悔𝍨悔 𝍢凶𝍨悔 𝍣咎𝍨悔 𝍤平𝍨悔 𝍥休𝍨悔 𝍦吉𝍨悔 𝍧吝𝍨悔 𝍨災𝍨悔

𝍡𝍧親二之八，驚蟄，桃始華。

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睦而家道寧。

𝍠悔𝍠吝　𝍡凶𝍠吝　𝍢休𝍠吝　𝍣祥𝍠吝　𝍤平𝍠吝　𝍥災𝍠吝　𝍦咎𝍠吝　𝍧吉𝍠吝　𝍨吝𝍠吝

𝍠悔𝍡吉　𝍡凶𝍡吉　𝍢休𝍡吉　𝍣祥𝍡吉　𝍤平𝍡吉　𝍥災𝍡吉　𝍦咎𝍡吉　𝍧吉𝍡元　𝍨吝𝍡吉

𝍠悔𝍢咎　𝍡凶𝍢咎　𝍢休𝍢咎　𝍣祥𝍢咎　𝍤平𝍢咎　𝍥災𝍢咎　𝍦咎𝍢咎　𝍧吉𝍢咎　𝍨吝𝍢咎

𝍠悔𝍣災　𝍡凶𝍣災　𝍢休𝍣災　𝍣祥𝍣災　𝍤平𝍣災　𝍥災𝍣災　𝍦咎𝍣災　𝍧吉𝍣災　𝍨吝𝍣災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祥　𝍡凶𝍥祥　𝍢休𝍥祥　𝍣祥𝍥祥　𝍤平𝍥祥　𝍥災𝍥祥　𝍦咎𝍥祥　𝍧吉𝍥祥　𝍨吝𝍥祥

𝍠悔𝍦休　𝍡凶𝍦休　𝍢休𝍦休　𝍣祥𝍦休　𝍤平𝍦休　𝍥災𝍦休　𝍦咎𝍦休　𝍧吉𝍦休　𝍨吝𝍦休

𝍠悔𝍧凶　𝍡凶𝍧大　𝍢休𝍧凶　𝍣祥𝍧凶　𝍤平𝍧凶　𝍥災𝍧凶　𝍦咎𝍧凶　𝍧吉𝍧凶　𝍨吝𝍧凶

𝍠悔𝍨悔　𝍡凶𝍨悔　𝍢休𝍨悔　𝍣祥𝍨悔　𝍤平𝍨悔　𝍥災𝍨悔　𝍦咎𝍨悔　𝍧吉𝍨悔　𝍨吝𝍨悔

𝍡𝍨華二之九。

華，文明以正，利有攸往，不利折獄，木道乃行。

𝍠凶𝍠吝　𝍡休𝍠吝　𝍢災𝍠吝　𝍣悔𝍠吝　𝍤平𝍠吝　𝍥吝𝍠吝　𝍦祥𝍠吝　𝍧咎𝍠吝　𝍨吉𝍠吝

𝍠凶𝍡吉　𝍡休𝍡吉　𝍢災𝍡吉　𝍣悔𝍡吉　𝍤平𝍡吉　𝍥吝𝍡吉　𝍦祥𝍡吉　𝍧咎𝍡吉　𝍨吉𝍡元

𝍠凶𝍢咎　𝍡休𝍢咎　𝍢災𝍢咎　𝍣悔𝍢咎　𝍤平𝍢咎　𝍥吝𝍢咎　𝍦祥𝍢咎　𝍧咎𝍢咎　𝍨吉𝍢咎

𝍠凶𝍣災　𝍡休𝍣災　𝍢災𝍣災　𝍣悔𝍣災　𝍤平𝍣災　𝍥吝𝍣災　𝍦祥𝍣災　𝍧咎𝍣災　𝍨吉𝍣災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祥　𝍡休𝍥祥　𝍢災𝍥祥　𝍣悔𝍥祥　𝍤平𝍥祥　𝍥吝𝍥祥　𝍦祥𝍥祥　𝍧咎𝍥祥　𝍨吉𝍥祥

𝍠凶𝍦休　𝍡休𝍦休　𝍢災𝍦休　𝍣悔𝍦休　𝍤平𝍦休　𝍥吝𝍦休　𝍦祥𝍦休　𝍧咎𝍦休　𝍨吉𝍦休

𝍠凶𝍧大　𝍡休𝍧凶　𝍢災𝍧凶　𝍣悔𝍧凶　𝍤平𝍧凶　𝍥吝𝍧凶　𝍦祥𝍧凶　𝍧咎𝍧凶　𝍨吉𝍧凶

𝍠凶𝍨悔　𝍡休𝍨悔　𝍢災𝍨悔　𝍣悔𝍨悔　𝍤平𝍨悔　𝍥吝𝍨悔　𝍦祥𝍨悔　𝍧咎𝍨悔　𝍨吉𝍨悔

𝍢𝍠見三之一，倉庚鳴。

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睟面盎背，德潤厥，❶隱匿凶。

𝍠吉 𝍠災	𝍡咎 𝍠災	𝍢祥 𝍠災	𝍣吝 𝍠災	𝍤平 𝍠災	𝍥悔 𝍠災	𝍦災 𝍠災	𝍧休 𝍠災	𝍨凶 𝍠災
𝍠吉 𝍡吝	𝍡咎 𝍡吝	𝍢祥 𝍡吝	𝍣吝 𝍡吝	𝍤平 𝍡吝	𝍥悔 𝍡吝	𝍦災 𝍡吝	𝍧休 𝍡吝	𝍨凶 𝍡吝
𝍠吉 𝍢元	𝍡咎 𝍢吉	𝍢祥 𝍢吉	𝍣吝 𝍢吉	𝍤平 𝍢吉	𝍥悔 𝍢吉	𝍦災 𝍢吉	𝍧休 𝍢吉	𝍨凶 𝍢吉
𝍠吉 𝍣休	𝍡咎 𝍣休	𝍢祥 𝍣休	𝍣吝 𝍣休	𝍤平 𝍣休	𝍥悔 𝍣休	𝍦災 𝍣休	𝍧休 𝍣休	𝍨凶 𝍣休
𝍠吉 𝍤平	𝍡咎 𝍤平	𝍢祥 𝍤平	𝍣吝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悔 𝍤平	𝍦災 𝍤平	𝍧休 𝍤平	𝍨凶 𝍤平
𝍠吉 𝍥咎	𝍡咎 𝍥咎	𝍢祥 𝍥咎	𝍣吝 𝍥咎	𝍤平 𝍥咎	𝍥悔 𝍥咎	𝍦災 𝍥咎	𝍧休 𝍥咎	𝍨凶 𝍥咎
𝍠吉 𝍦凶	𝍡咎 𝍦凶	𝍢祥 𝍦凶	𝍣吝 𝍦凶	𝍤平 𝍦凶	𝍥悔 𝍦凶	𝍦災 𝍦凶	𝍧休 𝍦凶	𝍨凶 𝍦大
𝍠吉 𝍧悔	𝍡咎 𝍧悔	𝍢祥 𝍧悔	𝍣吝 𝍧悔	𝍤平 𝍧悔	𝍥悔 𝍧悔	𝍦災 𝍧悔	𝍧休 𝍧悔	𝍨凶 𝍧悔
𝍠吉 𝍨祥	𝍡咎 𝍨祥	𝍢祥 𝍨祥	𝍣吝 𝍨祥	𝍤平 𝍨祥	𝍥悔 𝍨祥	𝍦災 𝍨祥	𝍧休 𝍨祥	𝍨凶 𝍨祥

𝍢𝍡獲三之二，鷹化爲鳩。

獲，氣質形色，自天有得，君子遷善，小人革面，縱逸凶。

𝍠吝 𝍠災	𝍡吉 𝍠災	𝍢咎 𝍠災	𝍣災 𝍠災	𝍤平 𝍠災	𝍥祥 𝍠災	𝍦休 𝍠災	𝍧凶 𝍠災	𝍨悔 𝍠災
𝍠吝 𝍡吝	𝍡吉 𝍡吝	𝍢咎 𝍡吝	𝍣災 𝍡吝	𝍤平 𝍡吝	𝍥祥 𝍡吝	𝍦休 𝍡吝	𝍧凶 𝍡吝	𝍨悔 𝍡吝
𝍠吝 𝍢吉	𝍡吉 𝍢元	𝍢咎 𝍢吉	𝍣災 𝍢吉	𝍤平 𝍢吉	𝍥祥 𝍢吉	𝍦休 𝍢吉	𝍧凶 𝍢吉	𝍨悔 𝍢吉
𝍠吝 𝍣休	𝍡吉 𝍣休	𝍢咎 𝍣休	𝍣災 𝍣休	𝍤平 𝍣休	𝍥祥 𝍣休	𝍦休 𝍣休	𝍧凶 𝍣休	𝍨悔 𝍣休
𝍠吝 𝍤平	𝍡吉 𝍤平	𝍢咎 𝍤平	𝍣災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祥 𝍤平	𝍦休 𝍤平	𝍧凶 𝍤平	𝍨悔 𝍤平
𝍠吝 𝍥咎	𝍡吉 𝍥咎	𝍢咎 𝍥咎	𝍣災 𝍥咎	𝍤平 𝍥咎	𝍥祥 𝍥咎	𝍦休 𝍥咎	𝍧凶 𝍥咎	𝍨悔 𝍥咎
𝍠吝 𝍦凶	𝍡吉 𝍦凶	𝍢咎 𝍦凶	𝍣災 𝍦凶	𝍤平 𝍦凶	𝍥祥 𝍦凶	𝍦休 𝍦凶	𝍧凶 𝍦大	𝍨悔 𝍦凶
𝍠吝 𝍧悔	𝍡吉 𝍧悔	𝍢咎 𝍧悔	𝍣災 𝍧悔	𝍤平 𝍧悔	𝍥祥 𝍧悔	𝍦休 𝍧悔	𝍧凶 𝍧悔	𝍨悔 𝍧悔
𝍠吝 𝍨祥	𝍡吉 𝍨祥	𝍢咎 𝍨祥	𝍣災 𝍨祥	𝍤平 𝍨祥	𝍥祥 𝍨祥	𝍦休 𝍨祥	𝍧凶 𝍨祥	𝍨悔 𝍨祥

❶「厥」下，疑脱「身」，參見《皇極内篇數總名》（《洪範皇極内篇》卷三）。

𝍢𝍢從三之三，春分，玄鳥至。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

𝍠災𝍠災　𝍡吝𝍠災　𝍢吉𝍠災　𝍣休𝍠災　𝍤平𝍠災　𝍥咎𝍠災　𝍦凶𝍠災　𝍧悔𝍠災　𝍨祥𝍠災

𝍠災𝍡吝　𝍡吝𝍡吝　𝍢吉𝍡吝　𝍣休𝍡吝　𝍤平𝍡吝　𝍥咎𝍡吝　𝍦凶𝍡吝　𝍧悔𝍡吝　𝍨祥𝍡吝

𝍠災𝍢吉　𝍡吝𝍢吉　𝍢吉𝍢元　𝍣休𝍢吉　𝍤平𝍢吉　𝍥咎𝍢吉　𝍦凶𝍢吉　𝍧悔𝍢吉　𝍨祥𝍢吉

𝍠災𝍣休　𝍡吝𝍣休　𝍢吉𝍣休　𝍣休𝍣休　𝍤平𝍣休　𝍥咎𝍣休　𝍦凶𝍣休　𝍧悔𝍣休　𝍨祥𝍣休

𝍠災𝍤平　𝍡吝𝍤平　𝍢吉𝍤平　𝍣休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咎𝍤平　𝍦凶𝍤平　𝍧悔𝍤平　𝍨祥𝍤平

𝍠災𝍥咎　𝍡吝𝍥咎　𝍢吉𝍥咎　𝍣休𝍥咎　𝍤平𝍥咎　𝍥咎𝍥咎　𝍦凶𝍥咎　𝍧悔𝍥咎　𝍨祥𝍥咎

𝍠災𝍦凶　𝍡吝𝍦凶　𝍢吉𝍦凶　𝍣休𝍦凶　𝍤平𝍦凶　𝍥咎𝍦凶　𝍦凶𝍦大　𝍧悔𝍦凶　𝍨祥𝍦凶

𝍠災𝍧悔　𝍡吝𝍧悔　𝍢吉𝍧悔　𝍣休𝍧悔　𝍤平𝍧悔　𝍥咎𝍧悔　𝍦凶𝍧悔　𝍧悔𝍧悔　𝍨祥𝍧悔

𝍠災𝍨祥　𝍡吝𝍨祥　𝍢吉𝍨祥　𝍣休𝍨祥　𝍤平𝍨祥　𝍥咎𝍨祥　𝍦凶𝍨祥　𝍧悔𝍨祥　𝍨祥𝍨祥

𝍣𝍢交三之四，雷乃發聲。

交，倡而和，感而應，涣汗大號，東南得朋，征伐小利。

𝍠咎𝍠災　𝍡祥𝍠災　𝍢悔𝍠災　𝍣吉𝍠災　𝍤平𝍠災　𝍥凶𝍠災　𝍦吝𝍠災　𝍧災𝍠災　𝍨休𝍠災

𝍠咎𝍡吝　𝍡祥𝍡吝　𝍢悔𝍡吝　𝍣吉𝍡吝　𝍤平𝍡吝　𝍥凶𝍡吝　𝍦吝𝍡吝　𝍧災𝍡吝　𝍨休𝍡吝

𝍠咎𝍢吉　𝍡祥𝍢吉　𝍢悔𝍢吉　𝍣吉𝍢元　𝍤平𝍢吉　𝍥凶𝍢吉　𝍦吝𝍢吉　𝍧災𝍢吉　𝍨休𝍢吉

𝍠咎𝍣休　𝍡祥𝍣休　𝍢悔𝍣休　𝍣吉𝍣休　𝍤平𝍣休　𝍥凶𝍣休　𝍦吝𝍣休　𝍧災𝍣休　𝍨休𝍣休

𝍠咎𝍤平　𝍡祥𝍤平　𝍢悔𝍤平　𝍣吉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凶𝍤平　𝍦吝𝍤平　𝍧災𝍤平　𝍨休𝍤平

𝍠咎𝍥咎　𝍡祥𝍥咎　𝍢悔𝍥咎　𝍣吉𝍥咎　𝍤平𝍥咎　𝍥凶𝍥咎　𝍦吝𝍥咎　𝍧災𝍥咎　𝍨休𝍥咎

𝍠咎𝍦凶　𝍡祥𝍦凶　𝍢悔𝍦凶　𝍣吉𝍦凶　𝍤平𝍦凶　𝍥凶𝍦大　𝍦吝𝍦凶　𝍧災𝍦凶　𝍨休𝍦凶

𝍠咎𝍧悔　𝍡祥𝍧悔　𝍢悔𝍧悔　𝍣吉𝍧悔　𝍤平𝍧悔　𝍥凶𝍧悔　𝍦吝𝍧悔　𝍧災𝍧悔　𝍨休𝍧悔

𝍠咎𝍨祥　𝍡祥𝍨祥　𝍢悔𝍨祥　𝍣吉𝍨祥　𝍤平𝍨祥　𝍥凶𝍨祥　𝍦吝𝍨祥　𝍧災𝍨祥　𝍨休𝍨祥

𝍢𝍤育三之五，始電。

育，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

𝍠平𝍠災	𝍡平𝍠災	𝍢平𝍠災	𝍣平𝍠災	𝍤吉𝍠災	𝍥平𝍠災	𝍦平𝍠災	𝍧平𝍠災	𝍨平𝍠災
𝍠平𝍡吝	𝍡平𝍡吝	𝍢平𝍡吝	𝍣平𝍡吝	𝍤吉𝍡吝	𝍥平𝍡吝	𝍦平𝍡吝	𝍧平𝍡吝	𝍨平𝍡吝
𝍠平𝍢吉	𝍡平𝍢吉	𝍢平𝍢吉	𝍣平𝍢吉	𝍤吉𝍢元	𝍥平𝍢吉	𝍦平𝍢吉	𝍧平𝍢吉	𝍨平𝍢吉
𝍠平𝍣休	𝍡平𝍣休	𝍢平𝍣休	𝍣平𝍣休	𝍤吉𝍣休	𝍥平𝍣休	𝍦平𝍣休	𝍧平𝍣休	𝍨平𝍣休
𝍠平𝍤平	𝍡平𝍤平	𝍢平𝍤平	𝍣平𝍤平	𝍤吉𝍤平	𝍥平𝍤平	𝍦平𝍤平	𝍧平𝍤平	𝍨平𝍤平
𝍠平𝍥咎	𝍡平𝍥咎	𝍢平𝍥咎	𝍣平𝍥咎	𝍤吉𝍥咎	𝍥平𝍥咎	𝍦平𝍥咎	𝍧平𝍥咎	𝍨平𝍥咎
𝍠平𝍦凶	𝍡平𝍦凶	𝍢平𝍦凶	𝍣平𝍦凶	𝍤吉𝍦大	𝍥平𝍦凶	𝍦平𝍦凶	𝍧平𝍦凶	𝍨平𝍦凶
𝍠平𝍧悔	𝍡平𝍧悔	𝍢平𝍧悔	𝍣平𝍧悔	𝍤吉𝍧悔	𝍥平𝍧悔	𝍦平𝍧悔	𝍧平𝍧悔	𝍨平𝍧悔
𝍠平𝍨祥	𝍡平𝍨祥	𝍢平𝍨祥	𝍣平𝍨祥	𝍤吉𝍨祥	𝍥平𝍨祥	𝍦平𝍨祥	𝍧平𝍨祥	𝍨平𝍨祥

𝍢𝍥壯三之六，清明，桐始華。

壯，于正，有攸往，無不利。

𝍠休𝍠災	𝍡災𝍠災	𝍢吝𝍠災	𝍣凶𝍠災	𝍤平𝍠災	𝍥吉𝍠災	𝍦悔𝍠災	𝍧祥𝍠災	𝍨咎𝍠災
𝍠休𝍡吝	𝍡災𝍡吝	𝍢吝𝍡吝	𝍣凶𝍡吝	𝍤平𝍡吝	𝍥吉𝍡吝	𝍦悔𝍡吝	𝍧祥𝍡吝	𝍨咎𝍡吝
𝍠休𝍢吉	𝍡災𝍢吉	𝍢吝𝍢吉	𝍣凶𝍢吉	𝍤平𝍢吉	𝍥吉𝍢元	𝍦悔𝍢吉	𝍧祥𝍢吉	𝍨咎𝍢吉
𝍠休𝍣休	𝍡災𝍣休	𝍢吝𝍣休	𝍣凶𝍣休	𝍤平𝍣休	𝍥吉𝍣休	𝍦悔𝍣休	𝍧祥𝍣休	𝍨咎𝍣休
𝍠休𝍤平	𝍡災𝍤平	𝍢吝𝍤平	𝍣凶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吉𝍤平	𝍦悔𝍤平	𝍧祥𝍤平	𝍨咎𝍤平
𝍠休𝍥咎	𝍡災𝍥咎	𝍢吝𝍥咎	𝍣凶𝍥咎	𝍤平𝍥咎	𝍥吉𝍥咎	𝍦悔𝍥咎	𝍧祥𝍥咎	𝍨咎𝍥咎
𝍠休𝍦凶	𝍡災𝍦凶	𝍢吝𝍦凶	𝍣凶𝍦大	𝍤平𝍦凶	𝍥吉𝍦凶	𝍦悔𝍦凶	𝍧祥𝍦凶	𝍨咎𝍦凶
𝍠休𝍧悔	𝍡災𝍧悔	𝍢吝𝍧悔	𝍣凶𝍧悔	𝍤平𝍧悔	𝍥吉𝍧悔	𝍦悔𝍧悔	𝍧祥𝍧悔	𝍨咎𝍧悔
𝍠休𝍨祥	𝍡災𝍨祥	𝍢吝𝍨祥	𝍣凶𝍨祥	𝍤平𝍨祥	𝍥吉𝍨祥	𝍦悔𝍨祥	𝍧祥𝍨祥	𝍨咎𝍨祥

〧〣興三之七，田鼠化爲鴽。

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邦黎獻，方來不寧，土役無度，凶。

〡祥〡災	〢悔〡災	〣凶〡災	〤咎〡災	〥平〡災	〦休〡災	〧吉〡災	〨吝〡災	〩災〡災
〡祥〢吝	〢悔〢吝	〣凶〢吝	〤咎〢吝	〥平〢吝	〦休〢吝	〧吉〢吝	〨吝〢吝	〩災〢吝
〡祥〣吉	〢悔〣吉	〣凶〣吉	〤咎〣吉	〥平〣吉	〦休〣吉	〧吉〣元	〨吝〣吉	〩災〣吉
〡祥〤休	〢悔〤休	〣凶〤休	〤咎〤休	〥平〤休	〦休〤休	〧吉〤休	〨吝〤休	〩災〤休
〡祥〥平	〢悔〥平	〣凶〥平	〤咎〥平	〥平〥平	〦休〥平	〧吉〥平	〨吝〥平	〩災〥平
〡祥〦咎	〢悔〦咎	〣凶〦咎	〤咎〦咎	〥平〦咎	〦休〦咎	〧吉〦咎	〨吝〦咎	〩災〦咎
〡祥〧凶	〢悔〧凶	〣凶〧大	〤咎〧凶	〥平〧凶	〦休〧凶	〧吉〧凶	〨吝〧凶	〩災〧凶
〡祥〨悔	〢悔〨悔	〣凶〨悔	〤咎〨悔	〥平〨悔	〦休〨悔	〧吉〨悔	〨吝〨悔	〩災〨悔
〡祥〩祥	〢悔〩祥	〣凶〩祥	〤咎〩祥	〥平〩祥	〦休〩祥	〧吉〩祥	〨吝〩祥	〩災〩祥

〨〣欣三之八，虹始見。

欣，氣和時平，萬物向榮，君子樂道，小人樂生。淫于酒，喪其朋，凶。

〡悔〡災	〢凶〡災	〣休〡災	〤祥〡災	〥平〡災	〦災〡災	〧咎〡災	〨吉〡災	〩吝〡災
〡悔〢吝	〢凶〢吝	〣休〢吝	〤祥〢吝	〥平〢吝	〦災〢吝	〧咎〢吝	〨吉〢吝	〩吝〢吝
〡悔〣吉	〢凶〣吉	〣休〣吉	〤祥〣吉	〥平〣吉	〦災〣吉	〧咎〣吉	〨吉〣元	〩吝〣吉
〡悔〤休	〢凶〤休	〣休〤休	〤祥〤休	〥平〤休	〦災〤休	〧咎〤休	〨吉〤休	〩吝〤休
〡悔〥平	〢凶〥平	〣休〥平	〤祥〥平	〥平〥平	〦災〥平	〧咎〥平	〨吉〥平	〩吝〥平
〡悔〦咎	〢凶〦咎	〣休〦咎	〤祥〦咎	〥平〦咎	〦災〦咎	〧咎〦咎	〨吉〦咎	〩吝〦咎
〡悔〧凶	〢凶〧大	〣休〧凶	〤祥〧凶	〥平〧凶	〦災〧凶	〧咎〧凶	〨吉〧凶	〩吝〧凶
〡悔〨悔	〢凶〨悔	〣休〨悔	〤祥〨悔	〥平〨悔	〦災〨悔	〧咎〨悔	〨吉〨悔	〩吝〨悔
〡悔〩祥	〢凶〩祥	〣休〩祥	〤祥〩祥	〥平〩祥	〦災〩祥	〧咎〩祥	〨吉〩祥	〩吝〩祥

〩〣舒三之九。

舒，雨露霑濡，草木榮敷，百體以舒，惟仁之腴，無不利，迫近凶。

〡凶〡災　〢休〡災　〣災〡災　〤悔〡災　〥平〡災　〦吝〡災　〧祥〡災　〨咎〡災　〩吉〡災

〡凶〢吝　〢休〢吝　〣災〢吝　〤悔〢吝　〥平〢吝　〦吝〢吝　〧祥〢吝　〨咎〢吝　〩吉〢吝

〡凶〣吉　〢休〣吉　〣災〣吉　〤悔〣吉　〥平〣吉　〦吝〣吉　〧祥〣吉　〨咎〣吉　〩吉〣元

〡凶〤休　〢休〤休　〣災〤休　〤悔〤休　〥平〤休　〦吝〤休　〧祥〤休　〨咎〤休　〩吉〤休

〡凶〥平　〢休〥平　〣災〥平　〤悔〥平　〥平〥平　〦吝〥平　〧祥〥平　〨咎〥平　〩吉〥平

〡凶〦咎　〢休〦咎　〣災〦咎　〤悔〦咎　〥平〦咎　〦吝〦咎　〧祥〦咎　〨咎〦咎　〩吉〦咎

〡凶〧大　〢休〧凶　〣災〧凶　〤悔〧凶　〥平〧凶　〦吝〧凶　〧祥〧凶　〨咎〧凶　〩吉〧凶

〡凶〨悔　〢休〨悔　〣災〨悔　〤悔〨悔　〥平〨悔　〦吝〨悔　〧祥〨悔　〨咎〨悔　〩吉〨悔

〡凶〩祥　〢休〩祥　〣災〩祥　〤悔〩祥　〥平〩祥　〦吝〩祥　〧祥〩祥　〨咎〩祥　〩吉〩祥

〡〤比四之一，穀雨，萍始生。

比，上下相親，左右承鄰，龍見雲升，君子以衆，小人勿用。

〡吉〡咎　〢咎〡咎　〣祥〡咎　〤吝〡咎　〥平〡咎　〦悔〡咎　〧災〡咎　〨休〡咎　〩凶〡咎

〡吉〢祥　〢咎〢祥　〣祥〢祥　〤吝〢祥　〥平〢祥　〦悔〢祥　〧災〢祥　〨休〢祥　〩凶〢祥

〡吉〣悔　〢咎〣悔　〣祥〣悔　〤吝〣悔　〥平〣悔　〦悔〣悔　〧災〣悔　〨休〣悔　〩凶〣悔

〡吉〤元　〢咎〤吉　〣祥〤吉　〤吝〤吉　〥平〤吉　〦悔〤吉　〧災〤吉　〨休〤吉　〩凶〤吉

〡吉〥平　〢咎〥平　〣祥〥平　〤吝〥平　〥平〥平　〦悔〥平　〧災〥平　〨休〥平　〩凶〥平

〡吉〦凶　〢咎〦凶　〣祥〦凶　〤吝〦凶　〥平〦凶　〦悔〦凶　〧災〦凶　〨休〦凶　〩凶〦大

〡吉〧吝　〢咎〧吝　〣祥〧吝　〤吝〧吝　〥平〧吝　〦悔〧吝　〧災〧吝　〨休〧吝　〩凶〧吝

〡吉〨災　〢咎〨災　〣祥〨災　〤吝〨災　〥平〨災　〦悔〨災　〧災〨災　〨休〨災　〩凶〨災

〡吉〩休　〢咎〩休　〣祥〩休　〤吝〩休　〥平〩休　〦悔〩休　〧災〩休　〨休〩休　〩凶〩休

𝍣𝍡開 四之二，鳴鳩拂其羽。

開，析民墾田，闢塞通障，利有攸往。閉糴藏葬，凶。

𝍠吝𝍠咎 𝍡吉𝍠咎 𝍢咎𝍠咎 𝍣災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祥𝍠咎 𝍦休𝍠咎 𝍧凶𝍠咎 𝍨悔𝍠咎

𝍠吝𝍡祥 𝍡吉𝍡祥 𝍢咎𝍡祥 𝍣災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祥𝍡祥 𝍦休𝍡祥 𝍧凶𝍡祥 𝍨悔𝍡祥

𝍠吝𝍢悔 𝍡吉𝍢悔 𝍢咎𝍢悔 𝍣災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祥𝍢悔 𝍦休𝍢悔 𝍧凶𝍢悔 𝍨悔𝍢悔

𝍠吝𝍣吉 𝍡吉𝍣元 𝍢咎𝍣吉 𝍣災𝍣吉 𝍤平𝍣吉 𝍥祥𝍣吉 𝍦休𝍣吉 𝍧凶𝍣吉 𝍨悔𝍣吉

𝍠吝𝍤平 𝍡吉𝍤平 𝍢咎𝍤平 𝍣災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祥𝍤平 𝍦休𝍤平 𝍧凶𝍤平 𝍨悔𝍤平

𝍠吝𝍥凶 𝍡吉𝍥凶 𝍢咎𝍥凶 𝍣災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祥𝍥凶 𝍦休𝍥凶 𝍧凶𝍥大 𝍨悔𝍥凶

𝍠吝𝍦吝 𝍡吉𝍦吝 𝍢咎𝍦吝 𝍣災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祥𝍦吝 𝍦休𝍦吝 𝍧凶𝍦吝 𝍨悔𝍦吝

𝍠吝𝍧災 𝍡吉𝍧災 𝍢咎𝍧災 𝍣災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祥𝍧災 𝍦休𝍧災 𝍧凶𝍧災 𝍨悔𝍧災

𝍠吝𝍨休 𝍡吉𝍨休 𝍢咎𝍨休 𝍣災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祥𝍨休 𝍦休𝍨休 𝍧凶𝍨休 𝍨悔𝍨休

𝍣𝍢晉 四之三，戴勝降于桑。

晉，進賢去邪，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悖于時，凶。蠶桑，吉。

𝍠災𝍠咎 𝍡吝𝍠咎 𝍢吉𝍠咎 𝍣休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咎𝍠咎 𝍦凶𝍠咎 𝍧悔𝍠咎 𝍨祥𝍠咎

𝍠災𝍡祥 𝍡吝𝍡祥 𝍢吉𝍡祥 𝍣休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咎𝍡祥 𝍦凶𝍡祥 𝍧悔𝍡祥 𝍨祥𝍡祥

𝍠災𝍢悔 𝍡吝𝍢悔 𝍢吉𝍢悔 𝍣休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咎𝍢悔 𝍦凶𝍢悔 𝍧悔𝍢悔 𝍨祥𝍢悔

𝍠災𝍣吉 𝍡吝𝍣吉 𝍢吉𝍣元 𝍣休𝍣吉 𝍤平𝍣吉 𝍥咎𝍣吉 𝍦凶𝍣吉 𝍧悔𝍣吉 𝍨祥𝍣吉

𝍠災𝍤平 𝍡吝𝍤平 𝍢吉𝍤平 𝍣休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咎𝍤平 𝍦凶𝍤平 𝍧悔𝍤平 𝍨祥𝍤平

𝍠災𝍥凶 𝍡吝𝍥凶 𝍢吉𝍥凶 𝍣休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咎𝍥凶 𝍦凶𝍥大 𝍧悔𝍥凶 𝍨祥𝍥凶

𝍠災𝍦吝 𝍡吝𝍦吝 𝍢吉𝍦吝 𝍣休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咎𝍦吝 𝍦凶𝍦吝 𝍧悔𝍦吝 𝍨祥𝍦吝

𝍠災𝍧災 𝍡吝𝍧災 𝍢吉𝍧災 𝍣休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咎𝍧災 𝍦凶𝍧災 𝍧悔𝍧災 𝍨祥𝍧災

𝍠災𝍨休 𝍡吝𝍨休 𝍢吉𝍨休 𝍣休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咎𝍨休 𝍦凶𝍨休 𝍧悔𝍨休 𝍨祥𝍨休

𝍣𝍣公四之四，立夏，螻蟈鳴。

公，亨，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己，禮復其初，利折獄。

𝍠咎𝍠咎　𝍡祥𝍠咎　𝍢悔𝍠咎　𝍣吉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凶𝍠咎　𝍦吝𝍠咎　𝍧災𝍠咎　𝍨休𝍠咎

𝍠咎𝍡祥　𝍡祥𝍡祥　𝍢悔𝍡祥　𝍣吉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凶𝍡祥　𝍦吝𝍡祥　𝍧災𝍡祥　𝍨休𝍡祥

𝍠咎𝍢悔　𝍡祥𝍢悔　𝍢悔𝍢悔　𝍣吉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凶𝍢悔　𝍦吝𝍢悔　𝍧災𝍢悔　𝍨休𝍢悔

𝍠咎𝍣吉　𝍡祥𝍣吉　𝍢悔𝍣吉　𝍣吉𝍣元　𝍤平𝍣吉　𝍥凶𝍣吉　𝍦吝𝍣吉　𝍧災𝍣吉　𝍨休𝍣吉

𝍠咎𝍤平　𝍡祥𝍤平　𝍢悔𝍤平　𝍣吉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凶𝍤平　𝍦吝𝍤平　𝍧災𝍤平　𝍨休𝍤平

𝍠咎𝍥凶　𝍡祥𝍥凶　𝍢悔𝍥凶　𝍣吉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凶𝍥大　𝍦吝𝍥凶　𝍧災𝍥凶　𝍨休𝍥凶

𝍠咎𝍦吝　𝍡祥𝍦吝　𝍢悔𝍦吝　𝍣吉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凶𝍦吝　𝍦吝𝍦吝　𝍧災𝍦吝　𝍨休𝍦吝

𝍠咎𝍧災　𝍡祥𝍧災　𝍢悔𝍧災　𝍣吉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凶𝍧災　𝍦吝𝍧災　𝍧災𝍧災　𝍨休𝍧災

𝍠咎𝍨休　𝍡祥𝍨休　𝍢悔𝍨休　𝍣吉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凶𝍨休　𝍦吝𝍨休　𝍧災𝍨休　𝍨休𝍨休

𝍣𝍤益四之五，蚯蚓出。

益，朋友方來，敬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廢惰凶。

𝍠平𝍠咎　𝍡平𝍠咎　𝍢平𝍠咎　𝍣平𝍠咎　𝍤吉𝍠咎　𝍥平𝍠咎　𝍦平𝍠咎　𝍧平𝍠咎　𝍨平𝍠咎

𝍠平𝍡祥　𝍡平𝍡祥　𝍢平𝍡祥　𝍣平𝍡祥　𝍤吉𝍡祥　𝍥平𝍡祥　𝍦平𝍡祥　𝍧平𝍡祥　𝍨平𝍡祥

𝍠平𝍢悔　𝍡平𝍢悔　𝍢平𝍢悔　𝍣平𝍢悔　𝍤吉𝍢悔　𝍥平𝍢悔　𝍦平𝍢悔　𝍧平𝍢悔　𝍨平𝍢悔

𝍠平𝍣吉　𝍡平𝍣吉　𝍢平𝍣吉　𝍣平𝍣吉　𝍤吉𝍣元　𝍥平𝍣吉　𝍦平𝍣吉　𝍧平𝍣吉　𝍨平𝍣吉

𝍠平𝍤平　𝍡平𝍤平　𝍢平𝍤平　𝍣平𝍤平　𝍤吉𝍤平　𝍥平𝍤平　𝍦平𝍤平　𝍧平𝍤平　𝍨平𝍤平

𝍠平𝍥凶　𝍡平𝍥凶　𝍢平𝍥凶　𝍣平𝍥凶　𝍤吉𝍥大　𝍥平𝍥凶　𝍦平𝍥凶　𝍧平𝍥凶　𝍨平𝍥凶

𝍠平𝍦吝　𝍡平𝍦吝　𝍢平𝍦吝　𝍣平𝍦吝　𝍤吉𝍦吝　𝍥平𝍦吝　𝍦平𝍦吝　𝍧平𝍦吝　𝍨平𝍦吝

𝍠平𝍧災　𝍡平𝍧災　𝍢平𝍧災　𝍣平𝍧災　𝍤吉𝍧災　𝍥平𝍧災　𝍦平𝍧災　𝍧平𝍧災　𝍨平𝍧災

𝍠平𝍨休　𝍡平𝍨休　𝍢平𝍨休　𝍣平𝍨休　𝍤吉𝍨休　𝍥平𝍨休　𝍦平𝍨休　𝍧平𝍨休　𝍨平𝍨休

章四之六，王瓜生。

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休咎	災咎	吝咎	凶咎	平咎	吉咎	悔咎	祥咎	咎咎
休祥	災祥	吝祥	凶祥	平祥	吉祥	悔祥	祥祥	咎祥
休悔	災悔	吝悔	凶悔	平悔	吉悔	悔悔	祥悔	咎悔
休吉	災吉	吝吉	凶吉	平吉	吉元	悔吉	祥吉	咎吉
休平	災平	吝平	凶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祥平	咎平
休凶	災凶	吝凶	凶大	平凶	吉凶	悔凶	祥凶	咎凶
休吝	災吝	吝吝	凶吝	平吝	吉吝	悔吝	祥吝	咎吝
休災	災災	吝災	凶災	平災	吉災	悔災	祥災	咎災
休休	災休	吝休	凶休	平休	吉休	悔休	祥休	咎休

盈四之七，小滿，苦菜秀。

盈，生氣流形，品物咸亨，雷雨滿盈，不疑其行。

祥咎	悔咎	凶咎	咎咎	平咎	休咎	吉咎	吝咎	災咎
祥祥	悔祥	凶祥	咎祥	平祥	休祥	吉祥	吝祥	災祥
祥悔	悔悔	凶悔	咎悔	平悔	休悔	吉悔	吝悔	災悔
祥吉	悔吉	凶吉	咎吉	平吉	休吉	吉元	吝吉	災吉
祥平	悔平	凶平	咎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吝平	災平
祥凶	悔凶	凶大	咎凶	平凶	休凶	吉凶	吝凶	災凶
祥吝	悔吝	凶吝	咎吝	平吝	休吝	吉吝	吝吝	災吝
祥災	悔災	凶災	咎災	平災	休災	吉災	吝災	災災
祥休	悔休	凶休	咎休	平休	休休	吉休	吝休	災休

𝍣𝍧錫四之八，靡草死。

錫，亨厲，發爵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

𝍠悔𝍠咎 𝍡凶𝍠咎 𝍢休𝍠咎 𝍣祥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災𝍠咎 𝍦咎𝍠咎 𝍧吉𝍠咎 𝍨吝𝍠咎

𝍠悔𝍡祥 𝍡凶𝍡祥 𝍢休𝍡祥 𝍣祥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災𝍡祥 𝍦咎𝍡祥 𝍧吉𝍡祥 𝍨吝𝍡祥

𝍠悔𝍢悔 𝍡凶𝍢悔 𝍢休𝍢悔 𝍣祥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災𝍢悔 𝍦咎𝍢悔 𝍧吉𝍢悔 𝍨吝𝍢悔

𝍠悔𝍣吉 𝍡凶𝍣吉 𝍢休𝍣吉 𝍣祥𝍣吉 𝍤平𝍣吉 𝍥災𝍣吉 𝍦咎𝍣吉 𝍧吉𝍣元 𝍨吝𝍣吉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凶 𝍡凶𝍥大 𝍢休𝍥凶 𝍣祥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災𝍥凶 𝍦咎𝍥凶 𝍧吉𝍥凶 𝍨吝𝍥凶

𝍠悔𝍦吝 𝍡凶𝍦吝 𝍢休𝍦吝 𝍣祥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災𝍦吝 𝍦咎𝍦吝 𝍧吉𝍦吝 𝍨吝𝍦吝

𝍠悔𝍧災 𝍡凶𝍧災 𝍢休𝍧災 𝍣祥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災𝍧災 𝍦咎𝍧災 𝍧吉𝍧災 𝍨吝𝍧災

𝍠悔𝍨休 𝍡凶𝍨休 𝍢休𝍨休 𝍣祥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災𝍨休 𝍦咎𝍨休 𝍧吉𝍨休 𝍨吝𝍨休

𝍣𝍨靡四之九。

靡，亨，上下謐寧，來庭來賓，勿徇其名，大人吉，小人吝，疾病凶。

𝍠凶𝍠咎 𝍡休𝍠咎 𝍢災𝍠咎 𝍣悔𝍠咎 𝍤平𝍠咎 𝍥吝𝍠咎 𝍦祥𝍠咎 𝍧咎𝍠咎 𝍨吉𝍠咎

𝍠凶𝍡祥 𝍡休𝍡祥 𝍢災𝍡祥 𝍣悔𝍡祥 𝍤平𝍡祥 𝍥吝𝍡祥 𝍦祥𝍡祥 𝍧咎𝍡祥 𝍨吉𝍡祥

𝍠凶𝍢悔 𝍡休𝍢悔 𝍢災𝍢悔 𝍣悔𝍢悔 𝍤平𝍢悔 𝍥吝𝍢悔 𝍦祥𝍢悔 𝍧咎𝍢悔 𝍨吉𝍢悔

𝍠凶𝍣吉 𝍡休𝍣吉 𝍢災𝍣吉 𝍣悔𝍣吉 𝍤平𝍣吉 𝍥吝𝍣吉 𝍦祥𝍣吉 𝍧咎𝍣吉 𝍨吉𝍣元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大 𝍡休𝍥凶 𝍢災𝍥凶 𝍣悔𝍥凶 𝍤平𝍥凶 𝍥吝𝍥凶 𝍦祥𝍥凶 𝍧咎𝍥凶 𝍨吉𝍥凶

𝍠凶𝍦吝 𝍡休𝍦吝 𝍢災𝍦吝 𝍣悔𝍦吝 𝍤平𝍦吝 𝍥吝𝍦吝 𝍦祥𝍦吝 𝍧咎𝍦吝 𝍨吉𝍦吝

𝍠凶𝍧災 𝍡休𝍧災 𝍢災𝍧災 𝍣悔𝍧災 𝍤平𝍧災 𝍥吝𝍧災 𝍦祥𝍧災 𝍧咎𝍧災 𝍨吉𝍧災

𝍠凶𝍨休 𝍡休𝍨休 𝍢災𝍨休 𝍣悔𝍨休 𝍤平𝍨休 𝍥吝𝍨休 𝍦祥𝍨休 𝍧咎𝍨休 𝍨吉𝍨休

𝍤𝍠庶五之一，麥秋至。

庶，天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衆不利寡，利公不利私。

𝍠吉𝍠平　𝍡咎𝍠平　𝍢祥𝍠平　𝍣吝𝍠平　𝍤平𝍠平　𝍥悔𝍠平　𝍦災𝍠平　𝍧休𝍠平　𝍨凶𝍠平

𝍠吉𝍡平　𝍡咎𝍡平　𝍢祥𝍡平　𝍣吝𝍡平　𝍤平𝍡平　𝍥悔𝍡平　𝍦災𝍡平　𝍧休𝍡平　𝍨凶𝍡平

𝍠吉𝍢平　𝍡咎𝍢平　𝍢祥𝍢平　𝍣吝𝍢平　𝍤平𝍢平　𝍥悔𝍢平　𝍦災𝍢平　𝍧休𝍢平　𝍨凶𝍢平

𝍠吉𝍣平　𝍡咎𝍣平　𝍢祥𝍣平　𝍣吝𝍣平　𝍤平𝍣平　𝍥悔𝍣平　𝍦災𝍣平　𝍧休𝍣平　𝍨凶𝍣平

𝍠吉𝍤元　𝍡咎𝍤吉　𝍢祥𝍤吉　𝍣吝𝍤吉　𝍤平𝍤吉　𝍥悔𝍤吉　𝍦災𝍤吉　𝍧休𝍤吉　𝍨凶𝍤吉

𝍠吉𝍥平　𝍡咎𝍥平　𝍢祥𝍥平　𝍣吝𝍥平　𝍤平𝍥平　𝍥悔𝍥平　𝍦災𝍥平　𝍧休𝍥平　𝍨凶𝍥平

𝍠吉𝍦平　𝍡咎𝍦平　𝍢祥𝍦平　𝍣吝𝍦平　𝍤平𝍦平　𝍥悔𝍦平　𝍦災𝍦平　𝍧休𝍦平　𝍨凶𝍦平

𝍠吉𝍧平　𝍡咎𝍧平　𝍢祥𝍧平　𝍣吝𝍧平　𝍤平𝍧平　𝍥悔𝍧平　𝍦災𝍧平　𝍧休𝍧平　𝍨凶𝍧平

𝍠吉𝍨平　𝍡咎𝍨平　𝍢祥𝍨平　𝍣吝𝍨平　𝍤平𝍨平　𝍥悔𝍨平　𝍦災𝍨平　𝍧休𝍨平　𝍨凶𝍨平

𝍤𝍡決五之二，芒種，螗蜋生。

決，八元舉用，四凶竄殛，群疑盡釋，無枉不直，利艱貞。

𝍠吝𝍠平　𝍡吉𝍠平　𝍢咎𝍠平　𝍣災𝍠平　𝍤平𝍠平　𝍥祥𝍠平　𝍦休𝍠平　𝍧凶𝍠平　𝍨悔𝍠平

𝍠吝𝍡平　𝍡吉𝍡平　𝍢咎𝍡平　𝍣災𝍡平　𝍤平𝍡平　𝍥祥𝍡平　𝍦休𝍡平　𝍧凶𝍡平　𝍨悔𝍡平

𝍠吝𝍢平　𝍡吉𝍢平　𝍢咎𝍢平　𝍣災𝍢平　𝍤平𝍢平　𝍥祥𝍢平　𝍦休𝍢平　𝍧凶𝍢平　𝍨悔𝍢平

𝍠吝𝍣平　𝍡吉𝍣平　𝍢咎𝍣平　𝍣災𝍣平　𝍤平𝍣平　𝍥祥𝍣平　𝍦休𝍣平　𝍧凶𝍣平　𝍨悔𝍣平

𝍠吝𝍤吉　𝍡吉𝍤元　𝍢咎𝍤吉　𝍣災𝍤吉　𝍤平𝍤吉　𝍥祥𝍤吉　𝍦休𝍤吉　𝍧凶𝍤吉　𝍨悔𝍤吉

𝍠吝𝍥平　𝍡吉𝍥平　𝍢咎𝍥平　𝍣災𝍥平　𝍤平𝍥平　𝍥祥𝍥平　𝍦休𝍥平　𝍧凶𝍥平　𝍨悔𝍥平

𝍠吝𝍦平　𝍡吉𝍦平　𝍢咎𝍦平　𝍣災𝍦平　𝍤平𝍦平　𝍥祥𝍦平　𝍦休𝍦平　𝍧凶𝍦平　𝍨悔𝍦平

𝍠吝𝍧平　𝍡吉𝍧平　𝍢咎𝍧平　𝍣災𝍧平　𝍤平𝍧平　𝍥祥𝍧平　𝍦休𝍧平　𝍧凶𝍧平　𝍨悔𝍧平

𝍠吝𝍨平　𝍡吉𝍨平　𝍢咎𝍨平　𝍣災𝍨平　𝍤平𝍨平　𝍥祥𝍨平　𝍦休𝍨平　𝍧凶𝍨平　𝍨悔𝍨平

𝍤𝍢豫五之三，鶪始鳴。

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

𝍠災𝍠平　𝍡吝𝍠平　𝍢吉𝍠平　𝍣休𝍠平　𝍤平𝍠平　𝍥咎𝍠平　𝍦凶𝍠平　𝍧悔𝍠平　𝍨祥𝍠平

𝍠災𝍡平　𝍡吝𝍡平　𝍢吉𝍡平　𝍣休𝍡平　𝍤平𝍡平　𝍥咎𝍡平　𝍦凶𝍡平　𝍧悔𝍡平　𝍨祥𝍡平

𝍠災𝍢平　𝍡吝𝍢平　𝍢吉𝍢平　𝍣休𝍢平　𝍤平𝍢平　𝍥咎𝍢平　𝍦凶𝍢平　𝍧悔𝍢平　𝍨祥𝍢平

𝍠災𝍣平　𝍡吝𝍣平　𝍢吉𝍣平　𝍣休𝍣平　𝍤平𝍣平　𝍥咎𝍣平　𝍦凶𝍣平　𝍧悔𝍣平　𝍨祥𝍣平

𝍠災𝍤吉　𝍡吝𝍤吉　𝍢吉𝍤元　𝍣休𝍤吉　𝍤平𝍤吉　𝍥咎𝍤吉　𝍦凶𝍤吉　𝍧悔𝍤吉　𝍨祥𝍤吉

𝍠災𝍥平　𝍡吝𝍥平　𝍢吉𝍥平　𝍣休𝍥平　𝍤平𝍥平　𝍥咎𝍥平　𝍦凶𝍥平　𝍧悔𝍥平　𝍨祥𝍥平

𝍠災𝍦平　𝍡吝𝍦平　𝍢吉𝍦平　𝍣休𝍦平　𝍤平𝍦平　𝍥咎𝍦平　𝍦凶𝍦平　𝍧悔𝍦平　𝍨祥𝍦平

𝍠災𝍧平　𝍡吝𝍧平　𝍢吉𝍧平　𝍣休𝍧平　𝍤平𝍧平　𝍥咎𝍧平　𝍦凶𝍧平　𝍧悔𝍧平　𝍨祥𝍧平

𝍠災𝍨平　𝍡吝𝍨平　𝍢吉𝍨平　𝍣休𝍨平　𝍤平𝍨平　𝍥咎𝍨平　𝍦凶𝍨平　𝍧悔𝍨平　𝍨祥𝍨平

𝍤𝍣升五之四，反舌無聲。

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

𝍠咎𝍠平　𝍡祥𝍠平　𝍢悔𝍠平　𝍣吉𝍠平　𝍤平𝍠平　𝍥凶𝍠平　𝍦吝𝍠平　𝍧災𝍠平　𝍨休𝍠平

𝍠咎𝍡平　𝍡祥𝍡平　𝍢悔𝍡平　𝍣吉𝍡平　𝍤平𝍡平　𝍥凶𝍡平　𝍦吝𝍡平　𝍧災𝍡平　𝍨休𝍡平

𝍠咎𝍢平　𝍡祥𝍢平　𝍢悔𝍢平　𝍣吉𝍢平　𝍤平𝍢平　𝍥凶𝍢平　𝍦吝𝍢平　𝍧災𝍢平　𝍨休𝍢平

𝍠咎𝍣平　𝍡祥𝍣平　𝍢悔𝍣平　𝍣吉𝍣平　𝍤平𝍣平　𝍥凶𝍣平　𝍦吝𝍣平　𝍧災𝍣平　𝍨休𝍣平

𝍠咎𝍤吉　𝍡祥𝍤吉　𝍢悔𝍤吉　𝍣吉𝍤元　𝍤平𝍤吉　𝍥凶𝍤吉　𝍦吝𝍤吉　𝍧災𝍤吉　𝍨休𝍤吉

𝍠咎𝍥平　𝍡祥𝍥平　𝍢悔𝍥平　𝍣吉𝍥平　𝍤平𝍥平　𝍥凶𝍥平　𝍦吝𝍥平　𝍧災𝍥平　𝍨休𝍥平

𝍠咎𝍦平　𝍡祥𝍦平　𝍢悔𝍦平　𝍣吉𝍦平　𝍤平𝍦平　𝍥凶𝍦平　𝍦吝𝍦平　𝍧災𝍦平　𝍨休𝍦平

𝍠咎𝍧平　𝍡祥𝍧平　𝍢悔𝍧平　𝍣吉𝍧平　𝍤平𝍧平　𝍥凶𝍧平　𝍦吝𝍧平　𝍧災𝍧平　𝍨休𝍧平

𝍠咎𝍨平　𝍡祥𝍨平　𝍢悔𝍨平　𝍣吉𝍨平　𝍤平𝍨平　𝍥凶𝍨平　𝍦吝𝍨平　𝍧災𝍨平　𝍨休𝍨平

𝍤𝍤中 五之五，夏至，鹿角解。

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𝍠	𝍡	𝍢	𝍣	𝍤	𝍥	𝍦	𝍧	𝍨
𝍠	吉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休平	祥平	悔平	平平
𝍡	平平	吉平	平平	祥平	平吉	平平	悔平	平平	休平
𝍢	祥平	平平	吉平	悔平	平吉	平平	平平	休平	平平
𝍣	平平	平平	休平	吉平	平吉	平平	平平	祥平	悔平
𝍤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元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𝍥	悔平	祥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吉平	休平	平平	平平
𝍦	平平	休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悔平	吉平	平平	祥平
𝍧	休平	平平	悔平	平平	平吉	祥平	平平	吉平	平平
𝍨	平平	悔平	祥平	平休	平吉	平平	平平	平平	吉平

𝍥𝍤伏 五之六，蟬始鳴。

伏，不聞不睹，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濳師，不利有攸往。

	𝍠	𝍡	𝍢	𝍣	𝍤	𝍥	𝍦	𝍧	𝍨
𝍠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吉	休平	休平	休平	休平
𝍡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吉	災平	災平	災平	災平
𝍢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吉	吝平	吝平	吝平	吝平
𝍣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吉	凶平	凶平	凶平	凶平
𝍤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吉	平平	平平	平平	平平
𝍥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元	吉平	吉平	吉平	吉平
𝍦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吉	悔平	悔平	悔平	悔平
𝍧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吉	祥平	祥平	祥平	祥平
𝍨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吉	咎平	咎平	咎平	咎平

𝍤𝍦過五之七，半夏生。

過，罔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

𝍠祥 𝍠平	𝍡悔 𝍠平	𝍢凶 𝍠平	𝍣咎 𝍠平	𝍤平 𝍠平	𝍥休 𝍠平	𝍦吉 𝍠平	𝍧吝 𝍠平	𝍨災 𝍠平
𝍠祥 𝍡平	𝍡悔 𝍡平	𝍢凶 𝍡平	𝍣咎 𝍡平	𝍤平 𝍡平	𝍥休 𝍡平	𝍦吉 𝍡平	𝍧吝 𝍡平	𝍨災 𝍡平
𝍠祥 𝍢平	𝍡悔 𝍢平	𝍢凶 𝍢平	𝍣咎 𝍢平	𝍤平 𝍢平	𝍥休 𝍢平	𝍦吉 𝍢平	𝍧吝 𝍢平	𝍨災 𝍢平
𝍠祥 𝍣平	𝍡悔 𝍣平	𝍢凶 𝍣平	𝍣咎 𝍣平	𝍤平 𝍣平	𝍥休 𝍣平	𝍦吉 𝍣平	𝍧吝 𝍣平	𝍨災 𝍣平
𝍠祥 𝍤吉	𝍡悔 𝍤吉	𝍢凶 𝍤吉	𝍣咎 𝍤吉	𝍤平 𝍤吉	𝍥休 𝍤吉	𝍦吉 𝍤元	𝍧吝 𝍤吉	𝍨災 𝍤吉
𝍠祥 𝍥平	𝍡悔 𝍥平	𝍢凶 𝍥平	𝍣咎 𝍥平	𝍤平 𝍥平	𝍥休 𝍥平	𝍦吉 𝍥平	𝍧吝 𝍥平	𝍨災 𝍥平
𝍠祥 𝍦平	𝍡悔 𝍦平	𝍢凶 𝍦平	𝍣咎 𝍦平	𝍤平 𝍦平	𝍥休 𝍦平	𝍦吉 𝍦平	𝍧吝 𝍦平	𝍨災 𝍦平
𝍠祥 𝍧平	𝍡悔 𝍧平	𝍢凶 𝍧平	𝍣咎 𝍧平	𝍤平 𝍧平	𝍥休 𝍧平	𝍦吉 𝍧平	𝍧吝 𝍧平	𝍨災 𝍧平
𝍠祥 𝍨平	𝍡悔 𝍨平	𝍢凶 𝍨平	𝍣咎 𝍨平	𝍤平 𝍨平	𝍥休 𝍨平	𝍦吉 𝍨平	𝍧吝 𝍨平	𝍨災 𝍨平

𝍤𝍧疑五之八，小暑，温風至。

疑，有間有貳，君子用明，小人用罔，勿用決獄，凶。

𝍠悔 𝍠平	𝍡凶 𝍠平	𝍢休 𝍠平	𝍣祥 𝍠平	𝍤平 𝍠平	𝍥災 𝍠平	𝍦咎 𝍠平	𝍧吉 𝍠平	𝍨吝 𝍠平
𝍠悔 𝍡平	𝍡凶 𝍡平	𝍢休 𝍡平	𝍣祥 𝍡平	𝍤平 𝍡平	𝍥災 𝍡平	𝍦咎 𝍡平	𝍧吉 𝍡平	𝍨吝 𝍡平
𝍠悔 𝍢平	𝍡凶 𝍢平	𝍢休 𝍢平	𝍣祥 𝍢平	𝍤平 𝍢平	𝍥災 𝍢平	𝍦咎 𝍢平	𝍧吉 𝍢平	𝍨吝 𝍢平
𝍠悔 𝍣平	𝍡凶 𝍣平	𝍢休 𝍣平	𝍣祥 𝍣平	𝍤平 𝍣平	𝍥災 𝍣平	𝍦咎 𝍣平	𝍧吉 𝍣平	𝍨吝 𝍣平
𝍠悔 𝍤吉	𝍡凶 𝍤吉	𝍢休 𝍤吉	𝍣祥 𝍤吉	𝍤平 𝍤吉	𝍥災 𝍤吉	𝍦咎 𝍤吉	𝍧吉 𝍤元	𝍨吝 𝍤吉
𝍠悔 𝍥平	𝍡凶 𝍥平	𝍢休 𝍥平	𝍣祥 𝍥平	𝍤平 𝍥平	𝍥災 𝍥平	𝍦咎 𝍥平	𝍧吉 𝍥平	𝍨吝 𝍥平
𝍠悔 𝍦平	𝍡凶 𝍦平	𝍢休 𝍦平	𝍣祥 𝍦平	𝍤平 𝍦平	𝍥災 𝍦平	𝍦咎 𝍦平	𝍧吉 𝍦平	𝍨吝 𝍦平
𝍠悔 𝍧平	𝍡凶 𝍧平	𝍢休 𝍧平	𝍣祥 𝍧平	𝍤平 𝍧平	𝍥災 𝍧平	𝍦咎 𝍧平	𝍧吉 𝍧平	𝍨吝 𝍧平
𝍠悔 𝍨平	𝍡凶 𝍨平	𝍢休 𝍨平	𝍣祥 𝍨平	𝍤平 𝍨平	𝍥災 𝍨平	𝍦咎 𝍨平	𝍧吉 𝍨平	𝍨吝 𝍨平

𝍤𝍨寡五之九。

寡，宜上不宜下，宜少不宜衆，君子寡過，不利婚媾。

𝍠凶𝍠平 𝍡休𝍠平 𝍡災𝍠平 𝍣悔𝍠平 𝍤平𝍠平 𝍥吝𝍠平 𝍦祥𝍠平 𝍧咎𝍠平 𝍨吉𝍠平

𝍠凶𝍡平 𝍡休𝍡平 𝍢災𝍡平 𝍣悔𝍡平 𝍤平𝍡平 𝍥吝𝍡平 𝍦祥𝍡平 𝍧咎𝍡平 𝍨吉𝍡平

𝍠凶𝍢平 𝍡休𝍢平 𝍢災𝍢平 𝍣悔𝍢平 𝍤平𝍢平 𝍥吝𝍢平 𝍦祥𝍢平 𝍧咎𝍢平 𝍨吉𝍢平

𝍠凶𝍣平 𝍡休𝍣平 𝍢災𝍣平 𝍣悔𝍣平 𝍤平𝍣平 𝍥吝𝍣平 𝍦祥𝍣平 𝍧咎𝍣平 𝍨吉𝍣平

𝍠凶𝍤吉 𝍡休𝍤吉 𝍢災𝍤吉 𝍣悔𝍤吉 𝍤平𝍤吉 𝍥吝𝍤吉 𝍦祥𝍤吉 𝍧咎𝍤吉 𝍨吉𝍤元

𝍠凶𝍥平 𝍡休𝍥平 𝍢災𝍥平 𝍣悔𝍥平 𝍤平𝍥平 𝍥吝𝍥平 𝍦祥𝍥平 𝍧咎𝍥平 𝍨吉𝍥平

𝍠凶𝍦平 𝍡休𝍦平 𝍢災𝍦平 𝍣悔𝍦平 𝍤平𝍦平 𝍥吝𝍦平 𝍦祥𝍦平 𝍧咎𝍦平 𝍨吉𝍦平

𝍠凶𝍧平 𝍡休𝍧平 𝍢災𝍧平 𝍣悔𝍧平 𝍤平𝍧平 𝍥吝𝍧平 𝍦祥𝍧平 𝍧咎𝍧平 𝍨吉𝍧平

𝍠凶𝍨平 𝍡休𝍨平 𝍢災𝍨平 𝍣悔𝍨平 𝍤平𝍨平 𝍥吝𝍨平 𝍦祥𝍨平 𝍧咎𝍨平 𝍨吉𝍨平

𝍥𝍠飾六之一，蟋蟀居壁。

飾，華文郁郁，貌恭作肅，君子謹獨。❶

𝍠吉𝍠休 𝍡咎𝍠休 𝍢祥𝍠休 𝍣吝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悔𝍠休 𝍦災𝍠休 𝍧休𝍠休 𝍨凶𝍠休

𝍠吉𝍡災 𝍡咎𝍡災 𝍢祥𝍡災 𝍣吝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悔𝍡災 𝍦災𝍡災 𝍧休𝍡災 𝍨凶𝍡災

𝍠吉𝍢吝 𝍡咎𝍢吝 𝍢祥𝍢吝 𝍣吝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悔𝍢吝 𝍦災𝍢吝 𝍧休𝍢吝 𝍨凶𝍢吝

𝍠吉𝍣凶 𝍡咎𝍣凶 𝍢祥𝍣凶 𝍣吝𝍣凶 𝍤平𝍣凶 𝍥悔𝍣凶 𝍦災𝍣凶 𝍧休𝍣凶 𝍨凶𝍣大

𝍠吉𝍤平 𝍡咎𝍤平 𝍢祥𝍤平 𝍣吝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悔𝍤平 𝍦災𝍤平 𝍧休𝍤平 𝍨凶𝍤平

𝍠吉𝍥元 𝍡咎𝍥吉 𝍢祥𝍥吉 𝍣吝𝍥吉 𝍤平𝍥吉 𝍥悔𝍥吉 𝍦災𝍥吉 𝍧休𝍥吉 𝍨凶𝍥吉

𝍠吉𝍦悔 𝍡咎𝍦悔 𝍢祥𝍦悔 𝍣吝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悔𝍦悔 𝍦災𝍦悔 𝍧休𝍦悔 𝍨凶𝍦悔

𝍠吉𝍧祥 𝍡咎𝍧祥 𝍢祥𝍧祥 𝍣吝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悔𝍧祥 𝍦災𝍧祥 𝍧休𝍧祥 𝍨凶𝍧祥

𝍠吉𝍨咎 𝍡咎𝍨咎 𝍢祥𝍨咎 𝍣吝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悔𝍨咎 𝍦災𝍨咎 𝍧休𝍨咎 𝍨凶𝍨咎

❶「謹」，當作「慎」，宋人避孝宗諱改字，參見《洪範皇極内篇》卷四。

𝍥𝍡戾六之二，鷹乃學習。

戾，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

𝍠吝𝍠休　𝍡吉𝍠休　𝍢咎𝍠休　𝍣災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祥𝍠休　𝍦休𝍠休　𝍧凶𝍠休　𝍨悔𝍠休

𝍠吝𝍡災　𝍡吉𝍡災　𝍢咎𝍡災　𝍣災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祥𝍡災　𝍦休𝍡災　𝍧凶𝍡災　𝍨悔𝍡災

𝍠吝𝍢吝　𝍡吉𝍢吝　𝍢咎𝍢吝　𝍣災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祥𝍢吝　𝍦休𝍢吝　𝍧凶𝍢吝　𝍨悔𝍢吝

𝍠吝𝍣凶　𝍡吉𝍣凶　𝍢咎𝍣凶　𝍣災𝍣凶　𝍤平𝍣凶　𝍥祥𝍣凶　𝍦休𝍣凶　𝍧凶𝍣大　𝍨悔𝍣凶

𝍠吝𝍤平　𝍡吉𝍤平　𝍢咎𝍤平　𝍣災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祥𝍤平　𝍦休𝍤平　𝍧凶𝍤平　𝍨悔𝍤平

𝍠吝𝍥吉　𝍡吉𝍥元　𝍢咎𝍥吉　𝍣災𝍥吉　𝍤平𝍥吉　𝍥祥𝍥吉　𝍦休𝍥吉　𝍧凶𝍥吉　𝍨悔𝍥吉

𝍠吝𝍦悔　𝍡吉𝍦悔　𝍢咎𝍦悔　𝍣災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祥𝍦悔　𝍦休𝍦悔　𝍧凶𝍦悔　𝍨悔𝍦悔

𝍠吝𝍧祥　𝍡吉𝍧祥　𝍢咎𝍧祥　𝍣災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祥𝍧祥　𝍦休𝍧祥　𝍧凶𝍧祥　𝍨悔𝍧祥

𝍠吝𝍨咎　𝍡吉𝍨咎　𝍢咎𝍨咎　𝍣災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祥𝍨咎　𝍦休𝍨咎　𝍧凶𝍨咎　𝍨悔𝍨咎

𝍥𝍢虛六之三，大暑，腐草爲螢。

虛，理明而通，應物不窮，徇欲惟凶，不利爭訟。

𝍠災𝍠休　𝍡吝𝍠休　𝍢吉𝍠休　𝍣休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咎𝍠休　𝍦凶𝍠休　𝍧悔𝍠休　𝍨祥𝍠休

𝍠災𝍡災　𝍡吝𝍡災　𝍢吉𝍡災　𝍣休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咎𝍡災　𝍦凶𝍡災　𝍧悔𝍡災　𝍨祥𝍡災

𝍠災𝍢吝　𝍡吝𝍢吝　𝍢吉𝍢吝　𝍣休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咎𝍢吝　𝍦凶𝍢吝　𝍧悔𝍢吝　𝍨祥𝍢吝

𝍠災𝍣凶　𝍡吝𝍣凶　𝍢吉𝍣凶　𝍣休𝍣凶　𝍤平𝍣凶　𝍥咎𝍣凶　𝍦凶𝍣大　𝍧悔𝍣凶　𝍨祥𝍣凶

𝍠災𝍤平　𝍡吝𝍤平　𝍢吉𝍤平　𝍣休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咎𝍤平　𝍦凶𝍤平　𝍧悔𝍤平　𝍨祥𝍤平

𝍠災𝍥吉　𝍡吝𝍥吉　𝍢吉𝍥元　𝍣休𝍥吉　𝍤平𝍥吉　𝍥咎𝍥吉　𝍦凶𝍥吉　𝍧悔𝍥吉　𝍨祥𝍥吉

𝍠災𝍦悔　𝍡吝𝍦悔　𝍢吉𝍦悔　𝍣休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咎𝍦悔　𝍦凶𝍦悔　𝍧悔𝍦悔　𝍨祥𝍦悔

𝍠災𝍧祥　𝍡吝𝍧祥　𝍢吉𝍧祥　𝍣休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咎𝍧祥　𝍦凶𝍧祥　𝍧悔𝍧祥　𝍨祥𝍧祥

𝍠災𝍨咎　𝍡吝𝍨咎　𝍢吉𝍨咎　𝍣休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咎𝍨咎　𝍦凶𝍨咎　𝍧悔𝍨咎　𝍨祥𝍨咎

𝍣𝍥昧六之四，土潤溽暑。

昧，幽人貞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

𝍠咎𝍠休	𝍡祥𝍠休	𝍢悔𝍠休	𝍣吉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凶𝍠休	𝍦吝𝍠休	𝍧災𝍠休	𝍨休𝍠休
𝍠咎𝍡災	𝍡祥𝍡災	𝍢悔𝍡災	𝍣吉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凶𝍡災	𝍦吝𝍡災	𝍧災𝍡災	𝍨休𝍡災
𝍠咎𝍢吝	𝍡祥𝍢吝	𝍢悔𝍢吝	𝍣吉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凶𝍢吝	𝍦吝𝍢吝	𝍧災𝍢吝	𝍨休𝍢吝
𝍠咎𝍣凶	𝍡祥𝍣凶	𝍢悔𝍣凶	𝍣吉𝍣凶	𝍤平𝍣凶	𝍥凶𝍣大	𝍦吝𝍣凶	𝍧災𝍣凶	𝍨休𝍣凶
𝍠咎𝍤平	𝍡祥𝍤平	𝍢悔𝍤平	𝍣吉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凶𝍤平	𝍦吝𝍤平	𝍧災𝍤平	𝍨休𝍤平
𝍠咎𝍥吉	𝍡祥𝍥吉	𝍢悔𝍥吉	𝍣吉𝍥元	𝍤平𝍥吉	𝍥凶𝍥吉	𝍦吝𝍥吉	𝍧災𝍥吉	𝍨休𝍥吉
𝍠咎𝍦悔	𝍡祥𝍦悔	𝍢悔𝍦悔	𝍣吉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凶𝍦悔	𝍦吝𝍦悔	𝍧災𝍦悔	𝍨休𝍦悔
𝍠咎𝍧祥	𝍡祥𝍧祥	𝍢悔𝍧祥	𝍣吉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凶𝍧祥	𝍦吝𝍧祥	𝍧災𝍧祥	𝍨休𝍧祥
𝍠咎𝍨咎	𝍡祥𝍨咎	𝍢悔𝍨咎	𝍣吉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凶𝍨咎	𝍦吝𝍨咎	𝍧災𝍨咎	𝍨休𝍨咎

𝍤𝍥損六之五，大雨時行。

損，君子之過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斳，遇雨吉，藥餌有喜。

𝍠平𝍠休	𝍡平𝍠休	𝍢平𝍠休	𝍣平𝍠休	𝍤吉𝍠休	𝍥平𝍠休	𝍦平𝍠休	𝍧平𝍠休	𝍨平𝍠休
𝍠平𝍡災	𝍡平𝍡災	𝍢平𝍡災	𝍣平𝍡災	𝍤吉𝍡災	𝍥平𝍡災	𝍦平𝍡災	𝍧平𝍡災	𝍨平𝍡災
𝍠平𝍢吝	𝍡平𝍢吝	𝍢平𝍢吝	𝍣平𝍢吝	𝍤吉𝍢吝	𝍥平𝍢吝	𝍦平𝍢吝	𝍧平𝍢吝	𝍨平𝍢吝
𝍠平𝍣凶	𝍡平𝍣凶	𝍢平𝍣凶	𝍣平𝍣凶	𝍤吉𝍣大	𝍥平𝍣凶	𝍦平𝍣凶	𝍧平𝍣凶	𝍨平𝍣凶
𝍠平𝍤平	𝍡平𝍤平	𝍢平𝍤平	𝍣平𝍤平	𝍤吉𝍤平	𝍥平𝍤平	𝍦平𝍤平	𝍧平𝍤平	𝍨平𝍤平
𝍠平𝍥吉	𝍡平𝍥吉	𝍢平𝍥吉	𝍣平𝍥吉	𝍤吉𝍥元	𝍥平𝍥吉	𝍦平𝍥吉	𝍧平𝍥吉	𝍨平𝍥吉
𝍠平𝍦悔	𝍡平𝍦悔	𝍢平𝍦悔	𝍣平𝍦悔	𝍤吉𝍦悔	𝍥平𝍦悔	𝍦平𝍦悔	𝍧平𝍦悔	𝍨平𝍦悔
𝍠平𝍧祥	𝍡平𝍧祥	𝍢平𝍧祥	𝍣平𝍧祥	𝍤吉𝍧祥	𝍥平𝍧祥	𝍦平𝍧祥	𝍧平𝍧祥	𝍨平𝍧祥
𝍠平𝍨咎	𝍡平𝍨咎	𝍢平𝍨咎	𝍣平𝍨咎	𝍤吉𝍨咎	𝍥平𝍨咎	𝍦平𝍨咎	𝍧平𝍨咎	𝍨平𝍨咎

𝍥𝍥用六之六，立秋，涼風至。

用，利貞，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

𝍠休𝍠休	𝍡災𝍠休	𝍢吝𝍠休	𝍣凶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吉𝍠休	𝍦悔𝍠休	𝍧祥𝍠休	𝍨咎𝍠休
𝍠休𝍡災	𝍡災𝍡災	𝍢吝𝍡災	𝍣凶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吉𝍡災	𝍦悔𝍡災	𝍧祥𝍡災	𝍨咎𝍡災
𝍠休𝍢吝	𝍡災𝍢吝	𝍢吝𝍢吝	𝍣凶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吉𝍢吝	𝍦悔𝍢吝	𝍧祥𝍢吝	𝍨咎𝍢吝
𝍠休𝍣凶	𝍡災𝍣凶	𝍢吝𝍣凶	𝍣凶𝍣大	𝍤平𝍣凶	𝍥吉𝍣凶	𝍦悔𝍣凶	𝍧祥𝍣凶	𝍨咎𝍣凶
𝍠休𝍤平	𝍡災𝍤平	𝍢吝𝍤平	𝍣凶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吉𝍤平	𝍦悔𝍤平	𝍧祥𝍤平	𝍨咎𝍤平
𝍠休𝍥吉	𝍡災𝍥吉	𝍢吝𝍥吉	𝍣凶𝍥吉	𝍤平𝍥吉	𝍥吉𝍥元	𝍦悔𝍥吉	𝍧祥𝍥吉	𝍨咎𝍥吉
𝍠休𝍦悔	𝍡災𝍦悔	𝍢吝𝍦悔	𝍣凶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吉𝍦悔	𝍦悔𝍦悔	𝍧祥𝍦悔	𝍨咎𝍦悔
𝍠休𝍧祥	𝍡災𝍧祥	𝍢吝𝍧祥	𝍣凶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吉𝍧祥	𝍦悔𝍧祥	𝍧祥𝍧祥	𝍨咎𝍧祥
𝍠休𝍨咎	𝍡災𝍨咎	𝍢吝𝍨咎	𝍣凶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吉𝍨咎	𝍦悔𝍨咎	𝍧祥𝍨咎	𝍨咎𝍨咎

𝍥𝍦卻六之七，白露降。

卻，利行遯，反身以誠，不利有攸往，降責勿恤。

𝍠祥𝍠休	𝍡悔𝍠休	𝍢凶𝍠休	𝍣咎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休𝍠休	𝍦吉𝍠休	𝍧吝𝍠休	𝍨災𝍠休
𝍠祥𝍡災	𝍡悔𝍡災	𝍢凶𝍡災	𝍣咎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休𝍡災	𝍦吉𝍡災	𝍧吝𝍡災	𝍨災𝍡災
𝍠祥𝍢吝	𝍡悔𝍢吝	𝍢凶𝍢吝	𝍣咎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休𝍢吝	𝍦吉𝍢吝	𝍧吝𝍢吝	𝍨災𝍢吝
𝍠祥𝍣凶	𝍡悔𝍣凶	𝍢凶𝍣大	𝍣咎𝍣凶	𝍤平𝍣凶	𝍥休𝍣凶	𝍦吉𝍣凶	𝍧吝𝍣凶	𝍨災𝍣凶
𝍠祥𝍤平	𝍡悔𝍤平	𝍢凶𝍤平	𝍣咎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休𝍤平	𝍦吉𝍤平	𝍧吝𝍤平	𝍨災𝍤平
𝍠祥𝍥吉	𝍡悔𝍥吉	𝍢凶𝍥吉	𝍣咎𝍥吉	𝍤平𝍥吉	𝍥休𝍥吉	𝍦吉𝍥元	𝍧吝𝍥吉	𝍨災𝍥吉
𝍠祥𝍦悔	𝍡悔𝍦悔	𝍢凶𝍦悔	𝍣咎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休𝍦悔	𝍦吉𝍦悔	𝍧吝𝍦悔	𝍨災𝍦悔
𝍠祥𝍧祥	𝍡悔𝍧祥	𝍢凶𝍧祥	𝍣咎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休𝍧祥	𝍦吉𝍧祥	𝍧吝𝍧祥	𝍨災𝍧祥
𝍠祥𝍨咎	𝍡悔𝍨咎	𝍢凶𝍨咎	𝍣咎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休𝍨咎	𝍦吉𝍨咎	𝍧吝𝍨咎	𝍨災𝍨咎

𝍥𝍧翕六之八，寒蟬鳴。

翕，利徵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

𝍠悔𝍠休　𝍡凶𝍠休　𝍢休𝍠休　𝍣祥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災𝍠休　𝍦咎𝍠休　𝍧吉𝍠休　𝍨吝𝍠休

𝍠悔𝍡災　𝍡凶𝍡災　𝍢休𝍡災　𝍣祥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災𝍡災　𝍦咎𝍡災　𝍧吉𝍡災　𝍨吝𝍡災

𝍠悔𝍢吝　𝍡凶𝍢吝　𝍢休𝍢吝　𝍣祥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災𝍢吝　𝍦咎𝍢吝　𝍧吉𝍢吝　𝍨吝𝍢吝

𝍠悔𝍣凶　𝍡凶𝍣大　𝍢休𝍣凶　𝍣祥𝍣凶　𝍤平𝍣凶　𝍥災𝍣凶　𝍦咎𝍣凶　𝍧吉𝍣凶　𝍨吝𝍣凶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吉　𝍡凶𝍥吉　𝍢休𝍥吉　𝍣祥𝍥吉　𝍤平𝍥吉　𝍥災𝍥吉　𝍦咎𝍥吉　𝍧吉𝍥元　𝍨吝𝍥吉

𝍠悔𝍦悔　𝍡凶𝍦悔　𝍢休𝍦悔　𝍣祥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災𝍦悔　𝍦咎𝍦悔　𝍧吉𝍦悔　𝍨吝𝍦悔

𝍠悔𝍧祥　𝍡凶𝍧祥　𝍢休𝍧祥　𝍣祥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災𝍧祥　𝍦咎𝍧祥　𝍧吉𝍧祥　𝍨吝𝍧祥

𝍠悔𝍨咎　𝍡凶𝍨咎　𝍢休𝍨咎　𝍣祥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災𝍨咎　𝍦咎𝍨咎　𝍧吉𝍨咎　𝍨吝𝍨咎

𝍥𝍨遠六之九。

遠，利有攸往，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不于其家，于其國人。

𝍠凶𝍠休　𝍡休𝍠休　𝍢災𝍠休　𝍣悔𝍠休　𝍤平𝍠休　𝍥吝𝍠休　𝍦祥𝍠休　𝍧咎𝍠休　𝍨吉𝍠休

𝍠凶𝍡災　𝍡休𝍡災　𝍢災𝍡災　𝍣悔𝍡災　𝍤平𝍡災　𝍥吝𝍡災　𝍦祥𝍡災　𝍧咎𝍡災　𝍨吉𝍡災

𝍠凶𝍢吝　𝍡休𝍢吝　𝍢災𝍢吝　𝍣悔𝍢吝　𝍤平𝍢吝　𝍥吝𝍢吝　𝍦祥𝍢吝　𝍧咎𝍢吝　𝍨吉𝍢吝

𝍠凶𝍣大　𝍡休𝍣凶　𝍢災𝍣凶　𝍣悔𝍣凶　𝍤平𝍣凶　𝍥吝𝍣凶　𝍦祥𝍣凶　𝍧咎𝍣凶　𝍨吉𝍣凶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吉　𝍡休𝍥吉　𝍢災𝍥吉　𝍣悔𝍥吉　𝍤平𝍥吉　𝍥吝𝍥吉　𝍦祥𝍥吉　𝍧咎𝍥吉　𝍨吉𝍥元

𝍠凶𝍦悔　𝍡休𝍦悔　𝍢災𝍦悔　𝍣悔𝍦悔　𝍤平𝍦悔　𝍥吝𝍦悔　𝍦祥𝍦悔　𝍧咎𝍦悔　𝍨吉𝍦悔

𝍠凶𝍧祥　𝍡休𝍧祥　𝍢災𝍧祥　𝍣悔𝍧祥　𝍤平𝍧祥　𝍥吝𝍧祥　𝍦祥𝍧祥　𝍧咎𝍧祥　𝍨吉𝍧祥

𝍠凶𝍨咎　𝍡休𝍨咎　𝍢災𝍨咎　𝍣悔𝍨咎　𝍤平𝍨咎　𝍥吝𝍨咎　𝍦祥𝍨咎　𝍧咎𝍨咎　𝍨吉𝍨咎

𝍦𝍠迅七之一，處暑，鷹乃祭鳥。

迅，吉，雷風之欻，震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

𝍠吉 𝍠祥	𝍠吉 𝍡悔	𝍠吉 𝍢凶	𝍠吉 𝍣咎	𝍠吉 𝍤平	𝍠吉 𝍥休	𝍠吉 𝍦元	𝍠吉 𝍧吝	𝍠吉 𝍨災
𝍡咎 𝍠祥	𝍡咎 𝍡悔	𝍡咎 𝍢凶	𝍡咎 𝍣咎	𝍡咎 𝍤平	𝍡咎 𝍥休	𝍡咎 𝍦吉	𝍡咎 𝍧吝	𝍡咎 𝍨災
𝍢祥 𝍠祥	𝍢祥 𝍡悔	𝍢祥 𝍢凶	𝍢祥 𝍣咎	𝍢祥 𝍤平	𝍢祥 𝍥休	𝍢祥 𝍦吉	𝍢祥 𝍧吝	𝍢祥 𝍨災
𝍣吝 𝍠祥	𝍣吝 𝍡悔	𝍣吝 𝍢凶	𝍣吝 𝍣咎	𝍣吝 𝍤平	𝍣吝 𝍥休	𝍣吝 𝍦吉	𝍣吝 𝍧吝	𝍣吝 𝍨災
𝍤平 𝍠祥	𝍤平 𝍡悔	𝍤平 𝍢凶	𝍤平 𝍣咎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休	𝍤平 𝍦吉	𝍤平 𝍧吝	𝍤平 𝍨災
𝍥悔 𝍠祥	𝍥悔 𝍡悔	𝍥悔 𝍢凶	𝍥悔 𝍣咎	𝍥悔 𝍤平	𝍥悔 𝍥休	𝍥悔 𝍦吉	𝍥悔 𝍧吝	𝍥悔 𝍨災
𝍦災 𝍠祥	𝍦災 𝍡悔	𝍦災 𝍢凶	𝍦災 𝍣咎	𝍦災 𝍤平	𝍦災 𝍥休	𝍦災 𝍦吉	𝍦災 𝍧吝	𝍦災 𝍨災
𝍧休 𝍠祥	𝍧休 𝍡悔	𝍧休 𝍢凶	𝍧休 𝍣咎	𝍧休 𝍤平	𝍧休 𝍥休	𝍧休 𝍦吉	𝍧休 𝍧吝	𝍧休 𝍨災
𝍨凶 𝍠祥	𝍨凶 𝍡悔	𝍨凶 𝍢大	𝍨凶 𝍣咎	𝍨凶 𝍤平	𝍨凶 𝍥休	𝍨凶 𝍦吉	𝍨凶 𝍧吝	𝍨凶 𝍨災

𝍦𝍡懼七之二，天地始肅。

懼，有孚惕厲，終吉，君子畏命，小人畏令，酒食讌樂，凶。

𝍠吝 𝍠祥	𝍠吝 𝍡悔	𝍠吝 𝍢凶	𝍠吝 𝍣咎	𝍠吝 𝍤平	𝍠吝 𝍥休	𝍠吝 𝍦吉	𝍠吝 𝍧吝	𝍠吝 𝍨災
𝍡吉 𝍠祥	𝍡吉 𝍡悔	𝍡吉 𝍢凶	𝍡吉 𝍣咎	𝍡吉 𝍤平	𝍡吉 𝍥休	𝍡吉 𝍦元	𝍡吉 𝍧吝	𝍡吉 𝍨災
𝍢咎 𝍠祥	𝍢咎 𝍡悔	𝍢咎 𝍢凶	𝍢咎 𝍣咎	𝍢咎 𝍤平	𝍢咎 𝍥休	𝍢咎 𝍦吉	𝍢咎 𝍧吝	𝍢咎 𝍨災
𝍣災 𝍠祥	𝍣災 𝍡悔	𝍣災 𝍢凶	𝍣災 𝍣咎	𝍣災 𝍤平	𝍣災 𝍥休	𝍣災 𝍦吉	𝍣災 𝍧吝	𝍣災 𝍨災
𝍤平 𝍠祥	𝍤平 𝍡悔	𝍤平 𝍢凶	𝍤平 𝍣咎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休	𝍤平 𝍦吉	𝍤平 𝍧吝	𝍤平 𝍨災
𝍥祥 𝍠祥	𝍥祥 𝍡悔	𝍥祥 𝍢凶	𝍥祥 𝍣咎	𝍥祥 𝍤平	𝍥祥 𝍥休	𝍥祥 𝍦吉	𝍥祥 𝍧吝	𝍥祥 𝍨災
𝍦休 𝍠祥	𝍦休 𝍡悔	𝍦休 𝍢凶	𝍦休 𝍣咎	𝍦休 𝍤平	𝍦休 𝍥休	𝍦休 𝍦吉	𝍦休 𝍧吝	𝍦休 𝍨災
𝍧凶 𝍠祥	𝍧凶 𝍡悔	𝍧凶 𝍢大	𝍧凶 𝍣咎	𝍧凶 𝍤平	𝍧凶 𝍥休	𝍧凶 𝍦吉	𝍧凶 𝍧吝	𝍧凶 𝍨災
𝍨悔 𝍠祥	𝍨悔 𝍡悔	𝍨悔 𝍢凶	𝍨悔 𝍣咎	𝍨悔 𝍤平	𝍨悔 𝍥休	𝍨悔 𝍦吉	𝍨悔 𝍧吝	𝍨悔 𝍨災

𝍦𝍢除　七之三，禾乃登。

除，稊稗既去，嘉穀斯登，不利作興，君子攸行。

𝍠災 𝍠祥	𝍡吝 𝍠祥	𝍢吉 𝍠祥	𝍣休 𝍠祥	𝍤平 𝍠祥	𝍥咎 𝍠祥	𝍦凶 𝍠祥	𝍧悔 𝍠祥	𝍨祥 𝍠祥
𝍠災 𝍡悔	𝍡吝 𝍡悔	𝍢吉 𝍡悔	𝍣休 𝍡悔	𝍤平 𝍡悔	𝍥咎 𝍡悔	𝍦凶 𝍡悔	𝍧悔 𝍡悔	𝍨祥 𝍡悔
𝍠災 𝍢凶	𝍡吝 𝍢凶	𝍢吉 𝍢凶	𝍣休 𝍢凶	𝍤平 𝍢凶	𝍥咎 𝍢凶	𝍦凶 𝍢大	𝍧悔 𝍢凶	𝍨祥 𝍢凶
𝍠災 𝍣咎	𝍡吝 𝍣咎	𝍢吉 𝍣咎	𝍣休 𝍣咎	𝍤平 𝍣咎	𝍥咎 𝍣咎	𝍦凶 𝍣咎	𝍧悔 𝍣咎	𝍨祥 𝍣咎
𝍠災 𝍤平	𝍡吝 𝍤平	𝍢吉 𝍤平	𝍣休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咎 𝍤平	𝍦凶 𝍤平	𝍧悔 𝍤平	𝍨祥 𝍤平
𝍠災 𝍥休	𝍡吝 𝍥休	𝍢吉 𝍥休	𝍣休 𝍥休	𝍤平 𝍥休	𝍥咎 𝍥休	𝍦凶 𝍥休	𝍧悔 𝍥休	𝍨祥 𝍥休
𝍠災 𝍦吉	𝍡吝 𝍦吉	𝍢吉 𝍦元	𝍣休 𝍦吉	𝍤平 𝍦吉	𝍥咎 𝍦吉	𝍦凶 𝍦吉	𝍧悔 𝍦吉	𝍨祥 𝍦吉
𝍠災 𝍧吝	𝍡吝 𝍧吝	𝍢吉 𝍧吝	𝍣休 𝍧吝	𝍤平 𝍧吝	𝍥咎 𝍧吝	𝍦凶 𝍧吝	𝍧悔 𝍧吝	𝍨祥 𝍧吝
𝍠災 𝍨災	𝍡吝 𝍨災	𝍢吉 𝍨災	𝍣休 𝍨災	𝍤平 𝍨災	𝍥咎 𝍨災	𝍦凶 𝍨災	𝍧悔 𝍨災	𝍨祥 𝍨災

𝍦𝍣弱　七之四，白露，鴻鴈來。

弱，丈人厲，小子吉，不附不植，附則附失，艱貞無咎。

𝍠咎 𝍠祥	𝍡祥 𝍠祥	𝍢悔 𝍠祥	𝍣吉 𝍠祥	𝍤平 𝍠祥	𝍥凶 𝍠祥	𝍦吝 𝍠祥	𝍧災 𝍠祥	𝍨休 𝍠祥
𝍠咎 𝍡悔	𝍡祥 𝍡悔	𝍢悔 𝍡悔	𝍣吉 𝍡悔	𝍤平 𝍡悔	𝍥凶 𝍡悔	𝍦吝 𝍡悔	𝍧災 𝍡悔	𝍨休 𝍡悔
𝍠咎 𝍢凶	𝍡祥 𝍢凶	𝍢悔 𝍢凶	𝍣吉 𝍢凶	𝍤平 𝍢凶	𝍥凶 𝍢大	𝍦吝 𝍢凶	𝍧災 𝍢凶	𝍨休 𝍢凶
𝍠咎 𝍣咎	𝍡祥 𝍣咎	𝍢悔 𝍣咎	𝍣吉 𝍣咎	𝍤平 𝍣咎	𝍥凶 𝍣咎	𝍦吝 𝍣咎	𝍧災 𝍣咎	𝍨休 𝍣咎
𝍠咎 𝍤平	𝍡祥 𝍤平	𝍢悔 𝍤平	𝍣吉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凶 𝍤平	𝍦吝 𝍤平	𝍧災 𝍤平	𝍨休 𝍤平
𝍠咎 𝍥休	𝍡祥 𝍥休	𝍢悔 𝍥休	𝍣吉 𝍥休	𝍤平 𝍥休	𝍥凶 𝍥休	𝍦吝 𝍥休	𝍧災 𝍥休	𝍨休 𝍥休
𝍠咎 𝍦吉	𝍡祥 𝍦吉	𝍢悔 𝍦吉	𝍣吉 𝍦元	𝍤平 𝍦吉	𝍥凶 𝍦吉	𝍦吝 𝍦吉	𝍧災 𝍦吉	𝍨休 𝍦吉
𝍠咎 𝍧吝	𝍡祥 𝍧吝	𝍢悔 𝍧吝	𝍣吉 𝍧吝	𝍤平 𝍧吝	𝍥凶 𝍧吝	𝍦吝 𝍧吝	𝍧災 𝍧吝	𝍨休 𝍧吝
𝍠咎 𝍨災	𝍡祥 𝍨災	𝍢悔 𝍨災	𝍣吉 𝍨災	𝍤平 𝍨災	𝍥凶 𝍨災	𝍦吝 𝍨災	𝍧災 𝍨災	𝍨休 𝍨災

𝍦𝍤疾 七之五，玄鳥歸。

疾，節飲食，謹起居，無攸害。

𝍠平𝍠祥	𝍡平𝍠祥	𝍢平𝍠祥	𝍣平𝍠祥	𝍤吉𝍠祥	𝍥平𝍠祥	𝍦平𝍠祥	𝍧平𝍠祥	𝍨平𝍠祥
𝍠平𝍡悔	𝍡平𝍡悔	𝍢平𝍡悔	𝍣平𝍡悔	𝍤吉𝍡悔	𝍥平𝍡悔	𝍦平𝍡悔	𝍧平𝍡悔	𝍨平𝍡悔
𝍠平𝍢凶	𝍡平𝍢凶	𝍢平𝍢凶	𝍣平𝍢凶	𝍤吉𝍢大	𝍥平𝍢凶	𝍦平𝍢凶	𝍧平𝍢凶	𝍨平𝍢凶
𝍠平𝍣咎	𝍡平𝍣咎	𝍢平𝍣咎	𝍣平𝍣咎	𝍤吉𝍣咎	𝍥平𝍣咎	𝍦平𝍣咎	𝍧平𝍣咎	𝍨平𝍣咎
𝍠平𝍤平	𝍡平𝍤平	𝍢平𝍤平	𝍣平𝍤平	𝍤吉𝍤平	𝍥平𝍤平	𝍦平𝍤平	𝍧平𝍤平	𝍨平𝍤平
𝍠平𝍥休	𝍡平𝍥休	𝍢平𝍥休	𝍣平𝍥休	𝍤吉𝍥休	𝍥平𝍥休	𝍦平𝍥休	𝍧平𝍥休	𝍨平𝍥休
𝍠平𝍦吉	𝍡平𝍦吉	𝍢平𝍦吉	𝍣平𝍦吉	𝍤吉𝍦元	𝍥平𝍦吉	𝍦平𝍦吉	𝍧平𝍦吉	𝍨平𝍦吉
𝍠平𝍧吝	𝍡平𝍧吝	𝍢平𝍧吝	𝍣平𝍧吝	𝍤吉𝍧吝	𝍥平𝍧吝	𝍦平𝍧吝	𝍧平𝍧吝	𝍨平𝍧吝
𝍠平𝍨災	𝍡平𝍨災	𝍢平𝍨災	𝍣平𝍨災	𝍤吉𝍨災	𝍥平𝍨災	𝍦平𝍨災	𝍧平𝍨災	𝍨平𝍨災

𝍦𝍥競 七之六，群鳥養羞。

競，鳥走兔從，麥生茸茸，老夫丰容，争訟逆凶。

𝍠休𝍠祥	𝍡災𝍠祥	𝍢吝𝍠祥	𝍣凶𝍠祥	𝍤平𝍠祥	𝍥吉𝍠祥	𝍦悔𝍠祥	𝍧祥𝍠祥	𝍨咎𝍠祥
𝍠休𝍡悔	𝍡災𝍡悔	𝍢吝𝍡悔	𝍣凶𝍡悔	𝍤平𝍡悔	𝍥吉𝍡悔	𝍦悔𝍡悔	𝍧祥𝍡悔	𝍨咎𝍡悔
𝍠休𝍢凶	𝍡災𝍢凶	𝍢吝𝍢凶	𝍣凶𝍢大	𝍤平𝍢凶	𝍥吉𝍢凶	𝍦悔𝍢凶	𝍧祥𝍢凶	𝍨咎𝍢凶
𝍠休𝍣咎	𝍡災𝍣咎	𝍢吝𝍣咎	𝍣凶𝍣咎	𝍤平𝍣咎	𝍥吉𝍣咎	𝍦悔𝍣咎	𝍧祥𝍣咎	𝍨咎𝍣咎
𝍠休𝍤平	𝍡災𝍤平	𝍢吝𝍤平	𝍣凶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吉𝍤平	𝍦悔𝍤平	𝍧祥𝍤平	𝍨咎𝍤平
𝍠休𝍥休	𝍡災𝍥休	𝍢吝𝍥休	𝍣凶𝍥休	𝍤平𝍥休	𝍥吉𝍥休	𝍦悔𝍥休	𝍧祥𝍥休	𝍨咎𝍥休
𝍠休𝍦吉	𝍡災𝍦吉	𝍢吝𝍦吉	𝍣凶𝍦吉	𝍤平𝍦吉	𝍥吉𝍦元	𝍦悔𝍦吉	𝍧祥𝍦吉	𝍨咎𝍦吉
𝍠休𝍧吝	𝍡災𝍧吝	𝍢吝𝍧吝	𝍣凶𝍧吝	𝍤平𝍧吝	𝍥吉𝍧吝	𝍦悔𝍧吝	𝍧祥𝍧吝	𝍨咎𝍧吝
𝍠休𝍨災	𝍡災𝍨災	𝍢吝𝍨災	𝍣凶𝍨災	𝍤平𝍨災	𝍥吉𝍨災	𝍦悔𝍨災	𝍧祥𝍨災	𝍨咎𝍨災

𝍦𝍦分七之七，秋分，雷乃收聲。

分，長短均平，潮馳月盈，君子利貞，小人勿乘。

𝍠祥𝍠祥 𝍡悔𝍠祥 𝍢凶𝍠祥 𝍣咎𝍠祥 𝍤平𝍠祥 𝍥休𝍠祥 𝍦吉𝍠祥 𝍧吝𝍠祥 𝍨災𝍠祥

𝍠祥𝍡悔 𝍡悔𝍡悔 𝍢凶𝍡悔 𝍣咎𝍡悔 𝍤平𝍡悔 𝍥休𝍡悔 𝍦吉𝍡悔 𝍧吝𝍡悔 𝍨災𝍡悔

𝍠祥𝍢凶 𝍡悔𝍢凶 𝍢凶𝍢大 𝍣咎𝍢凶 𝍤平𝍢凶 𝍥休𝍢凶 𝍦吉𝍢凶 𝍧吝𝍢凶 𝍨災𝍢凶

𝍠祥𝍣咎 𝍡悔𝍣咎 𝍢凶𝍣咎 𝍣咎𝍣咎 𝍤平𝍣咎 𝍥休𝍣咎 𝍦吉𝍣咎 𝍧吝𝍣咎 𝍨災𝍣咎

𝍠祥𝍤平 𝍡悔𝍤平 𝍢凶𝍤平 𝍣咎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休𝍤平 𝍦吉𝍤平 𝍧吝𝍤平 𝍨災𝍤平

𝍠祥𝍥休 𝍡悔𝍥休 𝍢凶𝍥休 𝍣咎𝍥休 𝍤平𝍥休 𝍥休𝍥休 𝍦吉𝍥休 𝍧吝𝍥休 𝍨災𝍥休

𝍠祥𝍦吉 𝍡悔𝍦吉 𝍢凶𝍦吉 𝍣咎𝍦吉 𝍤平𝍦吉 𝍥休𝍦吉 𝍦吉𝍦元 𝍧吝𝍦吉 𝍨災𝍦吉

𝍠祥𝍧吝 𝍡悔𝍧吝 𝍢凶𝍧吝 𝍣咎𝍧吝 𝍤平𝍧吝 𝍥休𝍧吝 𝍦吉𝍧吝 𝍧吝𝍧吝 𝍨災𝍧吝

𝍠祥𝍨災 𝍡悔𝍨災 𝍢凶𝍨災 𝍣咎𝍨災 𝍤平𝍨災 𝍥休𝍨災 𝍦吉𝍨災 𝍧吝𝍨災 𝍨災𝍨災

𝍧𝍦訟七之八，蟄蟲壞户。

訟，内訟吉，勿有言，不利有攸往。

𝍠悔𝍠祥 𝍡凶𝍠祥 𝍢休𝍠祥 𝍣祥𝍠祥 𝍤平𝍠祥 𝍥災𝍠祥 𝍦咎𝍠祥 𝍧吉𝍠祥 𝍨吝𝍠祥

𝍠悔𝍡悔 𝍡凶𝍡悔 𝍢休𝍡悔 𝍣祥𝍡悔 𝍤平𝍡悔 𝍥災𝍡悔 𝍦咎𝍡悔 𝍧吉𝍡悔 𝍨吝𝍡悔

𝍠悔𝍢凶 𝍡凶𝍢大 𝍢休𝍢凶 𝍣祥𝍢凶 𝍤平𝍢凶 𝍥災𝍢凶 𝍦咎𝍢凶 𝍧吉𝍢凶 𝍨吝𝍢凶

𝍠悔𝍣咎 𝍡凶𝍣咎 𝍢休𝍣咎 𝍣祥𝍣咎 𝍤平𝍣咎 𝍥災𝍣咎 𝍦咎𝍣咎 𝍧吉𝍣咎 𝍨吝𝍣咎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休 𝍡凶𝍥休 𝍢休𝍥休 𝍣祥𝍥休 𝍤平𝍥休 𝍥災𝍥休 𝍦咎𝍥休 𝍧吉𝍥休 𝍨吝𝍥休

𝍠悔𝍦吉 𝍡凶𝍦吉 𝍢休𝍦吉 𝍣祥𝍦吉 𝍤平𝍦吉 𝍥災𝍦吉 𝍦咎𝍦吉 𝍧吉𝍦元 𝍨吝𝍦吉

𝍠悔𝍧吝 𝍡凶𝍧吝 𝍢休𝍧吝 𝍣祥𝍧吝 𝍤平𝍧吝 𝍥災𝍧吝 𝍦咎𝍧吝 𝍧吉𝍧吝 𝍨吝𝍧吝

𝍠悔𝍨災 𝍡凶𝍨災 𝍢休𝍨災 𝍣祥𝍨災 𝍤平𝍨災 𝍥災𝍨災 𝍦咎𝍨災 𝍧吉𝍨災 𝍨吝𝍨災

𝍦𝍨收七之九。

收，一氣酋揫，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

𝍠凶𝍠祥　𝍡休𝍠祥　𝍢災𝍠祥　𝍣悔𝍠祥　𝍤平𝍠祥　𝍥吝𝍠祥　𝍦祥𝍠祥　𝍧咎𝍠祥　𝍨吉𝍠祥

𝍠凶𝍡悔　𝍡休𝍡悔　𝍢災𝍡悔　𝍣悔𝍡悔　𝍤平𝍡悔　𝍥吝𝍡悔　𝍦祥𝍡悔　𝍧咎𝍡悔　𝍨吉𝍡悔

𝍠凶𝍢大　𝍡休𝍢凶　𝍢災𝍢凶　𝍣悔𝍢凶　𝍤平𝍢凶　𝍥吝𝍢凶　𝍦祥𝍢凶　𝍧咎𝍢凶　𝍨吉𝍢凶

𝍠凶𝍣咎　𝍡休𝍣咎　𝍢災𝍣咎　𝍣悔𝍣咎　𝍤平𝍣咎　𝍥吝𝍣咎　𝍦祥𝍣咎　𝍧咎𝍣咎　𝍨吉𝍣咎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休　𝍡休𝍥休　𝍢災𝍥休　𝍣悔𝍥休　𝍤平𝍥休　𝍥吝𝍥休　𝍦祥𝍥休　𝍧咎𝍥休　𝍨吉𝍥休

𝍠凶𝍦吉　𝍡休𝍦吉　𝍢災𝍦吉　𝍣悔𝍦吉　𝍤平𝍦吉　𝍥吝𝍦吉　𝍦祥𝍦吉　𝍧咎𝍦吉　𝍨吉𝍦元

𝍠凶𝍧吝　𝍡休𝍧吝　𝍢災𝍧吝　𝍣悔𝍧吝　𝍤平𝍧吝　𝍥吝𝍧吝　𝍦祥𝍧吝　𝍧咎𝍧吝　𝍨吉𝍧吝

𝍠凶𝍨災　𝍡休𝍨災　𝍢災𝍨災　𝍣悔𝍨災　𝍤平𝍨災　𝍥吝𝍨災　𝍦祥𝍨災　𝍧咎𝍨災　𝍨吉𝍨災

𝍧𝍠實八之一，水始涸。

實，碩果于叢，仁復于宮，應感不窮，永貞吉。

𝍠吉𝍠悔　𝍡咎𝍠悔　𝍢祥𝍠悔　𝍣吝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悔𝍠悔　𝍦災𝍠悔　𝍧休𝍠悔　𝍨凶𝍠悔

𝍠吉𝍡凶　𝍡咎𝍡凶　𝍢祥𝍡凶　𝍣吝𝍡凶　𝍤平𝍡凶　𝍥悔𝍡凶　𝍦災𝍡凶　𝍧休𝍡凶　𝍨凶𝍡大

𝍠吉𝍢休　𝍡咎𝍢休　𝍢祥𝍢休　𝍣吝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悔𝍢休　𝍦災𝍢休　𝍧休𝍢休　𝍨凶𝍢休

𝍠吉𝍣祥　𝍡咎𝍣祥　𝍢祥𝍣祥　𝍣吝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悔𝍣祥　𝍦災𝍣祥　𝍧休𝍣祥　𝍨凶𝍣祥

𝍠吉𝍤平　𝍡咎𝍤平　𝍢祥𝍤平　𝍣吝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悔𝍤平　𝍦災𝍤平　𝍧休𝍤平　𝍨凶𝍤平

𝍠吉𝍥災　𝍡咎𝍥災　𝍢祥𝍥災　𝍣吝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悔𝍥災　𝍦災𝍥災　𝍧休𝍥災　𝍨凶𝍥災

𝍠吉𝍦咎　𝍡咎𝍦咎　𝍢祥𝍦咎　𝍣吝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悔𝍦咎　𝍦災𝍦咎　𝍧休𝍦咎　𝍨凶𝍦咎

𝍠吉𝍧元　𝍡咎𝍧吉　𝍢祥𝍧吉　𝍣吝𝍧吉　𝍤平𝍧吉　𝍥悔𝍧吉　𝍦災𝍧吉　𝍧休𝍧吉　𝍨凶𝍧吉

𝍠吉𝍨吝　𝍡咎𝍨吝　𝍢祥𝍨吝　𝍣吝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悔𝍨吝　𝍦災𝍨吝　𝍧休𝍨吝　𝍨凶𝍨吝

𝍧𝍡賓八之二，寒露，鴻鴈來賓。

賓，俊用民用章，❶觀國之光，利用于王，❷大有吉慶。

𝍠吝𝍠悔　𝍡吉𝍠悔　𝍢咎𝍠悔　𝍣災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祥𝍠悔　𝍦休𝍠悔　𝍧凶𝍠悔　𝍨悔𝍠悔
𝍠吝𝍡凶　𝍡吉𝍡凶　𝍢咎𝍡凶　𝍣災𝍡凶　𝍤平𝍡凶　𝍥祥𝍡凶　𝍦休𝍡凶　𝍧凶𝍡大　𝍨悔𝍡凶
𝍠吝𝍢休　𝍡吉𝍢休　𝍢咎𝍢休　𝍣災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祥𝍢休　𝍦休𝍢休　𝍧凶𝍢休　𝍨悔𝍢休
𝍠吝𝍣祥　𝍡吉𝍣祥　𝍢咎𝍣祥　𝍣災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祥𝍣祥　𝍦休𝍣祥　𝍧凶𝍣祥　𝍨悔𝍣祥
𝍠吝𝍤平　𝍡吉𝍤平　𝍢咎𝍤平　𝍣災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祥𝍤平　𝍦休𝍤平　𝍧凶𝍤平　𝍨悔𝍤平
𝍠吝𝍥災　𝍡吉𝍥災　𝍢咎𝍥災　𝍣災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祥𝍥災　𝍦休𝍥災　𝍧凶𝍥災　𝍨悔𝍥災
𝍠吝𝍦咎　𝍡吉𝍦咎　𝍢咎𝍦咎　𝍣災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祥𝍦咎　𝍦休𝍦咎　𝍧凶𝍦咎　𝍨悔𝍦咎
𝍠吝𝍧吉　𝍡吉𝍧元　𝍢咎𝍧吉　𝍣災𝍧吉　𝍤平𝍧吉　𝍥祥𝍧吉　𝍦休𝍧吉　𝍧凶𝍧吉　𝍨悔𝍧吉
𝍠吝𝍨吝　𝍡吉𝍨吝　𝍢咎𝍨吝　𝍣災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祥𝍨吝　𝍦休𝍨吝　𝍧凶𝍨吝　𝍨悔𝍨吝

𝍧𝍢危八之三，爵入大水爲蛤。

危，厲，無咎，知險而懼，懼不失正，自天有命，不利涉大川。

𝍠災𝍠悔　𝍡吝𝍠悔　𝍢吉𝍠悔　𝍣休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咎𝍠悔　𝍦凶𝍠悔　𝍧悔𝍠悔　𝍨祥𝍠悔
𝍠災𝍡凶　𝍡吝𝍡凶　𝍢吉𝍡凶　𝍣休𝍡凶　𝍤平𝍡凶　𝍥咎𝍡凶　𝍦凶𝍡大　𝍧悔𝍡凶　𝍨祥𝍡凶
𝍠災𝍢休　𝍡吝𝍢休　𝍢吉𝍢休　𝍣休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咎𝍢休　𝍦凶𝍢休　𝍧悔𝍢休　𝍨祥𝍢休
𝍠災𝍣祥　𝍡吝𝍣祥　𝍢吉𝍣祥　𝍣休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咎𝍣祥　𝍦凶𝍣祥　𝍧悔𝍣祥　𝍨祥𝍣祥
𝍠災𝍤平　𝍡吝𝍤平　𝍢吉𝍤平　𝍣休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咎𝍤平　𝍦凶𝍤平　𝍧悔𝍤平　𝍨祥𝍤平
𝍠災𝍥災　𝍡吝𝍥災　𝍢吉𝍥災　𝍣休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咎𝍥災　𝍦凶𝍥災　𝍧悔𝍥災　𝍨祥𝍥災
𝍠災𝍦咎　𝍡吝𝍦咎　𝍢吉𝍦咎　𝍣休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咎𝍦咎　𝍦凶𝍦咎　𝍧悔𝍦咎　𝍨祥𝍦咎
𝍠災𝍧吉　𝍡吝𝍧吉　𝍢吉𝍧元　𝍣休𝍧吉　𝍤平𝍧吉　𝍥咎𝍧吉　𝍦凶𝍧吉　𝍧悔𝍧吉　𝍨祥𝍧吉
𝍠災𝍨吝　𝍡吝𝍨吝　𝍢吉𝍨吝　𝍣休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咎𝍨吝　𝍦凶𝍨吝　𝍧悔𝍨吝　𝍨祥𝍨吝

❶ 上「用」字，疑衍，參見《洪範皇極内篇》卷五。
❷ 「用」，當作「賓」，參見《洪範皇極内篇》卷五。

𝍧𝍣堅 八之四，鞠有黃華。

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陳凶。

𝍠咎𝍠悔　𝍡祥𝍠悔　𝍢悔𝍠悔　𝍣吉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凶𝍠悔　𝍦吝𝍠悔　𝍧災𝍠悔　𝍨休𝍠悔
𝍠咎𝍡凶　𝍡祥𝍡凶　𝍢悔𝍡凶　𝍣吉𝍡凶　𝍤平𝍡凶　𝍥凶𝍡大　𝍦吝𝍡凶　𝍧災𝍡凶　𝍨休𝍡凶
𝍠咎𝍢休　𝍡祥𝍢休　𝍢悔𝍢休　𝍣吉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凶𝍢休　𝍦吝𝍢休　𝍧災𝍢休　𝍨休𝍢休
𝍠咎𝍣祥　𝍡祥𝍣祥　𝍢悔𝍣祥　𝍣吉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凶𝍣祥　𝍦吝𝍣祥　𝍧災𝍣祥　𝍨休𝍣祥
𝍠咎𝍤平　𝍡祥𝍤平　𝍢悔𝍤平　𝍣吉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凶𝍤平　𝍦吝𝍤平　𝍧災𝍤平　𝍨休𝍤平
𝍠咎𝍥災　𝍡祥𝍥災　𝍢悔𝍥災　𝍣吉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凶𝍥災　𝍦吝𝍥災　𝍧災𝍥災　𝍨休𝍥災
𝍠咎𝍦咎　𝍡祥𝍦咎　𝍢悔𝍦咎　𝍣吉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凶𝍦咎　𝍦吝𝍦咎　𝍧災𝍦咎　𝍨休𝍦咎
𝍠咎𝍧吉　𝍡祥𝍧吉　𝍢悔𝍧吉　𝍣吉𝍧元　𝍤平𝍧吉　𝍥凶𝍧吉　𝍦吝𝍧吉　𝍧災𝍧吉　𝍨休𝍧吉
𝍠咎𝍨吝　𝍡祥𝍨吝　𝍢悔𝍨吝　𝍣吉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凶𝍨吝　𝍦吝𝍨吝　𝍧災𝍨吝　𝍨休𝍨吝

𝍧𝍤革 八之五，霜降，豺祭獸。

革，利貞，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

𝍠平𝍠悔　𝍡平𝍠悔　𝍢平𝍠悔　𝍣平𝍠悔　𝍤吉𝍠悔　𝍥平𝍠悔　𝍦平𝍠悔　𝍧平𝍠悔　𝍨平𝍠悔
𝍠平𝍡凶　𝍡平𝍡凶　𝍢平𝍡凶　𝍣平𝍡凶　𝍤吉𝍡大　𝍥平𝍡凶　𝍦平𝍡凶　𝍧平𝍡凶　𝍨平𝍡凶
𝍠平𝍢休　𝍡平𝍢休　𝍢平𝍢休　𝍣平𝍢休　𝍤吉𝍢休　𝍥平𝍢休　𝍦平𝍢休　𝍧平𝍢休　𝍨平𝍢休
𝍠平𝍣祥　𝍡平𝍣祥　𝍢平𝍣祥　𝍣平𝍣祥　𝍤吉𝍣祥　𝍥平𝍣祥　𝍦平𝍣祥　𝍧平𝍣祥　𝍨平𝍣祥
𝍠平𝍤平　𝍡平𝍤平　𝍢平𝍤平　𝍣平𝍤平　𝍤吉𝍤平　𝍥平𝍤平　𝍦平𝍤平　𝍧平𝍤平　𝍨平𝍤平
𝍠平𝍥災　𝍡平𝍥災　𝍢平𝍥災　𝍣平𝍥災　𝍤吉𝍥災　𝍥平𝍥災　𝍦平𝍥災　𝍧平𝍥災　𝍨平𝍥災
𝍠平𝍦咎　𝍡平𝍦咎　𝍢平𝍦咎　𝍣平𝍦咎　𝍤吉𝍦咎　𝍥平𝍦咎　𝍦平𝍦咎　𝍧平𝍦咎　𝍨平𝍦咎
𝍠平𝍧吉　𝍡平𝍧吉　𝍢平𝍧吉　𝍣平𝍧吉　𝍤吉𝍧元　𝍥平𝍧吉　𝍦平𝍧吉　𝍧平𝍧吉　𝍨平𝍧吉
𝍠平𝍨吝　𝍡平𝍨吝　𝍢平𝍨吝　𝍣平𝍨吝　𝍤吉𝍨吝　𝍥平𝍨吝　𝍦平𝍨吝　𝍧平𝍨吝　𝍨平𝍨吝

𝍥𝍧報八之六，草木黃落。

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

𝍠休𝍠悔 𝍡災𝍠悔 𝍢吝𝍠悔 𝍣凶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吉𝍠悔 𝍦悔𝍠悔 𝍧祥𝍠悔 𝍨咎𝍠悔

𝍠休𝍡凶 𝍡災𝍡凶 𝍢吝𝍡凶 𝍣凶𝍡大 𝍤平𝍡凶 𝍥吉𝍡凶 𝍦悔𝍡凶 𝍧祥𝍡凶 𝍨咎𝍡凶

𝍠休𝍢休 𝍡災𝍢休 𝍢吝𝍢休 𝍣凶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吉𝍢休 𝍦悔𝍢休 𝍧祥𝍢休 𝍨咎𝍢休

𝍠休𝍣祥 𝍡災𝍣祥 𝍢吝𝍣祥 𝍣凶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吉𝍣祥 𝍦悔𝍣祥 𝍧祥𝍣祥 𝍨咎𝍣祥

𝍠休𝍤平 𝍡災𝍤平 𝍢吝𝍤平 𝍣凶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吉𝍤平 𝍦悔𝍤平 𝍧祥𝍤平 𝍨咎𝍤平

𝍠休𝍥災 𝍡災𝍥災 𝍢吝𝍥災 𝍣凶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吉𝍥災 𝍦悔𝍥災 𝍧祥𝍥災 𝍨咎𝍥災

𝍠休𝍦咎 𝍡災𝍦咎 𝍢吝𝍦咎 𝍣凶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吉𝍦咎 𝍦悔𝍦咎 𝍧祥𝍦咎 𝍨咎𝍦咎

𝍠休𝍧吉 𝍡災𝍧吉 𝍢吝𝍧吉 𝍣凶𝍧吉 𝍤平𝍧吉 𝍥吉𝍧元 𝍦悔𝍧吉 𝍧祥𝍧吉 𝍨咎𝍧吉

𝍠休𝍨吝 𝍡災𝍨吝 𝍢吝𝍨吝 𝍣凶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吉𝍨吝 𝍦悔𝍨吝 𝍧祥𝍨吝 𝍨咎𝍨吝

𝍦𝍧止八之七，蟄蟲咸俯。

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思出位，越常凶，征吝。

𝍠祥𝍠悔 𝍡悔𝍠悔 𝍢凶𝍠悔 𝍣咎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休𝍠悔 𝍦吉𝍠悔 𝍧吝𝍠悔 𝍨災𝍠悔

𝍠祥𝍡凶 𝍡悔𝍡凶 𝍢凶𝍡大 𝍣咎𝍡凶 𝍤平𝍡凶 𝍥休𝍡凶 𝍦吉𝍡凶 𝍧吝𝍡凶 𝍨災𝍡凶

𝍠祥𝍢休 𝍡悔𝍢休 𝍢凶𝍢休 𝍣咎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休𝍢休 𝍦吉𝍢休 𝍧吝𝍢休 𝍨災𝍢休

𝍠祥𝍣祥 𝍡悔𝍣祥 𝍢凶𝍣祥 𝍣咎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休𝍣祥 𝍦吉𝍣祥 𝍧吝𝍣祥 𝍨災𝍣祥

𝍠祥𝍤平 𝍡悔𝍤平 𝍢凶𝍤平 𝍣咎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休𝍤平 𝍦吉𝍤平 𝍧吝𝍤平 𝍨災𝍤平

𝍠祥𝍥災 𝍡悔𝍥災 𝍢凶𝍥災 𝍣咎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休𝍥災 𝍦吉𝍥災 𝍧吝𝍥災 𝍨災𝍥災

𝍠祥𝍦咎 𝍡悔𝍦咎 𝍢凶𝍦咎 𝍣咎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休𝍦咎 𝍦吉𝍦咎 𝍧吝𝍦咎 𝍨災𝍦咎

𝍠祥𝍧吉 𝍡悔𝍧吉 𝍢凶𝍧吉 𝍣咎𝍧吉 𝍤平𝍧吉 𝍥休𝍧吉 𝍦吉𝍧元 𝍧吝𝍧吉 𝍨災𝍧吉

𝍠祥𝍨吝 𝍡悔𝍨吝 𝍢凶𝍨吝 𝍣咎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休𝍨吝 𝍦吉𝍨吝 𝍧吝𝍨吝 𝍨災𝍨吝

𝍧𝍧戎八之八，立冬，水始涸。

戎，貞吉，戰血玄黃，陽亢有傷，君子克臧，惟智之藏，利征伐。

𝍠悔𝍠悔 𝍡凶𝍠悔 𝍢休𝍠悔 𝍣祥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災𝍠悔 𝍦咎𝍠悔 𝍧吉𝍠悔 𝍨吝𝍠悔

𝍠悔𝍡凶 𝍡凶𝍡大 𝍢休𝍡凶 𝍣祥𝍡凶 𝍤平𝍡凶 𝍥災𝍡凶 𝍦咎𝍡凶 𝍧吉𝍡凶 𝍨吝𝍡凶

𝍠悔𝍢休 𝍡凶𝍢休 𝍢休𝍢休 𝍣祥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災𝍢休 𝍦咎𝍢休 𝍧吉𝍢休 𝍨吝𝍢休

𝍠悔𝍣祥 𝍡凶𝍣祥 𝍢休𝍣祥 𝍣祥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災𝍣祥 𝍦咎𝍣祥 𝍧吉𝍣祥 𝍨吝𝍣祥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災 𝍡凶𝍥災 𝍢休𝍥災 𝍣祥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災𝍥災 𝍦咎𝍥災 𝍧吉𝍥災 𝍨吝𝍥災

𝍠悔𝍦咎 𝍡凶𝍦咎 𝍢休𝍦咎 𝍣祥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災𝍦咎 𝍦咎𝍦咎 𝍧吉𝍦咎 𝍨吝𝍦咎

𝍠悔𝍧吉 𝍡凶𝍧吉 𝍢休𝍧吉 𝍣祥𝍧吉 𝍤平𝍧吉 𝍥災𝍧吉 𝍦咎𝍧吉 𝍧吉𝍧元 𝍨吝𝍧吉

𝍠悔𝍨吝 𝍡凶𝍨吝 𝍢休𝍨吝 𝍣祥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災𝍨吝 𝍦咎𝍨吝 𝍧吉𝍨吝 𝍨吝𝍨吝

𝍧𝍨結八之九。

結，百穀其成，庶績其凝，履霜堅冰，婚媾吉，争訟凶。

𝍠凶𝍠悔 𝍡休𝍠悔 𝍢災𝍠悔 𝍣悔𝍠悔 𝍤平𝍠悔 𝍥吝𝍠悔 𝍦祥𝍠悔 𝍧咎𝍠悔 𝍨吉𝍠悔

𝍠凶𝍡大 𝍡休𝍡凶 𝍢災𝍡凶 𝍣悔𝍡凶 𝍤平𝍡凶 𝍥吝𝍡凶 𝍦祥𝍡凶 𝍧咎𝍡凶 𝍨吉𝍡凶

𝍠凶𝍢休 𝍡休𝍢休 𝍢災𝍢休 𝍣悔𝍢休 𝍤平𝍢休 𝍥吝𝍢休 𝍦祥𝍢休 𝍧咎𝍢休 𝍨吉𝍢休

𝍠凶𝍣祥 𝍡休𝍣祥 𝍢災𝍣祥 𝍣悔𝍣祥 𝍤平𝍣祥 𝍥吝𝍣祥 𝍦祥𝍣祥 𝍧咎𝍣祥 𝍨吉𝍣祥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災 𝍡休𝍥災 𝍢災𝍥災 𝍣悔𝍥災 𝍤平𝍥災 𝍥吝𝍥災 𝍦祥𝍥災 𝍧咎𝍥災 𝍨吉𝍥災

𝍠凶𝍦咎 𝍡休𝍦咎 𝍢災𝍦咎 𝍣悔𝍦咎 𝍤平𝍦咎 𝍥吝𝍦咎 𝍦祥𝍦咎 𝍧咎𝍦咎 𝍨吉𝍦咎

𝍠凶𝍧吉 𝍡休𝍧吉 𝍢災𝍧吉 𝍣悔𝍧吉 𝍤平𝍧吉 𝍥吝𝍧吉 𝍦祥𝍧吉 𝍧咎𝍧吉 𝍨吉𝍧元

𝍠凶𝍨吝 𝍡休𝍨吝 𝍢災𝍨吝 𝍣悔𝍨吝 𝍤平𝍨吝 𝍥吝𝍨吝 𝍦祥𝍨吝 𝍧咎𝍨吝 𝍨吉𝍨吝

𝍨𝍠養九之一，地始凍。

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大體，小人小體。

𝍠吉 𝍠凶	𝍡咎 𝍠凶	𝍢祥 𝍠凶	𝍣吝 𝍠凶	𝍤平 𝍠凶	𝍥悔 𝍠凶	𝍦災 𝍠凶	𝍧休 𝍠凶	𝍨凶 𝍠大
𝍠吉 𝍡休	𝍡咎 𝍡休	𝍢祥 𝍡休	𝍣吝 𝍡休	𝍤平 𝍡休	𝍥悔 𝍡休	𝍦災 𝍡休	𝍧休 𝍡休	𝍨凶 𝍡休
𝍠吉 𝍢災	𝍡咎 𝍢災	𝍢祥 𝍢災	𝍣吝 𝍢災	𝍤平 𝍢災	𝍥悔 𝍢災	𝍦災 𝍢災	𝍧休 𝍢災	𝍨凶 𝍢災
𝍠吉 𝍣悔	𝍡咎 𝍣悔	𝍢祥 𝍣悔	𝍣吝 𝍣悔	𝍤平 𝍣悔	𝍥悔 𝍣悔	𝍦災 𝍣悔	𝍧休 𝍣悔	𝍨凶 𝍣悔
𝍠吉 𝍤平	𝍡咎 𝍤平	𝍢祥 𝍤平	𝍣吝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悔 𝍤平	𝍦災 𝍤平	𝍧休 𝍤平	𝍨凶 𝍤平
𝍠吉 𝍥吝	𝍡咎 𝍥吝	𝍢祥 𝍥吝	𝍣吝 𝍥吝	𝍤平 𝍥吝	𝍥悔 𝍥吝	𝍦災 𝍥吝	𝍧休 𝍥吝	𝍨凶 𝍥吝
𝍠吉 𝍦祥	𝍡咎 𝍦祥	𝍢祥 𝍦祥	𝍣吝 𝍦祥	𝍤平 𝍦祥	𝍥悔 𝍦祥	𝍦災 𝍦祥	𝍧休 𝍦祥	𝍨凶 𝍦祥
𝍠吉 𝍧咎	𝍡咎 𝍧咎	𝍢祥 𝍧咎	𝍣吝 𝍧咎	𝍤平 𝍧咎	𝍥悔 𝍧咎	𝍦災 𝍧咎	𝍧休 𝍧咎	𝍨凶 𝍧咎
𝍠吉 𝍨元	𝍡咎 𝍨吉	𝍢祥 𝍨吉	𝍣吝 𝍨吉	𝍤平 𝍨吉	𝍥悔 𝍨吉	𝍦災 𝍨吉	𝍧休 𝍨吉	𝍨凶 𝍨吉

𝍨𝍡遇九之二，雉入大水爲蜃。

遇，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爲周之師，自天祐之。勿娶女，凶。

𝍠吝 𝍠凶	𝍡吉 𝍠凶	𝍢咎 𝍠凶	𝍣災 𝍠凶	𝍤平 𝍠凶	𝍥祥 𝍠凶	𝍦休 𝍠凶	𝍧凶 𝍠大	𝍨悔 𝍠凶
𝍠吝 𝍡休	𝍡吉 𝍡休	𝍢咎 𝍡休	𝍣災 𝍡休	𝍤平 𝍡休	𝍥祥 𝍡休	𝍦休 𝍡休	𝍧凶 𝍡休	𝍨悔 𝍡休
𝍠吝 𝍢災	𝍡吉 𝍢災	𝍢咎 𝍢災	𝍣災 𝍢災	𝍤平 𝍢災	𝍥祥 𝍢災	𝍦休 𝍢災	𝍧凶 𝍢災	𝍨悔 𝍢災
𝍠吝 𝍣悔	𝍡吉 𝍣悔	𝍢咎 𝍣悔	𝍣災 𝍣悔	𝍤平 𝍣悔	𝍥祥 𝍣悔	𝍦休 𝍣悔	𝍧凶 𝍣悔	𝍨悔 𝍣悔
𝍠吝 𝍤平	𝍡吉 𝍤平	𝍢咎 𝍤平	𝍣災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祥 𝍤平	𝍦休 𝍤平	𝍧凶 𝍤平	𝍨悔 𝍤平
𝍠吝 𝍥吝	𝍡吉 𝍥吝	𝍢咎 𝍥吝	𝍣災 𝍥吝	𝍤平 𝍥吝	𝍥祥 𝍥吝	𝍦休 𝍥吝	𝍧凶 𝍥吝	𝍨悔 𝍥吝
𝍠吝 𝍦祥	𝍡吉 𝍦祥	𝍢咎 𝍦祥	𝍣災 𝍦祥	𝍤平 𝍦祥	𝍥祥 𝍦祥	𝍦休 𝍦祥	𝍧凶 𝍦祥	𝍨悔 𝍦祥
𝍠吝 𝍧咎	𝍡吉 𝍧咎	𝍢咎 𝍧咎	𝍣災 𝍧咎	𝍤平 𝍧咎	𝍥祥 𝍧咎	𝍦休 𝍧咎	𝍧凶 𝍧咎	𝍨悔 𝍧咎
𝍠吝 𝍨吉	𝍡吉 𝍨元	𝍢咎 𝍨吉	𝍣災 𝍨吉	𝍤平 𝍨吉	𝍥祥 𝍨吉	𝍦休 𝍨吉	𝍧凶 𝍨吉	𝍨悔 𝍨吉

𝍨𝍢勝九之三，小雪，虹藏不見。

勝，厲貞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大　𝍠凶　𝍠凶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𝍠災　𝍡吝　𝍢吉　𝍣休　𝍤平　𝍥咎　𝍦凶　𝍧悔　𝍨祥
𝍨吉　𝍨吉　𝍨元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𝍣囚九之四，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囚，厲，利用獄，不利有攸往。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大　𝍠凶　𝍠凶　𝍠凶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𝍡休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𝍢災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𝍣悔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𝍥吝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𝍦祥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𝍧咎
𝍠咎　𝍡祥　𝍢悔　𝍣吉　𝍤平　𝍥凶　𝍦吝　𝍧災　𝍨休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元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吉

𝍨𝍤壬九之五，閉塞而成冬。

壬，惟水之神，外暗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

𝍠平 𝍠凶	𝍡平 𝍠凶	𝍢平 𝍠凶	𝍣平 𝍠凶	𝍤吉 𝍠大	𝍥平 𝍠凶	𝍦平 𝍠凶	𝍧平 𝍠凶	𝍨平 𝍠凶
𝍠平 𝍡休	𝍡平 𝍡休	𝍢平 𝍡休	𝍣平 𝍡休	𝍤吉 𝍡休	𝍥平 𝍡休	𝍦平 𝍡休	𝍧平 𝍡休	𝍨平 𝍡休
𝍠平 𝍢災	𝍡平 𝍢災	𝍢平 𝍢災	𝍣平 𝍢災	𝍤吉 𝍢災	𝍥平 𝍢災	𝍦平 𝍢災	𝍧平 𝍢災	𝍨平 𝍢災
𝍠平 𝍣悔	𝍡平 𝍣悔	𝍢平 𝍣悔	𝍣平 𝍣悔	𝍤吉 𝍣悔	𝍥平 𝍣悔	𝍦平 𝍣悔	𝍧平 𝍣悔	𝍨平 𝍣悔
𝍠平 𝍤平	𝍡平 𝍤平	𝍢平 𝍤平	𝍣平 𝍤平	𝍤吉 𝍤平	𝍥平 𝍤平	𝍦平 𝍤平	𝍧平 𝍤平	𝍨平 𝍤平
𝍠平 𝍥吝	𝍡平 𝍥吝	𝍢平 𝍥吝	𝍣平 𝍥吝	𝍤吉 𝍥吝	𝍥平 𝍥吝	𝍦平 𝍥吝	𝍧平 𝍥吝	𝍨平 𝍥吝
𝍠平 𝍦祥	𝍡平 𝍦祥	𝍢平 𝍦祥	𝍣平 𝍦祥	𝍤吉 𝍦祥	𝍥平 𝍦祥	𝍦平 𝍦祥	𝍧平 𝍦祥	𝍨平 𝍦祥
𝍠平 𝍧咎	𝍡平 𝍧咎	𝍢平 𝍧咎	𝍣平 𝍧咎	𝍤吉 𝍧咎	𝍥平 𝍧咎	𝍦平 𝍧咎	𝍧平 𝍧咎	𝍨平 𝍧咎
𝍠平 𝍨吉	𝍡平 𝍨吉	𝍢平 𝍨吉	𝍣平 𝍨吉	𝍤吉 𝍨元	𝍥平 𝍨吉	𝍦平 𝍨吉	𝍧平 𝍨吉	𝍨平 𝍨吉

𝍨𝍥固九之六，大雪，鶡旦不鳴。

固，正靜而一，爲物之極，龍蛇之蟄，不知不識吉。

𝍠休 𝍠凶	𝍡災 𝍠凶	𝍢吝 𝍠凶	𝍣凶 𝍠大	𝍤平 𝍠凶	𝍥吉 𝍠凶	𝍦悔 𝍠凶	𝍧祥 𝍠凶	𝍨咎 𝍠凶
𝍠休 𝍡休	𝍡災 𝍡休	𝍢吝 𝍡休	𝍣凶 𝍡休	𝍤平 𝍡休	𝍥吉 𝍡休	𝍦悔 𝍡休	𝍧祥 𝍡休	𝍨咎 𝍡休
𝍠休 𝍢災	𝍡災 𝍢災	𝍢吝 𝍢災	𝍣凶 𝍢災	𝍤平 𝍢災	𝍥吉 𝍢災	𝍦悔 𝍢災	𝍧祥 𝍢災	𝍨咎 𝍢災
𝍠休 𝍣悔	𝍡災 𝍣悔	𝍢吝 𝍣悔	𝍣凶 𝍣悔	𝍤平 𝍣悔	𝍥吉 𝍣悔	𝍦悔 𝍣悔	𝍧祥 𝍣悔	𝍨咎 𝍣悔
𝍠休 𝍤平	𝍡災 𝍤平	𝍢吝 𝍤平	𝍣凶 𝍤平	𝍤平 𝍤平	𝍥吉 𝍤平	𝍦悔 𝍤平	𝍧悔 𝍤平	𝍨咎 𝍤平
𝍠休 𝍥吝	𝍡災 𝍥吝	𝍢吝 𝍥吝	𝍣凶 𝍥吝	𝍤平 𝍥吝	𝍥吉 𝍥吝	𝍦悔 𝍥吝	𝍧悔 𝍥吝	𝍨咎 𝍥吝
𝍠休 𝍦祥	𝍡災 𝍦祥	𝍢吝 𝍦祥	𝍣凶 𝍦祥	𝍤平 𝍦祥	𝍥吉 𝍦祥	𝍦悔 𝍦祥	𝍧悔 𝍦祥	𝍨咎 𝍦祥
𝍠休 𝍧咎	𝍡災 𝍧咎	𝍢吝 𝍧咎	𝍣凶 𝍧咎	𝍤平 𝍧咎	𝍥吉 𝍧咎	𝍦悔 𝍧咎	𝍧悔 𝍧咎	𝍨咎 𝍧咎
𝍠休 𝍨吉	𝍡災 𝍨吉	𝍢吝 𝍨吉	𝍣凶 𝍨吉	𝍤平 𝍨吉	𝍥吉 𝍨元	𝍦悔 𝍨吉	𝍧祥 𝍨吉	𝍨咎 𝍨吉

𝍨𝍦移九之七，虎始交。

移，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

𝍠祥𝍠凶	𝍡悔𝍠凶	𝍢凶𝍠大	𝍣咎𝍠凶	𝍤平𝍠凶	𝍥休𝍠凶	𝍦吉𝍠凶	𝍧吝𝍠凶	𝍨災𝍠凶
𝍠祥𝍡休	𝍡悔𝍡休	𝍢凶𝍡休	𝍣咎𝍡休	𝍤平𝍡休	𝍥休𝍡休	𝍦吉𝍡休	𝍧吝𝍡休	𝍨災𝍡休
𝍠祥𝍢災	𝍡悔𝍢災	𝍢凶𝍢災	𝍣咎𝍢災	𝍤平𝍢災	𝍥休𝍢災	𝍦吉𝍢災	𝍧吝𝍢災	𝍨災𝍢災
𝍠祥𝍣悔	𝍡悔𝍣悔	𝍢凶𝍣悔	𝍣咎𝍣悔	𝍤平𝍣悔	𝍥休𝍣悔	𝍦吉𝍣悔	𝍧吝𝍣悔	𝍨災𝍣悔
𝍠祥𝍤平	𝍡悔𝍤平	𝍢凶𝍤平	𝍣咎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休𝍤平	𝍦吉𝍤平	𝍧吝𝍤平	𝍨災𝍤平
𝍠祥𝍥吝	𝍡悔𝍥吝	𝍢凶𝍥吝	𝍣咎𝍥吝	𝍤平𝍥吝	𝍥休𝍥吝	𝍦吉𝍥吝	𝍧吝𝍥吝	𝍨災𝍥吝
𝍠祥𝍦祥	𝍡悔𝍦祥	𝍢凶𝍦祥	𝍣咎𝍦祥	𝍤平𝍦祥	𝍥休𝍦祥	𝍦吉𝍦祥	𝍧吝𝍦祥	𝍨災𝍦祥
𝍠祥𝍧咎	𝍡悔𝍧咎	𝍢凶𝍧咎	𝍣咎𝍧咎	𝍤平𝍧咎	𝍥休𝍧咎	𝍦吉𝍧咎	𝍧吝𝍧咎	𝍨災𝍧咎
𝍠祥𝍨吉	𝍡悔𝍨吉	𝍢凶𝍨吉	𝍣咎𝍨吉	𝍤平𝍨吉	𝍥休𝍨吉	𝍦吉𝍨元	𝍧吝𝍨吉	𝍨災𝍨吉

𝍨𝍧墮九之八，荔挺出。

墮，物極于上，必復于下，君子下下吉。

𝍠悔𝍠凶	𝍡凶𝍠大	𝍢休𝍠凶	𝍣祥𝍠凶	𝍤平𝍠凶	𝍥災𝍠凶	𝍦咎𝍠凶	𝍧吉𝍠凶	𝍨吝𝍠凶
𝍠悔𝍡休	𝍡凶𝍡休	𝍢休𝍡休	𝍣祥𝍡休	𝍤平𝍡休	𝍥災𝍡休	𝍦咎𝍡休	𝍧吉𝍡休	𝍨吝𝍡休
𝍠悔𝍢災	𝍡凶𝍢災	𝍢休𝍢災	𝍣祥𝍢災	𝍤平𝍢災	𝍥災𝍢災	𝍦咎𝍢災	𝍧吉𝍢災	𝍨吝𝍢災
𝍠悔𝍣悔	𝍡凶𝍣悔	𝍢休𝍣悔	𝍣祥𝍣悔	𝍤平𝍣悔	𝍥災𝍣悔	𝍦咎𝍣悔	𝍧吉𝍣悔	𝍨吝𝍣悔
𝍠悔𝍤平	𝍡凶𝍤平	𝍢休𝍤平	𝍣祥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災𝍤平	𝍦咎𝍤平	𝍧吉𝍤平	𝍨吝𝍤平
𝍠悔𝍥吝	𝍡凶𝍥吝	𝍢休𝍥吝	𝍣祥𝍥吝	𝍤平𝍥吝	𝍥災𝍥吝	𝍦咎𝍥吝	𝍧吉𝍥吝	𝍨吝𝍥吝
𝍠悔𝍦祥	𝍡凶𝍦祥	𝍢休𝍦祥	𝍣祥𝍦祥	𝍤平𝍦祥	𝍥災𝍦祥	𝍦咎𝍦祥	𝍧吉𝍦祥	𝍨吝𝍦祥
𝍠悔𝍧咎	𝍡凶𝍧咎	𝍢休𝍧咎	𝍣祥𝍧咎	𝍤平𝍧咎	𝍥災𝍧咎	𝍦咎𝍧咎	𝍧吉𝍧咎	𝍨吝𝍧咎
𝍠悔𝍨吉	𝍡凶𝍨吉	𝍢休𝍨吉	𝍣祥𝍨吉	𝍤平𝍨吉	𝍥災𝍨吉	𝍦咎𝍨吉	𝍧吉𝍨元	𝍨吝𝍨吉

𝍨𝍨終九之九。

終，吉，兹闔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

𝍠凶𝍠大	𝍡休𝍠凶	𝍢災𝍠凶	𝍣悔𝍠凶	𝍤平𝍠凶	𝍥吝𝍠凶	𝍦祥𝍠凶	𝍧咎𝍠凶	𝍨吉𝍠凶
𝍠凶𝍡休	𝍡休𝍡休	𝍢災𝍡休	𝍣悔𝍡休	𝍤平𝍡休	𝍥吝𝍡休	𝍦祥𝍡休	𝍧咎𝍡休	𝍨吉𝍡休
𝍠凶𝍢災	𝍡休𝍢災	𝍢災𝍢災	𝍣悔𝍢災	𝍤平𝍢災	𝍥吝𝍢災	𝍦祥𝍢災	𝍧咎𝍢災	𝍨吉𝍢災
𝍠凶𝍣悔	𝍡休𝍣悔	𝍢災𝍣悔	𝍣悔𝍣悔	𝍤平𝍣悔	𝍥吝𝍣悔	𝍦祥𝍣悔	𝍧咎𝍣悔	𝍨吉𝍣悔
𝍠凶𝍤平	𝍡休𝍤平	𝍢災𝍤平	𝍣悔𝍤平	𝍤平𝍤平	𝍥吝𝍤平	𝍦祥𝍤平	𝍧咎𝍤平	𝍨吉𝍤平
𝍠凶𝍥吝	𝍡休𝍥吝	𝍢災𝍥吝	𝍣悔𝍥吝	𝍤平𝍥吝	𝍥吝𝍥吝	𝍦祥𝍥吝	𝍧咎𝍥吝	𝍨吉𝍥吝
𝍠凶𝍦祥	𝍡休𝍦祥	𝍢災𝍦祥	𝍣悔𝍦祥	𝍤平𝍦祥	𝍥吝𝍦祥	𝍦祥𝍦祥	𝍧咎𝍦祥	𝍨吉𝍦祥
𝍠凶𝍧咎	𝍡休𝍧咎	𝍢災𝍧咎	𝍣悔𝍧咎	𝍤平𝍧咎	𝍥吝𝍧咎	𝍦祥𝍧咎	𝍧咎𝍧咎	𝍨吉𝍧咎
𝍠凶𝍨吉	𝍡休𝍨吉	𝍢災𝍨吉	𝍣悔𝍨吉	𝍤平𝍨吉	𝍥吝𝍨吉	𝍦祥𝍨吉	𝍧咎𝍨吉	𝍨元𝍨吉

附録

黄東發《日鈔》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説，嘗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黄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内篇數》爲一書，于是有《範數圖》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真氏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九峯同調

黄先生千能

黄千能，字必强，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舉以參五事，配六極，則失之妄，作《皇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之形，神禹疏河之故道，蕪没而難考，作《禹貢圖説》。參《江西通志》。

九峯家學 劉、李三傳。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蔡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也。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謝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録》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説》、《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學者稱爲覺軒先生。

文肅蔡久軒先生杭

蔡杭，字仲節，覺軒之弟也。紹定進士，主管刑工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諸王宫大小學教授。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亟宜早定。帝善其言。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即乞骸，不伺報輒行，落職予祠。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雲濠謹案：《萬歷金華志》云：「仲節，元定之孫。博通經史，邃于理學。淳祐十一年，知金華郡，亟蹕北

山、魯齋二先生之門，請爲主教麗澤。魯齋一出而婺之禮俗興。」

山長蔡静軒先生權

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也。聰明英毅，肄業于家庭，兄弟聯席，自相師友。覺軒爲《續近思録》、《易傳集解》、《大學衍説》、《河洛探賾》、《論孟集疏》等書，皆與先生參考，以至成編。以兄恩補承務郎，教授鄉間，講明義理。獨處静室幽軒，終日怡怡。學者稱之曰静軒先生。參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九峯墓表，稱「季子亦嗜學，授廬峯書院山長，訓誨人才」云。

九峯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

劉欽，字子時，建安人。九峯蔡氏弟子也。以蔭累官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謚忠簡。著《尚書衍義》。補。

何雲源先生□

何□，號雲源先生。劉習甫見先生，得建安二蔡《易》、《洪範》之學，先生大器之，特授以微言妙旨。參《上虞縣志》。

梓材謹案：雲源何氏，《學案·劉習甫傳》或傳寫作

「靈源」。黄晉卿《北山紀遊》八首，其一爲靈源。靈源何氏，豈即北山何氏邪？姑識以俟考。

劉氏家學 劉、李四傳。

劉先生涇

劉涇，忠簡子雲莊之後也。其跋胡氏《易學啟蒙通釋》曰：「嘗記兒時，經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先生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蔡先生父子從遊最久，講四書之餘，必及于《易》。舊藏雲莊所鈔諸經師説數鉅帙，兵燼之餘，其存者蓋千百之什一耳。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亟閲諦玩，見其論象説理，允爲明備，而其所援引，則雲谷當日及門之士遺言討論多在焉。」參《經義考》。

梓材謹案：《潛庵學案·陳石堂傳》云：「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純父蓋即先生之字。

何氏門人

司農劉先生漢傳

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户部侍郎漢弼之弟也。時有雲源何氏者，得建安二蔡《易》、《範》之學，先生往從之，求其奥旨。初，先生以禄不逮親，絶意仕進，雲源勉之仕。年四十六，始舉進士。累官至監都進奏院。陛對，陳四事曰：崇聖學、闢異端、伸直氣、恤民隱。遷司農丞，守南康軍，改吉州，俱有聲。晉江西提舉時，長江失險，人心摇

蕩，元兵日逼，先生捍禦要害，民恃以無恐。制書奬之，除直寶謨閣，尋知處州。遷兩浙運使吏部郎，力辭不受。已而晉司農卿奉祠。閒居十一年，知宋將亡，臨終索筆書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所著有《洪範奥旨》、《通鑑會評》、《止善集》。補。

九峯續傳

鄉貢劉竹坪先生實翁附子震。

劉實翁，吉水人，元貢進士，號竹坪先生。子震，字庚振，元進士朝列大夫，知趙州，世稱蒼筤先生。竹坪、蒼筤治《尚書》有名，王充耘等皆出其門。元末丁亂，蒼筤舉宗奮義，日夜戰，其鄉閭門多戰死云。參《解春雨集》。

貞文黄存齋先生鎮成

黄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年弱冠，即厭棄榮利。延祐初，再試有司不合，築室城南，顔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學者稱爲存齋先生。著《尚書通考》十卷、《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文宗天曆三年，執政者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禄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謚曰貞文處士。從黄氏補本録入。

隱君陳先生師凱

陳師凱，字道勇，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滙澤。撰《尚書蔡傳旁通》六卷。同上。

劉氏門人

同知王先生充耘

王充耘，字耕野，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外有《書義主意》、《書義矜式》各六卷。同上。

宋元學案六十七卷終

北溪學案表

- **陳淳**
  李氏壻。晦翁、林氏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 子榘
  - 陳沂
  - 楊昭復 —— 呂大圭 —— 邱葵❶ —— 呂椿
    - （邱葵）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 王昭 —— 呂大圭 見上《楊氏門人》。
  - 蘇思恭
    祖尊己。
  - 黃必昌
  - 黃以翼
  - 卓琮
  - 梁集
  - 王雋
  - 鄭思忱 見下《白石門人》。
  - 鄭思永
  - 王次傳
  - 江與權 並見《白石門人》。
  - 葉采 別見《木鐘學案》。
  - 邵甲
  - 王震 並見《慈湖學案》。
  - 張應霆

❶「邱」，當作「丘」，清人避孔子諱改字。

李[illegible]
朱右
鄭聞
謝升賢
貫齋講友。

陳易
王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
復之學侶。
- 蘇思恭
- 黃必昌
- 黃以翼
- 卓琮
- 王雋 並見《北溪門人》。
- 鄭思忱
- 鄭思永
- 王次傳
- 江與權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北溪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衞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修補甚詳，其稾具存。

朱林門人劉、李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附子榘。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録》。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閲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

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❶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源，❷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録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榘又編次其文爲五十卷。修。

北溪語録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眹，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眹，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妙用。今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于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稍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又云，陳幾叟「月落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子道流行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

❶「遇」，當作「過」，參見宋陳沂《叙述》（明鈔本《北溪外集》）。

❷「源」，原誤作「原」，今據醉經閣本改。

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顔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説。

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别。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説，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説，是人生以後事。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于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静隱顯精粗之間。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説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于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

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内？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説始親切矣。

《禮》謂：「執虚如執盈，入虚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最親切。

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然未有内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内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别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閒，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閒，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于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閒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

《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

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説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以上梨洲原本。

示學者文

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于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爲經世濟物不必修德，而陷學者于功利之域。《師友淵源》。○補。

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息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于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

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静、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用功節目》。

北溪文集補。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

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如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邊言之耳。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真能憤，然後真得樂。

神發于陽，魄根于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于動静，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静，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虚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而此心之于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虚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眹焉，而此心之于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警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静也。細而言之，寤之有

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説，亦猶《中庸》説「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庾，黔婁祈北辰，與王祥、姜詩等事，只爲天地閒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爲之主，隨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强而氣充，自然有相感通，有若血脈之相關者。然人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覬其所難必。

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于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去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浄盡，而猶有陰拒天理于冥冥之閒。正如瘧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隱而未全退，蓋形氣尚爲主，天理尚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顔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説。未爲徑快

疏略，而在顔子剛勇手段，一日亦真足承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説，安能頓然徹底浄盡。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顔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顔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于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回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子路行處篤于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待之以恭。以上《問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静，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觀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强。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于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而純一湛静，則魄主之。男則魂統魄，女則魄統魂。禀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魂魄説》。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

終而知所以死。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閒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于冥漠之閒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于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于原，既屈者可復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閒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福可以禱而得，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于方寸之閒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于心如秋月碧潭之潔者，遂以爲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浄之殊，反爲歆慕，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浄之境。所爲江、

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絶念不生？必欲絶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箇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内」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内者亦非。正謂此也。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强聒之也。《答李公晦》。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嘗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没，不退轉，然後循如用功以副之。❶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真。須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略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確然不可移易，方透

❶「如」，當作「序」，參見陳淳《答陳伯澡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方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箇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間半界，茫然不定，平居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懾，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墮于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豈不可畏！

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不欲爲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顔、曾路來。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問，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都一滚來，是乃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于杳冥昏默之表，特于人事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太極》卷子，各隨段訂正。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過求，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静，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特恐復墮于莊、列之途而不自知。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間，可見古人纖悉處。厭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乎？

所謂別尋一箇光輝底物爲收藏之説，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腹隱疾，以警學者。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于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涘之中。

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説？以上《答陳伯澡》。

《近思録》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藴，最爲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且放緩亦無妨。第二卷至第五，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究。第十三卷，辨異端之説，十四明聖傳之統，參攷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可以次第釋矣。《通書》簡奥，未可驟讀。史學亦且放緩，俟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盛大之用。《答林司户》。

文公表出《近思録》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群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答蘇德甫》。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説可以捄其流弊。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説欺愚惑衆。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與姚安道》。

承喻及「臨利害得喪，輒覺氣懾心動，爲身

大患」，自非切己用功，何以及此？　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　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于中不能無所疑。　所養之氣，餒而不充，則于中不能無所懼。　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　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　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　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與鄭行之》。

此一種門户，全用禪家宗旨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説，將孟子所闢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唤起來，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　謂此物光輝燦爛，至靈至聖，天生完具，瀰滿世界，千萬億劫不死不滅。　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都是此一物而異名。　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内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光輝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　是乃私意利心之尤，其狀甚有似于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　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工夫盡掃，合下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接引後進，亦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

其徒一二老輩，間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于生質之篤厚而然。　亦只是與道暗合，案之實不相符。以上《答鄭節夫》。

祖望謹案：此數語太過。

静坐之説，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絶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　道家以人之睡卧則精神莽董，行動則勞形摇精，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于沖漠，以通仙靈，爲長生計。　佛家以睡卧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空百念，絶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知識，使不至于迷錯箇輪回

超生之路。此其所主皆欲利之私，且違陰陽之經，咈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賢之所謂静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原，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静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于此。無事則静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若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燈心，正用佛家之説。在初學者，理未明，識未精，終日兀坐，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

心不能無思，所思出于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馳。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以上《答西蜀史杜諸友》。

所喻病痛，有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不足，卻是氣禀之偏。惟至于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礲純粹，自無不各中其節矣。如一以包荒爲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別，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爲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主，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答陳遂父》。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北溪文集》六十條，今別列《示學者文》一條，又一條爲張應霆、李巽立傳于後，一條附録《鄭聞傳》後，又移入《晦翁學案》五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象山學案》五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嶽麓諸儒》二條，移入《慈湖學案》四條，移入《槐堂諸儒》三條，又一條分爲喻可中、顧平甫立傳。又案：謝山《序録》言先生衛師門甚力，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自可合諸條而互見之也。

北溪講友

陳復之先生易

陳易,字復之,永春人。從朱文公學。文公嘗稱,先生及北溪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同郡蔡白石累貽書請質。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料院楊先生仕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

蔡和,字廷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喪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真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于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會易鎮不果。號蔡白石。

北溪門人

劉、李三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陳沂,字伯澡,一字貫齋,仙遊人,光祖之子。北溪陳氏弟子也。北溪稱其天姿粹澹,用功懇切,蓋高弟云。雲濠案:《北溪集》與先生書三卷、《答問》二十篇。官至新州推官。所著有《讀易記》。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底稾別爲先生一傳云:「篤志紫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遊,而又徧參當世名儒碩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北溪爲之記。」又云:

「著《大學論語説》、《讀易記》等書。」《仙遊縣志》言先生徧參劉爚、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北溪其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爲嫡嗣云。

楊先生昭復

楊昭復，雲濠案：先生姓一作「王」，一作「黄」，疑莫能定。閩人。師北溪，得朱子之傳。其門人曰呂大圭。補。

王潛軒先生昭

王昭，號潛軒。北溪弟子。爲鄉先生，呂圭叔少嗜學，師事焉。參《通志堂經解序》。

梓材謹案：先生與楊先生昭復並師北溪，其以楊昭復爲王昭復，蓋因同名昭，且同爲呂氏師，而誤爲一人也。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祖尊己。

蘇思恭，字欽甫，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字德甫」。晉江人。祖尊己，以學行著。先生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石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變。陳宓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稾》、《曲江志》。

州判黄先生必昌

黄必昌，字景文，雲濠案：景文，一作「京父」。晉江人。從北溪學，又切磋于陳宓、潘柄二賢。有《大學中庸講稾》。嘉定中登第，判循州。補。

北溪門人之證。又案：《北溪集》有《答梁伯翔》三書。

王先生雋

王雋，北溪學生。北溪卒，爲文奠之。參《北溪文集·附録》。

黄先生以翼

黄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北溪陳氏弟子也。兼師蔡白石。析理精詣。暮年，學益博。所著有《易説》、《禮説》。補。

卓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北溪所授之旨。

梁先生集

梁集，字伯翔。

梓材謹案：陳復齋志北溪墓云：「北溪卒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謁志。」是先生爲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先生思永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邵顧齋先生甲

王先生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應霆

李先生彂

張應霆、李彂，嚴州人。並學于北溪。北溪《與鄭行之書》云：「此間學者皆江西之流。惟得張應霆一人，志趣未雜，一心樂聽講論，爲可望。近又得李彂，有志舍舊從新，爲可嘉。」補。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與鄭寺丞書》作「李彂」，而《與鄭行之書》作「李發」。「發」與「彂」，字相似，蓋傳寫之譌，作「彂」者是也。

朱先生右

朱右，字仁仲，嚴州人也。補。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是條：「北溪爲朱仁仲字説有云：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使留在學講説。學徒朱君右者，甚拳拳于聽受，深有所警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云。

鄭先生聞

鄭聞，字行之。補。

雲濠謹案：《北溪文集》數與鄭行之書，先生名聞，字行之，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謝山《學案劄記》有「鄭行，字聞之」，名、字倒置，特爲正之。

附録

北溪《與嚴守鄭寺丞書》曰：象山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乃全用禪家意旨。但以孔、孟歷代宗崇已極，不可貶剥，遂託其言以文。蓋其學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内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疏闊簡率，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烏足以知之？而況含糊不明理之蔽，必至于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知。幸獲憑藉德音，爲之剖晰，于此閒得四人若張應霆、朱右、李巽、鄭聞者，篤志爲道義之歸。鄭、張已識路脈不差，有可成之望，因以種聖學于一方，非細事也。補。

梓材謹案：北溪是書上文云：「經過壽昌航頭，鄭生聞者，已伺候于道左。叩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婺吕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卻好觀周、程、朱、吕之書。」又云：「及得其書，大有警省。年方二十六，趣向甚正」云云。又北溪與先生書云：「書詞主象山，其根原差錯矣。子平日在吕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決不背其先學，爲異端之趣。不知子何從而得之？」是先生學出東萊而又爲象山之學者也。

貫齋講友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謝升賢，字景芳，號恕齋，仙遊人。與陳沂爲友。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漕使方大琮、提刑楊大異皆薦先生宜充師儒之選。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于濂泉書院。

白石門人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先生以翼

卓先生琮

王先生雋 並見《北溪門人》。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從蔡白石遊。雲濠案：《閩書》：「先生授《尚書》于西溪李季，辨解折精詣，生徒常百數。」嘉定中登第，爲新興令，除遺利錢三百萬。知崇安縣，復均惠倉，以私糴面錢市糴實之。左遷浦城丞，真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于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辟浙東帥府參議官。雷變，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暴卹貧，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院。參《姓譜》。

鄭先生思永

鄭思永，字景修，安溪人。好學篤行，蔡白石愛其樸粹，妻以女，俾從學終身。著《易說》。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 合傳。

王次傳、江與權與鄭思忱、鄭思永、蘇思恭、卓琮、王雋、黃以翼、黃必昌，皆白石門人。補。

雲濠謹案：《泉州府志》于《蔡白石傳》云：「一時如

鄭思忱、思永、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雋、黄以翼、江與權、黄必昌皆從北溪學。」是諸先生並兼從陳、蔡者也。

楊氏門人劉、李四傳。

知州吕樸鄉先生大圭

吕大圭，字圭叔，南安人。雲濠案：一本作「同安人，居樸鄉，因以爲號」。楊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温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録檢討。官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率知州田子真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説《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夬、剥作一論之類。

王氏門人

知州吕樸鄉先生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吕氏門人劉、李五傳。

隱君邱釣磯先生葵附師辛介甫、吴平甫。

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吴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吕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没，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四書日講》。補。

周禮補亡自序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于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于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説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于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于天下後世，則是區

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于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禄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于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

亡，諸儒不能辯，自漢以來，强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于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删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于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並從黄氏補本録入。

邱氏門人 劉、李六傳。

呂先生椿

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吉甫學。著《尚書直解》、《春秋精義》。從黄氏補本録入。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終

滄洲諸儒學案表

- 李燔
  - 子塈
    - 孫鏕
  -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 趙范
  - 趙葵
    - 子溍
  -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 宋斌 見上《晦翁門人》。
  - 許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 張洽
  - 子檣
  - 子樫
- 廖德明
  - 鄒應博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李方子
  - 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 葉采
    - 陳天澤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李文子
- 徐僑
  - 王世傑
    - 石一鰲
      - 子定子
      - 陳取青
        - 子樵
      - 黃溍
        -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王禕
        - 戴良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劉爚 — 子垕 — 孫鈥 別見《九峯學案》。
從孫應李

朱中
葉由庚
朱元龍

李直方 饒翁同調。 — 陳樵 見上《饒翁家學》。
胡淡
陳士允
胡太和
徐黼
李思齊
李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高明 附弟誠。
蔣允升
劉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基

- 熊慶胄
- 熊禾
- 胡一桂　並希泌講友。
-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 劉炳
- 劉剛中
- 程洵——董銖　見上《晦翁門人》。
- 曹彥約
- 曹彥純
- 詹體仁——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 林夔孫——江萬里　父煜❶
    - 陳偉器
    - 趙介如
        - 汪華　別見《雙峯學案》。
        - 燕公楠
- 劉南甫　古心學侶。
    - 從子由聖
    -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 傅伯成
    - 子壅
    - 子康
- 黃灝
- 度正——趙景緯
- 任希夷
- 宋斌

❶「煜」，當作「熚」，清人避康熙諱改字，參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四《執政江萬里故父熚贈太子少師制》。

黃嗇

陳孔碩 —— 子韡 別見《水心學案》。

祖禧，父衡。

陳孔夙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宓 —— 黃績 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 —— 董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 —— 從子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董琮

程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王過

程珙

晏淵 —— 陽枋

陽岊 —— 子恪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韓居仁

方士繇 —— 子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

竇澄 —— 衛炳

湯泳 —— 衛翼

劉黻

- 李耆壽
- 趙綸
- 林湜 父師中。
- 應純之
- 應謙之
- 應茂之
- 沈僩
- 張宗說
  - 江塤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 李如圭
- 郭磊卿
- 趙汝談
- 潘植
- 潘柄
  - 黃績
    - 子仲元
    - 鄭獻翁
  - 蘇國台
- 滕璘
  - 趙雷
    - 子順孫
- 滕琪
  - 子鍇
    - 黃智孫
      - 陳櫟
        - 倪士毅
        - 朱升
        - 程存
        - 葉大有
        - 吳彬

程顥道

陳源長 草窗同調。——子樸 見上《草窗門人》。

胡泳——黃輔 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屋

曾三聘

章康——胡淳

陳駿——子成父

歐陽謙之——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饒敏學

孫調

李閎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遇 父羽儀。

楊楫

楊方——孟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復——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陳思謙

林易簡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倣

鄭可學

許升

劉炎——王侃
　　　王佖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黄士毅

劉鏡

李東

方壬

方禾

方大壯

上官謐

傅誠

黄寅

梁瑑

馮允中

吕勝己

楊仕訓

葉武子

俞聞中

吳英

黄孝恭

邱玨[1]

饒幹

楊履正

孫枝 —— 子 起予
　　　—— 子 頤貞 —— 孫 璹

周謨

余宋傑

李輝

劉貢

李杞

李雄

宋之潤

宋之汪

潘友恭

杜斿

杜旟

鄭昭先

[1]「邱」，當作「丘」，清人避孔子諱改字，參見《考亭淵源録》卷十四。

范念德

劉孟容

黎貴臣

林學蒙

徐寓

蔡念成

江默

戴蒙

程永奇

李季札

林至

嚴世文

楊與立

楊驤

楊道夫

徐昭然

姜大中

潘時舉——陳紹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必大

劉砥——子子玠 別見《勉齋學案》。

劉礪

王力行

吳壽昌

甘節

曾祖道

吳昶

陳文蔚——徐元杰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方誼

張顯父

孫自修

孫自新

孫自任

葉湜——子采見上《果齋門人》。

黃義勇

黃義剛

萬人傑

曹建

詹淵

符敘

童伯羽

龔蓋卿

李宗思

黃學皐

黃榦——饒魯別爲《雙峯學案》。

李鑑別見《勉齋學案》。

廖晉卿

李伯誠

李周翰

劉定夫

賀善

並晦翁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邱富國❶ —— 張諒
晦翁再傳。 張貢

鄭儀孫 —— 張復

---

❶「邱」，當作「丘」，清人避孔子諱改字，參見《宋季忠義録》卷十五（四明叢書本）。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　滄洲諸儒學案上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梓材案：晦翁學派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峯、北溪諸《學案》而外，謝山《序録》並歸《滄洲諸儒學案》兩卷。今則門人入是卷，再傳以下入下卷。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附子與、孫鑣。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以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文公没，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怵。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説。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

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贛江堤，旱澇有備，洪州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漕司欲視民税産物力，各令藏之，官爲封識，則價可增。先生與國子學録李誠之力争，不能止。又劄争之，漕司即弛禁。薦改通判潭州。真文忠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歎曰：「三綱絶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宫。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先生爲海内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謚文定。録其子墾，補下州文學。孫鑣亦登第。方明父暹、饒伯輿魯、趙忠靖葵，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黄榦並稱曰黄、李。」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 附子樅、樫。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文公學，博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時行社倉法，請于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弊甚，先生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鄱寇作亂，雲濠案：鄱寇，史傳作鄺寇。與縣接壤，民大恐。先生單車往，延見隅宫，詢利害，犒之，寇竟不至。薦通判池州，數請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爲長，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

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有旨除寶章閣。先生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讀通鑑長編事略》。子㮣、㮀，賜同進士出身。

梓材謹案：先生謚文憲，見金仁山告王魯齋先生謚文。先生曾孫庭堅序先生《春秋》三書亦云。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文公之門。乾道五年進士。歷知莆田縣，通判潮州，知潯州，除廣西提點刑獄，移江西、廣東。復以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進直煥章閣，除吏部左選郎官。尋奉祠卒。先生初除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南粵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確守師說，不爲時論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録》、《春秋會要》、《槎溪集》行世。修。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知州李耘叟先生文子合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

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❶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宫僚。或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既歸，學者畢集。嘗曰：「吾于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起家通判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尚書牟子才，其門人也。雲濠案：一本云：「先生所著，有《傳道精語》等書行世。真西山、袁蒙齋嘗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閩、潼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修。

梓材謹案：公謹號耘叟。真西山題果齋所書鄭伯元詩後言：「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云。

附　録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李公晦質軟弱，以騎牆爲便。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誅賞之太明。與人交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路，不知其病痛不少也。補。

又曰：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爲别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固當麾之門牆之外。凡吾

❶「廷」，原誤作「延」，今據醉經閣本改。

徒之略于事而急于聞性與天道者，亦不可不戒。李公晦門下樂與緇黄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恐其看他不破，未能脱此圈檻也。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獨知之乎？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補。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吕東萊門人葉氏邽。登淳熙進士。調上饒縣簿。復登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以「毅」名齋。嘗言：「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祕書正字、校書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迕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剖析理慾，分别黑白。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弊垢，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金帛，固辭。先生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閹宦，蠹國膏肓。執政、大臣，戕時蟊賊。比之于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于外，迕時相意。丐休，遷工部侍郎，奉内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謚文清。同邑葉由庚、朱中皆門人也。

雲濠謹案：梨洲《學案》原本，歸文清弟子朱先生元龍于《東萊學案》。謝山《序録》于《麗澤諸儒學案》云：「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絶。」亦兼指文清所傳學派而言。顧文清卒業于晦翁，爲朱門高弟，數傳而後，如黄文獻諸先生多稱朱學，則文清學派宜入《滄洲諸儒學案》爲是矣。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朱文公、吕成公之門。登乾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録事參軍，遷連城令，改知閩縣。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湘西提點刑獄，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某發明于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也。」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俄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接伴金使于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理。約頃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修注官，權兵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録院同修撰，試刑、工二部。奏乞絶金歲幣，罷遣賀正使，建制置使于歷陽，以援兩淮。進權工部尚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禄大夫，賜謚文簡。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籍溪高弟恒軒先生懋之子。真西山爲先生神道碑云：「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府君

授以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爲學矣。』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❶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視他從遊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又云：「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

侍郎劉睦堂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文簡爚從文公遊。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參《閩書》。

雲濠謹案：先生號睦堂。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建人劉氏兄弟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于門下。」是先生兄弟並及呂門之證。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楊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于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黄勉齋爲友。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薦于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蘭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鄉賢。有《師友問答》。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西溪奇語》若干卷。

師友問答

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分明，及處事卻又模糊。何也？」先生曰：「祇緣見不分

❶ 「朱」，原誤作「未」，今據醉經閣本改。

明耳。若分明，如薰蕕觸鼻即聞，旨否入口即覺。」曰：「然則嚮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略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尚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閒。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奈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真，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剛中心喜，稱快而退。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恁地欲爲仁，便認真有箇仁。欲爲義，便認真有箇義。欲爲禮，便認真有箇禮。欲爲信，便認真有箇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倀倀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

生曰：「固也。然學即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于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説玄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大學》入工夫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敢請物恁底物？」先生曰：「此説程伊川言之甚善。所謂格物者，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于無形無迹之境，當前物理，反不能靡所遺矣。」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静，致知則理明。心静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沈。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説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之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要惟是爾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于忿激。若能以沖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静，程子主敬，二説各願聞其大概。」先生曰：「屏思慮，絶紛擾，静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静以虚，致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静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

身心攝入静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剛中自思尊聞行知。奈一日之閒，聞而知之者分數多，尊而行之者分數少。因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直是學不得底。先生曰：「天下事理，有爲吾所合知合行者，『聞斯行諸』可也。如此事知其當如此行，值事不我屬，如何挐定要行？若遇行事時，苦于窒礙，則又不可無知妄作。或商以師友，或證以古今，又何嘗不是尊所聞、行所知？」

「敢告先生，某向年于衆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别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慝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説自家儘有好處！」剛中憮然爲閒曰：「先生何以教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

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敏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思慕，愛悦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彈琴見文王，十日得進，實實地有神相契合。奈何虚空摹擬，將千年已朽之骨作栴檀佛像觀邪！」

問：「太極，極字不訓中，當作何解？」先生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諸樞極、根極之義。今天樞、天根號北極，義可通也。太極者，陰陽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蓋極也，而太矣。」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

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穀種。凡果實核内，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痺痿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痺痿不流通也。」

問：「聖人垂訓教人，務須委備詳盡。先生獨不喜人繁瑣，豈謂語言文字太多，必至纏繞支離？」先生曰：「辭達而已矣，即不纏繞支離。苟不達，累千萬句奚爲？ 程夫子亦謂立言宜藴藉含蓄，毋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梓材謹案：《學案》原本所録《師友問答》二十三條，今移爲《附録》者二條，又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横渠學案》一條，移入《范吕諸儒》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附録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避席前跽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阻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墨田雲峯山下，易簀，屬後人曰：『閩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超群儒而集大成，其在朱韋齋公子沈郎乎？ 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懷詩曰：「撫心有恨辜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嗟歎不已。

李方子、黄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驚惶，只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

象，生一計較，不急遽即惰慢，忘助兩病徵，一時俱到矣。」

録參程允夫先生洵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晦庵内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録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録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參《道命録》。

文簡曹昌谷先生彦約

曹先生彦純合傳。

曹彦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于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于嶽麓書院。淳熙進士，累遷知澧州，未上，以京湖宣撫薛叔似辟主管機宜。勉齋黄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良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漢陽。金人大入，棗陽、信陽被兵，而襄陽將帥内自相戕。先生絶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而党仲昇將宣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略，結漁户守南河。金人至，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群盜亦乘閒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爲宣撫，先生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所以守德安。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黄。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荆、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

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❶先是，開禧三年，桂陽有盜，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絶，盜窟其閒。江西群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南、吉，西逼郴、衡，南蹂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患之。明廷調江、鄂軍捕之，不得要領。而江西專務招安，詭降覆出，朝廷患之。會賊破安仁、茶陵、桂陽，進迫長沙之攸縣。中朝復下江西招安之令，先生持之不可，曰：「是犯衆怒，損國威。」詔以直祕閣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之諸長曰羅世傳、李孟一、李元礪、李新、李如松、胡友睦，而羅世傳尤黠。官軍擊破新，降如松，遂復桂陽。孟一復至，以有備，引去，攻樂平。官軍復擊破之，遁入寨，遂圍之。元礪來援。世傳密請圖之以自效，先生許之。世傳竟禽元礪。明年，破孟一，餘黨漸平，而世傳恃功，索賂無厭，不肯出峒。池州許俊駐吉之龍泉，頗結世傳，許以承襲。世傳乃以元礪獻。江西右司胡渠主之，請用世傳盡主諸峒，悉撤兩路戍兵。先生固爭，乃以羅九遷者爲閒，令友睦圖而殺之。世傳死而諸峒服。江西來爭功，先生不之校

❶「雲」，當作「湖」，參見《宋史·曹彦約傳》。

也。尋上善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先是，宰相之弟守潭，兄子守吉，盜熾且及二郡，故亟以先生與王公居安代之。盜平，宰相以爲媿，且妒之，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昭先亦嘗學于朱子者也。

先生徑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或謂宰相曰：「人言曹長沙與人争功，二年來無一字到廟堂，此豈競進者？」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横，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議》，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縶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吴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于怙勢，不在于尊上，用兵者志在于誅貨，不在于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閒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皂郊以至宕昌、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于一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于忠義之

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其後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先生以病乞歸。次年拜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未幾，蜀邊被兵，内有張福、莫簡之變。朝論思前言，以户部侍郎召，尋以寶謨閣待制充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乞赴闕奏事，不報，移書廟堂，請對，又不允。蓋有憚其來者。先生遂奏辭，改知福州。先生謂辭制置而受待制，于義未安，又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又辭。乃奉祠。已而復待制。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説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如蟊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末言宜敕邊吏愛民。已而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侍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信于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于狂妄小人之手，而道路異説，猶襲于尺布不縫之謡。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文帝封淮南之二子，本朝太宗之所已行也。今若法之，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又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酆舒、知伯、盆成括，皆以才稱，卒于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次年遷

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座右。且言：「下情猶未通，橫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于都城，則州縣橫斂，無可疑者。」時相恨之。又言：「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絶餽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士。蓋論學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略，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于朱子之門。修。

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第，爲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于朝，入爲太常博士，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説，謂：「《易》于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脱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潰，若不可以

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説而條暢也。」時上久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後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周益公必大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名士，先生與焉。郡人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有云：「詹元善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梓材謹案：先生亦爲劉屏山門人。考《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父慥與胡宏、劉子翬遊，則屏山固其父執也。

詹元善語補。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雲濠謹案：先生遺集載此語，續云：「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文公遊。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著有《中庸章句》。參《閩書》。

雲濠謹案：《福州府志》載先生著又有《書本義》、《蒙谷集》，蓋先生號蒙谷。見《萬姓統譜》。

忠簡傅竹隱先生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忠肅公察之孫，直祕閣自得之子也。少從文公學。隆興初，

與兄伯壽同登第。慶元閒，爲太府寺丞，力言呂祖儉不當貶，朱熹不可目以僞學。又言朋黨之弊，起于人主好惡之偏。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除工部侍郎。火災，陳三事：曰失人心，曰隳軍政，曰啟邊釁。朝議欲納金人之畔降者，先生言，不宜輕棄信誓。中丞鄧友龍劾罷之。嘉定更化，召對，面論：「前日失之戰，今日失之和。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暇日爲戰守之備。」權户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史彌遠密諭以當共政，使有所彈劾。先生曰：「豈可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改權吏部侍郎。俄補郡。八年，召，不至。理宗即位，加寶謨閣直學士，予祠，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説。尋召除寶文閣學士，奉内祠。胡夢昱坐論濟王冤狀貶，抗疏力論，不報。加龍圖閣學士。先生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邪，聲色俱厲。嘗慕尸諫，疾革疏草，亟命繕寫，朝服而逝。端平中，謚忠簡。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修。

雲濠謹案：先生年八十四卒，著有《竹隱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耄志》六卷。見《泉州府志》。

提舉黄西坡先生灝

黄灝，字商伯，都昌人。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薦除登聞鼓院，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

常平。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皆不赴，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没，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修。

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説。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雲濠案：一本云：「其先眉州人，祖賢臣，始居邵武。」第進士，調浦城簿。從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百代絶學之倡，乞賜謚。其後周謚元，程謚純、謚正，皆先生發之。權參知政事，時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謚宣獻。修。

布衣宋先生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黄勉齋、李宏齋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趙清敏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卒，葬西湖上，歲一祭之。則其賢可知矣。

知州黄復齋先生嵤

黄嵤，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後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先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祖禧，父衡。

陳先生孔夙合傳。

陳孔碩，字膚仲，侯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晦翁所稱許。先生少即以聖賢自期。既從南軒、東萊學，後偕其兄孔夙事晦翁。著《中庸大學解》、《北山集》。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官祕閣修撰。子韡，從葉水心遊。

國録吴蟲隱先生仁傑

吴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蟲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于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録。有《古周易》、《洪範辯圖》、《漢書刊誤補遺》等書。

將作陳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常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參《道南源委》。

承奉陳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俊卿第三子。奏授右承奉郎。年十三，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以信安命，請業于晦庵。年二十五卒。參《朱子文集》。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第四子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文公之門。長從黄勉齋榦。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謂朱屬陽，墨屬陰。以蔭歷泉州南安鹽税，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宫闈儀範未正，二朝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令流民群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劒州，復大旱，蠲宿逋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規》。無何，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

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真卿，居家期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贅疣》諸書。

雲濠謹案：一本云：「先生與黃直卿、李敬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淵、三峽閒，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于其中。又築滄州草堂，與諸生講學。直卿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真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師江先生介。雲濠案：江先生，見《龜山學案》。已而受業于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

百家謹案：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程蒙齋爲首。蒙齋之後，山屋以節著，雙湖以經術顯，其後文獻蒸蒸矣。

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于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强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

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謂德。真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禀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會于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

附　録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

董銖，字叔重，稱槃澗先生，德興人。學于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黄勉齋誌其墓。雲濠案：《江西通志》：「先生所著有《性理注解》、《易注》。」從子夢程傳其學。

梓材謹案：程、董二先生，爲介軒所自出，原底冠介軒卷，特《介軒學案》當斷自介軒，故二先生及王拙齋並入是卷。

程董二先生學則補。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摇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裼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耻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唤，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以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

觀，毋務强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席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附　録

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閒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也。從學朱子。德興學宫三賢祠，槃澗第一，程次之，其一即先生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與程、董稱「三先生」。

程柳湖先生珙

程珙，字仲璧，蒙齋先生之從曾孫也。亦登

文公之門。著有《易説》。

雲濠謹案：先生號柳湖。

晏蓮塘先生淵❶

晏淵，字亞夫，號蓮塘，涪陵人，西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業文公。所著有《孟子註》，今佚。門人陽枋、陽岊。

方遠庵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謩，莆田人。父豐之，仕至監豐國鎮，朱子稱其詩豪壯。先生少孤，依母邵武吕氏。已而徙居崇安，從朱子遊。聰明絶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爲事。六經皆通，尤長于《易》。紹熙閒，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先生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爲學者禍。」未幾，僞禁果作。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朱子教人讀《集註》爲未然。其憂深思遠類此。所爲詩尤温潤。有《遠庵集》。

祖望謹案：方伯謩，一名伯休。移居，依文公于建陽。文公與黄勉齋手書曰：「伯謩不幸，未去時亦安静明了，但可惜後來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静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深寧目爲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云。

❶「塘」，當作「蕩」，參見本書卷八十七《静清學案序録》。

竇先生從周

竇先生澄合傳。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爲人醇朴，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即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負笈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竇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吴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于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其後始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居，睥睨久之，無所得，既而始悟其爲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即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蠻貊可行者也。」先生之弟子曰衛炳。補。

庶官湯静一先生泳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也，稱静一先生，江淮制置使東野之孫。潤州學者，自竇氏兄弟從朱子遊，繼之者爲先生。始仕官，未上而卒。漫塘以前輩嚴事之。其弟子曰衛翼。補。

劉静春先生黻

劉黻，字季文，一字静春，廬陵人。學于朱子之門。真西山雅重之，嘗謂人曰：「吾輩所言皆是皮膚，惟静春能道其骨髓。若静坐山中十年，庶幾敢望静春耳。」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説，以是與西

山多不合。其論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儗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或者謂必兼人物而言之，似也而差也。古先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乃兼人物而言之。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性，亦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因著爲《就正録》。西山力與之争，先生終不以爲然，每見，必力持其説。西山引觴解之曰：「生平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補。

梓材謹案：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聲伯，樂清人。知慶元時，請建慈湖書院。見《宋史》。又案：清江劉子澄，居廬陵，號静春。是廬陵劉氏有兩静春也。

知州李先生耆壽

李耆壽，字南公，江陵人也。累官知達州。先生嘗學于朱子，又嘗學于陸子。其通判沔州時，金人正闖蜀，沔守帥師出，乃攝州事。流民數十萬，滿野抄掠。截借西河所運絮緡以給之，斥闗候，增棧道，收潰散。次年，會師捄大安，制府檄之巴州招降巴山盗權興等。出知隆慶府，知蓬州，皆有聲。以言者罷。及起家守達，尤崇教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

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汊，迎歸侍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補。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

趙綸，字君任，忠簡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子于富沙。趙忠定公汝愚以忠簡故，召先生兄弟，語曰：「遠器也。」白上，以忠簡恩，用之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群盜，宣撫使吴獵上其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大性委之先生。至則果騷動，推誠諭之，竟帖然，而識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知益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人入寇，先生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袁海于囚，拔董思明于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擐胄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拔柵，以火攻。先生遣康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斃其酋，注首槊上。金人棄攻具走。俄而復至。先生固守，調諸軍，列柵淮堧，閒出遊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隸軍。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先生豫定諸軍之出戰者，巡徼者，列柵而守者，并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人阻東諸山而陳。先生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人敗走。又明年，浮、光、棗陽被圍，光山破。先生曰：「是吾脣齒也。」光守乞師，先生遣思明與海援之，而使從閒道入光，約表裏相應。未至，餉司檄移師防江，先生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束馬

山谷閒，步出，攀木緣崖，魚貫而行三十餘里，設伏于隘。中途禽金人之爲候者，遂拔柵，入爇其酋之卧帳。金人蒼黄奔迸，思明軍士憑高蹴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書敕牛馬雜畜，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資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素心喜應進士舉，而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功以直祕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焕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言者論罷之。明年，奉祠。尋知其無罪也，復以直焕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補。

直閣林盤隱先生湜父師中。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父中奉大夫師中，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弟。先生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寧宗即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群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奬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事，吕子約貶嶺外。先生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執奏收回，大

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補。

梓材謹案：水心誌先生墓云：「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侍郎應先生純之

應先生謙之合傳。

應先生茂之合傳。

應純之，字純甫，永康人，吏部侍郎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子。嘉定三年進士，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李全來歸，❶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持節如故。金人入寇，力戰死之。補。

沈先生僩

沈僩，字仲莊，永嘉人。學于朱子，精地理。補。

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説

張宗説，字巖夫，崇安人也。學于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舉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胄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

❶「全」，原誤作「金」，今據醉經閣本改。

夷，會于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爲之張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闋，命門人歌以贈。調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玉峯逸老。其壻即江塤也。補。

撫幹李先生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福建撫幹。文公與之校定《禮》經。所著有《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儀禮綱目》一卷。鶴山稱其密緻而惜其鄭、賈之言是信。補。

正肅郭兑齋先生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既即位，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怙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謚正肅，立正諫坊以旌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云：「郭磊卿有《兑齋集》。」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大梁人，温州守汝譡之兄也。雲濠案：《咸淳臨安志》云：「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進士。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語參知

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佐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定大策，忠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及忠定去國，先生兄弟罷黨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擢正字，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内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知温州。未幾，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丐祠，史彌遠不許，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累遷至權刑部尚書。方先生爲講官，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業遂衰。蓋亦有爲而言。嗣以所注《易》進講，忤時宰意。然所言多稱上旨，上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先生卒以老祈免。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雲濠案：《咸淳臨安志》：「嘉熙元年卒，景定四年謚文懿。」先生天資絶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策。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範》非箕子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疑傅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絶特立之見。其爲文章有天巧。常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南塘，見《直齋書録解題》。

附録

先生謂真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西山答曰：「公爲宗臣，則固當然。德秀不過朝廷一論思之臣耳。」補。

潘立之先生植

潘植，字立之，懷安人。世業儒，先生承家學，尤喜從鄉間善士遊。後聞朱子講道武夷，非他師所及，遂與弟柄負笈而往拜焉。先生工于文，尤嗜史學，上下數千年，貫穿出入，未嘗射策決科。兄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修。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礲，暇則接武林壑間，徜徉觴詠，怡怡如也。參《黃勉齋集》。

梓材謹案：宋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子醇，安正人，嘗著《易説》。

潘瓜山先生柄

潘柄，字謙之，立之弟。年十六，即有志于道，與立之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于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尚書解》。參《道南源委》。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

遊，造詣深邃，薦舉于鄉，入太學。淳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顧可干進乎！」後知嵊縣，值歲饑，奉行荒政，多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屈，徑從銓曹註慶元簽判及主管官告院，以病奉祠。未幾，倅隆興，兩爲帥司參議，官至朝奉大夫。遺文有《溪齋類稿》三十卷。參《姓譜》。

縣令滕德章先生珙

滕珙，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學，登淳熙進士。終合肥令。與德粹齊名。同上。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令合肥，有仁政。

隱君胡洞源先生泳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之高第弟子也。不樂仕進，學者翕然尊之，稱爲洞源先生。著有《四書衍説》。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載先生云「稱桐栢先生」，桐栢、洞源，字形相類，未知孰是。

忠節曾先生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三復弟。幼有異質，日記千言。乾道間，由進士累官祕書郎。光宗時，三上疏指陳時事。黨論興，坐重劾。卒，贈直龍圖閣，謚忠節。參《姓譜》。

梓材謹案：解學士爲《胡貞婦傳贊》，言先生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

齋胡丈淳嘗從之。予每書此句于扇上。

縣丞陳仁齋先生駿附子成父。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毛詩筆義》，未及脱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中乾道進士，除大冶丞，著《論語》《孟子筆義》。

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廬陵人。嘗遊朱子之門。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朱子大全集》答先生書三，文文山之師歐陽巽齋，殆即其後人。而萬氏《儒林宗派》以文山爲先生門人，恐誤也。

聘君章雪崖先生康附門人胡淳。

章康，字季思，吴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于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訝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淳從之遊，歲時致醪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淳字以初。參《姑蘇志》。

附録

車玉峯《脚氣集》曰：章雪崖，平江隱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汩没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

縣令饒先生敏學

饒敏學，昭武人。朱文公高弟也。知黔陽縣。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册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于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閎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濱老呂之子。先生早受學家庭，已而與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强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置之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第嘉定辛未進士，調静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儒、漕使陳孔碩咸咨以臺事。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辟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黄勉齋、李宏齋、張主一、陳北溪皆敬重之。勉齋嘗祭以文，極痛悼焉。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

李先生相祖

李相祖，字時可，守約之弟。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子之命編《書説》三十卷。

縣尉李先生壯祖❶

李壯祖，字處謙。與守約同登第。調閩清尉。朱子亦嘉其有志。真西山嘗以典刑人物薦之。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父羽儀。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進士。受學于朱、張、吕之門，而與廖槎溪、黃勉齋、陳北溪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交上。時韓侂胄當國，先生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爲守。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于富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竈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遷右司郎中，以考校殿廬卒。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附録

子合嘗問學問之道何先，象山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象山曰：「子合要某説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説，所以不答。」《象山語録》。

❶「生」，原無，據全書體例補。

漕使楊悦堂先生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師事朱文公。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責，奬廉静之操，絶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于學。所著有《奏議》、《悦堂文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中本云：「與楊方、楊簡俱師事朱文公爲高弟，時號三楊。」楊提刑方見後。慈湖則非朱子門人。謝山《奉臨川帖子》云：「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録，并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録》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據此，則先生當非朱門弟子，或在講友之列。然攷黄勉齋《記楊恭老敦義堂》云：「吾與通老從遊于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于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則先生嘗受業于朱門矣。恭老，通老兄，名梓。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心慕朱子。調弋陽尉，還道崇安，參謁面受所傳而歸。趙忠定汝愚帥蜀，辟機宜。忠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丐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宫，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祕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朱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自號淡軒。黨禁解，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

化，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再歲，除直寶謨閣、廣西提刑。卒于象州。

堂長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榦相友善。真西山帥閩，嘗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説附註》二卷。

進士李堯卿先生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于學，爲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强毅方正，衆所嚴憚。」

學正林先生易簡

林易簡，字一之，漳州貢士也。文公守漳，與同郡進士李唐咨並延至學宮。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北溪有《辯林一之動静書》，又《與林一之書》。

學正石先生洪慶

學正施先生允壽 合傳。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

並延至學云。同上。

附録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有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録》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才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合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説，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于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説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黄巖人。乾道八

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就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參《赤城新志》。

梓材謹案：袁蒙齋甫爲先生壻。蒙齋誌趙宜人壙云：「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訥齋之弟。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朝奉大夫。亦從文公遊，悉得奧旨。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一證胡子之失。皆爲文公所許。王魯齋嘗稱其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參《台州府志》。

楊至之先生至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朱文公之門，與清漳李唐咨皆文彩發越，燦然可觀。蔡西山妻以孫女。有《文公語録》二卷。

余先生大雅

游先生儆合傳。

余大雅，字正叔，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子遊。雲濠案：敬仲名儆，敬仲其字也。一作「名敬仲，字遠叔」。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先生嘗有詩云：

「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抉破本根説，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鑽。」朱子深與其進。有《朱子語録》一卷。

司户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于朱子，以禀性卞急，力于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命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删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託得人，惟子上足以當之。」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户。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説》十卷。初，先生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静，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之必歸參禪。」先生以此遂止。

許存齋先生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文公來爲簿，從遊最早，恬澹無欲。及文公去任，復從遊于建陽。及卒，文公作文祭之。

雲濠案：《閩書》：「先生所著有《孟氏説》、《禮記文解》、《易解》等書。」

梓材謹案：先生《朱子語類》多載其問答之語，其字順之也。朱子爲之序，又爲作《存齋記》云：「許生升之。」是先生一名升之也。

劉撝堂先生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遊朱子之門。朱子

卒，先生祭以文，有云：「凛然若銜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黄壺山先生士毅

黄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吴。幼知嗜學，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詆誹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静坐勿雜，唤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于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譔次文公《書説》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録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先生鏡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從朱文公學，稱高弟。

縣令李先生東

李東，字子賢，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受學朱子，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爲廬陵簿。秩滿，周公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閩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西曹久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遷知萬安縣，黄勉齋以書薦于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主簿方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耕道耒之弟也。梓材案：先生亦元寀曾孫，當是耕道從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造謁朱子，至必留月餘。擢第爲漳州長泰簿。時朱子爲守，辟先生主學。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諸邑倣之。每見民閒疾苦，悉別白爲朱子言之。後朱子召還，出《大學章句》，俾刊示學者。

方先生禾

方禾，字耕叟，耕道之弟也。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于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邇，其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❶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于此。則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參《朱子別集》。

方履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好學，不踐場屋，專心求道。朱子之莆，先生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意，日與同志講明。自號履齋，朱子爲書其額。

❶「其之」，當作「其亦」，參見《方耕叟耒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別集卷五）。

縣令上官先生謐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東京副留守悟之孫。從朱子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

常博傅先生誠

傅誠，字至叔，仙遊人。嘗從朱文公遊。淳熙中登第，由□陽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督府幕官。時參政張巖爲都督，著述皆出先生。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鯁切。一日登對，忽卒于殿下。

黄先生寅

黄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邪？」先生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于是奮勵修飭，登朱子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梁先生瑑

梁瑑，字文叔，邵武人。從遊于朱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説，文公多許可之。又輯《文公語録》、《澹臺石刻》。

縣尉馮見齋先生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學于朱子。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敬義性情心術之説甚善，朱子多許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雲濠謹案：黄文獻誌馮君墓云：「馮氏之先，在唐有延珍，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受學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父祉，居建陽，以尚書護合肥軍死義，敕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先生從張南軒、朱晦翁講學，晦翁爲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楊仕訓，字尹叔，漳浦人。從朱文公遊。醇静警敏，刻勵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薦之。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靖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糧料院，踰月卒。同學黄榦、陳淳皆深痛惜之。

修撰葉息庵先生武子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朱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閽，力争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于《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暇論其存乎我者與！」淳祐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祕閣修撰卒。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葉氏先祠記》言：「先生字誠之。」是爲息庵先生。且言：「其知處州，有異政。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瑞芝産于庭。」

知州俞先生聞中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從學朱子。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知黎州，悉意撫字，民夷感恩。

進士吴先生英

吴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略》。

黄先生孝恭

黄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著確實。

邱先生珏

邱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知軍饒先生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淳熙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文公爲守，先生夙興治事，暇即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者曰：「能磨琢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轂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楊先生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附子起予。

孫枝，字吉甫，鄞縣人。父允從鄉先生沈簽判銖學。先生與簽判子焕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梓材案：柳待制貫爲先生《孫臨海令墓志》云：「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邃學雄文，望于一時。所著書曰《海上槀》。」學問益精粹。袁絜齋曰：「初謂子善

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即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予同登進士第。先生父時尚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先生卓邁有知略，自秦、隴、荆、湘達于淮海，凡險要阨塞，若指諸掌，于邊事軍謀尤練習。淮帥延致幕府，先生以禄不及親，辭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譟于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户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質。參《至正四明志》。

周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贄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怠。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求卒業。既歸，温繹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没，僞禁且嚴，先生徒步會葬，并于康、廬閒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迭爲季集，彼此規正，緜歷歲月，不少怠。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卒，黄勉齋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參《黄勉齋集》。

余先生宋傑

余宋傑，字伯秀，建昌人。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李先生煇

李煇，字晦叔，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隱君劉先生賁

劉賁，字炳文，建昌人。與周舜弼、余伯秀、李晦叔同學于朱子之門，並有時名，不求仕進。

李木川先生杞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號木川。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正傳校》行于世。參《四朝聞見録》。

梓材謹案：《朱子實記》著録《姓氏録》、《甲寅問答》者，先生也。宋又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字子材，眉山人，著《謙齋周易詳解》二十卷。見《經義考》。

李先生雄

李雄，平江人。朱子弟子。補。

梓材謹案：先生與木川李先生並質疑義于康叔臨，是二先生又爲康氏門人也。

宋先生之潤
宋先生之汪合傳。

宋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雙流人。與其兄深之之源問學于朱子。朱子答書有

曰：「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皆所深望。而垂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云。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深之又學于清江劉氏。詳見《清江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金華人。與兄端叔、友端並學于朱子。爲江、淮宣撫使司幹。參《會稽續志》。

祕閣杜先生斿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嘗問道于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讐。參《吴禮部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召入館閣，年八十餘矣。」《朝野雜記》誤爲杜福。

杜先生旝

杜旝，字幼高，金華五高之一也。著有《粹裘集》十卷。葉正則序之曰：「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辯，學之博矣。論辯不苟是非，必折之于正，又所謂篤矣。」參《葉水心集》。

文靖鄭日湖先生昭先

鄭昭先，字景明，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僥倖一第，問學未悉。」遂遊朱子之門。遷知歸安縣，民咸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參《姓譜》。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字景紹，卒，謚文靖。有《日湖遺稾》五十卷。

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知泉州如圭之子。從學朱子，讀書深潛温厚。官吉州録參，累遷江東帥機。朱子嘗得先生所著《雜説》，謂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朱子疾且革，爲書屬其子在與先生及黄勉齋，又拳拳于勉學，及修正禮書爲言云。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娶劉白水先生之次女，與文公爲寮壻。

劉先生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人，静春先生子澄之族人也。舊從學于子澄，亦嘗學于陸子。嘗以書勸朱子弗爲講學之争，朱子答以「臨川近説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迷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説行，則此等事無人管矣。」又貽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梓材謹案：先生爲公非先生攽之元孫，于静春爲族子，蓋始學于静春，而又師朱子者。父龜年，朝奉郎。朱子表其墓。

黎先生貴臣

黎貴臣，醴陵人。從朱子受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參《姓譜》。

林先生學蒙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同上。

徐盤洲先生寓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參《戴氏鉥説》。

雲濠謹案：真西山誌包履常墓，稱先生爲盤洲叟。

隱君蔡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于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没，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閭服行其化。參《江西人物志》。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知建寧縣。

雲濠謹案：《姓譜》：「先生乾道五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更名埜。登紹熙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參《温州府志》。

程格齋先生永奇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先之子。朱子門人，稱格齋先生。

李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參仲繒之子。從朱子學，有問答，見《朱子語録》。著有《近思續録》、《字訓續編》諸書。參《徽州府志》。

録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静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説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説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别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説話覺得不是，便莫説。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爲物

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麽物。」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卻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説。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格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强做底，便是不至。」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説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説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摇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于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

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于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説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義是箇毅然説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閒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聰察便是知，强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

問：「伊川見人静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心軀殻，謂之腔子。能于此身知有痛，便見于應接方有箇是與不是。」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説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别。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梓材謹案：《録語》第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祕書林先生至

林至，字德久，華亭人。官祕書郎。登朱子之門。著有《易裨傳》。

隱君嚴亨父先生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一字亨父，新喻人。隱居不仕，師事朱子。有《疑義問答往復書帖》。參《新喻縣志》。

附録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是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此質之中爾。非别有一性。」

問明道言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朱子答曰：「人生而静，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于此者爾。《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于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所著有《朱子語略》二十卷。雲濠案：《福建通志》誤作鉛山先生。參《蘭溪縣志》。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楊䎘，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蓋即一人而分載之。

楊先生驤

楊驤，字子節，與立從弟。朱子授《易》、《禮》弟子。參《經義考》。

楊先生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與立從弟。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梓材謹案：朱子嘗教先生「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見《晦翁學案》。

徐先生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朱子《與蔡季通書》謂：「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云。參《朱子文集》。

姜先生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教授潘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遊，有聞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喜静坐。晦庵云：「專務静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静，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

來覺得此理真無内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已放。」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終無爲軍教授。參《台學源流》。

縣丞吴先生必大

吴必大，字伯豐，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仕。先生早事張南軒、吕東萊，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參《姓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長樂人，世南之子。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乾道閒，與其弟礪俱中童子科。嘗讀釋、老書，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遂率其弟登朱文公之門。文公嘉其篤志敏學，授《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先生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復仕進意。與蔡西山、黄直卿相友善。年四十五卒。所編有《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脱稾。同上。

童科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砥之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受學于朱文公。文公嘗曰：「履之兄弟卻差勝，若更加功，或可望耳。」與黄直卿最友善。及禁僞學，志尚愈篤。蔡西山編置道州，先生與其兄餽贐甚厚。年四十七卒。同上。

王先生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苦學善問，深得其旨趣。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吴先生壽昌

吴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學。後遊晦庵先生之門。著《問答略》。嘗論張、吕二先生，謂「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甘吉甫先生節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文公高弟。

曾先生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廬陵人。劉子澄之徒也。嘗師象山，其後爲朱子之學。有云：陸先生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此恐非初學所到地位。」陸子曰：「吾子有風浴詠歸，自是吾子家風。」祖道言：「此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也。」其後爲象山之學者辯之，以象山《答宅之書》今見載集中，但言存誠、持敬二語。「存」字于

古有考，若「持」字則後人之言。是陸子未嘗如宅之所云。然孟子嘗言「存心」，亦言「持志」，則陸子謂「持敬」爲杜撰者，其説亦過。

徵君吴友堂先生昶

吴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執經館下。久之，僞學禁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所著有《易論》、《書説》。文公深嘉許之。

雲濠謹案：《歙縣志》稱先生安貧守道，意薄進取，徵爲郡校書郎，弗就。

迪功陳克齋先生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尚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徐忠愍公元杰，其門人也。

方先生誼

方誼，字賓王，嘉禾人。問學于朱子。朱子《答周南仲書》有云：「方賓王每書來，説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參《朱子文集》。

張先生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人。朱子弟子。著《經説》。補。

孫先生自修

孫先生自新合傳。

孫先生自任合傳。

孫自修，字敬甫，宣城人。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時正學久衰，先生兄弟獨知尊嚮，時論躓之。朱子嘗貽書商摧傳訓。既没，先生追記《池録》一卷，附載《朱子語録》。參《姓譜》。

縣令葉子是先生湜

葉湜，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調新化簿，去尉寧都，歷安仁令以卒。壯歲遊朱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説，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真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亡勌容」。其之安仁也，爲政一出于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于真公者也。吾其敢違邪！」參《真西山文集》。

堂長黄先生義勇

黄先生義剛合傳。

黄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黄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黄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議論尤有根據。嘗敘所聞曰《先師德言》。參《江西人物志》。

萬先生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大冶人。陸文達公爲興國教授，即來受學。旋事文安公于槐堂。象山嘗言：「吾門惟曹立之、萬正淳可不爲利害所動。」已而先生見朱子于南康，亦力稱之，先生遂爲朱子之學。

曹无妄先生建

曹建，字立之，餘干人。學者稱爲无妄先生。初從沙隨程氏，繼從陸氏兄弟，最後乃從朱子于南康。其所欲見而不得者，南軒張氏而已。朱子序其言：「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間，狼狽也已甚。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象山言其「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某與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一聞他人言語，又復昏蔽，病亦隨發。如此者不一。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

仇讐，于是盡叛某之説，湊合元晦説話，不相見以至于死。」

梓材謹案：一本云：「先生早卒，朱子爲表其墓。表中言先生于陸子異同之處，陸子門人見而不喜。朱、陸異同之釁，蓋亦其一事」云。

附録

曹立之有書于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説『且將』！」《象山語録》。

輅院詹景憲先生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調清江户曹掾。江西俗尚嚚訟，有數年不決者，先生一閲之皆得其情。于是環十一府之民，有求質于有司者，皆請屬先生，曰：「寧爲户曹非，不願他官直。」官至差監車輅院。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先生墓誌云：「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朱文公遊，得修己治人之大致。」

符先生敘

符敘，字舜功，建昌人。初問學于象山。象山遺傅子淵書，❶言其妄肆無知之談，「子淵不得不任其責」。其答先生書亦多微詞。其後先生師朱子，嘗言陸子不喜説性，蓋亦不以槐堂弟子自名者矣。

❶「傅」，原誤作「傳」，今據醉經閣本改。

童敬義先生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先生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著有《四書訓解》。參《閩書》。

正言襲先生蓋卿

襲蓋卿，字夢錫，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往師朱文公，明義理之學。入諫垣爲右正言，以直道事君。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小司成。朱子《池州語録》蓋其所著。又與王居仁同時執經南軒之門。謝山《困學紀聞三箋》于周子静條亦云：「襲蓋卿，南軒弟子。」

教授李先生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蘄學也，文公送之曰：「與伯諫遊而講于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于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虚閒静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參《讀書工程述語》。

附録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蘄州之説，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説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勉其在己，果

得無一毫滲漏，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梓材謹案：臨川蓋指陸子，金溪隸撫州，本三國吴臨川郡。蘄州謂李周翰。

縣丞黄先生學皐

黄學皐，字習之，龍溪人。通經史，尤長《詩》、《書》、《春秋》。南宫對策，有曰：「愚獨愛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與時論不合，有司大書曰：「此必僞學之流。」黜之。久而擢第。再轉鄱陽丞。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録》。又著《評古》一册，補註《東坡詩集》，上之諸司。論薦調泉州察推，需次于家，郡守屈置于學，以訓諸生。參《姓譜》。

學士黄尚質先生幹

黄幹，字尚質，長溪人。師事文公。著述甚富。餘干饒魯、寧德李鑑皆師之。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參《道南源委》。

廖先生晉卿

廖晉卿，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録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朱子云：「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李先生伯誠

李伯誠，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録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李先生周翰

李周翰，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録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季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本之釋氏。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

梓材謹案：李伯諫教授于蘄，南軒云「爲其所轉」，則先生蘄州人也。

劉先生定夫

劉定夫，朱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附録

陸象山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少懈，舊習又來。

賀先生善

賀善。

梓材謹案：先生與黄勉齋、李果齋爲同門友，争朱子《綱目》非未成之書，則亦受業朱門者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終

宋元學案卷七十　滄洲諸儒學案下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宏齋門人劉、李三傳。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忠敏趙先生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忠肅公方子。與弟忠靖葵俱有大志，少從鄭清之、牟子才學，從父軍中。嘉定閒，嘗與忠靖殲金人于高頭。累官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屢立戰功。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後爲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卒，謚忠敏。參《姓譜》。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

趙葵，字南仲，忠敏弟也。以功累官知滁州。度李全必叛，乃聚兵爲戰守計。及全寇揚州，先生率衆與戰，出奇破之，斬全以歸。淳祐中，進端明殿學士、知潭州。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魯國公。先生有英武之才，累立大勳，朝廷倚之爲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謚忠靖。子溍。同上。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與兄范俱有志事功，

父方器之，聘鄭清之、牟子才爲之師，❶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是先生固李敬子弟子也。

方連雲先生暹別見《勉齋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見上《晦翁門人》。

進士許先生應庚別見《雙峯學案》。

槎溪門人

提刑鄒先生應博

鄒應博，泰寧人。受學于廖槎溪。開禧初登第。寶慶中，監行在都進院。奏對，謂：「《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朱熹謂人不能無人心，亦未嘗無道心。人心者，如飲食男女、好樂忿懥之類是也。若無此，則何以爲人乎！惟其縱而不知檢，則逐物而遷，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難見。聖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則人心自入于檢防之中也。」嘗知婺州、蘇州，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爲真西山所薦云。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果齋門人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別見《鶴山學案》。

❶「牟」，原誤作「全」，今據醉經閣本改。

縣令葉先生采

葉采，建安人，安仁令子是之仲子也。鄉貢進士。壻于李公晦，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參《真文忠集》。

梓材謹案：《學案》原底于《葉平巖傳》云：「初事節齋，後事方子。」方子即公晦。蓋宋有兩葉采，事節齋者平巖，事公晦者先生，因同名而誤及之耳。又案：先生嘗爲昌化宰。見胡石塘所作《陳孝子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毅齋門人

祕書王唐卿先生世傑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官祕書丞。初，徐文清公倡道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于考亭，而先生則有得于文清者也。參《黄文獻集》。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除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宦官陳恂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先生擬曰：「優異内官，寵賁節鉞，雖出于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于公論。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論圩田，衆莫敢決。先生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爭田訟邪？」毅然決之。時議括兩淮浮鹽，先生謂：「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闠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

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宫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切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先生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遂斥去，予祠。參《王華川集》。

雲濠謹案：王忠文嘗序先生《左司集》云：「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又從四明絜齋袁公遊。」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其予祠也，家居十年以卒。又稱先生爲厲志先生。厲志，一作勵志。

葉通齋先生由庚

葉由庚，字成甫，義烏人。生而口吃，嗜讀書。試有司不中，遂絶意進取。時徐文清倡明朱子之學，先生執經從之。文清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説。與金華何北山、王魯齋辯析理學，不立異，不苟同，虚己精索，必求真是之歸。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若纏蔽于文字閒，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學者稱通齋先生。

鄉貢朱先生中

朱中，義烏人。徐文清弟子。著《太極演説》、《經世補遺》。補。

雲濠謹案：先生宋鄉貢進士，爲文清高第弟子。見宋潛溪所銘先生孫裕軒墓碣。

雲莊家學

知州劉静齋先生垕

劉垕，字伯醇，建陽人，雲莊之子，自號静齋。補承務郎，知江寧縣，辟制置司幕官。

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劒州，以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參《姓譜》。

雲莊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允夫門人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見上《晦庵門人》。

元善門人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蒙谷門人

文忠江古心先生萬里父煜。附門人陳偉器。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煜始業儒。先生少神儁，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以舍選出身，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先生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既而坐臆謗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于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歷遷刑

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先生始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先生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言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先生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之。先生四丐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宫。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先生隱草野閒，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脱歸。始先生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其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先生竟赴止水死。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林子武門人。

古心學侶

縣令劉月澗先生南甫附從子由聖。

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年十七，以治《尚書》擢嘉熙二年進士第。爲縣安遠，能去淫祠，人稱神明。警敏絶倫，最爲江丞相萬里所重。歐陽巽齋雖與爲輩行，然師事之。其學傳于從子□□，字由聖，號方壺先生。參解《春雨集》。

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講學白鷺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則先生本古心學侶也。

竹隱家學

知州傅先生壅

傅壅，字仲珍，忠簡之子。慶元中登第。知崇安縣，創均惠倉，增學田，立義冢，邑人爲立祠。用課最，歷大理寺丞。審冤獄得實，卿以下患之。臺諫劾罷。旋以獄直知南劍州，改漳州。先是，忠簡兄弟相繼守漳，先生治如其父，邦人安之。徙撫州，以都官郎召，未至，卒。

徽猷傅先生康

傅康，字仲良，忠簡之子。以父任知古田縣，猾胥匿簿書，賦入日少。先生籍其家，

出所匿，復得實，邑計以饒。爲司農寺丞，知汀州。時兄仲珍守漳，其父往來就養，鄉人榮之。徙南劒，發奸摘伏，吏不敢欺。累進司農少卿，兼左司諫，練熟典章，上甚材之。晚知袁州，直徽猷閣致仕。

性善門人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子之門。朱子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葉、度之閒，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矩度。丁母憂，以禄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庵懸霤山。每進華秩，必固辭。歷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説，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横。建黄巖縣社倉六十有六。其善政不可殫載。進考功郎，四辭新命，且乞于赤城、桐柏之閒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于聖世。不許。御批兼崇政殿説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于憂，故能無憂。

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于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彗出于柳，先生應詔上封事。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乞奉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兼侍講。乞祠還家，御筆趣行，除兼權工部侍郎，時又命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召爲中書舍人，進顯文閣待制，乞祠，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未幾，疾作，謝醫卻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而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星渚，見車玉峯所作《台州新蠲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北山家學

忠肅陳先生韡

別見《水心學案》。

復齋門人

山長黄德遠先生績

見下《瓜山門人》。

蒙齋門人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家學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槃澗門人

董復齋先生琮

程古山先生正則並見《介軒學案》。

蓮塘門人

進士陽字溪先生枋

陽枋，號字溪，稱大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先生銅梁人，淳祐中進士。見《四川總志》。又案：大陽五世孫有撰《玉井易說》者，佚其名。

陽存齋先生岊

陽岊，號存齋，稱小陽先生。有《易說》。

梓材謹案：大、小陽先生及韓禮部傳，原與静清同卷，爲《四明朱門學案》之一，謝山改定爲《静清學案》，静清以上，併入是卷。

遠庵家學

方先生丕父別見《勉齋學案》。

二竇門人

衛先生炳

衛炳，字晦仲，句容人也。從二竇兄弟遊，

不爲今學而爲古學，落落不苟。二竇嘗介之以見漫塘，稱其氣肅而言質，空谷足音。顧早卒，君子惜之。補。

静一門人

衞先生翼

衞翼，字翼之，句容人。從湯静一遊，即晦仲從兄弟也。漫塘稱其有遠韻。補。

玉峯門人

知軍江先生塤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瓜山門人

山長黄德遠先生績

黄績，字德遠，莆田人。初遊淮、浙，徧參諸老。已而從陳師復、潘謙之二子遊。及二子卒，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而請田于官以祀之，讀約聚講如二子規約，由是學者皆就正于先生。郡守推入尊德堂，以繼劉彌卲，又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所著有《四書遺説》、《近思録義類》。

蘇先生國台

蘇國台，仙遊人，辰州守權子。從潘柄講學。補。

溪齋門人

趙省之先生雷

趙雷，字省之，縉雲人。滕溪齋弟子。參《儒林宗派》。

德章家學

縣令滕萬菊先生鉛

滕鉛，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德章之子。爲安仁令。所得所授，學有源委。注《尚書》行于世。參《姓譜》。

洞源門人

黄先生輔别見《勉齋學案》。

監税李先生仁垕

李仁垕，字載叔，德興人也，直焕章閣駿之子。官鎮江都税院監。從胡伯量學，二十八歲而卒。漫塘劉文清公志其墓曰：「載叔來金壇，伯量與偕。載叔出語稍易，舉事稍偏，伯量必正色折之，載叔斂衽謝惟謹。伯量去，人謂載叔稍自適矣。載叔對曰：『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輒醉，醉而安寢，恃以無失。及先生去，吾飲不醉，然其寐也，憂其不能無失。吾敢以離群索居爲樂

也哉！』其初至金壇，得一室蕭寺中，僅容兩几，廩無繼粟，庖無繼肉，人謂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也。比憲檄下，令入幕，載叔反以侵官出位爲戒，遲回久之。求益于其友，則載叔之死，豈徒李氏失一佳子弟哉！」補。

歐陽家學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淡軒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信齋門人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堯卿門人

鄉舉陳先生思謙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學問該博，教授後學，嘗魁鄉薦。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喜之，因語其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至之門人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撝堂門人

王立齋先生侃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吉甫家學

侍郎孫先生願質附子璹。

孫願質，鄞縣人，吉甫次子。紹定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部侍郎。子璹，字壽朋，知臨海縣，奉母在官。元兵至，母子俱蹈難死。丞相葉夢鼎、尚書王應麟嘗以文章薦之。參《至正四明志》。

履之家學

劉先生子玠別見《勉齋學案》。

克齋門人

忠愍徐先生元杰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子是家學

縣令葉先生采見上《果齋門人》。

尚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提舉李先生鑑別見《勉齋學案》。

晦翁再傳

僉判丘行可先生富國

丘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人。僉判端陽。所著有《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説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雲濠案：《道南源委》云：「登淳祐進士。」又云：「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説約》，發明朱子宗旨。」宋亡，先生高蹈不仕。修。

庸齋家學劉、李四傳。

知府趙冰壺先生溍

趙溍，字元晉，號冰壺，葵之子也。咸淳中，嘗知建寧府。著有《養疴漫筆》一卷。參《四庫書目提要》。

葉氏門人

陳玉巖先生天澤

陳天澤，字澤民，一字玉巖，昌化人。葉采弟子。

唐卿門人

石蟠松先生一鰲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祕書丞王世傑弟子。雲濠案：黄晉卿表先生墓云：「少受業于王君若訥，既又從祕丞遊。」世傑則徐文清弟子也，覃思于《易》。所著有《周易互言總論》十卷。補。

梓材謹案：先生號蟠松，見王海日《許氏四傳堂記》。

静齋家學

忠簡劉冰壺先生欽別見《九峯學案》。

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

劉應李，字希泌，雲莊弟炳之孫也，初名棨。登咸淳進士，調建陽主簿。入元不仕，退與熊勿軒、胡庭芳講道于洪源山，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于莒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静齋之門，蓋以韶仲之孫而受學于静齋者也。

静齋門人

熊竹谷先生慶胄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希泌講友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別見《潛庵學案》。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古心門人

州判趙元道先生介如

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從江古心遊，其學静深有本。登寶祐進士，通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參《江西人物志》。

月澗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別爲《巽齋學案》。

小陽家學

陽以齋先生恪

陽恪，號以齋，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涪陵戞氏淵。先生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説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説非是。參張氏《春王正月考》。

梓材謹案：先生爲小陽先生之子，史静清師之。見《宋史·史彌鞏傳》。然向之述學派者，皆以静清爲大、小陽之傳。

小陽門人

教授史静清先生蒙卿 别爲《静清學案》。

禮部韓先生居仁

韓居仁，字君美，本開封人也，後居明州。仕至禮部郎中。學于小陽先生臣。嘗官慶元經歷，講學甚醇，本堂謂其指《易》之全體大用以袪破碎，脈《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又極稱儒術。吏治有惠政。于慶元，嘗周視城渠水脈，疏之淪之，既西至它山，于堰于閘，完故立新，遂無旱澇之患。深寧王尚書序其事，而尤與程敬叔相契。補。

德遠家學

參議黄四如先生仲元

黄仲元，字善甫，涵江山長績之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除武學諭、太常博士，兼閩、廣宣撫司機宜，改國子主簿，兼福建招捕司參議，皆不赴。宋亡，改其名曰淵，字天叟，又改其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賛翁彦安」爲稱。窮居稽古，深入理奧，率以向上自處，不忝其父。年八十二卒。有《四如講稿》、《經史辨疑》、《四如文稿》。參《姓譜》。

德遠門人

推官鄭先生獻翁

鄭獻翁，字帝臣，莆田人。從黄德遠遊。咸淳初登第，仕至漳州推官。元既改物，與仲元諸人俱以宿儒爲郡人模範。

省之家學

參政趙格齋先生順孫

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韓王普之後。父雷學于溪齋滕氏，授以《尊所聞集》，遂傳其子。先生既長，謂朱子之微言奥旨，散出于門人所記録者，莫克互見，乃采集以爲《四書纂疏》。學者盛傳之。淳祐十年進士，自祕書郎五遷至侍御史，皆兼講讀之職，凡日食震雹水火爲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爲危亡可畏之説，隨時致戒。時帑藏朽乏，而人主不知，汰侈日甚。先生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乃學陳平之不知錢穀，非也。真宗常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爲忤，令諸司條具以聞。又言内廷之帑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專以瑣細對揚，當申儆之，以革習諛之風。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還言職。薦湯漢、李伯玉、何基、徐宗仁、吕圻、歐陽守道、吕大圭。劾龔日升昏鄙。

美人楊氏父死甫踰旬，進封淑妃，先生言當念其《蓼莪》之感，請以期年，雖不從，而竟得過卒哭者。久之，謝堂與其弟垕皆以戚畹驕横，先生力言之，堂免侍從，垕以節度使罷奉朝請。

度宗雅重先生，而賈似道方當國，先生累陳買田變楮之弊，又劾罷其姪廣德守蕃世，似道怒甚。先生丐去，度宗不允。又言：「新宮之建，議毁民廬，未知師臣相臣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者否？」似道益怒，上章乞骸。先生亦丐去，除吏部侍郎，兼祭酒，同修國史，仍兼侍讀。先生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以夏初，即徵民租，先生爲設法糴二千萬斛以入庾，而豫徵之法以免。築學道書院以講學。復召爲吏部侍郎，晉尚書，兼侍讀。請急援襄陽，因述許翰之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又曰：「端平失襄而卒復之。今日之事與端平異，不急援，禍至無日。」度宗爲愀然變色，似道笑曰：「縱襄陽失守，豈遽危亡！此書生腐語耳。」六年，攝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兼權參政。八年，同知院事，兼參政。馬丞相廷鸞去位，度宗欲用先生爲右揆，兼元樞，先生歎曰：「吾其爲張悌矣！」已降麻，會病得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舟次富陽，歎曰：「一病足勝二十四考矣。」十年，起爲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爲州民代輸税錢四十餘萬。知時事不可爲，亟歸，憂憤疾篤，不復御藥，而三宫北上矣。又九浹旬而卒。所著自《四書纂疏》外，有《近思録精義》、《孝宗繫年録》、《中興名臣言行録》、

《格齋集》。學者稱爲格齋先生。補。

萬菊門人

黄草窗先生智孫

黄智孫，字常甫，休寧人，稱草窗先生。學于萬菊滕氏，而定宇之師也。補。

梓材謹案：汪氏炎昶狀陳定宇行略云：「後從鄉先生黄公常甫遊。黄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爲朱子高弟。」是先生爲萬菊弟子之證，亦可知萬菊爲二滕後人，蓋即安仁令云。

草窗同調

陳復齋先生源長

陳源長，字復之，休寧人，定宇之父也。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生下帷之風。參《定宇集・附録》。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履長，晚年更名源長，從學者號之曰復齋。見定宇所述《先世事略》。

子善所傳

陳西山先生紹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行可門人

翰林張先生諒

張先生貢合傳

張諒，字子京，建安人。與弟貢學《易》于丘行可。著《經史事類書澤》三十卷。後贈翰林應奉文字。貢字壯夫。

賢良鄭翠屏先生儀孫

鄭儀孫，建安人，號翠屏。從丘行可學《易》。咸淳中，以賢良舉。少帝北行，先生退而著書，作《易説》、《大學中庸章句》、《史學蒙求箋註》、《性理字訓》。郡守吴某率幕屬迎于學，師事之。

蟠松家學劉、李五傳。

孝子石先生定子

石定子，字安叔，義烏人，一鰲子。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先生奉養不倦，無愠色者三十年。參《兩浙名賢録》。

蟠松門人

國學陳䉫翁先生取青

陳取青，東陽人。受學石一鰲，慷慨有志節。子樵。百家記。

雲濠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云：「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中葉來徙邑之太平里。先生國學進士，與聞考亭之學，自號問䉫翁。」

文獻黄文貞先生溍

黄溍，字晉卿，義烏人。先生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于四方。登延祐進士第，累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

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禄侍親之請，絶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卒年八十一。累贈參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先生天資介特，在外唯以清白爲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閒，煦如陽春。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于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訓，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稾》二十五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參史傳。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石氏門人。宋潛溪狀先生行實，言其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太學内舍劉應龜見而歎之，因留受業。又從仙華山隱者方鳳遊。是先生又爲劉氏、方氏門人也。楊鐵崖誌其墓云：「與其徒私謚曰文貞先生。」

艤翁同調

隱君李復庵先生直方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少以世業治《尚

書》，舉進士不第，退治《河》、《洛》之學。宋末隱居教授，其受業弟子陳樵與胡瀠、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貧，與其弟子耦耕南山之麓，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參《金華先民傳》。

雲濠謹案：《隆慶東陽志》載：「先生一名幼直，字良佐。爲人沈毅方介。」又言：「其所著書百餘篇，皆未竟。惟《易象數解》爲全書。至元中，録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則焚且久矣。」《金華府志》云：「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道門人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

別見《雙峯學案》。

右丞燕先生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建昌人。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元世祖既平江南，帥臣板授同知贛州事。後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累拜江浙、湖廣行省右丞。召還朝以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爲宋禮部侍郎肅七世孫，與汪東山爲同門友，亦趙氏弟子也。著有《五峯集》十五卷。見程雪樓所作神道碑。

草窗門人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

陳櫟，字壽翁，一字定宇，晚稱東阜老人，徽之休寧人。學以朱子爲宗。所著有《百一易略》、《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

義》等書。時雙湖、東阜最稱宿儒。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强之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先生性孝友剛介，日用之閒，動中禮法，善誘學者，江東士人就學草廬者，盡遺而歸。先生年八十三卒。修。

梓材謹案：汪氏爲《定宇行狀》云：「其爲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爲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黄常甫遊。」

定宇文集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于道，道本于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于中。欽、恭、寅、祇、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于敬。求道于心之敬，求道于治之中，詳説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于《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遺逸。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書傳纂疏序》。

程松谷先生顯道

程顯道，號松谷，婺源人也。有《孝經衍義》。嘗刲股救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于墓，書「銜恤」二字于扇，蔬食終三年。定

字以爲「不言躬行之士」，亦草窗弟子也。補。

復齋家學

鄉舉陳定宇先生櫟見上《草窗門人》。

翠屏門人

知事張先生復

張復，字伯陽，建安人。仕元爲建寧路知事。師事鄭翠屏，學《易》得丘氏之傳，嘗輯諸儒論議，編《性理遺書》十四卷。

艤翁家學劉、李六傳。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

陳樵，字君采，取青之子。好以鹿皮爲衣，自號鹿皮子。先生學于家庭，又從李直方受五經大義。性沈敏嗜學。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白山大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奥義，多前儒未經道。虞伯生、黄晉卿、歐陽圭齋輩皆向慕，以爲不可及。宋潛溪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子」。百家記。

文貞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師事黃晉卿。元政亂，先生爲書數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遷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爲總裁官。書成，擢翰林待制，兼國史編修。奉使雲南，爲梁王把都所害。其遺文有《華川集》、《玉堂雜著》諸書。正統間，追贈翰林學士，謚忠文。參《人物考》。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夷白先生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也。黃晉卿高弟。學者稱夷白先生。補。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學正蔣先生允升

蔣允升，字季高，東陽人，貞節先生元之子也。幼穎異，長益自力于學。貞節性嚴毅，教訓甚篤，延方先生麟、李先生亦于家爲之師。凡天人性命之奧，禮樂名物度數之詳，悉得于耳提面命，而會其指歸。貞節與兩先生繼殁，先生束書入懷歸山中，博考而精思之。所有既富，發爲文章，動合法度。會

黄侍講致政家居，先生爰登其門。嘗試有司不合，遂棄其業弗爲。部使者舉其茂材，當得官，未報而卒，年二十九。所著有《時敏齋稾》。參《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宋潛溪志貞節墓言：「先生嘗從黄文獻公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

都事高則誠先生明附弟誠。

高明，字則誠，永嘉人。自少以博學稱。一日，歎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爲？」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録事。數忤權貴，謝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經慶元，方氏竊據，强留幕下，力辭不從，卧病卒。所著有《柔克齋集》二十卷。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高氏兩難」。參《姓譜》。

雲濠謹案：温州舊志載東海趙汸嘗稱其學博而深，才高而贍。《隆慶東陽志》則稱其從烏傷黄文獻，蓋亦黄氏門人也。

復庵門人

隱君陳鹿皮先生樵見上《艤翁家學》。

徵君胡蔗庵先生溎附門人李思齊、徐黼、胡太和。

胡溎，字景雲，號蔗庵，東陽人。與陳樵、陳士允從李直方遊。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問深邃，文章典雅，長于詩賦，尤善表啟。其詩似李長吉，有元一代作者，鹿皮子外，惟景雲氏。家居授徒，李思齊、徐黼、胡太和皆從之遊。生平篤于實行，動必以禮，言論風采，師表一時。朱編修廉稱爲隱君子。

洪武初，以薦授史館，命已下，卒。所著有《愴鳴集》。參《東陽縣志》。

陳先生士允

陳士允，東陽人。從李直方遊。爲人古樸迂遠，不趨勢利，閉户讀書，深明《易》旨。尤慮學者未易讀程、朱傳義，迺輯諸家所著爲《集註》。同上。

定宇門人

隱君倪道川先生士毅

倪士毅，字仲宏。❶隱居徽州祁門山，定宇陳氏弟子也，學者稱爲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説、素論定于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東山、汪環谷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爲詮解。于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録》附于《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録》，放而成之。格齋趙氏有《纂疏》。克齋吴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爲明備。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環谷爲之序。修。

❶「宏」，當作「弘」，係清人避清高宗弘曆諱。參見元趙汸《倪仲弘先生改葬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山存稿》卷七）。

朱子綱目凡例序

朱子《綱目》之作，權度精切，而筆削謹嚴，先輩論之詳矣，贊不待贅。惟《凡例》世尚罕傳，學者于書法有未窺其要者。至元後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歸自泗濱。明年春，出其所録之本，謂得于趙公繼清質翁之子嘉績凝。始獲披閲，遂節録之。暇日詳觀，因轉相傳録而不能無小誤，惜未有他本以參校，乃隨所可知，正其錯簡二條，漏誤衍文共三十餘字，以寄建安劉叔簡錦文刊之坊中，與四方學者共之。又記昔受學于先師陳定宇先生時，得李氏《綱目論》一篇，實能發朱子此書之大旨，而見者亦少，今併録以附于後。蓋《凡例》當與《綱目》並行，而李氏《綱目論》當與尹氏《綱目發明》並行。若《綱目》及尹氏之書，皆盛行矣，故願以是二書備傳之。苟能相與講習，則朱子繼《春秋》之筆焕然以明，其于世教，豈曰小補。

學士朱楓林先生升

程先生存合傳。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從定宇學，又師黄楚望。五經皆有旁註，而《易》尤詳，别有《前圖》二卷。元末舉鄉薦，爲池州學正。盜起，隱石門。雲濠案：先生明徵爲侍講學士。又同邑程存亦定宇弟子，著《太極圖説》。修。

易前圖說

案：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静之閒，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閒而言，坤、震之閒，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閒而言，乾、巽之閒，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静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静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閒，乃乾之静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閒，乃坤之静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天坤、震之閒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閒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于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静之閒，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静之閒，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

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爲一宮，柔畫耦⚋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閒，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于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内丹之説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圖》之後云。《三十六宮圖説》。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閒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兑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于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于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納甲本于《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于卦畫，而以所見

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兑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初生之月不見于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于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朏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黄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昏朏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心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概，約略取象云爾，而非以説《易》也。《八卦納甲圖説》。

葉先生大有

葉大有，字謙甫，定宇之甥。嘗稱「其入有悟門，其進有實地」。補。

吴先生彬

吴彬，字仲文，定宇之甥。其問答見《定宇集》。補。

則誠門人劉、李七傳。

處士李先生孝謙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終

嶽麓諸儒學案表

- 胡大時
- 彭龜年
  - 子欽
    - 孫泧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 子鉉
- 吳獵
- 游九言
  - 劉崒
    - 黃復
  - 王遂
    -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 竇從周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鄭節夫
- 游九功
- 周奭
- 趙善佐
- 簡克己
- 吳倫
- 蔣復
- 陳琦
- 鍾如愚
- 張巽 父寅。
- 王居仁
- 趙方
  - 子范
  - 子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梁子强

鍾炤之

蔣元夫

沈有開

曾撙 父信道。

宋文仲

宋剛仲

吴儆

曹集

蘇權————子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去非————從子端朝

謝用賓

蕭佐

李壁————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李垕

劉强學

宋甡————子自適

潘友端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三傳。
二程、元城、子文四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　嶽麓諸儒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

梓材案：是卷與下卷皆南軒學派，惟是卷多受學湖湘，下卷則講學蜀中，爲異耳。

南軒門人 胡、劉再傳。

胡季隨先生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崇安人，五峯季子。雲濠案：《序録》嶽麓巨子胡盤谷當即先生。南軒從學于五峯，先生從學于南軒，南軒以女妻之。湖湘學者以先生與吳畏齋爲第一。南軒卒，其弟子盡歸止齋，先生亦受業焉。又往來于朱子，問難不遺餘力。或説季隨才敏，朱子曰：「須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最後師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先生獨以爲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稱相得云。

梓材謹案：先生與周允升、宋深之相聚，從戴監廟遊，見朱子答深之書。是先生又及岷隱之門矣。

湖南答問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録》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有未慊處，❶只求諸心。思索有窒礙處，及于日用動靜之間有咈戾處，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没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説，真得聖賢用功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于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饜飫，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于尤悔，其功力亦可進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尤悔，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尤悔，則胸中之

❶「慊」，原誤作「祛」，今據醉經閣本改。

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時，卻無收斂縝密的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縝密。」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于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于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除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內，直內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卻有曰：『釋氏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

論之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生無窮之體。故知性之稟于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于廣聞見而已，須精心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于説空説悟之弊矣。」大時答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諭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于一偏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向，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向。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于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學者問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説，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于物者。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于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者。感物而動爾，《樂記》固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説。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人化于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昧『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説，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

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内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于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説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説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静，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附録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顔録》，如《莊子》諸書所載顔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説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博士，累轉兼嘉王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遷中書舍人，尋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于各條之下者，即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即此理之存。達道者，即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濠案：先生著有《止堂集》二十卷。

文定吴畏齋先生獵

吴獵，字德夫，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三，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謂聖賢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静江教授。劉焞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略復鬱林，言于焞曰：「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焞乃大會將士，録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接，六州八縣

盡平。磔接于市，膾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焞責刑獄司佚捕，轉運司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并中焞，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焞上疏争之，先生適以憂去，焞亦改鎮湖北，刑、漕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并及焞罷之。焞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焞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焞，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溆浦令，以焞冤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

明年，調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焞之義，桂陽荒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于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句踐之報吴，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下無虚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于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于幾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静，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于外，亦未保其恬然于内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秋九月，率三館之士請過重華宫，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不于此時問安上壽，何以慰二宫之心？」五年春，白宰相，乞召朱子、楊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請過宫。又自上疏極言之，不報。

時止齋亦以争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于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俄除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徼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强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胄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内，先生上疏，略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閒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豫，徐爲祗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札日盛，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禄，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閒，輕易快意。」尋駁史浩謚，集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

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于是學禁正興，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

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户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諜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埸，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宜有儲峙。」乃并輸湖南米于襄陽，得五十萬石，糴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儲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郢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摇。閏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于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簡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險要，廣召募，明閒諜。光、鄂當經理，江、黄當增戍。于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内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摇。侂胄方鋭意剋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黄公勉齋爲司屬。

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荆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三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鑾、内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

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又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滙于沙市爲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乃以二千人援郢，以一千三百人會百頃，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迫竟陵，遣張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章彦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涴灘。又使馬瑾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遣應城將董逵、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荆門。張榮敗死于竟陵，金人圍郢，而吴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黄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衢士趙師濟，令往説夔州僞帥禄禧。于是寧宗除先生刑部侍郎，手詔付以西討之事。而安丙誅曦，露布至夔州，亦誅禧。先生並上其功，請厚其賞。當事之殷，荆、湖人情岌岌，微先生支拄之。事且殆，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諭蜀，且商善後之事。自夔趨沔，與

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楊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謚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敷文閣直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于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茶産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疋給以本錢，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一百三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吴之變，總取之積，耗于妄賞，關外轉輸，焚毀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絶。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顧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

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于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于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隨閏更易，曰兑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于利州收兑，人情皇駴，先生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兑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羌人寇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亦不諧。次年東歸，荆之士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嘆曰：「吾昔守此，正南圍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即幅巾歸里，今又累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間論之，落職。尋奉祠。次年卒，詔復學士，謚文定，恩卹如制。

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盛氣矜色。聞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盍徐察之。」有善不翅己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絶。每旦，即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曰：「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參攷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閒舉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

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資于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修。

祖望謹案：先生《畏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略，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于宣公求仁之學而施之于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鋭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謚文清。先生始學于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參《閩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諸條，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旁注「九言」。蓋一原名，一改名爾。

雲濠謹案：謝山跋《攝山游文清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附録

劉漫堂《吴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補。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用蔭補官。嘉定中，興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謚莊簡。參《姓譜》。

鄉舉周欽齋先生奭

周奭，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閒，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太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太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飲齋」。

梓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説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泰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帑，干請無所應。在贛踰年卒，民哀思之。」著有《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于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簡先生克己

簡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

吴先生倫

吴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蟬蜕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東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吴倫最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于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簿，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襜有血，掠訊誣伏。先生疑之，診尸，得死者裯，署曰「羅仲美」，乃懸之衢。

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邪？」先生即命逮餘，一訊而服。蓋仲美貲倍于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白。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圉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贛縣丞，政最。知興國縣。留衛公帥蜀，辟爲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榷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爲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没入之，不賂不易。蜀之民爲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爲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用他州之估者。衛公憂之，謀于先生，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蜀人大説。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絶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吴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附録

□□□曰：❶陳擇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説爲礙。

❶「□□□」，當作「張南軒」，參見張栻《答朱元晦書》（《南軒集》卷二十三）。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顔，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父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晝一工夫。」臨别，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于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于所聞所知，尚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龔蓋卿同學于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彦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數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攷《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于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

栻學。」是明言忠肅爲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後溪爲師矣。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又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興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埸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贈太師，謚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其殁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于劉静春清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

教授梁先生子强

梁子强，字仁伯，不知何所人也。南軒高弟。嘗官潭州教授。補。

縣令鍾先生炤之

鍾炤之，字彦昭，樂平人也。紹興進士，爲善化尉，司教宜陽，遷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愛敬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清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于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嚴州，士從之遊者尚少，先生首執贄焉。時吕成公亦仕嚴，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艮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于求仁，遂謝去。文字華藻，涣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顧也。晚乃奏名上舍，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太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爲樞密院編修，兼實録院檢討，進祕書丞。先生不事請謁，留衛公異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于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簡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稍知之，而不悦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即位，先生與于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宫僚多，時時宣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閒疾苦。于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宫，中外洶洶。或傳先生在忠定座云：「外閒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

公。」先生固未嘗有是言，忌者遂摭以入告，于是遂得七十餘紙，皆忠定賓客也。彭龜年、徐誼、曾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璉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衒于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曾先生撙父信道。

曾撙，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吕紫微輩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

附録

南軒《與曾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具官有通務之才，而發于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于静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

頃丞萍鄉，藹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録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録》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于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補。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潛，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補。

文肅吴竹洲先生儆

吴儆，初名偁，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泰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吴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諗別。既又以書相勞于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閒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訂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爲教。卒，謚文肅。參《竹洲集·附録》。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南軒門人。程篁墩序先生文集，言其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略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

知軍曹先生集

曹集，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楊誠齋薦之曰：「具官胄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爲迂。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豫賣，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褊民貧，每歲流徙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嘆。望賜旌擢，以爲良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三人，其一爲王道夫，其一爲徐居厚，而先生參之，賢可知矣。因嘆南軒弟子脱落者，蓋不止十七也。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洸官賓州，因學于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浮沚先生族孫也。學于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晞顔録》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替。以特奏名任横州法曹。補。

蕭定夫先生佐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爲黎才翁壻，故從五峯胡氏學，而于張宣公爲同門，先生因受業于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説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爲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朝，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陼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平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爲虛車。然其争丘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寇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没也。嘉定時卒，謚文懿。先生嗜學

如飢渴，群經百氏，搜抉靡遺，于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録》三卷、❶《中興戰功録》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援毫録》八十卷、《臨汝閒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消塵録》、《臨汝閒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跋劉静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静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侍郎謂文肅，參政即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矣。

附録

□□□曰：❷大參堯背，海内褫氣。方其壯年，鋭于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于大義無媿。中閒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于淹貫古今，臨事商搉，憂國憂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補。

文肅李悦齋先生埴

李埴，字季允，丹稜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爲悦齋先生。文簡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達。受業于樓迂齋、劉静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鋭，南軒戒以勿急于求成，自是循序而

❶「消」，當作「涓」，參見宋真德秀《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四部叢刊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一）。

❷「□□□」，當作「劉漫塘」，參見劉宰《回鄂州制置李侍郎》（《漫塘文集》卷十）。

進。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静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内訌，先生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内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先生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黄，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强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别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先生以諸軍皆因烏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于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先生卒與諸司争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遂寧，故文簡、文懿所治，有遺愛，聞先生至，曰：「吾舊郎君也。」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先生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文清公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内懼，爲諉以分責，尚謹旃哉。」然先生以安静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尚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梓材案：先生以嘉熙二年卒，淳祐在嘉熙之後，當是端平元年，故其次年詔議胡、孫、邵、歐、周、馬、蘇、張、二程十人從祀孔子廟廷。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謚文肅。

先生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蘇。後溪劉文節公爲老泉請賜謚，雁湖助之，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諧先生曰：「吾子即他日之卯君也。」然先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于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

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蓋元祐有洛、蜀之争，二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其統焉。

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横，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隍堞，設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覘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文懿守遂，亦盛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困賊使自斃，而成都亦以此得安。城西牛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者相里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于城外邪？」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恐。從蔣氏所藏稾底録入。

附　録

□□□曰：❶侍郎疇昔立朝，稍稍附致，則立致卿相。在鄂渚日，置是非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凛然，可謂不媿出處之義者。補。

祖望謹案：時季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制置。遂寧，巽巖所舊治也。又案：時漫堂薦荆門張元簡、荆湖機幕羅愚，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强學

劉强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

❶「□□□」，當作「劉漫塘」，參見劉宰《回知遂寧李侍郎》。

潁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嶽麓之教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既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饑民嘯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豔之，至是復嘯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僇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録》教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骫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内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于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于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甡附子自適。

宋甡，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于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帥漕如王公藺、丘公崈、尤公袤皆重之，引爲上客。丘公使金，引爲書狀官。歸，除融州掾。秩滿，辟爲廣西鹽事司主管官，諸司亦皆拭目待之。周益公稱之曰：「茂叔氣象和平，論議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其于經史皆究本原。年四十餘卒官。君子惜之。先生雅工爲詩，嘗次放翁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問窮通。」西山謂先生詩之閒淡，蓋亦得之宣公者多。子自適，字亦佳。補。

學博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即從張、呂。補。

雲濠謹案：《會稽續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彭氏家學 胡、劉三傳。

知州彭澮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于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尤力。差知峽州，練軍實，譏閒諜，戮盜魁，正祀典。卒爲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澮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箴》一卷。補。

直閣彭先生鉉

彭鉉，字仲誠，忠肅次子。以父澤録用，嘗

爲寧都幹辦，累知贛州，蠲逋賦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録》、《備寇議事録》。參《臨江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于《南軒學案》卷端《劄記》云：「廣東提刑彭鉉，即仲誠否？」

彭先生泫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程等書，才得考試。」先生喟然歎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謚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集》、《語録》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曰：「先生與王正肅遂同受學勉齋。」予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非勉齋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竇文卿兄弟、湯叔永皆嘗從晦翁遊，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爲同年，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于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于其説。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當爲南軒再傳也。先生文集序中俱是鶻突説過，不知何故。觀先生

于默齋稱夫子，于勉齋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略其諫史、鄭二相之大節，而序其任衈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

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録》十卷，吴禮部師道嘗跋之，而惜《文集》之不得見。今予得見其《前集》，而遍求《語録》，未有得也。漫塘尚有《後集》并《京口耆舊傳》，今亦亡。

漫塘文集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奥。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諭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安。竊謂未然。人能止于至善，則安去矣。如何？《回滕主簿》。

世間無求于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回趙御幹》。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紆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回惲上舍》。

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率意行之，少有長慮卻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後日之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讀黄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回友》。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

象衰索，須要不到此地乃得。《回友》。

惟今之士，巧于進而拙于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回袁大著甫》。

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于榮進，冒于貨賄，否則喔咿嚅唲，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通徐申》。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實齋》。

□□□焉而不□□□，❶無謂去□□而不計後來。❷《贈權溧水張佳》。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説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强爲事，其守京口，小人識其意，衣敝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于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説之過。立説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于可以輸納之時，而狼狽于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于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于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于别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吏不能窺，民不能乘。《政説》。

古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敘于天，四端之根于心，

❶ 此句當作「無以暫焉而不爲久計」，參見《漫塘文集》卷十九。

❷ 「□□」，當作「矣」，參見《漫塘文集》卷十九。

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于天理之自然，本于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馘必于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問，過矣。《梁縣學記》。

《祭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新淦縣社壇記》。

梓材謹案：[1]謝山所録《漫塘文集》二十二條，今移爲《附録》一條，又爲游默齋《附録》一條，王實齋《附録》一條，又一條爲黃教授立傳于後，又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嶽麓諸儒》一條，移入《槐堂諸儒》一條，移入《鶴山學案》一條。

附録

《辭通判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宰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縶其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于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温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顒顒，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即榮衮繡之歸。是以福禄壽考極于人臣，德業勳勞傳于子嗣。今大丞相

[1]「謹」，原誤作「謝」，據上文「梓材謹案」改。

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勛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當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歆豔嘆慕，以爲不可及。今議不出此，而惟狃目前。戚然慮事變之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咈然忿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禄，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于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悦者多，能直致其辭者寡，輒因叙謝，裁具申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遊，尋緑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閒，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裋褐，拜謁道左，以自附于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宰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長。期不負于陶成，惟少殫于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摇者尤南渡累朝

之本根。豈應恃一二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凛乎乏爨之憂，況遲之經久之給。誘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糧，或姦民乘閒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宜敕臨邊之臣，先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況建議者甫離脣吻之閒，而閒謀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飭謹隄防。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

祖望謹案：時清之先以書勸行，先生答之。

既喪師，先生貽書李尚書臯曰：三京之入，但乘其虛，頒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方之知邪？

先生志夫人墓曰：予繼室粱氏，家故奉佛，其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予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恍若有悟，自是遂絶。

蒙齋袁正肅公銘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謹。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

正肅王實齋先生遂

王遂，字去非，號實齋，金壇人。嘉泰初進士，爲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遷右正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召還，特權工部尚書。先生與劉漫塘宰素同志，漫塘嘗稱先生爲文雄健，無世俗浮靡之氣云。卒，謚正肅。參《姓譜》。

祖望謹案：實齋本字潁叔，西山改爲

去非。其云勉齋弟子，亦非也。

附録

劉漫塘《送王潁叔官富陽》曰：潁叔尚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眠石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躓，不一首肯奸諛，爲潁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于程門，爲潁叔戒。

竇先生從周

别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先生節夫

鄭節夫，嘗往從游默齋遊，劉漫塘送之曰：「予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實在帥幕。將别，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予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不之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乃能是。故易。好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曰：是固應耳。萬一涉于疑似之閒，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憂者乎！」補。

附録

陳北溪與書曰：知爲四明之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羡。然所持者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只是一箇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己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嚴陵詹郎中乃其朋儕，九峯寺僧惠覺者，詹郎中悟道時嘗造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平日從遊趨向如此，願三思焉。

又《答趙季仁書》曰：載伯話别，道及節夫

已求書爲四明之行，可謂狂妄。載伯又説，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録》上添一位耳。若説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見其無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趙氏家學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國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忠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静，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于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傳。已而學于蔡行之，于百氏無不通，尤熟于典故。又學于葉水心。又嘗學于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盎貯之殷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于衢州，已次半道，侂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拷掠，欲斃之，然卒不死。復聽讀于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

本貫，尋有詔聽自便。侂冑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侂冑誅，有詔褒録，免解策進士，爲國録。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暮矣，來朝于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録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于姻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嫻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于臺，罷先生所居官。于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吏。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開邊，力争之，于是丐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于侂冑，再不合于彌遠，三不合于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謚忠文。修。

李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

別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

胡、劉四傳。

教授黄先生復

黄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于漫塘，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于目前而惑，取舍定于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忌，相傾相詐而不知耻。則雖日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志斯道，而例及于衰孱。『歸而求之有

餘師』，僕方將觀焉。」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黄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一終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程公說
　　　　　程公碩
　　　　　程公許

陳概　附兄槩。

楊知章——子子謨

李修己——子義山——彭汯

張仕佺

范仲黼——蘇在鎔
　　　　張鈞
　　　　師遇
范子長——高載

范子該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大冶　范氏續傳。

范蓀

宋德之——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並南軒門人。五峯、劉氏、王氏、紫巖再傳。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三傳。二程、元城、子文四傳。

虞剛簡——從子兟 別見《鶴山學案》。

曾孫汲 別見《草廬學案》。

程遇孫 附兄壬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南軒私淑。

黃裳 平甫講友。——楊泰之 父虞仲。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　二江諸儒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黄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梓材案：蜀中之爲張學者，謝山盡入是卷。其有本非蜀人而相與講學蜀中者，亦附焉。

南軒門人胡、劉再傳。

忠惠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虚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先生以族子爲之後，補官仕州縣。既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譖于侂胄，謂先生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于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

江府。吴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悦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悦縱所部爲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歡。陞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摇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參史傳。

進士陳平甫先生概 附兄栗。

陳概，字平甫，普城人也。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艮齋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與兄栗同刻志于聖賢之道。予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宇文樞密外，尚未有從南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既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爵無從攷見，而兼

山黄氏之源流實由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宵續燈、雨聚笠以從事于南軒之書，湖、湘閒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于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懿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修。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宣公之學于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内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于此矣。」

知州李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興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説。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當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盛從事于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佺子真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諷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殁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義山。

通判張先生仕佺

張仕佺，字子真，延平人。南軒高弟。

雲濠謹案：朱子爲先生父左司維墓志云：「公字振綱，一字仲欽，劍浦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左司郎中。屢與權幸忤，致仕卒。子士佺，通判融州。從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據此，則先生之學問淵源可攷矣。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南軒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于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于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遁，直接五峯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于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紱、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己、延平張仕佺亦同講習其閒。修。

梓材謹案：此傳與陳先生平甫傳，梨洲原本在《南軒學案》，自謝山修改，以入是卷。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合傳。

范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

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干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知陽貨之餽，❶乃復拜以其亡」是也。嘉泰末，北闕門鴟尾及省部相次災。先是，赤眚爲沴，太陰犯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趙全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胄之惡，以爲「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請退之。侂胄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吴曦告變，上頗思諸正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胄尚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三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爲夷境，酋長楊粲請開白錦堡，爲錦州前帥許奕持之，未得寢而奕去，先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然卒不得入朝，以殿撰知崇寧。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户。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今語學派者莫知淵源所自出，而蜀中之爲南軒高弟者皆泯然無傳。文獻不足，可勝嘆哉！少約，與陳同甫善。

知州范華陽先生蓀

范蓀，字季才，成都人也。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于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考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斂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籧篨，自浩氣養心以求道

❶「知」，原誤作「卻」，今據醉經閣本改。

腴，不茹剛吐柔而求聲利。了翁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蘩薦士于朝，曰黄公裳、李公舜臣與先生。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也。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陳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嘉泰末，平原已有開邊之説，而外人未之知也。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旬，而北門鴟尾災，延及省部。天子下詔，求言于士，多指平原之横，以及時政諸弊而已。先生謂：「離爲火，爲日，爲甲胄。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濫炎起，則憂在戎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因陳七事，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變，臣竊危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吴曦既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又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侂胄惡之。先生請外，有留之者，遷太常丞。次年，出知閬州。吴曦變作，託傷足以避事。曦誅，始赴閬。而楊后用事，侂胄殛，邊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擢本路提刑。安沂公丙素有不快于先生，以不俟代者至輒用觀察使印涖事，劾先生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歷湖

南、湖北提刑，入爲兵部郎。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丙，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毁之。」執政不悦，未幾罷官。沂公嘆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于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凛然，而所養極粹。惜乎未竟其用云。

南軒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壻。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吕、謝、楊、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仕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黼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于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嘆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以安撫使黄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祠。未幾起用，未上遭劾罷。

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黽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犒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内郡者以紓邊人之憤，

又請緩科三路鑲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東路帥李貴遁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先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師前進。人心恟恟，先生謂曰：「我師既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勦敵聞。會居誼召還，先生亦抵簡。利州潰卒作亂，由果、閬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先生至任甫五日，驚奔相屬。閣學劉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先生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軍士大喜。劉文節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皂郊、湫池，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鞏可也。」昌祖曰：「諾。」遣人焚湫池之糧，遂復之。先生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皂郊，于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贇，敵之壻也。先生得皂郊之捷，正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皂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于是先生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三年之閒團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閬、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損，小人也。先生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先生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

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説》。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説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季才蘩，梓材案：蘩，當作「蓀」，即華陽先生。謝山稿有《華陽别傳》云：「滄江先生虞剛簡亦師事之。」亦南軒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沙吴制使德夫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先生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顧未嘗得登朝一展其抱負，君子于是知宋之終于不競也。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嘆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于滄江。

漕使程先生遇孫附兄壬孫。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年雄于文，已而折節爲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壬孫，官至雅州簽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于官。貽書以玉環爲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合傳。

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于書無所不讀，

嘗見朱子所注楚詞，于「黄棘之枉策」，以爲「策杖黄塵荆棘之閒」，笑曰：「楚王初盟秦于黄棘，再盟于武關而被執，故原其禍始耳。」其知黎州，州爲群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既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怵于見聞之陋，其酣身利禄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疴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又題其則堂詩云：「卓哉符谿老，吾道資禦捍。萬殊錯標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興痦嘆。揭堂闡斯則，絶識陋秦漢。」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祕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豫二江九子之一。嘗通判黎州，見于《周益公集》。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二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

不惑于趨向。其于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膏肓。歷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祕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急務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剛、大勢大務，聞者悚栗。改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蠲錢三十萬緡，米二千斛，給田以卹死節之家。進尚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予讀鶴山祭先生文，則先生以母喪哀毀不起者。

平甫講友

忠文黄兼山先生裳

黄裳，字文叔，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公説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

光宗即位，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

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❶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大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每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于身，本之于心，總宜以心爲嚴師。于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爲也。」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先生上封事，語特切深，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少瘥，即奏「人君納諫，不可執以己私，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以臺諫不得其職而去」。上頷之。先生見王向學日益，因作渾天儀、輿地圖，勉以進學如天之運行不息。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尋除給事中，進侍講。貴近一限以法。後值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遷兵部侍郎。先生不受命，乞去，改除顯謨閣待制，仍爲翊善。太上見嘉王學問殊進，謂先生曰：「此皆卿力也。」先生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寮屬。」且言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充學官。上嘉納焉。時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先生苦諫。及壽皇不豫，復抗聲切諫，隨以號泣，宮門閉，掩涕而出。自是先生瘡復作，連章請外，不報，乃移疾關外。聞壽皇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

寧宗即位，不能朝，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尚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

❶「城」，當作「成」，參見樓鑰《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黄公墓誌銘》（《攻媿集》卷九十九）。

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誡，一主此意。蓋先生絶筆之作也。先生三歲病瘖，以國事積憂，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謚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雲濠案：《宋志》稱《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南軒高弟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宋黄先生裳有二：一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所著有《演山集》六十卷。

宇文門人胡、劉三傳。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説

程公説，字伯剛，眉山人。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卒年三十七。參《直齋書録解題》。

謝山《程氏春秋分記序》曰：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遊于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

輯諸儒説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録》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上之祕府,行于世。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吴曦以蜀叛,毁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也。

掌教程先生公碩

程公碩,字仲遜。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先生嘗掌教益昌。同上。

龍學程滄洲先生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部尚書。生平沖澹寡欲,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清之尤忌之,所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叔祠,葺南軒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説。及婺州召還,疏請復京學類申之法,以養士氣。清之嗾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所著有《塵缶集》、雲濠案:《四庫書目》:《滄洲塵缶編》十四卷。《内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參史傳。

楊氏家學

祕閣楊浩齋先生子謨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户。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静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學，❶莫大于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于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于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吴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遄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

❶「學」，當作「實」，參見魏了翁《中大夫秘閣修撰致仕楊公墓誌銘》(《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四)。

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緡糴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于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閑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濫賜，捐内帑，以充糴緡，以收末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啟，而群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僉緣勢要有拂拭敘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蹙額頷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内省索贓，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卧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强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于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于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李氏家學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言「爲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漕。楚俗尚鬼，有妖覡譚法祖假禍福惑人，先生曰：「此張角、孫恩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稾》、《思過録》。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嘉魚人，且言其師事朱仲晦、張敬夫。《儒林宗派》因之，以列于朱、張之門。梨洲《學案》原本亦存其名于南軒門人。攷先生爲嘉定庚辰進士。魏鶴山誌其母蔣恭人墓言：「先生逾冠擢乙科。」當生于慶元閒，而朱子即卒于慶元庚申，南軒先生卒于淳熙庚子，其不及事朱、張明矣。故爲易著于南軒再傳云。

月舟門人

常幹蘇先生在鎔

蘇在鎔，字和父，郫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晚而斂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惰者肅，譁者默，毋敢慢焉。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顧反以是忌之，先生即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冤獄忤上官，遂請致仕。剛決不撓，不媿

其師友之教者也。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題詩而逝。補。

提刑張先生鈞

張鈞,字子和,江源人也。少厲名行,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孫巖老松壽,蜀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沈痛。又言:「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焉。」紹熙四年大對,首言「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論一人進德之機」,末謂「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俗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爲舉首,尋置乙科,主西鄉簿,調爲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邡縣,大書堂上曰:「奉公如上帝,克己如勍敵,愛民如赤子,防吏如餒狼。」境内稱治。通判瀘州,吴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㟃湖薦,召對。先生奏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天下國家之大本也。乃陛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而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天地之内,抑鬱不得申,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湮。主竊于前,僕貨于後,而爵賞之原湮。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盡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盡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爲規模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

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捄活生靈以補權臣之掊戮，六者振厲士夫以補權臣之斲喪。則原之湮者徹，何物驕敵，能勝陛下澄源進德之功哉！」其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千萬緡。洎權臣忽開邊于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稟庾取之無鏹粒之積，調夫繁夥，倍于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于餒，或死于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閒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于一身，以起忠孝之心于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以旱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因條更化之説一，更弊之説六。遷太常丞。嘉定三年輪對，言：「仰視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精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民

困。已而罷爲運判，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遇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年被貢，以母疾不就。嘗禱于上下神祇曰：「苟造物許一齒名于進士籍，則貤禄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已而母卒，踰三年，成進士。以前誓不欲仕，親黨强之，乃受官。歸而得疾，嘆曰：「是蓋食言，以干天怒也。」遂致仕。生平守南軒之教，至爲醇固。

雙流門人

縣令高先生載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宋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崈別見《鶴山學案》。

虞氏家學

虞先生㷆別見《鶴山學案》。

黄氏門人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父虞仲。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也，祕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于黃兼山，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校，卧不設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世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吴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先生昌言：「今日之事，當計順逆，不當計禍福。正名討罪，曷爲不克？不然，願與閣下死此以報國。」輔不能用，先生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爲羅江丞。吴獵諭蜀，先生上書曰：「吴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發。既亂而有抗之者，必猶有所憚。夫亂者，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則士大夫之爲也。」于是安丙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無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赴都堂，以親老辭，特授知廣安軍。丁艱。免喪，知富順監，三日即告寮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發廩粟以濟民。知普州，蠲賦二萬，減省浮用以輸邊，又二萬，賑貧半之。安丙再薦之，召赴行在，而先生固辭。知果州，減浮費以蘇民困，如普州時。一切禮饋，貯之庫以賑貧。

寶慶二年，再召入對。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于私意，奪于邪説，以捄蠱敝」，次謂「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言路益梗，士氣益消」。上奇之，除工部郎中。時真、魏諸公方相次去國，人方縮舌。而先生自遠方來，首及之，言事者稍吐氣。已而又輪對，言：「三十年閒，士大夫之説有三：爲安静，爲用中，爲更化。安静則苟偷也。用中則模棱也。更化則紕政尚多，何更之有？」又

謂：「兵端作于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常心未失。今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遷軍器監，入對，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徵。而臺臣諉曰霅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哉！」又言：「疫氣儥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徵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進君子，退小人，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之，除大理少卿。先生遂申前説，謂：「巴陵追降之命，重于違群臣而輕于絶友愛。不思天倫之至痛，乃曰『不當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于後，固不若舉行于今也。」

初，先生三被召，再申命，四辭不得，乃至。甫三月，即求歸，未得。是日，詔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先生遺書宰相，謂：「呂夷簡末年，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是張禹不獨生于漢，李林甫且復見于今』。」又引其先相國越王事勉之，聞者爲之變色。先生嘗以宰相生辰壽之詩，有云：「潭潭仗台鼎，既閲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饑餒接，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絶可憐。」先生之得罪于權相者非一，而獨免于禍，則亦幸也。其治重慶，豈弟如普、果二州時。期年乞歸，先生時已病，道卒。

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爲第一。《宋史》列之《儒林》，而不知其源流所自，且于其大節亦尚未詳。爲可惜也。

伯高門人胡、劉四傳。

彭先生汯

彭汯，清江人，忠肅孫。李義山即忠肅長子欽壻，而先生又爲義山壻。

范氏續傳

縣丞范先生大冶

范大冶者，成都人也。幼時常及從學滄江書塾。官崇仁丞。宋亡，不仕。與學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輒數千百言不止。虞集猶及見之，當是華陽之後人也。

虞氏續傳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別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二終

麗澤諸儒學案表

- 葉邽 —— 子榮發 —— 孫霖 —— 曾孫審言
- 樓昉
  - （葉邽、樓昉門人）
    - 子榮發
    - 徐僑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李壁
    - 李埴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王撝
      - 子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 子應鳳 別見《深寧學案》。
    - 鄭清之
      - 趙范
      - 趙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應傃 附弟傣。
- 樓昞
- 葛洪
- 喬行簡
- 李誠之
- 王介 —— 子埜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 喬夢符
- 王瀚 —— 子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 王洽
- 石範
- 朱質
- 葉秀發

潘景憲

潘景愈

潘景夔

潘景尹

鄒補之

杜旟

戚如琥——孫紹——曾孫象祖——元孫崇僧
附師王元章。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戚如圭

戚如玉

夏明誠

鄭宗強

汪淳

汪大度——孫開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大章

汪大亨

汪大明

黃渙 父敦義。

黃謙

陳黼

詹儀之

邢世材

郭澄
胡子廉
康文虎
康文豹
趙善談
趙彥柜
羊永德——子哲
李大同
時瀾——子少章
時澐
郭頣
鞏豐
鞏嶸
鞏峴
周介
彭仲剛
盧汝琰
盧汝琄
樓孟愷
樓仲愷
樓叔愷
樓季愷
汪仲儀

郭粹中 父□。

郭敏中

郭允中

郭時中

葉誕

徐文虎 父時乂。

陳錫

徐侃

徐倬

王深源 並東萊門人。白水、玉山、三山、芮氏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紫微、橫浦三傳。涑水、二程、滎陽、了翁、廌山、和靖四傳。——鄭聞 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三　麗澤諸儒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攷。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絶，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梓材案：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黄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云。

東萊門人林、汪再傳。

主簿葉先生邽

葉邽，字子應，金華人。大治主簿，受業吕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弟，而于先生執弟子禮，没身不衰。參《黄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集》未舉先生之字。其字子應，見吴正傳所題徐文清手書雜稾後，且稱爲鄉先生云。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樓先生昞合傳。

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昞俱以文名。雲濠案：先生弟字季文。從東萊于婺。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尚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

梓材謹案：李悅齋爲紹熙庚戌進士，厚齋尚書以嘉定癸未生，相去三十四年，且其父温州已是幼從迂齋，尚書未必再及樓門。王厚齋云云，當是王厚齋尚書之父之譌脱耳。

端獻葛先生洪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尚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儆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謚端獻。杜清獻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即位，貽書丞相，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

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内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謚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于舉錢時、吴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説》、《孔山文集》。

正節李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于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黄州不保，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真西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

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録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

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唐，而趙良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巇于妄人，可爲軒渠。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文公與呂成公遊。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録。上久不朝重華宮，先生上疏極諫。孝宗崩，又力請過宮執喪，言甚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以忤韓侂胄，坐劾奉祠。久之，累遷國子祭酒。會旱，詔求直言，先生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命史彌遠終喪。」後以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以疾奉祠，卒，謚忠簡。子埜，從真西山遊。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爲郡人，徙起居舍人，出知嘉興府，又尹臨安，改知慶元府。卒年五十六。又言：「先生初學于呂東萊，徙居金華，娶鄭僑女。僑實壻汪玉山應辰。故其問學有源委。」蓋本真西山所作墓誌。西山又言：「先生子埜，裒其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春秋臆説》、《通鑑解》，標爲《渾尺集》。」蓋先生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

御史喬先生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嘗從東萊學。淳

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逵當水衝，居民歲苦霖，先生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後除大理正，奉旨鞫郭倬獄于宿州，不畏權勢，進監察御史。參《金華先民傳》。

朝奉王定菴先生瀚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龜山弟子師愈之子，而文憲公柏之父也。師呂成公，亦逮事朱文公。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參《可言集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定菴，金仁山《題魯齋文集目後》云：「僊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朱子別集·棲賢磨崖題名》有門人丁克、王翰。王翰蓋即先生，翰、瀚，古今字爾。

縣令王先生洽

王洽，字伯禮，金華人，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嘗知當塗縣，真西山薦狀言：「其爲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云。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王柏傳》：「父瀚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是先生爲東萊弟子之證。

通判石先生範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從東萊遊。以進士尉奉化，歲饑，貧民將爲變，先生賑之，不誅一夫而定。遷知婺源縣，有月樁錢二萬，皆取之民，先生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

州，峒獠弄兵，袁當其衝。先生攝州事，練軍旅，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卒。參《浦陽人物記》。

侍郎朱先生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于成公及唐説齋仲友。中紹熙進士第二人，累官至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著有《易説舉要》。

知軍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慈湖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雲濠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師事吕東萊、唐説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又言：「其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獨善、樓迂齋、鄭安晚、袁絜齋也。」又言：「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説》、《周禮説》及《論語講義》等書。」

梓材謹案：宋世葉秀發有二。其一仁和人，名時，字秀發，官龍圖閣學士，謚文康。

教授潘先生景憲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厲，學官汪玉山、芮國器、王梅溪皆推重焉。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始爲浮屠説。既而學于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説行身探道之意，

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焉。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吕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尤盡心于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壻也。參《朱子文集》。

太學潘先生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嘗爲太學解魁。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東萊稱其有意務實。參《東萊遺集》。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 合傳。

潘景夔、景尹，松陽人。其父朝散好謙，篤于教子，越數百里，遣從東萊遊。且謀徙家于婺，以便其學。同上。

府判鄒先生補之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吕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注》、《兵書解》、《宋朝職略》等書。參《浙江通志》。

薦辟杜橋齋先生旗

杜旗，字伯高，金華人。登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間，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橋齋集》。參《姓譜》。

知州戚貞白先生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從吕東萊遊，篤于修齊之道。以進士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甫受代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從兄如圭、如玉，皆從東萊遊。同上。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云：「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

縣尉戚先生如圭

進士戚先生如玉合傳。

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嵊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母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録》，顧諸子曰：「既不爲禄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邪！」其期諸子如此。參《東萊遺集》。

梓材謹案：黄文獻志道一山長戚君墓言：「二先生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閒。」

推官夏先生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吕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推官，遂致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休文爲是樓之辱。吴禮部敬卿特稱之。百家記。

朝請鄭坦溪先生宗强

鄭宗强，字南夫，金華人。遊于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

深，履行純篤。後以朝請大夫致仕。著有《坦溪集》行世。參《金華府志》。

教授汪先生淳

汪淳，金華人。受業東萊，勵志于學。授吉州教授，講學者咸歸重焉。參《浙江通志》。

汪獨善先生大度
汪約叟先生大章合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于吕東萊。慶元初，大愚觸權奸貶韶州，先生往送之。伴送者淩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經紀其家事甚至。晦翁致書深加歎敬。弟大章，號約叟，亦從東萊遊。大愚之卒也，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參《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時法，號獨善。吴禮部跋汪元思《固窮集》云：「大愚謫廬陵，獨善裂裳裹足送之。後徙卒高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士大夫。」王忠文公跋《大愚帖》，則謂「時法，人稱爲西山先生」。而《儒林宗派》又以西山屬之其兄大亨，恐誤。

梓材又案：東萊爲汪灌慶衍墓志云：「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大度、大明久從予遊。」據此，則約叟大章之于獨善，蓋從弟也。

汪先生大亨
汪先生大明合傳。

汪大亨，字時升，汪大明，字時晦，西山先生大度之兄也。皆成公門人。參《王忠文集》。

州守黄先生渙父敦義。

黄先生謙合傳。

黄渙，字德亨，光澤人。父敦義，以六經教子，七子皆有成立。先生志篤學博，嘗從吕東萊遊。淳熙戊戌，南省第二人。後守岳州，罷廚傳，蠲魚税，毀淫祠。卒年八十。兄謙，字德柄，亦遊朱、吕之門。補。

著作陳先生黼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吕東萊遊。永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先生未嘗倚爲重也。淳熙八年，登進士。不汲汲進取，以恬静自守。林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偃蹇宦途，而不改其樂。後丐祠歸，貧無室廬，僦居永康以終。參《東陽縣志》。

侍郎詹先生儀之

詹儀之，字體仁，遂安人也。張宣公守嚴州，東萊分教。先生俱從之遊。又嘗從朱文公問學。累官吏部侍郎，知静江府。已而以蜚語謫袁州。光宗登極，以其嘗爲宫寮，許自便。時閩中有詹元善者，亦朱氏弟子也，而以體仁爲名。補。

附録

□□□曰：❶詹體仁慤實，肯講學，不易得。

❶「□□□」，當作「張南軒」，參見《答朱元晦書》（《南軒集》卷二十三）。

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每力振之，以此思剛明之質，誠不易得。

又曰：舊在嚴陵，體仁頗惑佛學。今卻不然，亦得伯恭之力。

又曰：豈第愛民，凡事可以商量，趨向甚正，□□□學。❶並補。

縣丞邢先生世材

邢世材，字邦用。其先自青州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先生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偏從長者遊。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于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于東萊有連，從之講學非一日。出爲南康軍司户參軍，遷從政郎、金華縣丞，未上，卒于家，年三十七。參《東萊遺集》。

主簿郭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以父將仕郎良臣，紹興末軍興，入貲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補將仕郎，調南昌、黄巖主簿，皆不行。先生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先生既用力于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悃穎，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云。同上。

梓材謹案：《説齋學案·吴主簿傳》云：「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澗三書院，招延吕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爲西園學者，是亦吕、薛門

❶「□□□」，當作「孜孜以講」，參見《答朱元晦書》。

人也。

雲濠謹案：葉水心誌先生父將仕墓，言其嘗使先生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又言：「先生静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又案：陳龍川爲郭德鄰哀詞云：「德鄰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遊。」德鄰，先生父字。惜先生所得諸師多不可考見云。

胡先生子廉

胡子廉者，淳安人。博極群籍，不屑科舉之學。從東萊先生遊，終身不仕。補。

康先生文虎

康先生文豹合傳。

康文虎，字炳道，與弟文豹，字蔚道，皆東萊弟子。補。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大愚《遊候濤山記》云：「康炳道兄弟會于王季和家。」謝山自注如是。

安撫趙先生善談

趙善談，東萊門人。官安撫。

通判趙先生彦秬

趙彦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吕東萊。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换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通判羊先生永德

羊永德，縉雲人。紹興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成公。著《春秋發微》。子哲，見《括蒼彙紀》。

尚書李先生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成公與朱文公之門。登嘉定進士第，官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群經講義》。

朝散時南堂先生瀾

時先生澐合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師吕東萊。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説》，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南堂集》若干卷。兄澐，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卒。參《金華賢達傳》。

監簿郭固齋先生頤

郭頤，字養正，嚴之壽昌人也。進士。從東萊先生遊。官至軍器監主簿。學者稱固齋先生。補。

提轄鞏栗齋先生豐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其先鄆州須城人，渡江爲婺州武義人。少遊成公之門。淳熙進士，嘗知臨安縣，稍遷提轄左藏庫卒。葉

水心銘其墓。

祖望謹案：胡紘以高科求進，不得，怨忠定。鞏栗齋亦以舍選前列訴京鏜。京之對之無異忠定，而栗齋極歎鏜言之是，反自引咎，毫無怨尤。

司封鞏厚齋先生嶸

鞏先生峴 合傳。

鞏嶸，字仲同，梓材案：水心爲仲至墓志云：「季氏仲同。」栗齋弟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陛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夷博，居官未嘗澤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詳見洪平齋墓志。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于時。惟峴失其事，而不別爲之傳。補。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楊夫人墓表》云：「嫁東平鞏法。鞏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嶸也，始生。」是楊止二子。所謂長子峴，豈即栗齋之改名邪？然又謂峴失其事，何也？疑楊夫人爲鞏君繼室，長子峴當是前夫人之子，故不之數耳。

周先生介

周介，字叔謹，括蒼人也。從東萊、晦翁遊。補。

提舉彭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也。乾、淳之際，永

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説合于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説合于永康，先生偏遊其閒。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鋭。先生之學，不事論説，以實踐爲宗旨。尤有吏才。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垝，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即出米恣所賑。移臨海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先生指曰：「某地方嶺有某某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胡失之？」某人大驚，不知先生何以得之也。由是整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提刑薦其政，召付都堂審察，授兩浙運司均斛官。以近臣薦，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遷國子監丞。以試進士與知舉者忤，罷官。已而起知全州。時陳公君舉、詹公元善任漕使，首爲減月樁錢十三四，先生又減繁費以甦民力。然後戢豫借，寬省限，商税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概量，吏胥不敢取斛面。而擇其耆老之有學行者，師長其子弟，先生于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之。以外艱歸。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蓋且向用矣。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趨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

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猶愸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此先生之學之大致也。」先生不著書，賴有水心之文，得以見其本末云。補。

盧先生汝琰

盧先生汝瑄合傳。

盧汝琰、汝瑄，淳安人，子權大經之叔季子也。東萊爲新定校官，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東萊，蓋叔季遊居數年。參《東萊遺集》。

樓先生孟愷

樓先生仲愷合傳。

樓先生叔愷合傳。

樓先生季愷合傳。

樓孟愷、仲愷、叔愷、季愷，義烏人。並從東萊遊。父蘊卒，東萊志其墓。同上。

汪先生仲儀

汪仲儀，金華人。嘗從東萊遊。母卒，請銘于東萊。同上。

縣尉郭先生粹中父□。❶

主簿郭先生敏中合傳。

鄉貢郭先生允中合傳。

❶「□」，當作「邦翰」，參見呂祖謙《郭宜人墓誌銘》（《東萊集》卷十）。

鄉貢郭先生時中合傳。

郭粹中、敏中、允中、時中，武夷人，朝散大夫、户部員外郎、知常州、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某之諸子也。東萊與户部遊再世，諸子相從講學。粹中嘗爲龍游尉，敏中主江山簿，允中、時中皆應進士舉。同上。

縣令葉先生誕

葉誕，字必大，蘭溪人。乾道進士。從東萊遊。嘗主清江簿。其父卒，東萊爲之志墓。官至吴縣令。同上。

徐先生文虎父時乂。

徐文虎，分水人。從東萊遊，相與居者數年。其父時乂趣之從師友，講習甚篤。同上。

陳先生錫

陳錫，烏傷人。嘗執經于東萊。同上。

徐先生侃

徐先生倬合傳。

徐侃、徐倬，義烏人，文清公僑之兄也。皆學于吕成公，而文清師事朱子。參《王忠文集》。

王先生深源

王深源，婺州人。東萊之徒也。鄭聞在吕氏家塾從先生爲學。參《陳北溪集》。

梓材謹案：《東萊學案·監嶽祖秦傳》「語其友王深

厚」，深厚，當作「深原」，「原」爲「源」之本字，蓋因「原」而譌爲「厚」爾。

葉氏家學 林、汪三傳。

隱君葉先生榮發

教授葉先生霖 合傳。

葉榮發，金華人。其父邽爲徐文清公師。先生深自韜晦，罕與物接。子霖，始復以家學授徒。端明殿學士王埜知南康軍，葉閶咸敬禮焉。官終蘭溪儒學教授。

州同葉先生審言

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蘭溪教授霖之子。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相爲師友。嘗仕浦江、義烏二縣教諭，所至以興壞起廢爲務。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及爲吉水教授，士論翕然。主晉江簿，同寮有與之不合者，力搆陷之。使者得其冤狀而莫能直，竟去官。改婺州路司獄，以年請老，詔晉秩同知瑞安州致仕。先生學以寡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室廬再厄于火，僑寓唐氏説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教子之餘，日以種蒔爲事，所入不足自給，處之晏然。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許文懿公謙、柳待制貫、吴禮部師道、張修撰樞，皆雅重之。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悦齋先生𡋯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撝

王撝，字謙父，其先浚儀人，徙居于鄞。先生博學耿介，爲樓迂齋高弟，復從史獨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先生不受，拱而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傅内翰、番陽三洪公暨往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俱中詞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災。再攝新城，爲貧民完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掾盧囦受賕，先生得實，力白其誣，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日，以羨財留于官。改祕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説書，疏言：「群臣遜志之言，多逆耳矯拂，實未之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後直祕閣，知温州。淳祐十一年，上書「汲古傳忠」，又書「竹林」二字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九。子應麟、應鳳。參《延祐四明志》。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雲濠案：先生初名燮，字文叔，別號安晚。鄞縣人。少從樓迂齋學，能文，樓攻媿亟加稱賞。登嘉泰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先生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掖先生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録。理宗即位，累官至參知政事。史衛王卒，先生爲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西山等十五人，雲濠案：十五人者，真文忠與魏文靖了翁、崔清獻與之、李文肅𡌴、徐文清僑、趙尚書汝談、尤尚書焴、游觀文似、洪忠文咨夔、王正肅遂、李文清宗勉、杜清獻範、徐忠簡清叟、袁正肅甫、李觀文韶也。時號「小元祐」。遺逸如劉漫塘、趙章泉皆見旌異。入洛師潰，乞罷，不可，拜左丞相。丐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孝宗之英明，本于仁厚。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之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先生方放浪湖山，每寓僧刹。帝勉諭有加，軍國事仍自先生決之。十一年，感疾，乞罷政。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巾嘗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先生，乃引之共政。先生與彌遠議，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閒召用正人，先生之力也。

參史傳。

參政應葺芷先生繇 附弟傃。

應繇，字之道，昌國人。刻志于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祕書郎，請早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先生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淳祐初，遷宗正寺丞。端平開邊兵敗，先生預議邊事，坐斥。後復用，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理宗一夕召之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翌日，拜翰林學士。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以疾乞歸，卒于家。弟傃，字自得，六歲能詩。紹定四年進士，調烏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鄰邑有沈氏兄弟訟財，郡檄自得案實，自得委曲開諭。適沈子魁鄉薦，因賦詩儆之。兄弟感悟，爭遂息。仕至文林郎。參史傳、《寧波府志》。

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于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于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圮。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于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

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浄寂滅之念，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于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考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于安晚，其與葺芷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

忠簡家學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朝奉家學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羊氏家學

羊先生哲

羊哲，永德子。師吕成公之子伯恩，問學該博，才思深遠。著《指南集》。參《括蒼彙紀》。

時氏家學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吕東萊。先生天才絶出，博極群書，談經多出新意，而于史學尤精，詩由盛唐而追漢、魏，文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

者。吴師道稱其「峻潔精工，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進士，由麗水主簿，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閲，有忌者，改授保寧節度掌書記。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雜詩文數千篇，總名《所性集》。參《金華先民傳》。

王氏門人

鄭先生聞 別見《北溪學案》。

王氏家學 林、汪四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戚氏家學

隱君戚貞孝先生紹

戚紹，婺州人，知袁州如琥之孫也。入元，隱居不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爲貞孝先生。參《黄文獻集》。

教諭戚先生象祖附師王元章。

戚象祖，字性傳，貞孝先生之子。少服家庭之訓，弱冠師事王元章，益達于命義。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爲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訖辭不受，僑居永康之太平。同上。

戚朝陽先生崇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氏家學

汪先生開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三終

慈湖學案表

- 楊簡 慈湖楊子。象山門人。
  - 子 恪
  - 五世孫 芮
    - 六世孫 伯純
    - 七世孫 圭
  - 袁甫 別見《絜齋學案》。
  - 馮興宗
  - 馮國壽
  - 史彌忠 父漸。
  - 史彌堅
    - 子 賓之 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 史彌鞏
    - 孫 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 王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史彌林 父涓。
  - 錢時
    - 子 樵
    - 從子 允文
    - 洪揚祖
    - 夏希賢
      - 子 溥
        - 鄭玉 別爲《師山學案》。
        - 趙汸 別見《草廬學案》。

- 汪汝懋
  - 沈源
  - 唐軫
- 子清之
- 子潛之
- 吳暾
  - 鄭玉　別爲《師山學案》。
  -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 方道叡
- 洪震老　並大之同調。
  - 鄭玉　別爲《師山學案》。
- 呂人龍
-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 以下慈湖、融堂續傳。
- 宋夢鼎
- 魯淵
  - 洪源
    - 子瑛
- 張復　宋、魯同調。
- 洪夢炎
  - 族孫賾
    - 汪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史守之

史定之

陳塤——子蒙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全謙孫——從子耆
附父汝梅。兄鼎孫、弟頤孫。

全晉孫——子彥——黃潤玉 詳見《明儒學案》。
　　　——族子整

桂萬榮——從子錫孫

四世孫同德

桂彥良 別見《寶峯靜明學案》。

桂瑮 並石坡續傳。

童居易——子鐘——孫金
附師李聳、王休。
　　　——子鋐

曹漢炎

嚴畏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
曹、嚴講友。

趙彥悈

曾熠

鄒近仁——子曾

鄒夢遇

葉祐之——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犖

許孚

朱介

魏榘

沈民獻——四世孫輝卿
　　　　五世孫源見上《遜齋門人》。

劉厚南

舒銑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溥

王子庸

馬樸——子燮 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之

馬燮

王琦——鍾季正

舒益

洪簡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吳塤

吳埛

余元發

鍾宏

曹正

邵甲——子大椿——鄭棠

王震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疑之——子璩

夏希賢

洪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槱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簣 ——— 孫 偕 別爲《静明寶峯學案》。

私淑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韓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 ——— 子 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 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　慈湖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梓材案：慈湖學派，梨洲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始別爲《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

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閒，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曈曈欲曉，灑然如有物脱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虚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撫幹。知嵊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爲國子博士，以争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三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日用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静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虚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爲天下賀。出知温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鑼戟門，令投牒者自鳴，鳴即引入，剖決無時。縣官賢否即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喏于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悦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啓蔽》等書。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

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者吾之⚊也，⚋者吾之⚋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内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己

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于乾之一卦矣。

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于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

我之坎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虚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兑。兑，説也，明乎我之説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兑，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兑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

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未之賢，❶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止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

❶「謂盡焉未」，當作「未盡焉謂」，參見楊簡《己易》（四明叢書本《慈湖先生遺書》卷七）。

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閒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說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虚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閒有微礙者，傳録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

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

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于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不正恐不能遂己。誠遂己，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于是？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

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于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于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于日用飲食之閒，造次顛沛之閒，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

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閒爲之、顛沛閒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可强可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强弱，而吾心無强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强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無須臾不于是，勉强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于造次乎？況于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

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

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説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于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于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

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内，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絶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絶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于此，聖人必止絶之。毋者，止絶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于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絶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虚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虚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

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静，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説横説，廣説備説，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絶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脱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于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辯愈支，愈説愈離，不説猶離，況于費辭？善説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昭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于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

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

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

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于固乎？尚無所知，而況于固乎？

何謂我？❶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

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于意，則墮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

❶「謂」，原誤作「爲」，今據上文「何謂意」、「何謂必」、「何謂固」改，參見《慈湖先生遺書》卷二。

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于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没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黎洲原本謝山《序録》云：「采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尚多采録，蓋其稾未全。

附録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于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真有得于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録》，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贓證暴露。補。

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無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闇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宗羲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于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略可識矣，又何曾若考亭之言邪！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鬭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蓋亦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

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

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自之。[1] 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横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于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説，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虚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文元之究竟哉！

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于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群書以屏邪説而未就。」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焕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宜卿別見《清江學案》。

太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琚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補。

[1]「自」，原誤作「有」，今據醉經閣本改。

沈清遐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清遐居士。以奥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補。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鼓瑟自娱。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修。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列先生傳于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並不明著其受學止齋。《温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于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于此。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蘵山先生度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象山再傳。

承務楊磬齋先生恪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磬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別見《絜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興宗
馮先生國壽

合傳。

馮興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于書無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群士信嚮。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于聖道獨有啟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似宗壽樓文昌》詩，未知即國壽否。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户甕牖，氣浩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父漸。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橐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漸怒，先生懼，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尚安輯，蠲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蠲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韡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

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謚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浩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于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州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守建寧，行義倉法，真西山紀其政績。守鎮江，力薦劉漫塘于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禄于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吴鶴林《泳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趨于元祐，如大臨之于大防。」同上。

附録

□□□曰：[1]予嘉定初年官浙東鹺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案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尚書處滄洲，誠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强之，天下仰其高。溧水在太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溧水爲郡所抑，自他人處之，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此某所以于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也。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内觖

---

[1]「□□□」，當作「劉漫塘」，參見劉宰《回鎮江權倅史延陵之二》（《漫塘文集》卷六）。

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涣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上舍。時衞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臯開鄂閫，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無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于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祲，俾鰲户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徽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皭然不污有如此。」參史傳。

附録

□□□曰：[1]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脱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補。

史和旨先生彌林父涓。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産弟删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删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禄以終其身。删定没，授官者必欲以貤其子，先生又辭不拜。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楊、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静清書院記》。文惠即忠定之初謚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絶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擿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祕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閲。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1] 「□□□」，當作「劉漫塘」，參見劉宰《回鎮江權倅史延陵之一》。

新安州學講義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洙泗問仁，隨問而答，縱横參錯，初無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于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顔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即仁，虚明渾融，本無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憒憒，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夫所謂用力于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于克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即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即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無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無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即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即不足以爲仁。先聖于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于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即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即本心之妙，即所謂仁也。克己即復禮矣，復禮即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闔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

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無外，謂之天下歸仁，良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强，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摇于外誘，必亂于意見，必動于浮論虚説。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割，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倀倀然中無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既以克己答顔淵之問，遂斷斷曰：「爲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略無倚仗，而斬截決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無所回撓，安得受制于外物也哉！顔子至此，聞言不疑，即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者，名四實一，無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克。雖然，不特接于目而後爲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視無所蔽矣。不特接于耳而後爲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即泯然，則聽無所蔽矣。以至于言，以至于動，不特宣之于口、發之于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無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虚明，略無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顔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斯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至「三月不違」，無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曰顔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録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干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贅某于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補。

梓材謹案：是説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于《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洪默齋先生夢炎

洪夢炎，字季思，淳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閒，禁軍搆逆，命先生撫諭。既受旨，索飲至醉，卧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砍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綏之。至維揚，閫帥趙葵詭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閫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恩曲赦，非愛閧卒、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酋，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于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録》三卷，《高沙撫録》、《荆襄語稾》各一卷。參《萬歷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並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郎璵，袁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

得于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作《升聞録》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雲濠案：一作「十二郎」。知之。」補。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答萬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世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杜門講學。又學古文于樓攻媿。方叔名彌大，吏部侍郎忠定長子。」

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閒，知饒州，廣濬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説》、《饒州志》二卷。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亦楊、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塤

陳塤，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黄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謚，餘皆閣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閩、浙者

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温州，未上而罷。卧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吕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于丁巳歲，没于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于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　録

史彌遠爲先生母黨舅氏，先生于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爲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

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爲學録、爲宗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賈貴妃入内，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云云。

爲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謚，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剥，宜得惡謚曰『榮愿』。」

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運，爲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于朱、吕、陸三家之學並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爲不善。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

爲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户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絶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祕閣，遷尚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梓材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通《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爲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説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志》。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偏于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即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爲遠矣。石坡講學之語實本師説，曰明誠，曰孝弟，曰顔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樸質無華葉，蓋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于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温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争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

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絶敵、選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真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並于蒙齋、習庵。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 附師李聳、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聳學古文，又學小戴《禮》于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楊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清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遂寢。相國趙忠靖葵開閫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棗熟，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既而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

嗚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即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録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佛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尚書趙先生彦悈

趙彦悈，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誠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于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己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先生實有覺于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閒。」

曾先生熠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己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己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于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

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即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汩没斲喪憧憧利欲之塗，須體察于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即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虚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于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附子曾。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静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問學于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即了然無疑滯。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

雲濠案：先生子曾，字伯傳。慈湖云：「因元祥而亦覺。」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斂衽受教。所當爲，不畏强禦。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修。

附録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

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詣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永之出繼董氏，宰濡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户籍閲之，則尚有鄧宣教户，大喜。及入鄧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尰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蹙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流離自外歸，後適九華童氏，儻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艮齋先生夢遇

鄒夢遇，字子祥，雲濠案：子祥，一作「元祥」。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子没，學者陷溺于文詞論議，喪本靈而事意見，寥寥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遇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艮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導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閒，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静，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静。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虚澄。」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雲濠案：一本「名元吉，字祐之」。吴縣人。弱冠鄉貢，有志于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絶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説，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吴，先生摳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鵝鳴。是同是異難聲説，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煖熱，天聰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忍窮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内弟張端義，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厠中以詒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録

元吉儀矩峻潔，癯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録，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于詩，其喜而作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祕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略徧，二十第進

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温州，温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争遣子弟從之遊，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内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真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見慈湖于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渭

張先生汾合傳。

張渭，字渭叔；張汾，字清叔：新昌人。渭叔少有俊譽，富户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吕大愚及慈湖，以僞學罷歸。渭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于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

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

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閲兩旬。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翬

沈翬，字元吉，嘉禾人也。學于慈湖，稱上弟，與吴之葉元吉齊名。補。

徵君許止齋先生孚

進士朱先生介合傳。

布衣魏先生槼合傳。

許孚，字□□，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尚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槼，皆爲楊、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清遐居士文彪子。清遐嘗别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于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溪人，沈清遐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瑞安尉。邑瀕海，多盜，先生涖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温州，以其勤于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喜得師。

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二紀。凡懼災罪己，導人使諫，不知幾詔。求言于今日，人未必不指爲玩，獻言于今日，人未必不視爲常。惟因言以見于用，尊聞以行所知，斯爲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溥

方溥，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誠確正直」之譽。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脱，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絶也。止絶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絶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友，恂恂于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樸

馬先生應之合傳。

馬　先　生　燮合傳。

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燮，字敬叔。俱受學于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矣。」敬叔尤有得于持敬之説。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永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爲直友，而永之亦有志者。先生爲學官，永之亦以薦入仕。

舒　先　生　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己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爲度越流輩。補。

縣令洪先生簡

洪簡，字子斐，雲濠案：一作「子裴」。樂平人，忠宣公皓曾孫也。以任子知茶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于道有覺，若在孔門，曾晳父子之儔也。」補。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吴先生塤

吴先生埛合傳。

吴塤，字仲和，樂平人。與弟埛俱學于慈湖。嘗曰：「塤敏，不踰月而至矣。埛踰年亦當知德。」埛字仲郊。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也。學于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永之葬母求助，而于士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予爲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于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肯捐二十萬錢，則并券付之。』予老退無閑馬，又不能虚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嘆息而已。」後以薦入仕。補。

學録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虚，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録。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爲太學録。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所著有《論語約説》、《了齋綴槀》。

縣尉曹先生正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静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永明尉。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稾底，載先生號顧齋。又言其門人曰鄭棠，字景召，明初尚存。考《嚴陵志》，顧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顧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别載之。

附録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亡之説，滯而不化。續出江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于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謹所之」以贈之。參《北溪文集》。

附録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爲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潰亂，極爲良資美質痛惜。補。

鄭先生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于吴，即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于荆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説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蜨》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爲時所傳誦。書其圃曰「江湖且過」，用浮屠家所謂「且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侍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予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顧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黄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惑于浮屠之言耳。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補。

謝山《司馬温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吴産，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君蒿悽愴』之論，固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嘆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没，絶口不敢道者五年于兹。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爲慈湖門人。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真西山于粵山之麓，以銘爲請。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録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于後學，而正夫所録，又有功于先生者也。」是先生爲慈湖高弟。又絜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録，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絜齋弟子矣。《絜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學慈湖之學。絜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實，有子淵化行百

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老于韋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于中，氣脈相續，無有間斷云云。

傅先生大原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于慈湖，刊華據實，猶程以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參《林霽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俞文豹《吹劍録外集》云：「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媿題其端曰：『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霽山集》未言其名與字，即據《吹劍集》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槱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簒

趙與簒，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于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

反害道。」德淵奉教終身。

宗羲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于聖賢乎。史所載趙與簋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録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舉學校，行飲射禮。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籍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平，無不中者。乃于鹽橋置平糶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糶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曰：「讀《陸子學譜》至《趙與簋》《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無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簋，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即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于史氏二相不録，而趙、袁則哀然大書，但與簋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覩其因求師之故，自苕霅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

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録，皆不爲與籛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籛原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籛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韶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于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清遐家學

沈先生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撝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槱

錢槱，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于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又贈言曰：「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間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間先生。修。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徧從慈湖、絜齋遊，而卒業于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爲啟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

子游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攷《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于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于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溥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灑落，日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1]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録其家，惟青氊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1] 「□□」，當作「伯求」，參見陸心源《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清光緒刻本）。

全真志先生謙孫父汝梅。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真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菽和汝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子耆，三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義田六老」。補。

杜洲家學

童松簷先生鐘

童聲伯先生鋐合傳。

童鐘，號松簷，杜洲子也。弟鋐，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二。參《鮚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蓋杜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鋐也。曹、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于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扁所居曰「一閒」，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淑來學。

參《兩浙名賢録》。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參《鮚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榜進士。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黄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荎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燮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

謝過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爲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補。

邵氏家學

教諭邵顧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顧齋。梓材案：謝山原稾作「顧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爲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于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語》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雲濠謹案：《温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嘗爲《天保采薇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別爲《静清學案》。

自然家學

教授夏大之先生溥

夏溥，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爲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遷龍興教授。鄭師山學于淳安，自言得大之啟發之功，趙東山亦嘗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爲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誠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補。

夏先生清之

夏先生潛之

夏清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吴朝陽先生暾

吴暾，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爲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土貢皆以金，然非滇中葉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于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鎮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其父于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爲朱子之學，然追溯生平得力，必曰

「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吴修撰集》。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鯁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于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流雪，青玉一峯長拄天。」世盛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于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補。

楊錢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翔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爲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爲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脱脱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于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嶺。賊再犯，衆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爲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于白石源，先生吟詠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

傳學者。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璵。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聞道須行，無騖于外，以叨虛名。」歷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盛。侍郎璵，其子也。補。

宋魯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爲學宮司訓。學者稱爲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吴朝陽、宋夢鼎、魯道原齊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賾

洪賾，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于群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爲，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于杭、越之間。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爲文宗所向用，以書

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草笠以追其躅。」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于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即耀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爲陳脅從罔治之説，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説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爲學，要于本領端厚，不使支離曲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爲美』以下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説甚長。其所著曰《庸言稾》，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于錢唐，師山已爲朱子之學，漸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真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耆

全耆，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真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于真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遯翁先生彥

全彥，號遯翁，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爲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于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于穉年者，皆吾師遯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于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于丁鶴年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顧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尚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別爲《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郟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烏春草文集》。

雲濠謹案：《賨雲堂集》有賨峯先生《送楊大章往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峯之門，而先生從遊吴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爲推官，攝淳安縣事。尋爲定海縣尹，以慈恕簡静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内無冤。此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江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

張承旨翥記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于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攷》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啟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遯齋稾》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轅，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峯曾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愚泉詩稾》十卷、《文説》二卷、《詩説》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遯齋先生汝懋 見上《大之門人》。

遯翁門人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聞于遠邇，請益者無虚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懇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即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兩浙名賢録》。

文裕桂清溪先生彦良别見《寶峯學案》。

桂古香先生瑑

桂瑑，字懷英，慈溪人。倜儻不群，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既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谿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輝卿

沈輝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貶食，以度艱虞，儉設薄

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禄藩闆，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遯齋門人》。

遯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清遐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壻。皆事汪遯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壻唐轅受業于定海尹汪汝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敬于家，俾子若壻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遯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率其弟輪字仲規，轂字叔直，輻字季齊，學于戴九靈。九靈爲作《唐氏四子字説》。其父復禮，以擅匿官鹺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梏，叔直又奪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爲作《唐二子傳》。

宋元學案卷七十四終

絜齋學案表

- 袁燮 東萊、復齋、象山門人。白水、玉山、三山、芮氏、襄陵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紫微、橫浦三傳。涑水、明道、伊川、滎陽、了翁、廌山、和靖四傳。
  - 子 肅
  - 子 甫
    - 孫 㴋
      - 曾孫 裒
    - 洪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 陳宗禮
    - 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 朱元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史彌忠
  - 史彌堅
  - 史彌鞏
  - 史彌林
  - 史守之
  - 史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 胡誼
  - 胡謙
  - 朱震
  - 徐愿
  - 舒衍
  -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朱介
  - 魏橥
  - 洪揚祖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韶 —— 曾孫楠 別見《深寧學案》。

私淑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絜齋講友。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　絜齋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梓材案：絜齋學派，梨洲本亦附《金溪學案》，謝山始别爲《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絜」，省文爾。

吕陸門人汪、許再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轂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静，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録，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于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即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奬樸直，天

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争，被論罷。後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笙鏞筦磬，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于都城，象山即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别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謚正獻。子甫。　雲濠案：先生伯子喬，嘗録家庭所聞，爲《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釐爲十二卷。又《絜齋集》二十四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傅正夫所録，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閒，所以超然獨貴于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心本不偏，制行而原于心，斯不偏矣。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内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録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吕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補。

又曰：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真西山言：「絜齋之葬，慈

湖銘之,其大節摹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無有也。即《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録》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既多不傳,傳者又復不全若此。可嘆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于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説以爲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即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于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于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故其説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于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筦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

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文》云：「絜齋之父通議公，予曾見《甕牖閒評》一書，特説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于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于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碎事手鈔》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楷。見絜齋所作墓表。」

絜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絜齋家學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絜齋之子也。從廣平于新安，其後知名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誨語勤劬。觀詩末章，荷兄警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絜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揚祖，其門人也。修。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

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即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兑，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閒，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斲喪國脈，戕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閒，無體無方，無不周偏。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❶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即己也，己即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閒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即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即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閒，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即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

❶「認」，原作「恐」，今據上文「而認八尺之軀爲己」改，參見《蒙齋集》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尚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即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啟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説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閒，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静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臼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即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

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閒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内，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即克之謂，大祭、大賓即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即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即其告顔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顔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即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閒，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敘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覲群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敘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閣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然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清容亦僅傳其文」云。

附録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補。

絜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絜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

宗羲案：真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絜齋爲丈人行，而于其德學則願師焉。是絜齋門人之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梓材案：梨洲原本惟二胡先

生與朱左司、袁彦淳爲絜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從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于絜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顔子一間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間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爲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讀書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黄勇之難。所至涖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辭，亦超出流輩。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碌碌。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束。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未嘗忘于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奥，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二公，又從東萊、吕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毁，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

談。論古人物，分别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參《絜齋文集》。

監嶽孫先生枝

别見《滄洲諸儒學案》。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椝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傅先生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

别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誼

别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彦淳韶

袁韶，字彦淳，鄞縣人。淳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伴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韶列傳》曰：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静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閫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悦，卒罷政歸。」是傳出于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

法，每旬校閲。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争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絜齋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度宗即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宫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稾》、《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參史傳。

監税真先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裒 父傒。

袁裒，字德平，絜齋之曾孫，蒙齋之孫也。父傒，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桷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間，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圮，宜蘄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濬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于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温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裒有贈仇仁近詩。」攷《兩浙名賢録》，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工詩文。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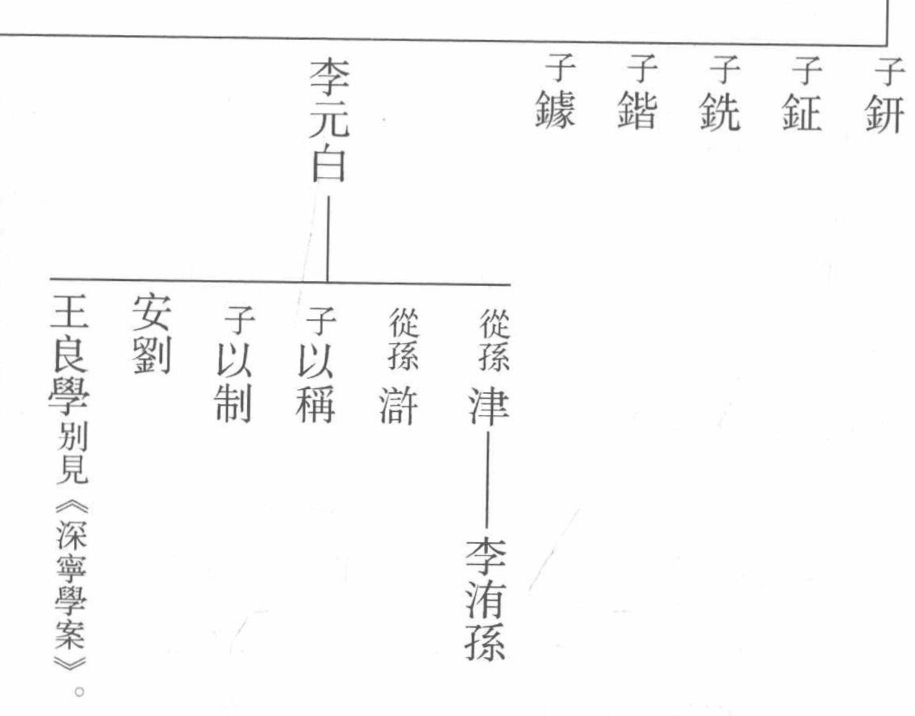
彦淳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別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終

❶「詩」，原誤作「有」，今據醉經閣本改。

廣平定川學案表



- 舒璘 德觀子，童持之壻。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老楊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五峯、紫巖、庇民、息齋、劉氏、王氏、玉山、三山、芮氏再傳。元城、龜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紫微、豫章、横浦三傳。涑水、明道、伊川、滎陽、了翁、廌山、子文四傳。
  - 子鈃
  - 子鉦
  - 子銑
  - 子鍇
  - 子鑢
  - 李元白
    - 從孫津
      - 李洧孫
    - 從孫潪
    - 子以稱
    - 子以制
    - 安劉
    - 王良學 別見《深寧學案》。
  - 袁肅 別見《絜齋學案》。
  - 羅子有
  - 鄧夢真
  - 汪行簡
  - 戴泳
- 舒琥 廣平兄。
- 舒琪 廣平弟。並象山門人。
  - 諸葛生

沈煥　公權子　復齋門人。　大涵、襄陵再傳。　伊川三傳。

- 曾傳子
- 曾魯子
- 曾省子
- 曾敏子
- 竺大年
-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 舒鈃　見上《廣平家學》。
-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友。

楊琛　廣平同調。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　廣平定川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梓材案：舒、沈二先生，梨洲本並在《金溪學案》，謝山始立爲《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胡、汪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説。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吕成公講學于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

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于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

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閒。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閒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槩篗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録，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吾不敢多遜。」于是司業汪逵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問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閒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雹，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

寧宗即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尚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内，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摇摇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

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尚猶泮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磷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尚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

「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于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于是有龍斷之喻、墦閒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于彼，而受者亦以爲恩于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禄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于一堂。其睽也，晤對于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

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至以勞勩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

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于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稾》。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于教授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淳祐中，賜謚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予求得其《類稾》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鈃、鉦、銑、鍇、鐻，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鈃爲沈端憲壻，銑爲楊文元壻。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棃洲始求得《廣平類稾》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録》，因據之別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闕，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虚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説，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强自體認，强自束縛，如篾箍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開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于精神之妙。同上。○補。

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吕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畜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間知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同上。○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裹作人，自己良心原不明白。❶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答劉淳之》。

《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静皆應。❷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

❶「原」，原誤作「先」，今據醉經閣本改。
❷「静」，原誤作「稱」，今據醉經閣本改。

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羲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删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概矣。

梓材謹案：梨洲所録《廣平類稾》八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美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續録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爲羅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閒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

○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歉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❶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

❶ 句末脱文，當爲「爲文章反見脈理不貫爾」十字以及小字夾注「《答袁恭安》」，參見《舒文靖集》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掙。近人欲務新奇，巧于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以上《通答都漕》。

吴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内省，以充厥德。《與江司法》。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亦欣受。《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爵禄甚輕，名義爲重。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黄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鹵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與汪清卿》。

人心易明，亦易惰。《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官不敢入都。❶□□□□。❷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于利禄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答薛象先》。

好樂貪羡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于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羡，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于理義之常。《謝傅漕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啟》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禄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争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强，尚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

❶「□」，當作「之」，參見舒璘《答劉淳之》（《舒文靖集》卷上）。

❷「□□□□」，當作「答劉淳之」，參見《答劉淳之》。

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頽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尚知羞，又豈可乞墦閒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禄，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獎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于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稾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于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于張公南軒。因徧求益于晦翁、東萊，而卒業于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説》、《禮説》，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稾》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捄，斯其所以亟取于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于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啟，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尤爲吾鄉説《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于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于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别，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録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于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于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亹亹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焕

沈焕，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

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即潛心經籍，精神静專，未嘗鶩于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絶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即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禀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强。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録。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衹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内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争議，非安静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

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争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即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芨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絶。于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還通判舒州。

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絶，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于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

難卻。」即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禄，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頹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謚端憲。修。

宗羲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焕，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閒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絶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袁正獻公所輯。補。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没者，由其學無本，不于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

「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嬰兒戲于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悦，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學者無以精神凋喪于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定川説九條，其末條移入《晦翁學案》。

附録

袁絜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凛然清風，振聳頽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争，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温、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吕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于至誠，語及時事常頻顣，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爲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無妄敝其精神。」予怳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縈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于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閎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補。

附録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説》，謂易之極即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補。

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

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于忠定觀中，于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竢于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于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于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參《寧波府志》。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遂拂袖歸，杜口

廣平家學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鈃

舒鈃，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礲，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况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

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鶩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于如此，則是傳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鉦

舒先生銑合傳。

舒先生鍇合傳。

舒先生鐻合傳。

舒鉦、舒銑、舒鍇、舒鐻，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没，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云。參《袁絜齋集》。

梓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于四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佾，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蔣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佾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戩共起義兵于奉化之泉口。女真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

術起，初受業于蔡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佾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于《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朝散祠，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真嘗言于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子伯誨、伯森，❶皆踵世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別見《絜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今轉得甚端的。」補。

鄧先生夢真

汪先生行簡

合傳。

戴先生泳

合傳。

鄧夢真、汪行簡，戴泳，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

❶「子」，原誤作「第□」，今據醉經閣本改。

元英門人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吕大愚《遊候濤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攷諸葛氏爲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榜。」宅之與元英爲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即其人。

定川家學焦、許三傳。

沈先生傳曾

迪功沈先生魯曾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曾合傳。

沈先生敏曾合傳。

沈傳曾、魯曾、省曾、敏曾，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魯曾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參《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省曾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爲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説《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宗羲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

「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温厚，非曩日比矣。」蓋頎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別見《絜齋學案》。

舒先生銒見上《廣平家學》。

吕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滸合傳。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滸，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補。

三江門人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補。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録》。謝山《詩話》以先生爲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良學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胡、汪五傳。

州判李霽峯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黄州司户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黄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峯先生。修。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終

槐堂諸儒學案表

傅夢泉 —— 從子道夫
　　　　 從子正夫 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 別爲《静明寶峯學案》。
　　　　　　　　曾潭續傳。

鄧約禮 —— 子泳
　　　　 傅子雲 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 —— 葉夢得

黄叔豐

張商佐

熊鑑

黄裳

彭興宗 —— 陸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 —— 喻仲可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千能 —— 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 —— 鍾穎

　　　　　　　　石余亨
　　　　　　　　石氏續傳。

　　　　　　　　黄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孫應時 — 史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 胡衍 見下《崇禮家學》。

胡拱

胡搏 — 子衛
　　 — 子衍

陳剛

朱桴

朱泰卿

李伯敏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 — 吳淵
　　 — 吳潛

趙師雍

趙師蒧

包揚 — 子恢

包約

包遜 — 羅必元 見下《驪塘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稹——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 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羅晉君 見上《驪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子復 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弟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栯❶ 父文晟

黃椿

黃棐

俞廷椿

邵叔誼——子詹子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丘元壽❷

□顯仲❸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 驪塘學侶。——羅必元

羅咨君 並見《驪塘門人》。

❶「栯」，原誤作「栯」，今據醉經閣本改，下文同。

❷「□」，當作「吳」，參見陸九淵《與吳顯仲書》（《象山先生全集》卷二）。

❸「丘」，原作「邱」，清人避孔子諱改字。參見《象山語録》（四部叢本《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　槐堂諸儒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黄、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絜齋、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録》盡歸《槐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爲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于象山。雲濠案：《南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

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地閒，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于此涵養，于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易横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衆，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爲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宰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于官。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曾潭之滸，學者稱曾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即聞艮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于荆州，見朱子于南康，不安于象山之説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于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真西山跋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于學而祀之。❶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于朝，有詔建祠于邑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修。

附録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静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静此病曾磨切

❶「祀」，原誤作「祝」，今據醉經閣本改。

之否？亦殊可懼。補。

又曰：夢泉守師説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補。

宗羲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間，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傅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静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于此，其概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附子泳。

鄧先生遠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于李侍郎橘園，遂家臨川。橘園于陸子爲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肅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葺理凋敝，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爲温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于官。先生篤于庸行，嘗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于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于己者。但推其説以告于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説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象山，然觀

《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泳，字德栽，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群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太學，道相值，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于旁，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爲我善永薪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爲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奉大對，葛丞相邲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爲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傅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巋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祠于金溪，以先生配。修。

黄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合傳。

熊先生鑑合傳。

黄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敘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傅子淵，次鄧文範，次即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荆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荆州日録》。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傅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齋初有疑于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間數年换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换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先生諸寮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清叟字廉夫，熊鑑字□□，俱師象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録》最佳。修。

郡守黄先生裳

黄裳，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宫。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溪黄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興宗

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即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既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于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説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❶ 世昌曰：「孟子于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説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

❶「章」，當作「文」，參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他日侍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静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先生釋然。

附録

陳北溪《答趙季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佛照。今楊、袁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爲覺者甚多。此閒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説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于陸子，自言初見請教大旨，以當識義利公私之辨。又案：子南嘗從張南軒遊，以所類洙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絶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招後人之議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進士。互見《鄧直齋傳》。佐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之，先生謝不敢。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廣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强之，説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從此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千能
諸葛受之先生□合傳。

諸葛千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争。先生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爲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之。修。

宗羲案：諸葛誠之問學于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爲非言之于晦翁，亦悵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閒尤所賴者。

梓材謹案：謝山爲《俞默翁傳》云：「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閒。」又《奉臨川帖子二》明言諸葛誠之非陸子之徒，而其修傳云云，蓋據《象山年譜》而言。

附録

□□□曰：❶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故，心實愛之。❷但恐未免爲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閒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于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創開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于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于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感于異説。而祭東萊之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于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

❶「□□□」，當作「張南軒」，參見張栻《答朱元晦秘書書》（《南軒集》卷二十一）。

❷「愛」，原誤作「受」，今據辭經閣本改。

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揆孫也。公揆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弟，以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黄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即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丘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吴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吴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盛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别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捃摭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争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吴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録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宗羲案：季和問學于朱、陸之閒，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　録

季和改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復見于今。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于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于外，而未知自反。梓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贈中散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撙

胡撙，字崇禮，達材之弟，質性類于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衞、衎。修。

教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雲濠案：一作「建昌之歐江人」。以進士官教授。初見象山而歸，傅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諄諄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象山之喜正己者何

事？」葉賀孫曰：「喜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遊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爲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于諸人爲最甚。其録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顔子悟道後于仲弓，孟子無如告子何，《易·繫辭》決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即譏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朱先生桴

朱桴，❶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于象山，而師事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決。」象山曰：「子即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鵞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虚中也。

附録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

❶「朱」，原誤作「李」，今據醉經閣本改。

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泰卿

朱泰卿，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鵞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説，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又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于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于官，劉静春清之見之，爲説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瞿然，即以訟貲市《程傳》歸，遂爲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删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説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爲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敘之族人也，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回

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修。

宗羲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于非僻。」敏求曰：「非僻未嘗敢爲。」象山曰：「此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説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録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于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别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説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錬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礲鍛錬，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

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説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閒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説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説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顔、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顔、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于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即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

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説。」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説，説著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説，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説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善其材，❶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説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説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别人説，定是説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説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

❶「善」，當作「害」，參見《象山語録》卷下。

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説。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爲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著。故孟子説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于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于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説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悦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並《象山語録》。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雲濠案：一作「周廉夫，字清叟」。黄元吉叔豐之僚壻也，同師象山。論《書》、《易》。其《祭象山文》有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繳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

之絶學，舍先生其誰能。」

縣丞嚴守軒先生滋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嘗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其氣象，聽其談論，乃可與適道者。」累舉進士不第，嘗著十論，叩閽言事，不得用。郡守禮請爲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晚主彬陽簿，調縣丞。嘉定八年，列狀請于本州，以象山謚法爲言，卒得賜云。所著有《寄松牕稾》、《守軒草録》、《東征雜著》。修。

附録

象山言：泰伯只是好勝，見一好事便直前。余以爲即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遂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剡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宫教士。太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薛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于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于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于家。修。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倜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真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值歲歉，穀價翔涌，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于此矣。」捧斗概量，以米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于朝，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于金陵。雲濠案：梨洲原本云：「明燭焚香，趺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于寺哭之。魏華甫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修。

司户鄒南堂先生斌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于李德章。陸氏門牆之盛，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弟。尋得鄧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汶陽田

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鄆，入于讙以叛，遄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也。」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鵞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户。黄榦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閒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于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于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漕使吴柔勝命二子淵、潛往師之。丞耒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咸服辜，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嶽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祇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稾》，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蒧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黄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然道官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蒧字詠道俱師陸子，亦兼學于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于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于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

底止。朱子答之，有「敝帚千金」之語，❶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即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壻也。近作《考亭淵源録》者目先生爲叛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于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紘、傅伯壽之列，則繆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案：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季通之貶也，朱子將爲經營，先生以福禍已定，不必徒加勞擾，朱子善之。然先生嘗葺朱子語爲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間有先生平日之言託于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爲溺心志之大穽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曰：「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真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文安師弟以讀書爲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宗羲案：包顯道、詳道、敏道同學于朱、

---

❶「敝」，原誤作「蔽」，今據醉經閣本改。

陸，而趨向于陸者分數爲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并其兄《復齋集》于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閒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社稷之位，并作風雨雷師于其側，以虔祀事。又修學宫，籍閒田以爲廩，斥長橋僦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于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黄榦爲清江令云。修。

通判孟先生渙

孟渙，字濟父，自澶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荊門軍，奏罷馬梁、歷、❶新店三税務，蠲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禄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何與焉。」居官未嘗飾廚傳，以公清方正見稱。先生少學于臨汀楊方，又學文于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❶ 「歷」下，疑脱「口」，參見《江西通志》卷八十。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興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説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于畢再遇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于象山。先生常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即召入府，厚奩具嫁。尹即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録》，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訃聞朝野共淒涼。纛移北府兵皆散，笳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

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勛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尚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提舉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鄘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教也。補。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琬，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動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糾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絶行」。應天山書院既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

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于朱子，所謂「把持此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尤與羅樞密點善。補。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絶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静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補。

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稹。歷知潮州、漳州卒。學者稱爲驪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嘗問學者曰：「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漢儒幾箇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于禪也。」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爲陸子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

後歸與鄉老爲率真會。所著有《巽齋集》。蟾塘和，其弟也。」又案：謝山《劄記》有驪塘説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吴先生紹古

吴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補。

梓材謹案：先生創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閒，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其一池曰浸月。」見《象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夜繼之，陸子嘗勉以「硬豎脊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衆，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爲趙東山諸人之祖。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求古人用心之所在，尤深于《易》。嘗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以進士主安化簿，攝邑事。以理學訓士子，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令其愧服。調縣丞，以長子鑾主南嶽祠，就養，卒。陸氏門人自傅、鄧諸子而外，以鄒南堂、章從軒與先生爲著。補。

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乾道八年侍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常任邕川教授。朱子《與詹元善書》曰：「高教授所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静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後。」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但可謂初學一時之計，當更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弗使流于欲速助長之病」。先生之官邕川，楊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也。其官階所至未考。補。

教授李仲欽先生肅

李先生復合傳。

李肅，字仲欽，橘園侍郎浩之子。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橘園在高、孝兩朝爲名臣，然最服象山之學。象山少年無意應舉，橘園力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邪！」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户攝理掾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事因以廉吏舉，先生笑曰：「是足爲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諄至，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子復，字信仲，亦隨其父學于象山。補。

知州徐先生子石附弟元德。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襲之説，具有省發。與范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主閩簿，再調鄂州録事參軍。講邊防，著《外治論》十三篇上之。授西外宗教，改知溧陽，判光州，薦統領萬文勝可用。逆全寇淮，欲窺浮、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保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幹辦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浼，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静甫，學于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漢梁令。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雲濠案：《西江人物志》作「伯談」。字元默，臨川人，太中大夫詠之曾孫。深于《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輪對，言内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舉剛正士以强本朝。丐外，知南康軍。陛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貴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游廬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于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補。

進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于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涼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章謁樓攻媿于京師，具劄籲冤。攻媿爲請于上，得邀贈卹，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稾》。補。

黃先生柟 父文晟。

黃先生椿 合傳。

黃先生棐 合傳。

黃柟，字達材，南豐人。其父文晟，篤學高行，當世稱壺隱先生。嘗與象山通書論學，故先生與其弟椿字康年、棐字彥文並學于象山。先是，壺隱嘗得李延平所授朱子《講義》，鈔成一卷。其後先生請朱子跋之云。彥文最爲陸子所稱，嘗令其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安窮」之語，以厲其益壯之志。補。

梓材謹案：先生父字世成，象山誌其墓，謂「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云。

縣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主南安簿，調懷安，兩易古田令。秩滿，充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使幹。會大治奸民盜鑄，因緣生變，大帥及漕使奏爲節制

軍馬。先生廣布耳目，以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先生師事象山，倜儻多大志，博通經術。嘗言《周禮》司空之官多散見于五官之屬，先儒汩陳之，故因司空之後，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著《復古編》。其使金而還也，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語事物之可考據以備采聞者，爲《北轅録》。補。

機宜邵先生叔誼

邵叔誼，雲濠案：朱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思辨，而于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没世不復。此其爲罪，浮于自暴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實，盡失其實邪！」又云：「玆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瘳也。」參《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子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

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于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于目亦然。何獨于心而不由我乎？」

附録

《象山語録》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殢。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脱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閒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于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❶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説得懲窒。知學後懲

❶「大」，當作「力」，參見《象山語録下》。

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人。❶嘗請教于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説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説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説内，汝只管説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麽？審問箇什麽？慎思箇什麽？明辨箇什麽？篤行箇什麽？」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澆漓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

❶「□□」，當作「金谿」，參見清李紱《陸子學譜》卷十四「徐仲誠」條（清雍正刻本）。

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輊，何不發揚？」

丘先生元壽

丘元壽，邵武人。從象山聽語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録》。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説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閒，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閒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閒一種恣情縱慾之人，雖太狼狽，其過易于拯救。卻是好人劃地難理會。」嚴松云：「如丘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于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説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梨洲所節《象山語録》移入爲傳。《語録》原本：「元壽默然愈惑，退。嚴松別之，元壽

自述：自聽教于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傳文未足，備録之。

□先生顯仲

□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❶ 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剥落，剗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剥落，又清明。須是剥落得浄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録》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堯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尋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静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于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

❶「睡」，當作「眩」，參見《象山語録下》。

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静之學即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井蘗齋集》。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即年來避遠師友，❶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閒，某近抵城闉，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説，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説陸子静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静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説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閒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即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于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于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

❶「即」，當作「郎」，參見全祖望《奉臨川先生帖子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本）。

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蘗齋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于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即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于陸子，已而學于同甫，已而又學于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于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于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于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于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于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驪塘學侶

主簿危蟾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驪堂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闢祠宇，廣養士員，真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于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静居士。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蟾塘，見《劉後村大全集》。

曾潭家學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于慈湖。參《魏鶴山集》。

附録

慈湖遺傅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補。

傅先生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于世。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吴人字少藴號石林者同姓名。黄文潔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琴山文于郡齋。」

世昌門人

迪功陸先生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喻先生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喻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纏肌入骨，無可轉回者。初間相訪，開懷説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隱情。與他詳細剖析，確然固執。其祭詹文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末説默信未嘗死，全用佛、莊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即詹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又爲趙復齋高第弟子。復齋著《易説》，先生爲之跋，言復齋疾革時，入省，復齋謂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録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爲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郎中者，爲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爲薰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祖望謹案：此段詆陸學，都似有病。

又《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喻丈者，舊雖造

師門，而後卻爲象山之學。趙復齋者，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爲薰染者，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顧先生平甫

顧平甫，喻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静，叩其所學，乃詹、楊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絶口不出一言。累叩，但叉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補。

誠之門人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尹和靖、高思齋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先生師事諸葛誠之，從淳熙閒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穎

鍾穎，字元達，丹陽人也。石應之弟子，從事于有用之學。金人内犯，豐有俊帥淮西，薦其强敏廉白。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策應之士，資其策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幣不足，乃創憑由以待之。俟道通，易以官楮。已而金人至，内固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逞。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

文清公所作《墓志》。補。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衍見下《崇禮家學》。

崇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衛

知軍胡先生衍合傳。

胡衛，字衛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衍，字衍道，知溧陽軍。皆胡撙子。補。

梓材謹案：衍道，一字晉遠，孫燭湖先生之壻也，蓋即受學于燭湖。《胡氏譜》載其爲嘉定辛未進士，知漢陽軍事。但謂贈中散大夫拱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吴退庵先生淵

吴淵，字道夫，宣城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不復强。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冒哀求榮，大節埽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礙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

運使。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慰撫而賙濟之，境内肅然。又知隆興府，歲大歉，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知鎮江府，歲亦大祲，因先生全活又六十五萬餘人。丁母憂，服除，歷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又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衮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丐祠，復起爲觀文殿學士。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參史傳。

丞相吴履齋先生潛

吴潛，字毅夫，參政淵之弟。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火，先生疏請修省恐懼，以回天變。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以格君心爲先。端平初，歷官至江東安撫留守。嘗陳九事，曰顧天命、植國本、篤人倫、正學術、廣畜人才、實恤民力、邊事當鑒前轍、楮幣當權新制、盜賊當探禍端。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後以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建築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淳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横流，仁賢空虧，名

節喪敗，忠嘉絶響，諛佞成風。時群小側目，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沈炎論劾落職，責循州安置。賈似道使武人劉宗申毒之。先生鑿井卧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者再。不數日，移庖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雲濠案：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綰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畜人材、儲邊防爲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概。詩詞激昂悽切，在南宋亦不失爲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同上。

祖望謹案：吴毅夫疏言徐庚金等事曰：「强敵入我堂奥，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摇，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始』。」上爲之斂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即聞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誅妖僧號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丕變。數膺劇郡，所至破豪猾，去姦民，

治蠱獄，課盆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謚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意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先生爲程顥、程頤。少時文譽藉甚，既登仕籍，轉爲功業所掩。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壎《隱居通議》稱先生「學爲時師表，爲文下筆汪洋，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于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辯》、《敝帚稾略》等書。參史傳。

敏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驪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真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驪塘危公、蟾塘危公，壯爲性理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鎮、馮曾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慕之」。則先生又爲包氏門人也。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驪塘積、蟾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 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鎮

歐陽鎮，字伯禹，號東谷。嘗遺陸伯微書，自謂于象山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吴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翛然。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攷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即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即《後村集》之馮曾爾。

馮先生曾

馮曾，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 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魯子

邵魯子，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劉漫塘送

之序云：「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爲之圖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爲蛇畫足。」

梓材謹案：謝山節録《漫塘集》此條而識云：「魯子恐是邵機宜之子，故云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當查。」今姑如其説，補爲之傳，以俟再攷。

蟾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先生晉君並見《驪塘門人》。

東谷門人

羅先生晉君見上《驪塘門人》。

曾潭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石氏續傳

州屬石遯翁先生余亨

石余亨，字成己，新昌人也。石氏世爲講學家，先生守先緒。以咸淳進士官明、衢二州。見宋且亡，棄去，隱沃洲，自號休休翁。丙子之亂，轉徙萬山。嘆曰：「吾家累世傳正學，雲濠案：《兩浙名賢録》作「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業」。至予身益窮。然不死于盗賊，得奉遺體以從先人于九原，幸矣。」又號遯翁，且爲銘曰：「膠膠乎，申申乎，將久存以瘁予形

乎？寧亟歸以全吾真乎？悲夫！」時以致曲先生並稱云。補。

遯翁門人

黄先生奇孫別見《潛庵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終

張祝諸儒學案表

張行成呂凝之
譙氏門人。

王卿月
並百源續傳。

祝泌——廖應淮 見下《杜氏門人》。

傅立——程直方
祝氏續傳。

朱元昇——子仕可
並邵學之餘。
　　　　——子仕立

杜可大——廖應淮——彭復初——傅立 見上《祝氏續傳》。
王氏續傳。　附吴浚。

荆□——李俊民 别見《明道學案》。
並邵學别派。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　張祝諸儒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其後卒流而爲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梓材案：張、吕二先生傳，黄氏本附《康節學案》，謝山《序録》別定爲《張祝諸儒學案》。

百源續傳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張行成，字文饒，臨邛人。乾道閒，由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梓材案：下文云「乾道二年，表進其書」，中閒著述十年，則其丐祠當在紹興閒。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三聖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楊氏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以明衛氏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氏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以明邵氏之《易》。先生之學歸宿在康節，故又別著《周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希夷至邵氏所傳《先天卦數》等四十圖，敷演

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塗，終歸一致。共七種，凡七十九卷。

先是，康節之學有所傳十四圖者，世莫之傳。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爲象數之用皆起于交，交則變，故曰「通變」。乾道二年六月，表進其書。詔獎之，除直徽猷閣。先生之自序曰：「康節先生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于象、數二圖。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于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吕、倡和之數，其要則總于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閒，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中五斡旋，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逐類而長之，以至于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攷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盡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

李氏心傳嘗曰：「行成謂三陳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

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蓋亦牽合也。祝泌亦爲康節之學者，謂「先生之書其發明固多，其支蔓亦多」。獨魏文靖公則盛稱之，而惜其書之不盡傳。嘗曰：「行成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是則論《易》之名言也。」先生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汪文定應辰帥蜀，薦其有捐軀殉國之忠，而又善于理財。梓材案：玉山帥蜀在隆興二年。學者稱爲觀物先生。修。

祖望謹案：陳本堂云：「張文饒自謂精數，及其立身行事，則大悖于《易》，與汪玉山之言異當。」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此條，蓋案語而未及歸者，特爲附入。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譙天授之門，蓋因譙先生傳云：「馮時行、張行成得先生之餘意。」故與馮先生牽連及之，則亦伊川私淑也。

附録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尚書王醒庵先生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人也。南渡，卜居天台。累官至太府卿。其提刑蜀中時，從康

節後人傳其《易》學，論人窮達壽夭甚中。及以吏部尚書充金國生辰使，語家人曰：「今年吾當厄萬里之行，其能免乎？」已而疽發于背，或勸之辭，曰：「君命也。」行次揚州卒。先是，取其所著書盡焚之，遂無傳。

雲濠謹案：先生乾道進士，樓攻媿誌其墓云：「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官漢陽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

梓材謹案：先生號醒庵居士，《台州府志》作「臨海人」。

張氏門人

太府呂先生凝之

呂凝之，字澤父，蜀人也。淳熙八年，以知閬州入覲，奏陳《經世》之學。阜陵大喜，以問周必大，對曰：「此必從張行成講學者。」上曰：「行成所著頗略。」必大對曰：「凝之以卦爻配年，所以加密。」留爲太府丞。其《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康節手筆也。」

邵學之餘

提幹祝子涇先生泌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自稱觀物老人。著有《皇極經世書鈐》。袁蒙齋贈之以序曰：「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

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參《袁蒙齋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涇甫。《德興縣志》載：「先生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是先生元初尚存。然攷黃瑞節題蔡西山《皇極經世書纂圖指要》云：「邵子之書，伯温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説詳，其用異。蔡氏蓋由博而約之也。」又云：「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具祝氏《鈐》，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似先生與蔡氏及見然者。且與袁蒙齋往來，在紹定、嘉熙閒，如及元初，則當百餘歲矣。

皇極經世書鈐自序

《易·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制法垂教，祖道鉤玄，是極也。先高厚而肇始，運萬有而不遺。推其動静，得兩儀之本。沿其始交，得四象之元。循其變化，識卦位之分。得《河圖》、《洛書》，而證其擬議形容之實。傳十四圖，而悟布卦用卦之旨。今探賾索隱，儻不明其所由肇，是康節之學且入于術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粤疏造物之圖，達于取卦之妙，而後備列先天之所由運行，動植之所以感應，而要之以折衷之法，庶幾覽者由門及序，升堂入室，識其條貫。是編也尚少裨好古博雅之君子。若鄭夬所謂「泄天之藴，豈無禍福」，不可謂之知言。今但虞絶學之無傳，亦何暇慮乎禍福之閒哉！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附子仕可、仕立。

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别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彦謂《連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即羲易可見矣。《連山易》即春首純艮之義也。《説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秘，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黄帝易也，商人用之。黄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吕。日辰有十幹十二枝，而其相承之數究于六十。律吕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于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之策三十二，巽、離、兑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納音遇已亥、子午之閒，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説

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説尚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羲、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夬、姤、剥、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卦五十六。其説尚矣，未有悉以卦爻彖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仕可，字起予，亦登右科。次子仕立，字起潛。皆能卒業于其父之書。

邵學别派

杜道士可大

杜可大，蜀道士也。廖應淮配漢陽軍，抵漢江濱，遇之。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應淮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虚一塵爾，人生其閒，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閒，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悦，天悦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吴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脱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應淮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應淮已先意

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云。參《宋文憲文集》。

隱君荆先生□

荆□

梓材謹案：先生河南隱士，嘗授《皇極數學》于李鶴鳴。見黄氏補本《李鶴鳴傳》。

祝氏門人

廖溟涬先生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杜氏門人

廖溟涬先生應淮附吴浚。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也，自號溟涬生。抱負奇偉，年三十遊杭，上疏言丁大全亂政狀，配漢陽軍。先生荷校行歌出都，見者壯之。蜀人杜可大者客漢陽，言之營將，脱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其算由先天起數，先生神警，一授即了。自是能洞知未知，乃坐臨安市樓賣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鐶，按劒自鍛之，當火少休，復危坐以爲常。賈似道延之，先生直言宋鼎將移，語畢徑出。常過曾淵子家索酒，飲酣，抵掌放歌。有國子監簿吴浚者，以《先天易箋》、《陰符經注》、《六花陳法》欲上之朝，先生擲之曰：「嘻！誤天下國家者，此書也。」浚請受《易》，駡曰：「若黄口小兒耳！若能此，則人人安樂翁矣。」其後，以所傳授進士彭復之。再傳爲鄱陽傅立。所著有《歷髓》、《星野指南》、《象滋説會補》、《畫前妙旨》諸書。先生數學雖近于方伎，然亦畸

士，有不可泯滅者。故附之《康節弟子學案》，梓材案：謝山始以是卷合王、張諸儒爲《康節弟子學案》，故云爾。以存其別派。雲濠謹案：《德興縣志》言「祝泌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是溟涬兼得祝氏之傳者也。

荆氏門人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廖氏門人杜氏再傳。

進士彭先生復初

彭復初，安福人。精于易，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參《江西通志》。梓材謹案：《廖溟涬傳》所謂「進士彭復之」，蓋即先生，一名一字爾。

祝氏續傳

文懿傅初庵先生立

傅立，字權甫，德興人也。刻意經學。先是，祝氏有《皇極元元集》之作，其說多與張氏異同，而進士彭復之從溟涬生別有所得，先生受之，頗有與祝氏異同者，遂通其學。入元，累官集賢院大學士。謚文懿。學者稱爲初庵先生。而程直方其高弟，乃有《皇極續元元集》之作。雲濠謹案：《饒州府志》言先生得里人祝泌《皇極數學》。《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蓋先生爲祝氏後人之甥而續其傳，又可見《德興縣

志》所云「詔徵不赴」者，謂泌後人也。

彭氏門人 杜氏三傳。

文懿傅初庵先生立 見上《祝氏續傳》。

傅氏門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程直方，字道大，婺源人。讀書十年不下樓，尤深于《易》。入元，絶意仕進。行部至者必造請，或敦延至學宮，執禮受教。參《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董時乂之説，言先生號前村，嘗闢書室曰觀易堂。與初庵傅先生爲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祕。又言其通諸經，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是先生所著不獨《續元元》之作。其于初庵，蓋在師友之閒。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終

丘劉諸儒學案表

丘崈 南軒、東萊同調。 —— 史賓之

劉光祖 晦翁同調。 —— 游似 —— 子汶
　——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鍔。 ——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史守之 別見《慈湖學案》。

柴中行 並晦翁私淑。 ——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 湯千
　—— 湯巾
　——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崔與之 父世明。攻媿講友。 —— 洪咨夔 ——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柴中守 —— 羅晉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柴元裕 並南溪學侶。 ——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 李伯玉

林大中

游仲鴻 —— 子似 見上《後溪門人》。

趙鞏 並慶元之學。

宋元學案卷七十九　丘劉諸儒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丘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醇。述《丘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第其稿存者無幾，多參史傳以足之。

張呂同調

忠定丘宗卿先生崈

丘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歷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先生。賜對，遂言：「恢復須遵養十年，乃可北向。」時方祈請陵寢，先生言：「泛使無益。」孝宗怒，先生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華亭縣，修復海堰。累遷至樞密院檢詳文字。王抃爲樞密，先生不少下之。以迓客異議，抃訾先生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陞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除太常少卿兼權

工部侍郎，進户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奏撤吴挺兵權，革世將之患。先生向主復讎，韓侂胄與議北伐，以圖功名。先生曰：「中原淪陷且百年，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絶。」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先生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後侂胄移書，欲除先生内職，宣諭兩淮。先生答以「不宜輕舉」。侂胄不悦。陞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金人犯淮南，或勸先生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先生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時移金書，先生謂彼指侂胄爲元謀，宜蹔免係銜。侂胄大怒，罷知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揀爲御前武定軍。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卒，謚忠定。先生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切齒君父之仇，雖其忠義性然，而先後建議規切時勢，器識宏遠，非專恃血氣者比也。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謚一作「文定」。《黄氏日鈔·讀葉水心集》云：「丘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産。母臧氏，既寡，力貧教子孫。」燭湖、袁清容集亦俱作「文定」。

附録

葉水心祭先生文曰：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惟公本原，我則素

知，授之麈尾，張、吕同歸。

晦翁同調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第進士，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太學正。召試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忠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宰相留正舉先生，上曰：「久在朕心矣。」先生入謝，因論：「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以來，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説，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説，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户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出知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不過宫。先生致書留公與忠定曰：「上未過宫，宰執不可歸安私第。」孝宗崩，又詒書忠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

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朱子議卜孝宗山陵，予祠。先生言：「漢武帝于汲黯，唐太宗于魏徵，仁宗于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先生，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既而忠定罷相，韓侂胄擅朝政。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先生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房州。久之，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從之。陞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謚文節。忠定嘗稱先生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參史傳。

雲濠謹案：真西山誌先生墓云：「其先句容人，居簡州。」又云：「公從族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州，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

論道學疏

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學》之紀載。《大學》之教，明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于切磋

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閒，必有至平之説，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概輕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閒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駮，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别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黨，謗毁先喧于群口，進退豈必于一言？是以一時之虚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决不我容。我于窮達進退之閒，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于潔身而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則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廓然，

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鍔。

樓鑰，字大防，雲濠案：《行狀》：先生舊字啓伯。鄞縣人。幼從鄉先生王默、李鴻漸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鍔寓館鄉鄰，先生又師之。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忠簡銓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歷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先生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丞相周益公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多所壅底，先生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要》書成，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先生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子以論事忤韓侂冑，除職與郡。先生言：「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忠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出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

舊職。❶ 韓侂胄嘗副先生爲館伴，以先生不附己，深嗛之。侂胄誅，詔起先生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先生年過七十，精敏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視先生曰：「久不見此官矣。」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先生文辭精博，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稱其于中原師友所傳，悉窮淵奥。永嘉王和叔枏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雲濠案：《行狀》：先生官永嘉時，聞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請問焉。每言「儒不知兵，無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自號攻媿主人。著有《攻媿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攻媿集》載于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蓋流傳既久，多所佚脱。《四庫書目》稱兩淮鹽政進本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志》及陳直齋《書録解題》卷帙相符，惟中多殘闕，並削《青詞》、《朱表》，重編爲百十二卷。

攻媿文集

《坤》「利牝馬之貞」，説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踶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答楊敬仲論易》。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

❶「舊」，當作「奪」，參見《宋史・樓鑰傳》。

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蓍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説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辭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于邰，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戚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册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于後也。罪人斯得之後，❶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誚公，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説，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大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焕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

❶「斯」，原誤作「期」，今據醉經閣本改。

身代，藏册金縢。莽之譏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説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跋金縢圖》。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閒，則其樂至于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閒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藴矣。《跋周氏棣華編》。

附録

中教官選，調温州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學者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學者日益歸心，争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虚心叩擊，甚于飢渴。于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藴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破藩籬即大家』。君之藩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耳。」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

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

無變。

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漢之黨錮始于南北二部之謡，唐之朋黨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今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説相夸，去本逾遠。國家累聖傳授，丕闡大原，名儒閒出，究極微旨。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陛下得執中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諱言于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士大夫自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

會雷雪交作于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顔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歎，度數日閒干請必希。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静鑑明，其視燕遊之惑，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無敢論事。豈國家之福哉？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窒宣諭之門，遇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

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爲吾害哉！」

公夙昔誦顧愷之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爲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凛然，所養者固矣。洎爲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途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歧是適，公所不爲也。

榜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爲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媿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以儒學顯。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先生奮筆曰：「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調江州學教授，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先生。先生正色曰：「身爲人師，而稱人爲恩主、恩帥，心竊恥之。毋汙我。」遷太學博士，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有挾勢者，先生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爲淮右最。遷西京轉運使兼提刑。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先生考覆軍實。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刑，貪吏豪家，一繩以法。入爲吏部郎官，多所啓沃，遇事持正，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請收攬大權。又言：「臣下納説，非觀望則希合，非

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調祕書監、崇政殿説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絶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沮壞如此」！又論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願明詔大臣，絶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贛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時從遊若東澗湯伯紀、雙峯饒伯輿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謚曰獻肅。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説》。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之謚，謝山《序録》作「獻肅」。及言三湯源流，又稱柴憲敏云。三湯之學並出于憲敏，固朱學也。

攻媿講友

清獻崔菊坡先生與之父世明。

崔與之，字正之，增城人。父世明，博學，精于醫。先生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中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先生始。累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帥。開誠布公，兼用吴、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悦服。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召爲禮部尚書，又除參知政事，進右丞相，皆辭不就。卒，追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先生歷仕四十七年，清風高節，屹然師表，未嘗沾一彈墨。

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卒也，遺戒不得作佛事。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與攻媿友善，號菊坡。見王氏《困學紀聞》「真文忠公《自箴》『量未若南海之寬』」原注。又案：魏鶴山《簡州三賢祠記》云：「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劉文節公一見異之，語人曰：『是宜配忠定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據此，則先生之謚宜與趙公同矣。

南溪學侶

柴蒙堂先生中守

柴中守，號蒙堂，南溪之弟。進賢羅晉君早從之學。參《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劉實山《厚南行狀》以「蒙堂」爲「中行」之號，蓋誤。

柴强恕先生元裕

柴元裕，字益之，餘干人。通五經，尤長于《易》，以窮理盡性爲本。四方從學者衆，湯伯紀漢、饒伯輿魯、李純甫伯玉皆其門人。所著《春秋》《尚書》《論語解》、《易繫辭》《中庸》《大學説》、《宋名臣傳題》。所居齋曰「强恕」，門人稱曰强恕先生。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元祐」，殆以字近而譌。又案：《袁蒙齋集》稱强恕、南溪、蒙堂曰「三柴」。南溪名中行，蒙堂名中守，則强恕必《南溪傳》所謂「中立」者矣。元裕蓋其改名爾。

慶元之學

正惠林先生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溪縣。郡督輸賦急，先生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于讎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于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静江守臣入奏，先生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創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先生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既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初，占星者謂朱晦庵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邪？」至是，晦庵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凛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冑來謁，先生接之，無他語，陰請内交。先生笑而卻之，侂冑怨由此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焕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

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及侂胄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謚正惠。先生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凛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參史傳。

忠公游先生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淳熙初進士，知中江縣。制置使京鏜等薦之，召赴闕。宰相趙忠定甚重之。時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先生遺忠定書，陳宗社計。及孝宗登遐，遂贊定大策。後知嘉定，有政績。卒，謚曰忠。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鞏

趙鞏，字子固，錢塘人。乾道八年進士，官祕閣修撰，知揚州。嘗奉使金，金主問：「《皇帝清問下民賦》，非所作乎？」歎服其文學。從遊者甚衆，號西林先生。慶元禁僞學，入黨籍。參《咸淳臨安志》。

宗卿門人

通奉史先生賓之

史賓之，鄞縣人，忠定之孫，而忠宣之子也。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荊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丘文定公。以政事稱，亦爲郡太守。贈通奉大夫。參《清容居士集》。

後溪門人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嘉定十四年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已可，王道曷嘗不速。」淳祐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南充伯進爵國公。卒，贈少師。子汶。

雲濠謹案：先生號克齋。見劉後村《看詳薛氏孔子集評進狀》。

梓材謹案：先生傳本在《鶴山學案》，爲鶴山門人。然攷先生乃慶元黨案忠公仲鴻之子。鶴山序忠公《鑑虚集》言：「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似，除館舍之。」似先生特館于鶴山，未必在弟子之列。又案：先生序鶴山《師友雅言》云：「尚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聞諸友讀《易》，徧攷舊説，切磋究之。」又云：「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閲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據此，則先生本後溪門人，而于鶴山特其學侶，故于序尾亦未自稱門人也。

攻媿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監嶽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史先生守之

別見《慈湖學案》。

南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郡守湯晦静先生巾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並爲《存齋晦静息庵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静息庵學案》。

菊坡門人

忠文洪平齋先生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皐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攻媿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應博學宏詞科，直院夏莊舉自代。崔清獻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後通判成都府。清獻爲制置使，首檄先生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還，爲祕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言李全必爲國患。于是臺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

「在陛下一念堅凝」。翌日，與王實齋遂並拜監察御史。先生感激知遇，疏言：「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改元端平，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説書之選。先生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邊功。擢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文忠德秀同知貢舉。歷進刑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卒。特贈兩官，謚忠文。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擥鈔》、《春秋説》、《外内制》、《奏議》、詩文行于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魏鶴山集·洪氏天目山房記》蓋爲先生而作。

蒙堂門人

强恕門人

羅先生晉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静息庵學案》。

尚書李斛峯先生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授觀察推官。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歷官至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賈似道專國柄，度宗以先生舊

學，進之卧内，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忌之。尋病卒。所著有《斛峯集》。參史傳。

游氏家學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見上《後溪門人》。

克齋家學後溪再傳。

提刑游先生汶

游汶，字魯望，丞相似之子。蜀亂後，寓居德清。累官江東、江西提刑。賈似道當國，罷官家居。入元，有薦爲福建總管者，不就。書其布袍之背曰「前宋遺民」，無寒暑衣之。

洪氏門人菊坡再傳。

教授程先生掌別見《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九終

鶴山學案表

- 魏了翁 潛庵、宏齋講友。范氏所傳。晦翁、南軒私淑。
  - 從弟文翁
  - 子克愚
  - 郭黄中
  - 吴泳
  - 游似 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 牟子才
    - 子巘
      - 孫應龍
    - 趙范
    - 趙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 唐震
      - 胡應之
      - 毛振
      - 王濤
      - 屠高
  - 王萬
  - 程掌
  - 史守道
  - 蔣公順
  - 税與權
  - 滕處厚
  - 蔣重珍
  - 虞㸢
  - 唐季乙

蔣山

許月卿 別見《介軒學案》。

史繩祖

葉元老

許玠

嚴植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王爚 存齋同調。
- 李芾
- 趙卯發
- 唐震 見上《存齋門人》。

高載 范氏門人。南軒再傳。五峯、紫巖三傳。

高稼 —— 子斯得

高崇 宋氏、李氏門人。南軒、清江、迂齋再傳。五峯、紫巖、東萊三傳。

高定子 並鶴山學侶。

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李燔

張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李坤臣——魏文翁 見上《鶴山家學》。

　　　　高斯得 見上《縮齋家學》。

　　　　郭黃中 見上《鶴山門人》。

譙仲午

李從周 並鶴山講友。

魏天祐 附見天啓。中父學侶。

宋元學案卷八十　鶴山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温公、蜀公，不敢軒輊。梨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户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梓材案：《鶴山學案》，謝山修補甚備，其稾具存。

范氏所傳朱、張再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簽書劒南西川節度判官，召爲國子正，以校書郎出知嘉定府。在蜀十七年，而後入進兵部郎中。累官至權工部侍郎，降三官，靖州居住。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尚書還朝。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六閲月，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尋復召還，遂知紹興府安撫使而出。嘉熙元年卒，贈太師，謚文靖。雲濠案：《四庫

書目》有先生《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一百九卷，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

百家謹案：《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于是《嘉興志·輔漢卿傳》遂謂鶴山是漢卿之門人。然攷《鶴山集》言：「開禧中，余始識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言：「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乃知友而非師也。梓材案：《二江諸儒學案·范雙流先生子長傳》云：「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户。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案：雙流弟名子該，薛名紱。

鶴山師友雅言

博愛之謂仁，似未盡。次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則非無差等矣。

某向來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卻，終不得似此精密。以上梨洲原本。

梓材謹案：《師友雅言》，梨洲原録六條，今移爲《鶴山文集》者二條，又移入《五峰學案》一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

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乾、坤後，屯伏剥，蒙伏復，所謂雜物撰德。

《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問觀

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敬恭者爲祝使。名儒之後，心率舊典者爲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作巫醫。」

《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冠于先君之祧，而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乎？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魯有之，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爲壇。

《離騷》作而文辭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託卜者、漁父等爲虚辭，相如又託之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謾語。

「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受田有定法，安得有獻田宅之理？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曲説。

《柏舟》是傷宗國不容去之義。

井田一變于宣王之料民，再變于齊桓之内政，大壞于渠梁、商鞅之決裂阡陌。周人以厲、宣、幽、平並稱，其有以夫！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

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于厲、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戰國，大壞于秦，不能復于

漢，而盡亡于五胡之亂。今從殘編中搜討，于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註中參求，諸儒已是臆度，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脚跡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

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禮，不曾差人。東漢有不行禮，群臣争之。只如講讀，是早開到晚，要人主不敢自暇逸。後世直是以位爲樂。

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有大饗于廟之禮，有故使人致享致幣。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其亡宜矣。

「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争。」此二句全在「醜夷不争」，方是孝子之實。妻子好合，兄弟和樂，而父母其順，然則在醜夷而争者，父母心所不樂也。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人爲尸，蕢桴土鼓，皆有存者，喪戴片白，不茹葷腥二年。

「敖不可長」四句，非孔氏語。敖不可有，豈止不可長哉！王肅本：「敖，遊也，平聲。」此義勝鄭。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已職事。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節宣之。後世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説修德只在于釋囚負等做去，天當刑之，人卻存之，以是感格雨暘，偏頗莫盛。又甚則從事祈禱而已。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據荀悦《漢紀》，田租行百一之税。雖武帝窮兵四夷，榷鹽鐵，算舟車，無所不至，有司

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臺悔悟下詔，而根本不摇，皆民力不竭，止拾工商之貲耳。

《禮記》「祭先脾」，許氏《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説：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説：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祭，與古《尚書》同。」鄭駮曰：「《月令》祭四時之物，及其五臟之上下次之耳。」愚案：以心爲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于《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于五行爲木火金水土，于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思即心也。《論填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爲之動。」徐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説，以爲火藏。鍇云：心星爲大火，然則屬火也。」案：此則漢以來原有二説，但以水火爲心腎，未見所出。《禮記》季夏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素問》，人以爲黄帝書，但其中云「醉後入房」，決非黄帝時語。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廬，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戺有廉。其中爲堂爲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爲室，室之兩夾爲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謂房爲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虚，于坎可見。然則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深于《易》者不及此。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録《師友雅言》四十三條，今移爲《文集》者二條，移爲《附録》者四條，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

條，移入《横渠學案》一條，移入《漢上學案》一條，移入《五峰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四條。

鶴山大全集

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比來山閒温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不又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易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説，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于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得活精神也。以上《答周子口》。○梨洲原本。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乙鬼神等説，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説，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原有二説，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爲信，土爲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説。而《五行傳》、許叔重《説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説。然亦皆有理，蓋水火相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爲腎，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黄之説。《與真西山》。

讀書雖不可無注，然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時爲義，不能盡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一事而自爲兩説三説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答夔漕趙師恕》。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從謝山補録《師友雅言》移入。

《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私淑之功茂矣。其閒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虚無而趨實用，由沖漠而至明察，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面請所教。聖人言語，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日用飲食閒作去。《答李侍郎埴》。

孔門説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來教所謂「敬而未仁」，似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答張大監忠恕》。

古人所志所學，戰國以後無傳。騖于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于卑近者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内外、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閒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及，又苦于實未有所見者，勦説雷同，以爲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正道者猶可以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輕易下筆也。《答袁衢州甫》。

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于未濫，禁于未發，薰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警。雖以九十之武王，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血氣之勇，一旦發于憤悱，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澄源之道未深，終有作輟滿除之憂。《與鄭丞相》。

吾儒只説正心養心，不説明心。故于離不言心，而于坎言心。《答蔣大著重珍》。

《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于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内蝕。《送左聾》。

古來禱禳之典，于郊于宫，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禜祭國門之禮。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于浮屠、老子之宫。《乞行禜祭禮》。

古者自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嘏，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于祭。大烝嘗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鯀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祀于鄭，董安子祀于趙，大非先王之舊。展禽謂先王制祀，有法施于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六經終無文。漢諸葛公之卒，巷祭野祀，朝論猶能以禮止之，即墓之近立廟，而斷其私祀。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非鬼之祭，無所無之。姑即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于其國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諸葛武侯廟碑》。

宇宙之閒，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在人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古之聖賢知之，故一死生，通微顯，昭昭于天地之閒。生爲賢知，没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閒？自義理不競，于是鬼神之説不眩于怪，則怵于畏，禮壞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中江縣感應神廟墓記》。

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强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耳。今之爲教者何如哉？利禄之誘梏于其前，務記覽爲辭章，求合于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禄計，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隨事娓娓，往而不返。以是干澤，不得不已。幸而得之，又以教人，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石泉軍學記》。

老聃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説，亦不過恬養虚無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世無得于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于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于是神仙荒誕之説乘閒抵巇，蕩摇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説未已。開元觀者，實始于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以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承平既久，怠荒忽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而方士之説入。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崇信方術，繕修宫庭。若繩以老氏清虚澹泊之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天下靡然向風，以訖于今。雖然，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之吾道，皆弗合也。而老氏緜緜若存之説，蓋有近于《大易》生生之旨。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居」者，則又有閒。誠能守澹泊，去健羡，瀹神滌慮如潔其庭宇，修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于汝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

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漢州開元觀記》。

祖望謹案：《泉州金粟觀記》略同。

太祖嘗議武成廟之配享，所退黜二十有二人，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于討賊，李特稽于赴援。一有瑕纇，在所不録，節之難于始終也如此。《節齋記》。

房公三王並封之議，謂足以褫禄山之氣。然既爲之前，必慮其後。三王之封，珙、琦未出閤，惟璘赴鎮，而後五月以江淮判。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漢州房公樓記》。

祖望謹案：鶴山謂房太尉三王出鎮之説，豐、盛二王年少，未嘗出鎮也，而永王一出即不靜，幾誤大事。太尉之言，未見其有當也。此説惜乎深寧未之見。愚謂藩王屏翰王室，固一定之大義。然如梁之湘東，能討賊而不勇于赴難，竟與邵陵、武陵骨肉相殘。

帝王盛時，其交鬼神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絶地天通，俾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防世變。《周官》文史星曆卜筮之職領于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也。先事而禱以六祝之祠，❶有事而禳以六祈之禮。下逮鄉遂，亦各有制。水旱之不時，則于黨鄙乎禜之，而涖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于酇族乎酺之，而涖之以師長。交神塞明，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惟上之人深知鬼

❶「祠」，當作「詞」，參見《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二。

神之情狀，故能委曲綢繆于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亦皆不諂不誣，爲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爲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聖賢之學不講，于是禳禱之事，方社不舉，而諂非其鬼。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況泯泯棼棼之民乎！《天慶觀記》。

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劭，則禮滋恭。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而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其言尤爲深切。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責人甚易，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于其中，縱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捍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穆公閱變既久，故言之有味。《敘州蠲役記》。

地險則易明指其爲山川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之險爲何事。愚謂盈天地閒，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域而不可踰，❶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王者所設之險也。盛服以禦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卻胡，單騎以見虜，❷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近世士各挾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

❶ 「域」，當作「城」，參見《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三。

❷ 「虜」，原作「敵」，清人避「胡虜」等字樣改字，今回改，參見魏了翁《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錐刀毫末矣。辭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陋矣。此憂世之士所以慨然也。《周元公祠堂記》。

人物之生有剛柔，于是乎有善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麤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于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由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沈者。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乎？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雖引爲聖賢可也。《省元樓記》。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于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于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于季康子，于由、求，于申棖，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胡仁仲之言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説備矣。《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暇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

于學，雖昉見史册，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迨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古者弟子之于師，子孫之于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也。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其典代增，則以累謚爲重，王封爲貴。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不出闕里也。貞觀末，加以左、卜諸儒祀太學，而武成王祠亦倣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然則古禮非與。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于奇器異物，不撓于淫辭詖行，不蕩于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壞田制，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詖淫邪遁之言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蟲黽草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于是時又不爲之建學立師，則生民之類，幾何不胥爲夷？然則學盛而員廣，廟隆而祀煩，其起于異端日熾、大道寖

微之時乎？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未之聞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同庠序，以羌、胡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竟弗之聞也，是孰爲有益乎？《瀘州學記》。

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爲善，有所懼而後不爲惡也。夫使行善于家，聲乎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内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何慶如之。是慶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往來無閒。」然則雖天地閒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耳。《積善堂記》。

自科舉取士，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知辭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虚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相與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于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蓋其説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名，❶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黔陽縣學記》。

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

❶「名」，當作「命」，參見《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七。

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于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于人。歲月慆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説之功浸非我有，或反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四先生祠堂記》。

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戴《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其人，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説，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群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予于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考。惟是世亂民散，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没，猶賴專門名家之儒，聚而教之。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没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則祀是師，居是邦則祀是賢。記禮之儒習見其事，而筆之于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于古，猶愈于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雖然，比年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剽竊語言，襲近似以眩流俗，以規取利禄，此又予所甚懼者焉。《六先生祠

堂記》。

子思于《中庸》，撮《易》之要而言之。乾、坤，性之體。離、坎，性之用。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率性堂記》。

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壓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六經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玄虛以爲天道，冥漠以爲鬼神，虛無以爲變化。甚則以察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一事而數説，一物而數名，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觖望于漢，盡覆于五胡之亂。❶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説，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

❶「五胡」，原作「典午」，清人避「胡虜」等字樣改字，今回改，參見魏了翁《洪氏天目山房記》（《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九）。

搖，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禄得以移之。于是有口六經而心佛、老，篤信而實踐者。有輯爲文辭，隨世以就功名者。《天目山房記》。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鋭惰，窮達爲榮悴。文辭之士有虚憍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强，位重志得，❶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慆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夫才命于氣，氣禀于志，志立于學。《夢筆山房記》。

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于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于是有發焉。《比干祠記》。

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攷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蓍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之後不可藝極也，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册。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于文藝，泥于佛、老，沈于功利者，尚爲知所

❶「重」，當作「亨」，參見《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九。

以用其心乎！況又文藝之末，如纂緝駢麗。佛、老之弊，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抑在所不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爲學者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也。」《心遠堂記》。

辭章雖末技，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楊少逸不欺集序》。

書日多而説日明，儁慧者勦説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故予不以喜而以憂。《朱文公五書序》。

人子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于中畫，安于小成，怠于爲人，此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跋史峴母墓志》。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蓋約言之，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于中而無餒，則時也。《跋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晚節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汙也。《跋李清臣疏》。

言貴于有物，無物非言也。《跋蘇文忠啓》。

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校是非邪？《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1]違心所安，是戲豫也。《跋師厚卿致仕詩》。

世多言學行之士辭章必迂，吏事必疏。故文士能吏，雖不學無術，無害也。不知今之爲學，敻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壬人也。夫使學而真知實踐，則非今之所謂辭與政者。《魏嘉父墓志》。○以上謝山補。

[1] 「豫」，原誤作「渝」，今據醉經閣本改。

梓材謹案：謝山節録《大全集》四十三條，今爲許先生玠立傳一條，爲嚴先生植立傳一條，又移附《魏德先傳》後一條，移附《吴鶴林傳》後一條，又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鶴山奏劄補。

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爲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于人也，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于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行乎宫庭屋漏之閒，爛然清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視上帝而夢夢，顧四方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别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霆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應，劉向亦以爲陽不閉陰，陰見閒而勝陽之應。然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宫之中，十

手十目所不覩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即此不安之心而益加推廣，共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祀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享。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位，如聞其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也，毋專以儼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如將勿勝，可以感通而無閒。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平虛寬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説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喻，必反覆問辨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閒，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以徵諸庶民，以考諸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不然，庶民且勿信，況其他乎？《乙酉上殿劄子》。

今日風俗之弊，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議其未嘗有同。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挾其所嘗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託于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則斂而歸己，怨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而得則矜以爲功，否則詘之曰「此徒言而無益」。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

出可入。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所爲，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相知。情態横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又何賴于此也！封章奏疏，率循故事，曰惡訐以成名，惡激以敗事。其號爲讜直者，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辭而後微致規切。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説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今之建言，非如漢、唐有駢頸刑戮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是謂吾君吾相不能行、不能受也。表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而臣見其未嘗同也，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老師宿儒零替殆盡，正人端士散漫不合，習諛踵陋積久不知。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復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齊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必無乏才之憂。《論士大夫風俗疏》。

孽韓柄國，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嘉定以來，雖曰更轍，然後生晚學小慧纖能，僅于經解語録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辭剽淺，名節墮頓。蓋自始學，父師所開導，弟子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宫室妻妾是計。及其從仕，則上所以軒輊，下所以喜悦，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

錯愕，已昧所擇。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臨難無仗義死節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己聽命而已。願陛下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其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于物而異于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療飢也。《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疏》。

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辭翰自娱，非聖賢之學也。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涖朝設官、分土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爲何如。既有所見，必須審問、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怠，堯、舜不難至也。《應詔封事貼黄》。

附録

嘗曰：某自還渠陽，山深日永，《易》、《詩》、三《禮》重下鈍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將虚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温舊讀，以發新知。

又曰：學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此規自蔡京創爲之，專以禁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

曾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曰：「恐相激成朋黨。」鶴山答曰：「朋黨有君子，有小人。」彌遠曰：「然。」鶴山曰：「不知誰認作小人？」彌遠沈吟。

應懋之問鬼神，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此天之神。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極其至，以爲文、武之德。」以上《師友雅言》。

祖望謹案：鶴山最喜《禮記》，此一段以爲善言天人之道。

劉漫堂回魏侍郎書曰：張、朱、吕三先生之亡，學者倀倀然無所歸。葉水心之博，而未免誤學者于有。楊慈湖之淳，而未免誘學者于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並補。

鶴山學侶

知縣高先生載

高載，字東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同産長兄。鶴山之大母爲高氏，其兄黄中無子，以其子孝璹後之。孝璹有子六人，而其魏氏之兄士行又無子，故鶴山復歸于魏，而高、魏稱同産。先生八歲能屬文，嘗爲犬噬，作賦詈之，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跖而吠堯。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識者奇之。于書無所不讀。以進士累仕攝丹稜令，有兄弟搆訟者，呼其父至，則直其弟曰：「是能食我。」先生諭曰：「天倫所在，麗于法則害于教。儻以其不養而繩以令甲，奚翅不祥之難。姑令百拜以謝，幸其翻然返于彝也。若猶不悛，以干于僇，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辭于責，敢緩閉閤之思乎？」于是兄弟感泣而退，敦睦如初。丁艱去，調補瀘州録事。范吏部子長適以帥至，先生將歸矣，吏部留之入幕府，于是朝夕講學。知靈泉縣，有聲。會以母喪，自傷不得侍

養，曰：「吾何以生爲也！」哀毁而卒。先生嘗語學者曰：「人若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無一日之怠。補。

祖望謹案：鶴山兄弟同時共學，鶴山早達，而聞道亦最早。東叔學于范氏，西叔學于李、宋之閒，因以私淑于兄弟，各有所成，皆南軒之瓣香也。而鶴山益旁搜諸家以大之，盛矣。

忠公高縮齋先生稼

高稼，字南叔，東叔弟。博極群書，嘉定進士。真西山一見，以國士期之。歷官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刑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劒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進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川安撫使公事，❶措置西路屯田。北兵至，城陷，死之。詔進七官，謚曰忠。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先生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著有《縮齋類稾》三十卷。參史傳。

知州高先生崇

高崇，字西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公同産叔兄。與南叔同成進士。時真西山爲人言：「二高不首列，是盲有司也。」會任伯起爲詳定官，伯起故嘗從朱子，至喪其師傳，言「政事與議論自是兩途，不必以人言摇國是」。于是先生兄弟皆以伊洛之説被抑置

❶「川」，當作「州」，參見《宋史·高稼傳》。

下等。釋褐眉山尉，李雁湖方家居，宋正仲爲太守，從之講學。崔公與之薦于朝，知什邡縣，有惠政。通判黎州，尋爲守，兼管内安撫使。黎爲夷壤，先生信賞必罰，以作士氣，邊警以息。先生嘗言潘福不可爲將，制司不聽。已而臺臣反以先生操大閫命帥之權劾之，坐罷官。先生笑曰：「是誣天也。」時已病亟，歸，尋卒。先生兄弟自相師友，而淵源則出自南軒。教人主于自得。嘗因校士，謂「學者竄拾關、洛方言以入舉文，絶無領會，此膏肓之病也」。其言深中南宋學者之謬。吴侍郎畏齋入蜀，先生勸以立周、程之祠，配以朱、張，昌明正學，以厲人心。其在黎，故有玉淵書院，前守薛仲章所建也。修復之以講學。顧惜其與長兄東叔俱不永年以歿云。著有《周官解》十二卷。補。

忠襄高著齋先生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忠公稼之弟。博通六經。嘉泰初進士，授鄞縣簿。吴曦叛，解官歸養，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先生衣不解帶六旬。居喪，哀毁骨立。知夾江縣。鄰邑有争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先生。先生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伏。先生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累官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嘗以忤史嵩之謫官，退居吴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娱。卒，贈少保，謚忠襄。先生歷州縣，所至以教化爲先

務。嘗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著有《著齋文集》、《北門類稾》、《微垣類稾》、《經説》、《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著齋高忠襄公，當是高稼。」《經義考》引盧氏熊曰：「高瞻叔，學者稱爲著齋先生。」則忠襄爲參政，而非南叔之謚矣。

鶴山講友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李中父先生坤臣

李坤臣，字中父，臨邛人也。大父母及其父普州教授相繼卒，歎曰：「吾無意于斯世矣。」日夜哭泣，遂喪明。授徒自給，出則門生，入則子弟，從旁代讀。有問焉必答，有目者所不如也。嘗因痔痛夤心，爲詩曰：「吾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尤邃于《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彖》、《繫》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于三《禮》最該暢，鶴山魏文靖家居讀《禮》，邀之共相討論。蓋嘗欲爲《易》、《禮》二傳而未及也。疾甚，歎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鶴山嘗稱之曰：「中父遭家多難，以

有左、卜之厄。然因此動心忍性，觸慮增知，觀身于艮，觀心于復，悠然獨得于義理之奥。」蜀中賢士大夫，自後溪劉文節公、張東父子震、張義立方、虞仲易剛簡，以至鶴山兄弟皆重之。其門人曰魏文翁、高斯得、郭黄中。補。

教授譙說齋先生仲午

譙仲午，字仲甫，臨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魏文靖公居相鄰，學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責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五十七歲即致仕，其高致如此。嘗論：「士習之敝，不本之踐履，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門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録也。語録，一時門弟子所傳鈔，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紿取之。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其歸也，監司太守皆言于朝，請加旌異，以激頹競。詔晉一階。時鶴山亦還靖，以詩貽之，喜其以罪行，蓋其高節如此。所著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諸論》、《説齋集》。補。

李先生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臨邛人也。不詳其生平。鶴山講學之友，三《禮》多質之中父，六書多質之先生。嘗同在渠陽山中，稱其强志精識。所著《字通》，能追原篆隸以來流别，而惜乎今之不可得見也。鶴山門人税與權作

《雅言》，頗引先生之説，皆考證經史語。其謂「古無四聲，只共有九韻」，力糾吴才老之非云。《宋·藝文志》有其書。補。

中父學侶

魏先生天祐附兄天啓。

魏天祐，字德先，蒲江人，鶴山族昆也。鶴山丱角時，嘗欲從之遊，既而偕試于春官，益加敬焉。先生少與兄天啓齊名。年四十餘，當以恩補官，辭不受。于是年七十矣，益大肆力于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即河、洛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一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能當澄心静意」等語，凡數十言，末及孟氏六等之序。卒年八十有二。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説》、《卮言》、《贅言》、《信心編》、《雞肋編》、《日録》諸書。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鶴山誌先生墓如此。又誌李中父墓，言先生安貧樂道，與中父爲久敬交。

魏德先語

才智有餘者其陷溺深。補。

鶴山家學朱、張三傳。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魏文翁，字嘉父，鶴山先生從弟也。少學舉

子業，既而歎曰：「是足爲學乎？」同郡李坤臣中父者，宿儒也，先生從之遊。中父喪明，興居飲食，扶持必親，如古師弟子之禮。力從事于正學。成嘉定進士，歷仕至蜀制置司幹、知上津縣。鶴山以父喪家居，讀三《禮》，招中父與之偕。先生辭官侍焉，學益進。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每祭，則用道流唱舞于庭，祭品亦不經。先生曰：「是褻神孰甚焉！」請于朝，得如禮。朔望與民講學。通判成都，政以最。知敘州，敘爲夷境，横江呰之諸峒，其最蕃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肆曰隔柱，歲入爲患。先生曰：「是守封者之恥也。」乃乞師于連帥，躬率大軍問夷罪。夷拒命，先生分軍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夷勢蹙，乃面縛軍門，誓無反，歸所侵四十八村地及民畜。先生受降班師，知安南堡狄厚叔者，累有賣國誤師之罪，是役也，斬以徇。捷聞，詔增秩，且令再任。因請移安南堡于風洞市，以控諸夷。詔可。于是帥府正倚先生爲助，而以病卒。先生以千載自期，氣方而行和，見義必爲。雅不喜陸氏之學，而是時其傳甚廣，乃與新都令郭黄中控于提學，請有司無得以此取人，曰：「科舉之取舍，士風所係也。」所著有《讀書日記》二十卷、《中庸大學講義》二卷、雜稿十卷。補。

知州魏靖齋先生克愚

魏克愚，號靖齋，文靖子。寶祐中，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闢貢闈，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參《姓譜》。

鶴山門人

縣令郭先生黄中

郭黄中，字方叔，利州安撫正孫子也。嘗往來鶴山之門。安撫殉難，一門遇害，惟先生免。爲新都令，以學行著。補。

尚書吴鶴林先生泳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權刑部尚書，出知寧國、温州、泉州而罷。輪對，嘗言：「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卹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養兵卒。」所著有《鶴林集》。

梓材謹案：《勉齋學案·吴季永昌裔傳》云：「與兄泳師事黄勉齋。」知先生本勉齋門人。《儒林宗派》則列先生于鶴山之門。

附録

鶴山《答吴寺丞書》曰：周、程諸先生祠堂，近世太泛，古無此典。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説。先師之廟，原不出闕里，封謚之類尤不經，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工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係，世變所關，不容草草。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别見《丘劉諸儒學案》。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學于魏鶴山，又從李公晦。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權禮部尚書，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清忠。

宗羲案：《宋史·文靖傳》言：「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知府王淡齋先生萬

王萬，字萬里，蒲江人也。于鶴山魏文靖公爲寮壻。篤學，通經術，尤善戴氏《禮》。鶴山每稱之曰：「真吾徒也。」嘉定三年省試第一，歷仕太常博士。史彌遠當國，應詔言三事。其一曰：「厚風俗必本于明人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强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以四海之歡心爲孝，不以一己之服勞，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婚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于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于死喪之戚，致厚于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既躬其厚，誰忍復趨

于薄？」二曰：「尊朝廷在于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者，以衆賢聚于本朝也。孝成時，蜀郡山陽亡徒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足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禄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虚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自靖自獻之恐後，寧復有遲回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三曰：「崇學校在于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聚其閒，豈徒誦説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恥，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他職。博士正録，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説古今，以作其氣。如有佻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樂廢爲憂，非闊于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强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家空匱，此孟軻所謂『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先生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尤切中時務，宰相已深惡之。

其秋輪對，又上疏曰：「乃者中外之臣指陳得失，願忠于陛下，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閤，封章叩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尚曰沽激乎？內外小大之臣千數，言者無幾，尚云朋黨乎？今天下議論大概有三：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嫉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聽其言，汪洋汗漫，察其意，避就回曲，此模棱兩可之論也，其言必依違。臣願陛下以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之是非即天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梱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算寄，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歎息愁恨之聲矣乎？」時鄭損制蜀，李景翺司蜀餉，故先生及之。理宗反覆顧問，先生隨事條析。理宗頷之，而宰相益怒。于是朱端常疏劾魏鶴山有「不食周粟」語，并及真希元與先生，一時君子皆去國。先生既忤柄臣，又忤蜀之大吏，人皆危之，而先生浩然歸里，逍遥若將終身焉。又二年而起用，然不得入朝。再分符知紹興府。

史彌遠殁，始有赴闕奏事之命，而先生卒矣。所著有《心銘》、《淡齋規約》。補。

祖望謹案：宋理宗朝有二王萬，其一力排鄭清之者，見《東發先生杜範傳》。

教授程先生掌

程掌，字叔運，眉之丹稜人。紹定二年進士，授揚州觀察推官，再調巴州教授。嘗徒步杖策訪魏鶴山于山中，曰：「嘗見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真公德秀于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先生嗜關、洛之書，尤精《通鑑》。平生爲人負氣，不肯少屈。鶴山嘗曰：「以子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爲聖門之高弟矣。」其後先生自贊曰：「粗厲猛起，頗欠時中。强矯磨礲，晚果有功。」鶴山喜曰：「叔運進矣。」不幸早卒。

進士史傳齋先生守道

史守道，字孟傳，丹稜人。讀書一覽不忘，發之爲文，援據詳明，辭辯雄放。當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先生爲詩曰：「但使躬行爲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每誦先儒語曰：「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所依惟鶴山而已。後溪劉文節公、雁湖李文懿公皆恨相見之晚。考試有欲爲之地者，謝不可。嘉定十三年，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渭榜，賜同進士出身，追授迪功郎。所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周禮略》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

縣尉蔣一齋先生公順

蔣公順，字成父，清湘人。研精義理之學，從鶴山遊者七年。築室湘源，命之曰「一齋」。稅巽甫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先生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于乾、坤，體用皆不可分。如上經坤終于復，下經乾終于姤；上經坤盡于復，又二卦而乾盡；下經乾盡于姤，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畫盡于升，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用明矣。」此說甚精。鶴山亦云：「成父從予渠陽山中，所得甚多。」在別之傑幕，以解安豐之圍補官，監施州靜江稅，再爲沅州黔陽尉。辟桃源令，未赴而卒。

稅先生與權

稅與權，字巽甫，巴郡人。受業鶴山之門，精于經學。其所著《易學啓蒙小傳》，自序云：「文公以伏羲先天理數之原，特于《易學啓蒙》而抉其祕，圖象咸本諸邵氏。閒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未敢妄爲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乃于《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自漢楊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

二相偶，非覆即變』，孔子取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牣于天地閒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元以十八策而生日。❶大抵《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耦之九畫。而乾、坤奇耦之畫又重爲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蓍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于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與？嗚呼！孔子《雜卦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穎達之説，則于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邪？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

雲濠案：《四庫書目》：《易學啓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先生又嘗述鶴山講《周禮》語爲二卷，曰《周禮折衷》。補。

附録

史子翬曰：巽甫以後天以震、兑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予因謂艮、巽者，

❶ 「元」，當作「玄」，參見税與權《易學啟蒙小傳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易學啟蒙小傳》）。

震、兑之反也，震東兑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没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以互體有震、兑耳。然則巽甫得于邵子者固深。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六，坤不能包乾，予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于六也。巽甫以爲如何？

帥幕滕先生處厚

滕處厚，字謹仲，清湘人。鶴山稱爲通經窮理之士。原本下有「《鶴林玉露》云云」六字。嘗答其論《易》書曰：「康節先天後天之説，所以發明盡心踐形之義，而人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坤以定上下，離、坎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後天以坎、離居南北之正，則所以位天地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離之二爻自坤來，變乾爲離，蓋坤道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體，故曰『畜牝牛吉』。坎之二爻自乾來，變坤爲坎，蓋乾道之涵而爲坎，故坎水内明，以明根于中也。元是乾體，故曰『有孚，惟心亨』。乃以剛中也，是所謂性之用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虚而陽爲實，此性之體，即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爲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累官潭州帥幕，守正不阿。或笑其迂，曰：「迂，吾所自取。但媿予之不迂耳。有謂予迂者，予披襟當之矣，豈以彼易此哉。」易簀時，賦詩談笑而逝。

忠文蔣先生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火災應詔，以「親攬大柄，盡破恩私」爲言。後又進《爲君難》六箴，乞召真西山、魏鶴山用之。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稾，務積精神，以寤上意。後以刑部侍郎致仕，謚忠文。先生本鶴山校試禮部門下士也，其後遂問業，嘗有「心授神予」之語。修。

虞先生㮐

虞㮐，字退夫，仁壽人，滄江先生從子也，壻于鶴山。傳其家學，又得婦翁之傳。補。

教授唐先生季乙

唐季乙，字述之，崇慶之晉原人也。與高西叔兄弟同居，類試高等，西叔因以女妻之。鶴山與西叔爲同産兄弟，先生遂從鶴山遊，稱其體行醇固。官緜州教授，不久卒。補。

蔣先生山

蔣山，字得之，靖州人也。鶴山以言南遷，先生從焉。鶴山嘗答其論《易》之書曰：「朱子九圖十書之説，引邵子以證之。但邵子第言《圖》圓《書》方，不言九、十，故僕未敢以爲證也。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數

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與《張平子傳》,自是太乙圖。而長民取爲《河圖》,誠可疑。先天乃天地自然之數,必爲古書無疑。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心善之。魏伯陽《參同契》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兑二位相對,即先天圖也。『土王四季,羅絡終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乙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至于『上弦兑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❶參同考三才。』❷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實兼舉錯用,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道家還丹法。』步斗與還丹,亦太乙下行九宮法。乃知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觀鶴山所以告先生者,則其致功于《易》可知矣。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別見《介軒學案》。

祕監史先生繩祖

史繩祖,字長慶。官祕監。著有《孝經解》一卷,鶴山跋曰:「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稾以遺予。予既授

❶「情」,原誤作「心」,今據醉經閣本改。
❷「同」,原誤作「和」,今據醉經閣本改。

梓，與學士共之。史長慶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爲之章指。』予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黄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補。

葉先生元老

葉元老，吴門人。鶴山送其歸浮光序曰：「元老識度器藻，夐出儕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旦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予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窳、米粟多少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滄洲諸儒學案·賨從周傳》引劉漫塘云：「近世吴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謝山原底標云：「葉元老，陸伯微弟子。伯微，象山子也。」蓋即據《鶴山集》言之。又案：先生逸其名。元老，其字也。攷慈湖弟子葉同庵祐之，字元吉，吴縣人，内弟張荎翁師事之。元吉、元老，其字相似，且同爲吴人，同爲陸學，未知即一人否也。

許先生玠

許玠，字介之。鶴山嘗答其書云：「來翰稾山筆冢，至老未衰。駸駸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于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介之儻以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也不亦多乎！」補。

嚴先生植

嚴植，鶴山之徒也。鶴山答其書曰：「師席易被人推許，便少講摩。須從勝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補。

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存齋同調

少保王修齋先生爚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嘉定進士。咸淳八年，爲左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于是始降詔切責似道。日食，乞罷黜以答天譴。京學生上書詆陳宜中，或謂先生實使之，遂罷職奉祠。初，先生兼中書時，請詔大臣「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陰邪之氣燄，保護微陽之根本」。時論壯之。度宗詔充上蔡書院山主，後進率多成就。及登相位，卒與宜中不協，去。生平清修剛勁，李芾、趙卯發、唐震皆從之遊，皆以節死。忠義之士萃于一門，可謂沆瀣相承，千載猶勁者矣。參史傳。

縮齋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南叔子。少從李中父遊，成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樞兼參政。因爭留夢炎庇護賈似道，遽罷去。而

宋亦亡。著有《易膚說》、《儀禮合鈔》、《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二宗繫年要録》、《恥堂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斯信，嘗跋李秀巖《學易編誦詩訓》云：「斯得受業于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故謝山《學案劄記》云：「高斯得，李心傳弟子也。」是先生又爲微之門人。

中父門人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見上《鶴山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見上《縮齋家學》。

縣令郭先生黄中見上《鶴山門人》。

存齋家學朱、張四傳。

提刑牟陵陽先生巘

牟巘，字獻甫，一字獻之，清忠公子才子也。以父蔭累歷浙東提刑、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尤雄于文。蜀中自蘇氏父子後，推巽巖李氏父子。繼之者，牟氏也。學者稱爲陵陽先生。理宗嘗曰：「汝名臣之子，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以得罪時相，幾得大禍。國亡三十六年而卒，得年八十五歲。修。

教授牟隆山先生應龍

牟應龍，字成父，一字隆山，陵陽子也。咸淳進士。賈似道欲引之，不受。對策極言時弊。官定城尉。宋亡，留夢炎招之，不出。已而爲溧陽教授。

存齋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介唐先生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歷官知饒州，所至以神明稱。先生爲雩主簿時，執弟子禮于牟存齋。存齋以其用志堅苦，必有所立，甚敬之。存齋之子陵陽忤權貴，幾得大禍于越中。先生以書勞之江上，論甚偉。明年，元兵陷饒州，死節，謚忠介。補。

修齋門人

忠節李肯齋先生芾

李芾，字叔章，衡州人。生而聰警，少時即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鶴山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蓋先生高祖升爲名進士，金人破汴，與父俱死，因易其齋額曰肯齋。先生嘗從王仲潛遊，以蔭補南安司户。後攝湘潭縣，不避貴勢。再知潭州，敵兵已至城下，先生誓以死守。城破，命帳下沈

忠曰：「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及我。」忠泣而徧刃之，先生乃受刃。忠亦自刎而死。事聞，謚忠節。子裕孫、孫輔叔，先生初至潭，即遣他適，未及于難。參史傳。

文節趙先生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與唐忠介震師事王仲潛。咸淳十年，判池州，攝州事。元兵薄城，與妻雍氏同縊從容堂。先生始爲此堂，至是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事聞，謚文節。參史傳。

忠介唐先生震見上《存齋門人》。

唐氏門人朱、張五傳。

隱君胡先生應之

毛先生振合傳。

王先生濤合傳。

屠先生高合傳。

胡應之，字泰來，嵊縣人也。受業于唐忠介公，以明善誠身爲本。東發先生一見重之，曰：「古君子也。」中表諸父爲王衛公爚兄弟，亦與爲忘分交。平居若與世忘，及言天下事，自了了。宋亡，隱居不仕。忠介之弟子有名者曰毛振、王濤、屠高，而先生尤爲之魁。屠高，字仰之。王濤，字東之，本堂云不得其死。毛振，字翔父。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終

西山真氏學案表

真德秀 詹氏門人。屏山、晦翁再傳。
- 子志道
- 王埜 ——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 馬光祖
- 金文剛
- 孔元龍
- 呂良才
- 呂敬伯
- 江塤
- 劉炎
- 陳均
- 周天駿
- 徐元杰
- 劉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 王邁
- 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 熊慶胄
- 徐幾 ——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 湯千
- 湯巾
-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 劉漢弼 忠愍同調。
  - 弟漢傳 別見《九峯學案》。
  - 陳策

王天與 —— 子振
西山續傳。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李燔

張洽

李方子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　西山真氏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于朱學最尊信，而不滿于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真氏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西山學案》，謝山《序録》定本益以真氏，所以别于《西山蔡氏》也。

詹氏門人劉、朱再傳。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隆興、潭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史彌遠憚之，落職。紹定五年，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户部尚書，時去國已十年矣。改翰林學士，尋得疾，拜參知政事而卒，端平二年也，年五十八，謚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

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❶先生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❷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言：「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所著有《西山甲乙稾》、《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雲濠案：先生著述尚有《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又《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内府藏本。

百家謹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于考亭，而鶴山識力横絶，真所謂卓犖觀群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户，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西山答問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曰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自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

❶「以」，原脱，今據醉經閣本補。

❷「獨」下，原衍「立」字，今據醉經閣本删。

性，非有二事也。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于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虚静，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于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于清明虚静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静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于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

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問大學只説格物不説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于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牀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力之地，不致馳心于虛無之境也。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關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而好之不出于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于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于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

本已立，其他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子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主忠信章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于中者，信是形于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于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説，行到盡處，自知誠之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游魄降，寂然無形，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

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于天地之閒，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今人只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跡之鬼神。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横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强，血氣强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祀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于陽，灌鬯之屬求之于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仁字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禀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

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幺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于物。故其所藴生意纔發出，便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于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耳。此仁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欲所汩，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問敬字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于此事，則不移于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于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于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静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于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静時敬，動時敬。静時能敬，則無

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于此，當更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顔樂

《集註》所引程子三説，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説出顔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于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顔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言豈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娱悦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顔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内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于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顔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顔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顔子之樂，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説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既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罷不能之地，則顔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生之拳拳于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説至爲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若想像憶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于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問不由户章

舊説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户」，朱文公非之，以爲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舊説，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歎世人但知出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即樂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

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别，而墜于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❶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爲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户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于日用事物閒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説最有益于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太極中庸之義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即平日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别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于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

❶「爲」，當作「謂」，參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一。

陽而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先，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邪！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未然。蓋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格物致知雜之，則愈渾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懸空無致力處」，此亦未然。蓋未發之時則當「戒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著實，未嘗説懸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于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説》亦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静」之一語，其于《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蓋戒懼謹獨者敬也，主静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徐藴矣。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祕，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于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

底蘊，已先疑其説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區區常勸朋友閒，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于《太極》《西銘解》、《近思録》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夫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于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矣。此平生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更望詳加鐫曉，以補其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大學衍義自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説，見于《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于胸次

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説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閒，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姧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别。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休戚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誡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沈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内治之目有四：曰宫闈内外之分，曰宫闈預政之戒，曰内臣忠謹之福，曰内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論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

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附　録

張荃翁《貴耳集》曰：西山入朝，都下歌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换得來，攪做一鑊麪。」補。

又曰：南省士子，爲文曰誤，南省之多士，真西山之餓夫。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謝山《學案劄記》有之，蓋即黄文潔所云「州兵皆鬨，知貢舉以喧駡出院」者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真文忠公曰：「恃焉而弗修，賊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補。

又曰：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于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從《深寧學案》謝山所節録移入。深寧，蓋私淑西山者也，故録其精語如是。

黄文潔《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真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

寶、紹閒，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閧，延及州兵皆閧，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罵出院。除參政，未及拜，以疾終。補。

謝山《題真西山集》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臨川李侍郎穆堂譏其「沈溺于二氏之學，梵語青辭，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于聖人之道者」！愚嘗詳考其本末，而歎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于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于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媿于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横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慚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況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即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隳軍、知舉之短，而于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邪？吾于是而致歎于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

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辯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于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以其命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梓材案：《西山集・題慈湖行述》云：「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獲從之遊。」似西山嘗爲慈湖門人。然其辭爲墓銘云：「銘于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則又自外于及門矣。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

西山講友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

劉、朱三傳。

監税真先生志道

真志道，字仁夫，西山之子也。嘗請益于袁蒙齋甫，蒙齋請以小字字先生曰實之，而因爲之説以贈之。參《袁蒙齋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監南劍州在城税務，見劉後村所狀《西山行實》與鶴山所作神道碑。

西山門人

簽樞王潛齋先生埜

王埜，字子文，金華人。嘉定十二年進士，仕爲潭屬。真西山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西山授以辭學，先生曰：「所爲學于先生者，義理之奧也。」西山益奇之。累官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淳祐初，爲兩浙轉運判官，又以訪察使出視江防。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宫。卒，贈特進。

雲濠謹案：先生爲朱、吕弟子介之子，謝山《劄記》所云：「真西山門人王潛齋，官端明。」蓋即先生。西山爲作《潛齋記》。

莊敏馬先生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主新喻簿。見真西山講學，悦之，遂執弟子禮從焉。積陞右曹郎官，歷知處州、建康、臨安。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進知樞密院事。以光禄大夫致仕。卒，謚莊敏。

龍圖金先生文剛

金文剛，字子潛，休寧人。用遺恩補將仕郎，調潭州司户。時真西山帥潭，得先生，喜其端厚，由是受知，遂爲真氏門人。歷知奉新縣通判、興國軍監左藏及封樁庫，出知臨江軍、常德府，遷太府丞、浙江提舉、將作

監，進直龍圖閣卒。先生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莅官尤嚴明，求民利病爲兢兢，老而制行尤篤。寶祐閒，真、魏得罪去國，門人或更名他師，先生獨音問不絶，舉步出言，一以西山爲準。

文介孔先生元龍

孔元龍，字季凱，衢州人，先聖五十世孫也。尚志篤學，從西山遊。主餘干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釋卷。贈太子少師。所著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説》、《魯樵斐稾》、《奏議叢壁》等書。

雲濠謹案：《闕里志》稱：先生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縣尉呂先生良才

呂良才，字賢甫。從西山遊。舉淳祐進士，任潭州善化尉，改京秩，辭歸。

呂先生敬伯

呂敬伯，從學于西山。西山稱其有求道之志，因示以入道之要。佩服「仁」、「誠」、「敬」三字，終身不忘。

梓材謹案：先生名中，初字仲甫。敬伯，西山所爲改字也。

知軍江先生塤

江塤，字叔文，崇安人。嘉定元年進士，尉

古田縣，歷武岡軍司法參軍、提點刑獄、檢法官，知永平，通判靖州，知南平軍而卒。先生從西山遊最久，貌肅而氣和，孜孜然惟講學是崇。

劉先生炎

劉炎，字子宣，括蒼人。西山序其《邇言》曰：「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邪？若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于學者邪？』」

梓材謹案：《學案》劉氏名炎者二，其一字潛夫，邵武人，晦翁門人。見《滄洲諸儒學案》。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

陳均，字子公，一字公齊，平陽人，雲濠案：一作「永嘉人」。資政殿學士昉兄子。受學于西山。官江東提刑，改廣東。猺寇犯邊，漕臣方攝帥，邀功，囚平民數十。先生曰：「治兵帥職，治刑吾職。」審覈而縱之。被中傷，去。起爲江西提刑，兼知贛州，以慈祥介潔著。咸淳初，除檢正。賈似道在西湖，欲以堂印自隨，先生爭之曰：「堂印無出城之理。」復坐免。尋以樞密都承旨、祕閣修撰致仕。修。

周敬齋先生天駿

周天駿，字子美，永豐人也。從西山遊，稱

其質性渾厚，若在璞之玉。其學以持敬爲主，西山字之曰敬齋。

忠愍徐先生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爲朱子門人，先生往師之。後師事西山。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先生適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凛凛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于鄰國者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孤忠，起復之命遂寢。明年，以暴疾卒。或以爲嵩之毒之，太學生相繼訟冤，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及常所給使鞫治，獄迄無成。謚忠愍。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別見《艾軒學案》。

朝請王臞軒先生邁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臞軒。從西山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端平中，爲祕書省正字，史嵩之將復相，極言嵩之姦憸刻薄不可用。輪對，論：「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此欺天之大者。」理宗爲動容。出通判漳州。禋祀雷雨，應詔上言：「麯櫱致疾，妖冶伐性，道路憂疑，綱淪法斁，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方册免三公，乃遥相崔與之，恐與之不至，政柄必他有所屬。」于是言官李大同、蔣峴希意

論之，補外。徙知邵武軍。亢旱，應詔驛奏七事，以撤龍翔宫、立濟王後爲先。終朝請郎，贈司農少卿。補。

教授程先生掌

别見《鶴山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于蔡節齋，後遊西山之門，兼師劉垕。所著有《三禮通議》。補。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

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通經，尤精于《易》。自朱、真後，理學之傳，先生稱得其妙。景定閒，臣僚交薦，與何北山基同以布衣召，詔補迪功郎，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有經義行世。補。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稾又爲先生一傳云：「建安人，節齋蔡氏弟子也。崇政殿説書，通判建寧府。著有《易輯》。」是先生兼受真、蔡之學者。又案：謝山作《同谷三先生書院記》引或説云：「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攷《清容居士集·陳教授墓志》云：「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辭科。至吕成公、真文忠公闡正，學彌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尚書王公應麟。」是或説所本。然祕書少監徐鳳以嘉定十七年卒，深寧以前一年生，無師傳之理，豈謂先生邪？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静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

並爲《存齋晦静息庵學案》。

忠愍同調

忠公劉先生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成嘉定九年進士，累官侍御史。首論濮斗南、葉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且言嵩之「久擅國柄，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南，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已感疾，遂卒，謚曰忠。先生之歿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上書訟冤，程公許著先生墓誌，與徐元杰並稱，其旨微矣。史稱先生學明義利，律身嚴正，故不容于小人傾軋之世，至以微疾暴亡，是則可哀也已。弟子知名者曰陳策。參史傳。

王徐門人劉、朱四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劉氏家學

司農劉先生漢傳別見《九峰學案》。

劉氏門人

帥幕陳南墅先生策

陳策，字次賈，上虞人也。受業于劉忠公漢弼。累官帥幕，欲以經世自任而不遂。晚年自號南墅。陳本堂銘其墓。補。

西山續傳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附子振。

王天與，字立大，别號梅浦，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遊者甚衆。後乃研精覃思，著《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説，次收諸家傳註，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爲歸。雖其説之散在文集語録者，靡不會萃于中，反復考證，十五年而後成。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閒亦采摭其説。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書于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板行之。從黄氏補本録入。

尚書纂傳自序

晦庵先生于《易》于《詩》皆有訓傳，獨于《書》，晚年屬之蔡氏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吴、薛、吕」。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歎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于二先生據，將焉據。」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求是正于集齋彭先生，增廣校定凡若干條。

梓材謹案：《梅浦傳》及《尚書纂傳序》，並從黄氏補本增之。

宋元學案卷八十一終

北山四先生學案表

- 何基 父伯熭。勉齋門人。晦翁、清江再傳。
  - 子欽
  - 從子鳳
    - 子宗誠
    - 子宗映
    - 子宗瑞 並見《白雲門人》。
  - 王柏
    - 弟相
    - 族子侃 見上《北山門人》。
    - 族子佖
    - 從孫埱
      - 子紹孫
        - 孫閑
        - 孫閏
        - 孫闇
        - 孫閎
      - 子雲龍
    - 金履祥 見上《北山門人》。
    - 王蕢
    - 車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 周敬孫
      - 子仁榮
        - 周潤祖
        - 泰不華
        - 朱嗣壽 紫巖講友。
    - 楊珏
      - 周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 陶凱

- 孟夢恂
- 陳天瑞
  - 周仁榮 見上《子高家學》。
  - 孟夢恂 見上《簡齋門人》。
- 黃超然
- 朱致中
- 薛松年
- 張翌
  - 楊剛中
    - 子翮
  - 夾谷之奇
- 聞人詵
  - 子夢吉
    - 吳履
    - 宋濂
      - 子璲
      - 方孝孺 詳見《明儒學案》。
    - 唐以仁
      - 子光祖
      - 胡仕寧
- 樊萬
- 盛象翁
  - 陳德永 見下《絃齋門人》。
- 林絃齋
  - 陳德永
    - 朱右 附師李五峯。
  - 張明卿 附師邵素心。

趙宏偉 導江講友。

張莘夫 絃齋同調。
- 子明卿 見上《絃齋門人》。
- 鄧文原
  - 王守誠 別見《草廬學案》。

牟楷 魯齋續傳。

陳紹大 靜正同調。

汪開之

倪公晦

倪公度

倪公武

張潤之

王侃

季鏞

吳梅

金履祥
- 許謙
  - 子元
  - 子亨
  - 范祖幹
    - 邢沂
      - 子旭
    - 汪與立

- 劉名叔
- 李國鳳
- 葉儀
  - 何壽朋
  - 許元 見《白雲家學》。
  - 許亨 見《白雲家學》。
- 敬儼 從祖鉉。
- 唐懷德
- 揭傒斯 別見《雙峯學案》。
- 朱公遷 別見《雙峯學案》。
- 歐陽元❶ 附師張貫之。
- 方用
- 蘇友龍
  - 子伯衡
- 胡翰
- 朱震亨
- 王餘慶
- 呂溥❷
- 呂洙

❶「元」，當作「玄」，清人避康熙諱改字。

❷「呂溥」，原脫，今據醉經閣本補。

呂權

呂機

李唐——子希明

衛富益——沈夢麟
　　　　黃彛
　　　　鄭忠

戚崇僧

朱同善

劉涓

李裕

李序

蔣元——子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巨卿

趙子漸

張匡敬 大父衍，父主善。

馬道貫

江孚

江起

王麟——子延齡

合剌不花

何宗誠

何宗映

- 郭子昭
- 柳貫
  - 何宗瑞
  - 方麟
    - 蔣允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李亦
    - 蔣允升
  - 鄭謐　范、葉學侶。
  - 宋濂　見下《凝熙門人》。
  - 鄭濤
  - 戴良
    - 李孝謙　父仕開。
    - 李悌謙
    - 李忠謙
    - 唐轅　別見《慈湖學案》。
  - 楊璲　附兄琰，弟瑀。
- 衛富益　見下《白雲門人》。
- 唐良驥
- 張樞
- 吳師道　並白雲學侶。
  - 子沈
- 胡翰　見上《白雲門人》。

- 諸葛伯衡
  - 徐原
- 趙宏偉　白雲同調。
- 金麟
- 張必大
- 童偕
- 童俱
- 余澤
- 潘墀　魯齋學侶。
- 何南坡
- 葉由庚　並北山學侶。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 方鎔　朱學續傳。
  - 子逢辰
    - 元孫道鋆　別見《慈湖學案》。
    - 魏新之
    - 邵桂士
    - 汪斗建
      - 子汝楙　別見《慈湖學案》。
  - 孫潼發
  - 袁易　並石川講友。

子逢振

族孫一夔

蔣沐 —— 孫元 見上《白雲門人》。
蛟峯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　北山四先生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説者謂北山絶似和靖，魯齋絶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金華學案》，謝山《序録》始稱《北山四先生學案》。又案：方蛟峯父子亦講朱學者，其派附此。

勉齋門人朱、劉再傳。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父伯熭。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丞臨川，而黄勉齋榦知其縣事，伯熭使二子師事之。勉齋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義理之自通，未嘗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書，朱墨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説而自見者。楊與立深推服之。先生未嘗開門授徒，聞而來學者亦未嘗立題目作話頭。王魯齋柏登其門，先生舉胡五峰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閒。」先生有《文集》三十卷，其閒與魯齋問辯者十八卷，蓋一

事而至十餘往復，先生終不變其説也。景定五年，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出。卒年八十一，謚文定。居金華山北，人稱北山先生。

何文定語

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

讀詩別是一法，須掃蕩胸次浄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

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至善也。至于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殀，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

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浄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深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

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議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録》輔翼之。《語録》既出衆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録》之疏密，以《語録》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宗羲案：北山之宗旨，熟讀四書而已。北山晚年之論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蓋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人各以朱子之學爲進取之具。天樂淺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北山介然獨立，于同門宿學猶不滿意，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徧應聘講。第恐無

益于人，而徒勤道路耳。」然則「若人」者，皆不熟讀四書之故也。北山確守師説，可謂有漢儒之風焉。

百家謹案：勉齋之學既傳北山，而廣信饒雙峯亦高弟也。❶雙峯之後有吳中行、朱公遷，亦錚錚一時。然再傳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吳正傳以逮戴叔能、宋潛溪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是數紫陽之嫡子，端在金華也。

北山學侶

漕元何南坡先生□

何南坡，北山先生之兄也。嘗舉漕元，與北山同師黃勉齋。其卒也，金仁山履祥偕張必大、童偕、金麟、余澤、童俱等祭之曰：「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滸，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磐溪之濱，頎頎兩公，翼翼典刑。勉齋遺言，被于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丘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悶，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塤篪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峩峩北山，道脈攸傳，有公之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温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乃聯銘旌。令德壽終，于公奚憾，儀刑俱隔，兹之永歎。」參《金仁

❶「饒」，原誤作「鐃」，今據醉經閣本改。

山集》。

葉通齋先生由庚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

方鎔，字伯冶，淳安人。少以詞章名，兩魁郡試。後棄去，盡心聖賢知行之學。每曰：「人與天地對立者，文藝云乎哉！」日訓諸子，所講明必以窮理盡性爲先，至于應事接物，則以持敬實踐爲功。其教不言而躬行，不見其有的然之迹，而家庭日用起居無非六經之道。暨二子逢辰、逢振前後登第，乃曰：「吾昔以爲不足爲者，今吾兒爲之，爾曹勿謂足也。」二子及第後，授宣教郎，歷官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司參謀官。參《兩浙名賢録》。

北山家學朱、劉三傳。

何先生欽

何欽，文定公基之子也。與王成齋以風流文雅相尚，爲忘年交。參《王忠文集》。

何遯山先生鳳

何鳳，字天儀，號遯山翁，文定公之群從子也。潛溪稱其言論風範可以冠冕風俗。參《宋文憲集》。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

何先生宗瑞並見《白雲門人》。

北山門人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雲濠案：先生之祖師愈，爲龜山弟子。父瀚，東萊弟子。少慕諸葛孔明，自號長嘯。年踰三十，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别以鉛黄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黄勉齋《通釋》尚缺答問，乃約《語録》精要足之，名之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更以魯齋。已遇楊與立，告以何北山基學于黄勉齋榦，得朱氏之傳，即往從之。北山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自是發憤奮勵，讀書精密，標抹點檢，旨趣自見，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絶。」作《研幾》七十餘圖，又作《敬齋箴圖》。以日用從事，夙興見廟。閉閤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杭、楊棟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咸淳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録先生《書疑》九卷、《詩疑》二卷、《詩目》四卷。

魯齋要語

三代以下所甚急者，富國强兵而已。富國

强兵必以理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世衰道微，學絶教弛，士氣不振，風俗不淑，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于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心。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一移入《濂溪學案》，一移入《南湖學案》。

蘇氏以爲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汩没，人心已亡。其所謂知，亦即知得利欲一路，而于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陳恒弑其君，蘇氏謂「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横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

尋樂之説，似覺求上達之意多，于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功，決無上達之理。朱子于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約禮，以至于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

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餘，而無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説，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誤認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爲害不少。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爲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蓋深求之于言意之内，尚未能得其彷彿，而欲求于言意之外乎？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明誠，指其當知之路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于知也。

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于不可相雜之中，要見未嘗相離之實。于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

謂純粹峻潔，不悖厥旨。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于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即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性」，此于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合理也。發而中節亦氣也，有理以帥乎其中，故發而能中節矣。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推其所以相生相克者，止于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也，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彝而御其氣，使理常爲主，而氣常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夭壽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之在我者皆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

自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耦，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河圖》，卻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宗祖乎！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洪範》之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大意也。以二四易置于東南，以七九易置于西北，此其妙機也。惟如是而後縱橫相對皆十，于是

陽居正而陰居偏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則耦在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洪範》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徵相感，舉一隅也。今三從一衡取義，亦舉一隅焉。

《詩》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足之。夫子所删，容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詩，皆所當删也。

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輒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四時之序常違，聖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記事，無位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爲垂法後世，則非也。

《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而不可爲目。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録》于後。

百家謹案：魯齋之宗信紫陽，可謂篤矣。而于《大學》則以爲格致之傳不亡，無待于補。于《中庸》則以爲《漢志》有《中庸説》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别爲一篇。于《太極圖説》則以爲「無

極」一句當就圖上説，不以無極爲無形、太極爲有理也。其于《詩》、《書》，莫不有所更定。豈有心與紫陽異哉！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後世之宗紫陽者，不能入郛廓，寧守注而背經，而昧其所以爲説，苟有一言之異，則以爲攻紫陽矣。然則魯齋亦攻紫陽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學也！」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排闥往哭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于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爲心喪。程子曰：「師可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若顔、閔之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若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僕于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于流俗！因思《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加絰帶。」又曰：「士以緦麻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緦麻之布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即白麻深衣，擬于吉物也。蓋緦衰，服之至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注云：「弔服加麻，❶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

❶「加」，原誤作「如」，今據醉經閣本改。

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素冠吉履無絇。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緦之經帶，是爲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弔服乎？」僕曰：「注固已云，擬于吉服也，況非正爲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云：『庶人服深衣。』又曰：『子爲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爲弔服，又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采者曰深衣，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則曰中衣。又各自有名，不可亂也。」或又曰：「子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弔服，鄉閭亦行之，但未有麻耳。是服也，勉齋黃先生考之爲至詳。其書進之于朝，藏于祕省，板行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爲過？」僕于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經帶，冠加絲武，即素委貌，覆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怪。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襴僕加布帶。❶其後共攷《儀禮》，至葬時方以深衣加經帶。」僕于是釋然，知其無戾于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魯齋經說補」五字，蓋其稾未全。

附録

理宗時，講官徐僑請錫命《論語》爲魯經，有

❶「僕」，當作「幞」，參見王柏《朋友服議》（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魯齋集》卷十）。

詔奉行，時議迂之而止。先生以爲，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之書並，可乎？乃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

汪先生開之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東萊弟子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魯齋爲友。魯齋稱其「堅礪勇往，能自拔于困苦之中。予爲爲己之學，實開端于元思」云。先生嘗自著《貧約》曰：「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僱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斂之，又請于北山爲銘其墓。參《金華府志》。

梓材謹案：吴禮部正傳《跋固窮集》云：「元思力學忍貧，爲《貧約》，指心以誓。其友胡濳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爲《固窮集》贈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質于北山何先生，愈勵其操。」據此，則先生嘗及北山之門矣。

幹辦倪先生公晦

倪先生公度合傳。

倪先生公武合傳。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魯齋稱其遷善改過，專志于下學。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廉介直。所著有《周易管窺》。先生之兄公度，字孟容；公武，字孟德。皆受業何氏，時稱箕谷三倪。孟德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修。

張思誠先生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蘭溪人，號思誠子。從北山學餘三十年，盡得其要。北山輯《敬思録》，發揮未就，金仁山履祥續成之，每條必質于先生而後定。北山之葬也，先生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仁山曰：「思誠子于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蔬薪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至或靳之，不以爲浼，冰雪中孤松也。」許白雲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先生長于仁山二十年，與魯齋爲學侶。仁山視以前輩，稱之爲丈，而平居商略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魯齋爲北山成服，用古禮，先生不以爲然，獨不赴。仁山曰：「張丈之言，自可存以爲朋友之糾彈也。」❶

王立齋先生侃

王侃，字剛仲，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初從搗堂劉氏，卒業北山，與族父魯齋自爲師友。有《立齋集》。蔡樞密久軒，其契友也。補。

知州季先生鏞

季鏞，龍泉人。嘗登北山之門。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字伯韶，括蒼人。淳祐十三年知睦州。❷時歲饑，先生既至，虛己問

❶「存」，原脱，今據醉經閣本補。

❷「三」，當作「二」，「睦」，當作「嚴」，參見《景定嚴州續志》卷二（漸西村舍滙刊本）。

俗，首蠲私茶十六。力請于朝，寬京府榷糴之令。發廩分賑，頓之四明觀，❶民樂安生。

縣尉吳先生梅

吳梅，字仁伯，麗水人。從北山遊。咸淳進士，官浦江、錢塘尉。見《括蒼彙記》。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已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北山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受。宋季，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擣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敘洋島險易，歷歷有據。時不能用。宋亡，屏舍金華山中，視世故泊如也。北山、魯齋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禮。當時議者謂北山之清介純實似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上蔡，先生則兼得之二氏，而並充于一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謚曰文安。所著《通鑑前編》二十卷、《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修。○雲濠案：《四庫書目》稱先生《尚書注》十二卷，今存二卷，又《仁山集》六卷。

百家謹案：仁山有《論孟考證》，發朱子之所未發，多所牴牾。其所以牴牾朱子者，非立異以爲高，其明道之心亦

❶「之四明」，當作「復舊」，參見《景定嚴州續志》卷二。

欲如朱子耳。朱子豈好同而惡異者哉！世爲科舉之學者，于朱子之言，未嘗不錙銖以求合也。乃學術之傳，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仁山先生經説補」七字，而稾亦未全。姑録《講義》數篇于左。

復其見天地之心講義

程子曰：先儒皆以静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于《復》之一卦繫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寳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于復有見焉。蓋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

夫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語其象，則復卦一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閒若已絶無生息。而一陽之仁，乃已潛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時生氣磅礴，品物流行，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氣闇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

始也與！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真，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愚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伏羲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卻不知孔子獨于《復》之一陽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爻，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周子見此意本于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卦，先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于是而有耦，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氣剝爲純坤，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窮之心，《先天圖》見之。

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是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纔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于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貿

驅馳，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惘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説静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人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静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説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最多，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

綫天理之萌？此即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汩于動而不能静之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静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既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大壯之動以天，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宫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

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之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于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幸不廢焉。

孟子性命章講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説，而理亦在于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説，而氣卻在于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自其貧富貴賤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富貴賤。纔有貧富貴賤，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賤富貴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于此五者之命，見其説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説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説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説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于所知，厚薄發于所值。自

其清者言之，則仁之于父子也自至，義之于君臣也自盡，禮之于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避，聖人而得位、得禄、得名、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糅，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糅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遇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説。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

「目之于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于父子也」以下五句，此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邪？曰：目之于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于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之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説。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金先生麟

金麟。

梓材謹案：先生爲仁山先生弟，見《仁山文集》。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蓋皆純孝曾孫也。

張先生必大

張必大。

童先生偕

童先生俱

童偕。童俱。

余先生澤

余澤。

梓材謹案：以上五先生皆北山門人，見金仁山所作北山與其兄南坡祭文。

魯齋學侶

修撰潘介巖先生墀

潘墀，字經，一字介巖，金華人。魯齋之學

侶也。嘗以李貫之所編《朱子語類》專取其《論語》，補其不備，別爲《論語語類》行世。官至祕書修撰。補。

奉直家學

尚書方蛟峯先生逢辰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也。學者稱爲蛟峯先生。元名夢魁，淳祐九年進士第一，御筆特賜改名。尚未授官，適二御史以忤鄭清之去國，已而雷震。先生上書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以廟堂爲監謗，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爭，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諍之。貨臣聚斂，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累疏乞閒，而未可其請。留之益堅，攻之愈衆，乃所以招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上，舉朝偉之。釋褐平江簽判，講學于和靖書院。

寶祐元年，以正字召。海州喪師，制使賈似道以捷聞，降詔獎諭。先生上書：「海州之事，三尺童子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以一去恐朝廷，較之楊國忠又甚焉。萬世之議，[1]即未暇卹，四鄰笑我，何以立國？」于是似道之恨先生自此始。二年，除校書郎。理宗信用宦豎，儲君尚幼，先生疏言：「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蚍蜉之撼？甫、節之炎炎，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

[1]「世」，原作「事」，今據醉經閣本改。

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黄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于挾小材以濟大貪者，[1]于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于陛下之宫中有承受焉，于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曰某人能、某人廉，或畀麾，或授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諂媚，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邦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願其撥而戕之，以便吾之私哉！邇年爲是官者，不過爲奄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誰敢執拗以取禍者。仇士良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莫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不及他事。』今此曹皇皇汲汲，前之藻梲未休，後之丹雘又起。陛下方以其動適吾意，而不知此正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于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廪如垂磬，職此之由。萬一畿甸之内有一旦警急，不知何以趣辦，何所倚仗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掃除蠹穴，然後可爲緩急之備也。」三年，又上疏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激，尤不可偷。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豈真暇哉！當爲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偷，古之人有爲之者。莫迫于新亭，而從容于就席。莫窘于淮、淝，而談笑于弈棋。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然外示談笑，内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

[1]「貪」，原作「貧」，今據醉經閣本改。

其壁後之謀。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故處急必以暇，處暇必以急。不然，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貴有以自謀，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貴有以自備，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善爲謀者不依于人，善爲備者不制于人。不然，萬一鄰國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胡❶不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湖山之役日盛，又上疏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我之所築，土妖血山。彼之所築，金城鐵壁。彼之所築，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築，奪民之地爲之。」又疏云：「備邊之事，必争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必守襄、樊，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河也。今彼涉河而築浮、光，乃吾户内，若其生聚教訓于斯，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故當盡力以争浮、光，使彼不得以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襄、樊不守，則江陵爲孤注，豈尚足恃？故當必以死守襄、樊，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全江陵。」時不能用。訖宋之亡，先生之言無不應。

洪天錫劾内豎，不行而去，先生貽書宰相，勸其行申屠嘉之事。又疏言：「臺臣欲爲國家去厲鬼，以除膏上肓下之疾。陛下愛國家反不如愛二豎乎？漢、唐之季，閹豎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又曰：「小人所忌憚在外廷，若外廷攻之而絀，則此曹無復忌憚，而無君之心動矣。」上以其激烈，惡之。先生求去，董丞相槐留之，先生嘆曰：「丞相且自爲防。」已而

❶「胡」，原作「故」，今據醉經閣本改。

丞相亦被逐。除著作郎，爲丁大全之黨所論罷。未幾，程丞相元鳳疏薦知寧國府，復以論罷，杜門説《易》。

開慶元年，大全敗，理宗强起吴丞相，潛首薦先生爲著作郎。明年，權尚左郎官。是時，大全之黨有所謂六賊者尚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以謝天下。而上庇之，宣諭丞相，不當汲引庚金等。議論紛紜，丞相抗疏言之，上自是怒。先是，鄂州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丞相，丞相謂「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而上不從。于是上與賈密相往復，丞相不得與聞，而反以丞相不知邊報爲罪。夜半，片紙中出與郡。于是先生上疏曰：「天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亦難知矣。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用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爲誰，先生言：「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之。然未幾似道入朝，而丞相終不免有循州之行，先生亦論罷矣。于是徐庚金招先生講學于金華。適有詔以先生知婺州，復爲似道之黨所論罷。先生歸，講學于淳安。已而除知嘉興府，以論罷。知瑞州，又以論罷。

度宗即位，以司封郎召，尋兼直舍人院，請以朝臣爲知縣，如天聖、紹興法。用胡安國之言，以均田税、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弟、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法。有詔從之而不行。三遷以祕閣修撰提刑江東。信州軍亂，或語先生無往。先生單騎入城，密訪亂卒姓名，調諸寨鋭卒禽之，一

軍帖然。晉集英殿修撰，持江西漕節。時欲以銅錢一當十，令江西先行之。疏陳其害，得止。凡所至，輒與諸生講學。于是歷權兵部侍郎兼侍讀，遷吏部侍郎，賜石峽書院額，以丁艱歸。自是，几四召至禮部尚書，皆不赴，而宋亡。元人召之，亦不赴。至元二十八年卒。所著有《孝經解》一卷，《易外傳》、《尚書釋傳》、《中庸大學註釋》若干卷，《格物入門》一卷、《蛟峯集》六卷。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以篤行爲修己之實，終身顧未嘗有師承，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而先生獨爲别派也。

梓材案：先生爲奉直長子，自承家學，别無他師。故云爾。〇補。

石峽書院講義

先儒論仁，最善名狀者無如謝上蔡。指草木之核，種之即生，道以爲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雖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❶曰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託諸人。人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故萬物皆備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實寄吾性分之內，天高地下，一日無人，則天地特塊然者耳。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二物相配之爲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爲人之理，人則所以載是理而行之者。故

❶「物」，當作「特」，參見《蛟峰集》卷七（清順治刻本）。

曰：「合而言之，道也。」然則天地以此心寄諸人，豈徒然哉！許多道理皆要從人心上抽迸出來，如草木句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人心不仁，則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書，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爲憂。凡教人曰存、曰養、曰盡、曰求、曰心之端、曰心之官、曰根心、曰生心、曰物之長短輕重心爲甚，直指人之識痛癢有知覺處示之，非便以知覺痛癢爲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頑石而已。此之謂不仁，莊、列之徒正坐此病。

蛟峯文集

世有以穎悟爲道、以鹵莽滅裂爲學者，其説謂：「不由階級，不假修爲。」以致知格物爲支離，以臘等淩節爲易簡，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匪徒誣人，亦以自誣。天下未有一超徑詣，忽焉而爲聖賢者也。《勤有堂記》。

四書爲根本，六經爲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學之博以積之，反之約以一之。《常州路重修儒學記》。

二程未嘗一語及太極，或遂疑非元公之書。不知所謂太極，豈必盡在圖。二程教人日用切近，莫非太極也。故曰「道不離器」。《贛州興國先賢祠記》。

諺曰：「一世識陰陽，三世翁無墟墓場。」此

爲不識陰陽之理者發。欲識其理，則程子五患之外，莫非佳山佳水。《跋地理心機》。

府簿方山房先生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蛟峯先生弟也。景定三年進士，官至太府寺簿。宋亡，蛟峯隱于石峽，先生隱于鳳潭。元人以淮西北道僉事起之，不赴。蛟峯卒，先生嗣主石峽講席，申明蛟峯之學。學者稱爲山房先生，配享書院中。補。

隱君方富山先生一夔

方一夔，字時佐，蛟峯先生孫也。隱居富山，學者稱爲富山先生。嘗主石峽講席。所著有《富山集》。補。

雲濠謹案：《蛟峯外集》附先生《賀山房入新居》詩云：「吾宗紫陽民，秀挺鸞鳳骨。家學印大程，南北斗柄揭。」大程蓋指蛟峯，顧稱山房爲吾宗。集中又有先生輓蛟峯詩，似非蛟峯之孫。

蛟峯同調

主簿蔣先生沐

蔣沐，字澤甫，東陽人也。築橫城精舍，以延蛟峯。其後子孫世講學，多登許文懿、黃文獻二公之門。補。

梓材謹案：《金華先民傳》載先生云：「橫城即所居之西，建義塾一區，迎方蛟峯爲之師。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喬見山、陳霽月、呂存齋繼主師席，前後題名者六百八十有五人。至元中，薦授建昌縣主簿。」

魯齋家學朱、劉四傳。

王先生相

王相，字元章，魯齋之弟也。幼爲童子科，學問文章望于庠校，金仁山吉父取友得之，而先生亦深相器許。仁山聞何北山得紫陽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乃即先生而謀之，將求書往謁。王敬巖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先生曰：「見敬巖姪，不如見魯齋兄。」仁山曰：「曩嘗獲覩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先生即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仁山于是受業于魯齋。參《柳待制集》。

王立齋先生侃見上《北山門人》。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

王佖，號敬巖，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孫也。學于撝堂、雙峯，而卒業于魯齋。累官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嘗闢真西山《夜氣箴》之説。❶

宗羲案：方虛谷云：「西山婦翁楊圭，已以此箴爲不然。」

❶「箴」，原誤作「歌」，今據辭經閣本改。

閶、闓。

修職王成齋先生珹附子紹孫、雲龍，孫閑、閏、

王珹，字玉成，金華人。學者稱爲成齋先生。幼穎悟，資禀温厚，不樂華靡，篤志問學不少懈。從高叔祖師愈從潘待制良貴及楊龜山、吕舍人遊，其子瀚受業吕成公之門，其孫文憲公柏傳道于何文定，得于朱子門人黄文肅公。先生于文憲爲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曾叔祖丞相淮之孫敷文佖，其學得于劉撝堂、饒雙峯，皆本于朱子，先生于敷文爲從子，又得朝夕承教而無間，其學粹然一出于正。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税院，未及上而宋亡，不復出。子二：紹孫、雲龍。梓材案：柳待制《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言其先府君爲成齋先生。雲卿當即雲龍之字。孫四：閑、閏、閶、闓，並以文學世其家。參《王忠文集》。

魯齋門人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見上《北山門人》。

堂長王石潭先生賁

王賁，字蘊文，號石潭，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實翁創上蔡書院，請魯齋爲堂長，先生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既卒，無以斂，門人争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以死而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夫，宜有是婦。」參《兩浙名賢

録》。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太學周子高先生敬孫

周敬孫，字子高，臨海人，太學生。魯齋主台之上蔡書院，受業焉。所著有《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修。

機宜楊簡齋先生珏

楊珏，字君寶，號簡齋，臨海人也。咸淳進士，爲督府機宜官。入元，不仕。補。

縣令陳南村先生天瑞

陳天瑞，字德修，號南村，臨海人。咸淳進士，知金華縣。宋末，隱遯林壑。詩文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有《甲子集》五十卷。修。

康敏黄壽雲先生超然

黄超然，字立道，黄巖人。宋鄉貢進士。精于《易》學，所著有《周易通義》二十卷、《或問》五卷、《發例》三卷、《釋象》五卷、《壽雲集》。自號壽雲。至治初卒，謚康敏。修。

朱先生致中
薛先生松年合傳。

朱致中、薛松年，並台州人。魯齋以朱子之學主上蔡書院，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黄超然與二先生師事之，受性理之旨。參史傳。

教授張導江先生𩁹

張𩁹，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僑寓江左。魯齋講學于上蔡書院，從而受業焉。至元中，中丞吴曼慶延至江寧學宫，俾子弟受業，時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四書集註》者，皆遣從先生遊，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稱曰導江先生。朝命爲孔、顔、孟三氏教授。其所著書，草廬吴氏澄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百家謹案：吴正傳言：「導江學行于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蓋是時北方盛行朱子之學，然皆無師授。導江以四傳世嫡起而乘之，宜乎其從風而應也。」

聞人桂山先生詵

聞人詵，雲濠案：《凝熙傳》云「詵老子」。詵老，當是先生之字。金華人，號桂山翁。嘗遊魯齋之門。

提舉樊先生萬

樊萬，字萬里，縉雲人。嘗執經魯齋之門。元初爲滁州教授，入爲應奉翰林文字，終江浙儒學提舉。參《括蒼彙記》。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衹存「樊萬，縉雲人」五字。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盛象翁，字景則，黄巖人也。學于車玉峯，又師王魯齋，而與黄壽雲爲友。累官昌國州判官。學者稱爲聖泉先生。所著有《聖泉集》。補。

林絃齋先生□

林□，號絃齋，天台人。爲鄉先生。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謝山補《陳兩峯傳》云：「有林絃齋者，亦魯齋之徒也。」而宋潛溪銘張務光墓碣作「弦齋林氏」。蓋本作「絃」，故亦作「弦」。其作「紘」者，傳寫之譌也。

導江講友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也。金末，避兵居潁昌，其後卜居真州。豫于平宋之功，官至衡州總管府治中。解官一十五年，延致導

江先生張𦙆，講明伊洛之學，起爲浙西廉訪使僉事。先是，鎮江以旱免租九萬五千石，已而以飛語復徵，民無所出，先生卒復之。是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居民不粒食。先生欲發粟食之，有司以未報不敢發。先生曰：「民且死矣。如以不待報得罪，我當獨坐之，不相及也。」于是全活者十七萬人，而沈骸腐胔亦俱得掩。時以爲汲黯復出。遷江南行御史臺都事，江南大饑，猶徵積逋數百萬，先生請弛之，行省不可。先生力争之，中丞廉公解之。先生争益力。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賢佐也。」卒行之。時兩賢之。入爲内臺都事，尋除浙東海右廉訪副使，以許公白雲薦，禁越人之停葬者。擢江南治書侍御史，延白雲于金陵，率子弟師事之，白雲爲之强出。已而以七十遂致仕。先生在都臺，有選吏累求用，先生不之許也。及除官，先生亦不以告。其人始恨之，久而知之，乃大媿服。學者稱爲松澗先生。補。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本傳：「卒年七十四，追封天水郡侯，謚貞獻。」止載其延致白雲，未及導江。殊爲疏漏。

紘齋同調

學正張先生莘夫

張莘夫，天台人。隱約田里閒，能以《詩》、《書》自振。入元，用薦爲鄉郡儒學正，鄧文肅公嘗受業焉。參《宋文憲集》。

仁山門人

文懿許白雲先生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學者稱白雲先生。長值宋亡家破,力學不已。僑寓借書,分四部而讀之。年踰三十,開門授徒。聞金仁山履祥講道蘭江,乃往就爲弟子。仁山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而鹹酸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先生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爲學之要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得其所傳,油然融會。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閒斷耳。」中外列薦,皆不應。屏迹東陽八華山中,學者負笈重趼而至,著録者前後千餘人。侍御史趙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爲之强出。踰年即歸,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攝其粗疏,入于微密,隨其材分,咸有所得,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先生雖身立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變在吴、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有不適邪?」荅曰:「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講學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徑入,則閴其無人乎先生之

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邪？」其習于静定如此。至元三年十月，病革，正衣冠而坐，坐呼子元受遺戒。元復請所未盡，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而逝，年六十八。至正七年，謚曰文懿。其所論著于四書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詞約義廣，安可以易心求之哉！」于《書傳》與蔡氏時有不合，每誦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于是而已。」于《詩》則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所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引，而以己意終之。于《春秋》三《傳》，有《温故管窺》一書。于史則有《治忽幾微》一書，放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于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于大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吴師道得吕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許白雲集》。修。○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録先生《讀書叢説》六卷、《詩集傳名物鈔》八卷、《讀四書叢説》四卷、《白雲集》四卷。

白雲文集

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閒。致其極，

則中庸而已耳，非有絶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于方册，而不明于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世出，而闢邪扶正，破蒙儆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于是。吾儕生于斯時，未必能躐于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于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于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虚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于上，顧實有益于己而止。何用倔强自意，摭奇務新，力與作者争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佛、老之流之説耳。爲佛、老之説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説者，其風又下于彼矣。道在天地閒，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眥，售其説而競，復思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淑道諸人者也。以余之説評之，然與？否與？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送胡古愚序》。

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

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爲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爾。講問詰辯，朋友之職也。至于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于此。足下于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❶

宗羲案：「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謂朱子也。是時朱子好爲儱侗之言，故延平因病發藥耳。當仁山、白雲之時，浙、河皆慈湖一派，求爲本體，便爲究竟，更不理會事物，不知本體未嘗離物以爲本體也。故仁山重舉斯言以救時弊，此五世之血脈也。後之學者昧卻本體，而求之一事一物間，零星補湊，是謂無本之學，因藥生病，又未嘗不在斯言也。

梓材謹案：梨洲所録《白雲文集》本三條，今移一條于《濂溪學案·朱陸太極圖説辯》後。

臺掾郭先生子昭

郭子昭，汝南人。仕爲御史掾。受業于仁山。白雲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不汩流輩。群會無長語，晝講肄有條。夜則執經問難，析理毫縷，率下漏過

❶「□□□□□」，當作「答吴正傳書」，參見《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三（四部叢刊本）。

半，疲極，抵足而卧。覺，復共索所未悟。稍閒，各言其志，思苴漏易弊振奮，以邁尋常。若是者久。」

文肅柳静儉先生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經于仁山，究其旨趣，又遍交故宋之遺老，故學問皆有本末。舉爲江山教諭，遷昌國學正，擢湖廣儒學副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儒學。秩滿歸，杜門十餘年。至元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莅任七月而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文肅。其文與黄晉卿溍、虞伯生集、揭曼碩傒斯齊名，天下稱爲「四先生」。雲濠案：史傳：先生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

見下《白雲門人》。

唐先生良驥

唐良驥，蘭溪人。

梓材謹案：《蘭溪唐氏譜》載先生建齊芳書院，延仁山金先生講道著書。可以知其概矣。《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仁山之門。

白雲學侣

修撰張子長先生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而夙慧，外家蓄書萬卷，悉取讀之，過目輒不忘。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

名、歲月後先皆無脱誤。每論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閲與材質之良窳，歷如指掌。一日，白雲漫叩以高帝取天下之故，子長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白雲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白雲不可，以友待之。由是斂華就實，而其學益粹。至正閒，脱脱修三史，奏辟爲長史，力辭不就。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召之，行至武林驛，以病辭歸而卒。

郎中吴正傳先生師道

吴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初工詞章。及閲真西山遺書，幡然志于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學質之白雲，白雲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録事，遷池州建德尹。召爲國子助教，陞博士。其教一遵許魯齋成法。以母憂去職。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先生于白雲雖不稱弟子，而其祭白雲之文曰：「小子託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鐫。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獨處，益共究于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于師傳。」然則先生不可謂不與于授受之際者也。子沈。

百家謹案：白雲高第弟子雖衆，皆隱約自修，非巖棲谷汲，則浮沈庠序州邑耳。如子長、正傳，文采足以動衆，爲一世所指名者，則又在師友之閒，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雲非得子長、正傳，其道又未必光顯如是耳。

白雲同調

貞獻趙松澗先生宏偉見上《導江講友》。

蛟峯門人奉直再傳。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魏新之，字德夫，雲濠案：先生號石川。桐廬人也。受業于蛟峯。咸淳七年進士，爲鄞教授。宋亡，隱居不出，與同里孫潼發、袁易稱爲「三先生」。補。

邵先生桂士

邵桂士，字古香，淳安人也。補。

汪先生斗建

汪斗建，淳安人。梓材案：先生歙人，徙淳安。倜儻有奇志，在京學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内附，從蛟峯講道石峽書院。參《戴九靈集》。

石川講友

幹官孫盤峰先生潼發

孫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別號盤峯，桐廬人。登咸淳進士，調衢州軍事判官，有廉能聲。蜀名卿史繩祖僑寓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往往聞其緒言，有所開悟。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

幾宋亡，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久之乃歸，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元侍御史程鉅夫求遺逸，以先生應詔。先生固辭，弗能强，慨然以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易、魏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孤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參《黃文獻集》。

山長袁静春先生易

袁易，字通甫，平江人。不樂仕進，行中書省署爲石洞山長。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爲堂曰静春。先生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説，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所爲詩有《静春堂集》。同上。

子高家學朱、劉五傳。

待制周先生仁榮

周仁榮，字本心，敬孫之子也。承其家學，又師楊珏、陳天瑞。因薦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不知學，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本傳尾有「所著有《易象占》、《書補遺》、《春秋類例》」十三字。查《浙江通志》，皆先生之父之書，故謝山抹之。

簡齋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

孟夢恂，字長文，黄巖人。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諸行事，四方從遊者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録。至正十三年，以禦寇功授常州宜興判官，未上而卒，年七十四，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五經辯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筆海雜録》。修。

雲濠謹案：先生號森碧，見《台州府志》。

南村門人

待制周先生仁榮見上《子高家學》。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見上《簡齋門人》。

導江門人

待制楊通微先生剛中附子翮。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爲文奇奥簡澀，動法古人，不屑爲世俗凡語。元明善極歎異之。仕元，累官江浙提學，以洛、閩之説教學者，至翰林待制卒。子翮，世其家學，亦爲江浙提學，有聲。修。

梓材謹案：先生稱通微先生，見楊鐵崖所作《楊

文舉文集序》。《金陵新志》云：「其先松陽人，徙居建康。」又云：「著有《易通微》、《説詩講義》若干卷。」《元史》本傳云：「有《霜月集》行于世。」

尚書夾谷先生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家于滕州。累官至侍御史、吏部尚書，政事卓卓可稱。雖老于吏學者自以爲不及。爲文簡嚴有法。《元史·張𤫊傳》言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

宗羲案：魯齋以下，開門授徒，惟仁山、導江爲最盛。仁山在南，其門多隱逸。導江在北，其門多貴仕。亦地使之然也。

桂山家學

提舉聞人凝熙先生夢吉

聞人夢吉，字應之，詵老先生之子。詵老學于魯齋，里中稱爲桂山先生。受學家庭，七經傳疏皆手鈔成集，訓詁牴牾者別白是非，使歸于一。閉户討論，逾十年不出。因薦起歷處州學録、西安教諭、昌國學正、泉州教授。至正戊戌，授福建副提舉。卒年七十。門人宋景濂等私謚凝熙先生。修。

聖泉門人

提舉陳兩峰先生德永

見下《絃齋門人》。

絃齋門人

提舉陳兩峰先生德永

陳德永，字叔夏，黃巖人也。杜清碧稱其文章似歐陽子，而尤長于理。先生少從盛象翁。又有林絃齋者，亦魯齋之徒也，亦從之遊，造詣邃密。學者稱爲兩峯先生。所著有《兩峯慚草》。補。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臺省辟爲和靖書院山長，歷官江浙儒學提舉。

張務光先生明卿 附師邵素心。

張明卿，字子晦，天台人，學正莘夫之子也。始成童而學正卒，即知家學是荷。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先生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閒，詔求直言，先生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淩黃河以獻于朝，既而歎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爲干禄乎！盍止之！」于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户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于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叱之不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先生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之，謝不往。其學術一以考亭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于賤貧，不屈節于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先生長身疏鬚，衣冠整嚴，

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其所自號務光，稱之爲務光先生。著有《言志稾》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録》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及《政事書》，藏于家。參《宋文憲集》。

學正家學

張務光先生明卿

見上《絃齋門人》。

學正門人

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自父徙錢塘。先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使，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繼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于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先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子《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六年，移江東道。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明年，兼國子祭酒。泰定元年，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天曆元卒，[1]年七十一。先生内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有《文集》、《内制集》。至順五年，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參史傳。

[1] 「元」下，疑脱「年」，參見《元史·鄧文原傳》。

魯齋續傳

隱君牟静正先生楷

牟楷，字仲裴，黄巖人也。學者稱爲静正先生。刻志正心誠意之學，以養母不仕。時天台方行王魯齋之學，先生不知師傳所出，要亦其私淑也。所著有《九書辯疑》、《河洛圖書説》、《春秋建正辯》、《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門人稱曰「牟氏理窟」。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九溪，教授生徒至數百人。

静正同調

隱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陳紹大，字成甫，黄巖人也。學者稱爲西山先生。以聖學自任，爲文必本經義。所著有《四書辯疑》。門徒與牟氏並盛。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云：「世以儒業名家，其學出于紫陽門人。」天台潘時舉又稱其「從遊者以百計，居斷江西山下，躬耕樂道，不求仕進」云。《赤城新志》則言其「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白雲家學

祭酒許先生元

許元，字存仁，金華人，父白雲先生。雲濠案：

原作「大父白雲」，攷諸家文集，作「父」者是。學于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明祖初起，幸金華，訪求其後，乃驛赴金陵，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吴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問《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税斂，乃其要也。」冬十月，擢爲祭酒，最見禮遇。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既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安置韶州，遇赦，還，卒。參《儒林録》。

梓材謹案：白雲之殁，以先生屬于張子長，先生欲師事之，則以白雲之待己者待焉。見黄文獻所作子長墓表。

教授許先生亨

許亨，字存禮，文懿之子。學有淵源而工于文辭。赴任北平教授，宋濳溪作序以送之。參《宋文憲集》。

白雲門人

純孝范柏軒先生祖幹

劉先生名叔合傳。

經略李先生國鳳合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白雲嘗語人曰：「吾得劉名叔而學知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先生之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嘗

曰：「爲學之本，莫大乎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矣。若切己之實，歸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者，吾未之聞也。」至正中，爲西湖書院山長，辭歸養親。李文忠鎮嚴州，修師資之敬。郡守王宗顯上其孝行，立純孝坊。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講學，危坐而卒。所著有《群經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柏軒集》。修。

雲濠謹案：李先生，字景儀，山東人。官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略使。

經師葉南陽先生儀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立志堅苦，取四部書分程讀之，義有未明，質于白雲，隨所咨叩，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白雲命其子存仁、存禮師之。白雲殁，先生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既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多趨之。洪武初，郡守王宗顯起爲五經師。學者稱爲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南陽雜稿》。修。

文忠敬先生儼從祖鉉。

敬儼，字威卿，易州人也。其從大父鉉精于經學，有《春秋備忘》，金人稱爲大寧先生者也。先生嘗爲浙東參政，涖金華，受業白雲，而以張子長爲友。白雲贈之詩曰：「皇皇駟馬車，誤立門外雪」者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稾作「其大父鉉」。攷《元史》先生本傳：「祖鑑，同知嵩州事。」鉉，其叔祖也，據以

正之。又案：先生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卒，封魯國公，謚文忠。

學録唐存齋先生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梓材案：先生號存齋。受業白雲，不出户者十年，六經百家之書無不研究。余闕持節海右，特容接之。或請余書揚雄《九州箴》，未知所出。先生曰：「此出《古文苑》。」即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景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交舉所疑以質。宋推其博，先生曰：「徒博，則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教諭。遷衢州學録，未上而卒。所著有《破萬總録》、《六經問答》、《鉤玄集》、《書學指南》、《存齋集》，共百餘卷。修。

文安揭先生傒斯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並見《雙峯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玄附師張貫之。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同所自出。曾大父新，始居瀏陽。先生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辭章，下筆輒成章。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先生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改武岡，召爲國子博士。初置藝文監，文宗親

署爲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録，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歸，不允。拜翰林學士。歸，復起，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拜翰林學士承旨。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閒，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命。奉敕定國律，尋乞致仕。將行，帝復降旨不允，進階光禄大夫。十七年，卒于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先生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再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參史傳。

方茗谷先生用

方用，字希才，望江人。少負逸才。與揭傒斯、朱公遷、歐陽元同遊于許白雲之門，以羽翼斯文相砥礪，時稱許門四傑。著有《先儒宗旨》、《茗谷叢説》諸書。子三人，以詩禮世其家。參《江南通志》。

都事蘇栗齋先生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學經于白雲。以才推擇爲吏，擢令蕭山，轉行樞密院，照磨陞行省都事，多著能績。入明而卒。子伯衡。修。

雲濠謹案：先生門下侍郎轍之裔。宋文憲志其墓云：「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收字。其先居眉州，文定長子遲知婺州，因家金華。」又言：「先生

上距文定蓋九世矣。」然其子平仲爲待制，遲八世孫，則先生距文定衹八世耳。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從吴正傳師道受經，吴立夫萊學古文詞，又登白雲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嘗至京師，徧交當世名士，而于余闕、貢師泰尤善。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入明，除衢州教授。聘修《元史》，賜金繒而歸。居長山之陽，稱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

仲子文集補。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恒，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兑。兑，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始乎震，訖乎咸，十二卦統一千六百七十有六年，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于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

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毳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于母，女應于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剥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内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内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群愚位賢之運。陰隨于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于陰爲不順。涣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妒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于是中男與少男相

摶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摶之運。陽之摶也，陰必隨之，于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霸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殁，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霸之别，定次于篇。《衡運論》。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長山載入《衡運》諸篇。」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下。

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絶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絶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簒，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曆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

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内外之辨也。

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于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粤，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閒包有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陜，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汩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汩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内，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氾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于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于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謷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顔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温彦博之議，虚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内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

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

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而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禕、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于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

故天下莫要于人紀，莫嚴于地紀，莫尊于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大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正紀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于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閒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沖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辯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

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辯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機，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説非盡生于亳邑也，閎夭、泰顛、散宜生、南宫适、太公望非盡出于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説、太公望之于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于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

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于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于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虚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

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礬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于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内之士，舉天下于反掌之閒，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氣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蠙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鱦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于下？

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于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于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霸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是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

難，非獨難于君子，而深難于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辯，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于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于是禹、皐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于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于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尚賢論》。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于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

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脱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産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户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

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于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禄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起奸端矣。民無恒産，不能制之，專事要求，其閒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閑耳，非有貲于甽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

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徑術，差露田，别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户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捄于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

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授，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授，何加于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户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

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閒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内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内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税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采地五十畝，或百畝、二百

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于《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

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産，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什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横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于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閒，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

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閒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

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産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于上，奸興于下。此不可爲者二也。

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户，以田均之，計户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禄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户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于下也？秦長城之役，衮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調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令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悦，然

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悦也，亦何異于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于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

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井牧論》。

梓材謹案：井田之制，世儒多以爲不可復行。然自横渠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是後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程畏齋《讀書工程》並取之。合之此論，可以互相發明矣。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憸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啟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

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王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文帝有「卑之無甚高論」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霸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夷人生于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其

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絶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卻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賫糧，外户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于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狄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持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

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争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

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慎習論》。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蟄。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于飢寒，而不及于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于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于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于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

道本于三皇，德著于五帝，法備于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

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于道也。包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佃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宫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足，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于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黄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皋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于德，雖莫之名焉，而焕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彝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于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啟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啟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于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

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進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

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騖其私智異説，掎摭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于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浄，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于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王之所尚也。

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爲山川，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詸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

捷于桴鼓，念慮之孚，堅于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霸，聖人之徒羞稱之矣，矧漢以下乎！《皇初論》。

聘君朱丹溪先生震亨

朱震亨，字彦修，義烏人。初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已，棄去爲任俠。既壯，則又悔之，遂往從白雲于八華山中。白雲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内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汗下，由是挾册坐至四鼓，默察理欲之消長，抑其粗豪，歸于純粹，數年而其學堅定。以其所得者行之鄉黨州閭之閒，興利除害，郡邑不能奪也。又曰：「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隨分可自致者，其惟醫乎？」于是得羅知悌之傳，遂以醫名。醫家傳之爲丹溪先生。其學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内外一致。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奚以多爲！」浮豔之詞尤不樂顧，直以吾道蟊賊目之。

御史王先生餘慶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白雲。嘗遊京師，番僧爲總統，欲見之，先生曰：「吾學將以明道，寧有屈身異教而道可明邪？」至正初，入經筵，爲檢討官，累拜監

察御史。

呂竹溪先生溥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學白雲。講究經旨，爲文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冠昏喪祭，一依朱子所定禮行之。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集》。族子權、機，❶亦許氏弟子，早卒。修。

呂先生洙

呂洙，字宗魯，溥之兄也。在白雲門，服其精敏，未究而卒。有《周易圖説》、《太極圖説》、《大學辯疑》。修。

呂先生權

呂先生機 合傳。

呂權，字子義，永康人。從白雲，竟夕不寐。嘗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已而三十八歲病卒。弟機，字審言。亦從白雲。通《春秋左氏》，尤精于《資治通鑑》。有篤行。補。

教授李静學先生唐

李唐，字仲宏，號静學，東陽人。從白雲遊。爲詩文以理勝。一時名輩相推重之。仕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静學齋集》、《尚絅

❶「機」，原脱，今據醉經閣本補。

齋集》。修。

正節衛耕讀先生富益

衛富益，字□□，崇德人也。從金仁山遊，深探《易》理，而卒業于許白雲，默識心融，洞究性理。聞崖山亡，日夜悲泣，設壇以祭文、陸二丞相，詞極哀慘。歎曰：「夷、齊何人邪！馮道何人邪！」遂絶意進取。隱居石人涇講學，所謂白社書院者也。先生立學規，凡薦紳仕元者不許聽講，爲人所恨。至大中，有司薦之，不就。遂遭搆，毁其書院。乃還居湖之金蓋山，授徒不輟。所著書曰《四書考證》，曰《性理集義》，曰《易説》，曰《讀史纂要》，曰《耕讀怡情録》。至治中，始還故里，别署耕讀居士，足不入市。或有乞詩文者，辭曰：「吾欲涵養德性，何口説爲！」疾篤，取所著書焚之，曰：「玄奥處宋儒已盡之，安用此糟粕爲！」九十六歲而卒。其門人曰沈夢麟，曰黄彛，曰鄭忠，相率制服，葬于金蓋，私謚正節。修。

戚朝陽先生崇僧

戚崇僧，字仲咸，金華人，貞孝先生紹之孫也。家學出于吕氏。先生年二十七，始從白雲講道，同門推爲高第。清苦自處，不以時尚改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先生之父，訪其壻吕汲于永康太平山中，愛之，先生遂奉父居焉。汲之子權，亦白雲徒也，其諸孫遂從先生學。居常，默坐一室，環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出。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旨》三

卷、《四書儀對》二卷、《後復古編》一卷、《昭穆圖》一卷、《歷代指掌圖》二卷。先生精于篆學，嘗以篆法繕寫《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學》、《庸》、《孟子》。將獻之朝，以《儀禮》一經未及竟，不果上。又嘗爲書言時政，將詣闕陳之，亦不果行。黄晉卿曰：「人見君高蹈物表，目以爲畸人静者，而不知其未始忘情斯世，第不苟售耳。」修。

朱裕軒先生同善

朱同善，字聖與，義烏人。從白雲講究經旨，學者師之，稱曰裕軒先生。

隱君劉青村先生涓

劉涓，梓材案：《金華先民傳》作「金涓」，蓋與仁山先生同爲項伯之後，由項而賜姓爲劉，吴、越時又由劉而改姓爲金者，故金涓即劉涓也。字德源，義烏人。從白雲于八華山，稱爲高第弟子。又從黄文獻湣學古文詞。不樂仕進，徙蜀山之青村。朋舊叩門，焚香瀹茗，對榻劇談，去則閉門不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

推官李先生裕

李裕，字公饒，東陽人。從白雲學。嘗詣闕上《至治聖德頌》，英宗召見至德殿，中書奏補國子生。登天歷閒進士第，授陳州同知，轉道州路總管府推官而卒。

李先生序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弱冠從白雲，推爲上第。爲文以《左》、《國》、《史》、《漢》爲標格，唐、宋以下勿論也。宋裴按部，以先生自隨。危太樸素在史館時，歌其詩以爲入格。卧東白山中，與鹿皮子陳樵相倡和，士類皆師表之。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

蔣元，梓材案：先生姓原本作「薛」，復抹去，改作「蔣」。攷先生之祖蔣沐，築横城精舍以延方蛟峯，則以爲蔣氏者是也。華陰薛元，字微之，號庸齋，與辛愿、姚樞等講貫古學者，别一人。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白雲遊，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所著有《中庸注》。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録》載先生著有《學則》二十卷。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箋惑》。」

樓先生巨卿

樓巨卿，東陽青石渡人。白雲高弟。

趙先生子漸

趙子漸，金華人。

梓材謹案：黄文獻誌退藏山人趙若磬墓言：「其先自開封徙衢州，又自衢徙蘭溪。退藏僑居于郡城，次子嗣鴻，遣之受業于鄉先生許君。」嗣鴻蓋即先生之名。子漸，其字也。

雲濠謹案：《弘治衢州府志》言：「先生兄弟與伯兄叔戴齊名，人號曰『三江先生』。」但載「江孚受業于文懿之門，以《書》經中至順壬申鄉第。弟起，詞氣雄辯」云。

教諭王先生麟附子延齡。

王麟，東平人也。嘗自廣陵至婺，學于白雲，期年而歸，白雲書《學箴》以遺之。仕終昌平教諭。其居廣陵，聞白雲殁，爲發喪，悲不自勝。其後凡遇白雲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又爲白雲刻《尚書》、《大學》諸書以傳，蓋不負師門者也。子延齡，爲明翰林。補。

縣官合剌不花先生

合剌不花，蒙古人也。官浙之台州達魯花

張先生匡敬大父衍，父主善。

張匡敬，字主一，金華人也。其大父曰頤齋先生衍，父曰木齋先生主善，皆有學行。而先生從白雲遊。補。

馬一得先生道貫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白雲弟子。自號一得叟。恬退，非公不入城府。所著有《尚書疏義》六卷、《一得叟集》。補。

鄉舉江先生孚

江先生起合傳。

江孚、江起，常山人。兄弟並從白雲。補。

赤，已而移徽州。嘗遊白雲之門。其學以誠意不欺爲主，嘗喜挾方册，攜一羊皮，坐于山顛水涯，歌詠終日。野老過者，輒呼而問以民閒疾苦。以德爲化，嘗曰：「法所以防姦。事苟集矣，法不必盡用也。」二州之民化之，幾于無訟，考績爲天下最。元儒惟魯齋之門有以蒙古從學者，此外惟白雲而已。補。

何先生宗誠

何先生宗映合傳。

何先生宗瑞合傳。

何宗誠，字□□，金華人也。其父遯山先生鳳，隱于醫道，君子也。三子：曰宗誠，曰宗映，曰宗瑞。白雲許文懿公方羈孤時，落落不偶，莫從之遊。遯山獨奇之，館于家，使先生兄弟師之，而以世務機利，迷罔他岐，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于學。遯山悉出其藏書使觀之，率其鄉之子弟以共師之，而文懿之名始盛，終身嚴事遯山，以爲淵源之自也。先生兄弟三人皆學于白雲，而其詳不可考。補。

方先生麟

李先生亦合傳。

方麟，太末人。李亦，東陽人。與蔣貞節元皆文懿弟子。貞節延兩先生于家塾，俾其子允升禮而師之。參《王忠文集》。

范葉學侶

鄭先生謐

鄭謐，字彦淵。范祖幹、葉儀之學侶也。所著《心學圖説》。詳《金華先賢傳》。補。

静儉門人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見下《凝熙門人》。

博士鄭先生濤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道傳。工于詞翰，爲丞相脱脱所知，授經筵檢討，轉國史院編修、翰林應奉，遷太常博士而罷。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所居在九靈山下，因以爲號。好讀書，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皆精究其旨。棄舉子業，學于柳道傳貫。道傳之死，心喪三年。雲濠案：朱氏彝尊爲先生擬傳云：「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學于貫，并從黄縉、吴萊遊。」至正十年，余闕僉浙東廉訪，行部至浦江，先生上謁，與之談詩。闕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于師友者。時以潛溪、華川、長山與叔能稱四先生。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婺、越攻取不已，避兵山中者久之。張士誠用至正年號，開藩于吴，東南之名士多往依之，先生受中順大夫、淮南行省儒學提舉。明伐吴，先生從海道求救于山東擴廓帖木

兒。洪武元年，山東降附，先生附海舟還定海，與東南失職之徒謝肅、揭汯、丁鶴年歌哭于四明山中，其子挽之還家，不得也。十五年，徵至金陵。明年，欲授以官，不可而自裁，年六十七。修。

謝山《九靈先生山房記》曰：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縶，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于自裁，固爲元畢命。即令以瘐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于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

學官楊元度先生璲附兄琰、弟瑀。

楊璲，字元度，餘姚人。師事柳待制貫。與海内博洽者辯説，數困之。註《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𤡾剡文上之。後以鄉貢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兄琰、弟瑀，稱三楊。

雲濠謹案：琰，一作「瑛」。黄氏補本爲《元度傳》云：「兄瑛，慶元路學正。弟瑀，縉雲教諭。並有文名。」

正傳家學

閣學吴先生沈

吴沈，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正傳之子。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先生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三人進講經史。已，命先生爲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先生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于朝，釐

言恐觸上怒。先生不從，牒請改正。帝喜曰：「誠愨人也。」召侍左右。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啟事東宫，惟東宫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于禮未安。」先生駁之曰：「東宫，國之大本。尊東宫，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初，帝謂先生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名《精誠録》，命先生撰序。後改國子博士，以老歸。先生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沿其説。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實自先生發之也。

正傳門人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

見上《白雲門人》。

參議諸葛先生伯衡

諸葛伯衡，蘭溪人也。吴禮部門人。見《金華先賢傳》。補。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廣東參議卒。金華杜桓爲作小傳，稱爲清修直亮之士。

訓導徐先生原

徐原，字均善，蘭溪人也。少從吴禮部遊，與禮部子沈童穉爲友。博覽群書，以詩文名世。所著有《五經講義》、《强學齋文集》

數卷。明太祖取婺州，與沈同命爲訓導，歷主福建、江西考試。或云太祖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吴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參《金華府志》。

汪氏家學

縣令汪遯齋先生汝懋 別見《慈湖學案》。

蔣氏家學

貞節蔣若晦先生元 見上《白雲門人》。

本心門人 朱、劉六傳。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周潤祖，字彦德，臨海人也。學于周待制仁榮，與達兼善爲講學友。梓材案：達兼善蓋即泰不華。隱居教授四十年。至正中，召之，已卒。鄉人即其所居稱之曰紫巖先生。所著有《紫巖集》十卷。補。

忠介達先生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以父爲台州録事，遂居于台。家貧，好讀書，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官至禮部侍郎。至

正元年，除紹興總管。召入史館，與修三史，陞禮部尚書，出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❶謚忠介。

紫巖講友

隱君朱鞠隱先生嗣壽

朱嗣壽，字得仁，一字鞠隱，本台之臨海人，徙仙居。台學自魯齋而後，生徒甚衆。先生少以文雄于曹，既而嘅然曰：「學不爲己，雖多無益也。」乃益從事于性命之旨，一切文詞必根柢于理。紫巖周先生潤祖，魯齋之嫡傳也，少與同舍。至是相見論學，斂衽服曰：「高見層出，吾弗如也。」長潭陶凱以師禮嚴事之。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説，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實，無有也。」故力修門内之行。泰不華欲薦于朝，先生謝曰：「禄以逮親爲榮，親已歿矣，不願仕。」泰不華重違其意而止。晚治别業曰東園，蒔菊甚盛，學者不呼其姓，但稱爲鞠隱先生。補。

凝熙門人

知州吴德基先生履

吴履，字德基，蘭溪人。受學于聞人夢吉。爲文以遷、固爲法。起家南康丞，遷知安化、濰州，以循吏稱。

❶「國」，原脱，今據醉經閣本補。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附子璲。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先生始遷浦江之青蘿山。先生少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黃溍、吴萊學古文詞。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爲翰林編修，辭不赴。明初定鼎金陵，遣使奉書幣聘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太子經筵、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國子司業，三轉爲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歷，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寵遇隆渥，啟沃宏多。既而念其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燦然大備，詔以年老致政還家。以長孫慎坐法，舉家遷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者三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二。正統中，賜謚文憲。先生博極群書，孜孜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敷昭皇猷，贊翊治化，名徧寰宇，文傳外夷，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百四十餘卷。子璲，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參《金華賢達傳》。

百家謹案：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而爲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也，猶幸有斯。

謝山《宋文憲公畫像記》曰：文憲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吴萊、凝熙先生聞人夢吉四家

之學，並出于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爲徽公世嫡。予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淺，漸流于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婺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再變也。至公而漸流于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爲公高弟，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并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文，愛其雅馴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于經苑之墜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鍾吕之音，故尤有蒼渾肅穆之神，旁魄于行墨之閒。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與？

唐先生以仁

唐以仁，金華人。從聞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妻以女。元末，奉夢吉避地永康魁山下，因家焉。補。

兩峯門人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附師李五峯。

朱右，字伯賢，雲濠案：《儒林録》作「序賢」。臨江人，程門高弟光庭之後。學于陳兩峯，又嘗受文法于李五峯。明初，徵赴史局，

累官至晉府右長史。所著有《白雲稿》、《春秋類編》、《三史鉤元》、[1]《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紀要覽》、《元史補遺》。先生在明初與潛溪、子充輩皆朱門之世嫡，然漸趨于文章，而心得則似少減矣。

匪石門人

柏軒門人

左丞王先生守誠

別見《草廬學案》。

邢先生沂

附子旭。

邢沂，雲濠案：黄氏補本作「邢祈」。金華人也。從范純孝祖幹遊，以詞翰知名。子旭，字景暘，學于家庭。登永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適歲旱澇，修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土司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景暘身詣其寨，諭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尋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隱君汪先生與立

汪與立，字師道，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受業于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

[1]「元」，當作「玄」，清人避康熙諱改字。參見明朱右《史槩》（影印四庫全書本《白雲稿》卷三）。

朋齊名，而文學稍優。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高壽終。

南陽門人

隱君何歸全先生壽朋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也。雲濠案：一作「蘭溪人」。學于葉儀。守道安貧，不肯干人。明洪武中，舉孝廉。父殁，以所居易地而葬。學者稱爲歸全先生。補。

祭酒許先生元

教授許先生亨

並見《白雲家學》。

栗齋家學

教授蘇先生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父友龍，受業許白雲之門。先生警敏絶倫，博洽群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于鄉。明太祖置禮賢館，先生與焉。歲丙午用爲國子學録，遷學正。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洪武十年，學士宋潛溪濂致仕，太祖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辭蔚贍有法。」太祖即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而還。二十一年，聘主會試，事竣復辭還。尋爲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静學家學

侍郎李先生希明

李希明，字濬文，白雲高弟唐之子也。承其父之學。洪武初，以薦舉。累官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陳友諒餘孽尚蠢動，朝議出師剿之，先生以爲不若招撫，從之。仕終刑部侍郎。補。

正節門人

縣尹沈先生夢麟

沈夢麟，字元昭，歸安人。少有詩名。元時以乙科授婺州學正，遷武康尹，以疾辭。洪武間，五主文衡于閩、浙。年九十三卒。著有《花溪集》。參《弘治湖州志》。

黄先生彝

黄彝。

隱君鄭先生忠

鄭忠，字原凱，嘉興人。閉門讀書，無間寒暑。從衛富益講《易》。一夕，夢吞北斗，自是時名大著。志在恬淡，雅好泉石。終元世，高蹈不仕。參《浙江通志》。

若晦家學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方李門人

學正蔣先生允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九靈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父仕開。
李先生悌謙合傳。
李先生忠謙合傳。

李孝謙，鄞縣人。父仕開。操履方正。當元季，四方繹騷，閉門不妄交，惟善武林楊彝、台州陸德暘、金華戴良、永嘉高明、慈溪胡舜咨，令子弟受學焉。先生及弟悌謙、忠謙皆孝友嗜學。親瘵，各求醫藥，迭侍床下，親食後食，不食，終弗御匕箸。及明永樂中，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楨起先生總修郡乘，書成而卒。參《寧波府志》。

謝山《跋四明文獻録題詞》曰：處士讀書，歷嘗受業于胡舜咨、戴九靈、楊彥常、吴主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尚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是録之後，又别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

唐先生轅別見《慈湖學案》。

蛟峯續傳

員外方愚泉先生道叡

別見《慈湖學案》。

鞠隱門人

尚書陶耐久先生凱

陶凱，字中立，樂清人。洪武中，薦舉授翰林應奉，歷官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先生應聘而起，時國家稽古禮文，事多先生裁定。詔令封册歌頌時命，先生文章遂盛傳于世。參《姓譜》。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以先生爲臨海人，官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以旌其忠。

潛溪門人

朱、劉七傳。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詳見《明儒學案》。

唐氏家學

唐委順先生光祖

唐光祖，字仲暹，金華人，以仁子。先生承其家傳，授徒講學，以師道自任。所著有《委順夫集》。修。

委順門人朱、劉八傳。

胡先生仕寧

胡仕寧，字□□，永康人也。受業于唐仲遲，有高節。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二終

雙峯學案表

- 饒魯　黃勉齋、李宏齋、黃尚質、柴南溪、强恕門人。晦翁、清江再傳。
  - 陳大猷
    - 澔
  - 吳中
    - 朱以實
      - 子公遷
        - 洪初
          - 王逢
          - 何英
        - 李仕魯
  - 吳存　梧岡同調。
    - 劉耳
  - 羅天西
  - 趙良淳
  - 萬鎮
  - 湯伯陽
  - 魯士能
  - 程若庸
    - 金若洙
    - 范奕
    - 吳錫疇
    - 程鉅夫
      - 揭傒斯
      - 趙孟頫
      - 林夢正　曼碩講友。
        - 徐一夔
      - 周棐　始豐講友。
  -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景程同調。

許應庚 附弟應庭。

王佖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應中 —— 熊凱 —— 熊良輔 見下《泉峯門人》。
　　　　—— 龔煥 —— 熊良輔

汪華 —— 從子應昇 —— 從孫克寬
　　　　　　　　　—— 從孫時中

汪相

吳迂 —— 汪克寬 見下《東山再傳》。
　　　—— 鄭合生
　　　—— 戴璹

蔡汝揆

羅椅

史泳

李實

徐道隆 —— 子載孫

私淑
袁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存 見下《梧岡同調》。

雙峯講友。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　雙峯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雙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説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多仍梨洲原本之舊，謝山修補未完。

黄柴門人朱、劉再傳。

文元饒雙峰先生魯

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干人。髫齡有志于學，稍長從黄勉齋榦、李宏齋燔學。勉齋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先生曰：「當兼二義，繹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勉齋大器之。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攸屬，四方聘講無虚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

《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録註》。

百家謹案：黄勉齋榦得朱子之正統，其門人一傳于金華何北山基，以遞傳于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又于江右傳饒雙峯魯，其後遂有吴草廬澄上接朱子之經學，可謂盛矣。

祖望謹案：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于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于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峰蓋亦不盡同于朱子者。

雙峯語録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上達。若但溺心于章句訓詁之閒，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于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説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違道

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説。」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即天，天即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貫通。」

問：「人門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工夫熟時，亦不用説敬，只是纔静便存。而今初學卻須把敬來作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

問：「明道教人且静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静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静坐也，故下『且』字。」

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嘘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匀，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

須是静，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于此著功，見某有時静坐，諸公皆見攻以爲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爲慮也。

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箴》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梓材謹案：《雙峯語録》諸條與《附録》，俱從《程氏讀書分年日程》録出，謝山于是卷劄記《雙峯講義》，是又欲補而未得者。

附録

明甫見勉齋説「性者，萬物之一原」，明甫曰：「在廬山時，饒師魯曾如此説來。」勉齋曰：「是他這事物静了，看得如此。」

梓材謹案：據此，則先生亦名師魯矣。

雙峯講友

處士方連雲先生暹

別見《勉齋學案》。

雙峯門人

朱、劉三傳。

州判陳東齋先生大猷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都昌人。師雙峰饒氏。歷仕至從政郎，改黄州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會通》。子澔。

隱君吴準軒先生中

吴中，字中行，號準軒，樂平人。早慕伊洛之學，聞雙峰饒魯得考亭朱子正緒，往從之遊，盡得其緒論，體認精詳。隱居不仕，名藉藉當時。部使者税駕其門，因質曰：「簡在《論語》言心凡幾等？」即應聲曰：「帝心，天地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

縣令羅柘岡先生天酉

羅天酉，字恭甫，新昌人。師事雙峯。成開慶進士，以格非心、去非人對策，丁大全擯外。歷官知懷集縣，不期年而治成。父卒服除賦詩有云：「三釜爲親今莫及，萬鍾于我復何加。」遂不起。所著有《柘岡集》。修。

知州趙先生良淳

趙良淳，字景程，餘干人，忠定公汝愚曾孫。少學于其鄉饒雙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以蔭，三遷至淮西運轄。改知分寧劇邑，俗尚譁訐，先生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其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知安吉州，時元兵垂至，知州李庚先遁，百事隳廢。先生至，凡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飢歲盜起，勸富人出粟賑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人民，亦所不惜。」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困以應。且以義諭盜，卒爲良民。及兵圍城，率衆城守。元將范文虎遣使招降，先生焚書斬其使。卒爲吴國定所賣，先降。先生自縊死。其妻雍氏同縊于郡治之集芳軒。

參軍萬先生鎮

湯先生伯陽合傳。

萬鎮，字子静，平江人。師方明甫、饒雙峯，而雙峰尤愛之，嘗稱：「天下讀書，湯伯陽第一，子静次之。」梓材案：湯伯陽，《一統志》作「伯易」，鄱陽人，亦雙峯弟子。「天下讀書」云云，雙峯謂魯時

舉語。賈似道帥荆，辟先生爲公安竹口書院山長，不赴。登淳祐庚戌第，授澧州司户參軍。著有《左傳十辯》。倣晦翁社倉，率鄉人以爲規矩。魯士能嘗曰：「子静言語懇懇，極古今事情，非老生常談也。」

録事魯寶潭先生士能

魯士能，字時舉，平江人。淳祐間進士。從饒雙峰學。自號寶潭。爲監利令，辟充沅州録事兼餉事。時吕帥政貪酷，沅有叔訟姪分金者，委先生勘。帥意有所望，而先生得誣狀，據事申之。吕大怒，遣卒覈所掌軍餉，餉積三十餘年，至是啟之，耗五十石，責先生償。白于朝廷，追毁出身文字，羈流沅州。六年，吕死，事得白。先生受誣與得直並無喜憂色。既歸，講學道巖。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

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從雙峰及沈毅齋貴珤得朱子之學。淳祐間，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于撫州，復聘爲山長。咸淳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庵先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範圖説》。陳定宇極稱其《字訓》。雲濠案：黄氏補本續云：「吴草廬澄，其門人也。」

斛峯書院講義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

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又嘗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大體，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學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愨，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愨，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言道易，知道之體用難。言道之體用易，知道之全體妙用難。道者何？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理，初非有出于陰陽五行萬物萬事之外者。以形器爲道，而不知其有沖漠無眹之體者，非也。以空虛爲道，而不知其有闔闢無窮之用者，非也。知其體之無眹，而不知其彌綸六合，無毫釐之空缺。知其用之無窮，而不知其貫通千古，無頃刻之閒斷。則其體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盡焉者矣。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其知之而盡焉者乎？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聖人也。學而知之，思焉而無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無不中者，

賢人也。皆知之而盡焉者也。學者之學無他，亦學乎聖賢所知之道而已。學乎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大學》「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則又小學之工夫，而《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焉者也。程、朱子以來，誰不知由小學而進于大學，然少而習焉，壯而勉焉，老雖或知之，往往未能盡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讀書之法也。不以此爲法，而徒于章句訓詁文墨議論之是尚，則其于主敬也，不過曰：有整齊嚴肅，而無怠惰縱肆，斯可矣。其于窮理也，不過曰：有誦讀記問，而無疏脱遺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過曰：有忠信愿慤，而無私僞邪慝，斯可矣。嗚呼！是豈知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聖賢之學，斯道之全體妙用，其何以言之？道爲太極，造化之樞紐，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心爲太極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統體一太極也。萬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體妙用也。有人心之全體，而後天地之全體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體少有或虧，則天地之全體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後天地之妙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則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參天地、贊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無聖賢之道。學聖賢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心爲心，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爲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時一世之道爲道，而以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爲道。則此心爲此道之統宗會元，渾

乎大德之敦化，此道爲此心之汎應曲當，脈乎小德之川流。其于主敬也，必將如對日星，如臨淵谷，静而無静，動而無動，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窮理也，必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究事物之準則，推造化之本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而彌綸六合、貫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將以無欲爲一，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張子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子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子所謂「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横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是皆吾分之所當爲，而吾力之所能爲者。文靖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爲，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説道將第一等遜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時，身體心驗之舊矣。道南之教，寧不以是爲先務乎？由龜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説以教天下後世，至明且備。若庸嘗取其後集所答劉季章書，畫爲四等之圖。其一等曰聖賢之學，其二等曰仁義名節之學，其三等曰辭章之學，其四等曰科舉之學。有剽竊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篤實者，有志于第

一等而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進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識趣不高，奪其舊習雖有甚難，而其不變亦自不足爲世輕重。惟第二等，資質稍高，一生謹畏，循規守矩，向仁慕義不爲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聖賢之學，切于身心而爲事業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廣聖賢學問血脈，正須著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與其下二等概而視之也。若夫聖賢之學無他，始由此以爲士，終即此以爲聖人。始由此以修身，終即此以平天下。即知此道是天地閒自然之理，又知此學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篤信之，則其趣向自然正當，其志氣自然勇決，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尋覓，不待他人勸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于世，亦必有以自樂，而無所怨悔焉。嗚呼！所以爲聞道之士也，此所謂聖賢之學也。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立軒大夫寧不謂然？或問：「彌綸六合、貫通千古者道也，聖賢之體是道，而欲其彌綸六合、貫通千古，其可汎然言之而無一定之義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誠字。誠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應事接物之凖則也。對而言，則此心此理不可偏廢。單而言，則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誠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誠。堯、舜、禹、湯言中，誠固在其中。《中庸》、《通書》言誠，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謂理只是一箇理，舉著全無欠缺。且如説著誠則都在誠上，説著仁則都在仁上，説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只是這箇，道理血脈自然貫通。其此之謂歟？

梓材謹案：先生有《增廣性理字訓》若干條，當爲補入。

附録

朱楓林《書性理字訓後》曰：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三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元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既簡約，而題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沖漠無眹」者，理行乎事理之中，如身體之脈理，如枝幹之紋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脈理紋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兑二卦，同生于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于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于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于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于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于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既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而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冓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四，四而八，以至于無窮。由本而末，由原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

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眹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眹，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物化物，猶户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在乎容，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所謂太極者，其樞紐。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于兩間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于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柢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著落，非特此書也。故舉此一條以見例云。

進士許先生應庚附弟應庭。

許應庚，字春伯，平江人。遊李宏齋及雙峯之門。與弟應庭並有時名，俱登紹定二年進士。先生尤以操行著。張萬全守岳州，以學行宜列鄉貢。

運使王敬巖先生佖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先生應中

饒應中。

梓材謹案：熊遥溪從先生以得雙峯之傳，則先生雙峯之高弟也。

隱君汪東山先生華

汪華，字榮夫，號東山，祁門人。與族兄相同事雙峯。早歲又從學鄱陽趙介如，江古心高弟也。與中書右丞燕公楠爲同門友。至元初，公楠僉江浙行省事，道祁門，訪先生，與論舊故。將薦諸朝，先生固辭而止。從孫克寬，知名于世。雲濠案：黄氏本云：「仲孫克寬，實能嗣其傳。」「仲孫」當是「從孫」之譌。

汪先生相

汪相，字魏夫。與弟榮夫皆學于雙峯，兩人問難叩擊，悉得其藴奥。祁邑理學之盛，自二人發之。

逸民吴可堂先生迂

吴迂，字仲迂，浮梁人。從雙峯學。嘗應科舉不上，遂棄之。辟兵横塘，講道不廢。皇慶間，浮梁牧郭郁延之爲師，以訓學者。時稱可堂先生。汪克寬，其門人也。雲濠案：黄氏本云：「同邑鄭合生、戴璹皆師事之。」所著有《四書語録》、《五經發明》、《孔子世家》、《先儒法言》《粹言》、《重定綱目》。使者表其所居曰「逸民」。年九十卒。

蔡愚泉先生汝揆

蔡汝揆，字君審，新昌人，用之七世孫也。師饒雙峯，得道學之傳。門人稱爲愚泉先生。所著有《希賢録》、《貫道集》、《友議》諸種。修。

縣令羅磵谷先生椅

羅椅，字子遠，號磵谷，廬陵人也。雙峯弟子。寶祐進士，以秉義郎爲江陵教授，改潭州，宰贛之信豐，遷提轄榷貨。補。

史水東先生泳

李先生實合傳。

史泳，字自亨，餘干人。嘗述雙峰之言曰：「人爲萬物之靈，天地不足者亦能補。故人當與天地配，不當與萬物倫。」同門李實嘗曰：「自亨問答，出入微妙。」學者尊之爲水東先生。

梓材謹案：李先生實與胡弋溪門人臨川李實同名。弋溪已在元之中葉，其門人不得與水東同門，蓋別一人也。

景程同調

提刑徐先生道隆附子載孫。

徐道隆，字伯謙，武義人。以任入官，爲浙西提刑。元兵至臨平臯亭山，令閒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絶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先生，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没。先生見執艦內，閒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脱歸者言于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越三日，宋亡。參史傳。

雙峯私淑

山長袁先生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教授吴先生存

見下《梧岡同調》。

東齋家學

朱、劉四傳。

經師陳雲莊先生澔

陳澔，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東齋先生大猷子。于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有《禮記集説》行于世。學者稱爲雲莊先生。雲濠案：《江西人物志》作「學者稱爲經歸先生」。年八十有二卒。元奎章學士虞集題其墓曰「經師陳先生墓」。❶

雲濠謹案：梨洲原本先生傳末云：「明成化七年，禮部題請從祀學宫，未報。弘治十七年，巡撫御史張本、提學副使邵寳題準別祠祀之。」

準軒門人

朱梧岡先生以實

朱以實，號梧岡，樂平人也。師事吴準軒，以紹朱子。子公遷。

梧岡同調

教授吴先生存

附門人劉耳。

吴存，字仲退，鄱陽人。私淑雙峯之學，部

❶「師」，當作「歸」，參見《江西通志》卷一百十。

使者爭勸以仕，不答。延祐元年設科，總管史烜曰：「是不可無吴先生。」强起之，選授本路學正，不及代歸。又調寧國教授，未久引年。七年，聘主本省鄉試，尋卒。先生嘗語門人劉耳曰：「學非樂，不足言學。樂在心，心誠則樂，不然不樂。故一言一動，不可不誠。」所著有《程朱傳義折衷》、《月灣集》。補。

祖望謹案：先生當與朱梧岡父子同輩。饒之志乘妄言先生爲王逢原之徒，謬矣。

徽庵門人

縣令金東園先生若洙

金若洙，字子方，休寧人。受業于程徽庵。寶祐間，鄉舉官黔江縣令。宋亡不仕，歸築東園，隱讀其間。所著有《東園集》、《四詠吟編》、《性理字訓集文》。

范先生奕

吴蘭皋先生錫疇合傳。

范奕、吴錫疇，皆新安人，程若庸高弟子。

梓材謹案：吴先生，字元倫，休寧人，竹洲先生儆之從孫，隱君㞩之子也。《徽州府志》載其研精理學，所居藝蘭以自況。著有《蘭皋集》。

文憲程雪樓先生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新建之吴城人。叔父飛卿，通判建昌，以城内附。先生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户。召見，應對詳明，改直

翰林，授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集賢直學士、祕書少監、翰林集賢學士。至元二十四年，以侍御史求賢于江南，有宋遺老網羅殆盡，仍拜集賢學士，行御史臺事。二十九年，召對。明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移江南、湖北道。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至大三年，廉訪山南、江北。明年，召對，留爲翰林學士承旨。以病乞骸骨。居五年而卒，年七十，贈大司徒，追封楚國公，謚文憲。初，先生讀書臨汝書院，受學于族叔徽庵與吴草廬，同門友人稱爲雪樓先生，因其所居曰「雪樓」也。

文正吴草廬先生澄 别爲《草廬學案》。

應中門人

熊遥溪先生凱

熊凱，字舜夫，南昌人。從饒應中得雙峯之傳。以明經開塾四十餘年，時稱遥溪先生。門人同邑熊良輔最知名。參《南昌府志》。

龔泉峯先生焕

龔焕，字幼文，雲濠案：一作「右文」。進賢人。通五經，師饒應中，以明體返躬爲務。時科舉未行，文章猶尚華靡。先生獨與學者議曰：「苟以科舉必遵朱氏之學，其程式皆預爲擬定。」先生殁而科目興，一如其言。居泉峯下，人稱爲泉峯先生。同上。

東山家學

汪先生應昪

汪應昪。

梓材謹案：先生爲環谷之父，東山先生從子也。俟攷其事實。

可堂門人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見下《東山再傳》。

鄭先生合生

鄭合生，字子謙，浮梁人。

徵君戴先生𠁊

戴𠁊，字仲才，浮梁人。學于吴仲迂。元季，避兵深山講道。明初，重定賦税法，浮梁頗重，先生上書言之，得減。及累薦，卒不起。所著有《東山集》。

梧岡家學朱、劉五傳。

教授朱明所先生公遷

朱公遷，字克升，梧岡子。有家學。歷婺、處二州教授。辟兵，轉徙徽、栝、歙、信之閒，已而以病歸里。先生有篤行，里人乘亂喜戕人者，聞其來，爲之止殺。先生曰：「是可化也。」力疾訪之，其人感悟。然病遂

以是篤，五日而卒。先生嘗題其室曰「高明之所」，學者稱爲明所先生。所著有《四書通旨》、《四書約説》、《餘力稾》、《詩經疏義》。其高弟曰洪初。

雲濠謹案：黄氏補本作「其高弟曰洪初、李士魯」。又案：士魯，過氏《分省人物考》作「仕魯」。

雪樓門人

文安揭曼碩先生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富州人。早有文名。大德間，出遊湘、漢，程鉅夫爲湖南憲長，特器重之，妻以從妹，與盧摯列薦于朝。三入翰林，仕至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卒官，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先生狀鉅夫，謂：「獲出門下，受知最深。」修。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程鉅夫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先生，以之入見，故終身以師事之。修。

梓材謹案：朱氏《經義考》引《姓譜》言：「敖繼公寓居湖州，邃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是文敏本敖氏門人。

曼碩講友

教授林古泉先生夢正

林夢正，字古泉，黄巖人。生時，宋已内附。稍長，無所干進，去爲浮屠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詞，

下筆輒千百言。後歸于儒，客吴、楚閒，以授徒爲業。久之，去遊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生皆與之遊。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賀丞相當國，擢先生教授溧陽，其州之人夙知先生，争遣弟子來學。蘄、黄寇起且至，先生避居墟疃。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事，亦遇害。參《徐始豐稾》。

遥溪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

見下《泉峯門人》。

泉峯門人

鄉貢熊梅邊先生良輔

熊良輔，字任重，别號梅邊，南昌人。舉仁宗延祐鄉貢。早師同邑遥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于凱友進賢龔焕。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先是，朱子《本義》一遵吕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彖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彖》、《象》、《文言》及上下《繫辭》、《説卦》、《序卦》、《雜卦》爲十翼，先生所著，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録」，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録》。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録之，即不合而有得于經旨者，亦備録以相發明，末則折衷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英宗至治二年，鋟諸梓。所著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從黄氏補本録入。

周易本義集成自序

六經皆聖人垂訓後世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于無形，粗及于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静語默之閒，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概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于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于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後儒析經傳會之餘，學者支離漫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大明。然程子亦自謂其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卜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即伏羲之《易》，即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意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曩執經于遥溪熊先生，已知好《易》。大德壬寅，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因得肆意于《易》，取諸說而涵泳之，乃以己意採輯成編，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録》，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意合者，亦有與《本義》不

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録以相發，名曰《集疏》。其後，閒有鄙見一二附焉。重念理義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于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二卷，藏之以俟知者。

東山再傳

鄉舉汪環谷先生克寬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自歙還居祁門。舉泰定三年浙江鄉試。歸，以經學教授宣、歙閒。雲濠案：過氏《分省人物考》云：「既謁吴仲迂先生而歸，遂有志聖賢之學。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閒，數與師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學者稱環谷先生。著《春秋經傳附録纂疏》、《經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于家。補。

經禮補逸後論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爲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經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潁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横渠謂周公治周莫詳于《周禮》。賈公彦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偏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考《西漢志》于《周禮》未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閒獻王，

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爾。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于世，後世因有《周禮》作于劉歆之説。是則《周禮》作于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秦燄，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録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攷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❶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精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内宗、外宗，皆宫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于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于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録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考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則《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

❶「土」，當作「士」，參見汪克寬《環谷集》卷六（康熙十八年刊本），下文「司空掌邦土」同。

無是理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脱簡也。要之，見載于《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于《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于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録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自序

《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書法，一字不苟。然學者鈔録，書肆傳刊，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説。噫！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惡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説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説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鈔録傳刊之失也。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隋主堅弑介公闡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徵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訛舛尤甚。克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僭躐謹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録如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隱君汪查山先生時中

汪時中，字天麟，祁門人。博學善吟，不樂仕進。元季，隱查山，築書堂，與兄環谷克寬講學。學者稱查山先生。所著有《三分稾》，藏于家。參《姓譜》。

明所門人朱、劉六傳。

縣令洪野谷先生初

洪初，字義初，樂平人。明所朱氏高弟也。明所纂《詩義》，先生左右之。學者稱爲野谷先生。明洪武初，以薦知湞川縣。

李先生仕魯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聞朱公遷得晦翁之傳，千里負笈從之，盡傳其所學而歸。參《分省人物考》。

古泉門人

教授徐始豐先生一夔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初，任杭州府儒學教授，通經博古，以詩文擅名于一時。召入史館，纂修《元史》。自後言教授之賢者，必推先生云。參《姓譜》。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徐一夔，不知何師。」今查《始豐稾》，蓋師林古泉。

始豐講友

山長周先生棐

周棐，字致堯，四明人。由鄮山書院山長移宣公書院，與徐始豐善。補。

雲濠謹案：先生與始豐俱爲白苧里詩人。見《禾録》。

野谷門人朱、劉七傳。

徵君王松塢先生逢

王逢，字原夫，樂平人。幼穎異不凡，天性孝友。比長，默契義理之學，師事野谷洪氏，道脈所自，先生以心會焉。乃厭科舉業，研精道理性命之懿，淹貫經史。宣德初，薦授富陽訓不就。退歸鄉塾，日與門人何英等相討論，道益明，學益成。復以明經辟，及門强起。召見，極論禮樂二字，日晡不徹。明日復賜，❶堅辭，不就職。歸即杜門環堵，足跡不入城市，毅然以斯道爲己任。著有《言行志》。自書其廬曰「松塢」。學者稱爲松塢先生。

松塢門人朱、劉八傳。

徵君何梅谷先生英

何英，字積中，鄱陽人。性警敏，不事詞章。

❶「賜」下，疑脱「對」，參見《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學于王松塢之門，造詣益深。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增釋》、《易經發明》諸書。初，松塢嘗贈詩曰：「癯梅谷裏先春意。」先生因遂自署曰「梅谷」。

宋元學案卷八十三終

存齋晦靜息庵學案表

- 湯千 父德威。
- 湯巾
  - 從子漢
    - 危復之
  - 徐霖
    - 謝枋得❶
      - 胡一桂 別見《介軒學案》。
      - 徐炎午
      - 虞舜臣
      - 方南一
      - 李天勇
      - 魏天應
      - 蔡正孫
      - 王濟淵
    - 徐直方
    - 曾子良
      - 吳定翁 附師甘泳。
      - 饒宗魯
        - 子敬仲 附見《草廬學案》。
- 胡志仁 饒氏學侶。
  - 李實
  - 王觀
  - 胡棣
- 程紹開 古爲同調。
  -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❶「得」，原誤作「德」，據下文「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條改。

湯中

真西山門人。並柴南溪、詹氏再傳。屏山、晦翁三傳。

王應麟 別爲《深寧學案》。

東澗學侶。

宋元學案卷八十四　存齋晦静息庵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静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静又傳之徑畈。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述《存齋晦静息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鄭氏二老閣刻本《序録》作《息庵晦静存齋學案》。然息庵乃季庸之號，存齋則升伯之號也。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亦兩相錯互，特爲正之。

柴真門人詹氏再傳。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父德威。

郡守湯晦静先生巾合傳。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合傳。

湯千，字升伯，饒之安仁人。先生少從鄉先生肄業，講求先朝名卿言行，輒慕其爲人。登慶元二年進士，調黄陂尉，益務涵飫經術，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覿其面。先是，先生父臨齋德威于古學無不通，先生爲舉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發其藴，先生乃盡得家學之傳。俄居父憂，諸弟皆幼，先生以養以教，俾至有成。服除，調金華主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授南劍、嘉興二郡學。

日與諸生講論道義，闢造諸齋，爲從容咨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黌序，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五。先生恬夷静深，德宇粹然。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爲指歸，精思力踐，不進不已。至孝友至情、君國大義，誠至弗渝。嘗從真西山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西山謂其用心于内，而求踐其實者也。有集二十卷、《泮宫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弟巾，字仲能，嘉定進士。中，字季庸，寶慶進士。與先生並師柴憲敏公中行，繼又並事西山。仲能之主繁昌簿也，西山作序以送之，官至郡守。季庸官司諫，至工部侍郎，其從子爲文清公漢。參《真西山集》。

謝山《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陸文安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而向來無知之者。案三湯子並起，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其學術師友，且誤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庵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静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先生中，官司諫，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爲兄，謬矣。梓材案：袁蒙齋《送林德甫教授序》云：「德甫受知真西山，結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兄曰仲而弟曰伯，無是行次，必有誤文。又案：晦静官至郡守，見蔡氏《九儒書》。息庵，當作「存齋」，未官提領。存齋，改作「息庵」，亦不止司諫也。三湯子之學並出于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並事真文忠公，亦朱學。乃晚年，則息、存二老

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静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于晦静。是時朱、陸二家之學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方虚谷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爲「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爲所脅，舍而從之」。此乃門户黨伐、入主出奴之説，不足信。晦静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澗始也。案《袁清容集》亦言晦静始會同朱、陸之説，至東澗而益闡同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罣漏也。

梓材案：真西山爲大湯升伯墓誌云：「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是存齋乃升伯而非季庸也。且升伯知武康，未上而卒，非郡守可知。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引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辯争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説興，深文巧闢。淳祐中，鄱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説，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今鈔本《清容居士集》同作「湯中」，迺謝山《札子》屬之晦静，則湯中氏係湯巾氏傳寫之譌。然核之《真西山集》，似和合朱、陸實大湯之事，且云「諸弟皆幼，以養以教，俾至有成」，又似仲能、季庸皆承大湯家學，況大湯成慶元進士，前西山三年，其從西山，亦祇講學之倡耳。蔡氏《九儒書》載湯某《贈蔡久軒提刑江東》詩二首，注云：「淳祐辛亥正月，蔡久軒到弋陽訪湯，而湯作詩以贈別。」又云：「湯，弋陽人，逸名，號息庵，工部侍郎。」查《江西通志》，官至侍郎者爲湯中，則息庵乃季庸之號，其非升伯明矣。

晦靜家學詹氏三傳。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爲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内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歷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陞太學博士，遷祕書郎，輪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擢太常少卿。後知隆興府。度宗即位，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先生嘗自儆曰：「《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王深寧謂：「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謚文清。有文集六十卷，今佚。

附録

王深寧《桃源世譜引》曰：聞之東澗湯公，自契敷五教而人倫始明，是以學問淵源在商。湯學于伊尹，高宗學于甘盤，曰仁，曰誠，曰學，皆自商始。箕子以之陳《洪範》。正考父校《頌》，以《那》爲首，而聖王之傳恭可見。至夫子而集大成。湯本殷氏，故東澗云然。

晦靜門人

著作徐徑畈先生霖

徐霖，字景説，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先生即

上疏言史嵩之姦深之狀，見者吐舌，先生亦由是著直聲。擢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會大旱，應詔上封事，不報，去國。上遣姚希得留之，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君父，今爲高官而自眩于生平，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尋以宣教郎主管雲臺觀，乃拜受之。十二年，遷著作郎。乞外，知撫州，幾一月而舉政。以言去，士民遮道，至不得行。又知汀州，卒。理宗賜田以旌其直。衢守游鈞嘗築精舍，聘請講學，是日聽者數千人，則其開講尤大有名，今皆不可考矣。謝文節公疊山，其門人也。

謝山《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曰：晦静之學，傳者其一爲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公徑畈，當咸淳之際，開講尤大有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爲陸學皆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畈，雖不足信，然非《虛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畈之弟子，曰謝文節公疊山，乃忠臣。曰徐古爲，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閒集》。而謝、徐論學宗旨不可得而聞。其一曰曾子良，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録及門者頗多。

東澗學侶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東澗門人詹氏四傳。

太學危貞白先生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太學生，師

事湯東澗。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于《詩》。入元，累徵不起，隱紫霞山。學者私謚曰貞白先生。

徑畈門人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徑畈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吴潛宣撫江東、西，辟之。先生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五年，考試建康，擿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稾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初，吕文焕導元兵東下，屯建康。先生與吕師夔善，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任，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焕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焕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爲元徇定江東地，先生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吕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先生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既中流矢死，馬奔歸，先生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攻信州，不守。先生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坡，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惟取米屨，委以錢，率謝不取。

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宋亡，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鉅夫薦宋臣二十二人，以先生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先生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尚書留夢炎薦先生，先生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王倫一市井無賴，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以求材爲急，欲薦先生爲功，使其友趙孟迦來言。先生駡曰：「天祐仕閩，無治行，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强之而北。先生即日食菜果。至京師，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先生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終不食而死。參史傳。

疊山文集

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盡忠于國者，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于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上程雪樓御史書》。

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

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朱之事皆大言無當也。《與李養吾書》。

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黄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詹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汙隆，君子亦相覘之。《爲蔡文節子孫免差科書》。

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爲之，有愧于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

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于人倫也。今人録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己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録》，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交信録序》。

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臣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説始。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于天地。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于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于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以上《東山書院記》。

天地閒，一年之氣莫清于秋，一日之氣莫清于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于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啟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辯。《秋旦説》。

憲使徐古爲先生直方

徐直方，字立大，廣信人，號古爲。先生初補迪功郎。咸淳三年，進《易解》六卷。後除正言，官至江東憲。

縣令曾平山先生子良

曾子良，金溪人。嘗從徐徑畈遊。咸淳進

士。知淳安縣，清慎自守。時邊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賴以安。入元，程鉅夫薦爲憲僉，不赴，扁其室曰節居。學者稱平山先生。參《江西通志》。

古爲同調

程月巖先生紹開

程紹開，雲濠案：一作「曹紹開」，疑誤。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説。

梓材謹案：謝山述《草廬學案序録》云：「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據此，則先生本爲陸學而和合朱學者也。

疊山門人詹氏五傳。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別見《介軒學案》。

通判徐先生炎午

徐炎午者，永豐人，疊山高弟也。景定進士。累官建寧通判，稱循吏。

虞先生舜臣

虞舜臣，弋陽人也。疊山死後二十四年，先生爲之築室買田，祠于弋陽之東，語之行省，❶得賜「疊山書院」之名。

❶「語」，當作「請」，參見《江西通志》卷八十五。

州判方先生南一

方南一者，貴溪人，疊山高弟也。性耿介，官至贛州判官。

李先生天勇

李天勇者，臨川人也。從謝疊山學，尚氣節。元兵迫饒州，疊山援之。先生以兵會戰于團湖坪，軍敗，與張孝忠俱死之。

魏梅野先生天應

蔡蒙齋先生正孫合傳。

王先生濟淵合傳。

魏天應，號梅野。蔡正孫，號蒙齋。王濟淵，字道可。俱疊山門人。補。

梓材謹案：魏先生，建安人。

平山門人

隱君吳北齋先生定翁附師甘泳。

吳定翁，字仲谷，一字北齋，臨川人也。早喪父，鞠于伯氏。其歿也，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宋亡，隱居不出。薦辟交至，終身不動。程鉅夫貽之書以招之，竟不答。故淳安令平山先生曾子良退居臨川，先生從之遊，其要以爲求孔、顏樂處。平山之學受之徑畈，徑畈受之晦靜，陸文安公一大支也。文安壻于吳，踰三世而先生復紹其傳。崇仁甘泳中夫者，工詩，先生亦從之遊。其言曰：「士無求用于世，唯求無媿于世而已

矣。」吴草廬極稱之。

祖望謹案：道園銘仲谷墓，但述其先世爲陸氏之姻，以志淵源所自出。又言其從平山學，然似不知平山一支之出于陸子者，何也？道園雖兼宗朱、陸，然于其流派不甚了了。其稱徑畈爲名士，似不知其傳陸學也；東發爲端嚴人，似不知其傳朱學也。

隱君饒先生宗魯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性孝友，生五歲，母殁，事繼母孝養備至。隱居不仕。天歷二年，大旱，鄉人乏食，死者相藉。發廩賑之，所活甚衆。所著有《易傳》、《庸言》等集。參《江西通志》。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于先生傳後，言其嘗輯所聞于曾子良語爲《周易輯説》，是先生亦平山門人也。

饒氏學侶

州判胡弋溪先生志仁 附門人李實、王觀、胡棣。

胡志仁，餘干人。延祐戊午進士。學有淵源，與饒□□遊，博洽淹貫，踐履純篤。判樂平州，致仕，教授生徒，臨川李實、上饒王觀、進賢胡棣皆其門人。世稱爲弋溪先生。

梓材謹案：是傳梨洲原本在《雙峯學案》，列于《雙峯門人》，且云與饒雙峯遊，蓋本《江西人物志》。然雙峯及從黄勉齋、李宏齋爲朱子再傳弟子。其門人許應庚，紹定進士。魯士能，淳祐進士。羅椅，寶祐進士。羅天西，開慶進士。皆在宋世。先生爲元延祐進士，上距許、魯諸子，近者已六十年，遠者幾至百年矣，其不得與雙峯遊從明矣。蓋由雙峯名魯，與饒先生宗魯氏名相同，先生殆與饒宗魯遊，傳寫

者輒去「宗」字，因而譌爲雙峯爾。兹據其年世正之，移入于此。萬氏《儒林宗派》亦列先生于雙峯之門，猶仍《學案》原本之譌。非也。

月巖門人

文正吴草廬先生澄别爲《草廬學案》。

饒氏家學詹氏六傳。

饒先生敬仲别見《草廬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四終

深寧學案表

- **王應麟** 謙父子。王潛齋、徐進齋門人。迂齋、節齋、真西山再傳。晦翁、東萊、慈湖、詹氏、蔡西山三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橫浦、白水、籍溪、屏山、延平、玉山、三山、芮氏、象山四傳。
  - 子良學
  - 子昌世
    - 孫厚孫
    - 孫寧孫
  - 胡三省
    - 子幼文
  -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 戴表元
    - 袁桷
  - 黃叔雅 別見《東發學案》。
  - 鄭芳叔
    - 子覺民
      - 孫駒
      - 孫真
  - 袁桷 見下《剡源門人》。
  - 王惟賢 附弟惟義。

- **王應鳳**

- **韓性** 別見《潛庵學案》。並深寧學侶。

- **黃震** 別爲《東發學案》。深寧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　深寧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梓材案：深寧原傳本附《真西山學案》，謝山始別立《學案》。謝山《文集》以深寧爲呂學大宗，故標以樓氏之傳，而推原于呂氏。

王徐門人樓、真再傳。

尚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鄞縣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從王子文埜受學。淳祐元年第進士。先生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

其弟應鳳，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先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先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定修攘至計。時丁大全諱言邊事，于是先生罷。未幾，起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守軍器少監。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起知徽州，召爲祕書監，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先生指陳成敗順逆之説，帝不懌。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消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黄萬石等，先生繳奏。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力辭。入元，不出。學者稱爲厚齋先生。後二十年，卒。所著有《深寧集》、《困學紀聞》、《玉海》等書。修。

○雲濠案：《宋史》本傳：先生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稾》二十三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百家謹案：清江貝瓊言：「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説，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于正，無陸氏偏駁

之弊。」然則四明之學以朱而變陸者，同時凡三人矣。史果齋也，黄東發也，王伯厚也。三人學術既同歸矣，而其倡和之言不可得聞。何也？厚齋著書之法，則在西山真爲肖子矣。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王尚書深寧獨得吕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真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吕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吕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梓材案：深寧少師迂齋，蓋因温州而誤。説詳《麗澤諸儒學案》。

困學紀聞補。

「修辭立其誠」。修其内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于「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于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

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

《剥》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剥。

《易》于《蠱》「終則有始」，于《剥》「消息盈虚」，于《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豫于人事與？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于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于復。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黄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禄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絶惡念于履霜之萌。

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以上《易》。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易説》十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于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説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

《小雅》盡廢，其禍烈于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于阻飢。

「有言遜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以上《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書説》十一條，今移入《滄洲諸儒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真氏》一條。

「凡百君子，各敬其身。胡不相畏？」宗周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弗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

無愧于幽隱。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服堯之服」。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恭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維則」，衛武公「無不柔嘉」，隨會「柔而不犯」。

以上《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詩説》七條，今移入《横浦學案》一條。

禮學不可不講。

《曾子問》于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人始仕已然。「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于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分別其心所趨向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于問舜冠則不對，于問儒服則不知。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于右塾爲右師，庶老坐于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古道何時而復乎？以上《禮》。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禮説》十一條，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智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于卜祝史巫之外者。

漢士習于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朱游爲狂。晉士惑于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

叔向爲平公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可以格君，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自反而不縮矣。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以上《左氏傳》。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春秋傳説》六條，今移入《紫微學案》一條。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沮、溺、荷篠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污，視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彌子也。

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于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故克己改過，皆斷以「勿」。以上《論語》。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論語説》六條，今移入《絜齋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于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于異端者非儒也。

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求在我者，盡性于己。求在外者，聽命于天。以上《孟子》。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孟子説》九條，今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西山真氏》一條。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説經》。

楊倞注《荀子》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虚者盡皆天也。」其説本于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

始離天。」《天道》。

《世説》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説》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諸子》。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其惑于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灑埽于郭泰，荀爽御于李膺，殷陶、黃穆侍衛于范滂。闕里氣象，不過是矣。以上《攷史》。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深寧《攷史》十二條，今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上蔡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紫微學案》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趙張諸儒》一條，移入《西山蔡氏》一條，移入《勉齋學案》一條。又一條云：「李誠之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已入《麗澤諸儒學案》李傳中，删之。

梓材又案：謝山又録《評文》二條，今歸入《慈湖學案》一條，《絜齋學案》一條。又録《評詩》五條，今歸入《范吕諸儒》一條，《張祝諸儒》一條，《蜀學略》二條。其一條曰：「湯伯紀自警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已入《三湯學案·伯紀傳》中，删之。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于達者。

尚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以上《雜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雜識》八條，今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横浦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

深寧文集補。

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清明虚静，與天地同流。《慈湖書院記》。以仁存心，以心合天。《醫學記》。

爲政之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亦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堂上一笑嚬，堂下萬休戚繫焉。《重修鄞縣治記》。

漢之經生守家法，唐之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三代之流風猶存。然金籯之諺，城南之詩，識者謂誘以利禄，非天爵之貴。《廣平書塾記》。

庸敬在心，斯須之敬在祭。《奉化社稷壇記》。

三陳九卦，此涉變處難之法。履以澤爲德之基，井以水爲德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積則涵養爲淵泉之溥，厚則和順爲時雨之化。《德潤齋記》。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别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魏絳之陳訓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言祭

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故齊虞人能守官，魯宗人能守禮。而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皆能識其大者。此三代之禮所以扶持于未墜，豈一人之力哉！《漢制攷序》。

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于聲，見于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匪徒辨疆域也。《詩地理攷序》。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深寧文集》九條，今移入《存齋晦静息庵學案》一條。

附　録

咸淳元年七月，除著作郎，時湯文清公爲太常少卿，與先生鄰牆居，朝夕講道，言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渺。湯公曰：「吾閱士良廣，惟伯厚乃真儒也。」

謝山《宋王尚書畫像記》曰：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于司空圖、韓偓之閒，良無所愧。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于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辭命，猶思挽既涣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恝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妄矣！其一則明儒

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所出。然即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即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清天白日，不可掩也。嗚呼！先生《困學紀聞》中有取于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并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罵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興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鬚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

深寧學侶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

王應鳳，字仲儀，深寧之弟。相與講學，矻矻忘寢食。劇心文囿，根柢左氏、班、馬。寶祐間，登文文山榜進士。廷對，披腹盡言，中甲科第九，賜第。或謂曰：「此麗澤先生名第也，盍以異科自見？」開慶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歷淮西制置司參議官。未幾，文山薦其學宜在翰墨之選，除太常博士以終。所著有《默齋稾》及《訂正三輔黃圖》諸書。參《成化四明志》。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深寧同調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萊學案》。

深寧家學樓、真三傳。

王先生良學

王良學，厚齋尚書長子，嘗從三江李氏遊。

承務王靜學先生昌世

王昌世，字昭甫，深寧次子也。恩補承務郎，未及禄而宋社已墟。深寧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辯，先生甫十歲，聽受無倦。深寧所著述，先生蒐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尤精于《易》筮，占驗如神。參《黃文獻集》。

教授王遂初先生厚孫
隱君王先生寧孫合傳。

王厚孫，字叔載，深寧之孫。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充積，由是熟于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諮問之。袁清容桷自翰林歸里，問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自謂得其真傳，輒譏乾、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聞實踐，爲朱子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其寡陋，恐漸成虛誕之風。」清容心折之。以黃文獻溍薦，爲郡學訓導，後改授象山教諭，調浦江。甫閲

月，即解官歸。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舉用遺逸。❶有司以先生名上，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署衢州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副提舉，皆不赴。嘗誡其子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其有同流合污爲通，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也。」晚號遂初老人。弟寧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格其終始而止。其于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僉憲戴東皐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叔遠奮然直之。戴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遂不仕而終。參《寧波府志》。

深寧門人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天台人。雲濠案：一作「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尤篤于史學。宋寶祐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及《釋文辯誤》百餘卷。史失其傳，不知卒于何時。據先生自序，德祐丙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是年宋亡。先生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從黃氏補本録入。

❶「遺」，原誤作「遣」，今據醉經閣本改。

梓材謹案：是傳從黄氏補本增入，原列《胡熊諸儒學案》。攷《深寧年譜》，弟子著名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黄叔雅、史晏卿、史蒙卿、趙孟僕、楊湲、王惟賢。知先生爲王門首座云。又案：《台州府志》載先生終朝奉郎。

通鑑注釋自序

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紀》。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紀》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黄帝以來牒紀猶存，具有年數，子長歷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于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脱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悦《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存者復無幾。乙

部書以還、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備乙庫之藏耳。

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鑑于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閒，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説，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争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黄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爲之閒，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徧閲舊史，旁採小説，抉擿幽隱，薈萃爲書，勞矣。而

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録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録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于目録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録觀邪！

先君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于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文大同小異。公休于書局爲檢閲官，❶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詔，❷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于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録所書而附注焉。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

❶「閲」，原誤作「書」，今據醉經閣本改。
❷「之」，原誤作「又」，今據醉經閣本改。

度之因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正之，別著《辯誤》十二卷。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説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于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于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通鑑音注序》。

《通鑑釋文》行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于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于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于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間以己意附之。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注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僞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觀海陵所刊公休《釋文》，以「烏桓」爲「烏丸」。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五代志》也。❶ 温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閲文字官，安得不見諸書

❶ 「五」上，疑脱「有」，參見《新註資治通鑑序》（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卷三十二）。

邪？海陵釋文、費氏注雖眡史炤釋文爲差略，至其同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鬻書家，固宜用炤釋刊行。若公休，則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炤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説，有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于前，讀者詳之，其真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乃公休之孫伋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于世，此吾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伋之所編，温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伋取以編于《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温公之薨，公休以毁卒，《通鑑》之學，其家無傳矣。汴京破，温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世而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温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温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伋，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于司馬公者必鋟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附會也。《容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季思爲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于其先，欲與所編《前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時有竇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

而失其本，至于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爲公休辯誣，❶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于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略而不録云。《通鑑釋文辯誤序》。

謝山《胡梅磵藏書窖記》曰：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嶽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户部剡源亦在其中，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案梅磵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既成進士，即從事于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閒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辯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是時深寧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邪？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別爲《静清學案》。

❶「休」，原作「林」，今據上下文及元刻《通鑑釋文辯誤》改。

户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入太學，升上舍，登進士第，教授建康。後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不就。元大德八年，以執政薦，起家信州教授。遷婺州，以疾辭。初，先生閔宋季文章萎薾，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同郡王厚齋、天台舒閬風並以文章師表一代，先生皆受業焉。至元、大德閒，東南以文章大家名者，唯先生而已。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老疾不起。其官建康教授，同郡袁洪時通判建康，朝夕互往還。先生貧，洪每周之。轉國子主簿，遭德祐之變，避兵走鄰郡。明年，兵平歸里，寓居于鄞，授徒賣文以活老稚。洪命其子桷師之。參《寧波府志》。

處士黄先生叔雅

別見《東發學案》。

訓導鄭先生芳叔

鄭芳叔，字德仲，鄞縣人。本范氏子，後于鄭。宋亡，遍從遺老遊，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奥篇祕帙，躬自繕寫，積數十百卷。爲文絶去浮靡之習，一根于理。兩任郡學訓導。敦厚嚴重，以道自尊。晚署郡學録，未上，卒。參《四明文獻録》。

梓材謹案：先生遍從宋之遺老遊，深寧爲遺老鉅儒，當必從之遊也。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見下《剡源門人》。

王先生惟賢附弟惟義。

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著《春秋指要》，本朱子直書善惡自見之説，不用夏時，冠周月，以周未嘗改月數，孔子初非改周制，所書「春王正月」，正用夏時云。補。

梅磵家學樓、真四傳。

胡先生幼文

胡幼文，字德華，天台人也。制幕三省之子，本堂壻。補。

剡源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袁桷，字伯長，鄞縣人，越公韶之曾孫也。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閲官。時建南郊，先生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義各有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

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于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説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採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改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家居。四年，卒，年六十二。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參史傳。

清容答問 高舜元問。

問：先儒謂《春秋》常事不書，凡書者皆非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又謂事之非常者誌于册。又謂有貶無褒。邵子謂録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愚竊謂如桓公以管仲九合諸侯以奬王室，孔子是之。如許叔入于許。又如葵丘之盟，同盟于幽。又如書有年，書大有年，公弟叔肸卒。豈皆非不善歟？若謂無褒，舉録而罪之者，愚所未曉。邵子之説是歟？非歟？

《春秋》書法，惟吾邵子知之，「録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者是也。又曰：「五霸功過不相掩，先褒其功，後貶其罪，夫是之謂褒貶。」其言得之。獨所謂褒貶者，是啟後世

紛紛之疑也。常事不書，其説得之，而謂非常者不正，則非矣。謂事之非常，有貶而無褒，亦非矣。會稽□□曰：❶「無褒之義，諸人皆知之。無貶之義，子何知之？」姑以隱、桓之事言之。桓之弑兄，猶以公稱，何取乎其貶也？夫人姜氏，人皆醜之，會于禚，夫子不削其夫人，何言乎其貶？此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許叔入許，褒貶皆無之也。許絶十有五年，而直書之，何褒何貶焉？是直書而見其非常也。葵丘、幽、首止、召陵之盟，齊桓之尊王明矣，謂之貶邪？吾實不敢。以子糾葵丘之説考之，皆孔孟之言也，貶何從而生與？季子來歸，吾不敢謂之貶也，褒其可乎？此皆書非常之例也。有年，大有年，因桓、宣之時而書之，亦非褒貶，此亦非常事也。宣公之螽蝝饑見于十五年，螽見于六年，大旱見于七年。自文公時，不雨之書不一，則其十六年之大有年，誠宜書，何褒貶焉？是非常而書，無疑矣。叔肸兄弟之義明矣，書之亦非常也。

問：《易》有辭、象、變、占，《太玄》以方、州、部、家擬辭、象、變、占，其《太玄》方、州、部、家九首之説傳諸世者，請喻其所長。

《太玄》以蓋天之法爲之，方、州、部、家在上，此地承天之説也，起于牛宿，隨天而左行也。方、州、部、家者，以元而生三方，方爲三州，州爲三部，部爲三家。其所謂八十一者，則棄其方、州、部而言之也。先儒多以辭、象、變、占擬《玄》之方、州、部、家，僕

❶ 「□□」，當作「袁桷」，參見袁桷《答高舜元春秋七問》（四部叢刊本《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

獨以爲非。《易》成六十四卦之後，一卦之内，必有辭焉，有象焉，有變焉，有占焉。是四者缺一不可也。楊氏之《玄》既棄其方、州、部，而獨取家而爲八十一，復取八十一而爲七百二十九以贊。是方、州、部者，緣三以起，于家若無預者焉。先儒嘗言《太玄》與《卦氣圖》偶合，邵子亦言《易》之卦始于乾而終于未濟，《玄》之首始于中而終于養，中者法于中孚，養者法于頤，此始終之異。自邵子、温公、荆公尊《玄》之後，如二蘇譏《玄》之説，遂棄不道。然其中十有七卦，分而爲二，義殊不可曉。所謂《卦氣圖》公辟侯卿大夫之定卦，亦不能通。執事其詳思之。

問：《易》有起于中孚者，未究其理。《易》起中孚，先儒之説甚詳，今録其説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于甲子耳。蓋由楊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于中孚邪？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于咸、恒，終于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于子，坤配乙而起于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❶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爲陽生于子而終于巳，下

❶「三」下，原衍「十」字，今據醉經閣本删。

經三十卦是爲陰生于午而終于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于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于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兑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小陰六子之氣分布于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公伯寮，其如命何？又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其義同否？

命也者，禀于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與者有一定而不能移。先儒雖有理氣之分，以命言之，其實一也。天以命人者氣，人受于天者理。若仁義禮智則理也，貧賤壽夭則氣也。是豈命有二也哉？析之雖殊，命則一也。尚論古聖賢之言命者，其辭旨蓋有不同，亦各從其所由而發之。啟道德之門者有之，達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爲而言之者有之。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言知命，孟子亦曰知命。知其命者，夫是之謂君子。君子之所以知之者，修身成德，順其正而已。至若見危忘身，不苟去就，死宗廟社稷城郭封疆者，皆得其正者也。自罹刑戮，此以罪致，而不知命者矣。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言公伯寮何預焉，在我者豈委而廢，在天者豈强以必。今之言命者悖

于此，至若不保其身，死于巖牆之下，當在不弔之義。然所謂命者，乃天命之命，孟子之言詳矣。

問：邵子謂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邵子言天依乎地，先儒言地在其中，蓋如磨然，上下皆天。虚者爲氣，只天之形。濁者爲體，只地之形。所謂天上有地者，日月五星周行晝夜，日没于地下。但認得地在其中，則天上天下，皆可通矣。

問：邵子謂數起于午。

數起于午，微妙不可言。已生之數，皆順天而行，復至于乾也。未生之數，皆逆天而行，姤至于坤也。非午不能起，陽盡于午，由静而動，此知來之妙。邵子之祕，先儒未嘗言之。

問：邵子謂天行不息，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方圓之圖尤密。所謂地上之數，爲人之用，方圖是也。用九環中，則依天而行，圓圖是也。合天而行，附地而生，故人爲萬物之靈，而乾之九三、九四，其功用尤可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條，載入《百源學案》。

鄭氏家學

教諭鄭求齋先生覺民

鄭覺民，字以道，號求齋，鄞縣人，芳叔之子。積學累行，承其家學。郡舊有鄉飲酒

禮，守王元恭與程敬叔議復之，屬其討論，鄰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母嘗患目翳，日以舌舐之，即愈。後母病痱，至刲股和肉以進。父當葬，適病痁甚劇，人皆止其臨壙。泣曰：「幸後先人訖大事，即道死無憾。」返而瘥，人以爲孝感。爲龍游教諭，三月即棄官歸。經略使徵遺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教授，命下已卒。參《四明文獻録》。

教授鄭先生駒

鄭駒，字千里，求齋覺民之長子也。持身修潔，爲文温潤縝密。洪武初，聘爲郡庠訓導，陞義烏教諭，皆能以道淑人。宋潛溪自翰林歸里，見即推重，以賓禮遇之。弟真、鳳，並以文學著名。人目爲三驥。參《成化四明志》。

教授鄭先生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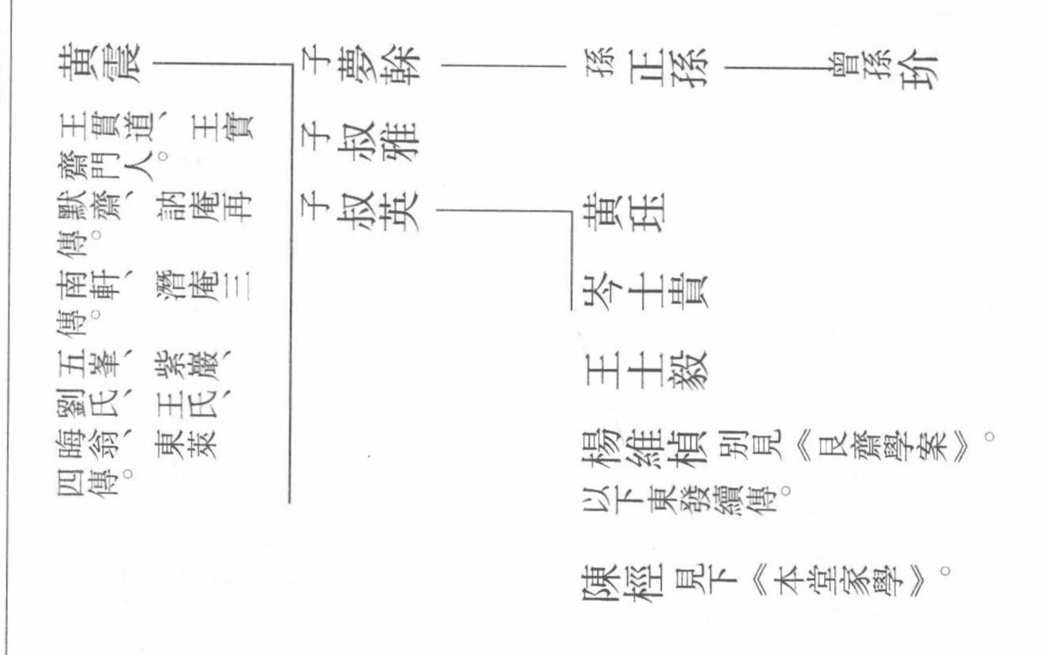
鄭真，字千之，求齋覺民之子。研窮六籍，尤長于《春秋》，旁及百氏傳記，靡不究心。元季，科舉中廢，乃刻意古作。臨川吴草廬策問治道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先生荅之，無疑滯。明洪武四年，鄉舉第一，授臨淮教諭。秩滿入見，太祖賜之宴，命賦菊綻西風、霜脂楓葉詩，稱旨，陞廣信教授。嘗采摭鄉先生言行文辭萃爲一編，曰《四明文獻録》。又嘗類聚諸家格言，著爲《集傳》、《集説》、《集論》。參《寧波府志》。

謝山《滎陽外史題詞》曰：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篤。其時楊徵

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于師門，稱爲轉手。蓋先生最策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吴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于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

宋元學案卷八十五終

東發學案表



黃震 王貫道、王實齋門人。默齋、訥庵再傳。南軒、潛庵三傳。五峯、紫巖、劉氏、王氏、晦翁、東萊四傳。
- 子夢蘇 —— 孫正孫 —— 曾孫玠
- 子叔雅
- 子叔英 —— 黃珏
  - 岑士貴
- 王士毅
- 楊維楨 別見《艮齋學案》。以下東發續傳。
- 陳桱 見下《本堂家學》。

黃翔鳳 —— 陳深 見下《本堂家學》。

陳著 並東發學侶。
- 子深
- 子泌 —— 孫桱
- 從子沬
- 趙炎
- 吳漢
- 吳應奎
- 黃正孫 見上《東發家學》。
- 胡幼文 別見《深寧學案》。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東發同調。

宋元學案卷八十六　東發學案

餘姚黃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産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二》，謝山《序録》始稱《東發學案》。

二王門人 游、余再傳。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學者稱爲於越先生。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閲，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録》。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内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

縱不法，先生數與争論是非。蓄世積不堪，疏先生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先生謂收哺于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内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師王文貫，其語人曰：「非聖賢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宋亡，餓于寶幢而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于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没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修。

百家謹案：先遺獻曰：嗟夫！學問之道，蓋難言哉。無師授者則有多歧亡羊之歎，非自得者則有買櫝還珠之誚。所以哲人代興，因時補救，視其已甚者

而爲之一變。當宋季之時，吾東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極矣，果齋、文潔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齋之氣魄不能及于文潔，而《日鈔》之作，折衷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潔之上接考亭，豈知言哉？

謝山《澤山書院記》曰：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峯、北溪諸子，流入訓詁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于婺，先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爲之重振。婺學出于長樂黄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説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濳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説。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于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澹。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

又《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户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考之，則東發嘗與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别爲一家者也。夫門户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説。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

慈湖爲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東發講義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于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于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于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禀者即天。虚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芥視珠玉。則見于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説，以達于孔、孟之説，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説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

反，奈何程門言心，彼亦于此時指虚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于此時指虚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虚，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没，門人弟子多潛移于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于《論語》。平生説《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説，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没，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説《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爲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于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耳。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何更求多于言語間哉！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于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

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游戲徵逐，往往至于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于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説爲正，庶幾不爲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説，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説，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尚當謹之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于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閒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以多學正所以求爲貫通，不可止于務多而已也。顔子得此意，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出于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反説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説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爲一貫之説。奈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説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爲

蕩空之證者。始節略忠恕之説，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己説。以爲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于他求，是不從事于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于博學詳説而徑欲反説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説，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説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閒者，皆理也。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于理，亦猶人之無有不由于路。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之講明。大之爲三綱五常，細之爲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説！周室既衰，學校既廢，上無與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出。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功名，則爲管、晏之功利，則爲蘇、張之縱横，則爲申、韓之法術。不得志于當世者，外此道而爲横議，則爲老聃之清虚，則爲莊、列之寓言，則爲騶衍之誣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志于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于一時。不得志于當世者，其説雖高，而禍乃極于萬世。凡今之削髪緇衣喝佛爲祖者，自以爲深于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于高虚求異一世者，自以爲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于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夫子，不于他時，而獨于春秋之世，正使于衆説淆亂之餘，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道，爲天下萬世之

師。《論語》二十篇，拳拳訓詁，惟以學問躬行，惟以孝弟忠信。獨于曾子之宏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又獨于子貢之敏悟，而啟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貫之，是于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提綱挈領之要。夫子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于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略《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以貫之之章。又于此章節略忠恕之語，而徑爲一貫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講明之素也，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云者，用此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併與「以」之一辭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也，所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于言而敏于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于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于《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自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老氏清淨，佛氏寂滅，

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于言。高者淪空虚，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于言。周、程既没，學者談虚，借周、程之説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爲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世因誤認儒學自爲儒學。❶以僞易真，是非瞀亂。此而不闢，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于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説，必使先明義理，别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説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爲聖爲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説，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姦，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于言。其見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于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虚誕欺罔之域，則可無負于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于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于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東發日鈔

《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

❶「爲儒」，當作「爲禪」，參見《黄氏日抄》卷八十二。

爲斷，雖與劉向《説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❶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于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讀孝經》。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説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脱去詁訓，説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説，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庵爲《集註》，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説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以辯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鬬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争欲以註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于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邪？《讀論語》。

❶「今」，當作「矜」，參見朱熹《孝經刊誤》（《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六）。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齊宣王問桓、文，則黜桓、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誘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讀孟子》。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説《詩》，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説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説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説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説，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説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説，别求其説于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説實出于《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

其改易古説，閒有于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讀毛詩》。

《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閒以老、莊虚無之説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于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别求《易》于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説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説，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于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覈，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專主于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

康節所謂先天之説，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于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説，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説，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説，與凡震東方卦、兑西方卦之説，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説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兑、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于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説也。謂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者邪？《圖》方畫于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邪？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于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没，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説伏羲八

卦近于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説，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几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説，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讀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簒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于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説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

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❶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于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説《春秋》者集録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讀春秋》。

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于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横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説，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惟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于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

❶「故」，原誤作「必」，今據上文「故國以罪之」，下文「故致以危之」改，參見《黄氏日抄》卷七〇。

竊意《周官》法度在《尚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訂，聊筆其一二云。《讀周禮》。

孔子之言散見于經，不獨《論語》也。他如《莊》、《荀》諸書以及諸子百家，亦多傳述。第記載不同，辭氣頓異，往往各肖所記者之口吻，幾有毫釐千里之謬。至《家語》，莫考纂述何人，相傳爲孔子遺書。觀《相魯》、《儒行》及《論禮樂》等篇，揆諸聖經，若出一轍。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處，蓋傳聞異辭，述所傳聞又異辭，其間記載之不同，亦無足怪。或有竟疑是書爲漢人僞託，此又不然。然盡信爲聖人之言，則亦泥古太甚。夫去聖已遠，何從質證？千載而下，儻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奥旨，與《莊》、《荀》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録之，別爲一書，其有功于聖門匪淺鮮矣。《讀家語》。

本朝理學闡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太極之圖，《易通》之書，微晦翁，萬世莫之能明也。肅襟莊誦之爲快，何啻蟬脱塵涴而鵬運青冥哉！《通書·慎動》一章，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晦翁釋之曰：「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竊意慎動常有謹審之意，動而合乎正，是即爲道，周子本意恐亦止此。若謂合乎道，此動之所以正，是乃動而合乎道曰正，與動而正曰道，又成一意，恐因此而發明者耳。又《務實》一章，周子曰：「君子日休，小人日憂。」晦翁釋之曰：「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竊恐小人未必知以無實爲憂，果能憂其無實，是即君子之用心矣，何名小人。或者小人飾僞無實之心，自宜崎嶇而多憂。《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周子之所謂憂，恐類

《書》之所謂勞者耳。

孔子于性理，舉其端而不盡言。或言之，必要之踐履之實，固可垂萬世而無弊。自心性天等説，一詳于孟子。至濂、洛窮思力索，極而至性以上不可説處，其意固將指義理之所從來，以歸之講學之實用，適不幸與禪學之遁辭言「識心而見性」者，雖所出異源，而同湍激之衝。故二程甫没，門人高第多陷溺焉。不有晦翁，孰與救止！故二程固大有功于聖門，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本朝理學發于周子，盛于程子。程子之門人以其學傳世者，龜山楊氏、上蔡謝氏、和靖尹氏爲最顯。龜山不免雜于佛，幸而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愿中，李愿中傳之朱晦翁，晦翁遂能大明程子之學。故以晦翁繼程子，而次龜山于此，以明其自來焉。上蔡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學，殆不止雜而已，蓋其所資者僧總老，其後横浦張氏又復資僧杲老，一脈相承，非復程學矣。故以上蔡次龜山，以明源流益别之自始焉。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未嘗談禪，能恪守其師説而不變。且高宗中興，崇尚儒學之初，程門弟子惟和靖在。故以和靖次上蔡，以明斯道之碩果不食，而程門之學固有不流于佛者焉。和靖力辯程門之《語録》爲非，其後晦翁追編《語録》，又力辯和靖之説爲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親得于見聞，其説尤的。今觀程《録》，凡禪學之所有而孔門之所無者，往往竄入其間，安知非程氏既没，楊、謝諸人附益邪？是雖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編録，猶深致其意，謂失之毫釐，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和靖力辯《語録》之説，其可廢也哉！

愚按：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楊龜山，末流皆

不免略染禪學，惟尹和靖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傳而得朱文公，始裒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于濂溪，終于文公所傳之勉齋，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焉。次以横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均爲略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静坐，乃反能救文公之幾陷禪學，一轉爲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于此，以明心學雖易流于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延平《答問》，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爲效驗，以脱然灑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問，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讀伊洛書，鈔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毋蹈或者末流談虚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以上《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謝山《東發先生史稾跋》曰：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即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稾》，乃其爲史館檢閲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真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即

《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于《真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清之，大有微辭，與《理度兩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真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

東發學侶

山長黃虛谷先生翔鳳

黃翔鳳，字子羽，慈溪人，東發先生族弟也。嘗爲山長。本堂長子深乃其壻。學者稱爲虛谷先生。補。

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陳著，字本堂，鄞縣人，習庵姪也。梓材案：謝山《甬上族望表》，❶習庵爲同谷陳氏，本堂爲冥庵陳氏，世系已遠，當是族子。然考謝山《答萬編修府志雜問》云：「清容作《陳觀墓誌》，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若習庵，自是吾鄞忠諫里文介公禾之裔。似非一族，疑莫能定。文天祥榜進士。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曰：「寧不登朝，不可屈節。」授安福令，改知嵊縣。時嵊爲戚畹所居，有司不得行其政，闕之者十七年，先生整葺之，威令肅然。及遷，後令李興宗問政，答曰：「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化巨室。如斯而

❶「甬」，原誤作「雨」，今據醉經閣本改。

已。」嵊民乞留不得，祖帳塞路至城國嶺上，因名曰陳公嶺。後知台州。補。

梓材謹案：本堂先生，傳不言其師承。謝山《學案劄記》云：「陳本堂當入《習庵學案》，以其爲習庵姪也。第考其集，稱述輔潛庵先生之説，蓋亦爲輔氏之學者。其不合于賈相，與東發同。故列于東發之後」云。

本堂文集補。

人之爲學，莫病于過，過則其歸爲老、莊。亦莫病于固，固則其歸爲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爲難，知言爲尤難。《贈吴安仲》。

夫人幸而儒其名，必儒其實。滔滔于中，與俗俱流，日蕩而薄，于本心何在？至于朋呼儔引，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安立標榜，行行然無復餘事，良可悲已。《贈孫會叔》。

學無止法，老當益懼。《書山房圖後》。

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奚其儒？儒以身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自太史公始。不知道而以家分之，流弊之極，至于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按鯉。吁，有是哉！《題洞真觀石後》。

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爲本。虚則易放，閒則易怠。《參前亭記》。

風景已非，月明猶在。《與俞察院浙》。

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活，先世一絲經脈，凛乎莫續。若曰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招單君範教子書》。

乾坤納納，風雨蕭蕭，習坎心亨，遯世無悶，于此可以觀人。《答許宫講》。

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静不能不動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

所當欲，則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私也。欲其善惡之機乎！《剡學講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本堂集》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陳先生洙立傳于後，又移入《潛庵學案》一條。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范楷有《蓬閬唱和集》，本堂爲之跋。」

東發同調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東發家學游、余三傳。

黄先生夢榦

黄夢榦，字祖勉，文潔之長子也。沈潛汲古，天性淡静。文潔峻肅，于人少可，而先生濟以和平。同年丈人陳本堂見而謂文潔曰：「君家叔度之流也。」屈行輩與爲親家。宋亡，無仕進意。文潔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先生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竟卒。是年文潔亦卒。

處士黄先生叔雅

黄叔雅，字仲正，文潔次子。事母孝，居家無語笑聲。待弟姪不使有忤意，持敬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暢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于史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爲文辭纚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于用。欲以名世者，不在仕進也。有司三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説授于其徒。延祐七年卒，

年五十有四。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黄晉卿誌先生弟叔英墓云：「文潔三子，俱克紹家學。」而《深寧年譜》數弟子著名者，先生與焉。

教授黄鼇庵先生叔英

黄叔英，字彦實，文潔之子也。一以躬行爲本。嘗爲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爲和靖、采石兩院山長。以家學教授閩、越間。與韓性相友善。受業其門者，皆卓然有立。學者稱爲鼇庵先生。有《鼇庵雜著》二十卷、《鼇庵暇筆》三卷。

隱君黄尚絅先生正孫

黄正孫，字長孺，祖勉子也。本堂之壻，有學行。補。

雲濠謹案：黄文獻誌先生墓云：「年二十出爲贅壻，居十有七年乃歸。至正乙酉卒，年八十一。子二，長即隱君玠也。」又稱其雅志恬静，年十二而宋亡，即絶意于仕進。晚自號尚絅翁，以見其志。

隱君黄先生玠

黄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尚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聖賢爲期。隱居教授，于書無不通曉。以講學寓居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隱集》、《知非槀》。

虚谷門人

教授陳先生深 見下《本堂家學》。

本堂家學

教授陳先生深

教授陳先生泌合傳。

陳深，字汝資，四明人，本堂子。弟泌，字汝泉。陳夷白跋先生書其弟詩後曰：「余年二十許時識汝泉翁，翁時年已五十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桱獲視翁兄教授君所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祕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言三韻七篇，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之氣，已見于少年如此。」又言「嗣子桱伯仲，能以家學爲己任」云。參《夷白齋集》。

梓材謹案：汝泉先生名，一作「宓」，嘗官饒州教授。蓋本堂諸子皆克承家學，先生其季也。

陳先生洙

陳洙，本堂之姪。本堂嘗與書曰：「古者禮稱其家，雖斂手足形而窆，禮所許可，切不可爲陰陽亂説所奪。有方道不利等説，若曰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是理。」補。

學士陳先生桱

陳桱，字子經，本堂先生著之孫也。本堂與東發善，先承其家學，而私淑黄氏之教。尤長于史學，謂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

歷，胡氏《皇王大紀》例，其年始陶唐氏，而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論著，乃以盤古至高辛、宋至元爲二十四卷，名曰《續編》。又取金氏之書删定爲《通鑑前編舉要》。先生明初僑居白下，爲翰林學士，以非罪死。

本堂門人

主簿趙先生炎

趙炎，字光叔，嵊縣人也。本堂稱其有學有識，有才有骨。官義烏簿時，嘗薦之趙汝楳。補。

吴先生漢

吴先生應奎合傳。

吴漢，字叔度。吴應奎，字文可。奉化人也。二吴皆居白巖，而學于本堂。補。

隱君黄尚絅先生正孫見上《東發家學》。

胡先生幼文別見《深寧學案》。

戇庵門人游、余四傳。

教授黄菊東先生珏

黄珏，字玉合，餘姚人。從戇庵受蔡氏《尚書》，既有所得，郡邑争致于師席，教授者餘

四十年。尤喜玩《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其髣髴邪？」與太原王萬石、上虞謝肅爲文字歡。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自號菊東。修。

縣官岑栲峯先生士貴

岑士貴，字尚周，餘姚人也。從黄彦實學，得其先世《日鈔》之傳。彦實負用世之志，不遇。一夕，夢坐岑氏廳上，氍毹四設，先生年最少，前拜跪，乃脱身所被緑衣衣之。覺而先生至，拜跪如夢。彦實驚問，先生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所教。」彦實急扶之，然頗不樂，因撰《悲誦》一篇，自是日飲。無何，卒不起。先生既得薦禮部，任官黄巖，有大姓李者，肩輿自甬道入。先生詰之，吏曰：「是家素能執持州縣短長者。」先生素惡强禦，乃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賕、鬻獄等罪，丹書之。李憾，亦以事中先生。已而出巡，遽以食遇毒死。吴淵穎痛惜之，爲作哀誄。補。

典史王東皐先生士毅

王士毅，字子英，本秀州人，後爲餘姚人。嘗任蘆花場典史，非其志也，棄去，從事于正學。黄贅庵講道于慈溪之杜洲書院，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奥，自是所造愈粹而行愈高。或有欲援之爲禄仕者，不爲少動。環堵蕭然，妻子清坐相對，終無戚容。久而鄉里亦凛然異其爲人。有岑栲峯者，亦黄氏徒，而先生之鄰也。相與同游湖

山閒，唱和甚樂，嘗有句曰：「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臯。」因自稱東臯處士。戴九靈銘其墓。補。

東發續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別見《艮齋學案》。

學士陳先生桱見上《本堂家學》。

宋元學案卷八十六終

靜清學案表

史蒙卿 獨善孫。小陽、深寧門人。蓮塘、潛齋、進齋再傳。晦翁、迂齋、慈湖、節齋、真西山三傳。❶白水、籍溪、屏山、延平、東萊、象山、詹氏、蔡西山四傳。
- 程端禮
  - 蔣宗簡
  - 樂良 附從弟衍、復。
    - 張信
    - 陳韶
  - 戚秉肅
  - 王楚鼇 父起宗。
  - 徐仁
- 程端學

❶「三」，原誤作「二」，今據各卷體例改。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　静清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静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𡑞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静清之説《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静清學案》。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一》，謝山《序録》改爲《静清學案》。

陽王門人 𡑞、徐再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史蒙卿，字景正，號果齋，鄞縣人，獨善先生彌鞏之孫也。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時江益公萬里爲祭酒，甚器之。咸淳元年進士，授景陵主簿，歷江陰、平江教授。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自黄東發與先生始。黄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務明體以達用，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宋亡，不復仕。自號静清處士。有《静清集》。修。

百家謹案：四明自楊、袁、舒、沈從學于象山，故陸氏之學甚盛。其時傳朱子之學者有二派：其一史果齋，從𡑞

氏入。其一余正君，從輔氏入。故爲《四明朱門》一、二兩案。又王深寧從學于王埜，埜從學于真文忠公，亦出自朱門詹體仁者也。

果齋訓語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于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于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静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于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于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

之惟恐其不盡。從事于斯，無少閒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于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閒而已矣。并惟同志勉之！此本雙峯饒氏之訓。

附録

果齋先生每教學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詩揭于座右，其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于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祖望謹案：蓮蕩昊氏之學傳于陽氏，陽氏之學傳于吾鄉史氏，即靜清也。梓材案：《宋史·史南叔》附先生傳云：「早受業巴川陽恪。」號以齋，爲小陽先生之子。小陽則朱子再傳弟子也。顧程畏齋親及先生之門，其爲《讀書分年日程》，識《日程·綱領》後云：❶「果齋先生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大陽先生。陽先生師涪陵昊先生，昊先生師朱子。」未嘗言及以齋。袁清容誌先生墓亦云：「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岊學《易》、《春秋》。」太中者，先生之父，名肯之。黃文獻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昊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岊，以至于史氏。」是知先生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

❶ 「日」，原誤作「工」，據上文「讀書分年日程」改，參見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四部叢刊本）。

謝山《静清書院記》曰：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静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静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静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陽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黄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于吾鄉也，自静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静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于斯文，能無媿色。清容作《静清墓志》，于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于儒苑窔奥，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静清嘗與深寧説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静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于先、後天圖説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尤不知静清者也。

静清門人 晏、徐三傳。

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

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學者稱爲畏齋先

生。初用舉者爲建平、建德兩縣教諭。歷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累考授鉛山州學教諭，以台州教授致仕。先生受學于史静清，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修。

百家謹案：慶元自宋季皆傳陸子之學，而朱學不行于慶元，得史静清而爲之一變。蓋慈湖之下大抵盡入于禪，士以不讀書爲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陸子也。余觀畏齋《讀書日程》，本末不遺，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即謂陸子之功臣可也。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且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説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説『誦數以

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横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强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説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争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虚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説如此。所謂虚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説：『吾與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虚心方得，聖賢説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説，只記前賢與諸家説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夾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虚心涵泳之説如此。❶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箇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❷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❸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説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

❶「其」，原誤作「有」，今據醉經閣本改。

❷「箇自己」，當作「自己箇」，參見《讀書分年日程》卷三。

❸「覆」，原誤作「覈」，今據醉經閣本改。

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甚麽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説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其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静，心無不在。今學者説書，多是捻合來説，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説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静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虚明專静，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説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顔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顔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舍是無以爲用力之地與？蓋盈天地閒，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之于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與？朱子曰：「約禮則只是，❶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

❶「是」下，疑脱「這些子」三字，參見《讀書分年日程》卷三。

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説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與？世之讀書，其怠忽閒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才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虚語，精廬不爲虚設，顧不美哉！

存存齋銘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予其全。如體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静。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静皆定。無閒無雜，始曰存存。虚閒静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强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讀書分年日程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程逢源增廣者。

〇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絶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于飯後使之記説一段。

自八歲入學之後

讀《小學書》正文。

〇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徧，倍讀百徧，又通倍讀二三十徧。後凡讀經書放此。自此説《小學書》即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緩，以待日暮。法當纔辨偏數，即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

〇一、每夙興，即先自倍讀已讀册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徧。内一日看讀，内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間補正徧數。其間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册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間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温，乃得力。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温倍漸疏，不得力矣。宜謹之。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虚心涵泳，孔子所謂温故知新，以異于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

〇一、師試倍讀昨日書。

〇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字，或一千

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衆不得即授書，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號起止于簿，預令其套端禮所參館閣校勘法，黄勉齋、何北山、王魯齋、張導江及諸先生所點抹四書例，及放王魯齋《正始音》等書點定本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子細正過。于內分作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于簿。還按每細段讀二百徧，內一百徧看讀，內一百徧倍讀，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徧數。他日信口難舉，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徧足，即以墨銷朱點，即換讀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謄段數，不可省徧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徧，或止通倍讀全章正經并註、《或問》所盡亦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换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徧數。此以《朱子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則》修。

○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

○一、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畢，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纔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

然後依傍註意説正文。

○一、小學習寫字，必于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徧過，卻用智永如錢真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于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寧令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徧，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爲充廣可也。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説文》、《字林》、《六書略》、《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傍須依《説文》翻楷之體，骨肉間架氣象用智永，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永也。

○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説《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義。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永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略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由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惟妨功，最是奪志。朱子諄諄言之，切戒。

〇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虚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摭《章句》之旨以説上正文,每句要説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説性理深奥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黄勉齋、真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録》,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胡雲峯《四書通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説有異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説得出,合説得出,于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説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説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秋,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徧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

〇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徧。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而又思。詳見續册首書條。[1] 凡温書,必

[1] 「續」,當作「讀」,參見《讀書分年日程》卷一。

要倍讀，纔放看讀，永無可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于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註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偏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并書日揭之于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

○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説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綱》，此書銓定性理，語約而義備。如醫家脈訣，最便初學。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通書》、《西銘》，並看朱子《解》及看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録》、看葉氏《解》。《續近思録》，蘇氏編，❶見《性理群書》。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説》、《文集》，周子《文集》，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己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于此，讀看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❷有合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

○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功。次日早，于師前試驗，親筆句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

❶「蘇」，當作「蔡」，參見《讀書分年日程》卷一。

❷「看」，原誤作「書」，今據醉經閣本改。

力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讀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末欲以此閒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文辭，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至如大學，惟印讀經日程。待四書本經、傳、註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孰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眼式連于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一、讀書、倍温書、説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一、讀書、倍温書、説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註陸氏《音義》、賈氏《音辯》、牟氏《音考》。○一、讀書、倍温書、説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并《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并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

《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徧，倍讀百徧，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書，夜以序通倍温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即當尚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註》，或十五歲前用功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一、讀書、倍温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徧，倍讀百徧，並如前法。○一、夜間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虚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

必以身任道，静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諭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禄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當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于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虚明静一。乃啟方册，對越聖賢，夫子

在坐，顔、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静循環，惟心是監，静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❶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兹在兹，日夕乾乾。」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讀本經。○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别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録》、《文集》、何北山《啟蒙》、《繫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説，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録》、《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説精確而

❶「寢」，原誤作「精」，今據醉經閣本改。

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説鈔于卷首，圖在《啟蒙》者不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啟蒙》及《發揮》，次《本義》；畢，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註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註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册。○治《尚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録》、《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註》及董氏所纂諸儒之説，及諸説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傳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

朱子《語録》、《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説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卷首。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治《禮記》。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别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用古註。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相關者。次節鈔朱子《語録》、《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黄氏《日鈔》、陳氏櫟《詳解》、衛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註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註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儀禮圖》鈔于首卷。讀法：其所節古註并疏，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古註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册或二三册。○治《春秋》。[1] 鈔法：先手鈔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别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説

[1] 「治」，原誤作「法」，今據辭經閣本改。

之合于經之本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三《傳》、胡氏《傳》諸説之未合者。次低經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辨疑》、《或問》。凡諸説之有裨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文既鈔諸説，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册或二三册。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内專分二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倍温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並如前法。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遂讀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

看《通鑑》。○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書》、范氏《唐鑑》。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雖不必如讀經之偏數，亦虚心反覆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謚號、世系，皆當子細考求彊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虚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税斂之輕重，兵力之强弱，外

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有所得與合記者，用册隨鈔。然後參諸儒論斷管見，《綱目》、《凡例》、尹氏《發明》、金仁山《通鑑前編》、胡庭芳《古今通要》之類，以驗學識之淺深。不可先看他人議論，如矮人看場無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虛心也。諸儒好議論亦須記。仍看《通鑑釋文》，正其音讀。看畢，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徧。○一、分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及諸經正文，夜閒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並如前法。四書既明，胸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

《通鑑》畢。次讀韓文。○讀韓文，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内韓文議論、敘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批點，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徧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序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

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模擬所致。有意于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曾有朱子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于後。〇一、六日内分三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及温看史，夜閒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畢。

次讀《楚辭》。〇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于後。〇一、分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温看史，夜閒讀看玩温性理書如前法。性理畢，次考制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註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略》、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考索》、《尚書中星閏法詳説》、林勳《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譜》、蘇氏《地理指掌圖》、

程氏《禹貢圖》、酈道元《水經注》、張主一《地里沿革》、❶《漢官考職源》、陸農師《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暘《樂書》、蔡氏《律吕新書》及《辯證律準》、《禋典郊廟奉祀禮文》、吕氏《兩漢精華》、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漢博議》、《唐律註疏》、《宋刑統》、《大元通制》、《成憲綱要》、《説文》、《五音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戴氏《六書考》、王氏《正始音》、陸氏《音義》、牟氏《音考》、賈氏《群經音辯》、丁度《集韻》、司馬公《類篇》、《切韻指掌圖》、吴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等子》、楊氏《韻譜》。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曆、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吕成公《制度詳説》。每事類鈔，仍留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爲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爲名物度數之細而略之。平日誠能沈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禘祫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放源流。至論及吕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爲舉業資而已。

○《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温看史，温讀韓文、《楚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功，專力學文。既有學識，

❶「里」，當作「理」，參見《宋史·張洽傳》。

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〇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及選看歐陽公、曾南豐、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間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實，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下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于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敘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于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略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略、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于無以答所問矣。雖今日事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既讀《四書註》，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無本矣。欲學經義，亦放《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説爲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説。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答義則以本説爲主，而旁通他説，以辯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

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亦不得不略放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末所謂文妖經賊之弊耳，致使累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説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愿《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胸中所學耳。奈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于此，以待能陳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賓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放張體，以蔡《傳》之説爲終篇主意，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略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略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説，所以釋此章之意，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

次兼用註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此亦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于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間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于前，但于《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欲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鄧潤甫、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并得其編定事料，爲用作科舉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辦料識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題即放膽立定主意，便布置間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

葛延之萬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祕訣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主意間架未定，臨期逐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温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温史。夜間考索制度書，温看性理書，如前法。○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矣。三場既成，卻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于前。竊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學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經義，必盡依科制條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説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吕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于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説，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纔挾册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辨，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辨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穫云。○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于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後，便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其餘經史子集音義旁證等書，别見書目。今不備載。○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看張子、邵子、三胡、張南軒、吕東萊、真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畏齋弟。泰定進士，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爲司業，先生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留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幕而卒。先生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説，偏索前代説《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先生者也。梓材案：黄氏本此下續云：「子徐，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而全本無之。

春秋或問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爲孔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説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于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爲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爲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賵妾，特貶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其説者乎！呂樸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子日微，諸侯日强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

或問：「『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間，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義，苟不用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

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内兩取其邑也。』其説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舊史有詳略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揜，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戕』、『取彼狐貍』，亦爲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非著一字以爲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閒求褒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辭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説然乎？」曰：「此即《穀梁》之説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辯，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恝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于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録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説，愈密而愈疏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脱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説，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正《孟子》所

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桓多内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虚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與！」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説者，惑于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辯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于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録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衛侯之罪。自晉歸

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于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于事觀之，不可于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爲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閒，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于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崩薨卒，于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末之辯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與？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弒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于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覩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豫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爲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閒晦盲旨意、碎破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説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

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説然乎？」曰：「不然。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于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于譽且有所試，其于毁肯誣之哉？楚之于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于《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于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黄氏論其爲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欲求其説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説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吴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辯而有聞矣。然泰山、康侯、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爲貶，得其説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説，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豫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

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説。』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亦爲此穿鑿之説，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爲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爲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没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戎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爲皆至以地乎？」

畏齋門人 晏、徐四傳。

蔣敬之先生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明州人。程畏齋歸自江東，先生執禮爲弟子，留其舍旁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

究，遂棄科舉之學。未幾卒。

梓材謹案：《成化四明志》：「先生爲宋尚書猷之六世孫，幼嘗受經于天台翁伯章，後師事程氏。日與同里鄭覺民、王厚孫講明正學。」

教諭樂仲本先生良附從弟衎、復。

樂良，字仲本，定海人。少有大志，究心聖賢之學。師事程敬叔，敬叔呼爲老友。至正間，以賢良徵至京，與黄溍、王褘、揭傒斯遊，講明道術，相得歡甚。見元政不綱，歸隱于大浹、小浹之間，築室其上。與從弟平江學正衎、永嘉丞復讀書其中，以山水自娱。洪武初，辟爲定海學教諭，循循善誘，課試有方。一時英俊若張信、陳韶輩咸出其門。參《寧波府志》。

孝子戚礪齋先生秉肅

戚秉肅，號礪齋，嘉興人也。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其兄仕浙東，因受學于程敬叔之門，得其爲學程法。家白紵溪上，僻遠城市，水竹幽茂，甚樂之。日攝敝衣冠，灌蔬于畦，緡魚于淵，而戒其妻妾炊脱粟芼野藿以爲供。或勸之仕，曰：「爾非知我者。」日取古人書，究其成敗得失。有得于中，則高歌以爲適。事母至孝。始豐徐大章嘗記其事。補。

臺臣王先生楚鼇父起宗。

王楚鼇，父起宗，嘗尹建平，爲程畏齋築室赤巖，令先生受業焉。先生出入臺閣，卒爲

時之名臣。

徐先生仁

徐仁，受業于程敬叔。卒，爲乞銘于黄文獻溍。補。

仲本門人晏、徐五傳。

侍講張先生信

張信，字誠甫，定海人。弱冠補諸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三載，遷侍講、拾遺補闕，直聲振朝宁。參《寧波府志》。

陳先生韶

陳韶。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終

巽齋學案表

- 歐陽守道 劉氏門人。晦翁再傳。
  - 文天祥 —— 王炎午 —— 劉省吾
    - 謝翱 梅邊同調。
  - 劉辰翁 —— 子尚友
  - 鄧光薦 —— 张珪
- 羅開禮
- 張千載 並文山講友。
- 歐陽新 巽齋學侶。
  - 子必泰
  - 子逢泰 —— 孫龍生 附師田□。 —— 曾孫元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尹穀
- 邢天榮
- 董景舒 並忠叟講友。

宋元學案卷八十八　巽齋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邪？其遺書宗旨不可考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畈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黄氏補本亦因《序録》而補之。然攷巽齋爲劉月澗門人，月澗則江古心學侶也。而《序録》疑其爲歐陽希遜後人，以爲晦翁再傳可耳。

劉氏門人晦翁再傳。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于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户，守江文忠公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先生爲諸生講説。湖南轉運副使吴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先生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説，學者悦服。梓材案：此下有「宗人仲齊至，又薦必泰于當道」九十餘字，今改爲

仲齊父子，立傳于後。子良請，❶先生復還吉州。文忠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閲，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遷祕書郎，轉對言：「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先生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吕文德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先生與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賜祠禄足矣。」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有《易故》、《文集》。從黄氏補本録入。

附録

文文山祭先生文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于世用，而不爲高談虚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爲蔓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錐。其與人也，如和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静，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

❶「請」，當作「代」，參見《宋史・歐陽守道傳》。

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于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毁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搢紳以爲善類，海内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遥增擊而去之，奈何一魘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佛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殀，有子有孫，而又何憾于斯！死而死耳，❶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

巽齋學侶

講書歐陽先生新附子必泰。

歐陽新，字仲齊，巽齋先生宗人也，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巽齋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巽齋即請于吴子良，禮先生爲嶽麓書院講書。先生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巽齋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踰年，先生卒。巽齋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于當道。從黄氏補本録入。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載：先生之父安時，自廬陵徙瀏陽之馬渡，遂爲瀏陽人。先生以經學著。元時

❶「耳」，原誤作「而」，今據醉經閣本改。

以曾孫元官贈中奉大夫，追封冀國公。又案：張文穆起巖爲《歐陽龍生神道碑》，以先生之字爲仲齋，荆溪吴公以禮聘爲講書，因寓長沙云。

巽齋門人 晦翁三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得人賀。」歷除直學士院，累以臺論罷。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文忠公。文忠素奇先生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先生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先生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真州，泛海至温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兵敗被執，因于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從黄氏補本録入。

御試策

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

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源言之。茫茫堪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虚無形，沖漠無眹，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于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于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

歸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兹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强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閒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閒，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于三極之閒，神采灌注于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祗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禄勝人力，國家綏静，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

以厚人材，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强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狄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

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于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于四時，無月而敢息也。此凛凛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説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閒，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于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于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于五十年祝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

虞而下數千百年閒，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于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内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黄屋者之爲適也。始于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于宇宙閒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邪？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

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于進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

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乎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黄、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數，亦係于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

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于求道者，不陷于此，則陷于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于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黿錯輩刑名之説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于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于黄、老之清浄，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

于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于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

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閒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穟。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于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于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閒于閭閻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于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于是而弭矣。

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國

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説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吕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于鄉校者以是，校藝于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于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于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黄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于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于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横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于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閒，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貧。能免

于貧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并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于漢水，冤血濺于寶峯，而正軍忠義空于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强，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是則弱矣，而又未免于貧也。陛下自□肝鬲，❶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强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于兵者幾何？而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于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宫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于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❷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邪！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于是而可强矣。

❶「□」，當作「勞」，參見《文山先生全集》卷三（四部叢刊本）。

❷「浮」，原誤作「浄」，今據醉經閣本改。

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幺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𤫩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幺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幺，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内之變。内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于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去，❶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兹，颸風瞬息，一葦可杭，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煙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幺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没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柂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于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于楊幺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曩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榷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

❶「氣」，當作「棄」，參見《文山先生全集》卷三。

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于是而可寬矣。

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于游于畋也。❶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❷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

❶ 上「于」字，當作「無」，參見《文山先生全集》卷三。「畋」，原誤作「田」，今據辭經閣本改。

❷ 「來」，原誤作「求」，今據辭經閣本改。

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閒，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廷，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內。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閒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蜎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閒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臣聞公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于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夤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

司，是以公道責内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群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蔀，星日燭幽，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于義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師躐級，❶閣職超遷，亦以夤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涣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鬬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内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于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于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内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閒出睿斷爲説。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説也？奈何復以絳之説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閒，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内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直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皇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

❶「師」，當作「帥」，參見《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

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横，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給，❶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澤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于己有所未協，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來和事之譏，臺吏至于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阻矣。康定閒，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閒，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張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横爲疑。嗚呼，兹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閒，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矣！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❶「給」，當作「課」，參見《文山先生全集》卷三。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説，業是就事上説，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于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于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于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于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即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于言則爲言辭，發于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

篤敬者也。天地閒只一箇誠字，更顛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于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于其心，而害于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于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脱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于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講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于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于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汩没而墮于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于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于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于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

傷也。温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脱胡桃皮。公紿其女兄曰：『自脱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温公脚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温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涣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没，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横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温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于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善學者其自温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于《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于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于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正氣歌并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潮，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新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閒，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

皁，[1]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顔色。

附録

王炎午祭丞相文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衆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博士劉須溪先生辰翁附子尚友。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也。巽齋弟子。以進士對策，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賈似道惡之，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後以江文忠公萬里薦，除太學博士，固辭。宋亡，逃之方外。子尚友，世其學。從黄氏補本録入。

[1]「皁」，原誤作「早」，今據醉經閣本改。

侍郎鄧中齋先生光薦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丞相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文忠屢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隨駕厓山。不數日，厓山潰，先生赴海者再，輒轉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文丞相送燕京，至建康，因丞相于驛中，而寓先生于天慶觀，得從黃冠歸，丞相賦詩三章送別。丞相嘗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真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參《吉安府志》。

雲濠謹案：《吉州人文紀》謂：「文宋瑞、鄧中義、劉會孟皆出巽齋之門，文山、須溪其名甚著。」中義，當即中父，「父」訛爲「乂」，又訛爲「義」耳。《萬姓統譜》又作「中甫」，云：「累官禮部侍郎、權直學士。」殆隨至厓山所授邪？

文山講友

教授羅水心先生開禮

羅開禮，字正甫，永豐人。袁州教授。江上兵起，文丞相辟知永豐，倡義以仗大節，連兵鄒瀰，駐師永豐。吉、贛軍潰，元兵追及空坑，丞相幸脱大索，先生坐隱巖中，執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丞相爲制服慟哭祭之。同上。

雲濠謹案：解學士序《羅氏族譜》作：「用理，字正甫，是爲水心先生。景定中，舉于太學。不屈時，年已八十矣。」

張先生千載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與文文山友。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被執北上，過吉州，先生涕出相見，曰：「丞相往，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即藏其首，負骸南歸，付其家安葬。參《輟耕録》。

仲齊家學

學録歐陽先生逢泰

歐陽逢泰，字忠叟，仲齊次子。儒術行業，師表一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科第相屬。薦爲潭州學録。安撫司檄履學田，堙没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爲多。晚年究心《太元》，作《律歷統元圖書》數十卷，因得渴疾，未脱槀卒。元至元初，以孫元官，贈中順大夫，追封渤海伯。參張文穆文。

忠叟講友

知州尹務實先生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中年登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内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

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芾率民死戰，援兵不至，先生知城危，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已乃積薪扃户，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闔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之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先生自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先生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參史傳。

邢先生天榮
董先生景舒合傳。

邢天榮、董景舒，皆潭州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二先生與同郡尹穀、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出一篇，士争學之。由是湖賦與閩、浙頡頏。同上。

文山門人晦翁四傳。

上舍王梅邊先生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爲上舍生，會文山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文山被執，先生爲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

不仕。號梅邊先生。所著有《吾汶稾》。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生祭丞相文，自稱「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

梅邊同調

參軍謝晞髮先生翱

別見《龍川學案》。

鄧氏門人

承旨張澹庵先生珪

張珪，字公瑞，定興人，淮陽獻武王宏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中父光薦將赴水死，獻武救而禮之，命先生受學。中父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之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歷拜中書平章政事。丞相拜住問：「宰相之體何先？」先生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廣言語。」❶又拜中書平章政事。泰定元年，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先生領之，先生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卒。嘗自號曰澹庵。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張珪，功臣宏範子也。中齋弟子。」中齋，蓋即中父之號也。

❶「語」，當作「路」，參見虞集《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四部叢刊本《道園學古録》卷十八）。

忠叟家學

教授歐陽先生龍生附師田□。

歐陽龍生，字成叔，忠叟子。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二。至元丙子，侍其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時，淪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生爲山長，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傳周、程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講道之復，至爲出涕。秩滿，改本州教授。遷道州路教授，朔望率諸生謁濂溪祠。祠東爲西山精舍，祠蔡元定。先生爲修其祠。卒年五十有七，以子元爵，追封渤海郡侯，加封冀國公。參張文穆文。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門人晦翁五傳。

劉先生省吾

劉省吾，廬陵人，王炎午門人。歐陽元、揭傒斯從之得《吾汶稾》。參《遺民録》。

宋元學案卷八十八終

介軒學案表

- 董夢程 槃澗從子。勉齋、蒙齋門人。晦翁、清江、江氏再傳。
  - 族弟鼎
    - 族子真卿 見下《雙湖門人》。
  - 沈貴珤
    - 胡方平 見上《介軒門人》。
    - 范啟
    - 程若庸 別見《雙峯學案》。
  - 胡方平
    - 子一桂
      - 董真卿
        - 子僎
  - 許月卿
    - 江凱 附汪炎昶。
    - 程榮秀
- 齊魯瞻 山屋講友。
- 董琮
- 程正則 並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 程時登
    - 許瑤
- 余季芳 介軒同調。
  - 子芑舒
    - 孫濟
      - 曾孫仲敬
  - 王希旦
- 朱洪範 附師胡師夔。
  - 胡斗元
    - 子炳文 附族子淀。
      - 程仲文
      - 陳廷玉
      - 王偁
        - 張以忠
- 鄭四表
- 趙謙 詳見《明儒學案》。
- 曹涇 並晦翁續傳。
  - 子希文
  - 馬端臨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　介軒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槃澗、王拙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

梓材案：梨洲原本稱《新安學案》，謝山始易爲《介軒》。

黄程門人　朱、江再傳。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鄱陽人，槃澗先生銖之從子也。初學于槃澗與程正思，其後學于勉齋。開禧進士，朝散郎、欽州判。所著《詩》《書》二經、《大爾雅通釋》。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傳云：「官朝奉大夫，知欽州。著《尚書》《毛詩訓釋》。」謝山云：「按諸書皆云介軒學于勉齋，兼得槃澗之傳。」

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董復齋先生琮

董琮，字玉振，德興人也。槃澗弟子。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有《書傳疏義》、《復齋集》。補。

程古山先生正則

程正則，號古山。槃澗徒也。程時登師之。補。

介軒同調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德興人也。少孤力學，淳祐丁未進士。言于吏部曰：「受訓慈幃，願明家學。徼榮干禄，實非初心。即竊收名，志求歸養。」部臣以聞。敕報曰：「謝名乞養，臣子良心。欲勵孝廉，宜從所願。特授九江司法以榮之。」先生歸，講道授徒，與董介軒昌明朱子之緒。弟子稱爲桃谷先生。所著有《桃谷尚書義》、《桃谷集》。補。

晦翁續傳

朱小翁先生洪範附師胡師夔。

朱洪範，號小翁，朱子從孫。胡孝善之父易簡居士師夔，實授《易》學于先生。參《戴剡源集》。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附子希文。

曹涇，字清甫，休寧人。八歲能通誦五經。咸淳戊辰丙科，授昌化簿。博學知名，馬端臨嘗師事之。入元，爲紫陽書院山長。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講議》四卷，《書稾》、《文稾》、《韻稾》、《儷稾》各五卷，餘如《服膺録》、《讀書記》、《管見》、《泣血録》、《過庭録》、《課餘雜記》、《曹氏家録》、《古文選》等書藏于家。子希文，梓材案：《安徽通志》作「仲埜」，當是其字。能著書，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參《姓譜》。

介軒家學朱、江三傳。

董深山先生鼎

董鼎，字季亨，鄱陽人，介軒之族弟也。雲濠案：一作「介軒徒」。其自序曰：「鼎生也晚，于道未聞。賴族兄介軒親受學于勉齋、槃澗，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别號深山。所著《尚書輯録纂註》六卷，草廬極稱之。其采拾諸家極博，不守一師之説，有功于《尚書》者也。雲濠案：一本云：「有《四書疏義》、《書詩二經訓釋》、《孝經大義》。深山書院崇祀之。」子真卿。

介軒門人

沈毅齋先生貴珤

沈貴珤，字誠叔，德興人也。介軒高弟。有《正蒙疑解》、四書及諸經説。學者稱爲毅齋先生。修。

胡玉齋先生方平

胡方平，號玉齋，婺源人。早受《易》于董介軒，繼師沈貴珤，精研《易》旨，沈潛反復二十餘年，而後著書發明朱子之意。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出于《圖》、《書》而形于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于無體。數衍于蓍策，而達于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無用。于是《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子一桂。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初從董介軒遊，已受學于魏鶴山。登淳祐甲辰進士，授濠州司户參軍。歷本州教授、臨安府學教授，幹辦江西提舉常平事。召試館職，罷歸。未幾復召，而元軍已下錢塘。先生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五年不言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也。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云：「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先生在朝，當事有戒以和平勿過

剛者，先生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能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

宗羲案：新安之學，自山屋一變而爲風節。蓋朱子平日剛毅之氣凜不可犯，則知斯之爲嫡傳也。彼以爲風節者，意氣之未融，而以屈曲隨俗爲得，真邪説之誣民者也。先師嘗言「東海之風節一變至道」，其有見于此乎！

山屋講友

縣令齊先生魯瞻

齊魯瞻，字興龍，徽州人也。成寶祐進士。不知其官爵。雲濠案：饒州德興有齊興隆，字昕翁，景定進士，蒲圻令。元兵南下，佩印以歸。嘗與許山屋説《易》，陳定宇稱之。

古山門人 晦翁三傳。

太學程先生時登

程時登，字登庸，樂平人也。德興程正則從學董槃澗，以私淑朱子，先生從之遊。雲濠案：謝山《劄記》云：「時登與馬端臨善。」著《周易啓蒙輯録》、《大學本末圖説》、《中庸中和説》、《太極通書西銘互解》、《諸葛八陳圖通釋》、《律吕新書贅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義》、《古詩訂義》、《閏法贅語》、《文章原委》。咸淳中入太學。宋亡不仕。補。

余氏家學

余息齋先生芑舒

余芑舒，號息齋，桃谷子也。深山董氏父子與新安胡玉齋父子爲朱子之學，先生和之。雲濠案：黎洲原傳云：「息齋亦介軒、深山之學侶也，時稱宿儒四家。曰雙湖胡一桂、定宇陳櫟、其一即先生，其一爲王葵初希旦。」每日讀書暇，則整襟端坐，謂弟子曰：「讀書須虛心熟讀，其味無窮。及早了悟身心閒事，自有受用。」其詩曰：「何人解管身中事，今我纔知學有源。養得心原身事畢，春花秋月共忘言。」辟補學録，不就。臨卒，口吟東坡「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之句，以告後人。所著有《讀蔡氏書傳疑》、《書傳解》、《易解》、《讀孝經刊誤》、《息齋集》。修。

余谷雲先生濟

余濟，字心淵，息齋子也。少承家學。元初，累辟不就。嘗有詩曰：「白首黃塵送隙駒，那知静處有工夫。幽人世念如秋葉，萬樹西風一點無。」可以知其所存矣。所著有《谷雲集》。補。

徵君余静學先生仲敬

余仲敬，號静學，息齋孫也。世傳朱子之學，絶意仕進，以道自任。江、淮兵起，里中豪傑亦欲舉事，共諮之。以爲不可，乃止。避亂深山，流離顛沛，講學不輟。嘗遇山賊，亦知爲賢者而舍之。其于理學經濟之道，靡不究竟，而以主静爲本。嘗曰：「未

有憧憧往來，而其中能存者也。」太守陶安重之，入薦于朝，累徵不起。所著有《讀書日録》、《静學先生文集》。補。

余氏門人

隱君王葵初先生希旦

王希旦，號葵初，德興人也。隱居學道，自以本宋人，不欲仕。嘗曰：「予生于宋，不可忘所自。長于元，亦嘗蒙其恩。非元非宋，何去何從？惟是飢則食，倦則眠，不飢不倦，則讀古聖賢之書而箋釋之。」先生師事桃谷余先生，而與息齋爲同門友。所著有《易通解》、《尚書通解》、《五經日記》。補。

小翁門人

孝善胡先生斗元

胡斗元，字聲遠，婺源人也。受《易》學于朱子從孫洪範，學者稱爲孝善先生。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參《姓譜》。

曹氏門人

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

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

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録其書上進。詔官爲鏤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齎所著稾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于家。從黄氏補本録入。

文獻通考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强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略于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簡編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豫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

賦斂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温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于世者，獨杜氏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汩，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氏《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放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早歲蓋嘗有志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

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録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説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常恐一旦散佚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别。曰田賦、曰錢幣、曰户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放《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

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考焉。

梓材謹案：先生傳及自序，黄氏補本列《胡熊諸儒學案》，以其與程登庸友善，而並爲朱學也，附入是卷。

深山家學朱、江四傳。

董先生真卿見下《雙湖門人》。

毅齋門人

胡玉齋先生方平見上《介軒門人》。

隱君范求邇先生啟

范啟，字彌發，一字求邇，□□人。❶博學窮理，沈毅齋高弟也。高尚不樂仕進。理宗末，嘗徵之，不起。所著有《雞肋漫録》、《管錐志》、《井觀雜説》。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別見《雙峰學案》。

玉齋家學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玉齋子。生而穎

❶「□□」，當作「休寧」，參見《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悟，好讀書，尤精于《易》。年十八，領景定甲子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原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而著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百家記。

周易本義附録纂疏啟蒙翼傳序

朱子于《易》，有《本義》，有《啟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于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古以終之，所以開啟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爲《啟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録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寖失其真。如《圖》、《書》已釐正矣，復承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于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羲、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于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終不可逾于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曷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乎羲、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京、焦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内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

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説，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而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于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于咸、恒當識夫婦之別，于震、坎、艮、巽、離、兑當識長幼之序，于「麗澤兑」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于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于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于《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尚此！

文王作易爻辭辯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于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傅會于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説，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

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絶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則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王決無豫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内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之，則爻辭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辯魯《春秋》之説，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爲「荄茲」，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況厚齋謂父當暗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説，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爲之證據。《彖傳》「利艱貞，箕子以之」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烏可傅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

作哉？愚故不能無辯，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辯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于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于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于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説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説。《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絶筆于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絶筆，亦諸經之絶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于《左傳》乎？抑《左傳》有取于《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髣髴，其文多出于自爲。如呂相《絶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于其口。如是，則四德之

説，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審，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于坎勞卦之説，如是，則并與《説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于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辯。

十七史纂首篇

三皇之號，昉于《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次則見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黄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内外傳》有黄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皡、帝炎帝、帝黄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黄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山屋門人

江雪矼先生凱附汪炎昶。

江凱，字伯幾，婺源人。爲許月卿之壻。不

求仕進。所居號雪矼，有澗泉林木之勝，與其友汪炎昶賦詩飲酒，上下古今，以相娛樂。蓋有宋遺民也。

提舉程先生榮秀

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少遊方回之門，回以睦州内附，將致之仕版，力辭而去。乃從山屋許氏受《周易》。學成，而以講授爲事。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起爲明道書院山長，歷平江學録，嘉興教授，以浙江儒學副提舉致仕。

程氏門人 晦翁四傳。

許先生瑶

許瑶，時登之徒。補。

孝善家學

山長胡雲峯先生炳文 附族子淀。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先生篤志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雲濠案：一本云：「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學

正，不赴。至大間，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著有《易本義通釋》、《書集解》、《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四書通》、《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修。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則是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于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于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不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疏，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于先天而明其畫，程子于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于羲、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溯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講《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要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于《本義》，則亦將有得于羲、文、周、孔之天矣。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之心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于至大，而析之極于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于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于取舍之際也？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百家謹案：雲峯于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饒雙峯從事朱學，而爲説多與朱子牴牾。雲峯因而深正其非，作《四書通》，悉取纂疏集成之，戾于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説于其後。祖望謹案：雲峯初年有《二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二十四氣論》，晚年乃成《通釋》。又精六書之學，明儒趙古則之淵源蓋出于此。

雙湖門人朱、江五傳。

董先生真卿

董真卿，字季真，鄱陽人，深山先生鼎之子也。學于雙湖勿軒。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明楊士奇稱爲集大成之書。子僎。

雲峯門人 晦翁五傳。

程先生仲文

程仲文者，不知其爵里。雲峯胡氏弟子也。所著有《大學釋旨》。

隱君陳先生廷玉

陳廷玉，字伯圭，德興人也。從胡雲峯學。元季不仕。工詩。

王先生偁

王偁，字伯武，□□人。❶ 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補。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謂先生與雲峯同邑，則亦婺源人也。《通志》又載其著書極博。朱楓林升素稱博洽，凡有疑，必曰「以問伯武」。

季真家學 朱、江六傳。

董先生僎

董僎，季真子。季真著《易會通》，嘗供檢閱參校之職。參《周易會通跋》。

王氏門人 晦翁六傳。

張先生以忠

張以忠，學于王伯武。補。

❶ 「□□」，當作「婺源」，參見《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四「胡炳文」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氏門人晦翁七傳。

鄭先生四表

鄭四表，天台人。學于張以忠。補。

鄭氏門人晦翁八傳。

教諭趙考古先生謙詳見《明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終

魯齋學案表

趙復（程學、朱學續傳。）

許衡（江漢所傳。）

- 子師可
- 子師敬
- 姚燧 —— 孛朮魯翀（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 邪律有尚
- 呂域
- 劉宣
- 賀伯顏
- 徐毅
- 白棟
- 王都中
- 李文炳
- 王遵禮
- 趙矩
- 劉季偉
- 韓思永
- 高凝
- 蘇郁
- 姚燉
- 孫安
- 劉安中

- 孛憐吉觏
- 暢師文
- 王寬
- 王賓

- 姚樞
  - 從子燧
  - 從子燉　並見《魯齋門人》。

- 竇默　附師謝憲子。並魯齋講友。

- 劉德淵
  - 董朴　附師樂舜咨。

- 張文謙　並魯齋同調。

- 楊奐　雪齋學侶。
  - 郝經　見上《江漢學侶》。
  - 姚燧　見上《魯齋門人》。

- 王粹

- 郝經　並江漢學侶。
  - 弟庸　別見《靜修學案》。
  - 荀宗道

- 硯彌堅　附師王登、劉仁卿。江漢同調。
  - 子禹功
  - 子禹謨
  -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 滕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江漢別傳。

宋元學案卷九十　魯齋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

梓材案：是卷《學案》，梨洲本稱《北方學案》，謝山定《序録》改稱《魯齋學案》，而以江漢先之，當于《高平學案》取例焉。

程朱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醫、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沈。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間，見有解髮脱屨呼天而泣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于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

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强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而稱之。修。

百家謹案：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吴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江漢所傳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許衡，字仲平，河内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即問其旨義，師詘而辭去。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于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

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邪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三年，定授時新歷，以原官領太史院事，歷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謚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署，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魯齋遺書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虚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于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于仁，則愛不可以充

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于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慎也。

或問：「窮理至于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説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説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間須大著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于義、命而已。

非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

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强去安排與他。後世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如及去做官，于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如風俗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❶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于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昧無知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于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廓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氣血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附録

先生幼與群兒嬉，即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❶「特」，原誤作「物」，今據辭經閣本改。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歸。既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庚申，上即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見，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于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先生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内實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依東宮避禍，[1]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

[1]「依」，原誤作「以」，今據醉經閣本改。

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謝病以歸。

帝以先生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❶左丞張文謙定官制。❷先生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先生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禀。因大言以動先生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先生曰：「吾論國制耳。何與于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請，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先生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中丞，先生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先生出，及閾，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先生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求罷益力，乃從

❶「保」，原誤作「常」，今據醉經閣本改。

❷「左」，原誤作「右」，今據醉經閣本改。

其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謂：「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天下。

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千萬也，是豈矰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附《張忠宣傳》後。

先生入院，恩眷逾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

病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徹，曳杖于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所撰歌，奄然而逝。先生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説》、《中庸説》、《語録》等書，乃雜出衆手，非完書也。

先生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先生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

先生説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王鹿庵爲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内方，隨時屈伸，與道翺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凉，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虚舟江湖，晴雲卷舒，尚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彦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曰：❶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爲簡易之説者，知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虚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補。

祖望謹案：道園《送李彦方詩序》曰：「許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學，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静之説以自欺自棄，至若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説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

祖望又案：《退齋記》，予固疑静修譏

❶「□□□」，當作「虞道園」，參見虞集《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六）。

魯齋而作也，然未敢質言之。觀道園作安敬仲《默庵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静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説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也。』觀其考察于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指許文正公無疑也。殆指文正自請罷中書執政、就國子而言邪？

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静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于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于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絶學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恒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静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魯齋講友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雲濠案：先生後徙洛陽，

故一本作「洛陽人」。少力學，内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註書，遂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分條而陳之。從征則以不殺一人爲規，佐世祖以定天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八卒，謚文獻。

梓材謹案：先生號雪齋，見《程雪樓文集題跋》。

附　録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收集伊洛諸書，載送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蒙古伊囉斡齊在燕，唯事貨賂，以樞爲幕官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别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注以惠後學。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文正竇漢卿先生默 附師謝憲子。❶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旅祖旺，爲郡功曹，欲使習刀筆，不肯就，願卒儒業。金末，轉徙兵亂之中，業醫以自給。至

❶「憲」，原誤作「獻」，今據醉經閣本改。

德安，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先生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先生甫北歸，隱于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諸生，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後世祖即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加昭文館大學士。年八十五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修。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云：「初名傑，字漢卿。」又云：「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又稱其「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温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云。

魯齋同調

徵君劉道濟先生德淵

劉德淵，字道濟，内丘人。生而貌古，刻苦好學。中統間，三府累辟不就。嘗著書數萬言，敷析司馬温公《通鑑》數百條，悉與朱子《綱目》合。許魯齋雅敬之。參《畿輔通志》。

忠宣張頤齋先生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沙河人。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事，先生爲左丞。文統素殘刻，而先生獨以安國便民爲務，思有以陷之，先生遂求出宣撫大名。抵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税什之二。後拜樞密副使。卒年六十

八，追封魏國公，謚忠宣。參《姓譜》。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言其「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又言「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于義理之學」云。

雲濠謹案：先生號頤齋，見《王秋澗集》。

附録

魯齋先生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仲謙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拒而止。仲謙數忤倖臣，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既懲于色，又發于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雪齋學侶

文憲楊紫陽先生奐

楊奐，字焕然，奉天人。蚤喪母，哀毁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鄠縣，講學授徒，學者稱爲紫陽先生。以邪律楚材薦，爲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卒，謚文憲。所著有《還山集》。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姚牧庵妻父。牧庵序先生文集云：「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閒，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又云：

「先生鄽國世家傳，❶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又《跋張夢卿所藏紫陽墨蹟》云：「嘗聞其幼時，文已奇古。歌『白水滿長干，紫陽閣底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焕，更爲奂，後受太宗簡文判誤『奂』爲『英』，不敢私更，始就名英」云。

江漢學侶

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王粹，字子正，右北平人。楊中令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乃于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先生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參《郝陵川集》。

梓材謹案：先生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後止名粹，系出遼世衣冠家。《中州集》稱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業，故時輩無能當之者」。又言「正大末，用門資敘爲南陽酒官，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云。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避地河南。遭亂，走匿窖中，母許爲兵火熏灼而死。時先生方九歲，以蜜和寒葅汁決母齒飲之，即蘇。人以爲異。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

❶「傳」下，疑脱「次」，參見姚燧《紫陽先生文集序》（四部叢刊本《牧庵集》卷三）。

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以大弟開府金蓮川，徵先生入，咨以治國安民之道。及即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尋盟。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南北搆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至則賈似道拘之真州，越十六年，以禮送歸，遂卒，謚文忠。有《春秋外傳》、《易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皆拘幽時所著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又爲渾源劉先生哀辭，謂嘗奉杖屨。則先生遞及元、劉之門。又閱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蓋嘗問學于楊氏。又有《與漢上先生論性書》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則復並接江漢之傳矣。

江漢同調

司業硯鄖城先生彌堅 附師王登、劉仁卿，子禹功、禹謨。

硯彌堅，字伯固，應城人。硯氏莫究其始所出，其師初命其名曰彌堅，其父止命堅，故先生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生七年，學于黄氏家塾。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爲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爲人卓犖奇偉。先生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歲乙未，元師徇地漢上，先生與江漢先生趙

復俱以名士爲大將招致而北。戊戌，詔試儒士，先生試西京中選。家真定，著儒籍，專以授徒爲業。先生通諸經，善講説，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先生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于章句。容城劉因、中山滕安上皆從之授經。燕南宣閫及部使者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爲本部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爲教，始終不倦。至元二十四年，召爲國子司業，律身嚴以有禮，屢以陽城忠孝之説訓迪諸生。居歲餘，移疾歸。先生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敷其教，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有《鄖城集》十卷。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禹功、禹謨，皆明經學。禹功，冀州儒學教授。參《蘇滋溪集》。

江漢別傳

魯齋家學江漢再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別爲《靜修學案》。

文簡許先生師可

許師可，字可臣，魯齋長子。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衞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先生志趣端正，未究其用，有《文集》。參《魯齋遺書》。

承旨許先生師敬

許師敬，字敬臣，魯齋第四子。官至參知政

事、翰林承旨。先生明經務誠，學尚節概，克有父風。同上。

魯齋門人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樞之從子也。年十三，見許魯齋于蘇門，十八，始受學于長安。爲文法昌黎，魯齋戒之曰：「弓矢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以待主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魯齋累爲國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先生自太原驛致館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六卒，謚曰文。先生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至元以後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盛德，必得先生文始可傳信。先生亦慨然自任，曰：「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然予觀先生之文，類宋宣獻公耳，則又何也？」自號牧庵。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修。

文正邪律先生有尚

邪律有尚，字伯强，東平人。受業許魯齋之門，號稱高第弟子。邃于性理，儀容詞令，動中規矩。至元八年，召爲太學齋長。魯齋歸，以先生爲助教，嗣領其學事。除祕書監丞，出知蓟州。自先生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爲非先生無足以繼魯齋者，遂除國子司業，陞國子祭酒。前後五居國學，爲

師表者數十年，海内宗之一如魯齋。年八十五卒，謚文正。

文穆呂先生壄

呂壄，字伯充，河内人。先生從魯齋學。魯齋爲國子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使知事。❶未行，改四川行樞密院都事。陞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三十年，知華州。仁宗即位，召拜翰林學士。未幾致仕。年七十八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

祖望謹案：《魯齋列傳》所徵伴讀十二人者無先生名，豈即呂端善邪？

忠憲劉先生宣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爲中書省掾。暇則從國子祭酒許魯齋講明理學。雲濠案：謝山底本有云：「江西按察使劉伯宣，河東人也。魯齋高弟。方正嚴重。」累官吏部尚書，諫伐交趾、日本。遷行臺御史中丞。爲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所陷，自剄死。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惠愍賀舉安先生伯顔

賀伯顔，本名勝，字貞卿，一字舉安，伯顔，其小字也，以小字行，太師上都留守仁傑之子。幼從魯齋學。仁傑守上都，爲世祖所

❶「使」，當作「司」，參見《元史·呂壄傳》。

倚任，先生初入宿衞。有勞，拜集賢學士，領司天事。力言桑哥之奸，遷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大都護、典屬國。仁傑卒，即拜上都留守，以嗣其任。尋加左丞相，仍留守。奏丞相帖木迭兒之貪穢，罷之。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復相，誣以罪而殺之。帖木迭兒事敗，其冤始雪。贈太傅、秦國公，謚惠愍。補。

文靖徐先生毅

徐毅，字伯宏，趙城人也。雲濠案：梨洲本傳云：「父德舉，提舉太原鹽鐵使。」少受業于許文正公。清方勁正，辟爲同知檀州事，有聲。世祖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撫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德意。檢覆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寮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其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又言：「四川妄起邊釁，交趾虚勞王師，獻策以要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子弟，以膏粱承襲，未嘗知兵，當别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無使苟爲進身之計。」他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改者，前後七十餘疏。世祖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

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奄棄天下已五日，非早定大策，萬一啟奸覦，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伏願遣使奉迎，歸正大統。」成宗即位，首請正東朝尊號，因言：「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宜亟用舊臣伯顔。爲治不在高遠，但當尊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請建儲貳，睦宗藩，選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敇不可數，凡二十餘疏。累遷至河東、山西廉訪僉事。閱所部獄囚，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于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先生言其非，有詆之者，即謝去。已而累除治書侍御史。大臣搆害御史郭章，先生爲之辯，有沮之者，又謝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入爲刑部尚書，改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後入爲刑部尚書、簽樞密院事。仁宗即位，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召入，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辭歸，卒。追贈中書右丞、平陽郡公，謚文靖。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修。

副使白先生栜

白栜，字彦隆，太原人。許文正教國子時伴讀也。官至按察副使。見《道園集》。補。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

王都中，字邦翰。雲濠案：先生後居蘇州。《姑蘇志》云：「字元俞。」父積翁，初仕宋爲福建制置使。元兵入閩，積翁以八郡圖籍獻世祖，授

中奉大夫，累官遷刑部尚書，轉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奉使日本，至其境，遇害。武宗時，追封閩國公，謚忠愍。先生以父功授平江路治中，其時年十七。遇事剖析，動中肯綮，僚吏皆愕眙不敢欺。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卒，謚清獻。先生歷仕五十餘年，所至政譽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臺憲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幼留京師，及拜許魯齋，即知所趨向。中尤致力于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詩集》三卷。補。

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人。其死也，魯齋哭之慟，有「喪予」之嘆。

齋長王先生遵禮

王遵禮，字安卿。魯齋爲之名字說曰：「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乃遷居燕，然于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又曰：「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參《魯齋遺書》。

梓材謹案：先生改名遵禮，且云遷居燕然，蓋即汴人王梓，魯齋兼祭酒時徵爲齋長者。而《學案》原表與萬氏《儒林宗派》皆分而列之，誤也。

縣尹趙先生矩

趙矩，字義臣，大都人也。魯齋弟子。南樂縣尹，勸農養士，稱循吏。補。

憲副劉存齋先生季偉

劉季偉，秦人。號存齋。官四川憲副，與牧庵爲同門人。參《姚牧庵集》。

齋長韓先生思永

韓思永，大名人。

學士高先生凝

高凝，字道凝，河内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參《姚牧庵集》。

附録

魯齋爲《字説》曰：尊君以古自立，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于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于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閒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

俗所移，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具用行，而于出處漸遠無施而不當，❶其亦賢乎！

齋長蘇先生郁

蘇郁，大名人。

僉事姚先生燉

姚燉，河内人，亦文獻之從子也。常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參《許圭塘集》。

齋長孫先生安

孫安，河内人。

齋長劉先生安中

劉安中，秦人。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皆魯齋兼祭酒時所徵弟子，分處各齋，以爲齋長者。

郡王孛憐吉䚟先生

河南王孛憐吉䚟，嘗受業魯齋。

文肅暢先生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也。師魯齋而友牧

❶「漸遠」，當作「窮達」，參見許衡《高凝字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魯齋遺書》卷八）。

庵。至元中，陳時政十六策。官至翰林學士，追封魏郡公，謚文肅。補。

知州王先生寬

祕監王先生賓合傳。

王寬、王賓，唐縣人，文肅公恂之子。皆從魯齋遊。補。

梓材謹案：《元史》文肅本傳稱先生兄弟「得星歷之傳于家學」。一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一由保章副，累遷祕書監。

雲濠謹案：祕監，字子立。見《蘇滋溪集》。

雪齋家學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僉事姚先生燉並見《魯齋門人》。

道濟門人

修撰董龍岡先生朴附師樂舜咨。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皤然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孔、孟微言以及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從黄氏補本録入。

紫陽門人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見上《江漢學侶》。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見上《魯齋門人》。

陵川家學

郡守郝先生庸別見《静修學案》。

陵川門人

祭酒荀先生宗道

荀宗道，字正甫，保定人。郝伯常門人也。伯常使宋，先生弱冠從往爲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官至國子祭酒。補。

鄖城門人

文靖劉静修先生因别爲《静修學案》。

牧庵門人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别見《静修學案》。

文靖孛术魯先生翀别見《蕭同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終

靜修學案表

劉因　硯郾城門人。江漢別傳。
- 烏沖
- 郝庸
- 李道恒
- 劉君舉
- 李天篪
- 林起宗
- 杜蕭❶
- 安熙　私淑
  - 弟　煦
  - 李士興
  - 蘇天爵
  - 楊俊民

滕安上　靜修講友。
- 王文淵
  - 子　復
    - 孫　秉鈞
    - 孫　秉彝
  - 子　構

❶「蕭」，當作「肅」，參見元蘇天爵《杜提學畫像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滋溪文集》卷一）。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　靜修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别爲一派。蕺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梓材案：《靜修傳》，梨洲本附《北方學案》，謝山《序録》始别爲《靜修學案》。

江漢别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之説，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至此。」❶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吕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

❶「至」，當作「止」，參見《元史·劉因傳》。

資善大夫、❶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學者稱爲静修先生。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静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静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静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没，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静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静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自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

❶「善」，原誤作「德」，今據醉經閣本改。

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閤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閤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上宰相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録《静修文集》二條，今移入《濂溪學案》一條。

附録

歐陽文公爲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

陶宗儀《輟耕録》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

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刱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即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即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遭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即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説。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説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真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已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

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古墨》詩曰：「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霅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朱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争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黄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詠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吴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于詩。其詠《四皓》詩曰：「智脱暴秦網，義動英主顔。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四皓固嘗安得六黄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

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蕪没，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横流，飄蕩豈由己。」《和擬古》詩曰：「忍饑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謡，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重吟豆田謡，愁雲落崩崖。」則覩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詠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則戒心于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于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楊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顔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别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先》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

「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冢》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横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耄老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凛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囈語哉！

静修講友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滕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爲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爲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文穆。有《東庵稾》行于世。參《姓譜》。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先生墓碣云：「妣李夫人撫君誨曰：『爾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熾離孫，不可以貧廢學。』因師西巖」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管見》。静修嘗爲作《退齋記》，則先生又號退齋也。

静修門人趙、硯再傳。

祕書烏存齋先生沖

烏沖，字叔備，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汴，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初，静修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席，凜若寒士。爲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行古喪禮。母亡，哀踰前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牓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説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争歸之。真定安敬仲欲謁静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參《蘇滋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静修受《書》、《詩》。文忠拘于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終潁川守。補。

李先生道恒

李道恒，□□人。静修之更召，令先生入京，納上鋪馬聖旨。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爲己任。初，受舉于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即勸以詩云：「節義高千

古，功名重一時。」繼聞静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于誠僞之辨，確有定見。及歸，静修送之，有「伊洛于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篪

李天篪，吉水人。得劉静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于世。

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内丘人也。静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魯庵家説。補。

提舉杜先生蕭

杜蕭，河南儒學提舉。静修門生。静修之殁也，爲誌其壙。補。

静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安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静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静修已殁，乃從静修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説。簡静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殁，鄉人立祠于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

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于時矣。」修。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僅稱叔備爲尊兄，蓋其自居静修私淑弟子，其于烏氏特學侣爾。不得徑謂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鄖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附子復、構，孫秉鈞、秉彝。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擇爲吏，持法廉平。久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從焉。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爲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聞日隆。司業卒，即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于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喜作詩，紆餘沖澹，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六十。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子復、構，孫秉鈞、秉彝，俱世其學。參《滋溪文集》。

默庵家學趙、硯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煦

安煦，藁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爲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出。凡受學質疑于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

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泣，令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于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于家。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藁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三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彝，人争師之。後天爵大顯于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真定人。學于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于《易》，篤守師説，嘗得何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爲博士。與吴正傳師道同僚，爲莫逆。既而

去爲御史，正傳爲作《静思齋記》。參《吴禮部集》。

雲濠謹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静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滹川學者」。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終

草廬學案表

- 吳澄　程徽庵、程月巖門人。戴泉溪、雙峯再傳。勉齋、宏齋、南溪三傳。晦翁、清江四傳。象山私淑。
  - 孫當
  - 元明善
  - 虞集
    - 陳旅　附師傅古直。
    - 王守誠
    - 蘇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 劉霖
    - 李擴　見上《草廬門人》。
    - 陳伯柔　見上《草廬門人》。
    - 熊本　見上《草廬門人》。
    - 烏本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 衆仲講友。
  - 貢師泰
    - 鄭桓　別見《師山學案》。
  - 鮑恂
  - 藍光
  - 夏友蘭
  - 袁明善
  - 黃極
    - 子寶
  - 李本　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棟

朱夏

黎仲基

王彰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溍

解觀

黃蛊

潘音

趙宏毅——子恭

王祁

李擴

陳伯柔

黃冔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包希魯

熊本 父紹。

丁儼

許晉孫

饒敬仲

——鄭真 別見《深寧學案》。

杜本 道園講友。——張理

王科——子梁 見上《草廬門人》。

虞汲 並草廬講友。——子集 見上《草廬門人》。
　　孛朮魯翀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歐陽玄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奎 父士瞻。——子師泰 見上《草廬門人》。

黃澤 附李槪之。——趙汸——倪尚誼

武恪 並草廬同調。

宋元學案卷九十二　草廬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修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黄氏之舊，今併入九江學派。

程戴門人雙峯再傳。

文正吴草廬先生澄

吴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于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于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蔽必偏于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

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即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嘗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百家謹案：幼清從學于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説，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草廬精語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即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閒，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于愛其父母，愛其兄弟。于此擴充，則爲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爲之事而爲之，是謂戕賊其義。于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

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即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閒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見了然，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録，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録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有或清或濁之不同，成質有或美或惡之不同。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爲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汙壞，此堯、舜之聖所以爲至善，❷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爲下愚。上聖以下，下愚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其氣濁而質愚，❸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

❶「見」，當作「皆」，參見元吴澄《答人問性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吴文正集》卷二）。
❷「聖」，當作「性」，參見吴澄《答人問性理》。
❸「愚」，當作「惡」，參見吴澄《答人問性理》。

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備者，謂但説得一邊不完備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若荀、楊以性爲惡，以性爲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性寬、性褊、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爲性，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明者，爲其不曉得性字，❶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指荀、楊、世俗之説性者言也。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有大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汙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反之謂反之于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能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于氣質者矣。故

❶「爲」，當作「謂」，參見吴澄《答人問性理》。

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欲下工夫，惟「敬」之一字爲要法。學者工夫，則當先于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于一。主于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于動處不能養其性，則于静時豈能存其心哉！

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内。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内而無事于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于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于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識，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于《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于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静也，于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静也。至若朱子所謂

「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體用動静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静，静極而動，動静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静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静少，或静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静有常度也。

太極本無動静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静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耳。因陰之静，而指其静中之理爲太極之體耳。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百家謹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静語録》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于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先儒云：「道亦器，器亦道。」是道、器雖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無閒，未始相離也。

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横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説理字，「有」字是説氣字。

百家謹案：「理在氣中」一語，亦須善看。一氣流行，往來過復，有條不紊。

從其流行之體謂之氣，從其有條不紊謂之理。非别有一理在氣中也。仁，人心也，敬則存，不敬則亡。聖人與天爲一。

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于敬則心常虚，虚則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實則我不出也。

百家謹案：虚實之言，本于程子。

我之所以爲身，豈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謂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我之所以爲身也。然則我之身非人也，天也。

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謂庸，蓋如此。

或問立之義，曰：定脚之謂立，動脚則非立矣，此一義也。可與立者，謂行到此處，立定脚跟，更不移動。故先儒以「守之固」釋之。「三十而立」、「立于禮」之立並同。堅起之謂立，❶放倒則非立矣，此又一義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名立于後世」，《左傳》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臧文仲「其言立」之立並同。

❶「堅」，當作「竪」，參見吴澄《譚適字説》（《吴文正集》卷七）。

主于天理則堅，徇于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貧富、貴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

敬者心之一

百家謹案：所謂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天理是也。非特堅而已。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予觀四子言志，而聖人獨與曾點，何哉？三子皆言他日之所能爲，而曾點但言今日之所得爲。期所期于後，不若安所安于今也。夫此道之體充滿無毫毛之缺，此道之用流逝無須臾之停，苟有見乎是，則出王游衍皆天也。素其位而行，無所願乎外。夫子之樂，在飯疏飲水之中；顏子之樂，雖簞瓢陋巷而不改也。邵子曰：「在朝廷行朝廷事，在林下行林下事。」其知曾點之樂者與！凡人皆當志于聖，遜第一等而爲第二等，比于自暴自棄。

始終一信，中允而外諒，然後無愧于古人務實之學。

夫子生知安行之聖，未嘗不思。思而弗得弗措者，子思所以繼聖統也。子思傳之孟

子，以心官之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實發前聖不傳之祕。至汝南周氏，直指思爲聖功之本，有以上接孟氏之傳。而關西之張、河南之程，其學不約而同，可見其真得孔聖傳心之印。

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于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己，能艴然不受，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之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感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如目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有，不可勝用也。

約愛、惡、哀、樂、喜、怒、憂、懼、悲、欲十者之情，而歸之于禮、義、仁、智四者之性，所以性其情，而不使情其性也。

敬則心存，心存而一動一静皆出于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庶其得于心而不失矣乎！

昔趙清獻公日中所爲夜必告天，司馬文正公平生所爲皆可語人。如欲自新乎？每日省之，事之可以告天、可以語人者爲是。其不可告天、不可語人者爲非。非則速改，昨日之非，今日不復爲也。日日而省之，日日而改之，是之謂日日新，又日新。

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乎人欲之妄爲不誠。惟能以天理勝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庶幾其誠乎！

窮物理者，多不切于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顔子之所以學者矣。

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老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于無過之地，而視人

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于吾事然，是則楊朱爲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時不同，爲其時之所可爲者而已。位不同，爲其位之所當爲者而已。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于心而不務周于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内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

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之二紀者，亦不出乎三綱之外，何也？因有父子也，而有兄弟，以至于宗族，其先後以齒者，一家之長幼也。因有君臣也，而有上下，以至于儔侶，其尊卑以等者，一國之長幼也。因有兄弟也，而自同室以至于宗族，其互相助益者，同姓之朋友也。因有上下也，而自同僚以至于儔侶，其互相規正者，異姓之朋友也。舉三綱，而二紀在其中，故總謂之綱常。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物者，以其有此綱常之道也。

夫道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諸外。有志而進焉，有見有得，可立而竢。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

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爲真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

爲人子孫者，思自立而已矣。族姓之或微或著，何算焉？能自立歟，雖微而浸著。不能自立歟，雖著而浸微。盛衰興替亦何常之有，惟自立之爲貴！

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于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于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

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理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以逮周、程、張、邵諸子，莫不皆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移入《濂溪學案》，其一移入《伊川學案》。

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謡等之爲無益。

讀書當知書之所以爲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雖季世，家法猶未替。

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答。曾子之父，聖門高弟，樂道亞于顔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

于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于此見孝行之難也。

古今人言静字，所指不同，有深淺難易。程子言「性静者可以爲學」，與諸葛公言「非静無以成學」，此静字稍易，夫人皆可勉而爲。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與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静」，此静字則難，非用功聖賢學者，未之能也。《大學》「静而後能安」之静，正與周子、莊子所指無異。朱子以心不妄動釋之，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孟子之學，先窮理知言，先集義養氣，所以能不動心。《大學》之教，窮理知言則知止，集義養氣則有定，所以能静也。能静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安則素其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之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濂溪學案·太極圖説》後。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于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于其可見而疑于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于其不可見而疑于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于墓。葬之後，迎精而反于家也。一旬之内，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也，一歲之内，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于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

諸經序說

《易》，羲皇之《易》。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之圖，鮮獲傳授，而淪没于方技家。雖其説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説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爲羲皇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説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黄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辭》、《象辭》、《繫辭上》《下》、《文言》、《説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吕氏始考之

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凡十三卷，今存。以上《易序録》。

謝山《讀草廬易纂言》曰：草廬著《易纂言》，累脱稾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爲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磐桓」爲「盤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羞」，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又《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曰：草廬于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考《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考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

成。草廬于《易》自云：「累脱稾而始就，而猶有未盡，于是有《外翼》之作。」又考《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則是書之卷第也。姚江黄棃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于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邪？抑展轉出于諸家之所援據邪？草廬之《易》，愚所不喜。至于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創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于《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于《外翼》具之。此固出于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于今，以一一爲之辯正也。《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雲濠謹案：草廬《易纂言外翼》，謝山以不見完書爲惜。朱竹垞檢討《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而亦未詳篇目。惟《四庫書目・經部・易類》載有《易纂言外翼》八卷，下注《永樂大典》本。」

《尚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從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閒。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

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鼂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缺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當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内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内者，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别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尚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❶《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

❶「胤」，原作「允」，請人避雍正諱改字，今回改，參見吴澄《四經叙録》（《吴文正集》卷一）。

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比張霸僞《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脱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吴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❶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

❶「一」，當作「二」，參見吴澄《四經叙録》。

《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于《小爾雅》也。」夫以吴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别于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置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以上《書序録》。

謝山《讀草廬書纂言》曰：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宫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採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于燕饗朝會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于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

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説《詩》，❶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説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説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于何人，後人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于是讀者必索《詩》于《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説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于《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于《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説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更。至若變風强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詩，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

❶「臆」，當作「義」，參見吴澄《四經叙録》。

附之《豳風》焉。《詩序録》。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説，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于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于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脱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于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缺，不合不分，❶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予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于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三氏遺説，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春秋序録》。

---

❶「分」，當作「公」，參見吴澄《四經叙録》。

謝山《讀草廬春秋纂言》曰：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失之者。

《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别録》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别録》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于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欲成其書，于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稾，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禄弗逮，遂爲萬世缺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别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註《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于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吕氏于《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于《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置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剔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于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

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矣。朱子補其遺缺，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脱稾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傳分隸于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于其閒，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于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將百年，以予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經，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閒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于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蓋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勖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删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經之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于《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于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鈔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

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閒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録》，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毁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别爲一卷，附之于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删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

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剿取殘篇斷簡，會萃成編，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于《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于《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見于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閒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内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

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于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于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謝山《讀草廬禮記纂言》曰：《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戢舂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説》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閒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録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渣滓爾。然尚或閒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于彼宜存，于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録，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

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以上《三禮序録》。

《漢·藝文志》：《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顔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别爲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閒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

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録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氏《説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説，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孝經序述》。

草廬講友

太學王先生科

王科，字子純，樂安人。宋末，貢補國學。草廬嘗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

編修虞井齋先生汲

虞汲，蜀人，邵庵之父也。嘗爲黄岡尉。宋亡，自海上還，隱于臨川之崇仁，禮義忠信，鄉里信之。與吴伯清爲友，伯清稱其文清而醇。晚稍起家教授，有知人之鑒，于諸生中識魯參政子翬、歐陽承旨原功而深期之。以國史院編修致仕。參《趙東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後贈四川參政，滄江先生剛簡之後也。滄江二子，伯禮部尚書珏，仲兵部侍郎晉。兵部三子，仲從龍子三人，伯即先生。尚書無子，以先生繼宗事，殆以從孫而繼從祖者。《道園行狀》稱滄江爲曾祖，實則滄江乃先生之曾祖也。

雲濠謹案：趙東山爲《雍公行狀》，以先生爲尚書之孫。歐陽圭齋爲《雍公神道碑》則云：「尚書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爲後。是爲井齋先生。」是即先生也。

草廬同調

文靖貢雲林先生奎 父士瞻。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父士瞻，梓材案：《萬姓統譜》作「士濬」，今據馬石田集正之。力學砥節。宋亡，遂不仕。嘗作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甚尊敬之。晚而生先生，天資穎敏，容儀端重。一歲便能屬文，❶長益博綜經史。仕元爲齊山書院山長，歷授江西儒學提舉。敷明性理之學，諸生皆竦聽不懈。遷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參《姓譜》。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 附李溉之。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予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先生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先生于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

❶「一」，當作「十」，參見《萬姓統譜》卷九十一（明萬曆七年刊本）。

《三禮祭祀述略》。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初，先生屢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説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閒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閒，而目擊其事者。于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釋，各就條理。近代覃思之學，推爲第一。吴草廬嘗觀其書，以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先生雅自愼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溉之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當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溉之歎息去。或問先生：「自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邪！」初，先生在家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此以奉前代

寓公之無歸者。先生敬共奉持，菽水歡然。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耳，月廩削其三之二。先生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從黄氏補本録入。

九江經説

《易》起于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説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忘象辯》。

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況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于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象略》。

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于異而自異。《辨同論》。○以上《易説》。

《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

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説，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元年春王正月辯》。

説《春秋》有實義，有虚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疑聖人，❶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虚辭。《筆削本旨》。

説《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説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録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以上《春秋説》。

《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類物取象，懸虚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于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易象春秋説》。

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❷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之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

❶「疑」，當作「泥」，參見元趙汸《黄楚望先生行狀》（《東山存稿》卷七。）

❷「循」，原誤作「修」，今據醉經閣本改。

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蓋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地，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説，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周禮説》。

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嚳配，即圓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圓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蹙財匱，大禮遂廢，所修惟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圓丘爲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

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于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于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以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爲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辯王肅説》。

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于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爲之説也。且《河圖》、《洛書》蓍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辯感生帝》。

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群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

《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黄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偏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專意立説如此。《辯胡仁仲説》。

趙東山曰：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源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黄赤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郊，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林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

如此。

《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于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祀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于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于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嚳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説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説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辯趙伯循説》。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歿，而王與伯禽躬爲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

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于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禄，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于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于周公廟祭文主，臨期立文王主與尸以享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自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臨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以得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于王室也。《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以上《戴記説》。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録于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紀録。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❶而風化之原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

❶「足」，原誤作「是」，今據醉經閣本改。

皆無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説。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録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録，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于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説《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絶矣。以時考之，《國風》止于《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説《詩》者尚論其世也。《詩説》。

梓材謹案：楚望及東山，黄氏補本別爲《九江學案》，而謝山《序録》無之。以楚望爲草廬最所推重，併入于此。

典簿武先生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吴草廬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説書秀才。及出鎮雲南，先生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先生諫曰：「太子此行，于國爲君命，于家爲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

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内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先生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浙帥泰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先生遂陽爲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從黄氏補本録入。

梓材謹案：先生傳，黄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今以草廬薦入國學，附入是卷。

草廬家學雙峯三傳。

廉訪吴先生當

吴當，字伯尚，草廬之孫也。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草廬既殁，四方從遊者悉就先生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先生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特授江西廉訪使，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朶歹方駐兵于此，忌先生屢捷，功在己上，因搆爲飛語，謂先生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先生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方公牘先至，[1]故朝廷責先生，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先生戴黄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先生以死自誓，拘留江州一年，終不屈。歸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稾》。

[1] 「方」，當作「等」，參見《元史·吴當傳》。

草廬門人

文敏元先生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清河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時虞集以治經名世，先生言：「集所治者，惟朱子所定者，殊爲未廣。」官至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至治二年卒于位，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初，先生爲江西省掾，吴草廬講于郡學，先生問以《易》、《書》、《詩》、《春秋》奥義，歎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

虞集，字伯生，蜀人，僑寓崇仁。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先生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其學術源委則自父汲。與草廬爲友，先生以契家子從之遊，故得其傳云。

道園文集

《許文正公遺書》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

學者之心思。上負國家，下負天下。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送李擴序》。

雲濠謹案：先生自題其稾曰《道園學古録》。蓋其門人類而輯之，得《應制稾》十二卷、《在朝稾》二十四卷、《歸田稾》三十六卷、《方外稾》八卷。又案：先生亦號邵庵，袁清容爲作《邵庵記》，見《清容居士集》。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文靖公奎之子。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擢應奉翰林文字。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治行爲諸郡第一，復入翰林。累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改除户部尚書，分部閩中。召爲祕書卿，行至浙之海寧，得疾而卒。先生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于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玩齋。《萬姓統譜》載其官浙江參知政事，移家烏程。《四庫書目》著録《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提要》稱其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家學。又從草廬受業，與虞、揭諸公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云。

學士鮑西溪先生恂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于草廬。洪武初，以明經召除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宫，固辭歸里。學者稱爲西溪先生。

都事藍先生光

藍光，字仲晦，江西人。受業于草廬之門。初爲安南路主事。江西陷，先生入閩，轉行省照磨，尋陞檢校，改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役，先生一言不合，遂拂衣而去。全閩内附，先生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而卒。善詩文，考古制度尤加精密。

州同夏先生友蘭

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事母以孝謹聞。從草廬先生學。大德中，建鼇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行省薦于朝。三覲仁宗于潛邸，賜書院額，授會昌州同知，辭。

袁樓山先生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師事吴文正公。晚年教授于邵庵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援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庵爲之序。又有文集藏于家。

徵君黃西齋先生極 附子賨。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元統中，南臺薦其窮極義理之學，恪守貧素之風，廉介不阿，不求聞達，徵之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賨，字仲瑶。淹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明永樂間，遣使徵之，亦不起。

李先生本祖榮，父伯源，從父季淵。
李先生棟合傳。

李本，字伯宗，臨川人。從學于草廬。祖榮，至元初，爲行軍令史。宜黄南坑盜起，調兵捕治，議畫地以兵殲之，榮抗議不可。時内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計皆出此，聞榮言變色，主兵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以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服中，曰：「今當何如？」榮曰：「盜烏合，不能持久。若良民，豈不知逃死。按兵勿動，以誠意諭之，盜可擒矣。」主兵者從之，獲盜首四人，餘散去。鄉民遂安。孫澹軒表其墓。父伯源，爲寧都學正。草廬殁，就學者皆依李氏，先生與從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庵皆爲之記。棟父季淵，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徵君朱先生夏

朱夏，字元會，雲濠案：謝山底本《劄記》云：「字好謙，見《姓譜》。」金溪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杜門究心經史。草廬稱其爲文不及于古不止。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某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至正中，鄉寇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教授黎先生仲基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三世治喪不用僧道。先生性端重，嘗謁草廬

于郡學，草廬喜曰：「期年所接，無如君者。」郡以明經博學薦，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太平路儒學教授。蘄黄盜起，常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歸築室瓜園。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園集》十卷、《語録》八卷。

國博王先生彰

王彰，字伯遠，雲濠案：江西林志作「黄伯遠」。金溪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英嘗作《六賢詠》，謂葛元喆、劉傑、朱夏、陳介、黄昪及先生也。

王西齋先生梁

王梁，樂安人，子純子。師事草廬。嘗築汪陂，溉田千頃，邑長燮理溥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槀》藏于家。

楊玉華先生準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于吴文正公。文章高古，甚爲虞集、揭傒斯所推許，危素尤敬服之。號玉華居士。

李先生心原

李心原，吉水人。師事草廬，通五經，確守朱子之學，尤善推演其説。

通判皮先生溍

皮溍，字昭德，清江人。嘗從草廬先生遊，得其領要。以父南雄總管蔭補邵陽丞，廉潔有惠政。秩滿歸家，三召始起，爲平江路通判，流通泉貨，公私便之。

鄉舉解先生觀

解觀，吉水人。天歷鄉舉，預修《宋史》。有《四書大義》行于世。

梓材謹案：《春雨堂集》載：先生初名子尚，字觀我。入試名觀，吴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稱其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又稱其作《萬分曆》，推步如神。又作《儒家博要》、《周易義疑通釋》。又案：先生深于《易》。《經義考》述草廬《易纂言》有觀生跋，言其著是書幾四十年，壬戌秋書成，明年春觀生請鋟諸梓。又言：「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觀生，恐亦先生之名也。

教諭黄先生盅

黄盅，字子中，萬載人。受學臨川吴草廬，草廬奇其篤志，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于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嘗題其讀書堂曰「大本」。有虞道園《記》。

隱君潘待清先生音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長，讀

《夷齊傳》，擊節憤嘆。從吴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編修趙先生宏毅附子恭。

趙宏毅，字仁卿，晉州人。好學，嘗從吴草廬遊。爲國史編修官。元運已終，明兵入城，先生嘆曰：「我今但有一死以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句，亦與妻訣曰：「吾父母已死，尚敢愛生乎！」遂公服向闕拜而縊死。

王先生祁

王祁，藁城人。早受學于臨川吴草廬先生。既有得，仍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

李先生擴

李擴，歸德人。受業于草廬。又從道園爲文。補。

陳先生伯柔

陳伯柔，崇仁人。吴文正公、虞文靖公之講學也，先生以里中子受業其門，爲經則推本于文正，修辭則取法于文靖。其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于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于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于先生者甚至也。參《王忠文集》。

編修黃先生冔

黃冔,字殷士,金溪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于詩。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先生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于世。參史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别見《静明寶峰學案》。

文忠包先生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學草廬。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雲濠案:先生著有《點四書凡例》。及卒,門人私謚之曰文忠。補。

熊萬初先生本 父紹。

熊本,字萬卿,一字萬初,臨川人。父紹,進士。先生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爲師友。年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孫澹軒轍、熊天傭朋來、龍麟洲仁夫、揭文安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爲忘年交。吴文正公倡道于崇仁山中,先生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爲之喜而不寐。閒論《古文尚書》,亹亹數千言,援據精切。文正器之。宋季,劉須溪以文辭名一代,人争慕效,先生獨疑其怪僻,因究極原委,質于虞文靖公。文靖

亦器之。先生自此以講學摛文爲務。至正癸巳卒，年六十六。著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吴山録》三十卷、《仁壽録》一百卷。《吴山》，即記吴門問難所得者。《仁壽》，則手録文靖之文也。參《宋文憲集》。

酒務丁先生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遊吴草廬之門，草廬禮之，爲製主敬字説。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毁幾絶。手編《金閨彝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興》十卷。授龍興酒務大使，值兵變未任，卒于家。參《南昌府志》。

州判許先生晉孫

許晉孫，字伯昭，建昌人也。延祐二年進士。釋褐後，從草廬遊，每以及門晚爲憾。累官茶陵州判官，有善政，詳見黄晉卿所爲墓銘。將卒之前一月，夢爲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且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未幾而病。補。

饒先生敬仲

饒敬仲，草廬弟子。補。

梓材謹案：草廬爲周氏墓誌云：「饒宗魯，臨川士之好修者。」又言：「其子約，從予在京師，聞喪乃歸。」蓋即先生，而敬仲其字也。

教授鄭先生真別見《深寧學案》。

道園講友

待制杜清碧先生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隱士薦，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先生湛静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于義，平居書册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隸。所著有《詩經表義》、《六書通編》。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參史傳。

雲濠謹案：虞道園爲先生作《思學齋記》云：「予始識杜伯原甫于京師也，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閒從之遊，沛乎其應之無窮也。」又云：「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于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書》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是先生爲道園講友，亦可見其嘗事邵子之學矣。又案：先生其先自京兆徙天台。

王氏家學

王西齋先生梁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家學

學士虞邵庵先生集見上《草廬門人》。

虞氏門人

文靖孛术魯先生翀别見《蕭同諸儒學案》。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玄别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貢氏家學

參政貢玩齋先生師泰見上《草廬門人》。

資中門人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于九江黄楚望。先生究心《春秋》，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楚望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説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絶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説，則知先儒説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先生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

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説，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耳，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主之矣。」嘗以質于楚望，楚望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善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思之經歲，不得其説。楚望爲易置其説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先生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雲濠案：過氏庭訓《分省人物考》言：「先生受學于黄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吴澄道學淵源。」晚年，屏迹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爲東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傳》《屬辭》各十五卷、《左氏補註》十卷、《師説》三卷。其門人倪尚誼續成《春秋集傳》。從黄氏補本録入。

春秋集傳自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説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孔、孟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

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霸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霸寖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功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録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

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説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常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説，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録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義。公、穀所謂常事不書，乃筆削之

一義，不可通于全經。陳氏于左氏所録而經不書者，每斷以常事不書之法，且或以爲夫子所削，其不合于聖經者亦多矣，由不考孟氏而昧乎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

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録乎内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薨不赴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内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録乎内外者也。

筆削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命，曰民力，曰公即位，曰逆夫人，曰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内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

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關于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興，中國無霸而荆楚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于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卻攘爲功。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吴、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于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

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以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内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是非有所是正，❶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

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録則爲褒，惡而見録則爲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内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内也，則謂之實録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虚辭説經者，其刻深辯

❶「是非」，當作「自非」，參見趙汸《春秋集傳序》（《東山存稿》卷首）。

急之説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于千百年之上哉！

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黄先生論五經旨要，于《春秋》以求書法爲先，于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説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録爲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于所聞，未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微，傳諸同志焉。❶

春秋左氏傳補註自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説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于《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于三代盛事，❷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于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寖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説者，類皆概以後

❶「傳」，原誤作「博」，今據醉經閣本改。
❷「事」，當作「時」，參見元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康熙十九年通志堂本）。

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録二端。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録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黄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

汸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註諸書伏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于《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于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于此而無惑，難矣！閒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于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奥旨，註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乎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于經，則致疑于傳，務爲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辯證者，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有《東山學案》之目，《序録》無之，而并失其稾，兹從姚江補本增入。

邵庵門人 雙峯四傳。

監丞陳先生旅 附師傅古直。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初從鄉先生傅古直遊，出爲閩海儒學官。至京師，虞伯生見所爲文，歎曰：「我老將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薦授國子助教，歷江浙儒學副提舉，應奉翰林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

祖望謹案：陳衆仲之學，乃其先世所得于趙南塘。

左丞王先生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陽曲人。從鄧文原、虞伯生遊。泰定元年進士，累官參議中書省事，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進左丞。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別見《静修學案》。

鄉舉劉先生霖

劉霖，安福人。從邵庵學。至正丙申舉于鄉，不仕。補。

李先生擴

陳先生伯柔

熊萬初先生本 並見《草廬門人》。

衆仲講友

烏春風先生本良 别見《静明寶峯學案》。

玩齋門人

參政鄭先生桓 别見《師山學案》。

杜氏門人

提舉張先生理

張理，字仲純，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説》三卷、《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後至元二十四年，貢師泰序其書傳世。從黄氏補本録入。

梓材謹案：是傳黄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閩書》載先生嘗從杜清碧于武夷，盡得其學。以其所得于《易》者演爲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故入于此。

易象圖説自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静，形而爲⚊⚋。⚊⚋奇耦，生生動静，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于澤，雷因于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

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〇者，▬也。《圖》之地⁚⁚者，╍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字。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三謂之參。陰數二四，兩地也。二謂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坎七、離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兑八，合十✕。《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重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交十✳，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曆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内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爲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爲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爲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爲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爲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爲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爲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爲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因脈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今附《外篇》。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

然後蓍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揲歸，交重反變，悉皆爲圖以顯其象，爲說以敷其意。雖其言不本于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諗而訂之，是蓋深有望于同志。

趙氏門人資中再傳。

倪先生尚誼

倪尚誼，趙東山門人。東山《春秋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齎志以歿。先生證以《屬辭》義例，質以平日所聞于東山者，參互考據，足成之。參《東山行狀》。

雲濠謹案：先生有《春秋集傳後序》。

宋元學案卷九十二終

靜明寶峯學案表

- 陳苑 慈湖、曾潭續傳。象山四傳。
  - 祝蕃 —— 危素
  - 李存
    - 何琛
    - 張翥
    - 涂幾 附鄒矩。
    - 張率
    - 王埏
    - 徐震
    - 上官岊
    - 李絅
    - 劉禮
    - 危素 見上《蕃遠門人》。
- 趙偕 節齋孫。慈湖三傳。象山四傳。
  - 舒衍
  - 吳謙
  - 曾振宗
  - 閔甲
  - 陳麟
  - 桂彥良
    - 從子宗儒
    - 從子宗蕃
  - 烏本良
  - 烏斯道 —— 子熙
  - 向壽 —— 子樸

李善

羅拱

方原

王桓

葉心

李恒

鄭原殷

馮文榮

王真

顧寧

羅本

翁旭

洪璋

徐君道

方觀

裘善緝

翁昉

岑仁

王慎

童惠

王權

高克柔

顧勳

王直

袁重

周士樞

鄭慎

茅甫生

胡舜咨——李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桂爲講友。

時觀

王約
並寶峯講友。

楊芮 別見《慈湖學案》。
寶峯學侶。

宋元學案卷九十三　靜明寶峯學案

餘姚黄宗羲原本
男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徑畈殁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峯。述《靜明寶峯學案》。梓材案：是卷《序録》，原底作《陳趙二先生學案》。又案：黄氏本金溪續傳，靜明與門人祝、李二先生並附《金溪學案》，自謝山始以靜明、寶峯别爲《學案》。

楊傅續傳象山四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也。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既得陸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邪？又豈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于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讀之，益喜。雲濠案：梨洲原傳作「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答曰：「理則然耳。」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聞先生説者譏非之，毁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

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生平剛方正大，于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强禦無所畏，奸慝無所逃，浮沈里巷之間，而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産，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高弟子曰祝蕃、李存、舒衍、吴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先生之卒，祝蕃狀其行甚詳，今不傳。雲濠案：原傳云：「至順元年卒，年七十五。」元儒如草廬調停朱、陸之間，石塘由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篤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緒，静明、寶峯而已。修。

宗羲案：陸氏之學流于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于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静明乃能獨得于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節齋續傳 慈湖三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簋後，慈溪人也。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志尚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及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于「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説可一也，遂隱于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烏本良輩皆從

之，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然嘗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有憂世之色。慈令陳文昭執經請業，行弟子禮。先生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慈民心。嘗因馬易之入大都，寄聲危素曰：「疇昔所言聖賢治務可行否邪？」元之亂也，方國珍據浙東，逼先生仕，不起。遺文有《寶雲堂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閒，其後人文華集爲二卷。先生之學以静虚爲宗，然其墮于禪門者，則固慈湖之餘習，要其立身行己，自可師也。補。

梓材謹案：謝山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云：「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彦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樸，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蓋謝山又有意修補《明儒》而未暇，每于《宋元儒》之末補而附之，且所謂四傳世嫡，皆在寶峯之門，亦可見寶峯之爲三傳矣。

寶雲堂集

凡日夜云爲，若恐迷復，則于夙興入夜之時，宜静坐以凝神。

祖望謹案：静坐本于延平，而寶峯尤主之。然近于禪，非延平宗旨。

凡日夜静坐之後，若即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即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静坐以安之。

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静坐。

凡行住坐卧，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

應酬交錯之間未能無間斷，勿忘可也。以上《示葉伯奇》。

人苟不大明堯、舜之道，即百姓日用之心，豈能深信唐、虞、三代之政可以行于今日？《代李元善贈友》。

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題修永齋》。

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于安便不安。人無動静自然閒，有意于閒便不閒。《安閒吟》。

祖望謹案：無動静之説，陷于異端。不如無固必之爲粹也。

治縣權宜爲陳令文昭作。

末世處至難仕之時，爲至難治之事，不勝掣肘。上下左右，無非陷吾于不義者。所幸山林間通今達古者不少，宜每日平明到縣，治事畢，抽暇時往學宫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議定。庶幾學校有資于政事，政事實出于學校，不致虚文。且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廷，其功多矣。

言路不開，由于不喜聞過，則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豈惟絶君子之來路，且爲小人匿過之窟。果喜聞過，則納忠者衆，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孔壬不足畏矣。今宜置一簿記己過，詢同寮及吏貼，乃至鄉都里正、儒釋道人有公論者，用木櫃封固置學堂，俾進言者實封投于櫃。五日一啟，請至公無私之人共爲考校。吾過果實，勇改不吝，對衆責己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

今各房司吏俸禄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禄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

以爲生計。夫以吾塊然一君子，處于群小人之中，無所見聞，何以行事？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爲耳目。但忠直之士，或有避嫌疑利害不敢盡言者，故必稽于衆，使不出于一人之口，嫌疑不生，則忠直者可以盡言矣。

寮佐洎各吏，吾股肱也，而今無非掣吾肘者。是用禮請各都隅知禮識字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咨之以行，如其所未通未知，則俾轉問高見之人。然各里正既無禄養，又有奔走之費，凡有科差，宜量優恤。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静明，可燭是非。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戾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吏民以禮，必使整而不譁。各吏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民之詞訴者亦然。各吏有失禮節者，以簿書之，半月一考，違者罰責。庶幾公庭嚴肅，諸事井井，抑且吾心静正，可燭是非。

于其言不可有苟。

各房事各置一簿，責有所歸。

學校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尚虚文，然天秩天敘，人心所不磨滅。而學校非能家至户到，宜先體察各都隅，某人于人倫正，某人于人倫未正，悉知其姓名，各以一簿書之。雖不能如古者彰善癉惡之意，官其善以化其惡，而竊取其意以施行。善者以禮奬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有不然者，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果能改過不吝，亦書于彰善簿。如不從者，里正諭以利害，或俾到學校聽提調。學校官教戒

再三，猶未率化，則俾執役以恥之。更或怙終，則嚴其刑罰，❶懲一戒百。誠能使其天屬之愛頓興，良心所本，何止一縣，四方有興起者。此謂要道，且足使無訟。若待其有訟，縱斷之不失，已乖和氣。不教而刑，何以感動人心乎？

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

考貧富以均賦役。

置句銷簿，以憑檢閱，不致忘失。

聽言信行，古人所戒。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禄以代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内懷私欲，以爲生計。又况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難憑一時辭色處決。宜置一簿，勤察其所行而書之，以資去取。

今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誑官之罪，以致妄告甚多。此風甚不可長。各都體勘公事，里正不畏罪責，不行從實回報，而有司于發落各都體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結絶，有始無終，反爲吏貼及里正循私賣弄，以致妄告者日甚一日。今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即與受狀外，立一杜妄告簿，凡疑似者盡入之，以備吾静中參詳。責令近上里正正身，多方體勘，從實回報。如虚，重治誑官之罪，里正不從實體勘者同罪。自然可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十簿書，其名有十：一曰願聞過，二曰採公論，三曰謹禮節，四曰彰善，五曰癉惡，六曰均賦役，七曰考吏行，八曰考卒行，九曰杜妄告，十曰謹句銷。夫拘于今世之選法，竊行上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既限資格，又無久任，又不俾各辟其屬，况無重禄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

❶「則」，原誤作「以」，今據醉經閣本改。

代其耕，乃欲行所不可行，責人于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然豈足以展盛德之治！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君子必有定見矣。

祖望謹案：先生有與許尹書，大意略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録，《寶雲堂集》、《治縣權宜》外，凡十一條。今以其識李可道事一條移入《可道傳》後，又示子弟二條，其一移入《象山學案》，其一移入《慈湖學案》。

寶峯講友

時是齋先生觀

時觀，字子中，慈溪人。至正二十六年，與王子復祭寶峯文曰：「子復王約，先妣之姪也，時觀髫年同窗之友也。」又言：「翱翔乎山水之閒，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自己光明正大，咸自知其非」云。參《寶雲堂集》附録。

梓材謹案：先生號是齋，見《烏春草文集》。

布衣王相山先生約

王約，字子復，慈溪人也。于寶峯爲中表兄弟，同事慈湖之學，以布衣終。其緒言略見于祭寶峯文。補。

寶峯學侶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 別見《慈湖學案》。

静明門人象山五傳。

經歷祝蕃遠先生蕃

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又從貴溪。從遊静明最早，稍長，頗不羈。已而感悔，復從焉，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吾無隱乎爾！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内觀，篤于陸氏本心之學。凡江西之士有志者，先生即引而登之。雲濠案：梨洲原傳云：「因購陸氏師友遺書，特鈔廣傳，期以發明此道。朋友知向慕者，援之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静明之門，一時推爲都講。其事師尤謹，以茂才異等薦校□州高節書院山長。❶重修象山講堂，帥同志舍菜焉。求文安之後而資給之，且爲之娶。累遷至饒州教授。雲濠案：原傳云：「以《易》中鄉舉，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調集慶學正。」未幾，湖廣平章買住辟之，蘇參政天爵一見器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罪徙，厚賄求移近地，❷拒之。播州宣慰入朝，謝其贄曰：「非所以懷遠人也。」尋遷潯州總管經歷，以同知保童殺不辜，請于帥推問，即訊藤州。保童以賂，遷延不即赴辨，❸卒緣赦免，而先生卒于邸舍。先生雄于文，今遺集不傳。静明高座四子，首推蕃遠，始及仲公，而遺集一傳一否，則命也。修。

❶「校□」，當作「授某」，參見元李存《祝蕃遠墓誌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俟菴集》卷二十五）。
❷「移」，原誤作「徙」，今據醉經閣本改。
❸「辨」，原誤作「辯」，今據醉經閣本改。

徵君李俟庵先生存附門人何琛。

李存，字明遠，一字仲公，安仁人也。學者稱爲俟庵先生。生有異稟，弱冠慕古人，謂無所不通之爲大儒者，慨然于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致心焉。又學爲古文詞。事親以孝，撫其亡兄之子以慈，資其孀妹以及其孤。一日，友舒衍語以所聞于静明者，未之信也。衍固要之，乃往請益。静明告曰：「無多言，心虚而口實耳。」未契，復往請之。静明告曰：「無多言，心恒虚而口恒實耳。」于是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惟日孜孜究明本心。焚其所著書内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也。」嘗一應科舉，不利，即爲隱居計，從遊者滿齋舍。守令禮爲經師，且主試事。三以高蹈丘園薦，中丞御史等交章請召之。著作郎李孝光舉以自代，宰相將處以翰林，不果。葺講堂曰竹莊，恒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于偷，甚可懼也。微陳子，吾其終爲小人之歸矣。」或請學文，則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聖特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增損？昧于理道，而聲光是炫，尚得謂之文乎？」先生神古顔清，衣冠言笑不苟，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和易，與物無競，雖童豎皆望而敬之。危素嘗問：「心之官則思，何思也？」曰：「思其本無俟于思者爾。」俄而兵起，門人何琛迎之臨川，二年而卒。所著有《俟庵集》。修。〇雲濠案：《俟庵集》，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合三十卷。先生

子卓所編。

俟庵文集補。

人心積衰，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紐鞬術數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獸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犬之守，猫之捕也。至偶有失其性而曠職者，則皆知棄之，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亦失其所以爲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獸之弗若也。不亦重可悲乎！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嘗一日泯絶，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學之不絶如綫者，賴遺經，而經之義蕪于訓詁，近世尤盛。比得純庵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然卒不得其要領者十餘年。今方稍有自得之實，無所可疑，戴天履地，有死無二心。以上《上陳先生書》。

謂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則自爲申、韓可也，自爲黄、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不可心其心，則豈言行相顧之義哉！

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孝友睦婣任卹，皆此心之推也。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群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禄保位而已。强者爲驕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掛冠而已耳。此心之靈不可欺。以上俱與友人書。

分教成均，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無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

任他千思百怪，我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是心逸日休。古今天下，惟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纔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以上《與危太樸》。

士逾月而葬，喪禮稱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説。《與張孟循》。

舒先生衍

舒衍，字仲昌，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李仲公曰：「存生三十有三年，雖稍涉古經史傳記，而未知所以遺夫人者，果何爲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淺陋妄誕之言。侈然而談，囂然而居，弗之省也。戊申，友人舒衍謂存曰：『吾疇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從陳先生遊，而後知子之所學，末屑也。焦心竭神，蔽亦甚矣，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于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復笑之，累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諾而夕忘之。既而共宿，擁寢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譬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泣，然終恥下于人。壬子之夏，始登先生之門，然猶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慚且忿焉。雖語之，弗領。秋復來，始稍知所致力。明年，遂大信。」觀仲公之自

述，而知先生聞道之早矣。補。

吴先生謙

吴謙，字尊光，安仁人也。不詳其顛末，而與祝、李齊名。簞瓢陋巷，以道自安。其母故文安四世孫女，先生可謂克紹外家之學者矣。補。

宗羲案：祝蕃、李存、舒衍、吴尊光，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于陳氏，金溪之道爲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皦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曾先生振宗

曾振宗，字子翬，安仁人也。善治家。里中宿學舒衍、吴謙皆在其賓席，先生因之以登静明之門。嘗攜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以誤多得貨，即詬而還之。或有留貨而去者，偶遺其貨于道，先生復與之貨而不取直。莊户輸租已去，會其數有贏，呼而還之。嘗手書《易》經一卷佩之，山厓水澨，休息之際，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卦畫于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予于《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于此。」又曰：「萬物皆備之旨，今涣然矣。」其寢疾也，拱手而卧，舒衍過問之，曰：「吾心淡然無異平時。」次日，盥洗而逝。補。

學長閔先生甲

閔甲，字仲魯，覃懷人也。遊于静明之門。後居揚州。仲公稱其神清以夷，質方以正，談經率詳明敷暢，使聽者鄙吝俱消云。金陵帥聘之主學宫，從遊者甚衆。補。

寶峯門人 慈湖四傳。

祕監陳文昭先生麟

陳麟，字文昭，温州人也。以進士爲慈溪縣尹。慈有趙寶峯者，私淑楊文元公之學，講道山中，先生從之，北面問難。尤邃于《易》。其爲吏善通下情，自薦紳先生、寓公以至父老，時時咨訪，因以得境内一切隱伏事，以相參考。又放古爲缿筩，虚中而穴其上，置諸庭，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縣大小事無不周知，而胥吏輩不敢逞其奸。大嵐三女峯歲貢茶，所謂十二雷者也，有司緣爲蠹，先生計其常額，平價市之。山中之民以蘇。鳴鶴鄉有界塘與姚江接，每霖潦，江水大至，塘輒潰，鳴鶴爲壑。先生于塘五尺外，椓木籠竹，加之土而甃以石，自是無水患。轉運司禁瀕海之私鬻鹽者，杖而鈦足以徒，先生言于司，聽民相貿易。高士大隱楊先生墓在南山，歲久夷其封，先生正其塋域，植碣表之。尤以教化爲重，慈溪之民，漸至有恥且格。説者以爲自來慈溪第一循吏。于是沿海被兵，[1]

[1]「是」，當作「時」，參見元戴良《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并序》（四部叢刊本《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三）。

山澤之閒亦竊起。先生與紹興路録事司達魯花赤邁里古思、同知餘姚州事秃堅，皆練民爲兵，以保障境内。凡盗起，輒誅之，民賴以安。有詔陞權浙東副元帥，仍領慈溪，而方國珍已盡破昌國、奉化，入鄞，使人要先生相見。先生欲拒之，歎曰：「吾不忍危其民。」單騎入謁，勸以勤王。國珍留之不遣。或説先生潛歸自守，先生念力不能抗，即散其兵。國珍意欲臣之，以兵脅之，先生正色責曰：「吾不欲以兩虎相鬬，使民塗炭，故隻身來。殺我，非勇也。」國珍媿謝過，然終畏之，置之海上之岱山。先生即自稱足疾，扶杖，著道士冠服，治田葺園，種牧自給。國珍時時遣人偵之，以爲真廢，乃不復加害。海上故有岱山書院，先生重興之，與山中子弟講學，行鄉飲酒禮，父老因名其臺曰陳公臺。沿海諸山酋長劫掠，獨相戒曰：「勿登此山，恐驚陳公。」朝廷方以尚書貢師泰督理閩中鹽賦，以先生爲户部主事副之，尋命知瑞安州。國珍留之不遣。擴廓亦聞先生名，承制授祕書監丞參其軍，亦不赴也。凡拘海上者十年，移入鄞，又三年而國珍亡，乃南遊閩中，竟卒于閩。君子哀之。補。

文裕桂清溪先生彦良

桂彦良，名德稱，以字行，號清溪，慈溪人。梓材案：《儒林》録先生故慶元府判葉同子也。生之夕，火光如流星。母謂不祥，棄勿育。桂氏鞠而子之，故從桂姓。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閒，徵詣公車，奏對，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先生就帝前，誦聲徹殿外。

左右驚愕，帝嘉其樸誠。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于經，典謨訓誥，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帝深然之。帝嘗從容問曰：「人有過，如何？」先生對曰：「過，雖聖賢不能免，勿憚改者，君子之道也。」又問：「仁者有惡乎？」先生對曰：「孔子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心無私，故好惡得其正。」帝大喜。時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先生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先生荷帝知遇，知無不言。每侍帝，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于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于歷代治忽，啟迪不倦，誠意懇至。凡所言，無一不當帝心，至書其語揭便殿。復謂諸大臣曰：「此彥良與朕論至于此，汝等宜親炙儒者。」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先生入謝。帝曰：「江南儒者，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先生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萬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既而請告歸，卒，追謚文裕。梓材案：前明有《應謚名臣録》，先生與焉。文裕，疑是私謚。先生在鄉里與王子復論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教子弟，必先以孝弟忠信。與人交，久而益敬。所著有《清節集》、《清溪集》、《山西集》、《拄笏集》、《老拙集》。參《慈溪舊志》。

雲濠謹案：謝山《橫溪南山書院記》曰：「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傅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峯趙氏之傳，宗主慈湖。」是先生爲趙氏門人之證。

烏春風先生本良

烏本良，字性善，慈溪人。少好學，與弟斯道自相師友。窮經博史，精詩詞及書法，隱然爲一邑望。父没，家貧無以養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二，俱髫齔，仰給先生，乃去而授徒錢塘。日與秋雲徐先生、衆仲陳先生講磨今古，業日益廣。時杭之大家願以女妻之，先生曰：「吾本爲母與弟衣食之謀未遂，何暇及婚事。」後俟二弟稍長，遣嫁二女弟畢，始婚。人用是高之。邑有王相山、趙寶峯、時子中三先生，得《慈湖遺書》，究明心學。先生與其弟從而講貫，遂盡棄舉子業學焉，謂如在春風中，即以春風名其齋，人稱爲春風先生。參《天啟慈溪志》。

縣令烏春草先生斯道附子熙。

烏斯道，字繼善，春風之弟，號春草齋。文尚體要，尤長于詩，興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之曰，春草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洶湧如春江濤」。與兄齊名，故時稱二烏。尤精書法。明初，用薦起爲永新令，有惠政。所著有《秋吟稾》，有《春草集》行世。子熙，字緝之，亦以詩文擅名。同上。

隱君向樂齋先生壽

向壽，字樂中，慈溪人。學者稱爲樂齋先生。生而静愨，八歲喪母，哀痛劇深。稍長，精思力學，至忘寢食。宗慈湖，爲趙寶

峯門人。與同邑王相山、時子中講學湖上，攻治身明道之學，絶意仕進。嘗稱先文簡以來，家世宋臣，恥事元，有張子房不忍忘韓之意。尤多所著述，每論爲政之要，則略漢、唐而本三代。有《從政章》十一篇行于世。年八十，忽遘疾，易簀起坐，進子樸命之曰：「丈夫仕不忠君，危不授命，所學何事也？」言畢而逝。後樸靖難就義，皆先生有以啟之。同上。

李先生善

李善，字元善，東平人也。遊慈溪，講學寶峯之門，遭亂，遂不歸。雲濠案：吾邑《天啟志》，先生父灝，仕元爲三山巡檢，遂家焉。先生著有《崇陽稾》。人雖侮之，不怨也。每言三代之政，可以施于今日，絶無高遠難行。補。

祖望謹案：寶峯嘗謂，元善因大士觀音解脱之訓，如脱桎梏，見聞圓融，無有分隔，不勝悦懌。則其爲異學甚矣！何以行三代之政乎？

羅常明先生拱

羅拱，字彦威，慈之杜湖人也。寶峯爲作《常明齋銘》，因稱常明子。補。

方先生原

方原，字景淵，慈之杜湖人也。其母翁氏苦節，學于寶峯之門，與羅彦威齊名。補。

縣令王明白先生桓

王桓，字彦貞，慈溪人。從寶峯遊。洪武中，以通經學古薦于朝。太祖召見便殿，問：「先生處鄉里，好惡何如？」對曰：「臣處鄉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言稱旨，上呼爲老學士，命與尚書魏杞山、錢惟明、學士宋景濂講論治道。踰年，授國子學正。未幾，知河南盧氏縣。先生感上知遇，殫心厥職，臨政無怠惰。日常至閭閻間，教耕勸織，相語如家人父子。民有兄弟相鬩而訟者，先生自責曰：「教化不明，彝倫斁壞，長民者之過也。民何罪焉。」遂連日不坐聽事，民乃自悔求責，兄弟遂相和合。民益信之。上方向用，而先生已有退志，遂致仕歸。先是，先生家居，鄉人有不平，事無大小，咸取決于先生，遂稱爲明白先生。所著有《明白先生集》，藏于家。參《天啟慈溪志》。

葉先生心

葉心，字伯奇，慈溪人。寶峯教以静坐。補。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送葉伯奇入官》詩。

李先生恒

李恒，字可道，慈溪人。寶峯謂其聞蛙聲而悟。補。

附録

寶峯識李可道事曰：可道日閒静觀，已見虚明之妙，但閉目及夜閒則不如是，終二而

不一。忽夜悟蛙聲無際，皆在目中，前後晝夜，虛明混融，自然而然，非意識所能及。

祖望謹案：此純乎禪矣！

鄭先生原殷

鄭原殷。

馮先生文榮

馮文榮。

王先生真

王真。

顧先生寧

顧寧。

羅先生本

羅本。

梓材謹案：《戴九靈集·書畫譙集詩序》言：「沈師程之友羅彥直氏。」羅先生拱，字彥威，則彥直蓋先生之字也。

翁先生旭

翁旭。

洪先生璋

洪璋。

徐先生君道

徐君道。

方先生觀

方觀。

裘先生善緝

裘善緝。

翁先生昉

翁昉。

岑先生仁

岑仁。

王先生慎

王慎。

童先生惠

童惠。

王先生權

王權。

高先生克柔

高克柔。

顧先生勳

顧勳。

雲濠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題顧宏可梅花》詩，疑是先生。

王先生直

王直。

裘先生重

裘重。

周先生士樞

周士樞。

鄭先生慎

鄭慎。

茅先生甫生

茅甫生。

梓材謹案：《寶雲堂集》附載門人祭寶峯先生文，自烏春風本良以至先生共三十一人。謝山《學案》標目並列之，大約慈産居多。

桂烏講友

縣令胡仲子先生舜咨

胡舜咨，字仲子，會稽人。嘗隨父宦遊于慈，以邑名三孝鄉，又有倡道者楊文元公，遂定居靈山之曲水。先生學博才贍，工于詩。所與遊者，金華戴良、蛟川丁鶴年、邑人烏斯道、桂彦良，率皆諸名士。洪武初，與彦良並以賢良文學徵。拜燕王傅，尋除儀真令。歸而教授子弟，與賓客酌酒賦詩，間挾二三子憩山石間。參《寧波府志》。

蕃遠門人象山六傳。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危素，字太樸，一字雲林，金溪人也。學于祝蕃遠之門，稱高座。其請業而退也，蕃遠必目送之，謂侍者曰：「他日能傳吾道而行之者，其斯人也夫！」亦學于李仲公，所以待之者如蕃遠。先生在元，累官承旨。國亡，將殉難，不果。入仕于明，亦官學士，謫居和陽以卒，君子惜之。補。

謝山《跋危學士雲林集》曰：「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

守祠，特以其子於𢡺教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案：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掊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于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録于刀劍倉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睞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語。教授名𣄴，亦見潛溪銘中。《清江集》作『於𢡺』，或是其字。」再跋曰：「學士曾受業于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于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己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興吾教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于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于學士者虛矣！」

俟庵門人

承旨張蛻庵先生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也。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

其父以爲憂。先生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兒易業矣。」因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倦。受業于江東大儒李存先生，得其道德性命之説。薄遊揚州，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以隱逸薦。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起爲翰林編修，與于宋、遼、金三史。累遷至侍講學士，以侍講兼祭酒。勤于誘掖後進，絶去圭岈，不徒以師道自尊，學者樂從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歴舉衆説，爲之折衷，厭其所得而後已。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孛羅帖木兒之入京也，以先生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討之，先生不從。左右或以爲懼，答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也。」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既誅，詔以先生爲河南平章，仍以承旨致仕，俸終身。先生嘗學詩于仇遠，其近體、長短句尤工。及卒，國亦遽亡。無子，其集不傳，但存詩三卷。嘗集兵興以來殉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録》。補。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蜕庵集》四卷，收入《四庫·集部》。又案：金明昌、承安閒亦有張翥，字仲揚。劉祁《歸潛志》稱其詩多浮豔。諸書援引爲一人，非也。

涂先生幾附鄒矩。

涂幾，字守約，宜黄人也。工于詞賦，得騷些之遺音。學于李仲公之門，爲言乾、坤易簡之旨，有省，歎曰：「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吴文正公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以疾不果。所著有《東遊

集》、《涂子類槀》。其里人曰鄒矩，字元方，與先生齊名，亦由先生以傳李氏之學。明初，官南城訓導，有集。

張先生率

張率，字孟循，安仁人也。師事李仲公，嘗語之曰：「朋友講習，且宜痛改舊習爲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胸襟苟未正當而遽有見解，真所謂假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稅使王先生埏

王埏，字景達，本蜀之涪城人，後居安仁。端愿靜穆，寡言笑，喜怒不外見。官道州永明稅大使。其疾也，仲公累視之。卒之夜，仲公勉以毋芥蒂。先生欣然頷之而逝。

徐先生震

徐震，字伯輈，上饒人也。仲公稱其凝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亦嘗見知于道園云。

上官先生岊

上官岊，字伯升，❶上饒人也。仲公嘗教以「先靜其心，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靜心在于寡欲」。

❶ 「伯」，當作「叔」，參見李存《贈上官叔升遊京序》（《俟菴集》卷十八）。

李先生絅

李絅，字伯尚，臨川人也。仲公嘗教以「先本後末，先内後外，不容有毫髮求知之心」。

劉先生禮

劉禮，字孟中，臨川人也。學于仲公。以上並補。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詳上《蕃遠門人》。

清溪家學慈湖五傳。

同知桂先生宗儒
文學桂先生宗蕃合傳。

桂宗儒，字文藪，慈溪人，長史從子也。嘗豫修《永樂大典》，書成，授蘄州同知。弟宗蕃，亦贍文學，偕修《大典》，將成，授官，以病告歸。參《慈溪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石坡書院記》：「文修之伉直。」文修，疑即文藪，傳寫之異。

樂齋家學

縣令向先生樸

向樸，字遵博，慈溪人，樂齋之子。宗慈湖之學，行務實踐。力學養親，不求聞達。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先生應詔，授獻縣令。時值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先生集民兵，激以勇義，思爲保障。竟歿于難，獻民哀之。參《天啟慈溪志》。

仲子門人

處士李先生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三終

師山學案表

鄭玉　夏大之、吴朝陽、洪復翁門人。融堂三傳。慈湖四傳。象山五傳。晦翁續傳。
- 弟　璉
- 族孫　忠
- 鄭潛
  - 子　桓
  - 鮑熲　見上《師山門人》。
- 鮑元康
- 鮑深
  - 子　熲
  - 子　葆　並見《師山門人》。
- 鮑浚
- 鮑淮
- 鮑熲
- 鮑觀
- 鮑偕
- 鮑葆
- 汪自明
- 王友直
- 洪斌
- 洪杰
- 洪宅
- 吴虎臣

鮑同仁
- 子　深
- 子　浚

子準 並見《師山門人》。

鮑菓 —— 子觀

子偕 並見《師山門人》。

危素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並師山講友。

唐仲實
附師錢水村。
師山學侶。

王廷珍

胡默 —— 鮑頎

洪斌 並見《師山門人》。

程文 —— 王友直 見上《師山門人》。
並師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九十四　師山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

梓材案：是卷謝山所特立，其稾具存。

夏吴門人融堂三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于《春秋》。絶意仕進，而勤于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搆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先生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先生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器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

與幣，臣不敢辭也。」先生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先生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卒。雲濠案：先生著《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録》一卷。

梓材謹案：《慈湖學案·洪隱君傳》謂先生學于淳安，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朝陽爲吴先生暾，大之爲夏先生溥，復翁即隱君震老也。

師山文集

曩歲懵然，日用心于句讀文辭之間，而無有得。其後優游饜飫，爲日既久，若有所獲。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遽爲去取。

自孟子没，《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夸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虚無爲之説誘吾民，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埸，下焉者落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卒不能勝。使天下如飲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貞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于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兩程夫子接跡而起，相與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群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集其

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門萬户，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祕，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藴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淺深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教世之意？其得罪于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

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説積于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積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繆。如此死而後已，以冀于道可入。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毁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陸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説，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于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

以敬爲主，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閒斷，而自强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以上《與汪真卿》。

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亦一易也。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近取諸身，易無不盡，雖無書可也。《周易大傳附註序》。

《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六經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春秋經傳闕疑序》。

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爲道。《餘力稿自序》。

士君子在天地閒，惟出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聽其在天而已。《送徐推官序》。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説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説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説，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説，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説又各不能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説妙，工于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于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送葛子熙序》。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爲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

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王居敬字序》。

爲學之道，用心于支流餘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吾見其能造道者鮮矣。《太極圖説》、《西銘》，其斯道之本原與。《太極》之説，是即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即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跋大極圖西銘》。

方今之吏，强者不過生事以立聲名，弱者不免廢事以市恩惠。《也先脱囚碑》。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爲王處士立傳于後。

附録

先生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閒，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媿于古之人矣。《行狀》。

師山講友

州同鮑先生同仁

鮑同仁，字國良，歙縣人。歷官會昌州同知，所至皆有治績。先生性慧巧，旁通鍼砭之術。參《姓譜》。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著有《通元指要賦

注》二卷、《經驗鍼法》一卷。

鮑先生葉

鮑葉，字君茂。見師山所作《亦政堂記》。參《師山文集》。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別見《静明寶峯學案》。

師山學侶

徵君唐白雲先生仲實 附師錢水村。

唐仲實，名桂芳，歙之槐塘人，教授元第五子也。生有夙慧，年十五，受《詩》錢水村，盡得其學。時危太樸、鄭師山皆負人倫鑒，咸折節與交。薦除崇文學諭、南雄學正，皆不就。戊戌，明太祖幸歙，延訪耆碩，守臣鄧愈以其名聞。召見，首問平天下要道，對以不嗜殺人語，太祖大喜。因力陳築城之苦，立爲罷役。賜尊酒粟帛，撫慰而去。事載御製《五倫書》。所著有《武夷小稾》、《白雲集略》行于世。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參《歙縣志》。

梓材謹案：《歙縣志·古蹟》：「三峯精舍在槐塘，唐白雲所築。常與危大樸、鄭師山講論此堂。前對三峯聳秀，故名。」

師山同調

處士王先生廷珍

王廷珍，字子真，祁門處士。師山誌其墓云：「子真讀書見大意，謂聖賢作經，意在

言表，豈拘拘注脚者所可得其本旨？要當真體實認，見之日用常行閒。」

胡石丘先生默

胡默，字孟成，婺源人，號石丘生。師山序其《文集》云：「孟成文奇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于學古者也。但奇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明白，是又在孟成種績之久，時至而骨自换也。予嘗以是語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鈔孟成所爲詩文若干篇，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道也。」參《師山遺文》。

禮部程黟南先生文

程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聞。家貧，勤苦自勵。比壯，束書遊學，四閱寒暑，研窮六經，博考諸子百氏，學業日進，遂挾策入京師。平章巙公、翰林虞公、歐公、揭公皆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受知虞、揭尤深。預修《經世大典》，書成，例授各路儒學教授，借注黄竹嶺巡檢。任滿，調懷孟教授。丁内艱，廬于墓側。辛巳，科舉復興，浙省以掌卷官召。比還，丁外艱，復廬墓側，終喪未嘗御酒肉。再爲臨清漕運萬户教授，考滿，御史臺、翰林院交舉，任編修官云。家學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漢》之風。再授助教，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待制余公闕爲忘年友。丞相賀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授禮部員外郎，奉命齎賜江浙省丞相達公。時浙東所屬郡邑半歸方氏，浙省屬張氏，徽、饒、衢、信、江西咸非元土，遂寓居紹興

錢清僧舍。一日，張氏遣使致禮，堅卧不顧。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貢憲使師泰所，遂卧疾。張氏之爲平章者就謁，擁衾面内卧，不回視。復遷寓西山僧舍，疾遂篤，謂師泰曰：「吾以死累子。」卒年七十一。有《蚊雷小稾》、《師意集》、《黟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參《新安文獻志》。

師山家學融堂四傳。

縣尹鄭先生璉

鄭璉，字希貢，師山弟也。慷慨有志略。自遭喪亂，追隨師山于患難，不避艱險。鮑仲安之起義兵，先生與焉。鄧愈購師山，先生自先赴難。既不能脱，師山挺身出，謂先生曰：「汝當屈身以保家。」先生泣應之，然且終其身不仕。

梓材謹案：先生在元，仕至歙縣尹。潘從善誌其墓云：「至正十三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克復黟、祁二縣，元帥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是年予轉浙任，邑乏撫字官，元帥八爾思公薦公爲歙縣尹。」

訓導鄭溪西先生忠

鄭忠，字以孝，師山之族孫也。少隨師山。戊戌之難，師山以遺戒與之曰：「我之死也，所以爲天下立節義，爲萬世立綱常，其在汝輩所宜自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不辱爲親爲族足矣，何必區區悲慕邪？」先生後以薦爲歙學訓導，自號溪西漁。

州同鄭樗庵先生潛

鄭潛，字彥昭，歙縣人也。于師山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之。師山嘗稱其「敏悟堅篤，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又曰：「吾嘗有『後生無可語』之歎，得潛而釋然。」官至監察御史、泉州總管。入明同知□州。所著有《白沙稾》、《樗庵集》。子桓，官至河南參政，亦有時名。

師山門人

鮑先生元康

鮑元康，字仲安，歙縣人也。少喜讀書，自經籍外，諸史諸子以及山經地志、岐黄醫書、孫吴兵法、道藏佛典，無所不究，而尤以修飭行義爲先。已而學于師山，則曰：「前所學者皆誤也，吾今知之矣。」乃日從事于六經、四書。而尤盡心于《易》，日讀一卦，周而復始，有得即筆記之。且曰：「程、朱之説，謹嚴簡略，蓋引而不發。學者宜盡心玩味，使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歸宿，方爲有得。」嘗語人曰：「自吾見鄭先生，于體認道理，識所謂活潑潑地者，于應事得經權之道焉。」先是，其父魯卿善治生，仲安代之承家曰：「先人將積有餘以及人，元康敢不善述之。」乃以其歲所入爲十分，其三以爲家用，其三以供貢賦及官府公用，其二貯之以防水旱，其一以賑族黨姻鄰各有差等，其一以待親友之有患難者，立社倉而不取其息。休寧有務官以負課粥二女爲倡，百計贖之。朱子祭田百畝爲族

人所盜賣，以中統鈔一萬五千餘貫復之。其他不能枚舉也。紅巾兵至饒州，集鄉勇以捍州里。已而官軍棄城走，乃籍鄉里之貧者，計口給粟，使盡挈老幼入山避之。時師山正當厄，先生謀于諸生曰：「家破可以再營，師死不可再得。」傾家救之，得出。是年，官軍來復新安，先生與其從子深、師山之弟璉皆起義兵應之。出入山谷，積勞成疾，囈語諄諄，猶曰「殺賊」，竟卒。甫三日，紅巾復至，先生之家遂破。初，師山門下弟子日盛，先生爲築書院以處之。師山曰：「繼我主講席者，子也。」及先生卒，師山哭之慟。

梓材謹案：謝山于是卷《劄記》云：「尚有鮑安。」然查《師山文集》及諸書，無及鮑安者。蓋即鮑仲安也。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浚合傳。

鮑先生淮合傳。

修撰鮑先生潁合傳。

鮑深，字伯原，仲安之從子也。其父同仁，與師山爲學侶，官至同知會昌州。先生與弟浚、淮並學于師山，行業與仲安等。師山之被購也，仲安爲行賕，先生冒死入城，自任其事，遂得免。師山被召，先生攝行師山書院山長，以教諸生。師山至四明而返，道出淳安，將留焉，先生迎之而還。元兵復新安，先生與仲安以義兵應之，時人稱爲「鄭門二鮑」。仲安死于行閒，先生爲主其喪，出其柩于兵革之中而葬之。明師下徽州，鄧愈復購師山。先生先令遁去，而使己子

頴代入獄。榜掠百輩，度不可免，師山乃挺身出。先生朝夕在獄，視其飲食。師山自磬，先生躃踊號哭，如喪父母，痛無以救其師也。頴，字尚褧，少隨其父講學師山，兼遊石丘先生胡默之門。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翰林修撰，同知耀州。非罪而死。時先生尚在堂，論者以爲天道之難諶也。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尚褧云：「從學鄉先生張子經、胡孟成、鄭彥昭諸先生輩。」是其從遊者不獨師山、石丘也。

附録

新安再陷，元軍復至，伯原被執。其帥欲殺之，伯原從容言曰：「山林遺民捍禦鄉井，將軍奈何不撫綏之而反殲之乎？」帥乃釋之。

鮑先生觀

鮑先生偕合傳。

鮑觀，字以仁，仲安之從子也。其父棻，亦師山老友。先生與其弟偕並學于師山，孝友稱于鄉里。嘗築堂以奉親，師山名之曰「亦政」。師山將死，先生流涕而言曰：「觀願得一言以自警，則尊所聞，行所知，猶侍左右也。不然，死且不瞑。先生幸哀之。」師山援筆書曰：「子之以『亦政』名子堂也，其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刑于家，化于鄉，是亦爲政而已矣。奚必食君之禄，治民之事，而後爲政？子兄弟其勉之。」師山之死，先生周旋最力。

鮑先生葆

鮑葆，亦伯原子也。師山被囚，日侍側。一日，請曰：「先生素愛靈山之秀，近得西山釣石極佳，當俟先生事定後，築草堂以講學。」師山歎曰：「吾且死矣，子好爲之。」嘗考乾、淳之際，東陽郭氏、吴氏、何氏皆以富家子興起于學，徧遊東萊、同甫、説齋、止齋、水心諸公之門，父子兄弟交馳講舍，可謂一時之盛。師山之講學，亦資鮑氏之力。顧東陽諸子尚在承平之時，而鮑氏當喪亂，其崎嶇百死，以衞其師，蓋有古人之風。後世之泊然于師友之際者，足以感媿也夫！

汪先生自明

汪自明，字俊德，歙縣人也。師山之死，以孤逢辰託之。

王先生友直

王友直，字季温，婺源人也。初，師黟南。已而黟南令助教于師山，出則講授諸生，入見則執弟子禮。相隨六年，師山愛之如骨肉。師山蒙難，自始囚至就死，未嘗一日舍去。時黟南避地越中，師山以所著《春秋闕疑》屬之，使歸請序于黟南而傳之。顧《新安文獻志》不載其人。

一石巖然出江上，勢若飛入江中。師山每過之，輒坐釣其上，徘徊不能去，人因稱爲「鄭公釣臺」。淮闓余闕聞之，以篆書「鄭公釣臺」寄之，鮑以仁輩乃建草堂以爲講學之地。

國良家學

山長鮑先生深

鮑先生浚

鮑先生淮 並見《師山門人》。

君茂家學

鮑先生觀

鮑先生偕 並見《師山門人》。

洪先生斌

洪先生杰 合傳。

洪先生宅 合傳。

洪斌，字節夫，歙縣人也。帥其弟曰杰字仲德，曰宅字季安，並學于師山。師山嘗登天目，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見城南覆船山邃深險易，爲一郡最勝處，自是每夏攜書避暑山中。先生因爲搆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師山偕黟南諸公賦詩焉。先生亦嘗師石丘先生胡默。

吴先生虎臣

吴虎臣，字道威，歙縣人也。師山先生之妹夫，因從學焉。家于縣南，其地曰富登，有

石丘門人

修撰鮑先生頫

洪先生斌並見《師山門人》。

黟南門人

王先生友直見上《師山門人》。

樗庵家學融堂五傳。

參政鄭先生桓

鄭桓，字居貞，歙縣人，同知潛子。先生從父官閩中，從貢泰甫遊。明初，以碩儒與唐仲實等召對，官終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後坐方正學黨死。參《姓譜》。

樗庵門人

修撰鮑先生頫見上《師山門人》。

伯原家學

修撰鮑先生頫

鮑先生葆並見《師山門人》。

宋元學案卷九十四終

蕭同諸儒學案表

- 蕭𣂏
  - 孛术魯翀　附師蕭克翁。
    - 子遠
    - 寶伯輝
  - 呂思誠　附翟彝。
    - 和希文
  - 第五居仁
  - 賈仲元　並見《榘庵門人》。
- 同恕　並晦翁續傳。
  - 第五居仁
  - 賈仲元
    - 石伯元
- 韓擇
- 侯均　並勤齋同調。
- 趙世延　榘庵同調。

宋元學案卷九十五　蕭同諸儒學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尚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榘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所以歸元儒之未詳師承者。

晦翁續傳

貞敏蕭勤齋先生𣂏

蕭𣂏，字惟斗，陝西奉元人。自兒時性至孝。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請業日衆。世祖分王秦，辟先生與韓擇同侍秦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使從史先詣先生舍。時先生方汲水灌園，從史固不識也，使飲馬，姑應之自若。少頃，冠帶出迎客。從史懼，伏地謝罪，亦殊不屑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起。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

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再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先生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旨遠。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所著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從黄氏補本録入。

文貞同榘庵先生恕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以先生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召爲左贊善大夫。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歷初，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惟斗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必主先生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榘庵集》二十卷。同上。

勤齋同調

徵君韓先生擇

韓擇，字從善，與蕭惟斗同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先生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世祖嘗召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緦麻者百餘人。同上。

博士侯先生均

侯均，字伯仁，亦與惟斗同邑。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偏，終于己無益。」名震關中，用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即歸。同上。

榘庵同調

文忠趙先生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祖按竺邇，幼孤，鞠于外大父术要申，❶謞爲趙家，因氏爲趙。後家成都。先生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歷拜平章政事。至順元年，詔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至元改元，除奎

❶「申」，當作「甲」，參見《元史·趙世延傳》。

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魯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七，謚文忠。先生歷事九朝，歟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參史傳。

勤齋門人

文靖孛术魯菊潭先生翀附師蕭克翁，子遠。

孛术魯翀，字子翬，順陽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父居謙，辟掾江西。先生稍長，即勤學，從新喻蕭克翁學。已，復從蕭貞敏遊。梓材案：以上二十八字，從黃氏補本節入。其爲學一本于性命道德，文章典雅，深合古法。累官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時諸生素已望先生，至是，私相歡賀。先生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居，遂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先生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卒，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蔭調祕書郎，轉襄陽縣尹。未行，南陽賊起，明道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遂被害。

梓材謹案：先生傳向列《北方學案·魯齋門人》中，而不詳師承。黃氏補本則詳之，故合訂之，以入是卷。

忠肅呂先生思誠附翟彝。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文昌星而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

蕭勤齋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爲陪堂生。擢泰定元年進士，授同知遼州事，改景州蓨縣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有翟彝者，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先生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累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大夫，出僉廣西廉訪司事。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先生劾之。先生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應吉貪墨，❶浙民多怨之，先生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歷遷河東廉訪使。官未幾，召爲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官至光祿大夫、大司農。卒年六十五。先生三爲祭酒，一法許文正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注疏太繁，魏鶴山删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參史傳。

静安第五先生居仁

賈先生仲元並見《榘庵門人》。

榘庵門人

静安第五先生居仁

第五居仁，字士安，□□人。❷幼師蕭惟斗。弱冠從同氏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

❶「應」，當作「左」，參見《元史·吕思誠傳》。

❷「□□」，當作「涇陽」，參見明馮從吾《元儒考略》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誼，率多化服。遊其門者，皆學明行修。卒之日，門人私謚静安先生。從黄氏補本録入。

賈先生仲元

賈仲元，□□人。學于蕭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于正者也。參《王忠文集》。

菊潭門人 勤齋再傳。

博士竇先生伯輝

竇伯輝，中山人。師國子祭酒孛术魯先生。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實祭酒所命。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子弟。同上。

忠肅門人

侍郎和先生希文

和希文，平定人。學行過人。洪武中，擢用，涖職勤能。官至刑部侍郎。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贊善時，北歸養母。宋景濂送之以序，言：「先生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又言：「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擢爲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

賈氏門人 渠庵再傳。

鄉貢石先生伯元

石伯元，京兆人。嘗舉鄉貢進士，爲陝西第

一。已而隱不仕。其學受于賈仲元氏。所著《周易演説》，謂《易》道不可以傳注求，求《易》傳于傳注，則其道愈不明。于是諸儒之説悉棄弗省，獨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恍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乃筆而爲書，每卦有説，專以明象爲要，非苟爲空言而已。至于《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卦之法，又爲十二圖以發揮其要指云。參《王忠文集》。

宋元學案卷九十五終

元祐黨案表

曾任宰相者七人：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文彦博 別見《泰山學案》。

吕公著 別爲《范吕諸儒學案》。

吕大防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劉摯 別見《泰山學案》。

范純仁

韓忠彦 並見《高平學案》。

曾任執政者十六人，內除鄭雍、李清臣：

梁燾 別見《泰山學案》。

王巖叟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王存

傅堯俞 別見《涑水學案》。

趙瞻 別見《涑水學案》。

韓維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孫固 別見《涑水學案》。

范百禄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胡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蘇轍 別見《蘇氏蜀學畧》。

劉奉世 別見《廬陵學案》。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內除楊畏：

蘇軾 別見《蘇氏蜀學畧》。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王欽臣

姚勔

顧臨 別見《安定學案》。

趙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馬默 別見《泰山學案》。

孔武仲 別見《濂溪學案》。

王汾

孔文仲 別見《濂溪學案》。

朱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吴安持

庶官三十九人：❶

秦觀 別見《蘇氏蜀學畧》。

湯馘

杜純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司馬康 別見《涑水學案》。

宋保國 別見《荆公新學畧》。

吴安詩

張耒 別見《蘇氏蜀學畧》。

歐陽棐 別見《廬陵學案》。

吕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劉唐老

晁補之 別見《蘇氏蜀學畧》。

又侍從官二人：

岑象求

上官均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又餘官四人：

孫諤

范柔中

鄧考甫

江公望

又曾任執政一人：

蔣之奇 別見《廬陵學案》。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

龔原 別見《荆公新學略》。

又庶官九人：

鄧忠臣

馬涓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❶「庶」，原誤作「餘」，今據醉經閣本改。

尹材 別見《涑水學案》。
李深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之儀
范正平 並見《高平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周鍔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李昭玘 別見《安定學案》。

又不在碑目三人：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李勉 附見《范呂諸儒學案》。
家愿 別見《蘇氏蜀學略》。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黃隱 別見《涑水學案》。
畢仲游 附弟付愈。
常安民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孔平仲 別見《濂溪學案》。
王鞏 別見《蘇氏蜀學略》。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 別見《荊公新學略》。
常立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唐義問
余卞

錢勰
李之純 別見《蘇氏蜀學略》。
孫覺 別見《安定學案》。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孫升
李周 別見《涑水學案》。
劉安世 別爲《元城學案》。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曾肇 別見《廬陵學案》。
王覲
范純粹 別見《高平學案》。
呂陶 別見《蘇氏蜀學略》。

范純禮 別見《高平學案》。
陸佃 別見《荊公新學略》。
安燾 別見《安定學案》。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謝文瓘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張舜民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李格非 別見《蘇氏蜀學略》。
商倚
張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別見《蘇氏蜀學略》。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龔夬
呂希績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歐陽中立 別見《涑水學案》。
吳儔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　元祐黨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元祐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啓之，而一變爲慶元之錮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跡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詈諸儒者皆附之。梓材案：《元祐》《慶元黨案》爲謝山所特立，其稾無存。今照《序録》完葺，俾覽者可攷兩宋道學之興廢所由。是卷先譜元祐黨籍，以紹興攻專門之學者附之。

年	事
元豐八年乙丑	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宣仁太后、高氏同聽政。五月，時相王珪卒，蔡確、韓縝相。起司馬温公光知陳州。以宗正丞召程明道顥，未行而卒。七月，以吕申公公著爲尚書左丞。温公、申公、韓康公絳等薦程伊川頤。十一月，除伊川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元祐元年丙寅	宣仁太后臨朝。二月，修《神宗實録》。伊川至京師，授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臺諫孫覺、劉摯、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交論蔡確、章惇罷。閏月，蔡確罷。温公相。三月，章惇罷。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命韓維、吕大防、孫
元祐二年丁卯	宣仁太后臨朝。潞公、申公並相。詔蘇轍、劉攽編次神宗御製。二月，伊川差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伊川乞歸田里。四月，詔潞公十日一議事都堂。八月，孔文仲劾伊川。

十二月開經筵。

永、范純仁詳定役法。詔伊川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四月，韓縝罷。申公相。温公請起文潞公彦博平章軍國重事。是月，故相王荆公安石卒。伊川受經筵之命。六月庚辰，以吕惠卿惡首罪魁，竄之。命伊川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八月，差判登聞鼓院。九月，温公卒。是年，謫楊龜山時徐州司法，以憂去。

元祐三年戊辰

宣仁太后臨朝。二月，伊川又乞致仕，章五上不得命。四月，申公懇乞辭位。孔文仲卒。吕汲公大防、范許公純仁並相。轉孫固、劉摯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時元祐之治比隆嘉祐。無何，黨議復興，宗愈進《君子無黨論》。十二月，頒《元祐敕令式》。范蜀公鎮卒。

元祐四年己巳

宣仁太后臨朝。潞公、申公、汲公、許公並相。二月，申公卒。三月，趙樞密瞻卒。四月，孫樞密固卒。五月，蔡確安置新州。六月，許公出知潁昌府。是年，李端伯籲卒。

元祐五年庚午

宣仁太后臨朝。潞公、汲公並相。伊川以父喪去官。二月，潞公致仕。四月，詔講讀官御經筵。自温公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摇動在位。汲公、許公畏之，欲參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十一月，傅侍郎堯俞卒。

元祐六年辛未

宣仁太后臨朝。二月，劉忠肅摯相。三月，汲公上《神宗實録》。十一月，忠肅罷。行元祐《觀天歷》。是年，賜進士馬涓第一。

元祐七年壬申

宣仁太后臨朝。三月，除伊川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六月，蘇子容頌相。七月，詔修《神宗史》。

元祐八年癸酉

宣仁太后臨朝。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蔡確死于新州。三月，蘇頌罷。六月，中書省上《元祐在京通用條貫》。七月，許公復相。九月，宣仁太后崩。十月，哲宗始親政事。十一月，楊畏疏言神宗立法更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用成繼述之道。十二月，除章惇資政殿學士、吕惠卿中大夫、王中正遥郡團練使。

紹聖元年甲戌

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

三月，來之邵疏罷汲公。

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尹和靖焞不對而出，自是紹述之論大興。

范淳夫乞復，召伊川還經筵。

四月，章惇相，以曾布爲翰林學士，張商英爲右正言。

布請改元，以順天意，明紹述。許公求罷，以蔡卞爲國史修撰。

是月，章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追復蔡確原官，重修《神宗實録》。

五月，從張商英言，編類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鄧潤甫死。

七月，奪温公、申

紹聖二年乙亥

章惇專政。

正月，詔國史院增補先帝御集。

十一月，貶故相許公。

紹聖三年丙子

章惇專政。

二月，罷富鄭公弼配享。

公贈謚，王巖叟贈官。貶呂汲公、劉忠肅、蘇轍、梁燾等。

十二月，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汲公等。

紹聖四年丁丑

章惇專政。

哲宗心惡元祐宰執。

二月，命追貶温公、申公、王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安置汲公、許公、劉摯、蘇轍、梁燾于循、雷、化、永、新五州。

又安置劉奉世柳州。

韓維再謫均州。

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希純、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

元符元年戊寅

章惇專政。

三月，同文館獄起，蔡京與安惇同訊，極意羅織，遠錮宰執劉摯、梁燾子孫，重徙諫官范祖禹、劉安世，殺内侍陳衍，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不敘。

遣呂升卿、董必盡殺元祐流人。

四月，梁況之燾卒于化州。

七月，復竄鄭俠，除秦觀名，編管雷州，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范淳夫祖禹卒于化州。

十一月，除元祐餘

元符二年己卯

章惇專政。

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州居住。王汾、孔平仲落職。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孔文仲並追貶。降潞公太子少保。伊川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

閏月，張君說坐上書詆訕先朝處死。徙蘇軾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高、賓二州。

三月，命蹇序辰編類司馬温公等事狀及臣僚章疏，人爲一帙，凡一百四十三帙來上，縉紳由是無得脫禍者。

四月，復追貶温公朱厓、申公昌化、王岐公萬安，皆司户參軍。

汲公卒于虔州。

黨及特旨行遣者並與量移。

五月，潞公卒。

十一月，伊川送涪州編管。

十二月，劉忠肅卒于新州。

元符三年庚辰

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

二月，進章惇特進，封申國公。

以韓儀公忠彥爲門下侍郎，黄履爲尚書右丞，敘復黨人，范許公以下，劉奉世、吕希純、王覿、吴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鄧、光、唐、和、澧、隨、安州，吕希哲、希績、吕陶、陳祐並宮觀，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晁補之和、潤、襄、兗、亳、信等州，張耒河中府，劉唐老武勝軍，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正月，許公卒。趙挺之建議紹述，復攻元祐舊臣，罷范純禮、豐稷、任伯雨、陳瓘、江公望、傅楫，出吕希純、晁補之。

二月，章惇貶雷州司户參軍。

五月，蘇子容卒。

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十二月，詔復邢恕、吕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宮觀。

崇寧元年壬午

三月，儀公罷。

五月，温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伊川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敕榜朝堂并籍元祐、元符黨人新舊合五十餘人。

閏六月，曾布出知潤州。

七月，蔡京相，禁元祐法，創講議司，京自領之。

九月，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爲三等。中書奏：正上鍾世美等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

鄒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回並與監當差，鄭俠任便居住。
四月，伊川復宣德郎，任便居住。
儀公相，許公等十九人再敘。
曾布相。
五月，上從儀公言，元祐臣僚，生者蒙恩，宜甄死者，詔復文潞公、王岐公、司馬溫公、呂申公、汲公、劉忠肅、韓維、梁燾、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文仲、武仲、姚勔、盛陶、趙卨、孫覺、杜純、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凡生前官爵，致仕、遺表、恩澤皆追還之。貶邢

奉世等三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鞏等三百十二人。立黨人碑于端禮門：文臣任宰執文潞公等二十四人，任待制以上蘇文忠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以下四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皆御書深刻具罪狀，列爲姦黨。
十月，追貶李清臣、黃履，竄曾肇以下十七人于遠州，貶韓儀公忠彥、梁燾、曾布、范純禮。

恕均州。安惇、蹇序辰除名放歸。
十二月，復伊川通直郎、權判西京。
國子監方提舉宙請還先年所奪伊川田土，未行。

崇寧二年癸未

蔡京專政。
正月，竄任伯雨等九人。
四月，范致明論伊川入山著書，覺察。三十日，伊川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
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
十一月，言者論伊川聚徒傳授，乞禁絕，依之。
是年，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崇寧三年甲申

蔡京專政。
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爲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
八月，蔡京上《神宗史》。
十二月，安惇死。

崇寧四年乙酉

蔡京專政。
正月，蔡卞出知河南府。
三月，趙挺之相。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挺之罷。
九月，還流人貶謫者，以次徙近地。
十一月，章惇死。

崇寧五年丙戌

正月，以星變，毀元祐黨人碑，劉忠肅摯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有差。伊川復承務郎，依舊致仕。

二月，蔡京罷。

三月，詔黨人許到畿縣。伊川于餘官爲第二等二十三人，尋以通直郎致仕。

大觀元年丁亥

正月，蔡京復相。

五月，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七月，伊川卒。

八月，曾布死。

大觀二年戊子

三月，依詳赦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詔並出籍。

六月，復依赦，看詳到韓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

大觀三年己丑

六月，蔡京罷。

七月，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外，餘並録用。

大觀四年庚寅

三月，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後改官升任，並免檢舉。

閏八月，詔戒朋黨。

政和元年辛卯

十一月，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政和二年壬辰

蔡京復相。

正月，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十二月，蘇子由卒。

政和三年癸巳

政和四年甲午

政和五年乙未

政和六年丙申

政和七年丁酉

重和元年戊戌

正月，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

九月，禁群臣朋黨。

宣和元年己亥

王黼自中書侍郎加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十二月，召龜山爲祕書郎。

宣和二年庚子

六月，蔡京罷。

宣和三年辛丑

王黼專政。

正月，鄧洵武死。

宣和四年壬寅

王黼專政。

二月，陳了齋瓘卒于楚州。

十一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

宣和五年癸卯

王黼專政。

五月，楊龜山爲崇政殿說書。

七月，禁元祐學術，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宣和六年甲辰

十一月，王黼罷。

十二月，蔡京依前太師領三省事。

宣和七年乙巳

四月，蔡京罷。

劉器之安世卒。

十二月，欽宗即位。

靖康元年丙午

正月，金人犯邊。以龜山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張邦昌相。

二月，詔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

龜山兼祭酒。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种師道薦尹焞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焞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蔡京死于潭州。

十月，种師道卒。

謝山《宋元祐黨籍碑跋》曰：《元祐黨人碑記》，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别書王珪之名，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也。

又《跋元祐黨人碑》曰：張章簡公綱在紹興中奉詔看詳元祐黨人名籍狀云：「臣等看詳黨人碑刻，共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于蔡京私意，而九十八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冗雜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曾任宰相者司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七人。曾任執政者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十六人。曾任待制以上者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吴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彦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吕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吕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三十五人。庶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吴安詩、張耒、歐陽棐、吕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黄庭堅、黄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

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吕希績、歐陽中立、吴儔三十九人。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其餘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此外二百餘人，姓名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年遠別無文字考究，難以雷同開具。」是後推恩指揮，止此一百三家，以章簡之奏也。予讀《元城語録》，云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則所謂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其中以予所知，如李清臣，豈應在元祐之内？鄭雍亦附章惇，而陸佃雖在荆公弟子中爲較勝，然要不得云元祐之人也。楊畏之惡，當駕李清臣而上之。至庶官中，亦多庸人廁其間，然則章簡以前碑爲定者，亦非不易之論也。後碑正自多賢人，特混入者亦不可不考耳。

元祐黨籍

曾任宰相者七人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別爲《涑水學案》。

忠烈文寬夫先生彦博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吕晦叔先生公著別爲《范吕諸儒學案》。

正愍吕微仲先生大防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忠肅劉莘老先生摯 別見《泰山學案》。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僕射韓先生忠彥 並見《高平學案》。

曾任執政者十六人 內除鄭雍、李清臣二人。

左丞梁況之先生燾 別見《泰山學案》。

端明王彥霖先生巖叟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尚書王先生存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歷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累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文忠公、吕正獻公、趙康靖公所知。治平中，入爲國子監直講，歷知太常禮院。先生故與王荊公厚，荊公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户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閒復徙之兵部。元祐初，還户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召爲吏部尚書。時在

廷朋黨之論寖熾，先生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既而降通議大夫。先生嘗悼近世學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禄大夫。先生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云。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懿簡趙先生瞻並見《涑水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温靖孫先生固別見《涑水學案》。

資政范先生百禄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尚書胡先生宗愈別見《廬陵學案》。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別見《蘇氏蜀學略》。

端明劉先生奉世別見《廬陵學案》。

恭獻范先生純禮別見《高平學案》。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別見《荆公新學略》。

樞密安先生燾別見《安定學案》。

曾任待制以上者三十五人内除楊畏一人。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別見《蘇氏蜀學略》。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待制王先生欽臣

王欽臣，字仲至，宋城人。文公洙之子。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兖公，兖公器重之。用蔭入官，文潞公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閲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先生對。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爲學士，先生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先生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參史傳。

祭酒姚先生勔

姚勔，字輝中，山陰人。舉進士，歷永康令。元祐初，召爲左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俛仰，無所建明。遷起居郎，改國子祭酒。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再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參《嘉泰會稽志》。

雲濠謹案：先生名一作「緬」。紹聖四年，衢州居住。

學士顧先生臨別見《安定學案》。

徽猷趙無愧先生君錫別見《高平學案》。

轉運馬先生默別見《泰山學案》。

待制孔先生武仲別見《濂溪學案》。

侍郎王先生汾

王汾，字□□，[1]鉅野人，翰林學士禹偁曾孫。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參史傳。

舍人孔先生文仲別見《濂溪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待制吴先生安持

吴安持，字□□，浦城人，同平章事充次子。元祐時，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仕終天章閣待制。參史傳。

龍圖錢先生勰

錢勰，字穆父，吴越王之後，知諫院彦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

[1] 「□□」，當作「彦祖」，參見黄庭堅《王彦祖惠其祖黄州制草書其後》注（光緒間陳三立覆宋刊《山谷詩注》本《山谷外集詩注》卷十六）。

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荆公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内銓主簿。判銓陳古靈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古靈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荆公使弟和甫來見，許用御史。先生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荆公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先生方居喪。帝于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户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先生，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辭，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先生答詔。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學士。同上。

尚書李先生之純 別見《蘇氏蜀學略》。

龍圖孫莘老先生覺 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鮮于先生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旱，詔求言。先生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調黟令，通判綿州，簽書永興軍判官，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介甫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先生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介甫。介甫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介甫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介甫乃不敢言。凡居郡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文忠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徙京東西路。後兩路合爲一，以先生爲轉運使。時王、吕當路，正人多不容。先生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文忠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絶交。過揚，先生往見。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于役，吴居厚掊斂虐害，竄之，復以先生使京東。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見哲宗幼沖，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先生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景仁、孫之翰推許。孫泰山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

長于《楚辭》。蘇文忠讀《九誦》，謂近于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參史傳。

學士趙先生彥若

趙彥若，宗室子。官翰林學士。紹聖初，章惇當國，惡元祐黨人，以先生預修《神宗實録》，謫澄州。參《明一統志》。

梓材謹案：先生臨淄人，《宋史》附其父《師民傳》，僅云「試中書舍人」。

端明趙先生卨

趙卨，字公才，邛州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元祐初，累遷至樞密直學士。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卒，贈右光禄大夫。紹聖四年，以其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參史傳。

待制孫先生升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于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

御史，進侍御史。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黄廷基摭其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其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別見《涑水學案》。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別爲《元城學案》。

待制韓先生川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忠肅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册，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及舜民争之。先生與吕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先生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爲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君孚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參史傳。

待制賈先生易

賈易，字明叔，無爲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十錢，使從學。先生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吕申公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徙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譽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其言頗切直，然志于抵阨時事，無他奇畫。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符中，累謫保静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曾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同上。

待制吕先生希純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文昭曾曲阜先生肇別見《廬陵學案》。

學士王先生覿

王覿，字明叟，如皋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删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先生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潁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闕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先生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説。朱公掞光庭訐東坡試館職策問，吕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説。先生言：「蘇某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户二部侍郎。紹聖初，知成都府。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先生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再罹讁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別見《高平學案》。

修撰吕先生陶 別見《蘇氏蜀學畧》。❶

❶「畧」，原誤作「案」，今據上下文改。

尚書王先生古

王古，字敏仲，莘縣人，文正公旦曾孫，太常少卿靖之子也。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蝗，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和甫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其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紹聖初，遷户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不合，詔徙兵部，尋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袁州。徽宗立，復拜户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其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參史傳。

梓材謹案：黨籍碑之爲三百九人者有兩王古，其一在餘官，《宋史》無傳，《茅山志》所云「崇寧五年，爲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者，當是也。

待制陳先生次升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介甫《字説》，招諸生訓之，先生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❶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邱縣。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先生

❶「爲」，當作「謂」，參見明鄭嶽《莆陽文獻列傳·陳次升傳》（明萬曆刻本）。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于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惇、卞乘閒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呂升卿察訪廣南，先生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遂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先生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税，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于雷，居卞于池，出京于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先生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元城安世稱其有功于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同上。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修撰謝先生文瓘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哲宗時，御史中丞黄履薦爲主簿，三年不詣執政府。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貽呂申公書，再調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迺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參史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別見《吕范諸儒學案》。

庶官三十九人

宣德秦太虚先生觀別見《蘇氏蜀學略》。

庶官湯先生馘

湯馘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侍郎杜先生純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諫議司馬先生康別見《涑水學案》。

庶官宋先生保國別見《荆公新學略》。

諫官吴先生安詩

吴安詩，字傳正，浦城人，同平章事充長子。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參史傳。

龍圖張先生耒別見《蘇氏蜀學略》。

直閣歐陽先生棐別見《廬陵學案》。

侍講吕滎陽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校理劉先生唐老

劉唐老，官祕閣校理。紹聖四年，落職監桂陽鹽稅務，以其爲元祐姦黨故也。參《續資治通鑑》。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附見《陳忠肅傳》。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別見《蘇氏蜀學略》。

文節黃涪翁先生庭堅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 別見《涑水學案》。

郎中畢先生仲游 附弟仲愈。

畢仲遊，字公叔，鄭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士安曾孫。與兄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輩。東坡爲考官，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徽宗時，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子以降，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伯魚、子思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稱。詔皆追侯之。先生早受知于司馬温公、吕申公，不及用，范堯夫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凜散秩而終，年七十五。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先生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參史傳。

諫議常先生安民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郎中孔先生平仲別見《濂溪學案》。

宗丞王先生鞏別見《蘇氏蜀學略》。

庶官張先生保源

張保源，字澄之，□□人。❶元符元年，三省言其與王定國鞏累上書議論朝政，詔特勒停，峽州居住。參《續資治通鑑》。

朝散汪先生衍

汪衍，□□人。❷官朝散郎。元符元年，詔除官勒停，永不收敘，送昭州編管。同上。

校書余先生爽

余爽，字荀龍，分宜人，知宣州良肱子。與兄卞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先生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其不附己，乃摘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參史傳。

❶「□□」，當作「深州束鹿」，參見清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三十一（清光緒刻本）。

❷「□□」，當作「歙縣」，參見《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別見《荆公新學略》。

諫官常先生立

常立，字□□，❶汝陰人，秩之子。始爲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中，蔡卞薦爲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説書，召對，以爲諫官。曾布欲傾卞，貶監酒税而卒。參《宏簡録》。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修撰唐先生義問

唐義問，字士宣，江陵人，質肅公介之次子。善文辭，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質肅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句文字。累擢湖南轉運判官。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用文潞公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參史傳。

奉議余先生卞

余卞，字洪範，分宜人，校書爽之兄也。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使司句

❶「□□」，當作「子允」，參見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一（知不足齋本）。

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設方略復平之。五溪蠻叛,斷渠陽道。先生適使湖北,節制諸將。伐山開道,入渠陽,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管句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于家。崇寧中,入黨籍。同上。

員外李先生格非

別見《蘇氏蜀學略》。

博士商先生倚

商倚,字□□,淄川人。官太學博士。入元祐黨籍。有詩,見《同文館集》。參《宋詩紀事》。

正言張先生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庶官李先生祉

李祉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正言陳先生祐

陳祐,雲濠案:碑刻作「祐」,史作「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彦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

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先生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參史傳。

忠敏任先生伯雨 別見《蘇氏蜀學略》。

朝請陳先生郛

陳郛，字彥聖，建陽人。第進士，知崑山縣。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賦。先生曰：「歲歉而賦不蠲，饑莩滿壑，何以奉公！」竟蠲之。後爲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以元祐黨坐廢。復朝請大夫，卒。先生性清鯁，歷官五十年，猶爲寒士。參《姓譜》。

通判朱先生光裔

朱光裔，字公遠，河南人。紹聖二年，通判府事。參《草堂寺題名》。

梓材謹案：先生疑是公掞光庭兄弟行。

庶官蘇先生嘉

蘇嘉。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無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諫議龔先生夬

庶官呂先生希績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別見《涑水學案》。

承議吴先生儔

吴儔，建安人，正肅公育之孫。官承議郎，名在黨籍。紹興五年，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參《續資治通鑑》。

又侍從官二人

待制岑先生象求

岑象求，字巖起，梓州人。終寶文閣待制，入黨籍。參《宋詩紀事》。

待制上官先生均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又餘官四人

司諫孫先生諤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殁謚慈静居士。少挺特不群，爲張文定方平所器重。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先生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先生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静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

司諫，遷左司諫，俄以疾卒。參史傳。

博士范先生柔中

范柔中，字元翼，南城人。舉進士，官至宣德郎、太學博士。其學長于《春秋》，著《春秋見微》十卷行于世，折衷三《傳》，去取諸家，深得聖人之意。元祐閒，上書言事，後被禁錮遷謫死。紹興初，朝廷崇尚節義，追贈直祕閣，得官一子。參《江西人物志》。

提點鄧先生考甫

鄧考甫，雲濠案：碑刻作「考甫」，史作「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先生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云云。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先生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于筠。參史傳。

諫議江先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了翁瓘同贈右諫議大夫。同上。

又曾任執政一人

文穆蔣穎叔之奇別見《廬陵學案》。

又曾任待制以上一人

侍郎龔先生原別見《荆公新學略》。

又庶官九人

考功鄧玉池先生忠臣

鄧忠臣，字謹思，長沙人。熙寧二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廢。參《宋詩紀事》。

梓材謹案：《范忠宣文集補編》，載先生《覆忠宣謚議跋》云：「因覆謚忠宣，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宫祠罷歸，終于家。後贈直祕閣。所居玉池峯，自號玉池先生。」

臺諫馬先生涓別見《吕范諸儒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別見《涑水學案》。

朝散李先生深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縣尉范先生正平並見《高平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吕范諸儒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鍔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舍人李先生昭玘別見《安定學案》。

又不在碑目三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説之別爲《景迂學案》。

縣令李先生勉附見《范吕諸儒學案》。

知州家先生愿别見《蘇氏蜀學略》。

附攻元祐之學者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左僕射。專以紹述爲事。

安惇字處厚，廣安人。同知樞密院事。議閲訴理書牘。

蔡京字元長，浦城人。左僕射。等元祐黨籍自書其碑。

蔡卞字元度，京弟。知樞密院事。章惇引居要地。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待制。與惇、卞謀陷元祐舊臣。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右僕射。贊章惇紹述。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尚書左丞。附章惇。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中書侍郎。發策絀元祐之政。

楊畏字子安，洛陽人。禮部侍郎。陰結章惇。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右僕射。建議紹述，復排擊元祐諸人。

黄履字安中，邵武人。尚書右丞。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

張商英字天覺，新津人。右僕射。力攻元祐大臣。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同知樞密院事。

來之邵 字祖德，延平人。御史。

周秩 字□□，秦州人。❶京西轉運使。

翟思 字□□，□□人。❷□□□□□。以上四人，章惇引居要地。

蹇序辰 字授之，雙流人。蘇州守。議閱訴理書牘。

吴材 字聖取，處州人。□□□□□。

王能甫 字□□，□□人。□□□□□。以上二人，排斥元祐諸賢。

强浚明 字□□，❸錢塘人。□□□□□。

葉夢得 字少藴，吴縣人。户部尚書。以上二人，爲蔡京客，與定黨籍。

吕惠卿 字吉甫，晉江人。參知政事。阿附新法，攻擊善類。

建炎元年丁未	建炎二年戊申	建炎三年己酉
四月，欽宗北歸。五月，高宗即位，改元。十二月，擢楊龜山時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講。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座右。正誣謗	十二月，黄潛善、汪伯彦並相。	二月，潛善、伯彦俱罷。三月，朱勝非相。四月，吕頤浩相。

❶「□□秦」，當作「重實秦」，參見《經義考》卷二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❷「□□□□」，當作「子久丹陽」，參見《京口耆舊傳》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❸「□□」，當作「行季」，參見曾協《强公行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雲莊集》卷五）。

宣仁太后之罪，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子孫不許入朝仕宦。

建炎四年庚戌

五月，范宗尹相。

十一月，詔追封贈故相呂汲公、申公、范許公。

紹興元年辛亥

七月，高宗諭張守、秦檜：「黨籍至今，追贈未畢，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

八月，秦檜相。

贈伊川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

紹興二年壬子

四月，賜進士張橫浦九成第一。

八月，秦檜罷。

九月，朱勝非復相。

紹興三年癸丑

四月，朱勝非以母憂去位。

七月，勝非復相。

九月，呂頤浩罷。

紹興四年甲寅

四月，范元長沖直史館。

五月，元長薦尹和靖。授和靖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

九月，趙豐公鼎相。

十一月，邵伯温卒。

紹興五年乙卯

二月，張魏公浚相。

四月，魏公出行邊。楊龜山卒。

九月，賜進士汪玉山應辰第一。

紹興六年丙辰

魏公、豐公並相。

朱内翰震論孔、孟之學傳于二程。

五月，謝上蔡良佐子克念特補右迪功郎。

十二月，豐公免相。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紹興七年丁巳

魏公、豐公並相。

正月，周秘劾董弅沮格詔令。九日，董弅除集賢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呂祉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三月，胡文定安國乞封爵邵、張、二程，列于從祀。魏公奏入，報聞，陳公輔、周秘、石公揆共劾文定學術頗僻，行義不修，改文定提舉太平觀。

四月，和靖以師程子之久，辭經筵。

九月，朱漢上震卒。

和靖至國門，命爲祕書郎兼説書，力辭詔不受。

魏公罷，謫居永州。

豐公復相。

紹興八年戊午

二月，除和靖祕書少監，進除太常少卿。

三月，秦檜復相。

六月，以呂東萊本中直學士院。

十月，豐公免相。

秦檜專政。

十一月，和議起，直學士院曾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許吏部忻、胡忠簡銓並抗疏。

紹興九年己未
秦檜專政。
正月，和靖辭免待制、侍講，差提舉江州太平，待制如故。
四月，吕頤浩卒。

紹興十年庚申
秦檜專政。
四月，録用伊川孫暘補將仕郎。
八月，貶梗和議者，張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陳剛中知安遠，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户參軍。

紹興十一年辛酉
秦檜專政。

紹興十二年壬戌
秦檜專政。
十一月，和靖卒。

紹興十三年癸亥
秦檜專政。
五月，張横浦坐豐公黨，南安軍居住。

紹興十四年甲子
秦檜專政。
四月，秦檜請禁野史。
八月，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説。
十月，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横渠之學，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十一月，朱勝非死。

紹興十五年乙丑
秦檜專政。
四月，秦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乃封天下赦書，内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禁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户知之也。」
六月，吕東萊本中卒于上饒。

紹興十六年丙寅
秦檜專政。

紹興十七年丁卯
秦檜專政。
八月，豐公卒于吉陽軍。

紹興十八年戊辰
秦檜專政。
四月，賜進士得朱晦庵熹。
十一月，竄胡忠簡于海南。
潘舍人良貴卒。

紹興十九年己巳
秦檜專政。
九月，劉白水勉之卒。

紹興二十年庚午
秦檜專政。
正月，竄胡致堂寅于新州。
九月，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紹興二十一年 辛未 秦檜專政。	紹興二十二年 壬申 秦檜專政。	紹興二十三年 癸酉 秦檜專政。 十一月，鄭仲熊論豐公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紹興二十四年 甲戌 秦檜專政。 鄭仲熊復論。	紹興二十五年 乙亥 秦檜專政。 十月，張震乞申勑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秦檜死，士大夫之攻伊川者自是少息。	紹興二十六年 丙子 六月，葉伯益謙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自檜專國柄，程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十月，安置魏公于永州。
紹興二十七年 丁丑 三月，賜進士王梅溪十月第一。	紹興二十八年 戊寅	

附攻專門之學者

秦檜 字會之，江寧人。左僕射。首唱和議。

陳公輔 字國佐，臨海人。吏部員外郎。乞屏程學。

謝山《跋宋史陳公輔傳後》曰：玉山汪愨，文定公曾孫也。其跋《王信伯集》云：「《尹和靖年譜》但載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蓋自趙忠簡公進朱子發、范元長于資善堂，朱嘗奏疏，以爲伊川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又乞宣謝顯道之子。而尹之召，陳公輔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薦。公輔首對，論王安石學術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無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其

非,遂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有見今被舉行誼可稱而尚在遠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蓋指和靖。已而忠簡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以上卷獨存。公輔遂上言:『伊川之徒,僞爲大言,皆宜屏絶。』于是朱公震求去,上堅留之。和靖亦辭召命,有旨促赴闕陳,尋除禮侍。既嘗上意,知不能回,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義與諸儒之説並行,以消偏黨』。可爲嗟歎。」案,公輔之爲小人至此,《宋史》未能盡抉其前後情狀,予故特表而出之。

周秘 字□□,秦州人。❶秩弟。中丞。

石公揆 字道任,新昌人。侍御史。以上二人,劾胡文定。

汪勃 字彦及,黟縣人。簽書樞密院事。乞去專門。

何若 字□□,□□人。❷右正言、簽樞。乞黜程、張之學。

曹筠 字□□,□□人。❸□□□□。請劾專門之學。

鄭仲熊 字行可,西安人。權參知政事。論專門之學。

❶「秦」,當作「泰」,參見前「周秩」條。

❷「□□□□」,當作「任叟江寧」,參見《南宋館閣録》卷八。

❸「□□□□」,當作「庭堅當塗」,參見《揮麈三録》卷三(四部叢刊本)。

張　震　字□□，□□人。❶□□□□。❷乞申劾專門之學。

宋元學案卷九十六終

❶「□□□□」，當作「真甫縣竹」，參見《南宋館閣録》卷七。

❷「□□□□」，當作「著作佐郎」，參見《南宋館閣録》卷七。

慶元黨案表

曾任宰執者四人：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留正

周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王藺

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彭龜年 別爲《嶽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薛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章穎 別見《玉山學案》。

鄭湜

樓鑰 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林大中 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黃由

黃黼 別見《涑水學案》。

何異

孫逢吉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別爲《丘劉諸儒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楊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項安世 別見《晦翁學案》。

李𡎺

沈有開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曾三聘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仲鴻 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吳獵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祥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武臣三人：

皇甫斌

范仲壬

張致遠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張衜

林仲麟

蔣傅

徐範

蔡元定 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呂祖泰 別見《東萊學案》。

趙汝譖 別見《水心學案》。

趙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峴 別見《玉山學案》。

范仲黼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❶

汪逵 別見《玉山學案》。

孫元卿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陳武 別見《止齋學案》。

田澹

黃度 別見《止齋學案》。

詹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蔡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黃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南 別見《水心學案》。

❶「見」，原誤作「爲」，今據上文《華陽學案表》改。

吳柔勝別見《晦翁學案》。

王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孟浩

趙犖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白炎震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　慶元黨案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梓材謹案：是卷《序録》統見上卷《元祐黨案》。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八月，陳魯公康伯言朱晦庵熹之賢，召赴行在。晦庵辭不出。
九月，魯公相。

紹興三十年庚辰
魯公相。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魯公相。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魯公相。
六月，高宗内禪，孝宗即位。
十二月，胡籍溪憲卒。

隆興元年癸未
正月，史忠定浩相。以魯公言，再召晦庵。晦庵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次。
四月，賜進士得吕東萊祖謙。
五月，忠定罷。
十二月，張魏公浚相。陳龍川亮上《中興論》。魯公罷。

隆興二年甲申
十一月，魯公復相。

乾道元年乙酉
二月，魯公卒。促晦庵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

乾道二年丙戌
十二月，魏文節杞相。

乾道三年丁亥
陳正獻俊卿、劉忠肅珙初秉政。晦庵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九月，丁母憂。

乾道四年戊子
十月，陳正獻相。

乾道五年己丑
春，釋奠先聖。太學録魏元履掞之白宰相，請罷王安石父子從祀，而追爵二程。宰相不可。

乾道六年庚寅
五月，正獻罷。

八月，虞雍公允文相。是年賜進士鄭僑第一。

乾道七年辛卯

雍公獨相。

乾道八年壬辰

八月，梁儀公克家相。九月，雍公罷。

乾道九年癸巳

五月，晦庵主管台州崇道觀。

淳熙元年甲午

二月，雍公卒。十一月，葉衡相。

淳熙二年乙未

葉衡獨相。

淳熙三年丙申

二月，汪玉山卒。龔莊敏行丞相事，薦晦庵，除祕書郎。後奉祠。除吕東萊祕書郎、國史院編修。

淳熙四年丁酉

六月，龔莊敏罷。趙侍郎粹中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孝宗諭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趙衛公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參政龔茂良、李彥穎不以爲可，乃不行。秋，去王雱畫像。

淳熙五年戊戌

三月，史忠定復相，薦召晦庵、東萊、張南軒栻及曾逢。南軒不至。趙衛公雄執政。忠定薦晦庵，差知南康軍。十一月，忠定罷。衛公相。

淳熙六年己亥

衛公獨相。

淳熙七年庚子

衛公獨相。二月，南軒卒。晦庵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除直祕閣，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九月，陸復齋九齡調全州教授，未上，卒。十二月，胡忠簡卒。

淳熙八年辛丑

二月，象山訪晦庵于南康。五月，以史忠定爲少師。六月，忠定薦薛象先、楊慈湖、陸象山、陳益之、石應之、宗昭、葉水心、袁絜齋、趙静之，善譽張子智等十五人。七月，東萊卒。八月，王魯公淮相。是年，賜進士黄由第一。

淳熙九年壬寅

魯公獨相。正月，除象山國子學正。八月，晦庵以浙東賑濟有勞，進徽猷閣。

淳熙十年癸卯

魯公獨相。正月，晦庵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杜門不出，作武夷精舍居之。六月，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淳熙十一年甲辰

魯公獨相。十一月，令峽州歲時存問郭白雲雍。

淳熙十二年乙巳

魯公獨相。

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

十二月，象山遷敕令所删定官。

淳熙十三年丙午

魯公獨相。

十一月，除象山將作監丞，王給事信論駁，改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二月，陳魏公卒。

淳熙十四年丁未

二月，周益公必大相。

六月，梁儀公卒。

七月，晦庵除江西提刑，力辭。

魯公秉政日久，士多失職。益公相，拱默無所預。詹元善體仁率同志者請于益公，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君舉傅良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

十二月，郭白雲卒。

淳熙十五年戊申

五月，魯公罷。

詔晦庵主管西太乙宮、並崇政殿説書。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辭職，依舊直寶文閣。

八月，晦庵除兵部郎官，未供職。林栗劾晦庵奏狀，葉水心適爲晦庵辯誣及論陳賈封事。晦庵除江東轉運副使，辭。十月，差知漳州。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留魏公正相，擢何澹爲諫官，攻益公。

二月，孝宗内禪，光宗即位。

五月，益公罷。

八月，王淮死。

九月，劉子澄清之卒。太學博士沈應元有開力勸魏公以拔用知名之士，魏公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

十二月，詔起象山主荆門軍。

紹熙元年庚戌

魏公獨相。

正月，起陳止齋爲吏部員外郎。

二月，劉文節光祖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黄掄，憸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

紹熙二年辛亥

魏公獨相。

春，晦庵除祕閣修撰，奉祠。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差知静江府，辭。差知潭州。

冬，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于是過重華之禮始簡。

紹熙三年壬子

魏公獨相。

十一月，羅尚書點、尤給事袤、黄舍人裳、黄御史度、葉郎官適等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從。

紹熙四年癸丑

三月，葛邲相。

五月，賜進士陳龍川第一，授建康簽判，未至，卒。

六月，胡簽樞晉臣卒。

紹熙五年甲寅

六月，孝宗崩。

七月，寧宗即位，尊光宗爲太上皇。授黄直卿榦爲迪功郎。

八月，晦庵除煥章閣待制、侍講。

魏公罷。

趙忠定汝愚相。❶擢徐子宜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韓侂胄用事。

九月，張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尚。

羅樞密點卒。

十月辛卯，晦庵入見。又約彭子壽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奸。黃正言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内批斥去。

閏十月，晦庵除宮觀，忠定獨袖内批還上。樓宣獻鑰封還録黃，鄧舍人馹面奏乞留，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劉文節光祖又言之，陳文節傅良再封還録黃，除晦庵寶文閣待制與郡。劉文節再上疏留行，不報。樓宣獻再封還録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孫侍郎逢吉上疏，留晦庵。吳文定獵入劄子乞留，不報。晦庵在朝甫四十六日。

自是，陳文節、吳文定、劉文節各先後斥去。

十一月，晦庵差知江陵府，再辭，提舉鴻慶宮。

是年，黃尚書裳亦卒。

慶元元年乙卯

侂胄用事。

三月，忠定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而罷。章茂獻穎上疏留之，李沐劾其附下罔上，與郡。徐子宜亦上疏請留之，子宜罷。李元德祥、楊敬仲簡復疏留忠定，沐又劾之，元

慶元二年丙辰

侂胄用事。

正月，京鏜相，何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忠定至衡州，服藥而卒。

劉德秀論留魏公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僞學之稱自此始。

慶元三年丁巳

侂胄用事。

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于奏牘前聲説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

二月，邵褎請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梓材案：邵褎，《道命録》作

❶「汝」，原誤作「如」，今據上文《慶元黨案表》改。

德，敬仲俱罷。

四月，呂子約祖儉又疏留忠定併晦庵、彭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子約詔送韶州安置，鄧舍人馹封還録黄。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

六月，詔宏中等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劉德秀又劾孫東伯元卿、袁和叔燮、陳蕃叟武，皆罷去。汪季路逵入劄子辯之，亦罷。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僞而辨邪正。

七月，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録真去僞」。詔榜朝堂，于是忠定引用之人一網盡矣。

十一月，責忠定永州安置，徐子宜南安軍安置。

十二月，晦庵罷待制，仍舊宫觀。

二月，省闈知貢舉葉翥等奏論文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七月，呂子約卒于筠州。

八月，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沈繼祖以胡紘稾劾晦庵。

十二月，蔡西山元定編管道州。

趙哀然。

三月，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留魏公送邵州居住。

六月，言者楊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十二月，王沇乞置僞學之籍，于是著籍者：宰執則有趙忠定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晦庵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文節光祖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是年，蔡西山卒于春陵。

慶元四年戊午

侂胄用事。

四月，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五月，命高文虎草詔，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

十二月，晦庵乞致仕。

慶元五年己未

侂胄用事。

正月，詔彭子壽追三官勒停，曾無逸三聘追兩官。

二月，詔劉文節落職，房州居住。

五月，賜進士得真西山德秀、魏鶴山了翁。

九月，進士呂泰然祖泰擊登聞鼓上書，論不當立僞學之禁，送連州拘管，又配欽州牢城收管。

十二月，言者乞虛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晦庵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

慶元六年庚申

侂胄用事。

閏二月，謝深甫相。

三月，晦庵卒于考亭。

八月，京鏜死。言者施康年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嘉泰元年辛酉

侂胄用事。

二月，議者又言：「僞學之徒未能盡革，願于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

貶益公爲少保。

嘉泰二年壬戌

侂胄用事。

正月，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禁止。

二月朔，以張孝伯、陳景思言，追

嘉泰三年癸亥

侂胄用事。

五月，陳自强相。

八月，李肅簡祥卒。

復趙忠定資政殿大學士。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誼、劉德修光祖、❶陳止齋傅良、章茂獻穎、薛象先叔似、葉水心適、林正甫大中、詹元善體仁、蔡行之幼學、曾無逸三聘、項平甫安世、范文叔仲黼、黄商伯灝、游子正仲鴻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郡、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毋復有言。

十月，除晦庵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

十二月，周益公復少傅，留魏公復少保，自是學禁稍解矣。

嘉泰四年甲子

侂胄用事。

十二月，益公卒。

開禧元年乙丑

侂胄用事。

七月，留魏公卒。

侂胄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

開禧二年丙寅

侂胄專政。

七月，楊誠齋萬里卒。

十二月，吳曦受金命稱王。

彭子壽龜年卒。

開禧三年丁卯

侂胄專政。

十一月三日，定計，侂胄伏誅。

十二月，錢象祖相。

嘉定元年戊辰

二月，詔趙忠定盡復原官，賜謚。

六月，林正惠大中卒。

七月，丘忠定崈卒。

十月，史彌遠相。

晦庵有旨賜謚。

詔褒録上書六士。

趙忠定轉贈太師，追封沂國公。

十二月，象祖罷。

是年號爲更化。

嘉定二年己巳

史彌遠獨相。

正月，以樓攻媿鑰參知政事。

十二月，晦庵賜謚文公。博士章徠議謚「文忠」，劉考功彌正去「忠」存「文」。于是彭龜年、孫逢吉、吕祖儉以次賜謚。

蔡西山特贈迪功郎。

嘉定三年庚午

彌遠獨相。

五月，追贈晦庵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嘉定四年辛未

彌遠獨相。

十二月，李仲貫道傳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嘉定五年壬申

彌遠獨相。

劉晦伯爚乞以晦庵《語》《孟集註》列于學官。從之。

❶「修」，原誤作「秀」，今據上文《邱劉諸儒學案》「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條改。

未行。是年，吕泰然卒。

嘉定六年癸酉

彌遠獨相。

嘉定七年甲戌

彌遠獨相。八月，衛資政涇奏，爲張南軒請謚。

嘉定八年乙亥

彌遠獨相。六月，丘婺州壽雋奏，爲吕東萊請謚。八月，賜南軒謚。博士孔煒議謚曰「宣」，楊考功汝明覆議，從之。

嘉定九年丙子

彌遠獨相。正月，賜東萊謚。孔煒議謚曰「成」，丁考功端祖覆議，從之。魏鶴山了翁爲周濂溪請謚。十一月，任伯起希夷爲二程請謚。

嘉定十年丁丑

彌遠獨相。魏鶴山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賜陸象山九淵謚曰文安。是年，賜進士吴潛第一。

嘉定十一年戊寅

彌遠獨相。

嘉定十二年己卯

彌遠獨相。

嘉定十三年庚辰

彌遠獨相。六月，臧太常格議謚濂溪曰「元」，明

嘉定十四年辛巳

彌遠獨相。三月，李蘄州誠之死節。

道曰「純」，伊川曰「正」，樓考功觀覆議，從之。

十二月，魏鶴山再爲横渠請謚。

嘉定十五年壬午

彌遠獨相。

嘉定十六年癸未

彌遠獨相。五月，賜進士蔣重珍第一。博士議謚横渠曰「達」。禮部侍郎議謚于「明」、「誠」、「中」三字取一字用之。鶴山擬用「誠」字，議者以爲不可。○雲濠案：《道命録》自註云：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氏去非《性理群書》稱謚曰「獻」，未知孰是。○梓材案：鶴山入爲太常少卿，定謚曰「明」，然最後定謚曰「獻」。

嘉定十七年甲申

彌遠獨相。正月，録用伊川後人，補伊川曾孫觀之登仕郎。六月，詔補伊川元孫源迪功郎。八月，寧宗崩，理宗即位。

慶元黨禁

曾任宰執者四人

忠定趙子直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忠宣留仲至先生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晉江人，鄂國公從效六世孫。紹興十三年，第進士。孝宗朝除給事中，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知紹興府。後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簡素化民，除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事。孝宗密諭内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姜特立擢知閤門事，聲勢浸盛。乞斥逐，上意猶未決。特立謁之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選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先生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宫。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黄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拜少傅，封魯國公。力辭。孝宗疾篤，數請車駕過宫。先生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洒退。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率同列乞早正嘉王儲位。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寧宗即位，遣使召還，進少保，封衛國公。積數事，失上意，韓侂胄從而間之，詔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又以張叔椿言，落職。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量移南劒州。詔復元官職致

仕。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開禧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八。贈太師。寶慶三年，賜謚忠宣。參史傳。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獻肅王軒山先生藺

王藺，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累除武學諭。孝宗幸學，先生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黄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轉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藺敢言，宜加奬擢。」除宗正丞，出守舒州。尋出手詔：「王藺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駮，内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爲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先生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里居家廟，❶力争以爲不可，因應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卒。先生盡言無隱，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參史傳。

❶「里居」，當作「皇后」，參見《宋史·王藺傳》。

梓材謹案：《直齋書録解題》：《軒山集》十卷，言先生任經帷，論官僚攀附而登輔佐，道諛濟私，陳義凜然。嘉定以來，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謚。至端平乃得謚獻肅云。

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三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正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別爲《嶽麓諸儒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別見《玉山學案》。

文肅鄭補之先生湜

鄭湜，字溥之，福州人。光宗即位，爲祕書郎。因轉對，首乞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慶元初，權直學士院。時趙忠定汝愚罷相，去知福州，先生草制，坐無貶辭免。參《姓譜》。

謝山《答臨川論慶元黨籍鄭湜帖》曰：昨問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愚攷《福建通志》，湜，字溥之，一字補之。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

語。韓侂胄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謚文肅。按，李枅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做而遽出，亦無此例」。枅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録》。《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即有僞學之禁。溥之既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既召用，何以又遭禁錮？愚意或即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于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于他書，《宋史》自荒陋耳。梓材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三》云：「鄭溥之，即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蕃叟，即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顛末具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所云「別紙」，即此帖也。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正惠林先生大中並見《丘劉諸儒學案》。

少師黄先生由

黄由，字子由，平江人。舉進士第一，累官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侍御史張巖奏其植僞黨與，遂奉祠。嘉定閒，起爲浙東安撫使，仍官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卒，贈少師。參《姓譜》。

侍郎黄先生黼别見《涑水學案》。

尚書何月湖先生異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之，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于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先生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累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先生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悦。又以劉光祖于先生交密，言者遂以先生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先生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後四年，吴曦果叛。

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明年，擢工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一。先生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參史傳。

獻簡孫先生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縣司户。乾道七年，太常黄鈞薦于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先生竟就常德教授以歸。紹熙元年，遷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親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宫按行使，朱元晦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後溪光祖與先生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先生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論·權輿》篇，[1]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元晦事相類。先生欣然代之講，因于上前争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先生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寖失上意。會彭忠肅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先生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

[1] 「論」，當作「詩」，參見《宋史·孫逢吉傳》。

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憸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趙丞相既罷，侂胄專國，出知太平。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同上。

餘官三十一人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別爲《丘劉諸儒學案》。

忠公吕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別見《晦翁學案》。

文肅李悦齋先生𡌴

龍圖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忠節曾先生三聘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公游先生仲鴻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文定吴畏齋先生獵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肅簡李先生祥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

錢塘縣主簿。調濠州録事參軍。累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趙丞相以言去國，上疏争之，曰：「頃壽星崩，❶兩宫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摇，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運副，言者劾罷之。于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祐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參史傳。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讜 別見《水心學案》。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 別見《玉山學案》。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尚書汪先生逵 別見《玉山學案》。

國博孫先生元卿

孫元卿，字東伯，□□人。❷國子博士。

❶「星」，當作「皇」，參見《宋史·李祥傳》。

❷「□□」，當作「樂清」，參見《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知州陳先生武 別見《止齋學案》。

宗丞田先生澹

田澹，字□□，❶南劒人。官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

宣獻黄文叔先生度 別見《止齋學案》。

龍圖詹先生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提舉黄西坡先生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吴先生柔勝 別見《晦翁學案》。

寶文王先生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直閣孟先生浩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乾道進士，知武寧縣，有聲。累遷知湖州。以忤權貴罷。後復起，官至直祕閣。爲人廉介，一毫不妄取與。

❶「□□」，當作「子真」，參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爲文章有法度，所著有《䛠技集》。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鞏別見《丘劉諸儒學案》。

通判白先生炎震

白炎震，字□□，普州人。成都府通判。

武臣三人

統制皇甫先生斌

皇甫斌，字文仲，華山人。官池州都統制。

鈐轄范先生仲壬

范仲壬，蜀人。贈太保琢之弟璪四世孫寥，徽宗時有功，避不以自名，官至右武大夫，先生其從孫也。武舉中第，裁八年，出知金州。後爲利路鈐轄。燦尚使氣，鄉里敬服，故其後以武聞云。參《氏族譜》。

鈐轄張先生致遠

張致遠，字□□，南劍人。江南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知軍楊先生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忠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忠定爲右丞相，

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忠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忠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捄争，俱被斥。先生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于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疏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心，實在于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章穎力辯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觝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于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于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群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概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别淑慝，竄李

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冑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先生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馹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于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侂冑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録。嘉定元年，特遷先生一秩，亦不拜。累改宣教郎，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參史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衜

張衜，字用叟，侯官人。官終泰和令。嘗同楊宏中上書。參《福建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福建通志》作「道」，「道」與「衜」，古今字爾。《宋史・忠義傳》稱先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周端朝同登進士第。

太學林先生仲麟

林仲麟，字景仲，寧德人。倜儻有大志。淳熙五年，試太學第一。慶元中，與楊宏中等六人上疏救趙忠定，韓侂冑怒，送毘陵編管。先生毅然不少詘。時有「慶元六君子」之稱。參《姓譜》。

太學蔣先生傳

蔣傳，字象夫，信州人。先生久居太學，忠鯁有聞。叩閽之事，皆其屬稾云。參《宋元通鑑》。

朝奉徐先生範

徐範，字彝父，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趙丞相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叩閽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其友亦勸止之。先生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摇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先生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歷知邵武軍，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參史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監嶽吕先生祖泰別見《東萊學案》。

附攻慶元僞學者

韓侂胄　字節夫，安陽人。平章軍國事。力攻僞學。

京鏜　字仲遠，洪州人。右丞相。實發僞學之名。

何澹字自然，處州人。樞密。與京鏜主僞學之禁者六年。

劉德秀字仲洪，洪州人。諫議大夫。首論留忠宣引僞學之罪。

胡紘字□□，❶處州人。御史。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

李沐字□□，❷湖州人。正言。論罷趙忠定，又劾留忠宣。

劉三傑字□□，婺州人。正言。論僞學黨變爲逆黨。

施康年字□□，❸通州人。正言。乞嚴行約束僞徒送葬。

姚愈字次愈，平江人。大諫。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

陳賈字□□，舒州人。兵部侍郎。乞擯斥道學。

楊大法字元範，婺州人。侍御。

張釜字□□，❹鎮江人。大諫。指劉文節《涪州學記》爲謗訕。

錢象祖字□□，❺錢塘人。參政。

葉翥字□□，❻處州人。尚書。奏禁《語》、《孟》、《學》、《庸》等書。

❶「□□」，當作「應期」，參見《宋史·胡紘傳》。

❷「□□」，當作「兼濟」，參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

❸「□□」，當作「壽翁」，參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九。

❹「□□」，當作「君量」，參見《宋詩紀事》卷五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版）。

❺「□□」，當作「伯同」，參見《兩朝綱目備要》卷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❻「□□」，當作「叔羽」，參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九。

許及之 字深甫，温州人。樞密。

張巖 字□□，❶揚州人。侍御。奏黄少師由植僞黨。

陳讜 字□□，興化人。侍御。

傅伯壽 字□□，❷泉州人。侍郎。

汪義端 字子充，黟縣人，勃孫。中書舍人。

高文虎 字炳如，明州人。直院。草「僞徒改視回聽」詔。

張伯垓 字□□，❸秀州人。察院。

麋師旦 字周卿，平江人。吏部侍郎。

趙善堅 字德固，宜春人。婺州簽判。

林采 字□□，□□人。監察御史。

沈繼祖 字□□，❹興國人。監察御史。以胡紘奏稾劾晦庵。

丁逢 字□□，❺常州人。川秦都大。

邵褎 字□□，秀州人。司直。請僞學不得除在内差遣。

❶「□□」，當作「肖翁」，參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七。
❷「□□」，當作「景仁」，參見《直齋書録解題》卷四。
❸「□□」，當作「德象」，參見《南宋館閣續録》卷九。
❹「□□」，當作「述之」，參見《南宋館閣續録》卷八。
❺「□□」，當作「端叔」，參見《萬姓統譜》卷五十五。

王沇　字□□，□□人。衡州守。乞著僞學籍。

錢鍪　字□□，□□人。衡州守。

余嘉　字□□，❶漳州人。新州教授。上書乞斬晦庵。

趙師召　字□□，□□人。迪功郎。

張貴謨　字子智，處州人。

黄掄　字□□，□□人。右正言。

鄭丙　字少融，福州人。淳熙閒吏部尚書。言僞學不宜信用。

林栗　字黄中，福州人。淳熙閒兵部尚書。劾晦庵不供職。

王淮　字季海，金華人。淳熙閒右丞相。實始慶元僞學之禁。

趙彦逾　字德老，明州人。資政殿大學士。

謝山《跋趙彦逾傳》曰：深寧先生所著《四明七觀》甚稱彦逾之清節，不意大儒立言亦尚有阿私也。彦逾之爲人尚足道乎？案：彦逾晚與樓、林二參政並召，右司諫王居安言「樓鑰、林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彦逾豈可與之同日而語？彦逾始以趙汝愚不引入政府，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斥死，彦逾之力居多，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薰蕕共器，

❶「□□」，當作「若蒙」，參見《萬姓統譜》卷八。

非所以示趨向于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居安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説書，時爲諫官才十八日。居安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此足爲彦逾定案矣。彦逾之子籛夫實有清節，乃幹蠱之子也。

寶慶元年乙酉	寶慶二年丙戌	寶慶三年丁亥
史彌遠專政。八月，賜張橫浦謚曰文忠。	彌遠專政。正月，賜陸復齋九齡謚文達，沈定川煥謚端憲。召布衣李微之心傳赴闕。	彌遠專政。正月，贈晦庵太師，追封信國公。
紹定元年戊子	紹定二年己丑	紹定三年庚寅
彌遠專政。	彌遠專政。九月，晦庵改封徽國公。	彌遠專政。五月，蔡九峯沈卒。

紹定四年辛卯	紹定五年壬辰	紹定六年癸巳
彌遠專政。	彌遠專政。是年，賜進士徐元杰第一。	十月，鄭忠定清之相。彌遠卒。十一月，召陳和仲塤爲樞密院編修官。
端平元年甲午	端平二年乙未	端平三年丙申
忠定獨相。五月，召徐文清僑爲太常少卿。九月，召真西山爲翰林學士，魏鶴山直學士院。	正月，詔議胡安定、孫泰山、邵康節、歐陽永叔、周濂溪、司馬温公、蘇東坡、張橫渠、程明道、伊川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三月，真西山參知政事。五月，西山卒。六月，喬文惠行簡相。八月，詔趙忠定配享寧宗廟廷。十二月，知沔州高稼死節。	九月，崔與之相。
嘉熙元年丁酉	嘉熙二年戊戌	嘉熙三年己亥
八月，詔趙忠定追封福王。		正月，喬文惠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

史嵩之相。十二月，崔清獻與之卒。以陳和仲爲國子司業。

嘉熙四年庚子
閏月，李文清宗勉卒。

淳祐元年辛丑
史嵩之專政。
正月，周、二程、張、朱列于從祀，濂溪封汝南伯，明道封河南伯，伊川封伊陽伯，横渠封郿伯。
二月，喬文惠卒。
五月，賜進士得王厚齋應麟。

淳祐二年壬寅
嵩之專政。

淳祐三年癸卯
嵩之專政。

淳祐四年甲辰
嵩之專政。
九月，嵩之去位。
十二月，范文肅鍾、杜清獻範相。

淳祐五年乙巳
四月，杜清獻卒。
六月，徐侍郎元杰暴卒。
十二月，游似相。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七年丁未
四月，鄭忠定復相。

淳祐八年戊申
忠定獨相。

淳祐九年己酉
正月，范文肅卒。
閏二月，趙葵相。

淳祐十年庚戌
是年，賜進士方逢辰第一。

淳祐十一年辛亥
十一月，謝方叔、吳潛相。

淳祐十二年壬子
方叔獨相。

寶祐元年癸丑
方叔獨相。

寶祐二年甲寅
八月董槐相。

寶祐三年乙卯

寶祐四年丙辰
十月，程元鳳相。
五月，賜進士文文山天祥第一。

寶祐五年丁巳
元鳳獨相。
八月，嵩之死。

寶祐六年戊午
四月，丁大全相。

開慶元年己未
十月，吳潛復相。
賈似道相。

景定元年庚申
四月，吳潛罷。

景定二年辛酉
似道專政。
正月，加封張南軒華陽伯，吕東萊開封伯，並從祀孔子廟庭。

景定三年壬戌
似道專政。
六月，吳毅夫潛暴卒于循州。

景定四年癸亥
似道專政。
五月，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布衣徐幾並授迪功郎。

景定五年甲子
似道專政。
九月，竄建寧教授

咸淳元年乙丑
似道專政。

咸淳二年丙寅
似道專政。

謝疊山枋得于興國軍。十月，度宗即位。	咸淳三年丁卯 似道專政。三月，程元鳳復相。八月，葉夢鼎相。	咸淳六年庚午 似道專政。正月，江萬里罷。	咸淳九年癸酉 似道專政。	德祐二年丙子 正月，吳堅、文天祥相。李芾死節。趙良淳死節。
	咸淳四年戊辰 似道專政。十二月，程元鳳卒。	咸淳七年辛未 似道專政。	咸淳十年甲戌 似道專政。七月，瀛國公即位。十一月，王爚相。十二月，章鑑相。	
	咸淳五年己巳 似道專政。三月，江萬里、馬廷鸞相。	咸淳八年壬申 似道專政。	德祐元年乙亥 二月，似道罷。四月，陳宜中、留夢炎相。五月，賜婺州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承事郎。九月，似道拉殺于南劍州。十一月，以謝疊山爲江西招諭使。	

附晚宋詆詈諸儒者

周密

字公謹，吳興人。義烏令。自號弁陽老人，又號四水潛夫。

梓材謹案：周公謹先爲齊人，後徙湖。其著《齊東野語》云：「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遡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爲一家者，惟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沂安朱元晦而已。此外有横浦張子韶、象山陸子静，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又云：「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褎衣博帶，危坐闊步，或鈔節語録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人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由

前之説，尚爲平允之論。由後之説，不無有所詆詈。故其《癸辛雜識後集》謂饒雙峯自詭爲黄勉齋門人，《雜識别集》目王厚齋爲形拘，言徐徑畈沽激太過，且謂其無忌憚云。至其《浩然齋雅談》有云：「宋之文治雖盛，然諸公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吕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且引葉水心「洛學興而文字壞」爲至言，意欲伸文詞以抑道學。與《野語》前説不自相矛盾邪？

宋元學案卷九十七終

荊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廬陵門人。）
- 子雱
- 龔原
  -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 沈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 王無咎
- 晏防
- 陸佃
  - 子宰
    - 孫游
-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 汪澥
- 鄭俠
- 蔡肇
- 陳祥道
  - 弟暘
- 許允成

別附
- 呂惠卿
  - 蔡京
  - 蔡卞
  - 林希
- 蹇序辰　父周輔。
- 楊畏　並附《元祐黨案》。❶
- 馬希孟

❶「楊畏　並附元祐黨案」，原脱，今據醉經閣本補。

方愨

孟厚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爲新學者。

王安禮 —— 元孫 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國 並荆公弟。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荆公講友。

宋保國 荆公學侶。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王學餘派。

宋元學案卷九十八　荆公新學略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荆公《淮南雜説》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横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荆公新學略》及《蜀學略》。梓材案：是條《序録》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爲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別謂之《學略》云。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爲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

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吕誨等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戩、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吕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群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閒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爲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吕惠卿爲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爲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荆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爲惠卿所誤。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

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

雲濠案：荆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氏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

《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晚歲爲《字説》二十四卷，學者争傳習之，且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説，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詘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參《東都事略》。

祖望謹案：靖康閒，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于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于是示之以義。其于禮

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于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于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亦無以異于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于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于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王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于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于惡，而不知七者之出于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後動焉，動而當于理則聖也、賢也，不當于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于情之發于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惡也，

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于情之發于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説，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性情論》。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静矣。故于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于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

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于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于義也。爲行而過于義，宜乎孔子之無取于其材也。勇過于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于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于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于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知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于事而無不當于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静，知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静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静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

水。」山者静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静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顔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仁知論》。

君子所求于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于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于聖人，若當絶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于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于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于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顔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于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于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于是哉！《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

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于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于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于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于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于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行述》。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于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于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

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慾情者乎？喜怒愛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于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于知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説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

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于法令誥戒之間，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脱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

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原過》。

附録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程氏遺書》。

温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即逐之。」温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元城語録》。

梓材謹案：元城語移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户馬之説。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媿文彦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彦博嘗争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

大事，安石竟略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令別撰。

安石與吕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以盡數對。韶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録》。邵氏云：「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録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❶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并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鬻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尚有難以條舉者。廟堂之所謨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爲賢，不能者爲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于人主前説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爲意，與温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爲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

❶「□□□」，當作「晁以道」，參見晁以道《元符三年應詔封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景迂生集》卷一）。

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于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爲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説，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爲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爲也？

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强辯、堅志不可動。反覆詰難，使人主從之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比矣。

呂滎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爲一説，辭章必爲一體，以爲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説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説以爲理，使斯士浮僞慘薄。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于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其《尚書》之説，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誣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爲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

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破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皋》曰：荆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謝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荆公在上前争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臟。」不受臟，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説，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爲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于誦數、發于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吴叔揚曰：《字説》，「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待」者法度之人，❶「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諧聲。吕氏《童蒙訓》。

劉静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于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于今。後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學，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鉏堂雜志》曰：荆公《字説》以轉注、假借皆爲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爲徇也。

❶「待」，當作「侍」，參見吕本中《童蒙訓》。

若其閒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當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東南爲便，不見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閒願從中州雇役，朝廷從之。當時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爲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置應奉司以成政、宣之禍，至于亡國，不知他經原無此義。古人只說恭儉，釋經不可不嚴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漢制解經，三代安有口賦？又如「國服爲息」，息字，凡物之生歇處。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錢，土地所出原無錢。介甫錯處盡是康成錯處。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承其誤以至此。

又《周禮折衷》曰：《周禮》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誤引，致得荆公堅守以爲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荆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爲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見其爲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爲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爲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爲二，後學從而爲此說。豈知《周禮》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爲法，故流于申、商。以漢制没入家財爲奪以馭貧，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没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

國，待放于郊，然猶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駁。

又《跋了齋日録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曰「不通政事卻深于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説，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于十九年閒，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説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于《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荆公罪，冤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

又曰：鄭溪西曰：「半山《字説》不足爲穿鑿。許慎識文識字，而求義太　，❶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三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案：此説似未可據。

謝山《荆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于荆公子元澤所述，而荆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于荆公之筆。蓋荆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

❶ 此處空格當作「多」，參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絛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荆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黄隱所毁，世閒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核。惟其牽纏于《字説》者不無穿鑿，是固荆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荆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内，説者謂荆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剥棗」，荆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説，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于《尚書》推四家，荆公與焉，且謂其不强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禀荆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爾雅》成于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門人所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説，見于和靖《語録》中所辯。予觀《宋志》，荆公嘗作《左氏解》一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説》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詆也，而況是書又荆公所最屬意者乎！

又《記荆公三經新義事》曰：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説》耳。獨莆田黄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

以爲然，彈章屢上。案《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黄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説，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于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説》，溺于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説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吕陶亦言：「經義之説，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于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毁《通鑑》，蓋隱有以啟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

附傳

左丞王先生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荆公之弟。早登科，辟河東幕職。轉運使吕公弼薦于朝，召對。適荆公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爲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

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尋進知制誥。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徐禧永樂之敗，帝始悟歎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禄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參史傳。

祕閣王先生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亦荆公弟。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吕惠卿諂事荆公，先生惡之。一日，荆公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諭之曰：「宜放鄭聲。」先生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先生，坐非毁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參《東都事略》。

荊公講友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別見《廬陵學案》。

縣令孫正之先生侔

孫侔，字少述，吴興人。四歲而孤，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内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歷、皇祐中，與王介甫、曾子固名聞江淮。母病革，義不得仕。客居吴門、吴興、丹陽、揚子閒，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知揚州，薦其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詔試祕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不赴。英宗即位，沈遘、王陶薦其可備侍從，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來安縣。熙寧三年，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皆不受。介甫少與友善，兄事之。介甫爲宰相，道過真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時。參《哲宗實録》。

梓材謹案：劉公是《雜録》云：「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實録》謂其晚年卞急，至于罵坐怒鄰。異矣！」朱子爲《劉子和傳》，言子和之父娶長垣趙氏，實吴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實生子和云。又案：林希爲先生傳云：「從其母家揚州，母親教之。」又云：「慶歷、皇祐閒，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閒。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則正之即先生矣。」

荊公學侣

庶官宋先生保國

宋保國，不知何許人。荊公嘗答其書曰：

「使人之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榮從非久淹于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參《臨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荆公學侶，後入元祐黨籍。《宋史》無傳。

荆公家學 廬陵再傳。

龍圖王元澤雱

王雱，字元澤，荆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强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荆公力主其議，蓋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元澤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荆公執政，所用多少年，元澤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荆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澤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荆公更張政事，元澤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荆公與明道程子語，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元澤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參史傳。

荆公門人

侍郎龔先生原

龔原，字深父，雲濠案：《宋史》列傳作「深之」。遂昌人。嘉祐八年進士。紹聖初，爲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徽宗初，爲兵部侍郎。先生力學，以經術尊敬介甫，始終不易也。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十卷。參《東都事略》。

直講王先生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爲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荆公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荆公爲政，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遊，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荆公言論莫逆也。荆公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參史傳。

縣丞晏先生防

晏防，字宗武，臨川人，丞相殊之姪。雲濠案：謝溪堂誌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獻公，宗武叔祖也。」則當爲姪孫。幼學于王荆公。主崇仁簿、萬載丞，行李蕭然，遣家奴致米乃得歸。赴調，卒于京。先生寬厚好學，安于義命，不可榮辱。所著有《侯門集》十卷、《俱胝集》一卷。同上。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受經于王荆公。入京，適荆公當國，首問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荆公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説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裘，❶先生攷禮以對。神宗悦，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説書。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去荆公之黨。荆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拜尚書右丞。讒者詆先生名在黨籍，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先生著書二百四十二卷，于禮家、名數之説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于世。同上。

侍講吕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安定學。又學于荆公。熙寧太學成，分録學正。復第進士，累遷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予

❶「襲裘」，當作「襲衮」，參見宋陸佃《元豐大裘議》（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陶山集》卷五）。

祠卒，贈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録太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于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學不終，而染于新經之説。

梓材謹案：是傳本在《安定學案》，以其卒染新學，故移入是卷。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荆公秉政，問以所聞，先生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荆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群姦切齒。荆公去，吕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言行録》云：「王荆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是先生固在荆公之門而能邁其師者。陸放翁書其逸事，謂先生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荆公，見器重。又從蘇東坡遊，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户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户

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候，❶先生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臣，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同上。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王荊公云：「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楊畏、蔡肇，皆門人之達者也。」

正字陳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同上。

謝山《陳用之論語解序》曰：荊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録中，耿南仲、龔深父之《易》，陸佃之《尚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慤、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者，但見于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荊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于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于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荊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于道鄉鄒公，而託于祥道。」予謂道鄉，偉人

❶「卒」，當作「率」，參見《宋史·蔡肇傳》。

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 諸家爲荆公之學者多牽于《字説》，祥道疵纇獨寡，爲可喜也。 況荆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 予家居，細爲校讎，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顔《考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于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

許先生允成

許允成，王荆公門人。 著有《孟子新義》十四卷。 荆公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先生皆有注釋。 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參晁氏《郡齋讀書志》。

別 附

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 起進士，爲真州推官。 秩滿入都，見王荆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 熙寧初，荆公爲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荆公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 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 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 司馬温公諫帝曰：「惠卿憸巧，非佳士。 使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爲。 安石賢而愎，不閑世

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❶温公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温公又貽書荆公曰：「諂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荆公不悦。會吉甫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荆公子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荆公力薦吉甫爲參知政事。鄭俠疏吉甫朋姦壅蔽，吉甫怒，又惡馮京異己，而荆公弟安國惡吉甫姦諂，面辱之，于是乘勢并陷三人，皆獲罪。荆公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荆公，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御史蔡承禧論其惡，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乃貶爲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中，知大名府、延州。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徙爲杭州，復知大名，致仕。崇寧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參史傳。

僕射蔡元長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

❶「美」下，疑脱「才」字，參見《宋史·吕惠卿傳》。

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元豐末，知開封府。司馬温公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元長獨如約。温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爲臺諫言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歷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户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元長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雇役遂定。差、雇兩法不同。十年閒元長再涖其事，成于反掌，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元長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元長覬執政，曾布忌之，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之畢史事。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出知江寧，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居杭州。

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之，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彦與曾布交惡，謀引元長自助，復用學士承旨。忠彦罷，拜尚書左丞，俄代布爲右僕射。徽宗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元長頓首謝，願盡死。進左僕射，遂以其黨吴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盡更鹽錢法，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群臣貶竄略盡，元長尤未愜意，命等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頒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進司空、開府儀同三

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元長免爲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改封楚國，朝朔望。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閒，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長患言者議己，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三省。元長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未幾，褫絛侍讀，而元長亦致仕。欽宗即位，邊遽日急，元長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元長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同上。

文正蔡元度卞

蔡卞，字元度，京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荆公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荆公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

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初，荆公且死，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防焚之，詭以他書代。至是，元度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録、正史，于是吕大防、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説，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惇。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元度禮辭，不許。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于帝前詆元度，元度求去，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張懷素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同上。

文節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聞命，懼形于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

秀州，復知太常禮院。元祐初，歷祕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録》，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罷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父周輔。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父周輔，字磻翁，少與范鎮、何郯爲布衣交。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累改刑部侍郎，罷知利州、瀘州，卒。强學，善屬文，神宗常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累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其類元祐章牘，傅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安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時遏密中以音樂自娱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傅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同上。

侍郎楊子安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洛陽。子安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温公，稱其盛德。温公卒，復言其不知道。吕正愍大防、劉忠肅摯爲相，用爲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正愍攻忠肅十事。忠肅罷，蘇子容頌爲相，復攻子容。子容罷，子安欲蘇文定轍爲相。宣仁后召范忠宣純仁，子安攻忠宣。子安本附文定，知文定不相，復詆文定。其傾危反覆如此。遷禮部侍郎，薦章惇、吕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子安復考，悉下之。惇入相，子安遺所親陰結之。惇至，徙子安吏部。尋以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宫。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卒。同上。

為新學者

進士馬先生希孟

馬希孟，雲濠案：一作「晞孟」。字彦醇，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著有《禮記解》七十卷。陳振孫曰：「亦宗王氏者。」

侍郎方先生慤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

三年。領鄉薦表，進《禮記解》于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于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雲濠案：先生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解》儘有説得好處，不可以新學而黜之。」

孟先生厚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著有《周禮詳解》，用荆公而加詳。參《周禮訂義》。

謝山《題王昭禹周禮詳解跋》曰：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説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父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于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説》解經之略。荆公《周禮》存于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于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

鄭先生宗顔

鄭宗顔，著有《考工記注》一卷。參萬歷《内閣書目》。

門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歷試太子詹事。欽宗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

幾，免簽書。以東宮舊臣，賜宅一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李綱等謂不可和，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起兵入衞京師，二帝北行，乃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薄其爲人，罷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責臨江軍居住。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參史傳。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曲陽人。進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學士、尚書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初寮爲燕王府路宣撫使。❶以郭藥師將叛，力求罷。靖康初貶官。初寮爲文豐潤敏拔，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初寮官至太保，亦從新學者。其爲人詳見《景迂學案》。

龔氏門人 廬陵三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陸氏家學

陸元鈞先生宰

陸宰，字元鈞，農師佃之子，放翁游之父。農師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先生所作也。參

❶「王」，當作「山」，參見《宋史・王安中傳》。

《直齋書録解題》。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農師《春秋後傳》二十卷，又載先生《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朱氏《經義考》並云未見。

陳氏家學

侍郎陳先生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其所著《樂書》二百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累官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參史傳。

元鈞家學 廬陵四傳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農師佃之孫也。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字爲名而字其名。紹興閒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寘先生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也。紹興末，賜第。學詩于曾茶山，又嘗從張紫巖遊，具知西北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復出。後韓侂胄固欲其出，慈福賜韓以南園，先生爲之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蓋寓微詞云。參《四朝聞見録》。

陸務觀語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節録王氏《困學紀聞》移入。

和甫續傳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別見《象山學案》。

王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説略》。

宋元學案卷九十八終

蘇氏蜀學略表

- 蘇洵 廬陵學侶。
  - 子軾
    - 孫邁
    - 孫迨
    - 孫過
    - 從孫元老——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 晁補之——李植❶ 父中行。
    - 秦觀
    - 張耒
    - 李廌
    - 王鞏
    - 李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 孫勰 別見《高平學案》。
    - 孫勴 別見《高平學案》。
    - 蔡肇 別見《荊公新學畧》。
    - 李格非
  - 子轍
    - 孫遲
    - 孫适
    - 孫遜

蘇友龍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潁濱續傳。

❶「植」，當作「稙」，參見《宋史·李稙傳》。

張耒　見上《東坡門人》。

鍾棐

鍾槩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畧》。蘇學餘派。

家勤國　附師劉巨。——子愿

家安國

家定國　並二蘇講友。

呂陶　東坡同調。

李之純　潁濱同調。——從弟之儀　別見《高平學案》。

任孜——子伯雨——孫象先——曾孫盡言　附見賀言。

　　　　　　　　——孫申先——五世孫希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任汲　並老泉講友。

宋元學案卷九十九　蘇氏蜀學略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梓材謹案：是卷《序録》統見上卷《荆公新學略》。

廬陵學侶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户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説，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時，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歐陽兗公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書既出，公卿大夫争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召試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荆公名始盛，兗公勸先生與之遊，而荆公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論》。後十年，荆公用事，其言乃信。先生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先生言于韓魏公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曷若遂先帝恭儉之德，紓百姓目前之患。」魏公謝之，爲省其過盛者。禮書既成，未報而先生卒，年五十八，特贈光禄寺丞。

先生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説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著有《謚法》、《文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先生《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梓材謹案：《張樂全文集》載先生墓志，題曰「文安先生」。文安，其爲主簿縣名也。其謚曰「文」，見《宋文憲文集》。

老泉文集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説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惡死也甚于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

天下復于亂也，然後則《易》，❶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于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不窮也。《易論》。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

❶「則」，當作「作」，參見《嘉祐集》卷六（四部叢刊本）。

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于我？于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于其旁，且俛首屈膝于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咄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❶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于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于世，吾與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于吾也。聖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于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

❶「法」，當作「治」，參見《嘉祐集》卷六。

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禮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説耳。死生之説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説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説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

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于是觀之天地之閒，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説又何從而不信乎？《樂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于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

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于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爾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于淫，怨爾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于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于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詩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

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于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悦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悦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

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書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

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

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春秋論》。

附録

林竹溪《鬳齋學記》曰：老泉上歐公書，如曰：「近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可以復見于當世賢人君子。」又曰：「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又曰：「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又曰：「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愚嘗以爲已、爲人之訓參之，無乃不可。

老泉講友

寺丞任先生孜
知州任先生汲合傳。

任孜，字道聖，眉山人。以問學氣節推重鄉里，與蘇明允埒。累官至光禄寺丞。與弟汲知名于蜀，東坡時稱爲大任、小任。汲，字師中，通判黄州，郡人爲作師中庵、任公亭。後知瀘州。不主開邊之議。參《姓譜》。

梓材謹案：秦淮海爲瀘州墓表云：「與兄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是先生兄弟皆老蘇友也。

老泉家學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蘇軾，字子瞻，老泉長子。生十年，老泉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先生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兗公得先生《刑賞忠厚論》，疑其客曾子固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授福昌簿。兗公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制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魏公曰：「軾之才，遠大器也，要在朝廷培養之。今若驟用，天下士未必以爲然。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王荆公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荆公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先生議上，有曰：「性命之説，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陛下亦安用之？」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召問：「何以助朕？」先生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鎮以安静。」時荆公創行新法，先生上書論條例司、青苗等法

不便于民，且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荆公怒，嗾御史誣奏其過，窮治無所得。先生請外，判杭州。徙知密州，再徙徐州。河決曹村，先生築隄障之。又徙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以詩託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神宗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先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閒，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哲宗立，累除翰林學士，旋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讀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先生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先生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濬湖治井，民受其利。召爲翰林承旨，復以讒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先生乞補外，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先生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毋進好利之臣，輕有變改。願虚心循理，區别邪正。」紹聖初，御史論先生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

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著書以爲樂。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有六。

先生與弟轍夙承家學，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老泉作《易傳》未成，命述其志。先生成《易傳》，復作《論語説》。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雲濠案：《郡齋讀書志》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稱「東坡七集」。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先生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擠排，不得安于朝廷。鬱憏無聊之甚，轉而逃入于禪，斯亦通人之蔽也。累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參史傳。

蘇氏易解

朱子曰：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烝民》、《維天之命》。《書》《湯誥》、《太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説，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説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滉瀁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辯。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説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

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絶，世頗惑之，故爲之辯，以待後之君子。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

朱子曰：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于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閒，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己之不見爲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所以爲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所以爲利也。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乃利貞。并言之也。

朱子曰：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説亦誤矣。

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于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此所以爲貞也。

朱子曰：品物流行，莫非乾道之變化，而

于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焉。此乾之所以爲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于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説，則「保合太和」一句無所用矣。

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邪？然則蘇氏所見，始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

朱子曰：蘇氏此言最近于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邪。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櫱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于浮屠「非幻不滅，得无所還」者而爲是説，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羊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于是又推其至

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

朱子曰：蘇氏以性存于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攷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説，以明此章之義，而溺于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于是爲此説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説矣，而欲語之于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死生壽夭无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于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以爲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于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

朱子曰：如蘇氏之説，則命无所容。命无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爲是説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傅會其説，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辯。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至于此，則無爲而物自安矣。

朱子曰：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説無病，然其于章句，有未盡其説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

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皆惑也。

朱子曰：陰陽盈天地之閒，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閒，有形无形，无非是也。而蘇氏以爲「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于物象見聞之外也。

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无、有之際也，始離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治水」，又曰「水幾于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

朱子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于此者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謂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无寂滅之學揣摹而言之，故其說如此。

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知。夫仁知，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謂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

朱子曰：「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无二道，幽明无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邪！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爲二，截然各居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則不亦繆乎！

昔于《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于立説，非特不察于《易》，又不及詳于《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

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朱子曰：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爲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邪？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辯：「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屬目于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朱子曰：蘇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顧以仁、知爲妄見，乃釋、老之説。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説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朱子曰：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説。不知死生之説，故不能不駭于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説，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于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于原始反

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于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説以爲奇，而于聖人之意則昧矣。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鄭子産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閒，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强，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雖禄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朱子曰：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于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至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産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梓材謹案：東坡《易解》與潁濱《老子解》，即謝山《序録》所謂蘇氏之學雜于禪者，故特爲著録。朱子以是二《解》與張無垢《中庸解》、吕氏《大學解》並駁之，謂之《雜學辯》，而友人臺溪何鎬爲之跋云。

附録

汪玉山《答李仲信》曰：文章于事必求其實，于理必求其正。東坡謂賈誼當先交絳、

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所欲爲。賈生痛哭之時，灌已死矣，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之，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荆公得以藉口。

又《與朱元晦》曰：東坡初年亦闢禪學，其後乃溺之。謂其不知道可也，概與王氏同貶，恐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

劉剛中問東坡何如人，朱子曰：「天情放逸，全不從心體上打點，氣象上理會。喜怒哀樂發之以嬉笑怒罵，要不至悍然無忌，其大體段尚自好耳。『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吾于東坡，宜若無罪焉。」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

車玉峰《脚氣集》曰：東坡萬言書，前面説時事儘好，至于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澹泊枯槁。蓋其本原處歉，所以如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東坡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靖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曰：「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

蘇轍，字子由，文忠弟也。年十九，與文忠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因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爲尤切，授商州軍事推官。時老泉敕修禮書，先生乞養親京師。既爲大名推官。神宗立，先生上書言事，召對延和

殿。時王荆公執政，吕惠卿附荆公，先生與論多相牾。荆公出青苗書使先生議，曰：「有不便，以告。」先生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荆公曰：「君言有理。」自此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言與荆公合，青苗法遂行。荆公召用謝卿材等，訪求四方遺利。先生力陳其不可。荆公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温公以荆公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别爲新格。先生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至于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急難施行。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遷起居郎、中書舍人。吕汲公爲相，先生條論部事，多所建白。代兄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其父兄之文及先生《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説以摇撼在位。執政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先生疏斥其非。宣仁后命宰執讀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説遂已。又奏導河、築堡、雇役、差役四弊。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李清臣爲中書，鄧潤甫爲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絀元祐政。先生諫曰：「先帝之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

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疏中引漢武事，不悦。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化州别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平殿學士，❶謚文定。先生性沈静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王偁稱其「心閒神王，學道有得」。又曰：「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而世事愈淡。」蓋其名迹與兄東坡相上下。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于世。參史傳。〇雲濠案：先生著又有《龍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

蘇黄門老子解

朱子曰：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録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

❶「平」，當作「明」，參見《宋史·蘇轍傳》。

而溺于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絶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朱子曰：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聖人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之極，亘萬世而無弊者也。蘇氏誦其言，不得其意，故其爲説無一辭之合。學者于此，先以予説求之，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朱子曰：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

朱子曰：如蘇氏此言，是以道爲能眩人，而使之不爲君子也，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

朱子曰：聖人所謂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

朱子曰：老子之學以無爲爲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爲，惟恐其緩而失之也。然則老子之意，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

則道隱矣。故絶仁義、棄禮樂以明道。

朱子曰：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修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絶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僞。

朱子曰：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邪？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邪？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于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爲是言耳。

故後世執老子之説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

朱子曰：善學老子者，如漢文、景、曹參，則亦不至亂天下。如蘇氏之説，則其亂天下也必矣。學孔子者，所得亦有淺深，有過無過，未可概論。且如蘇氏，非不讀孔子之書，而其著書立言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謂之無過，其可得乎？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嘗苦其無所從。

朱子曰：「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不知指謂何人？如何其達？而所達者何道也？且曰「不少」，則非一二人而已。達道者果如是之衆邪？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所從入」，則其未嘗一日從事于此，不得其門而入可知矣！宜其析道與器，而以仁義禮樂爲無與于道也。然則，「無所從入」之言，非能病孔子之道

而絕學者之志，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

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

朱子曰：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可乎？世人譏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于蘇氏遠矣。

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朱子曰：有彼有此，則天下當有二道也。

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朱子曰：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耳。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

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邪？

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

朱子曰：天下無二道，而又有至道、世法之殊，則是有二道矣。然則，道何所用于世，而世何所資于道邪？王氏有「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論，而龜山楊公以爲如此則是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愚于蘇氏亦云。

老泉門人

鍾先生棐

鍾先生概合傳。

鍾棐，字子翼，虔州人。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歿。蘇明允歸自江南，南遊至虔，先生與其弟概從之遊。時明允未爲時所知，放遊萬里，舍者常争席，而先生獨知敬異之。參《東坡文集》。

二蘇講友

家先生勤國附師劉巨。

監郡家先生安國合傳。

司法家先生定國合傳。

家勤國，眉山人。慶歷、嘉祐閒，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東坡兄弟爲同門友。王荆公廢《春秋》學，先生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先生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驚歎云。參史傳。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晚監郡。定國，官永康司法參軍。」《宋史》著録家安國《春秋通義》二十四卷。

東坡同調

修撰吕先生陶

吕陶，字元鈞，成都人。蔣侍郎堂守蜀，延

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侍郎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之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具之。」遂書以獻，不繆一字。第進士，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于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閒，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于是數人相繼罷去。先生謁告歸。還，奏十事，皆利害切于蜀者。蘇東坡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争辯不已。先生言：「臺諫當殉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後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入元祐黨籍，以其爲川黨羽翼，則亦蜀學之魁也。黄司業隱欲火王氏三經板，而先生攻之，其持平又如是。

潁濱同調

尚書李先生之純

李之純，字端伯，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先生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三遷御史中丞。董敦逸、黄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毁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先生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端叔之儀，其從弟也，亦與黨籍。同上。

任氏家學

忠敏任先生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寺丞孜子。累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先生首擊章惇，繼論蔡京。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先生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先生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

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先生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謚忠敏。同上。

東坡家學老泉再傳。

員外蘇先生邁

蘇邁，字伯達，東坡長子。知仁化縣，文章政事綽有父風，以政最遷雄州防禦推官。終駕部員外郎。參《姓譜》。

承務蘇先生迨

蘇迨，東坡中子。官承務郎。與弟過俱善爲文。同上。

承務蘇斜川先生過

蘇過，字叔黨，東坡季子也。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任右承務郎。東坡累遭貶謫，獨先生侍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先生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先生于東坡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版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初之海上，爲文一篇曰《志隱》。東坡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家于潁昌，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有二。叔父欒城每稱其孝，以訓宗族。參《晁景迂集》。

少卿蘇先生元老

蘇元老，字在廷，東坡從孫。幼力學，善屬文。黄山谷奇之。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時禁元祐學術，東坡方在黨禁，先生亦罷，提點明道宫。先生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坐，豈不榮哉！」有詩文行世。參《姓譜》。

東坡門人

文節黄涪翁先生庭堅 別見《范吕諸儒學案》。

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景迂先生説之從兄也。聰明强記，自幼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端友官杭州倅，見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判蘇文忠東坡。文忠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絶人遠甚。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于經術者，可革浮薄。」官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累除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群盜斂迹。坐修《神宗實録》失實，降秩監處、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晉國子編修、❶實録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

❶「子」，當作「史」，參見《宋史·晁補之傳》。

主管鴻慶宫。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靖節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先生才氣俊逸，嗜學不倦，文章温潤典縟，其淩麗奇卓出于天得。尤精楚辭，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官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云。參史傳。○雲濠案：先生著有《雞肋集》七十卷。

宣德秦太虚先生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儁，慷慨溢于文詞，舉進士不中。强志盛氣，喜讀兵家書。嘗介其詩于王荆公，荆公謂其清新似鮑、謝。又見東坡于徐，爲賦黄樓，東坡謂有屈、宋才，勉以應舉養親。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東坡以賢良方正薦于朝，累除國史院編修。紹聖初，坐黨籍，出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貶監處州酒税。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滕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年五十三。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之。有《文集》四十卷。先生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東坡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同上。

龍圖張先生耒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三能爲

文，十七作《函關賦》，習傳人口。遊學于陳，學官蘇潁濱愛之。東坡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先生感切知己，因從之遊。由進士歷官太學録，以范忠宣薦，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黄州酒税，徙復州。徽宗立，起判黄州，知兖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出知潁州、洺州。❶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宫。初，先生在潁，聞東坡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别駕，安置于黄。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先生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絶健，于騷辭尤長。時二蘇及黄魯直、晁无咎輩相繼殁，先生獨存，士人就學者衆。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年務平淡，效長慶體，而樂府得盛唐之髓。投閒困苦，口不言貧，晚節愈厲。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宫。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賢殿修撰。同上。

鄉舉李先生廌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先生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文忠東坡于黄州，贄文求知。東坡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先生再拜受教。家素貧，三世未葬，一

❶「洺」，當作「汝」，參見《宋史·張耒傳》。

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蔵其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于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❶歸葬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東坡，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東坡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吕汲公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東坡與范正獻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于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東坡卒，先生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師之勤，詎敢以生死爲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絶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先生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先生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大。蓋先生經濟博通，言達于行，不得僅以經生目之矣。同上。

宗丞王先生鞏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文正公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也。長于詩，從東坡遊。東坡守滁州，先生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

❶「三」，原誤作「二」，今據醉經閣本改。

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待之于黃樓上，謂先生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東坡得罪，先生亦竄賓州，數月得還。❶後歷宗正丞。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同上。

附録

劉元城《談録》曰：王定國多識前言往行，乃服林靈素丹藥，得疾焚死。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知州孫先生勰

孫先生勴並見《高平學案》。

待制蔡先生肇別見《荆公新學略》。

員外李先生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先生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説》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先生工于辭章，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嘗以文章受知于東坡。娶王氏宣徽使拱辰孫女。女清照，自號易安居士，皆能文。並見《宋史》本傳。

❶「月」，當作「歲」，參見《宋史·王鞏傳》。

潁濱家學

直閣蘇先生遲

蘇遲，字伯克，文定長子。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婺州。奏減税額，父老爲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此。參《金華賢達傳》。

蘇先生适

蘇适。

蘇先生遜

蘇遜，潁濱之子。潁濱改定《春秋集解》，顧謂之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于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于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説，使後生有聞焉者，千載之後，學儻在于是也。」參《春秋集解自序》。

潁濱門人

龍圖張先生耒見上《東坡門人》。

家氏家學

知州家先生愿

家愿，字處厚，勤國之子。紹聖初，舉進士。廷問力詆元祐之政，先生對策惟以守元祐

已行者爲言。任普州樂至令。元符初，應詔論時政，凡萬言。後入黨籍，禁錮凡十年。大觀中，始知雙流縣。高宗時，擢知閬州，移彭州。初，蘇子由讀先生策，謂異時當以直道聞，至是果驗。參《姓譜》。

李氏家學

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別見《高平學案》。

忠敏家學

司户任先生象先
舍人任先生申先合傳。

任象先，忠敏長子。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户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弟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參史傳。

少卿門人老泉三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晁氏門人

忠襄李先生植父中行。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東坡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

京畿，時盜起餉絶，使督犒師，卒以計達。高宗大悦，授承直郎。三上表勸進，爲汪、黄所忌，出知湘陰縣。歷尚書户部員外郎。秦檜當國，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杜門不仕十九年。檜死，子諲以户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先生姓名，除户部郎中。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淮陽軍。❶丁母憂，歸葬，哀毁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乾道二年，以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府本路安撫使。以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文定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參史傳。

司户家學

庶官任先生盡言附兄質言。

任盡言，字元受，華亭人，象先之子。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召湯鵬舉爲臺官，先生授啓賀之云：「每愧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斵棺。」上聞，始黜檜朋黨，釋趙豐公子沛罪。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蓋自眉山徙華亭者，著有《小醜毀》。❷

❶「淮」，當作「桂」，參見《宋史·李植傳》。

❷「毀」，疑當作「集」，參見《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

蘇學餘派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別爲《屏山鳴道集説略》。

舍人續傳

宣獻任斯庵先生希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潁濱續傳

都事蘇先生友龍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九終

屏山鳴道集說略表

- 李純甫 王學、蘇學餘派。
  - 雷淵
    - 子膺
  - 宋九嘉
  - 張瑴
  - 李經
  - 王權
  - 張穀英
  - 周嗣明 雷、宋同調。
    - 王德元
      - 劉世安
      - 張居禮
      - 郝守寧

- 趙秉文 屏山講友。
  - 張邦直

- 劉從益 李、趙學侶。
  - 子祁
    - 郝經 別見《魯齋學案》。
  - 子郁
  - 張邦直 見上《滏水門人》。
  - 王鬱

- 董文甫 滏水同調。
  - 子安仁

宋元學案卷一百　屏山鳴道集説略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祖望謹案：關洛陷于完顔，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歎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爲無忌憚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説略》。梓材案：是卷與上兩卷皆謝山所特立以闢禪學者。不曰「案」而曰「略」，蓋示外之之意云。

王蘇餘派❶

翰林李屏山先生純甫

李純甫，字之純，别自號屏山居士，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屏山幼穎悟異常，初業辭賦，愛《左氏春秋》，更爲經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師法《莊》、《列》、《左氏》、《戰國策》，且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咸送軍中，後多如所

❶「餘」，原誤作「學」，今據上文《屏山鳴道集説略表》「王學蘇學餘派」改。

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值元兵起，復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時事。當路者以迂闊見抑，故不報。宣宗遷汴，時相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屏山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以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屏山幼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及考，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梓材案：先生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有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瑴、李經、王權、雷淵、劉從益、宋九嘉，皆以兄呼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然未嘗廢書。晚年喜佛，力探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闢佛、老二家者號「内稾」，其餘應物文字爲「外稾」。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説》，❶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參史傳。

謝山《跋鳴道集説》曰：屏山《鳴道集説》，鈍翁駁之詳矣。雲濠案：《堯峯文鈔・鳴道集説序》云：❷「其説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略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爲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爲能合于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爲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于是發爲雄辭怪辯，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往往歸之于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掊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訖于程、朱，無得免者。」又云：「蓋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借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閒亦有之，然未有縱橫捭闔敢于偭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如是之誠，而翦吾儒之羽翼

❶「説」，原誤作「解」，今據下文「跋鳴道集説」改。
❷「堯」上，原衍「汪」字，今據醉經閣本删。

如是之嚴且力歟？迹其流弊，視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偶閲湛然居士所爲序，言其二十九歲閲《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嘻！屏山歷詆諸儒，以逖其説，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即或其言閒爲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迨爲此説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爲例，可爲一笑。

又《跋雪庭西舍記》曰：屏山爲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滏水，而今不傳，唯《永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附儒，既已決波排瀾，不足爲怪。其所著《鳴道集説》一書，濂、洛以來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爲《雪庭西舍記》石本，猶此説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辯》之作，滿紙駡破戒之説，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内之！

鳴道集説

學者内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辯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

雲濠謹案：汪鈍翁云：「此則深中學者之病。」故録之。

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或談儒、釋異同，環而攻之莫能屈。

中國之書不及西方之書。

學至于佛，則無所學。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

梓材謹案：劉京叔《歸潛志》云：「屏山因此大爲諸儒所攻。」又案：屏山作《重修面壁記》，言：「佛教云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潁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註《莊子》，李翶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説《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于寂滅，不死于虚無，不縛于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觀此，則屏山之所爲「内稾」，可以概見。真所謂無忌憚之説也。

屏山講友

資善趙滏水先生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閒老人，滏陽人。幼穎悟，弱冠登進士第，調安塞主簿。歷官至同知制誥，以言事坐免。起爲北京路轉運判官。泰和初，改户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出爲寧邊刺史，改平定州。所至有治聲。入爲兵部郎兼太常少卿，上封事言天變，當國者怒爲妖言，章不得達。貞祐初，請守殘破一州，上以先生宿儒，當在左右，不許，乃除侍講，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知集賢院致仕。雖已家居，朝廷恩遇如故。先生亦願開忠讜，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天興改元，京師戒嚴，上命先生爲露布，士氣爲振。是年夏，以疾卒，年七十有四。雲濠案：史傳與墓誌合。《歸潛志》作「七十三」，誤。積官資善大夫，封天水郡開國公。元遺山誌其墓，稱其「不汩于利欲，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自任。故其文辨析義理，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喜觀佛、老之説以窮其指歸，然晚年自編詩文，凡涉二家者概不存録，而以中、和、

誠諸説冠之集首，以擬退之、明道，則猶有扶教傳古之意焉。」所著《易叢説》十卷、《中庸説》一卷、《删集論》《孟解》各十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贊》六卷、《文中子類總》一卷、❶《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註》一卷、《資暇録》十五卷，詩文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參《元遺山集》。○雲濠案：《滏水集》二十卷，别有十卷，則其外集也。

梓材謹案：盧氏所藏原底，謝山本爲滏水别立學案，而百卷《序録》無之，蓋已歸併屏山之後矣。

滏水文集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爲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内，有方外，道不可以内外言之也。言内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達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于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達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五事，繫諸道、德、仁、義、信，闢

❶「總」，當作「説」，參見元好問《閑閑公墓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遺山集》卷十七）。

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爲定名，以道德爲虚位，闢佛氏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説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爲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于佛、老，流而爲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説，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説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流爲申、韓也與？過于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爲孔子。孟子守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爲孔子。《原教》。

祖望謹案：「總妙體」三字，便夾雜佛、老家矣。

性之説，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于中形出性善之説，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出者必直，閒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爲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理之辨，使一字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僞日消，庶幾可

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絶學，發前聖之祕奥，教人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見、于不聞爲入道之要。此前聖之所未到，其最優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爲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遊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註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雜，如其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群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爲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蔽至于以世教爲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爲正位，仁爲種性，流爲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傳註之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爲之私也。且子以爲外是别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

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性道教説》。

祖望謹案：此章最斷得平允，盡宋人之得失。

蘇黄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吕氏云：「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邪？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溟涬其説，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爲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説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中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邪？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際，佛。只于尋常日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邪？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尚何過與不及之有邪？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倚于一物。當如是，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閒，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

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爲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後以裁成天地之道，❶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僞，❷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黃門言「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説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

❶「裁」，原誤作「財」，今據醉經閣本改。
❷「僞」，原誤作「爲」，今據醉經閣本改。

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爲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禀受則謂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其究一而已矣。以上《中説》。

夫道，何謂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絶世離倫，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自身行家，自家行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于高，無眩于奇，無精粗大小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

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閒斷矣。天其有閒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道在。至于不動而變，不行而成，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爲大也。《誠説》。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敘」，《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吕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飢，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飢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籺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邪？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其要不出乎中而已！《庸説》。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袗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而名之也。譬如陽并于陰則喜，陰毗于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于上下之閒，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故此和之致也。《和說》。

祖望謹案：建炎南渡，學統與之俱遷，完顏一代遂無人焉。元裕之曰：「國初經術祖金陵之餘波，概可知已。垂晚始得滏水。」予初讀其論學諸篇，所得雖淺，然知所趨向。蓋因文見道者，其亦韓、歐之徒歟？及讀其論米芾臨終事而疑之，則仍然佞佛人也。迨取《歸潛志》攷之，乃知滏水本學佛，而襲以儒。其視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雖然，猶知畏名教之閑，則終不可與屏山同例論也。劉從益、宋九嘉能排佛，可謂豪傑之士，顧其書無傳焉。董文甫者，亦滏水之亞也，皆附見之，聊爲晦冥中存一綫耳。

李趙學侶

御史劉蓬門先生從益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也。以進士累官御史，坐言事去。金南渡後，寓居淮陽。最爲滏水、屏山所重。工詩文，滏水尋薦之入翰林，曰：「吾將老而得此公，有代興之寄矣。」然尤喜其政事，曰：「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滏水頗欲挽先生學佛，先生不可，嘗以詩諧屏山曰：「談言正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攀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屏山笑而不忤也。所著有《蓬門集》。子祁。

滏水同調

治中董無事先生文甫附子安仁。

董文甫，字國華，潞州人也。以進士累官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醇謹篤實，循循當道，不喜高遠奇異。其于六經、《語》、《孟》之書，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説而已。其所爲文，亦皆論道者居多。晚年，自稱無事老人，然稍參老、佛二家。臨終，豫知死期，齋沐而逝。時人異之。子安仁，傳其學。

屏山門人

御史雷季默先生淵

雷淵，字希顏，渾源人。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官至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臣。參《歸潛志》。

雲濠謹案：先生別字季默。

翰林宋先生九嘉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也。雲濠案：《歸潛志》云：「從屏山遊。」元氏《屏山傳》亦云：「李經、宋九嘉皆從之遊。」文章有奇氣，學宋祁，與雷淵、李經埒，以進士累官右巡院使，入翰林。先生所歷，甚著風采，以不能事權要，累蹶。晚得風疾，遭亂北歸，道病卒，猶未五十。性不喜佛，雖與屏山以文相契，而時與之争。在關中，有楊奂者赴舉，貽書屏山，薦之曰：「楊郎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嫚之。」雲濠案：知不足齋校《歸潛志》云：「二句似有脱誤。」屏山出其書示人，以爲笑，以爲挺特守道不回之士。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又言其「没于癸巳之難」。

太學張先生瑴

張瑴，字伯玉，許州人，運使伯英弟也。初入太學，有聲。從李屏山遊，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參《歸潛志》。

州倅李先生經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盛稱諸公間。再舉不第，拂衣歸。同上。

梓材謹案：《金史》先生本傳云：「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王先生權

王權，字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爲人跌宕不羈，博學，無所不覽。同上。

司直張無著先生轂英

張轂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公遊，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理司直。自號無著道人。同上。

雷宋同調

主簿周放翁先生嗣明

周嗣明，字晦之，真定人，名士德卿從子。先生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爲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嘗主涑水簿。

滏水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

張邦直，字子忠，河南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閒閒遊。性樸澹，好學，尤善談論，人多愛之。閒閒本注《太玄》，先生嘗言親受于關中羅子明，[1]因相與講辯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脩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先生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劉蓬門入翰林，先生從之遊。後蓬門下世，有挽詩，爲諸公所稱。同上。

蓬門家學

進士劉神川先生祁

劉祁，字京叔，御史從益子。以文與元裕之齊名，亦見賞于滏水諸公。傳其父學，終身不談佛。《歸潛志》，其所作也。

雲濠謹案：《歸潛志》十四卷，以所居之堂爲名。謝山《鮚埼亭集外編》有《讀歸潛志》，語論其與元遺山互委撰崔立碑事。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少舉進士，不第。後魁南京。卒年四十八。見《王秋澗集》。

[1]「羅」，當作「薛」，參見元劉祁《歸潛志》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御史劉歸愚先生郁

劉郁，字文季，御史從益次子，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工書翰，别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參《王秋澗集》。

蓬門門人

翰林張先生邦直

見上《滏水門人》。

隱君王先生鬱

王鬱，字飛伯，初名青雄，大興府人也。少居鈞臺，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去鈞臺，放遊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遊京師。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爲儒中俠。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偏。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别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鬱。❶其論經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惟知蹈襲前人，不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

❶「鬱」，當作「弊」，參見《歸潛志》卷三。

儒商訂。其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絶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出處，以爲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蒙，行道自適，不爲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爲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完顏璹、閒閒趙秉文、劉從益、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遊從最久者，李汾、元好問、杜仁傑、雷琯、劉源、楊奐、劉郁諸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劉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參《歸潛志》。

梓材謹案：神川《歸潛志》又云：「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是先生可稱劉氏門人也。又案：《金史》先生本傳言其「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又言其「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云。

雷氏家學 屏山再傳

文穆雷先生膺

雷膺，字彥正，修撰淵子。幼孤，篤學，以文章稱。中統初，爲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累遷至江南浙西道按察

使，致仕。徵拜集賢學士。卒，謚文穆。參《姓譜》。

周氏門人

庶官王先生德元

王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至許，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先生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于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捄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年八十而卒。參《道園學古録》。

神川門人蓬門再傳。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別見《魯齋學案》。

王氏門人放翁再傳。

劉先生世安

張先生居禮合傳。

郝先生守寧合傳。

劉世安、張居禮、郝守寧，皆許人王仲元門人。仲元卒，葬諸姚范之村，而私心時祀之。參《道園學古録》。

宋元學案卷一百終

{
  "filename": "MTQ0MTc4MzQ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417834.zip",
  "filesize": 377330687,
  "md5": "c3b8651e4a171add54781ae422c66a09",
  "header_md5": "85c059e66a9788d1eeb3f63520301ba6",
  "sha1": "c602148ecf3a22925332e4fb9a6fa05795bcd0a8",
  "sha256": "ef5f890e612293fb80192cda98f4438bf4e79bcf81907bd9aadc5b24d798fb5c",
  "crc32": 414344724,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33102578,
  "pdg_dir_name": "b_14417834",
  "pdg_main_pages_found": 1177,
  "pdg_main_pages_max": 3453,
  "total_pages": 1184,
  "total_pixels": 704745369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